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史部第二九冊目次

皇明大事記五十卷(原缺卷四十三卷四十五卷四十八)(二)

〔明〕朱國禎輯
明刻本

..... 一

新史三十卷

〔明〕查應光輯
明天啓刻本

..... 二〇三

兩朝從信錄三十五卷(一)

〔明〕沈國元撰
明末刻本

..... 五七五

皇明大事記五十卷（原缺卷四十三卷
四十五卷四十八）（二）

〔明〕朱國禎輯

明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皇明大事記卷之三十八

朱國禎輯

閣臣

國朝閣臣惟三楊和袁南陽深不滿于文貞歷數其短洛陽餘姚共事遇明主號稱極盛旋遭逆壁其患難卒得令終長沙委蛇補救甚多新都承其後卓然名世南海能揣已讓賢千古僅見永嘉剛愎逼逐鉛山鎮江幾無人理分宜陷貴溪至死華亭柔分宜而傾之凡若此者原非同調便生異心小者是口諍大者動殺機勢過使然溺心獨運然未有新鄭之知江陵與江陵逐之之大事記

卷三十八

狠者大權驟握必危高位久居必跌此後出以和平持以剛也受腹心之背而猜疑棄之罕事權之秉而議論侵之局又大變矣

嚴分宜殺夏貴溪以後書彈或書如取便獨當國雖有許靈寶張茶陵不久于位徐華亭副之凡十餘年委蛇相從而嚴懋前慮後得接順殷勤從中點點救正甚多四十一年嚴氏敗徐遂當國請添閣臣不允惟袁慈谿同尋四十四年嚴世蕃市漸慈谿亦卒請添又不許尋吏部尚書得入者二人亦未久即歸先三十一年二王出就婚祔即講官用編修高新鄭簡討陳西充景王皆簡討示別

然人言藉藉謂嚴有二心世蕃一日造新鄭曰某父子事二府低昂在心因主上多疑外間形勢不得不少渾合乃開殿下微有介介何也曰某史官之長頗有虛名專公推擇首用進諫此點寓東宮之禮殿下亦深識此意但不敢明言即中外意下亦自曉然公何所問爲此言且休矣某在此可以相信矣世蕃實以新鄭伉直有懷即吐故以此試必徵詞色應之事真情態大喜而去然宵小煽動其說益長甚有攝拾祿邸較尉酒食小過報于錦衣陸炳上之炳亦欲因此探向背疏入候苑門外上覽而呵曰炳大膽得無驚動哥兒擲去不省

大事記

卷三十八

炳爲驚悸嚴亦心死而外亦竟無知者方士陶仲文聽選時故與新鄭相遇下其必貴至是來通殷勤却之曰公天子幸臣某王府老長史也交結近侍國有常刑獨不鑒覆轍乎既自負才氣侃侃日益發舒每進講聲宏語壯昂立班中主傾聽敬禮殊甚嘗問曰余出藩先生資高能屈同行坐僉事下乎長史與僉事同始生其下此舊制也叩首曰殿下無爲此言惟益起孝敬以人合天必有大福時官府雖隔絕而小豎覘報無虛辱上悉其狀凝然不發一語雖殺楊焦山郭中九而意久已大定矣長史與僉事同始生其下此舊制也登錄移居傍王邸與朝士日遠舊知契同年皆以王官目

之不復加意惟張江陵數過從慷慨譚天下事人莫能測火之陸爲祭酒凡即中有事華夜半必馳馬問之于嚴氏爲門生進見頗密無驚恐視世蕃茂如嚴生辰同鄉皆集高往候送出徐曰有古詩二句恰相似嚴問何詩曰大難昂然來小雞拱而立蓋俗語江西人爲鳳雞頭也嚴大笑無如之何又心薄華亭形跡甚露雖曲意相待終不屑往已積資至侍郎學士祿即天表非凡天序已定景即之國即薨無東宮之稱而有其實高勢亦日重乙丑典會試世廟多忌諱各卿試以句字犯而得罪者甚多有杖死者即中第一子生入直侍即閔如

本事記

卷三十八

三

編賀表中云處賢王之有子贊聖主之得登上大怒劉擊其跪曰可斬梟先子而後我降係三級出爲南禮部尚書慈器其門生也止之日師旦夕大拜一去南不可復至矣歷額曰吾以逃死諸子自爲之其危幾如此至是高子題一信中有民之秉夷句北虜方輕歲歲入邊上憂之甚督撫以下死者已數人兄之憂怒曰夷有何德而好之以開華亭曲爲解時方得君上亦春秋高漸平摺乃露威若一二年前必重得罪雖救無所用力矣明年三月以禮部尚書同吏部尚書郭安陽兼大學士叅機務徐引之也明知藩邸必覬位以

此收之事徐無加禮且侵之徐曲恐若不聞又明年十一月上疾給事中胡應嘉齊高不忠二事二言拱拜命之初即以直處爲狹陸移其家屬西安門外寅夜潛歸錄無夙夜在公之意二言皇上近稍遠和大小臣工莫不額天祈祐拱乃私運直處器用于外似此舉動臣不知爲何心拱跪曰臣進閣內直得賜直房前後四重爲檀十有六從來入直之臣並未有此而臣獨得之方自以爲奇遇乃謂臣嫌其狹登豈人情乎錄臣家貧無子又鮮健僕乃移家就近便取衣食爲久侍皇上計不意科臣借此誣臣在直諸臣每遇紫宸殿展禮

本事記

卷三十八

四

必攜所用器物而去旋即移回相率以爲故事而科臣又借此誣臣尤爲不根應嘉前此本無怨于臣每見臣稱臣爲大材近因臣所親工部侍郎李登雲被應嘉劾罷疑臣憾之遂乘間論臣忌臣之入直而乃以爲出直昔則稱爲大才而今則論爲非才情態反覆如此惟皇上裁察跪入會上病未省華亭票照舊供職批出應嘉楊州人與徐同鄉益致疑謂應嘉承望爲此兩人陰相倚互相根排小人交關其間幾致黨禍實此一跪啓之越三十餘日上崩徐草遺詔建言者召用卹錄見監者釋放方士各正刑章又盡撤西苑諸殿匾額高

大不平謂發揚 先帝之過且云所草一字不通華亭
徐曰起結處亦無不通高樓臂而出 穆宗即位改元
二月應嘉劾吏部尚書楊博曲庇鄉里考察不公以私
憤誦給事鄭卿御史胡維新徐謂應嘉黨護同官挾私
妄奏旨犯禁例擬 旨黜之臺議疑出高意給事中歐陽
一敬論敬語侵高下所司給事中辛自修御史陳聯
芳等後以爲言徐奪于衆論亦自悔改擬調用而高又
疑一敬之疏徐實與聞嫌隙愈甚京察拾遺南疏至高
亦與焉前此所未有也 五月御史齊康劾華亭陰邪
貪位專權盡國收復旨 先帝往欲建儲附堅執不可
大事記 卷三十一人

及 皇上登極有疑懼心遂詳稱病以嘗 上意又與
大學士李春芳聲勢相倚有旨切責康妄言令隋春芳
安心視事於是階躡辭言齊康劾臣過謬皆賤昧之事
謂父子請托則各部當事之臣可以召問俱不必與辨
至 建儲一事係臣阻撓尤爲妄誕臣昔在禮部曾四
跪請立 東宮不報及備員內閣 先帝嘗問及傳繼
于是恐啓他議以故不敢贊成而 皇上之仁孝曾懇
爲 先帝陳之至今繼進御札及臣所藏皆可查對亦
何待臣之言而後明耶獨臣父子叨逾已極展清寔望
昔人所戒乞罷臣父子官以謝言者 上曰卿夙効忠

總朕已久悉茲當初敢方切倚毗豈可遽以浮言求退
宜遲諭卽出供職是日春芳亦具疏乞休 上並溫旨
答之不允於是科臣陳瓚歐陽一敬等追臣凌侮張橫
等爰劾康爲拱門生聽其指授宜重誅法而大理寺丞
海瑞言隋事 先帝無能改於神仙土木之懷畏威保
位誠亦有之然自執政以來憂勤國事休休有容亦有
足多者康乃甘心鷹犬搏噬善類其罪又浮于拱左都
王廷言拱前後被論不行引咎辭復是辨以故言者不
已康懷奸挾私黨邪誤國不重治之何以慰人心定國
事是日尚書楊博侍郎退鳳翔樊深等各奏康妄言
大事記 卷三十八人

上納其言乃重譴康而諭留階始康跪上封道諸臣集
閣下相與唾罵之一敬尤不勝憤首疏論康而康亦論
一敬互相指爲黨邪諱然攻訐無復忌憚高前後疏辨
詞旨頗激言者益衆極言醜詆連章特疏不下數十其
持論稍平者勒 上亟賜拱歸以全大臣之體而其餘
輒目爲大兇惡寺丞何以尚至請向方劄詠拱以必去
拱爲快御史巡按在遠方者轉相倣效節不言衆共趣
之大抵隨聲附和而已高既稱病乞休疏屢上 上爲
道醫診視宜諭賜養恩禮有加終不出求去益堅乃報
許馳驛還仍賜白金文綺行人護行明年七月給事中

張率勸華亭亭 世宗十八年神仙土木皆所贊成及

世宗崩乃手草 遺詔歷數 過隋與歷高處十五

年締交連婦曾無一言相忤及嚴氏敗卒肯而攻之階

爲人臣不忠與人交不信比者諸邊告急累不省闕惟

務奏交固寵擅作威福 上曰徐浩忠誠體國朕所素

鑒張齊輒敢肆意詆譏調外任用徐數辨求罷言修

撰玄文臣不能獨辭何所逃責未嘗宮之媛臣見 先

帝寢居無所又係 成祖舊宮似宜修復委實不能議

止亦無所追罪其餘三端被升一節已經下節覆准施

行而臣等過 皇上登極之初擬上詔條先已及於招

入五記 卷三十一

徠去冬會議防邊又已申明其說中間行之力與不力

乃在邊臣非臣等所能代爲也前歲 先帝所頒 遺

詔草雖具于臣手然實代 先帝言也臣不自量欲于

文字之間成 先帝之盛德贊 皇上之新政是以有

蓋短成美端仗後賢等語實非敢彰 先帝之失也臣

與嚴嵩同官安能盡與相違然中間勸諭調維固亦多

矣其後事敗御史鄭應龍林潤等據公論以劾奏于外

三法司錦衣衛按公法以議擬於中 先帝秉公道以

主張於上古者大義滅親誠以國家爲重也推神之意

則爲人臣者必當不顧君父而惟私交之是重然後爲

君子長者之道歟斯則於人臣之大義未明者也臣淺

才薄德無補 聖時嘗累貶求退茲益何顏立于百僚

之首伏乞 聖明削奪以謝言者跪入 上令卽出視

事不必再辭再跪乞休得 允左都王廷等乃發齊奸

利事言齊前奉 命賞軍宜大時有鹽商楊四和故與

齊父棟相善齊入其賂數千金還爲言恤邊商革餘鹽

等數事皆望碍難行爲階所格四和見事不遂復抵齊

父索金賸跡頗露齊內慚且恐得罪乃倩以攻階爲名

黷亂無狀宜正刑典跪入 上以齊既受財枉法令錦

衣衛逮齊父子及諸賂內有名者送鎮撫司鞠實以聞

入五記 卷三十一

後皆遣戍尋擇爲民徐既歸閩中止李興化先芳與張

二人李和厚不爲衆所忌自狀頭九十九年入閣張明

慧深刻華亭號知人深賞別每館中事請進止必曰問

張太岳張亦數數告歸卽二王講官之選不與至嘉靖

四十二年尚爲論德時修承天大志徐以少師季以少

保總裁纂修者止張一人猶以前銜供事越一年官與

李相次益徐之優遇如此高亦深知之過從廣間議論

多相令方爲祭酒張爲司業竟終密張謂高曰若祭禮

世反之正創立規模合下便有條理堂堂之陣正正之

旗卽時擺出此公之事吾不能也抑公才敏而性稍急

若使吾君倚放肅張之助亦不可無聞者以爲確然
華亭精察輪心腹其交不替高美則而跡名高位專引
重藉之同升相形相亂待間而發終非好相識者而徐
在事久家富傳言有田十八萬畝諸子嗜利奴僕多藉
勢縱橫蘇州太守慕國恩清勁執法徐主僕出沒其間
有所干請不遂又掩其僕慕一日以事如松蘿僕裸而
逐且詬之至是蔡韓蘇松兵備繩以法不少恕瑞亦食
都撫應天方瑞下獄賄實用意保全其初擬罪故令法
司重之嘗 上意益 上懷疑凡輕疑必重處重則沉
冷未即從賄探得憂領從中韓旋瑞既得留中深威之
大誦記 卷三十八

而人請張謂徐欲殺瑞 上聖明不聽因怒入骨高
故遣之修怨而瑞權極高尚未出山也惟瑞專抑豪
強來訴者無不准行勿論虛實有司承風斷給徐氏尤
多諸子至囚服待理徐令人持刀侍側有急即目裁人
皆危之此際紛紛難以口舌勝尋趙內江貞吉入閣十
二月吏部尚書楊傳致仕起高理閣務擢吏部事內江
起廢以禮部侍郎掌詹府 上方幸學祭酒胡杰不在
調去趙有威儀善談說署監事進講明 上屬自己
陞南禮部尚書十日問曰龔而善講者何在仍召還大
拜 止在宮中每每念高不置故相次發言趙在京師

屢任張視之若無高繼至張極言趙之橫且曰公進
至兩月不能待矣趙亦嘗張之短高爲兩調解而趙
喜任事更張京營與兵部尚書雷莫交好其勸歸營務
竟亦仍舊高待之無所左右遂相失高既掌吏部不自
安會左都王廷致仕以趙掌都察院欽照嘉靖丙辰年
考察言官其時閣臣李本署吏部奉嚴氏指專行都察
院不得與至是趙上疏以爲不可高請會同示公且平
其氣比蒞事議不合大訴然終不能勝高遂爲高門人
給事中韓柳所劾有庸橫大臣之說趙奏稱言官也其
惡臣之深者直爲近日乞止考察科道一事與大學士
大誦記 卷三十八

拱意不合蓋拱欲藉手 聖諭以報復私憤故臣冒死
陳請以阻其謀既不得 命卽至吏部同拱等考察疏
疏惟拱言是聽極謂臣極力解救恣意抵排者何人考
察之事其密摺亦在數中果何人以此言告之又劾臣
爲庸橫夫人臣庸則不能橫橫非庸臣之所能也 上
以拱權太重故畀臣彈壓之可以分其權此明君御臣
之術也僅以此一事與之相左其他壞亂選法縱肆大
惡昭然在人耳目者尚噤口不能一言有負任使如此
臣直庸臣也若拱者斯可謂橫也已僅隔日趙與致仕
廢士詹入閣又與高競未一年亦去高出理部事入參

關務興化爲首探受成而已過大事立決高下在心應機合節入服其才比于排山倒海未有過也惟恩怨大明異同難化并遣詔亦有所翻如方士王金等免刑加恩及加秩者亦爲報罷皆自華亭起見人莫敢爭又念張齊欲直其事齊上疏自白則韓楫已爲吏垣都給事中矣疏下刑垣例有抄送有抄參甚者參縱舒化爲都給事中持之欲寢其奏楫強爭謂自古諫官論罷宰相因而受害俱是常事然未聞直坐貶罷官謫戍者今宜法司究虛實實則罪無所逃不則辨明量還其官舒終不聽亦會舒以他事陞參政齊再疏送部補官年中得大事記

卷三十八

十一

爲順天治中而樞機信用越資居省臣之長頗規以無念舊怨一切當持以平初聞亦自悚然比臨事意有所之都不復覺亦生性然也聲勢既重于徐似亦相忘而張齊一案顯爲之標徐頗震駭傍觀者愈揣摩尋擊陸光祖方以少卿家居深爲扼腕陸先在吏部每以事與徐力爭必申而後止徐每每優容至是獨造其家存慰且解之各司風指不可承奉攻訐不可久聞聞老頗爲感動并詰瑞曰公在朝固有持平之論今撫此土使元老不得保有家室是誰之過悞曰安有是或徐氏自取其奈之何蓋素以秋肅當陽春心雖無他面則甚冷竟

不克從中少加委曲也居無何瑞在事奇辟被劾高霽言志大才疎原官調督南儲朱大器代蔡國熙亦調山西督學徐事稍解而京中店尚未收傳言有本十四萬方世宗末年多妖寇潛入京師奏聞官軍往捕不能得徐益以家人乃就擒于是門下頗蓄武健士備非常至是尚往來道路小人流言謂將不利于高頗惑之一日韓楫來見聞聲呼之聲甚厲豎出見色猶不平問盛怒爲何曰徐老我未曾尋他日遣人來京圖我楫曰且息怒天地間豈有是理朝廷宰輔渠豈容易使人害得色少霽因曰無信小人架捏此輩造事端踵門求見大事記

卷三十八

十二

激怒往往皆然高意乃解既別適一聽事人犯事當咎楫試令曰今一罷閑主簿潛居某處營求害人果能訪出當貸汝罪其人去少選報曰有數人不知幹何事見相對奕楫卽令擒之給事宋之輔亦至恐有隱匿脫放亦自隨去果獲二人其一顧紹爲徐諸子虐害赴京陳訴徐遣人馳解正索重賄其一孫五原舊掌詹禮部尚書孫承恩家人投徐掌京店者凡往來簿帖俱搜至中一禮帖係蔭子知府孫克卯送首撥二百金求河東運使官換其父門生也遂以二人付兵馬司聞于高曰欲重處則科中奏聞行法司提究若從寬則當令巡城御

史發落簡曰：以今徐老尚說吾客渠若行法司，豈不可解？蓋焚諸簿，御史王元賓奏稱：克弘罷職，顧紹孫五元軍而歸，中星散，拾掠幾盡。徐致書求解，答書猶引乙丑試題爲感，張又從傍調停，孫元泰亦中辛未進士，遂得安枕矣。高決策定貢市，合七鎮爲一歲，省邊費百餘萬。指我國學出就理，盡平兩廣諸學，一時經畧僕慨直任，肯有成功，然興化不勝迫辭，位去高居，宜當選內閣而居之，不疑疏辭，前本閣臣皆不許，獨張一人辦事素與內臣交通，司禮太監馮保役黜陽子，子附名義，張與心結之，倘有急，僕徐辭極所信任，每招致於家，齊謀傳

大事記

卷三十一

十三

達高不甚防于部務，方有大振飭張乘之，暗收人心，所用則曰：我薦之也。所謂曰：吾言而不聽，奈何？楊太宰復起理兵部事，冀還舊席，高殊無意，亦怨高合于張，總兵處南塘總兵俞虛江大猷征倭立功，有名，張甚阿之。俞在廣東被參，事任甫半月，言于楊，即推福建總兵，升謂大猷前日赴華，是則今不當推，今日之推是，則前不當推。雖泛論責侵兵部，參將金利朱理職罪，逐按論劾兵部覆行，巡撫勘問撫臣何寬下運使發寧家方徵浙兵繼光奏以二尺赴浙聽副將胡守仁統領往邊，舊何巡按所劾不當下巡撫，又不當屬運使御史又以爲言，楊

無以解張，亦強擬自言于高，乃得寬六年閏二月，上御門疾作，遷宮。親大派東宮出閣講學，故事閣臣止有三日，高以東宮切而講官新選，無價熟者，兩五日，一入看張，張保官于。午每日輪一人自此畧試，與同爰尚寶司丞劉養廬五事。一日總攬大權，言先帝英明果斷，恩威莫測，臣下欽手無敢弄權。今政府之所擬議，百司之所奉行，人才之用舍，國是之更張，果出于宸斷乎？楊子公論于，即輔導東宮，乃閣臣之職，而只圖身便，朝廷名器本礪世之具，而輒以市恩。先帝之世，孰敢爲此？乞大奮軔，綱鑑觀萬化，則政柄不至偏重，蓋爲高而發。

大事記

卷三十一

十四

也。給事中曹太楚劾高，大不忠十事，言前聖體違和拱言失，自若且過姻家曹金飲酒作樂一也。東宮出閣講讀，拱止欲三、八日叩頭而出，是敢于自尊，無人臣禮二也。自拱復用，昔日直言拱罪，如岑用賓等降黜，添盡苦類一密三也。曹金無一才能，乃自副使陞刑部侍郎，給事中，論其親受門生也，歷俸未久，以承指而超爲右通政四也。科道乃陛下耳目，拱每當題按，即于部堂戒諭，不許擅言，大臣過失五也。結言官爲腹心，凡陛下微有取用，即交章上奏，主拱罪惡，皆隱諱不言六也。又掌吏部凡黜陟主爵，不恤清議，養德之重，過于

薦而其引用匪人排斥善類亦甚于嵩七也副使趙文
米餽六千金卽陞爲河南參政吏部侍郎張四維餽以
八百金卽取爲東官侍班招權納賄賄賂大露八也
沈鍊論劾嵩嵩請發安撫順路指授阿意諱鍊勾
腐無辜見殺比順楷論死天下稱快拱乃受指千金強
辨脫死衆皆不平九也操江吳時來在先朝抗疏論
嵩所謂忠臣也拱以私恨借一小事黜之大學士徐階
受先帝顧命古所謂元老也拱以私恨乃多方害之
必欲置之死地至于大監陳洪之閑住出自宸斷拱
與洪密贊諷官欲爲報復傳答婦順惟聖威所致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五

拱乃揚言于人而歸功于已十也大整本少卿曾劾吾
門生曾則張同卿最相厚者御史弼集獨劾大整頃信
輔臣內曰昔趙高矯殺李斯而貽秦禍甚烈又先帝
時嚴嵩納天下之賄厚結中官爲心腹俾彰已之忠而
媒孽夏言之倣使夏言受誅而已獨蒙眷中外震蔽
離間者二十餘年而後事發則天下困窮已甚保匪之
不發達內官至閣曰上位發張憲如何比我爲秦二
世將欲廷杖集在朝房聽聖分付後事謂必死矣竟獲
免與查繼任爲科道皆欲論張麗且上高力止之方
保五顯史俱削去科道皆欲論張麗且上高力止之方
特罪九卿科道並上章保留給事中徐爵桂麗劾查麗

慈望議刺程文又盛頌高摘大整疏一二辨折符旨
有庸降二級調外大整爲乾州判官張知不能掩自往
請罪高曰昨姚驥封送秘帖與馮保不圖吾見問之則
曰遺語我當國事當我行公奈何瞞我而自送遺詔與
保且封帖厚且半寸皆何所言安知中非謀我之事乎
張益倪首願赦罪客改過乃推尚書高儀入閣益有人
在傍不無顧忌也五月二十六日庚戌受顧命上崩
六月十一日甲子上帝位改元十四日丁卯高上新政
五事庚午高遂被逐以上詳大政未卷庚午高儀卒凡高所厚
者次第黜去而樞爲之首萬曆元年正月十九日早朝

大事記

卷三十一

六

上出軌清官門見一內使趨走周章執之則無鬚男
子假內使巾服者也問其名曰王大臣本名韋問何自來
曰自戚總兵所來聞票着馮保輔問保令人以刀劍各
一置大臣懷袖中而自下嚴華之密語大臣曰汝只說
是河南高老使汝來刺朝廷我與汝官享富貴隨屬
一心服教長辛儒賞銀二十兩使與大臣朝夕同處共
飲食彼行前計又欺之誣稱高老人家人李寶高本高來
同謀保發厥校五名至新鄭宰此三人硬成其事原非
張本意又難與保異同復疏請令追究主使中外大駭
謂居正實主之楊博已轉吏部尚書言于張此事關繫

重大若果爲之恐惹事端楊又言之憂長期守禮講告
食都陳省走白張省失色大僕卿李勿滋張之鄉人規
曰奈何爲此事張曰我何與勿滋曰 朝庭罕得外人
而公卽今追究主使今原中稱主使者卽是高老此名
已歸于公何以自解張曰我爲此事憂不如死然尚未
能得之于保也刑科欲送大臣法司審問未敢發御史
鍾繼英跪指其事而不明旨錦衣朱希孝等人厥同
審是日方晴驟忽風沙大作黑霧四塞人對面不相識
又雨雹不止東廠理刑官白一清謂問官二千戶曰天
意若此不可不長高係顧命元老此事本無影響強以

大事記

卷三十一

十七

証之我輩皆有身家妻子他日不能免禍二君受馮公
厚恩當進一忠言爲是未應院十刻餘天氣稍開遂提
大臣會鞠故事嚴備問事必先加刑於是將大臣決十
五板大臣大言曰原說與我官享富貴如何打我馮保
卽問曰是誰主使仰面曰是你使我係色變又強問曰
你昨日說是高老使來刺 朝庭如何今日不認大臣
曰是你教我我何曾認得高老子是朱希孝罵聲曰奴
才連問官也攀扯一片胡說只該打死老公公不必問
他遂罷歸人官猶以高老行刺事奏於上有一太監
殷姓者年七十餘亦卽跪奏曰 萬歲爺爺不要聽他

那高老乃是箇忠臣他如何幹這等事他是臣下來行
刺替何爲無此事不要聽他隨願保曰馮家內中因
相與以故一萬歲爺爺年幼你當幹些好事扶助如何
幹這等事保大沮出而太監張宏亦走報于張曰事不
關張張乃科官因此事我當爲處只不妨廢高老便
可張不聽上本惟着鍾繼英回話罰俸半年二月二
才且夜來臣送法司已中藥鹽不能言二十一日三法
司問審更不同所以至大臣亦只頻首處張對人曰
高老一事我要愁今總赦得下又寫書南都及四方之
外皆放赦高爲功中間雖有飾詞然全以坐之則未應

大事記

卷三十一

十八

狠而拙至此高自是奄奄不復振又無子其兄捷爲都
御史先卒以其子嗣除舊補新另一番氣象兩 太后
主拒辭以下上仰切待之殿凡事必歸重內閣如 張
太皇故事曰述純孝奉教惟謹係亦能擁護張爲重
四友黨事幾糾制去部行其志凡建言稍違作者必貶
削閣趙亮有恩眷再薦張蒲州凡三人四年御史傳
趙廉等奏用言官劉夢請節幸輔權勢皆請戊午年丁
酉行開缺一期第二上諭曰先生功太朕說不盡只
看標范生與字孫九月其父文明計至時夜滴下已二
鼓寐與子特旨假也香幣油臘金鈔布之賜以千百計

內暨絡繹至對之作樂曲狀狀以僕隸叩頭疆之立而受曰此頭寄上馮公公也密議起徐華亭代首揆以俟緊制二次輔阿指引奪情例以聞褒答日赴請勉留又遣吏部尚書張瀚往諭六卿而下踵門如織保留之疏南北大小衙門幾徧內閣官送本票官即舉筆曰機務不可緩也內使就喪次問某事某官張先生云何具以對凡三跪即言守制是常情小節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何惜營議乃允留京以次子地釋回籍營喪事十月慧星見芒長數丈赤光亘天大內火十八日編修吳中行疏星變非常凡事必質諸人心而安始察諸

大事記

卷三十一人

一九

天意而順然後天變可消居正乞歸守制是舉也萬古之綱常所繫四方之規聽攸關居正謂父子相別十九年則子之由社至強由強至艾與其父從衰得白從白得老音容相聚彼此未覩而今長逝于數千里外遂成永訣乃不得匍匐苦壘一憑棺臨穴皇上必欲其遠心抑情嗟哀茹痛於廟堂之上且責之以託謀決策調元熙載或者非其情也矧位當天下之重任則身繫四海之具瞻必正已而後可以正百官可以正羣民皇上之所以必留與居正之所以不容不留其微權深意非圓神通方者未可告語彼遐觀遜聽之夫拘曲守常

之士或因其不去之迹而歸以不趨之名安能家喻戶曉而使之無里談巷議皇上尚欲其敷化施政端範移風于海寓之間且責人之趨令尊敎用協丕式或者非其理也居正自信而對揚之言惟曰聖賢道理祖宗法度夫宰子短喪孔子日子子也有三年之愛於父母乎王子請喪孟子曰雖加一日念於已然則終喪正聖賢之訓也而身自違之必其所不忍也國家令甲庸人小吏庶幾有律惟武弁戎行則墨衰從事而未嘗以介冑之士處輜輶之臣即有往例可稽亦三年未終而非一日不去之謂且當時諍之後世議之乃內閣二輔臣首

大事記

卷三十八人

二一

題之疏方以計問遂以例請諒矣台省諸諫臣乞留之既實爲贊詞允朕成憲抑又謬矣然則奪情正非祖宗之法也而身自蹈之必其所不敢也十九日簡討趙用賢疏昔揚溥李賢在先朝省母還家賢既已回籍奉旨奪情固未有不出都門而可謂之起復者也且堅于所以不允輔臣之請者豈非謂朝廷政令賴以參求四海人心賴以觀法者乎今輔臣方負沉痛其精神之恍惚思慮之迫切必有不能如曩日之周且悉而四海之遊說風聲者又且以拘曲尋常之見疑之亦必有不能如曩日之敬信而承服是輔臣之勲望積之數年而

陛下顧敗之一日臣又不知 陛下何恐而爲此也臣以爲輔臣之抱痛抑鬱而不得伸則所以干天和而動衆者其甚于此然臣竊因是而感夫士氣之日靡國是之不明也夫 國家之設有臺諫所以爲紀法之司任糾繩之寄非謂其阿意順旨爲先也今輔臣之留 皇上主之亦既有成命矣烏用是曉曉者哉不過逶影附聲以希寵榮之念幸 陛下之一俞其請而已昔公誼而徇私情茂至性而倡異論皆斯言序之臣誠不知其可也二十日主事艾穆沈恩孝同職謂頃居正有父之喪 朝廷援例奪情曾不移時而晝星突見意在廷

大事記

卷三十八

三十一

之臣必有能因天象指陳大義以感悟聖衷者詎期附炎鄒未如御史曾士楚都給事中陳三讓干犯清議望風保留致使人心長死國是若狂綱紀風俗將大壞而不可止矣居正今以例留而厚顏就劾如異時國家有大慶賀大祭祀爲元輔大臣者若欲避之則於君父大義不可欲出則於父子至情又不安臣不知斯時 陛下何以處居正居正何以自處宜速令奔喪守制以全忠孝大節則綱常植而朝廷正朝廷正而百官萬民莫不一干正而一正足以格天尚何災異之不可弭哉既入方以修省未發先二翰林具疏卽被擢于強論令母

上對曰已上矣怒甚今候 旨擇劉榜眼補入諱曰吳子我甚愛他有厚望何乃做一箇竊一舉便了他一生羅有甚好處學他繼之者趙子二千將座主先生立名可乎昔有劉臺誰卽怒服房師取上來幹此勾當因連晉羅倫小子者三禮部尚書馬軋巷 自強 堂院王學士荆石爲對衆詞林進門爲解拒不納馬以卹典爲言乃得入微言外議藉藉並有章奏在相公自處息此紛拏亟怒發曰公饒我公饒我王學士見景象非是遲遣喪次曰書生輕率亦是一種道理平平處之則無事矣曰 聖怒不可測日卽 聖怒亦爲相公而怒風騰舉

大事記

卷三十八

三十二

手索刀作顛頭狀曰你來殺我你來殺我王駭趣出劉榜眼在門怒目厲聲曰若與吳趙素有隙今非若下石加膏時也衆遂散二十二日二翰林杖六十卽日驅出國門二主事杖八十加鑲銀禁獄遲三日始食解發成前學士國鑄玉杯一日班班者何下生漢英英者何蘭生氣追之珠之末成器贈中行鑄犀杯一曰文羊一角其理沉翻不惜剖心寧辭碎首沉責在中爲君子壽贈用賢進士鄒南阜元標 聞四人當杖不勝憤而杖畢勅諭廷臣曰祥好龍朕冲年忌憚元輔忠正不便已私借綱常之說肆排擠之計再有黨奸懷邪欺君無上必罪

不若卿亦不願疏亟斥輔臣回轅守制以收人心以正綱常專臣于九月二十六日聞居正三疏乞恩守制皇上三留之意尚幽哀懇求必見允而後已何求歸之情未切誓留之疏遂上臣讀此涕泗交流冀常言責者有言也今不惟不言且乞留矣臣復默而不言三綱淪九法數日被冠裳無異禽獸敢身冒鈇鉞爲皇上陳之居正之不去天下人共知也皇上之留居正豈以其有利社稷耶不知居正之久在位也才雖可爲學術偏頗志雖欲爲自用太甚諸所設施乖張者難以疏舉姑舉其最者一進賢未廣限郡邑進學何寥寥也一決

不事記

卷三十八

三三

因太滯各省駢首何繁繁也三言路不通凡建白不先稟命有今日陳言而明日罹罪者四民隱未周如水潦旱魃之災有司不以奏聞恐于大臣德政者其他用深刻之吏由豪傑之才不可枚舉即使有利社稷脅大壞紀綱況無利有損若此而可留之耶居正以非常之人自待今有人于親生而不顧死而不葬不曰異類則曰養心可謂非常人乎三年之喪果可謂小節乎先朝李賢奪情起復羅倫力辨斥之居正之不歸無情可奪無服可起遠非賢之儔矣伏讀皇上諭曰朕學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前功盡棄可挽留之居正脫有不

淵陛下之學且終不成志將終不定耶若留之在京綱常自此而壞人心自此而先居正一人不足惜後世有攬權總位者輒援爲故事逼脅至尊竊竊神器特反掌聞耳抑又有深假焉國家以言路付臺省事係綱常悉陳無隱默而不言猶謂曠職臣觀御史魯士楚保留一疏不勝驚愕謂公論倒地蓋至于此夫今日上既留輔臣士楚也臺臣倡之明日上既留輔臣陳三謨也省臣效之身服牙纒心同犬羊不斬士楚三謨臣雖死不瞑目也二十四日杖一百發戍次日召張見于平臺忽論從此素服入閣出朝房見客洋洋如平時而先沈修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三四

撰懋學後書懋修謂今日之事盡孝于忠行權于經是矣顧不佞前所奏記意或未蒙深察昔伯夷大公並統養于西伯一則薦揚揮鉞一則叩馬拯微君子不以爲異心卽今太公亦未嘗以伯夷爲非義也老師之留爲世道計而諸子之疏亦爲世道計獨奈何視爲狂童斥爲仇黨乎二語出而天下疑所云力不能救者人不之信矣夫宰相以安人心培養類爲首業古今未有失天下志阻天下善而可以有爲者人心疑則奸雄倡指善言阻則佞諛從風天下將有假豪傑非常之說以伺其意者而忠言日遠富貴之徒日近追事機大謬初心而

後悔之無及矣又書云此事原由聖明眷注而保留之
疏似出逢迎此諸君所以有激而言也且子之孝臣之
忠同倫之心原無軒輊老師以純忠報主容諸君存孝
之說以植綱常收人心廣相業計當在此然廷杖之舉
老師竟不力救門下亦不進一言其得稱純臣稱諍子
乎又贈書李司徒綱云師相之歸宜決臺省之留宜
止李啓云以若所言宋頭巾語此宋之所以終不說也
今師相不奔喪是聖賢之道直接揖遜征誅而得其傳
者若豎儒腐生安能知之本朝惟王新建可以語羅生
正不達此其時邪說倡舉國若狂而先張太宰往諫不
入事記

卷三十一

三

自得謂當力辭何少宰惟柏亦對太宰謂天經地義不
可廢南御史朱海謨救五臣革爲民南都御史張岳疏
併允元輔忠孝完節調外尋間住張尋致仕何汝南部
謝病去寧國諸生吳仕期托言海中丞僞上書于張勸
言當爲天下第一等人毋徒爲天下第一品官太平府
同知能宗武緝知報操江都御史胡禎檄寧國推官史
元熙捕仕期置蘇湖獄七日懸流修獄其同鄉人也勢
岌岌慮不免久乃得定而其時獻諫者不可勝數張多
厭惡擲去惟麻城人副都耿天臺先以御史與張引重
至是撫福建初亦以爲不可久之貽書云辱示奏對錄

一冊仰惟 主上眷倚之隆閣下陳情之細精誠縷縷
溢于細帙藉今世有仲淹而綴之太甲說命篇中常更
爲烈不可論古今矣某嘗思伊尹毅然以先覺覺後自
任初不解所覺何事近始省會捷市之罪納溝之痛此
是伊尹覺處擬君民與吾一體此理人人本心顧未肩
其任便覺之不早譬彼途人視負重轡者其疲苦艱辛
自與駸隔故不無拘蔽膠膠惟尹任之重覺之先其恥
其痛若此即欲自好而不冒天下之非議可得耶夫時
有常變道有經權順變達權莫深于易易以知進而不
知退者爲聖人亦時位所乘道當然也古惟伊尹以之

大事記

卷三十八

三

茲閣下所遺與伊尹異時而同任者安可拘繫于格式
而習狃于故常哉乃茲議論紛紛是此學不明故耳憶
昔閣下爲太史時曾奏記于華亭相君子紳僉詭羨之
某嘗以詰而閣下故惠曰此余生平積毒偶一發耳某
時懷然竊謂世咸藉藉欽爲忠告訐謫而先生故以爲
毒何也積疑者許年近少有省于伊尹之學而後知閣
下之所爲毒其言深也夫今士人自束髮咄嗟以來便
惟知以直言敢諫爲賢而其恥其痛不切君民則世所
謂爲賢非毒而何某非閣下之覺亦終蒙毒以死矣明
年二月副英公張謇冊 皇后王氏給事中李沐疏言

與不宜預供事山人毛有倫見而刺以詩有市人不識
官袍色只道啼鴉血滿襟之句聞仕期死遁去三月給
假歸葬上及兩太后遣中使郊送安車數十人界
之迎者方面而下用見部禮趨奉發途過河南新鄭已
病真而出見相慰勞曰旦夕人乞佳木爲飲許卽致之
既至斃勞且畫曰楚材當礫以洩吾恨抵家合省官俱
奉會葬惟巡按趙應元不至巡撫陳省守巡道馬文輝
等請閱武塋玉南面坐如大閱禮五月通朝中使迎
如前賜賞甚厚丙申召見文華西室兩戶部員外郎
王用汲言臣近讀邸報見大學士張居正准假歸葬事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三十一

陵陳謝內叙四月十六日葬父大輝山之原湖廣巡撫
陳省撫治鄧襄徐學謨及地方司道等官畢會葬獨巡
按趙應元奏內不見叙及臣竊爲臺中有人慶矣及數
月應元有患病乞歸之疏乃掌院陳外求於輔臣遂奏
論其托疾欺妄陛下但見矜劾應元恣肆任情巧爲
趨避卽罷斥之有餘辜也至其意之所從來不爲其事
而爲其人不爲此事而爲他事則會葬不與之故也又
如舊歲星變示警奉旨考察所以應天變也而所急
抑者半爲不附宰臣之人翰林習孔教則以進士鄉元
標之故禮部張程則以御史劉臺之故刑部浮蹤獨多

于他部則以艾穆沈思孝之故而所往來尤密者主事
蔡文範也考後旁轉趙志舉則以吳中行趙用賢之故
而同事諸館職亦且人無固志也苟得輔臣之心則雖
屢經論列之滯最且得不次擢用苟失輔臣之心則雖
才素負之張奇難免不及降調臣不意陛下以爲
消災弭變之舉而僅爲宰相酬恩報怨之私不但宰臣
而凡附宰臣者亦竊得各酬其私矣可不爲太息甚哉
孟子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臣謂逢君
之惡其罪小逢相之惡其罪大今之人則逢君之人坐
而逢相之人多臣竊憤之特爲是言將使權臣聞之謂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三十一

天下猶有不可盡威劫之士或稍欲戢于將來而潛消
其逸志此臣之所以忠陛下之心也坐削鬚居正醜
何者劉臺爲專權之論今者則汲汲造阿附之言不至傾
人國家不已此孔子所以惡利口大舜所以疾諛說也
其詞愈過而愈無忌憚矣九月遣太監魏朝取其母趙
氏入京將至上及兩宮遣內臣郊迎厚養十月新
鄭卒乞卹典上猶以不忠欺侮爲言張奏潛邸舊勞
乃與於葬先後毀書院晉太傅邊捷考滿加恩二十七
月釋服褒以忠孝兩全厚賜伴上既辭政諸臣奏留傳
示奉聖母諭拜張先生侯皇帝三十歲再作商量

其年庚辰子懋修狀元及第九月丁江西按問劉臺戊
過辛巳行丈量福建巡撫勞堪殿前侍郎洪朝選壬
午春杭州兵變民變徐華亭八十存問張自爲文官從
來大臣安國家定社稷爲上然及身所得爲而止惟徐
能托之後人以未太平功尤太甚自命也已卯而後
居正之陷已極凡卿試出題皆借之行類湖廣題曰敬
大臣則不昧乃錢御史所爲繼接者來辭出劾子見之
其極口稱贊曰不忝乃兄居正嘗曰若論文學遠非諸
兄可及蓋意在解元南宮擬定必不居次遂占三元以
配前文毅也五月居正已病迫試期不可去倭者絡繹

大事記

卷三十一人

三九

遣人迎之進三百金爲賂賈驥大舟圍風鎮以伺六月
病加太師自九卿而下建撫保慶殆遍有重舉者人稱
爲再醢洋洋不耻也丙午年太監張誠視喪事賜賚不
可計贈上柱國誥文忠哀歸過高郵大風漂溺甚衆方
疾革起潘辰入閤以其黨王篆爲少宰曾省吾爲副都
舊用王國光等掌部院同心聽命馮保蒲州無得異同
可以久持十二月馮保發南京其黨已失與援言官蜂
起各有論列諸人相繼被逐下詔削居正孫奪贈諱諸
子皆爲民遷莊王次妃王氏奏居正所親王罪詔刑
部侍郎丘輝錦衣都指揮謝應龍太監張誠往籍沒監

以給事中楊廷相得金及器贗六千餘兩銀十萬七千
餘兩房產價一萬餘兩曾省吾王篆傳作舟高志進寄
銀三十萬兩撥空宅一所田十頃養其母敬修先自縊
死又十五年鄭賄大師誣文襄再廢一子

此後申時行王錫爵趙志臯張位沈一貫稍軋之風稍
息漸與吏部水太凡考察翰林官必內閣與掌院爲主
壬辰一案部議決用王肯堂以出入申中二家指爲黨
其實原舊交非附麗且學問優裕行誼端方並中罕見
其匹主者協慧者猶津津得意稱爲自來考察第一不
知其解此亦千古不白之冤也他與吏部尚書孫丕揚

大事記

卷三十一人

三九

互訐其語至不可讀沈一貫獨相十年沉沉嘿運末年
與總憲溫純相左前以妖書事欲羅織郭正域則事空
寬輟者實有罪焉又牽沈鯉同去無以自解朱賁爲正
存厚李廷機清操直口攻之曰奸日頑何異貳伯姬以
淫誣伯夷以盜廢卒于位廷機杜門五年去得去不克
一日申眉余方在家李臨川先生曰且待他做出來又
看此公論也臺諫之橫抹煞天理于斯而廢葉阿高繼
之孫丕揚復出極相得凡事擬議補救甚多丕揚去趙
燭以刑部尚書攝篆冀即真開誠自結于憲既入手寒
冰矣方從哲又繼之神皇廟葉再出逆進伏于肉若

口力爭初猶曲聽後漸格力求歸得允此後閣臣捧大權歸于逆六部皆失其職而吏部尤甚不忍言已

附錄

夏貴溪既策免上復思之一日於几上書公諱二字公諱者夏字也左右密語分宜素相恨不得已欲自爲功因曰上故輔臣言可召用有詔徵入京數使迎問於道比至寵眷倍昔分宜心害之未有間久之以河套事陷之殊死膠州有藍道行者善降素姑神住長安出入公卿間華亭欲遂分宜忿無以間其寵有言道行者因薦之上召入禁中使言禍福奇中上甚信其

大華記

卷三十八

三二

言待以決事一日分宜有密本言事華亭以報道行卽爲紫姑語今日有奸臣奉事上方遲之則分宜札上矣上卽疑焉或以告御史範應龍以爲奇貨恐有先之者卽遠上劾索其事狀不能盡得惟取一二著者列之使稍從容當願許耳華亭請延平排官勤于職見上官守常禮不失有御史入境至建寧某縣幕故以科臣諫高卧自如將至延平疑徐亦必不出獨隨隊整折甚恭御史深歎服歷浙江僉事督學一卷有顏苦孔之章句批曰杜撰此生直上日出自楊子何以云然卽起攝日本道少年登科不曾讀書承欽卽接優等由此

潛心學問覃究良知之說見之躬行居常儉素如老僧後雖極富貴終不改或曰矯飾以公孫弘布被爲比矯之不止乃成君子古已言之矣在江西爲督學副使出鄱湖毛伯溫方視師貴州相遇過節毛故洪飲引清公敵之綽如終日不變色毛退而歎曰真宰相也與分宜同官十餘年凡入直必五鼓起坐大門內聞呵殿聲卽上輿疾行與並不失頃刻其他委蛇之態實有之延飲并招其僕承年所謂鶴山者列席兩廂令諸公子陪之大呼猜拳傳陸使之聞分宜亦以爲敬主及僕益親密卽曹子至狼亦貌視爲不足防也獨無奈新鄭何

大華記

卷三十一

三三

或問其故不答蓋柔而無骨易弄剛而好勝難犯設使分宜柔中豈得乘間高之過剛入江陵度中不覺也華亭善收人心陽明追封侯世襲諡文成而譚學之派歸之矣海忠介卽陞京堂而節義之派歸之矣撫王弇州兄弟復其父官而文章之派歸之矣追雪貴溪而分宜容死世蕃市斬益見好惡分明矣似皆天留以待人不可無福天子宰相何獨不憐乃若新鄭江陵不免自用失人心誠既不遠亦由福之不齊何者穆廟入于位必不見逐且更表表得自盡其才張老兒尚可活具慶何至愈人言弄出許多手脚舌公子未出幼何至

踰諸城覆轍而過之耶 隆慶已巳 上特旨相趙內
江素蒙直自用又爲 上所識據江陵悉其逼也謀召
新鄭而內監陳洪新鄭里人於是以原官召還掌太宰
事免其承 旨庚午罷內江已而陳南亢自去明年罷
李淮南又罷嚴歷下於是新鄭江陵並相有 詔不再
卜新鄭之入也對士夫語常曰華亭有舊恩後小相失
不足爲怨男見舉事要正大磊落若恩怨二字不能擺
脫尚何可云其時朝臣盡信以爲大慶後相用顧久情
志稍露而門下奔走之士各務整空効可以博寵祿華
亭幾殆 內江以理學者名既大拜三督之議隱然知

大事記

卷三十八

三十三

共自負有鞭四夷之志而實非其人做出一番沒究竟
事且原非特見祖景泰初年分營操練之說不知當日
文武大臣何如人今三世曾三督臣未見有善兵者且
當鄭州飭備諸將疏勸之日集思廣益何不就議二華
戚南塘謀之而輒倡此議何居至考察事既知不可上
疏矣自當堅執以去就決之乃出與共事又不免忿爭
共則必爭爭則必不勝日見多事亦未之深思耳 江
陵仗華亭之援而入閣仗新鄭之庇而安身一全交以
相連也一下石以相逼也自六年閏二月 上疾作知
必不能久意勃勃難一日容故發之甚密甚驟略無顧

忌諒以華亭處此必從容待機會乘之蓋新鄭氣高原
人所畏惡既易代懷恨已失所持且以幼主視 上必
多破綻將群起攻之以應劉薈庸曹大楚之說又何煩
汲汲也 新鄭既爲江陵所逐罷歸里中又有王大臣
之構益鬱鬱不自安一日遣僕入京取第中器具江陵
召僕問其起居僕泣訴抵舍病困又大驚幾不自存江
陵爲之惻然以玉帶器幣雜物可直千金使僕齎以遺
之新鄭卒無子夫人張氏遣僕入京上疏求卹典因齎
千金器物往獻江陵卻之其僕泣曰夫人使告相公先
相公平生慶所愛惟此器物無子孫可遺謹以獻相公

大事記

卷三十八

三十四

朕見此物如見先相公也江陵色動乃盡納其所獻翌
日卹典得半 新鄭壽日衆皆以伊周爲賀其一獨舉
孔子謂孔子生于魯昭周流不遇魯用之不終高獨生
一統全盛之世又事明主成益天事業寬之大喜張子
堂上出入必頌稱快凡數日忽曰此老畢竟讓他人卽令
撤去 新鄭兄弟六人長捷都御史次擢千戶次公次
擢次執經歷次棟通判擢之子務實爲後後舉立疏于
朝父之始解 乙亥十二月御史傅應順上疏論事引
三不足畏之說擬江陵而其辭不著左右以江陵之指
從史激怒目爲誹謗 上遂震怒下獄問狀刑書王崇

古嘗之罰金不從令謫戍極邊丙子正月六日 上御
文華殿開講召江陵問曰應禎以三不足誣朕欲予廷
杖先生何以不從對曰無知小人狂悖妄言死有餘辜
但朝廷待言官當存體面昨如此處置外人已知朝廷
紀綱 祖宗法度 皇上不必介懷 上曰科道何以
申救奏曰此皆故套亦非有所欺慢 上曰渠等疏中
說應禎有八十老父即取登科錄檢之禎但有母無父
此何謂不欺又申解一二、天顏乃寡故事朝紳下詔
獄同官及里人送至錦衣門外及禎下獄江陵令錦衣
余蔭偵送者以聞於是給事中徐貞明御史喬巖李禎

大事記

卷三十一人

三十五

皆請去 江陵剛復自用頗類王安石亦有三不足之
說爲御史傅應禎所劾然其心術之公尚不如安石遠
矣一日雷擊奉天吻臺諫欲上公疏往請江陵止之可
何必紛紛如此既是雷電如何能不擊物此其一証也
楊太宰博既去廷推代者大司空朱衡御史大夫葛
守禮皆時望所屬與江陵議論數有異同皆非所便論
令以南大司空張瀚居第三疏入 上曰朱某在工事
煩不可動對曰是 上又問葛某非年老者耶對曰是
番問張某何如對曰疎遠之臣用之不敢負屬 上曰
善命下舉朝大駭未幾不久皆引去朱治河有功工

部有詔發帑金若干橋泳之胡良河又建玉女祠於涿
皆力爭內中不悅 太后又嘗爲武清治第費以數萬
積故事多所裁抑 太后亦頗御之勢自不得安矣
舊例書帖外紅箋爲一正字江陵當閣皆換敕字編修
李貴起服相見當用賓禮其人謙甚江陵稍移其座李
復來整且曰老先生居正厲聲答曰禮貴得中方進閣
日影照其冠新鄭戲曰朝日斜應學士頭俗呼胡廣人
謂醜魚頭也應聲曰春風早過先生耳俗呼河南人謂
驢耳也其敏捷如此 江陵極愛華整一鄉居尚書致
禮甚盛其帖自蘇州縑成錦爲地金爲字用手軸展之

大事記

卷三十一人

三十六

二丈餘色喜而禮不甚納終是孩于氣 受知華亭最
深方在史館凡事華亭必曰張太岳以爲何如無頃來
間復報之厚高蔡之際幹旋甚多且中其孫又集內往
來書札另刊一卷皆矩幅家人父子不啻也足見華亭
眼力 喪退淮安湖上人夢兩金甲神各帥兵大蹙其
一敗走得脫既至湖中日色皎然舟近千餘夾隊而行
甚整旌旆蔽天鼓吹之聲聞數十里大半皆督撫道軍
弁護行者忽驟風盡驅散溺死甚衆幸存者樓櫓窗櫺
俱盡喪舟獨無恙神既怒矣猶不敢犯其柁固餘盛尚
在耶 所至縣官費千金府倍之省會又倍之蓋護行

者多夫價廉給會式豫貯以待諸者祭器尚用銀死猶如此則生而治喪往返又當何如或曰至南京久停爲魏公所舉未必然卽有之與伐喪何異况馮保尚在守備內監作主誰敢枝梧魏公在南終是一間罪衙門其敢出此今樹此風節耶

皇明大事記卷之三十八終

大事記

卷三十八

三十七

皇明大事記卷之三十九

朱國禎輯

神宗

上自勿岐嶢神慧 穆宗一日馳馬頗駭詎曰 父皇神人主馬必雙控徐行以示威重若獨騎加鞭寧無奇歟憂為卽下馬旁曰哥說得是特賜異錦數十匹一日却步羣行夾道中徐脂等召入相遇叩頭慰曰先生姪辛苦再叩頭請讀書寫倣曰已讀四字釋問卽寫字安用倣 陳皇后病居別宮每晨謁 奉先殿朝 上及貴妃卽往候曰娘娘寂寞不勝可曠 后聞聲卽喜

大事記

卷三十九

彊起取經書指而問之莫不贊答 貴妃聞亦喜由此兩宮益和既卽位視朝享 太廟禮度嚴恪嗚贊少錯誤亦不呵責惟遣內使諭之無不悚服有具本認罪者却曰此小失要當演習非侍班官糾舉亦何必使聞于外申時行徵時常有社倦鬼文覽而喜之灑筆改曰倦塵由此屬意大用機務之暇遊心翰墨常親書學五帝三王治天下大經大法十二字懸之文華殿中又面諭張居正等朕欲賜先生等各大書一幅以寓期勉之意可于二十五日來看是日講讀畢居正等詣文華後殿見諸內臣捧泥箋甘帖 上縱筆如飛大書宅 煥保衛

同心夾輔各一幅賜三輔正已率屬九幅賜部院責難陳善五幅賜諸官字皆喻尺頃刻畢就凡賜輔臣多手書畢遣劄思致懇篤卽家人父子不是過也

萬曆九年四月十八日辛亥 上御文華殿諸臣有項輔臣張居正等入至後殿講訓錄畢以南給事中傅作舟疏進覽居正因奏云今江北淮鳳及江南涿涇等處連被災傷民多乏食徐宿之間至以樹皮充饑或相聚為盜大有可憂 上曰淮鳳頻年告災何也居正對云此地從來多荒少歉卽如訓錄中所載元末之亂亦起于此今當大破常格急發賑濟以安之臣等擬令戶部

大事記

卷三十九

議處動支各該州縣庫銀倉穀不足則南京見貯銀米儘有贏餘可以備濟民惟邦本願特加聖心 上曰依先生議處居正言 皇上天性至仁愛民如子臣等每奏災傷 皇上卽惻然問念凡請蠲請賑未嘗不慨然賜允而臣等愚陋亦仰體聖衷無日不以憂國爲心安民爲事四方奏乞蠲貸擬旨允行者無月無之而在外請司往往營私背公創民間上非惟不體 皇上子惠困窮之德意且不知臣等所以仰贊 皇上之思忠殊可恨也且人臣居官食祿者皆有代君養民之責故虞舜咨十有二牧牧者養也今有司坐視民瘼痛癢不相

聞如作是疏云報災則曰不敢報何不敢報之有又云請賑則曰不敢請何不敢請之有不過推調支吾歸怨君上何嘗有憂民之心卽如積穀屢奉旨申飭竟成虛文彼皆自理賄賂未嘗佐公家之急臣等不勝憤懣此輩遇聖祖不知當以何法上怒色曰有司爲民害者當著實重處居正對云今後有犯者當如聖諭居正復奏近年以來正賦不虧府庫充實皆以考成法行徵解如期之故今大江南北荒歉如此河南又有風災畿輔之地雨澤愆期二麥將槁將來議蠲議賑勢不容已賦稅所入必不能如往年惟皇上量入爲出加意樸

大事記

卷三十一元

節如官中一切用度及服御之類可減者減之賞賚可裁者裁之至如施捨一節尤當禁止與其惠緇黃之流以求福利孰若寬恤百姓全活億兆之命其功德爲尤大乎上曰然今官中用度皆從節省賞賜亦照常例無所增加居正云皇上所謂常例者亦近年相沿如今年暫行明年卽據爲例非祖宗舊例也臣不暇遠引如嘉靖中世宗用度最爲浩繁然內庫銀兩尚有積餘隆慶初年尚積百餘萬金今每歲金花銀一百二十萬每按季預進隨取隨用常稱缺之有限之財安能當無窮之費乎臣等職在輔導爲國家長久之慮不敢不

盡言惟皇上留神省察上嘉納之

十年六月張居正卒凡日講閣臣侍班輪講者稍稍可字之誤免糾稱曰先生禮待最優一日講過位章色勃勃字當作入聲誤爲去聲南北音異也張曰之聲頗厚上不擇此時冲主權臣習爲故然了不自覺方辛巳大計京朝官吏部尚書王國光考功郎孫淵清悉取六年內建言得罪者俱入察籍南則何寬李巳爲政照趙世卿等庚辰三月居正上疏歸政上傳慈諭重托少師張先生莫與此念以全大義震主之威識者知其不終矣中間殺侍郎洪朝選陷御史劉臺父子殺生員吳

大事記

卷三十一元

仕期皆其黨阿意爲之居正既卒王篆曾省吾等盤踞馮保從中主之而吏書王國光等惟所順指他布列要津効力者甚衆家居禮書漸展乃居正座師也方病瘵爲身後慮欲起前首輔徐階以厭張門維其年暗八十遣行人存問老不能出乃密疏薦周即報允數被劾行至杭州既辭于致仕蓋獨斷示意保亦不能爲之地矣其黨不悟益聯合呼吸爲持久計大約倚重于保視閣臣蔑如鳴鑼邑邑不得行志幾欲避去一老生賦絕句云冰山已被夏日懸狐鼠猶誇三窟安不料天顏容易變雷霆迅發避時難生益出入中官豫知輕重且聞

日者謂傾敗只在浹月故云使人不信也南御史郭惟賢疏薦編修吳中行等以黨救奏擬降二級調外然上意已漸移因他事挫倒不得近御史楊寅秋始露章旨劾王國光六罪得 旨國光欺君蔑法首開住劾御史曹一夔并劾四維遣文書官孫斌諭曰國光恣肆卿亦未知所言朕亦不信留供職御史張問達劾疏再上降三級調外于是四維得安其久發保南京開住諱其黨徐爵張大受楊丹皆籍沒曾省吾王蒙勞堪陳思貞殷正茂陳瑞陳省高文薦周詠梁夢龍次第劾罷其黨大潰復官者吳中行趙用賢沈思孝王用汲余懋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五

學宋鴻謨趙應元傳應神趙世卿回部聽選者鄒元標其以才望薦用者又二十餘人 旨曰朕一時誤聽奸惡小人之言以致降罰失中本內有名建言得罪的起用郭惟賢者復原職其餘降非其罪吏部都查明奏來保之發南京也 太后問故 上曰老奴爲張居正所惑無他罪賞銀千兩衣服二箱諭且召還潞王婚禮所需珠寶尚未備 太后聞以爲言上曰辨此不難年來庭臣無恥者盡貨以獻張馮二家其價頗高雖僅完一二已用銀數萬兩 太后曰已抄沒矣必可得上曰奴隸猾盡竊而逃自此內中張先生張太后爭向絕以爲

諱而日後藉沒之芽亦伏于此 御史江東之蔡協院副都王宗載遠東巡按于應昌謀殺劉臺以快居正之心 旨下一人附勢枉法株爲殘忍所奏着法司從公擬罪來議上謂臺成死可憫得贈光祿少卿 給事中蔣遵疏近年兩京各省文武官員裁革幾半其中未安者殊多頃御史王國乞復順天鄧陽二撫臣臣以爲太倉總督京營協理其當復充急報充任 旨行革職設官毋得輕議更革 南給事中阮子孝論科場重典固上行私乞賜究處下閣擬 旨斥革四維疏居正諸子所習舉業俱可進與前罷鑒子不同在翰林者調用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五

在部屬者照舊王蒙二子宜覆試 上手批張居正王蒙結連爲保固上行私馮保弟侄及名下已皆革職治罪居正蒙諸子不論進取公私都一體斥退 蒙子王之衡時疏劾居正之黨者口衆 上亦厭之南御史于有年以趙應元事參左都陳煥得 旨言官論人須當審究事實參詳公論不諱事情始末不分人品高下輒肆譏謗將人自危豈成政體于有年妄躁當治姑從輕罰奪半年近日科道官爭以好黨爲言斥退已多今後務要體國惜才用養和平之福若再違旨搜索往事定重治不饒紛竟告病去

三、（一） 凡屬本會之職員，其選舉及罷免，均須經本會會員大會通過。

國學博士兼右京大夫男房丞正言權佐宗行

說掘等請戊戌金枝爲民 給事中王道瞻疏論兵書
學顏有 旨前科道官曾說要久任責成今紛紛論列
排擊大臣更易過半以致兩部院推用不敷這本如何
亟要更調尚書總兵擅擬處分殊爲輕妄王道瞻着降
調外任孟一脉丁丑選御史戊寅五月建言爲民發朱
起原官至是亦上言傳元旨以重機本作士習以調合
心腹立性年數年以來倉庫用銷錢數不敷今以理
之尤難明曰販之太僕或以沉渣滓象爲幣或以金
珠玉易帛或將歲月之力而改注一掃或整平生之
其前易帛或將歲月之力而改注一掃或整平生之

領有無裨報情弊者巡按李植會同巡撫崔縵親詣各關寨從實覆勘務要虛心秉公各不許偏執執情倒置功罪上緊奏報極復奏彼此臨時強執不服是非虛實終難歸定乞特簡風力正直科臣會同別差御史八虛勘究報事情已有旨該勘還着屯田御史江東之會同撫按官務遵前旨上緊勘明具奏雲南總兵沐昌祚巡撫劉世裔報隴川岳鳳勾引緬甸恭應裡兵象一攻騰衝一攻永昌兵部接出聖旨雲南賊賊猖獗戰守機宜鎮巡官作何處置部裏便馬上差人傳示彼處着沐昌祚劉世裔務遵前旨同心協力共保無

虞兵餉事宜會同戶部卽與設處勝永等處有無聲息
總兵官一月一報如係緊急半月一報候事平停止應
給火牌便查與他

十二年正月御史張文耀參原任吏科都給事中陳三
讓原任湖廣道御史曾士楚邪佞遺奸汙穢臺諫等事
有 旨陳三讓曾士楚附勢減倫有玷臺諫都着革職
爲民時又有河南道御史王九儀論劾江西巡撫曹大
紱假諫章以濟私阿權門爲捷徑所當罷斥原任御史
朱璉阿意權倖無異犬羊所當併論追究有 旨曹大
紱開任朱璉爲民科場事自魏允貞發明後揆地之子
大事記 卷三一九

連權高第人遂益致疑不可解御史丁此呂追論前各
主司分考之罪四維已憂去時行疏劾下吏部議尚書
楊觀疏欠平和次輔許國極言近時輕賸小臣大傷國
體此呂調外任彈文內各有處分高第已革職爲民
又以南給事中劉一相疏盡奪詰命矣蒙宰首次撥皆
被論 上溫言慰留見科舉陳於之子以德并朱璉子
皆中江西鄉試亦爲言官所攻屢試璉子黜爲以民以德
上素知於清正効疏方上遣內使諭閣臣留用宛奏
聖諭誠當於亦甚能其官第廷論紛紜臣等猶不免指
摘煩陛下保全於一日不去朝端一日不得安靜暫避

再用方可文定公說比以德覆試文選生甚優監視者亦
無以難得免後戊戌登第江右人甚以爲喜蓋言者不
論公私可否但以江陵爲例殊失其質猶喋喋不止追
論湖廣監臨官郭思極饒倚南京監試官林應訓張一

鯁先後開揭屢上自是 上頗懷疑凡閣中揭帖不盡
報封事多留中言者益衆益杆格幾無所措手幸 上
聖明用必得人相仗三十年雖有水旱兵革之事終不
爲害也是年從遠府次妃王氏之奏籍沒張居正家居
正非貪者家產不及嚴嵩二十分之一株連頗多州
一府爲之騷動既報命 上曰遠府廢革既奉 先帝

大事記

卷三一九

一三

震斷又無應繼之人着推舉親族以本爵奉祀還准王
歸楚原封地方抱養子衡璽准依親居住給與庶禮二
百石本折中牛支王氏從厚援徽府例贈養張居正誣
蟻親藩侵占王墳府地籍制言官蔽塞朕聰私占廢遺
地家假以丈量遮飾騷動海內專權亂政罔上負恩謀
國不忠本當斷棺戮屍念効勞有年姑免盡法伊屬張
居易張嗣修張順張書都着烟瘴地面充軍
上詣天壽山行秋祭禮相擇 壽工尚書徐學謨薦南
尚書陳道基骨捧僉事胡有土堪輿同往視通政司參
議梁子琦與焉梁三擇地皆不可用學謨斤之反奏彈

牽引生事罰庫三月定于大峪山下

十三年四月十一日壬子諭內閣三祈雨澤天未霽施朕心憂懼撤步行親詣南郊祭禱等傳示禮部查例來行大學士申時行等題臣等輔理無狀致有旱灾仰歷宸諭宵旰焦勞至欲省庥災之駕儀撤擺列之軍士却去聲乘步詣郊壇益額天之誠既精虔而獨至憂民之念又懇惻而靡寧其與商湯之衣茅露禱我太祖之草蔬糲飯世宗之親齋崇寧同一遇灾警懼側身修行之心非特如前代減膳撤樂之文而已十五日丙辰上致齋于武英殿以大學士申時行等從詣郊壇肅服未備特賜上用布疋時行青藍各二疋詣國王蒙屏青藍各一疋十七日戊午昧爽帝親御布素自武英殿至皇極門御燭閣三輔臣侍太常寺請詣郊壇致祭上徒步出大明門首官皆前導上數目輔臣使使近前至南郊次昭亨門賜輔臣九卿恭恭詣壇位祈禱如儀仍分遣定國公徐文壁等詣北郊社稷山川雲雨風雷等壇各行禮上躬禱畢出御體次召輔臣及九卿諭曰天特亢旱雖錄朕之不德亦因天下有司官貪黷壞法創害小民不肖愛養百姓以致上千天

和矣後遣着該部加慎選罔轉還延待請進法駕上

遽應御復步至皇極門御座退詣奉先殿謁聖母告至是行也往返殆二十里羣下慮勞聖躬而帝

親率玉趾無難色竊窺聖容儼然若思穆然若深省憂惻惻但形于辭色者備至百官萬姓咸喻明天子敬天勤民之意發于誠心不由勉強無不舉手加額歡呼頌聖焉是日物六部都察院官天時亢旱雨澤愆期夙夜殷憂屢禱未應雖朕不德所致亦因天下有司官多貪黷壞法酷害百姓不肯撫恤愛養上千天和該部今後宜慎加選用都察院便移文申飭務修實政毋事虛文朝廷加意小民欲新吏治有故違不奉行者重罪

不宥十八日己未申時行等題今日文書官李思口傳聖旨天下灾傷地方着蠲免錢糧一年又思見年灾傷地方幸沾恩澤而先年灾傷地方尚貽困累則帶徵錢糧是也益往歲撫按官報灾該部以正數錢糧蠲之則損額而民方困憊徵之則不堪故權擬停徵于目前而帶徵于豐歲如此連年帶徵愈多而錢糧愈不能辦即有豐歲止可完當年之正賦豈能復補累年之積逋有司畏避查發反以見徵之額那為帶徵之數支吾展轉奸弊多端而不才有司不惜百姓止以筆告敲村逼民賣男鬻女以完舊逋正戶逃亡則累里甲里甲盡絕則

累別區雖遇豐年民窮如故蓋以此也臣等以為帶徵錢糧一節亦當議處以蘇民困謹并擬傳帖一道進呈諭戶部天時亢旱屢禱未應朕思民為邦本今小民困苦各灾傷地方錢糧出辦艱難殊可憐惻朕心惻然戶部便查各撫按官奏到灾傷重大去處覆勘明實准蠲免本年分錢糧其先年拖欠帶徵難完者酌量具奏定奪以副朕軫恤民窮至意

五月初日大雨十九日已丑 上視朝畢退御燠閣召輔臣時行等至前手陝西巡按董子行本授之時行聞畢奏曰臣昨接得董御史揭帖曾畧節者過其一言撫

力事言

卷三十一

鎮官當親自巡歷地方巡按一年一次總兵一年兩次其二言巡撫當久任責成其三時行方簡疏申條件未及言 上曰是說方面官時行曰邊方兵備官宜加優異其四是說沿途同知通判等官官慎選用破格遷除所言多是 上曰然邊務重大各撫鎮官不親歷地方專委卑官下人多不用心整理豈不誤事時行曰聖鑒允當邊事全賴總兵巡撫整理若每年巡歷地方則凡險要修築與不具馬齊整與不都自親目擊下人不欺解問欺弊自能盡心整理 上曰然必須親到地方有某處該修守某處該設備纔好專靠下人查看豈不悞

事時行言巡撫遷轉昨蒙 皇上以方弘靜任淺不准推降臣等深服聖斷着令久任恭在任年久不惟其才猷得以展布地方百姓並得相安 上曰然即年久寧可加俸加銜不可輕易更動這本將去看來

十五年八月三日庚申 上視朝畢退御燠閣召三輔臣入 諭曰各處奏報灾傷小民不得安生心甚憂憫事有關於吏弊有切于民生的卿等深思詳議來行時行等對臣等竊見近日以來各處奏報灾傷如陝西亢旱江南大水江北又有蝗蟲河南一帶又祿黃河衝漲委的灾傷重大 皇上聖德方隆豈宜有此是臣等奉

力事言

卷三十一

一六

職無狀所致除臣等痛加修省外伏望 皇上深恩邦本少留聖心 上曰近來有司官貪墨不恤百姓又刑獄多有冤枉撫按亦不為伸理這都傷害和氣如今懲貪蠹理冤獄是第一要緊的事情着部院行與在外衙問知道時行對 聖見高明深切吏弊民生臣等不勝仰服但一得之愚竊謂今日救荒之政還有兩件一是蠲免一是賑濟 帝曰誰是蠲賑有司官多侵蝕了只充自己囊橐小民不沾實惠時行對有司有不才的只在上官稽察朝廷恩澤自不可已如錢糧出自田地田地既荒錢糧無出百姓乏食自救不暇就日加筆楚終

不能辦 皇上若施鵬蕩之恩大賜蠲免人心纔得少
安如今督撫空虛經用不足鑄免困難雖然古人有
言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目前雖不足用鄉百姓還在田
上還在一年耕獲便可出辦益糧民皆 皇上之民財
皆 皇上之財何憂匱乏 上曰災傷須分別輕重使
實惠及民時行對以災傷之重輕定蠲恤之分數此在
按臣覈實奏懇該部照例施行聖見允當 上猶諄諄
言有司虛應故事視詔令如故紙時行奏 皇上有此
德意申令既嚴有司當不敢違犯臣等尚有賑濟之說
蓋無田無食之民蠲免所不及者若不加賑恤則餓死
才專記 卷三十一 一
道路起 他方強暴之徒起為盜賊 上曰有司剋剝
百姓百姓極了怎的不做盜賊時行對為今之言須查
各處倉庫見貯銀錢或給散或資辦亦可救旦夕之命
賑濟必不容已 上曰還議撥來行又奏蠲賑事情若
出自臣下所請則恩歸臣下惟自 皇上獨斷則恩出
自上人心必然感悅容臣等撰擬上請 聖裁施行上
是之
十七年南直隸蘇松等處浙江杭嘉湖等處旱災特遣
戶科給事中楊文舉詹太僕寺馬價南戶部銀各三十
萬兩賑濟

工部尚書石星奏救荒之策次第舉行可無言矣惟繼
造廉費錢糧最多民間最苦茲段匹有歲造傳造而歲
造之費多傳造有袍段賞段而袍段之費尤多萬曆九
年傳造袍段十四萬六千一百餘匹派浙江蘇松為二
十六運計工價銀一百六十餘萬兩乞停今年秋運明
年春運其價即與蠲除災民幸甚 上曰既說災困准
暫停緩以示朝廷憫恤小民至意
十八年元旦召對閣臣 見國本
戶部奏去年入數三百三十九萬有奇 因虎出數多一
百萬有奇賴請發客房銀一百八十三萬充數 即老今
大專記 卷三十一 一
歲入數不下四百餘萬除上半年發出見在庫銀僅四
十餘萬客房銀僅一百一十七萬無論一切諸費即如
九邊年例下半年當發一百四十萬盡括見數以充猶
少一百餘萬 上曰國計空虛經用不給覽奏惕然依
擬兩京九卿科道悉心計處條議具奏
西虜首長火漆赤招順義王扯力克渡河自六月十七
日至二十六日畢渡報方至 上召對閣臣 見後虜各
兵住牧莽刺坦工二州至七月初九日入河必殺掠攻
景古城殺副將李聯芳等敗總兵劉承嗣特差尚書鄭
洛經署七月二十六日乙丑 帝御門視事畢召閣臣

時行等皇極門燬閣出陝西巡撫趙可懷奏豫虜情本
手授時行且曰朕近覽陝西督撫梅友松等所奏虜王
引兵過河侵犯內地這事情如何時行等對近日洮州
失事殺將損軍臣等正切憂慮伏蒙 聖問臣等敢以
畧節具陳洮河邊外都是番族有兩族中茶納馬的是
熬番其餘的生番先年虜騎不到只是防備番賊所以
武備單弱今虜王過河是賊火落赤引多爲搶番又
恐中國救護他聲言內犯然虜情狡詐不可不防 上
曰番人也是朕之赤子地方都是 祖宗開拓的封疆
督撫官奉有勅書受朝廷委托平日所幹何事既不能

力事言

卷三十一

預先整理防範到當首過河侵犯纔來奏報可見邊備
廢弛 皇祖時各邊失事督撫官都奉來重處朝廷自
有法度時行等對 皇上責備督撫以不能修舉邊務
仰見聖明英斷邊臣亦當心服如今責成選將練兵及
時整理 上曰近時督撫各官平日把將官輕視凌虐
牽制掣肘不得展布有事却纔用他且如各邊但立些
功勞督撫官有陞有賞都認做自己的功及至失事便
推與將官及些小武官虛文搪塞時行等對各邊文武
將吏各有職掌功罪須要核實如總督巡撫只是督率
調度若臨陣定用武官武官自總兵以下有副總兵有

恭將遊擊守備各分信地如有失事自當論罪 帝曰
古時文臣如杜預身不跨驍射不穿札諸葛論中羽扇
都能將兵立功何必定是武臣時行等對此兩人都是
名臣古來絕少人才自是難得臣等遵奉 聖諭即當
傳與兵部轉諭督撫諸臣盡心經理以紓 皇上宵旰
之憂 帝曰將官必謀勇兼全曾經戰陣方可時行等
對人材難得如今都是選擇而用但是欽貢以來邊將
經戰陣的絕少 上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要好的也
有只是不善用他雖有關張之勇也不濟事時行等對
近日兵部因科道建言推舉將材 帝曰前日有御史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二

薦兩將官時行等云一是王化熙曾提督巡捕只是中
常之才可作腹內總兵一是尹秉衡先年是勇健今則
老矣 上曰這不論年老趙充國是老將只要有謀畧
上又曰朕在九重之內邊事不能悉知卿等爲朕股肱
宜用心料理如今邊備廢弛不止陝西差科道或九卿
大臣前往如軍伍錢糧一一整頓商量書云事事有備
無患趁今收拾還好往後大壞愈難用力時行等對當
初許虜款貢原爲內修守備外示羈縻只因人情偷安
日漸廢弛所以三年閱視或差科臣或就差彼處巡按
上曰三年閱視是常差時行等對臣等正在閣中商議

要推舉大臣一員經畧且重其事權使各邊彈劾聯絡
庶便行事容臣等撰擬傳帖恭請 聖裁施行 上曰
還擬兩人來已復言款貢事 上稱 皇考聖斷者每
時行等奉自備答獻逆求封賴 皇考神謨獨斷許通
款貢已二十年各邊保全生靈何止百萬 上曰款貢
亦不可待宋家之事可鑒時行等對我朝與宋事不同
宋時中國弱夷狄強原是敵國今北虜稱臣納貢中國
之體自尊但不可因而怠備耳 上曰雖是不同然亦
不可嬌虜虜酋心驕意大豈有壓足之時須自家修整
武備保守封疆時行對今日邊事既未可輕戰又不可

未詳記

卷三十一

三十一

專主撫只是保守封疆乃萬全之策至失事有大小情
罪有輕重若失事本小而論罪過重則邊臣觀望退縮
虜酋反得挾以為重又非所以激勵人心自今尤望
皇上寬文法核功罪 上曰今失事亦不輕一時行等
對順 皇上從寬處分 上又曰山西五臺一路多有
礦賊劫掠如何隱匿不報時行等奏近日聞河南嵩縣
等處聚有礦賊巡撫官督率官軍驅逐已解散矣 上
曰是山西地方五臺山因釋氏故知之 上恐時行等
誤以為失事也復曰釋氏是佛家曾遣人進香耳時行
等對容臣等傳示兵部查明具奏

二十年平寧夏收朝鮮

此後北平書皆另見

二十三年河南大饑命光祿寺丞鍾化民兼監察御史
齋內帑二十萬往賑三月己卯朔大學士王錫爵等題
通文書官杜茂口傳 聖旨將河南巡按陳登雲封進
饑民所食屬餽示臣臣等不勝哀痛不勝慘惻竊念民
窮至此真從古未有之變天時人事真是十分可危惟
幸 皇上憂勤之念上格 皇天惠解之澤下逮饑寒
庶可以回和氣而收人心不致釀成大亂耳臣等查登
雲之奏尚在未聞遣官救賑之先則此時 聖恩宣布
或恐別是一光景不可知且俟鍾化民續有報來儻彼

未詳記

卷三十二

三十二

中荒亂如故則臣等更無別法惟有盡辭俸薪以助貧
民亦望 皇上暨兩宮各院量發內藏十分之一分投
布施此急救生命卽所以自積已福而其功德勝於齋
僧造寺萬萬者也且此舉一倡則中外百官萬民皆得
興起好善之心而捐俸捐資者不賞而勸矣是日曉諭
內閣覽奏已知朕看饑民圖說時皇貴妃在侍因問
此是何圖畫看死人又有赴水的朕說此乃刑科給事
中楊東明所進河南饑民圖今彼處甚是饑荒有吃樹
皮者有人相食者故上此圖欲朕速行蠲賑皇貴妃聞
言願出累年所賜用外之積五千兩朕意其少欲待再

有進勅一併發出今見卿等所奏着明早餐與該部差官解發服用其中官等朕傳着各出所積助賑又卿等欲捐俸薪以救濟困用甚見憂國爲民至意再諭若是不敷還該部議處諭卿等知之

二十八年平播州

二十九年立 皇太子于上 兩太后徽號

三十一年緝妖書

三十二年十一月 皇太子第一子生頒詔大赦論吏部 恩詔一錄郎中歷傳七八年以上應陞外任者擬

與應得職銜等類

各三寸

三三

三十三年正月諭禮工二部朕第二子福王出府成婚

有年宏遵 祖制分封豫建藩府會同擬議來看定于

河南府內監孔一龍工部主事房楠督造二月 皇

太子第一子百日日命名傳諭禮部朕元孫誕生尊上

聖母徽號書諭天下宗藩復恩 皇太子生母恭妃王

氏每欲進封因帑藏錢糧不敷暫行停止今官闈大典

業已告成 恭妃進封皇貴妃其 皇太子下欽命選

侍王氏亦當有封號以襄慶典查照禮儀以上 禮部

奉 聖旨冊封 皇貴妃日期迫近錢糧尚未造辦何

以成禮朕覽皇明典禮一書 皇太子正妻封妃次皆

才人知何部擬不合着另擇吉期肅擬封號仍以其書頒閣中及禮部 十二月二十八日丑時 皇太子第

二子生諭內閣先年面奉 聖母慈諭傳浙江南海普

陀寺古剎被毀基址尚存欲要發心修復不費官貴民

力欽發銀兩益造繼續祀延香火用表護國祐民之誠

朕即遵奉同 皇后等俱遵助工銀兩道官今已修完

朕思 聖母面命朕發虔誠理當勒石恭成始終以傳

永久卿可作一碑文特諭卿知

臣國禎曰昔成化初 皇太后壽節姚璉等諸大臣建

縣行香給事中張寧力諫次諫官之體自應如此然

大事記

卷三十九

三四

主上一段孝思大臣將順亦無不可以 泰陵恭儉好

學官中不廢慶誥傳至 神皇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夫

宮中銓號壯麗然兢兢守法度不敢移一步無機務之

煩罕接對之禮瞻佛像以申崇嚴因焚修以志禪悅母

道也隆教也繼體之君豈能時時奉侍緣而飾之總厥

之開與凡名利之建聚百順以效承歡孝莫大焉家有

百金之產其母拜佛拈香其子趨跪奔走是謂家慶慶

必昌而不然者曰悖

三十四年當大察吏部都察院皆缺正官署印有吏部

左侍郎楊時喬都察院左副都詹沂屢請補正官或各

部尚書代搢不報惟命時喬亦協同行事正月二日考察起初四日復有一旨戶部尚書趙世卿代理時喬再請印務合併專管報曰察典已有 旨着楊時喬詹沂舉行凡二日考過三省如何又有此奏昨誤發批紅文書當即查回停擬今不遵已降之旨却請未出之命轉自就延成何政體着即依行以竣大典時喬亦皆屬清節禮部署印左侍郎李廷機知之當除夕 上在宮中親在 內此際廷臣受朝親官書帕開壁打圍惟楊李詹三老兒清寂可念蓋其深受 上知如此

三十五年閣臣朱廣年此才獨任久病疏不啻十餘上皆極哀苦至五月十五日額請速補閣員朱云臣生死

直一身一家之事今且先其所重 上感動手諭曰枚卜卿屢懇請朕以明悉連日慎思但任大責重且因近來新進喜事之人私結朋黨援引資擾是以遲疑卿可傳示吏部即會九卿科道推素懷忠義堪任的六七員來簡用卿宜保護調愛毋生疑畏以副眷懷時其子左通政朱敬循省父北行至嘉興得疾歸卒廩以聞報曰卿子病故聞而傷痛朕心惻然但股股輔弼先國後家宜抑情遵理慎加調攝稍可即出替纂太醫堂上官領御醫看視簡命閣員已有 旨了章會推七人于慎行

趙世卿劉元震孫丕揚葉回商李廷機楊道賓廷機清品爲 上所知爲士大夫所亮然有病其鎖眉者幾不與列推上點于葉李復傳諭內閣朕恩在籍舊朝王錫爵費累多年忠誠正直國家多事之際可以共濟時艱欲召來同卿夾輔協恭辦事擬諭來行吏科都給事中陳治則上會推本末批曰李廷機日諳有年功多敏汰督部屬遇大興勤勞懋着爾等衆議素負清節已點了當以國體爲重不必紛紛有擾廷機三疏辭職 旨止報以卿近在臺轍宜重前任事仍猶趙趙固謙急公之說請何遵 旨到任不必再辭夫李之人品如此 上之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二五

舊法如此亦可靜聽觀李之設施何如而言者攻之不已傳諭吏部近來兩衙門專以揣摩猜疑往害良善違臆制人全無國體昨日枚卜在廷各官皆有品謫請自正幾有何密囑王元翰胡忻嗽嗽求勝不已疑若誣人成何國體姑且罰俸半年廷機上疏求退 旨曰卿乃朕所特簡被命五旬亦無違巡不出之理乃繞一履任徇私羣黨輒來攔阻逞臆抗命已有 旨了卿室信心直行即日入閣 先是南中有妖寇劉天緒事文武爭功張皇率果不逞者因而播私帖驚擾上下南兵尚書張鏞奏妖童屢布妖言等事奉 聖旨留都根本重地

陵廟專陽設有內外守備衙門及兵部參贊機務俱有專勅如何事多掣肘致使奸黨妄肆跳梁是何法紀職掌奚存所獲犯人着兵刑二部覆加詳議行南京法司從公問擬具奏一切善後事宜責令孫鑑悉心經理始終其事毋得疑畏罪人既得此後只宜撫綏鎮靜宣布朝廷德意以安重地近來科道官借言時政挾私滅公牽引責奏誣害忠良旁觀者杜門推避富職者解體隱心致機務遲疑非激濁揚清之任好生可惡姑念言官俱不究治 閏六月京師大雨兼旬不止街衢深者丈餘禁城場四十餘丈張灣大木盡數漂流糧船撞壞失

奏三十一

三

水四萬餘石民房倒者無數壓死數十人 上曰京師灾民着五城行查照例量蠲_奏救濟戶部發太倉米十萬石平糶工部急濬溝渠並通水道又曰今辛酉歉又未知天意如何着大小官員常時恪恭乃職毋得玩愒直待有灾方行修省祈禱豈未雨綢繆之意 江西通省南糧船料盡與豁免_{太監李}給事中夏子陽行人王士禎使琉球還却所餽黃金共一百九十二兩既還其王舅毛鳳儀正議大夫阮國疏致原餽 詔曰覽奏具見該國誠款但夏子陽等却餽能廉正得使臣之體禮金着來使資回 福王庶第一子生疏言外藩舊

例請名必倚五歲臣男生于京師事體不侔若拘于例則臣父子面觀之時不無呼抱之情入朝 皇祖母

父皇御前等無歡愛承應且請名填註玉牒非敢請封

下部覆 上曰福王尚未之國准百日賜名以便呼旨

廷機後自陳空去者五且言近日奉 旨處分皆

御筆親書如雲漢耶回發下該科有目共見亡有關係

者百輔總票盡以歸臣至禁發抄一言亦謂出臣所擬

欲籍人口而壅聖聽一唱百和臣性蠢直實不耐此六

宜去言者始比臣于包拯王安石今比臣秦檜過此以

往何所不至七空去 上曰卿勤誠敬懷朝野共知每

章疏票擬皆朕親覽裁斷有何專擅豈得以浮言疑似

介意遽求休致何忍于心即出安意輔政 湖廣巡按

史學選薦隱逸舉人翟九思又薦華陽王奉統賢孝

梅無舉人萬曆分西封 奏稱第八本縣知縣張

激愛小民世九思求職不應反被誣捏控請江陵

持之沉閣開門者者三十一餘年等語王分封豐

縣食祿以支萬民恩親極以事繁得受恩不及十

歲以崇文清王實秉衡與三十四年襄陽鄭城王

偏累五六疲民殊為可憫着遵屢 旨皇親戚晚締紳

錦衣衛及世職駕轎俱皆優免不得擅聽仇誣報派餘

酌定人數會同會報其間嚴處實科場託減墊費禁需

索等項俱要從公執議加意體息務使人心樂從稱朕
愛養畿民之意 京軍該給布花者十九萬三千有奇
工部以缺乏那處請詔內庫暫撥九萬匹工部再請
詔如數與之蘇州五年內欠至八十萬二千餘匹載入
考成嚴追有司俾傳 河南灾 聖諭朕念小民貧苦
今歲又多水旱各該被災地方着撫按上緊勘實具奏
賑分數蠲免其積穀去處就便從寬放賑灾重者多方
設處戶部奏議內灾民委實異視 上曰這六郡灾傷
之處准照順永賑糶事例發臨德二倉米五萬石平糶
以蘇民困銀徑解該鎮抵兌年例 聖諭兵部朕雖

大軍記
卷三十九

靜謐宜申心未嘗不念周天下其於遠安邇詰戎振
武之事尤倦倦焉昨見滇夷作孽作附亂克撲滅非難何
日久蔓延任其焚劫失郡邑戕官民如入無人之境撫
鎮官平居防守何為臨事制禦何策陳用賀沐敬都着
住了俸貳罪殺賊自贖如縱寇遺患併治不貸其保身
失事為國死事官員了無分別矣以激勵人心着巡按
俾應勘處分又粵地遠在萬里交夷竊發果否遁逃
作何防勦失事地方作何保禦着撫按也從實勘報還
東建酋不思國恩不遵貢典招亡納叛意欲何為地切
陵克豈容如此怠忽該督撫鎮巡等官務要申飭軍令

嚴戒將領毋冒故招討以失軍心毋自弛威嚴以生戎
心若有疎虞責有所歸爾該部即便馬上差人行文與
他每知道昨余懋衡閱視修奉邊務業已有 旨未見
奉行具奏仍還傳諭各邊守臣一體振刷以稱朕意
安南賊突入欽州事聞 上曰夷賊乘虛入城肆行焚
劫失事不小地方官職守何在蔡夢說等都着戴罪
剿賊自贖楊應春等着革冠帶克為事官立功遇等
着巡按嚴行提問畏情及失事等項一併查明具奏戴
帽又任總督平居禦制謂何豈得盡委下吏姑着上緊
討賊仍嚴督督惟新合兵同剿擒獻首惡及助賊人立
限與他待事寧之後再行議處 廷機復上自責自訟
累君累友懇求罷免以贖罪殃疏言 御批御史宋素

大軍記
卷三十九

降調並重降姜士昌臣不勝驚惶今日又批臣孫以閣
務命臣即出臣不勝感激激激不勝危懼 臣念臣至不肖
許多主謀既用之後復欲戮臣多處獲臣之所誤累 皇
上考一至于此而諸臣為臣費多少口舌多少白簡皇
臣則傳貶執臣之所以累其友者一至于此臣非得密
四觀之不過為萬臣一貫外凡臣不幸初中一甲同班
古者體在朝又不幸當南北二轡偶有舊嫌生又不幸臣之
用者體在朝又不幸當南北二轡偶有舊嫌生又不幸臣之
本無偏黨當其會同款書臣作色直言前部九卿并道
錄之 臣等所共聞見則臣心事昭然而人見臣與生
言之矣 臣等所共聞見則臣心事昭然而人見臣與生
官裏管引還事空論臣內而後歸百端呈呈臣陳陳
臣微也 陳陳未嘗與歷六年考察禮部何處二員

乃以浮議處之今言者列大學一錄以雲斯為有故亦
聖臣為國懷而臣則引論語一章忠諫上意不違至謂
死者考其則則司官四年內死者七人蓋有美而
之射獲此之奉檄而自此于新嚴密之督撫盛不無過
激然而言官論事激其常也其意為封疆衙門諸賢未
見推用言官論事激其常也其意為封疆衙門諸賢未
面言官論人及及其亦其常也乃不意上于聖怒而重
則則臣之過益發而不可解罪益大而不取代望
皇上原不許放使臣何敢放言官顧不取不自取代望
聖怒盡融萬無一辭臣下不累君知難而退
臣之幸也 上曰卿忠直清正朕所鑒知妄言亂
政的已處分了卿空印出安心佐理勿生疑畏慎毋固

三十六年四月初朝鮮國王妃金氏奏前王昚卒于去年
三月立先海君瑄請命為科臣胡忻所駁謂臨海君瑄

居長璋居次瑄因倭患被虜復歸遂有立次之請未允
今擅立非次當改 上曰立子以長萬古綱常該國素
尚禮義何乃敢行廢立自取亂亡移文秉公詳究臨海
何以廢光海何以立具奏定奪 兵部奏滇南元宛未
獲報捷冒濫空防 聖諭該省賊首未擒府印未復朕
戮甚慘師老無功乃猶屢報捷音豈無掩殺避罪之弊
且張名世正在軍中報功獨多尤屬可疑着巡按一一
從公勘來以憑議處撫鎮二臣失事不小姑着戴罪殺
賊必以獲西復印方可自贖仍另推堪任的刻期前去

吏勘毋得久延候事 劉綎往雲南討賊請給關防
聖旨與做雲南討賊總兵關防事平之日奏繳該省人
民既遭賊害地方官若復掩殺避罪禍豈不更慘西南
僻遠此等情弊難以遽開朕垂念遐方甚憐憫側已有
旨着巡按從公查勘還作速回奏毋得遲延掩飾今後
用兵務在除害安民不許沿襲舊弊自取罪愆劉綎沿
途要安靜無擾若量度地方事息爾部即另行推用
關臣朱廣壽故鄉水患異常 聖旨連日見南直隸江
浙各處報灾方深軫念覽卿奏家鄉水患益用惻然便
着該部行文各該撫按官分別蠲賑毋事虛文請寬視

入事記 卷三十一
限量留稅銀已知道了其改折等事通將省直所奏酌
議來看今民窮財盡又當此異常灾變國事艱危方藉
卿忠謀至計悉力匡維奈何以修墓為辭堅欲引去甚
非為國家分憂共患之誼空體朕此意即出贊襄毋得
再辭 雲南報擒賊首 聖旨這賊夷連破城池八處
殺戮平民無算乘虛直入幾失會城撫鎮三司官各有
地方之責平居備禦謂何臨時束手無策徒以印信餌
賊為退虜全身之計却又上下蒙蔽妄冒報功據獲首
惡是真益見前報之偽欺君殃民法難姑息陳用賓亦
獻都着撫按官解送进京從公問擬薛葵雷身為藩長

印從司出漫無主持且着回籍聽巡按查明來說彭應時本轄失事降三級調用楊俊臣帶道有失姑降俸二級羅希益失事較多着降三級調用汪如淵范繼斌革任聽勘陳興白明通黃榜毛文彩都着撫按官扭解來京究問王祝光等三員唐肇元等七員馬皇等四員都華任提問魯化等三員都調任用一時大寮多缺侍郎楊時喬又署吏部老病力辭不允考選又不下因諍得發大開朱屨當國力攻恣意描寫廣不勝困卒廷機亦不能出止向高在事最苦官府益扞格賴莽二酋窺觴外邊報導至

大事記

卷三十九

三十三

三十七年正月初九日西直門外所居一帶軍民忽報虜至盡皆逃避然原非虜人係新推銷鎮總兵官王國棟常夷丁赴任從昌平經過訛傳所致久之始定聖諭朕第四子瑞王長成理宜婚配着選民間淑女擇日行禮時喬竟卒于位起孫丕揚吏部尚書初至上四事卽不報凡兩月推上無應百餘疏俱不報甚丕揚疏明乏知人諫未格主天厭素貧老病陡覺乞放回籍何高亦極言皇上篤念舊臣委以重任必有一番信用一番轉移乃推舉諸疏概留不發以致抑鬱請病大失人心上始批丕揚本日卿公清端亮簡召方新正需

碩德表正百寮如何遽稱疾求去且目下推陞大選期迫空卽出供職不准殊其題補內外官待朕詳覽卽與簡發仍慰諭向高亦言銓臣之賢有旨留用當卽出佐理于是督撫以下等官稍稍得旨凡事若塞若通向高竭力稱劾閣部號稱同心雖不能止臺省之叫號而其說亦卒不行蓋腹心清定股肱堅強卽耳目眩亂亦不至顛仆也兵部尚書李化龍疏秋防事空各邊戢守當加謹嚴備極言遼東危急之狀上曰邊防事安依議嚴行申飭近來各鎮糧餉日增武備日弛兵數雖多提戰者少督撫官如何不用心振刷料理以致有警之時動輒驚惶責將誰委你每屢說遼東緊急着戶部卽發應還太僕寺漕折銀十萬兩太僕寺發班價銀五萬兩南京兵部倍銀八萬兩戶工二部共七萬兩解赴該鎮以爲募兵克餉之用仍着各該督撫巡鎮官着實用心整理邊備訓練士伍設法修復屯田以助糧餉不許因循怠玩專靠增添違者重究增遼東試額五名上曰試額准增以待遼士昭朝廷軫念重鎮鼓舞作興至意以後中過科目不許隨便遷移以致地方空虚違者不論已未仕進盡行革黜問罪其餘俱依擬行戶部請各邊糧餉聖旨朕深居靜養每念未嘗不在

大事記

卷三十九

三十四

小民邊計今歲各處奏報災傷重大况連鎮等鎮兵餉急缺朕心憫惻欲發內帑但節年拖欠金花銀兩數多雖有各處稅銀接濟官用尚且不敷准借馬價銀二十五萬兩工部稅銀十五萬兩解發各鎮支用其北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福建四川當年征在官聽解內帑稅銀准留以二分解部以克軍餉一分賑濟饑民移文彼處撫按官務要分散得安窮民獲沾實惠方稱 嗣廷軫念優恤至意

三十八年 上益恭默批發者內外庶僚推陞只一是字巡按復命舉劾下部凡關臣部院條陳告歸疏皆留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三十一

中准撫李三才被劾有救者有再劾者前後凡一年有餘叠積不可勝數其餘兩衙門聽其自作自止自相攻擊皆以不聞不見處之徑自出城者自詹沂侯慶遠而下數十人不能止也自冬及春畿內山東河南兩淮四川大旱四月初二日正陽門城樓火十二日器皿厥火始批向高疏云知卿憂國苦心忠愛切至今春已來恒風亢暘又兼門毀被災朕甚愷惕精心虔修消弭所奏關係朕躬事情稍俟而行卿豈忍恣然求去還着鴻臚堂上官宣諭朕意行望速出替襄慎勿再陳傳戶部聖母慈諭發銀十萬兩朕將御前積餘及新到浙直稅

銀共五萬兩又令 中官等各出費剩共七千兩一併給發行撫按官酌量災傷重輕賑濟畿輔災民各處流來饑民發倉米二十萬石分給廷機三年中百疏不下六月慶育自往會極門拜表求去 聖旨覽奏知卿病尚未瘳又兼天暑失調扶掖具本親奉情詞愈懇朕心惻然卿為朕股肱但天氣暄熱宜慎加保養特遣太醫院堂上官診視卿還善加調攝慰朕至意明年東 補政南北關事張差事發 上方居 太后喪幸慈寧宮見羣臣

本國

四十三年十二月 聖諭朕以頻年天象示警心常兢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三十一

惕昨覽該部再疏題請再建殿門以完鉅典因思物力難支何時就緒連日熟計見今浚河修城一時並舉工程浩太錢糧數多內外帑藏俱匱民窮財盡固于征輸致使正供錢糧及無所出京邊之費一時多乏朕愚惻然已遣內官查理通海見貯木植回奏其開礦抽稅原為濟助大工不忍加派小民採征天地自然之利今開礦年久各差內官俱奏礦砂細微朕念得不償費都着停免礦俱封閉以完地脉靈氣各省直稅課俱着本處有司照舊徵送稅監一半許二產解進內庫濟實賜供用之需一半解部以助各項工費之資奏帶員役止着

押解催餉錢糧不許私設關津指稱委官令地方搜徒
拾奪致民不安商稅不行反虧正課撫按官同該監官
不時訪拿治罪昭朕仰上天仁愛祀宗鑒臨敬長修倉
實政及朝廷體宜濟助夫工愛民固本德意待大工稍
有措辦便奏請通行停免漢旬 聖諭朕思孔子繼往
聖開來學筆削魯史春秋明善惡順陰陽百王不易大
法萬世所當誦法者已有吉卿等傳講官日每撰寫講
章進覽文朕聞先臣丘濬纂述大學衍義補書古今事
理備具考論節目精詳有裨政治嘉悅無已命該監重
刻傳布俾天下家喻戶曉用臻治平卿等撰一文來序
又五言

首簡示朝廷明德新民當治至意

補錄計十二條

上即位方十歲以英明開官中謂之 小世宗一口

穆廟恭妃遣內使持金茶壺一遺其私家為門者所奪

上曰此輩妃所有然大內器不當闕出 詔管內使三

十以百金遣妃曰即妃家食以此給賜 先帝所賜器

不可出也

甲戌五月翰林院中吏含有白燕一隻送至內閣閣中

蓮花早開江陵并以獻 上溫旨諭答已而出白燕還

江陵

丙子三月 上出官扇三十柄 命講臣六人題詩扇
扇繪花木鳥獸人各五柄六人者學士申時行中允何
洛文陳經邦贊善許國編修王家屏張位也

上於禁中檢得 成祖四駿圖示閣臣四駿者 成祖

用兵所繫也各為詠題藏之內閣圖中一時公卿儒臣

祖驪虞手卷一幅以賜藏之內閣圖中一時公卿儒臣

皆有題詠翰墨甚精賜內閣者一小卷仍有一卷長丈

詩鋪文華後殿竟卷此則藏之內府矣

丁丑十二月 上出書冊一函凡二十六幅 命講官

六人分賦學士申時行論德何洛文各賦五幅沈馬許

國中允陳思育修撰陳于陛于慎行各四幅奏 上賜

銀豆畫多蟲魚山水半無款識中有 宣廟御筆精絕

一幅為玄兔圖以淡烟籠之意態安閒如生補神品于

公所分者 宣廟汀鷺一幅其三則馬遠馬麟山水及

鶴鵲也

丁丑武清伯李文全舍人任軍士布花俄人多所乾沒

軍士大譁內使以聞 上命取軍士浙支布一疋驗之

果紕繆不堪即問 太后言狀 太后怒甚遣諭內閣

欲革武清之職 上御講筵亦召閣臣言狀江陵為管

教得止 太后乃召武清父子立官門外遣中侍出教

之而抵其家人於法由此服罪斂戢矣

庚辰文華殿西內角門柱礎有天下太平四字狀之不

滅江陵以爲瑞也請上臨觀上見不憚曰此偶也

蓋龜尿書之人寸許摹一層不減術家戲法上固知

之矣

癸未五月出百子圖命三輔臣申時行等有丁詩國各

賦詩

丙戌七月慈聖皇太后宮中花盆內長出紅蓮一朵

心內生一朵九蕊尚未開着文書官宋紳送內閣看畢

仍送回隨上詩賀

大事記

卷三十九

壬子

戊子三月大學士申時行進聖祖御筆凡爲御批勅

諭及詩文共七十六道或片楮短札或累牘長篇祿書

墨書真體草體備具謹裝演成冊進呈奉旨聖祖

御筆留覽着查取屢朝寶訓及實錄來進三十八年九月

實司卿奏奏進

八月上閱書官頒賞觀沙河見水勢洶湧因問黃河

何如輔臣申時行許國王錫爵對以十倍未止上愕

然俱命賦詩述其狀

乙未九月復建文年號附于太祖高皇帝實錄之

後

類補

從祀

十二年十一月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先隆慶五年進

薛瑄三十七年獻章

二十三年七月周嗣成成化間之文從

四十一年十二月羅從彦李侗

賜額

十二年五月王守仁天貞書院額曰勲賢

十四年八月國初龍陽縣典史青文廉祠額曰惠烈

傳有

大事記

卷三十九

壬子

二十三年二月于謙河南祠額曰忠節

優賢

二十一年正月劉元卿爲國子監博士陞禮部主事舉

人吉安府安福人

鄧元極國子監博士舉人建昌府新城人致仕

王敬臣國子監博士舉人吳縣人遠授

原任通判王升吳縣人馮行可華亭人加一級

三十三年十月童演順天府教授布衣南昌人致仕

三十七年十月瞿九思翰林院待詔舉人黃梅縣人

存問

十年五月大學士徐階八十賜勅大紅蟒一襲彩幣
四表裏銀五十兩閣臣皆用此禮

十六年六月南京兵部尚書郭宗皋九十二

十八年三月大學士郭朴八十加月米四石人夫八名

前致仕
未給

二十六年三月禮部尚書陸樹聲九十

三十年十月大學士申時行王錫爵以立皇太子

三十四年八月加皇太后徽號再間

其年十月吏部尚書楊巍九十

三十六年戶部尚書畢鏞九十

大事記

卷三十九

月二

二十八年南兵部尚書楊成八十

四十一年五月大學士申時行薨鯉八十

皇明大事記卷之三十九終

皇明大事記卷之四十

朱國禎輯

國本

萬曆六年戊寅二月庚子納皇后王氏十年壬午八月十一日皇長子生官人王氏出封爲恭妃逾月命各常取太倉銀二十萬光祿寺銀十萬充賞上兩宮徽號詔赦天下頒諭朝鮮十二年甲申七月冊貴妃鄭氏十四年丙戌正月皇第三子生貴妃鄭氏出命名常洵取太倉銀十五萬充賞二月輔臣申時行等請冊立東宮疏曰元子誕生五年于茲祖宗朝故事宜

以成化十一年立

英宗爲皇太子時年二歲憲宗

弘治五年立武宗爲皇太子尚未周歲今元子聰明

克類中外臣民屬心已久及茲冊立禮儀允宜速舉至

出閣講學及朝賀等儀稍俟一二年後大第上請上

諭元子嬰弱少候二三年舉行越數日再請溫答如前

給事中姜應麟吏部員外沈璟各有疏請上怒降諭

又有救者論閣臣朕覽科道救美應麟沈璟二本前

有朕之降處案彼疑其君立幼廢長故先搗摩上意朕

思我朝立儲自有成憲朕豈敢私已意以壞公論彼意

置朕不善之地故以是處卿等出票來看十五年時行等疏曰昨年言事諸臣屢請建儲道路流傳妄有窺測臣等心竊非之以爲皇上親灑宸翰諭示臣等明

旨昭然布告四方聖志何嘗不定而乃設不然之慮爲

此紛紛以故遠巡待命踰年於茲及自新歲以來則臣

等亦有不密已干言者蓋聞自古帝王或遇天象有警

民生可虞多舉吉祥善事以慰悅羣情導迎和氣臣等

仰稽星象俯察輿情竊謂今日吉祥善事無如建儲闡

封王爵以正綱常明典禮敷恩澤庶幾人心咸悅天意

自孚而言者尚未之及也臣等請畢其說我太祖三

次專記

年四月詔曰朕嫡子正儲位朱子當封以王歷成祖

英宗世宗皆可考竊謂皇長子宜正位東宮皇第三

子宜卽分封大國一時並舉尤爲盛事溫旨報聞晉

鄭貴妃爲皇貴妃子冊寶廷臣請并加皇長子母不聽

十八年正月朔上在毓德宮召申時行許國王錫爵

王家屏四臣于西室上以雛子仁疏手授時行天語

詳諱辨其妄謬時行等懇請寬宥將原疏留中以昭聖

度上復諭時行等任勞任怨叩謝畢因進云皇上

朝講稀疎外廷懸望今聖體靜攝臣等不敢數煩起居

但一尸間或三四次間一臨朝亦足以慰羣情之瞻仰

上曰朕疾愈豈不欲出卽如 祖宗廟祀大典也愛親行、聖母生身大恩也要當將定省只是腰痛脚軟行立不便時行等又云冊立東宮係宗社大計望 皇上早賜裁定 上曰朕知之朕無嫡子長幼自有定序鄭妃亦冊三陳請恐外間有疑但長子猶弱欲俟其壯健使出纔放心時行等又云皇長子年已九齡蒙養揀教正在今日宜命出閣讀書 上曰人資性不同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因而知之也要生來自然聰明安能一一教訓時行等對云貴宗廟于天學問成于人雖有庸哲之資未有不教而能成者 上曰朕已知之賜

大事記

卷四一

三

酒齋叩頭出雲官門數十步上復令司禮止之云且少候 遂吧令人宣長哥來着先生每一見時行等復還至官門內立待良久次明禮傳言皇長子至矣皇三子亦至但不能離乳母遂復引入西室至 御榻前則皇長子在榻右 上手携之皇三子傍立一乳母擁後時行等既見因賀云皇長子龍姿鳳目岐嶷非凡仰見 皇上昌後之仁韓天之福也 皇上欣然曰此 祖宗德澤聖母恩應朕何敢當時行等奏皇長子春秋漸長正當讀書進學 上曰已令內侍授書誦讀矣時行云 皇上正位東宮時方六齡卽已讀書皇長子讀書已晚矣

上曰朕五歲卽能讀書復指皇三子是兒亦五歲尚不能離乳母且數病時行等稍前執視皇長子 上手引皇長子向明正立時行等注視良久因奏云 皇上有此美玉何不早加琢磨使之成器 皇上早定大計上復答曰已知乃叩頭出于是日召九卿科道合辭懇請冊立皇貴妃弟國泰特疏以請閣臣又謂道路訛傳皇貴妃獨蒙眷注屬意所生京師百萬軍士頗倡浮議今國泰之疏已票而不行則外間又生疑議且以爲皇貴妃始令國泰塞責 皇上姑爲皇貴妃解紛何以杜軍民之口副四海之心傳諭朕昨覽卿等所奏固是但

國泰奏

卷四一

四

聖體體脆 朕幼時少俟時月朕自有言其于長幼之序豈有提動朕前已面諭卿等今卿等又來陳請待朕旬處豈有謠言或朕識卿等可看兩京大小文武自十四年至今日有十年十一月一日不激語者否此輩心懷無從志在求榮欲邀君上之加疾以遂己之心志卿等可思乎乃朕手豈有父子無親之理豈有越序定立之理父患安有子不望于君父之言而私結人心以言激君父者孰理乎孰否乎而爲臣者以言激之其爲忠乎其求榮乎欲朕之疾劇乎朕固于所奏一舉不發惟其語激憤撥歸過于上要直于身非有別故至鄭國泰之奏

朕欲留中恐卿等不知故與卿知之。入思我朝戚臣未敢有干預國政者。國泰出位矣。奏朕姑容之。其建儲之事。還候旨行。不必又有陳瀆。徒費紙筆。又諭云。冊立事如明年春。夏科道等衙門。不來資擾。便于冬日傳旨。冊立。如再來資擾。直待十五歲時行復。奏謝言。即日傳示部科訖。上復諭云。冊立事。只傳與先生。每股肱大臣。如何傳與各衙門。想彼屢屢未止。爲臣的疑。上爲上的。不得不疑朕。所以動火。自今後若能靜聽一年。明旨當無中變。

十九年八月工部主事張有德以大禮屆期。儀物未備。爲請。上怒曰。父子至親。已有明諭。豈待爾輩煩擾。邀功。張有德罰俸三月。本欲過壽節。舉行既屢催。激冊立之事。着改二十一。王各衙門不得又來煩擾。以致延改。

時行四人言杜門已久。惟國與家屏在直。具公揭謂有德所言。自其職掌。謂仍依期冊立。上遣中使詰責先生。輩奈何與郎署小臣。止時行在家。亟上揭言。臣又不與閣中事。二臣別臣名實不與。知舊例關揭止存閣中。至是發出。禮科明首臣之有同心也。時行亟遣人取上果疑大闢給事中羅大紘。確科創籍中書黃正賓。再糾廷杖爲民。時行不自安。引歸國。亦得請還家。屏求去不

允時行初無他意。謂臣下不失信于皇上。而後可。皇上之從故。以此自明。皇上之亮而無改實。論然上之易期。匪朝伊夕。不待有德之疏。一老之揭。首撥只合從衆待罪。而周旋太過。犯此嫌疑。故紘正賓之忠自在。而必欲以此實首撥之罪。則情有可原。且亦事理之必無也。家屏富國錫爵。方以省母歸。請起入朝。

二十年壬辰科臣李獻可等以豫教請。嚴旨降級申教。及續請爲民者。給事中鍾羽正舒弘緒。五養浩。張棟。丁懋。避禁初春。吳之佳。楊其休。陳尚象。御史鄒德沐。賈名儒。郎中董嗣成。惟養浩。加杖一百。方獻可之謝家屏。入五記。參曰一。

封還詔旨。上怒連及諸臣。加重上言。誠不足動主道。不足格心。無顏復出杜門。引辭責以希名不遂。且示小臣薄罰。自宜調停。厝處緩詞。解諫乃還駁。御批故激朕怒。甚失禮體。及朕怒起。又不忍受假疾。具疏文言求去。家屏復疏。臣罪無容辭。但皇子與皇上至親也。冊立豫教大典也。言涉至親。不必怒。事關典禮。不宜怒臣。與諸臣始爲宗社大計。豈意激皇上之怒哉。一言不投。爲事瓦裂。惟是孤忠獨立之身。抱下愚不移之性。歸死爲幸。裁允郎中于孔兼。廉家屏之去。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義固如斯。獨惜皇上既內變之情。欲搖主聰之

重逐言事之臣而又遷怒吏部如饒仲義罪王錫爵未
嘗獲罪 皇上吏部以久淹推用反因得罪不知輔臣
何術能結主心違制用舍之柄 皇上以此市恩冀其
復來共成他圖錫爵等臣知其或不爲也設有人焉且
借尚方之劍斬其頭矣蓋其轉相猜疑如此

二十一年癸巳正月錫爵至京即以定國本自誓乃密
奏 皇上親發大信定二十一年舉行冊立且戒羣臣
不得激聒再改于是羣臣未敢先發一言今交春半月
有餘 皇上片紙遲速可以自裁而請司造擇器物定
卜日期則必在一兩月之前 皇上萬一機務殷繁以

卷四

至稽遲日期外廷之臣必曰昔以激聒而改遲今以何
名而又發是非蜂起臣等雖有百口不能爲 皇上按
壓矣臣新從外來既封衆將順復自行密請以實漢汗
之言以明 皇上青天白日心衷以少効犬馬報主之
忱而不欲使外庭知其言出于臣以復蹈要功市名之
轍故此疏手自勝寫不託吏胥旋即封閱不示同官
皇上一覽降諭使盛美皆歸之獨斷天功無與千人謀
而臣一生遇 主萬里歸朝亦可少施顏面于班行衆
奉 旨忠憤可嘉朕昨讀皇明 祖訓內一條立嫡不
立庶之訓今皇后年稚倘後有出冊東宮半封王乎故

朕遲疑未決既卿來奏朕今欲將三皇子俱暫一併封
王少待數年皇后無出再行冊立庶上不背違 祖訓

下于事體兩便可與朕作一論旨來行錫爵復疏自古
有立嫡不立庶之說然實謂嫡庶並生有子以防攙越
倫序致啓爭端今 皇上嫡子尚未生而長子年已至
十二齡向未有待嫡之意乃自今日發之使臣等何以
造次奉行抑臣又惟 皇上所慮不過爲中宮耳而此
事甚有成說其爲易處昔漢明帝取宮人賈氏所生之
子命馬皇后養之爲子唐玄宗取楊良媛之子命王皇
后養之爲子宋真宗劉皇后取李宸妃之子爲子旋皆

一

卷四

八

正位儲宮而三宮妃嫔于嫡舅之下未嘗加進位號今
日事體正與相同與其曠日遲久待將來未定之天誰
若酌古準今以成日下兩全之美今請中宮養之爲母
卽係正嫡所生之母亦自不必加封上則使中宮安心
撫養不必以子非己出爲嫌下則使皇貴妃不失尊重
不必以母從子貴爲嫌而四方聞之又皆仰服 皇上
善處母子嫡庶之間歡呼祝頌將垂之史冊而有光矣
擬傳帖二道以憑採擇然尚望 皇上三思臣言畢竟
俯從後者可以曲全恩義報以不必假借擇所擬並封
前論批發于是廷臣大闢歸罪閣臣錫爵皇恐請收回

前論且言科臣一齊來見盛稱元子封王從來無此事
體三王茲冊名分如何可辨且責臣蒙恩如此萬里入
朝乃反爲皇上贊成如此之疑事粉飾如此之過舉
將來萬世誤國之罪皆歸于臣繼而禮部官至亦稱該
司議論與科臣紛紛上疏將來恐又有繼踵而至者臣
之初心本以宗祧大計不欲居名故連日皇上所諭
不傳一人今物議朋興聖心愈晦不得不畧露前論中
所云以明此舉原出宸斷而諸臣愈生疑慮以爲如此
足皇上萬萬年永無冊立之期反不如去年前年預
冊定期尚有一分指望甚而仰被皇上別有他意此

奏事書

奏

上

非臣之所忍言矣夫皇上自知自信本末洞然而外
廣洵洵如此所以然者一則去年以前原無待嫡之
旨而今忽變前說形跡似乎可疑二則曾經諸臣累次
陳諍甚至有以此得罪者皇上主持獨斷必行之說
以勝之而今結局止此果口安能遂服三則歷朝儲位
嫡出無幾皇上六齡正位時亦未嘗言待嫡也今不
法近事而遠引祖訓道路安得無辭此臣所以窮引
漢唐宋明王故事急勸皇上照此而行早定大典萬
安萬富益誠有慮于此也乃諸臣尚未知臣反復規勸
之言謂臣奉勅卽行略無爭執臣旣以赤心爲主終

奏事書

奏

上

不敢洩漏一字自述諄諄但念皇上旣稱不學也
以偽亂真何故自處于展轉可疑之地旣以祖訓爲必
可守何反聽山陰王揣摩無據之言旣謬許臣公清正
軍欲委託國事何萬里召臣席未暇暖而使臣先蒙衆
口之誚必不可一日立嗣臣固自怨自咎痛其始之差
錯有負皇上而臣志卑臣位亦不忍見風波之再起
盛美之弗彰而必望皇上俯從初議早息衆議者也
三十八日聖諭云昨卿等反覆勸朕早行冊立因思
此原是朕去歲之命有何所疑因恐背違祖訓日後
事體難處故將三皇子暫爾並封隨該卿再引前代之
例欲令皇長子先拜嫡母隨行冊立朕非不嘉其苦心
但思以偽亂真非光明正大之道今外臣重復爭論是
何主意深可痛恨卿等亦不必疑阻朕爲天下主無端
受誣卿何忍見光祿寺丞朱維京給事中王如堅各疏
爭上怒甚革職請成錫爵特疏懇赦免成光祿寺卿
翰林寺丞王學魯繼之削籍二月閣臣請會議冊典以
安人心上諭靜候輔理小畜疑誦不必自疑不必延
議錫爵復引咎自劾旨曰卿若認錯置朕何地朕爲
卿舍忍商量別處且不必封少俟二三年中官無出再
行冊立錫爵疏曰並封之諭臣所以不敢與羣臣辯而

直引爲已過亦自有說蓋連日播聞祖訓委無皇儲待嫡之條且累朝二百年來從無長子封王之例禮官所執委難通融止有 穆廟在世宗朝曾封爲王然封上之時歷千莊敬太子之下並未曾以元子受封也今幸聖心洞然旋止封王之命而再訂二三年冊立之期真古帝王轉圜從容之盛德群臣自可無言顧臣私憂過計在 皇上已成之詔言雖不爭二三年遲速之期而在今日未定之事機恐難息千萬人疑誦之口所以然者使 皇上去年降諭時原未說定今年舉行冊立豫教之典則將來自不妨支吾曲處今去年之命既

大憲十四

卷四一

改于今年則又焉知今年之命不改于他日此群臣之所以疑也 皇長子始生之時業已爲之頒詔覃恩而詔書內所稱祇承宗社及臣民仰戴等語乃明以皇太子之禮待之矣又稱大婚有年熊祥未協又明露彼時不能待嫡之意矣此詔一頒深山窮谷九夷八蠻之人皆知之而到十二年之後却反別尋題目虛儲位以待嫡子此群臣所以又大疑也夫人情惟無疑則已疑心一生則將誣及宮闈之隱情將處及千萬世之流禍雖堯舜在上萬萬無此而朝著紛囂詭令固格亦豈太平景象故臣復苦勸 皇上既有此含忍之心莫若遂

決此狐疑之計使冊立豫教一旦並行百官萬民群疑盡釋豈非千古之快事哉外有抄錄萬曆十年詔書一道內將緊要句語用紅簽票出乞 皇上細覽深思仍乞答示一言宗社幸甚臣民幸甚

御札諭云朕原無疑卿但卿昨云妄言之徒以平淡處之今疑君傷上愈甚朝綱倒持朕豈不怒卿亦何安已將各疏箇中看有無禮太甚欲處一二所以預戒卿黨衆卿其知之所進詔書朕非忘之但此時奸人不待中官有出無出希覲覃恩盡惹朕意不論綱常之正嫡庶之分且去歲中官微有小疾自昨冬已而朕愛其冊立已有旨了卿不必附衆疑阻又既曰冊立議與人之初疑 皇上謂不欲以恭妃歷皇貴妃宮闈細嫌情或有之故臣直任以爲易處調停待嫡之條而及茲待嫡命下則人更從于嫡字起疑儲官一日不定聖心一日不明也聖心一日不明人言一日不息也故臣爲 皇上千思萬思總不如亟行冊立以愧之因其愧而處之何人復敢爲疑侮敢爲黨附若覃恩之典請一切不行自臣而始又何人敢爲希冀敢爲蠱惑者至于皇長子年近加冠未就外傳則自來所未聞 皇上縱欲少緩冊立之期豈可不先行豫教則事在不疑必當亟諭禮官

從隆具儀上請康可以少安人心矣奉 諭云豫教還候吉行

十一月十九日 上坐候閣召王錫爵至叩頭奏久離皇上左右欽蒙 聖恩累次銓官降諭啟趨至京又蒙欽賜銀兩服色等物恩眷非常臣不勝感戴再叩頭奏今日又蒙獨賜召對臣仰見 皇上聖容充粹聖體康寧真萬萬年 宗社無疆之福臣又不勝欣喜再叩頭賀畢 上諭曰卿爲國遠來辛苦朕心甚是喜悅對曰臣受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粉骨碎身尚不能補報何況區區奔走之勞 上又諭卿扶母來京可謂忠孝兩全云云

全又叩頭對曰臣今日正恐忠孝兩虧且如 皇上召臣本付托以國家之事目今外邊諸務雖漸有頭緒苦于朝廷之上議論日繁止因冊立一事不定生出無數疑心使 皇上受了無數煩惱臣因此不甘所以連進密揭力勸 皇上早臨使人無詞 上曰朕意久定遲早總則一般豈爲人言動搖對聖意豈有不定臣等亦豈有不知但外人見無消息止不任胡言亂嚷臣竊痛皇上有何不明之心難決之事乎白受人言等閑氣上曰朕知道了恐後中官有生却怎麼處又對這事數年之前說起猶可今皇長子年至十三歲待到何時況

自古至今豈有人家子弟十三歲不讀書之理何況皇子 上曰朕知道了朕子明年該長髮之期卿所奏洞悉苦心又奏臣今日見了 皇上不知再見何時伏望皇上念臣之苦三思臣言將此事作速早斷不必待冬至之後禮部禮科再請速臣等二三閣臣亦若不與其事有省了多少煩惱自此之後更望時出御朝頻召臣等商量政事天下幸甚 上曰朕也要與先生每常相見不料朕體不時動火野動火原是小疾止望 皇上清心寡慾保養聖躬萬安以遂群臣願見之望即如今日聖駕一出滿朝歡呼可見勤政視朝是治安急務云云

畢聖駕欲起又叩頭而出

錫爵謝允豫教分別長幼跪曰今日文書官杜茂齋捧御札一道到閣論臣曰前者朕以卿面見苦請豫教冊立朕已親允况今春有旨少候齊嫡且朕不老又無重疾既御慶揭懇請其冊立還少候旨行且着于明春行豫教出閣禮朕又思皇長子皇三子齡歲相等今欲一併行出閣禮還先後行出閣禮卿可詳擬來說臣今日正以長至節後決中旨不出群疑又與方與同官臣志畢臣仰商薑表白聖心支吾外議之策忽奉 手諭相與盟手叩頭捧讀再四不勝欣感不勝榮藉臣伏惟

匹夫之誠止知爲王莽熱無他奇見可以安社稷定危
疑者乃 皇上始終哀臣之苦請而特爲慨許豫教少
安人心臣之前所請謂真聖主真仁主真英主不特臣
等頌之而天下萬世亦將頌之矣其冊立一節不徒曰
候旨而曰少候可見侯亦不久臣等自可計日而待木
不敢再有煩聒惟是聖諭所云且朕不老又無重疾以
此爲詞乃似一向遲疑之故所嫌專在于此臣不得不
一剖明之夫今日臣等之所以直吐忠臆毫無忌諱者
正謂 皇上春秋鼎盛氣體強旺且將十年千萬與天
長久而不必拘此世俗之嫌也漢文帝踐祚之初年而

力事言

卷目一

一五

其臣即曰子啓最長請建爲太子此豈老而有重疾者
乎 祖宗列聖冊立皇子多不過數齡此豈以爲身之
老疾而遽爲不可知之慮乎蓋起聞起早赴宮中吉祥
歡喜不須迴避之時故臣下可以進言而人心亦有所
維繫也幸 皇上勿以爲疑亦幸勿再泥待嫡之旨久
虛儲貳之位以解衆心之疑其皇長子皇三子一併出
閣自 皇上而育有子而均愛之均教之固慈父一體
之念然自外庭而觀皇長子明年十三歲皇三子明年
九歲前後相去四年豈得謂之相等大抵皇子生十歲
而出閣乃達中之制今在皇長子則太遲在皇三子則

又早以事體言早因勝遲而以形迹言則以皇長子之
太遲形皇三子之太早先後緩急之間一不傳而聖心
又難矣記得臣昔年于毓德宮並見兩皇子時皇長子
之年正同今日皇三子之年 皇上當其時懷皇長子
之弱而未許出閣矣則何以今日遽信皇三子之強而
欲其早出乎且此舉本爲安人心之計有如人心更于
遲早生議論而不安一場好事更不得分曉此臣所以
不敢主張並出之議而臣志卑臣位亦斷以爲皇三子
決該少遲一二年原無妨于蒙養而且使事有次第可
以從容舉行大知聖心可以安靜不擾此必然之便計

力事言

卷目一

一六

而 皇上萬無可疑者也其一應出閣典禮事關重大
容侯、勅諭到部即當會同部臣考古證今及 祖宗
成法上請奉 聖旨朕昨覽卿所奏已知道了且朕之
言老疾者非疑于卿等朕思今古人心殊異議之心不
同難以古證其勅諭卿可撰擬來看論卿知之
勅諭皇長子冊立一事久已斷自朕心但以方在壯年
不妨待嫡稍緩今欲于明春先行出閣講學之禮皇三
子少待次年另行長幼之序卽此爲定爾部裏更傳諭
各衙門如勅奉行不許又來激擾一應禮儀着臨期酌
議未着十二月錫爵等請皇長子先行冠禮疏曰臣等

今日檢得閣中舊籍始知累朝皇子出閣必先行冠禮以便接見講官其題請又必先自閣臣擬旨傳下禮部方可據以奉行即今皇長子講讀之期擇在明春二月初四日則冠禮例該于一月半之前舉行若不預行傳示恐該用冠服儀物等項臨時造辦不齊合行題請奉諭朕知道了朕亦慮皇長子出閣未行冠禮着甚冠服以見講官欲待明春正月申詢于卿等今卿等奏來甚合朕意朕查大明典禮東官與王袞冕皮弁二服冠則皆同其服則異今欲行冠禮儀從何行朕意欲暫着常服出講待冊立後再行加冠禮未遑諭卿等知錫爵疏

蓋臣等昨于下午出閣之後部臣楊俊民等科臣王德完等一齊見臣等于朝房商量此事在部臣則謂兩日查備舊案並不見有出閣買金玉之事即據皇上冊立後出閣亦無此項錢糧疑為內臣開寫之誤此以事官者也在科臣則謂皇長子養正之初正宜示之以儉豈可使未親聖賢而先親貨寶未講書藉而先講服玩此以理言者也此兩言者臣等已經苦口折之大約謂天子之子與庶人微賤不同宜禁之費與外家寒儉不同即今聖諭中所云臣等已先為皇上言之矣夫臣等外為皇上據當口舌如此則安得不內為皇上傾此腹心以求君臣之兩全公私之易處乎且今國用至于空虛之極民生至于困窮之極邊費至于浩繁之極人情至于愚亂之極其不可一事輕舉以擾民一毫浮費以虧國皆聖明歷歷所洞照者姑且末論即如近日出閣命下韓士已有喧傳聖心原無意舉行而他日必將別生事端要行改悔者臣等初聞之不覺為血噴于口髮衝于冠以為人臣疑訪君父至此決當重阿鼻拔舌之罰而今聖諭忽出少俟後舉省費之說使堯舜之明一舉一動皆被人算破此臣之所以為皇上不非也伏望備採愚忠亟先下昨擬常服出講之旨以絕

人疑其買辦一節或別勘該監示裁省之數或明諭部臣卽此就甯將來冊立錢糧令其從容辦絕庶國計可以支吾人情不甚驚擾矣

二十二年甲午二月四日長子出閣講學侍班官二員禮部左侍郎兼侍講學士范謙司經局洗馬兼修撰李廷機講讀官六員修撰唐文獻焦竑編修鄒德溥鄭正璠全天氣檢討蕭雲舉侍書官二員制勅房辦事鴻臚寺署丞范可慢諸勅房辦事中書舍人茅聞詩提調講讀各官侍班閣臣王錫爵趙志阜張位翰日往而先禮科都給事中張貞觀疏出閣有期講讀官已有成命乃

又三言

余曰一

一

兵部以護衛請不報工部以儀仗請不報禮部以儀註請不報部覆酌請亦復停留無以顯 聖慈光盛典罰俸一年工科給事中黎道昭又以爲言并罰俸貞觀降雜錫爵疏二臣之言與別衙門出位者不同 皇上不得不不容臣等不得不救詔降三級調外尋以給事中許弘綱之言竟削道昭貞觀爲民五月錫爵得請去二十五年丁酉代府山陰王俊柵奏皇長子今年十五歲當選婚行禮但儲位未定所選何名位終當定禮終當行臣遵制不敢起闕餘剪髮隨本進獻不報六月泰山崩裂凡一里餘

二十六年戊戌五月給事中戴士衡發承成初山西按察使呂坤集團範鳳說修撰焦竑以使事至托爲序因携歸鄭國泰見之取去增后妃一款以貴妃入其中衆因謂焦爲鄭而作好事者者憂危竊議一書指貴妃將

傾元子魏允貞張譽棠程紹道亨白所知鄧光祚薛亨等十人咸舉大義毋以予貴之說同盟羽置貴妃聞之泣懇于 上謂出士衡之手閣臣張位實嘆之卽令其侄承憲奏聞、上曰閣範一書朕賜與皇貴妃閱看其書大略與女鑑彷彿戴士衡以外轉私恨造書妄指官閣着發烟瘴充軍與英王衛承憲不必深辯并借東

又三言

余曰一

二

征事遂張位華冠帶爲民七月諭閣臣朕念皇長子素稟清弱冠婚之禮所以遲緩者正要培養豐厚誠愛重之意今春至夏朕屢召見問察習學之功見皇長子氣質比法歲漸加克實且書做對句頗有進益朕甚嘉悅皇長子欲先行二加冠禮次及冊立選婚朕思未正名封冠服不便况二官不日落成待煥然一新行此大典庶嘉禮有所以便臣民具瞻十一月復諭禮部具選婚儀然竟未舉

二十七年己亥三月吏部進士謝廷讚疏內記將作諸冊立冠婚不報

三十八年庚子鄭國泰再疏請三禮萬分難緩國本建
則宗社安則臣等之族安亦不報延議已授刑部主事
三月傳旨削爲民論內閣朕以皇長子所居狹小修葺
慈慶宮移住次第舉行嘉禮首物謝廷議出位要功以
致少待卿等揭奏具見忠順傳示諸司靜俟卽發勅行
矣七月禮部尚書余繼登奏欽定吉期報候旨行又論
內閣海署煩勞朕心已定傳示文武不必再擾十一月
都給事中王德完請爲厚中官未用漢文帝慎夫人同
席莫益引却爲言旨曰王德完意欲激阻大典妄聽
流言扯遠着實打一一百四十爲民又傳大典本欲舉行因

大基記

卷四一

三二

大小臣工請奏所以遲延今日爲皇長子重爲王德完
重如重德完可再上本來太宰李戴疏校切責姑有時
沈一貫當國聞官中兩龍不相見見卽災以是爲諱乃
言華封老人之祝竟欲多男子也我太祖二十五子
一百二十一孫而皇上未有一孫聞官中有傳無端
忌諱不足信也太祖多孫而身享高壽未嘗疑爲妨
已也於是忌諱之疑始破又辨素問壯婚之語表長至
輝珥之符引解縉題虎之詞舉七夕鵲橋之譬上多
感動

二十九年辛丑司禮監傳旨戶部備補宮錢糧禮部前

復共進二百二十萬較皇上大婚十七萬不啻十七
倍庫銀見在僅一千九百萬雖課久已無解邊困莫能
支乞皇上節縮爲望鄭國泰又再請奪俸一年餘皆
不報惟查器具次第以示取盈之意三月移元子於慈
慶宮一日建官在乾清之左外甚寂歷議者交欲姑順
上心之所欲而先冠婚親冊立臺省大集一貫第議之
貫曰先冠者奚冠太子冠乎諸王冠乎婚奚謂太子妃
乎諸王妃乎婚於何所官中乎諸王邸乎不正名而苟
成事明降元子爲諸王不如仍稱長子猶有望也某則
以爲微冠莫婚微冊立莫冠三事一事不必難苟必正
太子名冠太子冠妃太子妃而後禮成婚不可後則趣

大基記

卷四一

三二

立矣五月給事中楊天民等復有疏催上曰明旨
曉然有何疑惑有何違迎覲覲有何陵逼當附況初春
內外遑旨靜俟卽擇日命其移居豈欲還延今欲驟
旨擇日舉行楊天民等輒敢逞意賣阻假此要譽沽名
而實難間遲緩降謂七月傳冊立事卽欲行禮因朕壽
節在遇事體頗多須從容了當况成造未備尤宜催辦
不得再緩八月開引既醉斯千之詩以謦言元子聰睿
之性強壯之年血氣既見天機然啟親父親子痛息相
通不望之父而誰望者旨皇上之婚及時故雖皇子

晏然。聖母已進宮四出教新舊進之也。人情篤於愛子，則必愛孫而愛曾孫也。故其。皇上爲元子大禮計，必欲具儀文飾珍寶以厚之，而推念真情不如榮諸位，儼之爲廷尊。皇上孝奉聖母，朝夕起居備物盡禮，而推念真情不如榮諸位之爲承繼，於是始得旨已。初禮部擇十月十五日具儀行冠婚並舉，施行三加禮。祀名未正而十一日又以冊寶未備，傳諭改日實封還上諭極謙。皇上最善慶事，國家極重大典，修言改日，則天下不謂所司不辦。謂皇上生他端，衆口沸騰，甚於晴若雨，人心解體，衆臣萬死不敢奉詔復言冊寶。即大皇記。

卷四十一

三十三

未傳可以黃裳權代，俟他日補之未晚。於是上收改日之命，復急責大司農金錢十五日冊立。皇太子第五子常瀛爲福王，第五子常浩瑞王，太子常瀾惠王，七子常瀛桂王，同日。聖母徽號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皇太后十一月，皇太子冠遣官存問閣臣申時。行王錫爵未幾冊寶告成。

三十年壬寅二月丙子，皇太子婚，妃郭氏。

三十一年癸卯十二月，妖書_{見前}上怒中外危懼。

幸上意漸定，方嚴捕時召皇太子大聲諭曰：哥兒汝莫恐，不干汝事，汝但去讀書，寫字，晏些開門，早些關。

門仍遣司禮監田義傳諭內閣：我今日親朝。聖母同宮就宜皇太子在啓祥宮，賜皇太子慈旨及戒諭。皇太子云：我的慈愛教訓天性之心，你是知道你是純誠孝友好善的我，平日盡知近有逆惡捏造奸書離間我父子兄弟天性親親動搖天下，已有嚴旨將筆以正國法。我思念你必有驚懼動心，我着閣臣擬寫慈旨安慰教訓你，又有戒諭內外執事人等旨意，今日宜你來面賜與你，我還有許多言語因此忿怒動火難以盡言，我親筆寫的而諭一本賜你細加看讀，則知我之心也。到官安心調養，用心毋聽小人引誘，傳時淚下。皇太子亦含淚叩頭請去，送至廣傳處賜膳品四盒，手盒四副，酒四。

卷四十一

三十四

癸卯頭請去，送至廣傳處賜膳品四盒，手盒四副，酒四。癸卯與先生知道。

三十三年乙巳，皇太子第一子生，是爲熹宗皇帝。十一月十四日戌時也。

三十四年丙午二月恭上聖母徽號_{加恭冊}皇太子生母王氏爲皇貴妃，仍存問申王。二月皇

第三孫生爲今上皇帝。

自三十二年東宮輟講侍班，講官日久盡缺，閣臣葉阿高每以爲請語極懇切，皆報聞。至

三十九年庚戌正月內，官監請造福王府，第自冬月。

聖體違和外庭多有異議向高票前跪者令督促人情稍安。上亦尋愈三月贈王錫爵太保諡文肅錫爵廢于臘月二十九日至是疏至。上嗟悼者累日素以清直當上意力阻三王並封先定豫故最爲有功九月皇貴妃王氏薨。皇太子生母也久不侍。上日青得疾無敢傳者比病革始報。皇太子自至宮門尚卧扶鎖而入徐以手循太子衣泣曰兄長大如此我死何恨太子號慟左右皆泣莫能仰視須臾薨三日始傳聞中具疏奉慰得。旨朕以讓育皇太子命居一宮自適前月聞偶疾卽着皇太子問安數次不意昨以疾薨朕

大事記

卷四一

三十五

深悼惜聞臣禮臣屢請擇葬地至十一月始得。旨喪儀一切從厚舊用三萬今加十六萬賜然皇太后之儀嗣卽鮑應鰲極力擔任尙高爲之主持。上心是之卽勅貴妃亦不敢阻竟皆得請發引。皇太子送至厚載門而返因之深德尙高言輒泣下每告左右曰我有大恩人未報俟登極召之

四十一年癸丑奸人王曰乾事

四十二年甲寅福王之國

口乾之國二年要典中謂福

王之國早晚無闕大討夫王一日不行鄭氏之心一日不息。東宮一日不安中外之疑一日不解爲此言者

抹煞葉之苦心非鄭氏之死黨而何

四十三年乙卯五月己酉兩時不知姓名男子持棗木棍撞入慈慶宮門打傷守門內官李鍾直至前殿簷下爲內官韓本用等所獲付東華門守衛指揮朱雄等收之次日。皇太子奏聞。命法司提問方。東官正位內官往往引疾去罷差入第一門只兩內官守之一人至年七十餘一年六十餘第二門寂然無人差搭一人至殿超級而上羣呼齊集亦不過七八人而已。庚戌巡視皇城御史劉廷元奏人犯供名張差係蘭州井兒峪民語言顛倒似相風狂臣再三考訊本犯收斂彌喚奮

大事記

卷四一

三十六

計封等語話非情實詞無倫按其迹若涉風魔稽其貌的係點癡情境叵測不可不詳鞫重擬者。乙卯刑部審張差供被李自達李觀舍燒差非草氣極於四月內來京妻赴朝聲冤從東進不認識門往西走過路遇男子三人給說你沒有憑據如何進入你等預子一根來便可當作寬狀等語差日夜氣忿失志瘋狂迷於五月初四手擎棗木棍一根仍復進城從東華門直至慈慶宮門首打傷守門官跑入前殿下被警提依官殿前射箭放彈投磚石傷人律斬秋後處決加等決不待時審者司官胡士相岳駿督趙會頑勞永嘉也。

戊午刑部提牢主事王之案言本月十一日散飯獄中末至新犯張差見牢力壯強非風魔人初招告狀着死極進復招打死罷臣問實招與飯不招餓殺你即放飯面前差見飯低頭招不敢說臣麾去官吏皂庫人等止轎二吏扶住問之招稱張差小名張五兄父張義病故有馬三舅李外父交我與不知姓名老公公說事成與你幾畝地種畝你受用老公騎馬小的跟走初三歇燕貞備初四到京問何人收留復說到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與我飯吃說你先衝一遭撞着一個打殺一個丁受了戍們放得你遂與我藥棍領我歸後牢門進到宮門上牢門的把我一把拏我一棍打倒到裏邊輪了兩提莫有輪着老公公多了就拏住我小爺洪福大了又招還有栢木棍琉璃棍槌子棍槌多人衆等情其各犯名至死不招臣看此犯不蘇不任有心有膽懼之以刑罰不招要之以神明不招唆之以飲食始半吞半吐中多疑似願皇上憐兄犯於文華殿前朝審或勅九卿科道三法司會問則其情形可以立見矣 辛酉戶部郎中陸大受言官何地男子何人而橫肆手棍幾驚諸驛此乾坤何等時耶北人好利輕生有金錢以結其心則輕爲人死至大姦之奔走死士也或出其技之

庸庸者姑試之于死地以探其機而後舉之以榮璽用其死力于忽不經意之處有臣子所不忍言者張差業招一內官何以不言其名明說一街道大宅何以不知其處彼三老三太互爲表裏而霸州武舉高順亭等今竟匿于何所樂官無因替亦非小乞 皇上大振乾綱務在首惡必得邪謀永消明時見人于市朝以謝天下庶可警後疏中有姦賊二字 上惡之與王疏皆不報果得擬其後矣

方張差下刑部時當事者只以風癲了事絕不及可疑處就中隱微固難深言然謂鄭國泰不皇急諸臣不附

大事記 卷四一 三二八

聽天日在上決不可欺比王之案疏上衆方大快而初獻諸人嫉之如仇公然詈罵人人聞之顧題目甚正其情甚真不可易相與密謀掩飾御史過庭訓有心計爲移文薊州踪跡之已而知州戚廷齡具言其致類始末謂差以砍柴爲生而李自強李萬倉李守才則以燒灰爲業先是差傭工於張某家傭值未支三十五年十一月宰才擬以養女妻之差屢索前值爲聘張故不與因而成癲第食力傭作則循無病之人耳四十二年肉乾積柴四百餘束自強等欲買燒灰差以價少弗與未幾悉燬于火差意強等所爲忿甚前疾益餐絕不以生理

爲念衆又嘗種張仲金等所租史明善地其米粒爲金等所收獨遺田租累差明善劍其衣應風癩益甚差類夫孔道所居相去二十里餘本年三月內差詣孔道家適偶他出見其家有鐵柄一根因携以歸四月初二日差負豈二斗併携前棍以出不知所往差皆實癩之一字并點出棍自外來之鐵柄非由人指授又增出差實入前州道衙門語多不倫道臣與和審係癩病釋而逐之盡非證一癩字以謝國泰乙卯再審司官雖有十人實一二羶聚者力與之宋爭然不能查及執前審大肆猖狂矣

乙丑刑部再審張差供稱馬三舅名三道李外父名中

三乙

才同在井兒峪居住又有姐夫孔道住本州城內不知姓名老公乃修鐵瓦殿之屬係不知街道大宅子乃住朝外大宅之劉成三舅外父常往龐公處造灰龐劉在玉皇殿商量和我三舅外父道着我來說打上官右樓一箇打一箇打小爺也也有穿也有劉跟我來領進去又說你打了我故得你又有三舅送紅封票封我爲真人等語刑部行前州道提解馬三道等疏請飭三法司提麗保劉成對鞫是日會審看胡士相陸夢龍鄒紹光曾曰唯趙會神勞永嘉王之宋吳養源曾之可柯文顯

光鼎會道唯劉繼禮與魚登岳駿聲唐嗣美馬德禮宋瑞鳳也

給事中何士晉言頃者張楚舟挺突入慈慶官事關宗社安危皇上宜何如震怒三事大臣宜何如計安乃旬日以來似曾進津豈刑部至事王之策一視果無故而發大難之端耶雖事族官聞官宜慎重然謀未成機未露猶可從容曲處今形見勢迫業已至此所爲詭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明主可與忠言此事寧無結局而今方待勘果上的耗何如臣固不敢預擬也留中閣臣疏僅

大五也

宋臣

三二

臣疏僅
臣謹因朕自聖母升遐奉養大典追思慈恩罔極哀慕不勝方在靜攝申災有風癩茲徒張差持挺闖入宮震驚皇太后嚇朕恐體身心不安朕恩太子乃國根本豈不深愛也傳本官添人守門關防不時衛護連日驚嚇等因奏奏免臣瀾特德隆後既有主使之入即着三法司會同擬罪具奏是日刑部據成知州回文以上

給事中何士晉以威臣鄭國泰楊聯陞大受疏復奏大受疏內雖有身犯姦詭克鋒等語特借此發端以明犯要之果驗而語及張差原止欲追究內官姓名大宅下

產茹未嘗直指國泰主謀此群張差之口供未具刑曹之勘疏未成國泰豈不能從容少待何故心虛膽戰輒爾具揭張皇人遂不能無疑若欲釋疑計惟明告官中力求皇上速將張差所供麗保劉成送法司拷訊如供有國泰主謀是大逆罪人臣等執法討賊不但官中不能庇卽皇上亦不能庇設與國泰無干臣請與約令國泰自具一疏告之皇上嗣後凡皇太子皇長

六事記

卷四

三二

滅則疑主生疑將成實事惟自審處以消後禍

癸卯巳刻上詣慈寧宮召見百官輔臣方從哲吳道南先至文武各官陸續至內侍引至聖母靈案行一拜三叩頭禮時上西向倚左門柱設低座俯石欄百官復至御前叩頭上連呼曰前來稍勝而前去御座不數武上練冠練袍皇太子冠製善玄冠青袍侍御座右三皇孫及皇孫女鴈行立左階下上諭曰朕自聖母升遐哀痛無已今春以來足膝無力然每遇節次潮望忌辰必身到慈寧宮聖母座前行禮不敢懈怠昨忽有風輒張差闖入東官傷人外廷有許

多聞說謊無父子乃輒來離間適見刑部郎中趙會稽問的招情止將本內有名人犯張差麗保劉成卽時凌遲處死餘不波及以傷天和以驚聖母神位尋執東官手示羣臣曰此兒極孝我極愛惜他時御史劉光復跪於後班大言曰皇上極慈愛皇太子極仁孝語未竟上不甚悉詰問爲誰中使以御史劉光復對先復猶大言不止上斥之至再光復不開復申前說詞氣益峻上色頓改連呼錦衣何在者三無有應者遂令中涓拏住梃杖交下上戒無亂毆但押令朝房待占從哲等叩頭言小臣無知妄言望霽天威怒稍

六事記

卷四

三二

解從哲等因請皇太子講學上言此事朕豈不知近因聖母之服不便舉行因指袍帶曰你每看我所穿何服乃以手約皇太子體曰彼從六尺孤養至今成丈夫矣使我有別意何不於彼時更置今又何疑且福王既已之國去此數千里自非宜召彼能捕翅飛至平因命內侍傳呼三皇孫至石級上令諸臣熟視皇孫俱聞朝青服南向拱立上又言皇太子天性至親祖宗聖母俱所深愛小臣恣意妄言離間我父子真是姦臣言之再三天顏稍厲從哲等又叩頭奏諸臣豈敢如此時刑部侍郎張問達大理寺丞王士昌亦跪在

後復至前請本內五犯名字。上又曰止照本內各數不許亂抹又問近侍曰彼為何官爾以法司名姓對又顧問皇太子你有何話再說來皇太子云似此瘋癲之人決了便罷不許林連又曰我父子何等親愛外庭有許多議論爾輩爲無君之臣令我爲不孝之子深爲可恨上謂各官曰你每聽皇太子所說否曰迷東官語又連聲重申之羣臣跪聽未起上屢顧問者曰但有續到官員一一放進不許攔阻以故零星突至拜跪錯亂時後來跪班者稍居右與帝座不相對上又特皇太子面稍從右問曰你每都見了未衆俯伏聽上乃目從哲等速作論來從哲等叩頭承旨因奏聖諭已明人心已定望皇上毋以此介懷至再上若爲傾聽時天語諄諄二臣將起復此叩頭者三四次已起立上猶東向請從哲等速作論來無諱乃顧左右令諸臣同出甲戌次張差干弔

乙亥 上命司禮監會九卿三法司於文華門前鞠審臚保劉成保原名鄭進成原名劉登雲其與差飯及本提引進等情俱轉不揭方審問東官傳諭曰張差持棍闖宮至大殿檐下當時就擒遍搜金無別物其情實係風癲誤入官闕打倒門官罪所不赦後復招出臚保

劉成本官反覆參詳保成身係內官雖欲誹害本官於保成何益科保成必素凌虐於差差故肆行報復之謀誣以主使本官念人命至重造逆重大事情何可輕信連日奏求父皇速決張差以安人心其誣攀臚保劉成若一槩治罪恐傷天和況名姓不同當以警誣子連從輕擬罪奏請定奪則刑獄平於本官陰德亦全矣

六月丙子刑部以臚保劉成鞠審未盡復上疏曰張差已決臚保劉成易於支吾抵飾文華門嚴禁之地訊問不敢用刑何從得情乞皇上發付外廷從公鞠審既入上曰昨日發出鄭進劉登雲原與張差所供名字不對前者皇太子在朕前言的係風口誣禁今司禮監回奏二犯招詞互異難以憑據且皇太子屢奏不必再問着與馬三道等一併速行擬罪以顯皇太子肅明仁孝部臣又具疏請上諭如仰

丁丑 上諭輔臣曰朕因姦徒張差闖入青宮震驚皇太子朕所以率皇太子恭詣聖母神位前行慰素告知禮訖召卿等來於宮門前詳加議論此只這各犯已得真情傳將本內有名張差并臚保劉成速行決了隨據刑部侍郎張問達奏稱二犯不曾到官朕回官傳司禮監將二犯上緊等來正法朕見二犯名字不對次日皇

太子親來乾清宮行問慰禮面奏朕本官審張差原是風竊此二犯的係差風口誣攀祈勿株連方今亢旱宜體好生朕思事體重大故着司禮監與同九卿三法司於文華門會問鞠審真情二犯供不承認張差可見情詞乖異朕復着司禮監掌印李恩等用諸大刑訊問拷寔前後五次俱與朝審相同又復嚴寃今該監具奏天氣炎熱二犯因刑已故且皇太子諄諄懇請恐傷天和其株連馬三道等分別擬罪來奏卿等宜當仰體以舒朕懷以安皇太子仁孝之心

丁亥 上以馬三道等獄未結傳責刑部曰 祖宗設

大審官 案四一

立刑獄之官但凡有罪之人酌議擬問裁定死昨張差面諭已決鄭進等以重刑俱故且馬三道等皇太子屢屢面奏的係攀誣懇請從輕擬罪以體好生之仁毋得遽及無辜恐傷天和如何連日不見擬罪本來顯是爾等抗違不遵節着回話

戊子刑部擬馬三道李才孔道以左道爲從律論應流李自強李萬倉應笞後之

八月庚辰太常少卿史孟麟請立皇太孫降五級調外甲辰朔馬都尉王樹勲救劉光復 上怒高黨護譏誦華衣冠押原藉爲民

十一月戊寅御史屠原紳上疏責備大臣不言則小臣不能無言 上以黨救詞係于是廷臣盡尤王之案適當考察決意重處王爲知縣不能無議因而緣飾甚其罪餘皆羅入其中有病死者蓋其時臺官橫甚臺臣韓浚爲之魁與省臣徐紹吉司察典徐惟所願使其智計極精密窺鄭龍方盛甘爲護法草草了事自是本意而上英明見王之案疏和之者不少知事體難掩召 皇太子令責紀叩首謝罪且曰凡事仗小爺願看 太子亦叩首曰還仗娘娘願看且拜且泣 上亦掩泣爲斃二悶以終從此鄭氣奪官中亦叩首罷罪某項息若如

初審留龐劉二人于官中手滑膽相禍必不測故之家

人品未知何如而其功甚大臺臣氣類相助恃強恃衆必欲求勝不顧大體總坐一呆字可嘆也

丁巳四月辛亥主事王之案爲科臣徐細吉臺臣韓浚所糾部處閣存中旨特照爲民

庚申正月元日釋劉光復于獄

十二月給事中郝士青言劉光復生平背公樹黨招權納賄第止利歸身家未至毒中宗社若 皇上慈愛皇太子仁孝二語非因此得忠懇之名乎方張差未及寃擬光復輒有無訛奇貨無居元功之說謹切開官預爲

逆黨出賣此其肺腸欲何爲也及宸怒一發魂魄俱廢不敢復申一語自明初心前之越次陳言何其壯後之隱忍含糊何其萎也忠慤者固如是乎

庚戌南京御史王允成陳保治十事其一慎防範有曰先帝在東宮時張差持棗木大棍徑入其內鬼神呵護得免于難說者謂爲風癲然青宮非發風之地龍保劉成宣僉風之人皇城排門列戶何獨風入太子之宮讀何士晉王之宋等恭疏與刑部奏書良可寒心是宜防之豫也

天啓辛酉正月辛卯御史張慎言疏張差一猥爲輔臣

者宜何如宸怒票極嚴切乃從哲姑曰若法司提了問若尋常細瑣之事于是承風望言者遂以風癲二字結此案矣夫用張差者非用其智也用其偶也其情形類未諸臣發無餘竊臣不必再爲觀縷大抵此一猥也若引繩批棍官閣骨肉之間君臣父子之際大獄將興深未穩便當靜議御膳神宗御慈寧宮召百官集張差于中斃麗劉于宮使羣臣不得贊一詞上師無所措其手偉哉廟號神宗不虛矣故不窮究冀與亟結此案者所以全父子之情然亦必痛發邪謀陰禍之醜者亦政以明君臣之義而陛下受工之家李休必以考

功之法中之諸臣之意何居乎從哲秉國之均而乃全至此也

壬辰御史方震儒疏張差一案議久紛紛不可退塞則不容不平心一言以掃蕩庶善處人骨肉之間者原不可無調停之法然不當因已調停而遂疑棍擊之姦化爲烏有謂發奸者盡屬小人遂掃蕩不留種也王之案誠非高品然察典自有處法而中旨奪其初命可乎陸大受之任撫州幾於吸風飲露而必處于隔歲之後可乎至於李倬之禁錮張庭之營死又爲甚奇即云不剪元貝之羽翼乃不幸而有其述矣

二月癸卯給事中毛士龍疏自張差之變作諸臣以攻差者極爲東朝之黨矣東朝而可言黨乎即黨亦是四皓之擁護寧爲江充之開釁乎自後乃以不必有之事巧蔽風癲今批麟之直震跡蠻烟詔旨之微借危虎視至今陶豪龍陸大受何士晉馬德漣王之案等天下知其功廷臣知其功即皇上亦不深其罪而轉凌等鉅鍊以爲罪或掛神武之冠或墮九原之淚是功罪之反也

辛巳給事中郝士膏奏張差持棍王使者自麗保劉成馬三道外戚臣鄭國泰出揭自明亦已情形敗露矣當

時王之案之審詣何士晉之彈疏皆鑒鑒可據劉先復乃言毋詭奇貨毋居元功方匪人之誅賊此果爲調和兩宮策且先復謂彌隙釋嫌所以審處骨肉大引絕批根誅逆黨非彌釋嫌隙之大者乎先復何計不出此也乃曰聖諭已明自當靜聽此亦劉廷元風癩之說也夫使張差而果風癩何以聖諭言風癩又言茲徒既癩矣又何甚乎其說萬萬不通者也

壬寅御史魏光緒疏王之案一事關係國本公論久覺今若再爲沉匿先帝在天之靈必有愀然於心者臣冀蚤結此局爲先帝褒直臣爲皇上廣孝思且慈

各口一

寧召對之時皇上不嘗侍側邪當時逆天之變業經聖目豈今日而遂忘先帝邪皇上不忘先帝豈遽忘之宋邪其餘言者甚多復召爲刑部王事

壬戌二月王之案既之卯之變張差突犯宮庭禍生莫測乃劉廷元遽蓋姦謀以風癩具奏矣胡士相等改前語以責崇成招矢五月十三日借名拜禮閣王神逼請堂官張問達力疾視事五鼓批行欲決張差以滅口而不知臣既在神卽於是日入告君父出揭各衙門也後十三司復審張差招同謀做事果外有伏兵等語李守才招商量打夥朝來馬三道招商量同來計具張差

出首手本并抹殺逆情一十八條內當時有內應有外援一大作難九廟震驚何物兇惡敢於作亂至此緣數服鄭國泰私結劉廷元及劉光復姚宗文等無復忌憚庠于鄭氏而薄先帝荼毒至今未散長安公論有曰風癩二字欲抹殺亂臣賊子就廷元評廷元也奇貨元功四字欲抹殺忠臣義士就光復評光復也擊不中而假之夷夷勢緩而促之藥是罪之藥慄於茹之桎受之書烈於哲之書也疏中抹殺逆情一十八條大約皆捏造不根語所稱同惡相濟遺漏口辭者胡士相勞永嘉岳駿聲曾道陞所稱士相呈稿而堅不畫押者陸凌

大家言
公四一
龍所稱直任改招者則李偉也疏入上曰奏內事情已經皇祖處分不必追論

戊子吏部尚書張問達疏張差招案所開先後會審與首詞并各條款皆係當時衆官審問情節臣以事體重大先委四司官於獄中共審口詞且各書官銜畫押審完然後據各犯供吐情詞敘招具題衆所共察定也臣猶恐原招碎裂遺落將招案口詞用印鈐蓋縫閱總封貯一箱付山東司收執又恐久而殘毀埋沒乃刊版印刷散之各司官與各衙門存照卽王之案亦自領十冊帶去爲後參自乙卯以至壬戌八年來之宋尚以法

紀未伸上疏欲究其事參臣具招語轉意圖先允風癩後竟姦究臣知罪失處分在 上公論在廷臣宜席蓐以待但事關國憲若不再行法司勘問招之公私何以明罪之輕重何以定伏望 皇上勅下刑部將王之案覈開出首手本并林毅謀逆情節一十八條與臣用印原封卷案及原刊招冊查閱對審嚴覈各正其罪則國法幸甚 上曰此事久經會審明白朕已知之

原任御史劉廷元疏曰方張差闖入宮禁次日內廷把總趙國忠申文有語言顛倒似相風狂等語臣立時刑審再三在差竊見其糊渾微臣愈疑其兇狡且震驚宮

之事

卷四一

四一

竊無問風癩不風癩法所不赦立時具稿有云按其述若涉風魔稽其貌的是點瘡又曰情形叵測不可不詳鞠而重擬一面控題 神祖一面參送法司矣夫叙入風魔之申文乃公移之體而重究張差以姦徒實自臣始論日疏未奉旨臣復以國事當權所重姦謀須折其萌軫念大本立賜神斷以戢兇邪以安宗社催請案巡視循職効忠所得爲者止此二議法司反覆窮訊擬議成招皆非臣所與也臣以姦徒請殛未嘗以風癩從寬卽司寇以姦徒正法亦未嘗以風癩遮網乃拈出風癩兩字則 神廟 光廟聖諭固然當時章浦公屯每每

稱迷臣疏何嘗以二字疑臣之家棍牽出疏亦稱臣疏深憂遠慮爲國家根本計何嘗以二字加臣至臣于勛戚鄰國泰但有半面便當寸斬臣于承行問官胡士相勞永嘉等但有掛屑便當顯戮長安百口安得人人障之當日臣疏憤憤于鼠莽路馬蓋爲鄰國泰發也之家疏中祇歸獄于老公分過于紅封三十六頭無片語隻字及國泰也則金帛珠寶應飽誰氏之欲耶

廷臣集議擬擊一寃如刑部尚書王紀侍郎楊東明副都馮從吾太常卿陳于庭太僕卿蕭近高張五典少卿申用懋於倫李之藻歸子顯劉策孫居相周起元田生

之事

卷四一

四二

金柯景滿朝應昭明遇黃龍光光祿少卿高攀龍鄭三俊順天府尹沈光祚給事中韓繼思魏大中陳爾翼卽與治方有度薛文周章允儒張鳴雲薛大中朱重榮李遇知賴良佐沈應時朱大典林宗載魏照乘霍守典周希令沈惟炳御史劉芳劉復李玄吳其貴周宗文馬逢單馬鳴世吳姓喻思恂樊尚燦陸獻明鄭復宜李以宜吳之仁沈猶龍錢士貴其立論有重輕大概則皆以風癩爲非是

壬戌給事中張鵬雲疏張差持挺闖宮正東朝危焉聖祖震怒之時舉朝皆有宗社之憂卽鄭國泰亦有家

門之處此何時何事廷元職司巡視親鞠其事當何如
惠憤激發乃平平照撥擲入風癩輕情語慧以點猶
眼目顯然伏案頗巧然則廷元爲鄭國泰護法爲麗保
劉成卸身也其設心良苦而其造謀殆不可掩矣及提
牢詰究而風癩之計破文革鞠開而欽犯之案結廷元
網羅密布牙牙張凡爲國本倡正論者或斥或徒或
察或調以爲張差報讐以爲風癩結局不惟一時之人
才消磨殆盡而數載之公論顛倒無餘總皆廷元之爲
也
劉廷元揭曰初四日薄暮有閹官事初五日辰
接六巡報揭已而研審卒而草廛申而叩關是爲延緩
否云刑云簡孚有衆惟貌有稽貌亦聽獄所不廢也况
旒云的是難得是爲開生路否云公姓氏可詰大宅住
址可查鼠器路馬終有待而發是爲鄭國泰護法麗保
劉成卸身否云上而旨未下懇請 皇祖立彰神斷以
折姦謀是先爲逢否罪無過于大辟請重寃姦徒請天
誅並極詞嚴義正有死法無展實也是謂輕輕轉語故
爲縱否要之之案此舉托名則是嚴實猶非馬張二疏
以護局面則是以謀忠義則非也
癸亥御史江日彰疏張差罪誠逆天當將處法只合如

此何者 先帝同無恙尚可以保全骨肉委曲也若必
直窮到底則必族外服去愛妃危親薄此等光景能得
之神聖否神聖不傷心否先帝能安否從古有可明行
之法有必不可明行之法直以待之史冊者此類是也
然處法雖只合如此若無何士冒陷大受等直攻論極
危言正論侃侃不諱何以折姦逆之萌而寒賊臣之膽
故以風癩處者所以全家庭骨肉之恩而定中外一時
之危有何士冒陸大受等諸臣僉議所以折姦謀於既
發而推舊古細常之大有此處法不可無此議論有此
議論無妨有此處法兩存之乃全偏執之亦非也尋更
部覆疏廷元降三級調外事已結局廷元爲衆受過亦
非得已蓋當時處法不差因刑部問官乃廷元同鄉有
才智奮筆衆不敢爭其迹似乎迎合又重處之宋極太
受等人心不平遂致紛紜之宋一說東官爲重題目既
大自自然趨彼不越此就中亦有持平之論日久自定乃
局面一變之宋得罪去廷元等皆出山可以相忘宋必
欲申其說說非口舌能申求申已屬下策兇乘魏逆風
帆一直徹去不兩年身爲尚書而之宋因之慘死死則
名必歸之無可自解矣
五年禮科給事中楊所修請編纂三案事成書如明倫

大典例其黨起而和之六年正月開館五月書成閣臣請其名曰傳信鴻編曰三大政紀中肯定曰三朝要典從擊始千萬曆乙卯五月紅光始于泰昌庚申八月移官始於是年九月先梃擊首列詔諭之關係者爲原始閣臣顧秉謙黃立極馮銓總裁掌院施鳳來楊鼎辰孟綱虞曾楚鼎爲副刊行頒布天下 又

請改實錄

葉文忠曰、光皇在位僅一月實錄所載多潛邸時事然其間亦有千礙而難直書牽連而難盡書脫草日余與同官互閱皆以爲允而自余歸後言者聞然以張差

進華移官三事爲非是得

旨改正

余忠移官事原來

叙及其叙進華亦甚平惟張差事則因土之宋踞侵張太宰余偕同官往問張曰此事之發生輩皆里居不及知其詳公親識此獄虛實云何張曰謀逆事千真萬真之宋所發覺事情無一不實其當時獻奏皆與之宋同何以罪我余又問當時風癩之說云何張曰此飾辭也安有持挺入官門而可稱風癩者此余與同官共聞朝紳議論亦皆如是故實錄中稍採其說而詞亦委婉乃當時之言風癩者遂耽耽矣問官如岳駿聲遂上疏力駁時局已變無敢出片聲言官從風而靡皆附會發

聲而之案被重譴矣余念事關官闈似屬曖昧但罪疑惟輕施于他事則可東宮何地而持挺突入當時頗有中官格之耳萬一進而不止則跬步間便成大難而宗社有不測之憂矣在禮商君之路馬有誅而春秋于許世子趙盾皆書弑君凡以絕千犯之萌爲萬世立此大防也今母論風癩之真假即使真癩而持挺入宮幾危儲貳可但以風癩蔽罪而遂已乎況禁中千門萬戶他處不入而獨闖于東官乎當日乾告變已云劉成驤保二奄有謀今張差所係復與之同似又不出于癩者之口而神祖筭二奄于禁中不遺之就理亦聖意淵微可以默喻者惟是事體重大難以深窮當日聖斷處分原自妥當至欲併此一役情形而盡沒之竊恐千秋萬世而下終無以厭人心也

皇明大事記卷之四十終

皇明大事記卷之四十一

朱國禎輯

平府江

府江諸苗東岸屬平樂曰右江西岸屬荔浦曰左江延袤千有餘里樹木蔭繁深茂交錯巢穴互相盤結沿江偷劫最重者魚鹽彼視我甚明以錢釣釣船或上樹顛投石無一得免禦貨投入江中爲常歷來烈而焚之伐大木前後數千章其患稍息然潛伏突出終莫能禦也嘉靖中陳金用兵尚不及東岸其曰北三北五生齒日類西岸益與贖出沒爲患酋長楊公滿等率荔浦坊郭平樂樂山及峯門南源計所據未安知州楊惟乾以數百金賄鄉役指揮胡滿千戶李可久等所謂東歐西里及二都五和諸鄉與表裏又多用騎兵一日夕馳數百里人悍耐勞費修號刻馬賊常陳兵走東粵略三水清遠諸縣還入南寧平南武宣來賓藤貴州府庫奪道左諸過使行李李副使戴僉事並受其禍通酋常明甫及其子十餘人抵右江焚大盧等七村攻博樂等二十一村兩江守巡劉程沈千木告于巡撫郭應騄總督陳正茂奏聞是歲隆慶壬申七月也以李錫爲總兵協以參將王世科錢鳳翔徵土兵合三萬六千人副使金柱

鄭茂監軍龔大器劉廷舉紀功參政談直督餉十月十五出師王世科攻古西巖中破之斬捕二百四級賊李入笋尖古造阻山爲巢四城東蘭兵搏戰斬三百五十三級已疏捕諸山斬八十四級餘黨復走南源雞籠山追逐斬二百二十二級還攻西南青殿木魚諸巢斬楊公滿等三百六十餘級錢鳳翔攻東岸黃洞古播播洞破之生得黃公護斬一百一十三級攻黃泥嶺水涯洞生得黃公送斬一百二十六級餘黨捕何冲莫家冲斬二百一十六級都司王承恩提田州兵擊龍巖賊斬二百一十二級兵益進至癸酉春正月連斬二十餘級令前四千六百六十七級俘獲四百四十八人沈千木遣指揮下碧奉撤入北三北五宣朝廷威德趣降附老爺法南等皆願歸所奪田輸賦許之前是荔浦之降明南源修仁之罷壁未安之古眉諸邏司爲諸程所奪議改土巡檢分領督以尋梧參將一人兵二千人歲時巡警平樂至梧州五百餘里而遠中間皆無郡縣在唐宋時有龍平思勒馬江沙亭諸縣及沒爲獠窟穴乃割富川之二五都賓縣之招賢鄉及仙廻土司卽龍平舊址立縣曰昭平屬平樂府兩岸間五道列十三中成幾通行

驛間一出掠然亦益稀矣 諸僑既破置土吏上中兩
屬名色把提齊觀下崗屬土官政事平樂營兵三百五
十人人給餉月八錢壬午冬參政陳應春裁爲六錢戊
卒張鳳翥且好亂倡議諸增餉約其黨分爲五總走
城中鼓噪脇增殺人燒民居會齊觀諸府兵僑葉朝陽
使守備武應龍同凱往諭覓相隨渡江去總兵呼辰朋
提標下卒馳縣到營中叛去者已二百六十餘矣鳳凱
走荔浦城下恭封白玉提未寧兵至諸叛卒見之皆股
栗猶發乘矢玉擊破之斬二百六級生獲鳳凱等二十
二人事聞上謂平樂太守周圻支放後期致激衆倡

公事記

卷四十一

亂逃問給事中陳璧言發所重法非亦以肅反側予之
心振國威給事中鍾千淳則言府江去蒼梧尚遠其間
山高林茂爲兩粵咽喉而府江又南岸之通逃藪營所
岸則門戶三峒其堂奧也非兵不守將非其人不能彈
壓帥覆叛卒既伏誅三峒或易以把總或易以土官而
營兵則莫若練土耄精厚其廬儲以招致之據可圻竟
奪職

平羅定

羅定在嶺之極西與廣相接壤一千三百里巖洞貫
串跋扈曲折猶生長其中日此躍時亦迷所歸住但以

喇姓爲別號曰喇僑自來大征所不及既各處用兵多
所破碎其脫走與一勿亡命附于巢者號曰淚賊蓋稱
盤腹心此則其耳目羽翼也其酋曰鳳三合陳地平盤
大面等尤強悍股正茂爲總督議討之會遷去不果繼
以郭守輒進兵行至隘口不敢入遣使招之出就撫者
爲良孫浪曰撫民須賞賜師旋輒又出掠又撫又掠以
爲常近地數百里咸被其害而我軍衛時入其藤羅密
漆砂根之利共掩匿居民受毒甚者下跡捕不可得反
有縛而沉諸江者萬曆丙子凌雲翼總制擇衛所官十
人分道持檄撫之降者自占姓名書于冊臨軍皆團結

公事記

卷四十一

爲營初亦得聽編藉實衆恣如故時張江陵嘗國用曾
言百城都掌蠻受賞遠覽之欲取爲功集所屬謀之皆
阻兵不用命軍之甚于畏虎徒費餉一番獲獲又多生
謗奈何獨一老弁自請言事進之曰爲所畏惟狼兵爾
調至不給賞惟以搶畧爲務故無功若先賞鼓其勇後
不足乎也從之請于朝徵狼兵十萬人浙兵五千人合
土兵凡十五萬人于薺慶設靖夷道起副使李材蒞之
張元勳總兵是時果山則有富祿之險粟子之險羅石
之險槐凹之險富林之險雙洞之險潭口之險西山則

有都門之險古茅之險鳳凰之險雞籠山之險兵分十道偏將朱旺軍羅秀劉天慶軍瀧水陳璘軍信宜玉瑞軍岑溪楊瑞軍宜春陳典軍新興倪化中軍德慶黃允中軍伏爾徐天麟軍南鄉侯熙軍茂名參政沈子木趙可懷周浩等監軍兼督餉下令狼兵斬一級者予銀三兩皆大喜赴關甚力自十一月二十齊進明年丁丑三月十五日諸巢悉定凡破五百六十四所斬一萬六千一百四級俘二萬三千餘人降者六十四百餘人奪還被虜者萬有餘人奏捷先是瀧水縣東西山之中孤懸賊巢設一千戶所僅供城守瞭望之用至是陞爲羅定州設神電衛東山黃筭兩設東安縣西山大洞設西寧縣東安南六十里曰南鄉又西南一百里曰雷霧西寧東南七十里曰封門又南一百二十里曰函口設一守備兵一千二百人往來巡緝改嶺西巡道爲兵道駐羅定州彈壓陞雲翼右都御史張元勛右都督加賞餘各有差告 郊 廟宣捷後已卯東山浪賊誘撫番西山岑溪諸峒賊及逃卒犯思慮營殺傷哨官又犯封門所會事侯應壁引犯總伍科擊走之參將陳璘被斬黃罪立功璘進攻石牛青水諸巢斬三百六十六級皆紅豆鐵塲餘巢盡所未撫之寇也璘遂留鎮羅定兼備東安

南寧二縣未幾部下九百餘人走江上奪舟遁去蓋評將侵邊而撫民江子德等憤而爲之倡也行至清遠所遇擄掠璘遣兵襲執子德等斬之餘皆歸降于是定撫民皆附土着免其征調始得安至癸未東山建關王廟長教寺禱調營兵三百人克復令各出金銀以施方正月大風雨皆愆適後營隊兵由白眉峒至右營隊兵自南山至並轉水東門飲醉畧商民米某哨官劉一鸞蕪貴之營兵執警杖幾死遂反東安令陳公大開門城上撫諭不從悉殺掠璘率兵追及斬首惡黃玉并其黨百餘人餘逃入賊巢糾合撫番及守備歐洋所部叛兵並寬粵西屯陸川劫北街璘復擊破之斬八十四級御史劾璘虛冒軍餉激變得白立功贖罪總兵戚繼光亦至合擊大破之斬二百餘級

蛋戶

廣東雷廉之間有蛋戶盜珠爲患久矣其酋長不一惟蘇觀陞周才雄羅漢聘魯國賓氣著皆來自安南阻島境多浪爲險日夜習水戰舟楫或八桅或十櫓諸賊能自操舟乘風行波濤殆若問雷急驟走入水水不能爲眾海上號爲水獺視我海上師一可當百世擅珠池利往往支驕大因而輕貨追招致四方亡命十餘人自

衡然惟利是視往往爭便益自相賊雖其親戚兄弟不顧也澳中各路港尤貪暴諸偷襲殺之萬曆元年曾國賓以三十艘入海康明年犯上村及合浦冠頭嶺五年犯永安遠入大廉角軍中大獲海禍清隆七年祥為珠商所迫鼓棹入于海因犯南板村受私撫復降是年蘇周二酋亦以十八艘入合浦犯乾體村又犯安南末安州我兵追急二酋乃逃還烏兔島北枕高山南濱大海米巨木建屋居令部曲相保為壘壘開東西二大門其一向海往來得通他門皆重封諸門者弗為通啓閉必張旂為金鼓晝夜嚴嚴惟恐官一旦得入掃其穴

卷四十一

也九年犯斷州斷州去永安所甚近百戶張補備白沙哨千戶田治備濱沙哨辭至禱攻其東治攻其西治長於擊劍橫行諸蠻中無敢當者然卒被創死都司陳居仁廬州推官汪楚卿引白鶴寨兵追逐斬十餘級蘇等遁走復突入東山殺掠分守張明正陸萬鍾請用兵樓船二十七艘為西哨督以把總李如桂三十一艘為東哨督以指揮文清武分兵斷其走路雷廉高三府軍分道荷之期九月十八日出師下令自縛歸降者聽賊聞夜半從機樹港遊升村我兵追之生獲蘇觀陸蘇觀陸陳廣瓜等一百八十九人大風從西南來蛋丹多港死

諸將分道逐捕餘皆請降 罪本豪者廣海蛋首也先曾一本雄海上豪誘導入城中本既死豪竄于海曲其黨漸集至于餘人結東倭西番將寇省城已有約為內應者矣壬午撫按陳瑞羅應鶴發兵討之指揮徐瑞陽往老萬箭係犯總張容正住虎門備雷廉諸蛋參將楊為棟白翰紀備外海游擊沈茂指揮王權備內海分守周之屏同知朱一相營居中皆令乘白艚大艘不足則借及漁舟七月十五日分道並出沈其船二十餘艘生獲本豪等四十二人俘獲四十四人餘斬獲又數百人聽撫者二千五百餘人而海賊 許俊美從吳平為亂

卷四十一

且議高州願以功贖眾皆不信遂去官軍追戰破之復追至雷州望雞山義獲遇大風舟多沉俊美遁得走馬頭背登山矣俄厓門發民請兵合勦海道檄各縣商漁船兵四而攻之俊美鼓而出香山大獲議治船船往時時海賊鄉大漢張朝乘隙相扇而起漢犯要海朝犯甲子碣石之間我兵駐虎跳門未敢進會諸偷私相攻擊通殺俊美及其妻蔡妮水中鄭張二酋旋亦被獲益海賊甚多先有 林道乾者澄海人劉客海上與諸良實來降凡三千人給田千畝自耕而食聽朝立功高慶中總兵郭成調乾征魯一本有功雄據禦貨日益其地

督嚴正茂待寬假密屬泰議顯於謀圖之軋有臣曰茂
先在彭亨國爲都夷使密約軋于萬曆癸酉二月軋謁
泰政陳奎曰極知制臺意不相容抗非至辜降亦不免
男子各自求生豈必中土遠托異國不經還矣繳舊所
給十七劍徑出既行至甘浦寨制臺檄令南還羅索軋
及老賊河等報曰軋今更名林活渠在臣海灣中聲
欲會大泥國來攻不得已與爲盟而去今已行至頭關
矣頭關者閩海之大洋也香山灣人吳章佛即機人馬
囉咻並請自治裝往擊軋許之不果初軋在東埔發兵
攻暹羅不克制臺使人賞諭東埔令與暹羅並攻軋軋
大星記

覺格殺番夷畧兵舢舨往佛止海嶼而去竟莫知所終
詔良寶潮撫民也曾一本既誅其黨許瑞二千人逃
在海島寶與瑞有隙相攻殺既與林道軋歸降亡何復
縱兵殺畧道軋逃入于海寶亦接踵去尋與林鳳合兵
爲寇戰敗走後突犯陽江燒諸村落泊大金門數日乃
去復歸原巢巢皆高山臨海維以土垣聚死士固守攻
之輒失利乃以陳璘爲泰將督軍璘方出洋擊敗之追
至三丫港賊棄船登巢寨分兵四面攻之築土山乘城
而人生獲良寶共斬一千二百三十級時甲戌三月初
十也林鳳潮遁首從諸良寶寇掠爲鄉兵命大獻所

賊遂泛大洋未幾自玄鍾所還潮陽請降授以官令散
諸海舟不奉命曰官易欺人竟以百餘艘突入清湖所
港久雨城頽引衆入畧畜產酋七十人而去地介閩廣
間集兵夾剿遂至大星海斬二百五級俘七十五人李
三十四艘風逃至香山已復自大金海至北津入汾州
之頭灣復集黨畧商船環結爲固我兵覘知用大轉舟
截火刻日攻之覺而遁去追至臨高外海斬一百餘人
鳳復自長沙港走白沙湖跡之匿于老萬山邊已漲閩
源至澎湖潛往呂宋築玳瑁港爲據自稱國王欲脅番
衆我守將諭呂宋招番兵五千人襲港內焚其舟幾盡
大星記

還走于潮遇巡海兵擊之斬二百級衆終三百人舟不
過二十艘復掠柘林靖海碇石之間奪漁舟民船遂至
一百五十餘艘徜徉海中時以小舟進內港取雜貨厚
與之直海中諸較亦入其賄庇之不發威亦慨然曰道
軋吾師也遂遠遁後鳳黨澳主黃裳劉興策募數教等
使酋長至潮請撫曰鳳已走西番年老不復來矣寬之
容吾等歸故土爲良民報允二千餘人皆復業惟林奇
林李茂等三大夥復回道乾寨中盡收財寶而去又數
年死

杭州兵變

浙故有羅木營見勝國時在候潮門外當是歷來屯兵之所後思棘胡宗憲爲總督聚兵四千五百人多括蒼諸郡應募者携家長子孫習練武藝雄勇有根抵入城與三衛兵及居民爾汝不甚忤戾終還故里置土物來營交易爲生差得相安督撫一號令凍餉立備衣械應調世遂稱浙兵浙兵云其營沿江結棚編舍近營中起一浮屠江海本相據自海口一望連亘二十餘里甚整嚴頗憚之胡方用兵自月餉一兩二錢外賞厚而許嚴士皆用命卒以成功既爭平得罪去尚書趙孔昭代定月餉九錢五分一切操賞花布而已兵分九營歲以七管防海汛汛畢乃歸江陵當國久廷臣爭言汰冗費省及兵餉仍鑄錢浙庫俸給事中葉聯薪疏請再減管兵庫三分并請以新錢半之新錢五當舊錢十京師舊錢甚薄罕用新又精好上下軍民通行杭人狃舊不習新者無以贖舊直反倍之遂拂不行營兵相率訴于監司第三當言之兩臺使府兩臺使爲張文熙孫旬明日營兵詣臺稟訴許言于中丞中丞吳善言嘗守姑蘇用循吏舉近第曰奉旨奈何兩臺使不敢爭令予錢自如果乃洩洩爲惡語冀以恫喝止吳吳持之益堅蓋自萬曆辛

巳冬起至壬午二月盡鼎沸不止衆知有變于是兵有爲首二兇曰馬文英楊廷用三月初二日攜其黨謀于治餉僉事王詩之門許之雖遂據至軍門人各執一兩蓋林立大呼中丞不敢出排門入中丞匿它室跡得執之帕首以竹兜乘之至管倉辱甚勒反狀誓死不從兩臺並至爲請南關王事王謙兵部尚書崇古之子也有膽略聞變盛儀從往麾曰汝曹何爲者朝廷清明四夷賓服吳公節制大臣敢擅辱汝欲反耶家大司馬驍士萬虜如群羊汝反卽族矣衆錯愕曉以缺餉爲言曰易耳卽取二千金界之聽命二兇猶勒吳股削狀乃釋歸兩臺執議手曰今日微君我輩幾不免杭城百萬流血矣明日二兇與他黠者自相團結吏約束曰毋殺人毋掠財出入奴隊中速匿毋以待乃陽自縛請吳吳慙不見遂詣兩臺曰吾二人實爲之請受法亡毋與也皆好語慰籍之具其事聞時江陵已病傳聞之頗悔懼廷推當往者兵部右侍郎張佳胤先令滑縣擒巨盜填撫江南上合皆有定貳功威名甚盛加兼副都以行陛辭聞河南遊擊徐景星謀勇請調浙管許之令疾馳至軍察變吳方避候者中出代于平望張行至嘉禾而杭城民變報至杭城內外諸櫓各設役夫司干振名曰火甲

諸土著戶捐錢粟募游手充之前二歲始更其法必以身受役諸受役者皆不任相率倚豪家以免而游手驟失莫亦怨上虞人丁仕卿僑處素舞文與市猾韓謙等結假利便言之監司守令下同知吳日強問狀鄉御史沈樞以爲不可仕卿憤憤曰謂我曹無爪距營兵之不可若即已復謀曰此非官意官素患苦諸勢家爲梗我選而焚之官聞無弗快且從我言或走告御史急密報所司執仕卿杖而荷三木于市諸猾喉衆李之亡賴于營應至千人走御史家縱火焚屋掠其資仁和令陳良棟發塘令孫珣並馳救被圍漏盡兩人微服衝出得免其大革宦

卷四十一

一

勢連張各據隘巷以所奪諸絳襦裙折竿爲旗矯令令每家懸一燈十家揮一旗雖如白日而益矯都給事中陳三謨等家擄金錢甚多時爲四月下旬張且行且偵聞之歎曰無知輩效尤營兵取死可憐也徐景星亦馳至問曰兵哨海者發耶曰發矣留者二營尚在耶曰猶未動也曰吾得之矣連馳之二兇率兵來逐覘張談笑自如又寬然長者松謂其儕曰名果不虛是能容我且不可犯也以五月朔抵臺治事諸亂民持挺衛臺者可一千餘張從數辛乘肩輿出至望仙橋相值皆羅跪置甚叱曰汝必有所苦與甚不平事盡言之衆乃以同夜

役告曰易耳奈何以汝一憤猖獗至此且易女族即下令除之衆始散去然陽散其懷欲既熾狂悖益不自制乘夜復大掠諸巨室且徧火光燭天翼聲達旦張秉燭坐堂皇皇草檄諭以禍福實明布之通衢衆取衆之割益益忘曰余奉命戡悍兵此亂民之不討兵胡受重罪汝試往說之必得要領以報然營兵實利民亂幸自寬景星刺得其情召二兇飲之酒謂曰杭城焚蕩如此入謂汝輩作備彼特效尤是利歸亂民罪獨歸汝也汝何以堪此不若取之爲功二兇心動猶曰官家一日

卷四十一

一

事平即有功恐不足贖景星笑曰前幕府已得罪去汝輩不殺人不劫庫方整隊出迎若無事然新幕府寬仁大度已具草以安集報適值此變易合易與游微卒奮臂可縛營兵皆虎士失此機會倘爲所先就甚焉且賞可邀而坐失之誰謂汝勇且智者皆聽命即召入臺諦視曰昔首難而自縛以獻者非汝耶叩頭曰死罪有之曰徐將軍開汝生路此吾意也汝知否叩頭曰具知願効力以死報于是出驍健爲先鋒徐遊擊爲中軍而營爲左右翼次之郡邑民兵又次之嚴部伍明束約戒毋多殺前薄亂民敗之衆市橋火場又敗之諸家堂又

敗之官港口又敗之章家橋皆卽行剽所就俘繫衆反縛詣臺者百五十餘人而仇卿謹在焉前已要臺使者至訊得其倡謀挾刃腰金帛者凡五十餘人皆斬梟之棘門各司種死者又數十人餘悉放歸於是諸惡少烏獸故不敢復出聲而郊遂之猾謀爲應者甫及門而逃惟恐蹟之矣上疏具其事大約謂有司奉行太過素戢太甚苟欲以自戕其名而不顧國體不察物情驅蹙醜毒積久必潰夫兵變民變此特二端耳天下隱憂尚有深於此者江陵已病焉得之且喜且懼部院來請事額曰浙撫議是覆允見減賜張飛魚衣及白金文綺而

觀者在服間急之則產生變假宅事罪之或密掩而
 殺之則法不振且人自疑曰防備二兄日功差足贖
 三子之過春春於堂曰遂謂如趙尚書許不以處置差
 也咸怫然服獨二兄者治賈求訟屢中丞而當自贖時
 大要聚以一死藏若許許予我指珍珍給妻子賈衆欲
 斷之金致百雙免而不復反矣不始恨之矣自以發也
 鎖其氣發過在往逃屋下聞見視其人加武斷焉人亦
 懦恐相奉與數徒何時藏湖中監司不任自學使劉東
 朝外音易抗旋旋最爲難其人缺養諫前在雲南平土
 酋流知兵已憐全閭分守諸子吏部得之責秋問科試

事追嚙嚙談文并遊山水開禪院至畢試事密謀候奏
汛發兵時處分准命遊擊得與聞訪諸營最年者自二
鹿外東右營陳監磨東中營方子龍東前營李又高東
後營張賢自右營陳文滿西前營吳奎成西後營盧州
凡七八而捐揮李承勳有心計方難發時仗劔護中丞
獨力架師憚之既得免反德之曰非公速犯大逆至是
賜命潛結爲用慨然曰周所願也至期爲三月初三日
輝建牙誓師密以名捕捕者至李乃內應悉獲之二兇
方宿轅門外并捕省轄之臬百天未明城門閉募處營
兵皆起驚擾恐未敢動我致主告以首惡正法除一切
大害

官至尚書萬曆三十五年遷官子橋東進士戶部主事
上書陳狀求復父原職致仕下所司

朱史氏曰是年余方以諸生應試從典中望見張公方
面多須且斑白矣肩宇欣欣似才而有度有事入爲兵
部尚書以功名終其定鑒也疾徐中節在有意無意間
非胸有成算何以能此然得力處在初請徐遊擊尋請
願寬副余入試夜半微悉有衛軍盜燭與杖喧兢不可
制一貴官便服出座厲聲喝之衆辟易其人嘿嘿受杖
去問之則柳也又聞一日營操士忽坐廳之不起徐遊
擊入內轉輪持大刀躍出呼曰鼠輩速起手飽吾刀皆
人事記
卷四十一
怖伏摘出數人剖耳送京迎笑曰此真將軍衆由是軍
中肅然事在得人文有妻用領其本領何如才雖不其
然乎王翁州與張故以文字相知稱曰沉深雅觀藏用
不露露則無餘春之花也並合秋之實也荷孕愈收歛
愈光華應成就學問文章政事大略由此而人才因之
衆

回表

陝西有回表一種大約國初徒回回于江南其未盡者
散山峇生商日頗俱從廣俗爲編氓與遼外之種相類
西延慶平鳳漢間皆遍長于射獵不習耕種無積聚歲
時視麥熟皆攜家賣藥課命仰食他旁郡性直易欺中
土暴子弟每疏而征之反侵侮奪其衣櫛時有爭鬪官
不爲理直曰表耳何敢然轉加捶楚忿恚非一日難
午李宗鸞趙進忠等阻山公行督撫高文薦蕭鳳奏聞
詔曰地方官及時勦除不許借名招安有辜無事然與
土著雜處結婚姻有根柢作梗者指名可數江陵保切
五日勦除而事實難行守上者遣人撫之李趙等皆納
款解去報上江陵已廢滿州知狀允行得免用兵相安
者數年丙戌歲大荒夷五百人皆騎馬執兵器由涇州
走靈臺縣縣尉尹三聘帥通卒逐之于是止高山爲壘
居一二日復奔縣游縣署產諸什物分巡平涼李自
強關西苗浮然告于都御史李汝請兵使千戶徐金以
六百人合巡徽鼓行而進夷虜兵至弗敵遁走未尋
過分水嶺我兵追至王梅灣殺十六人奪牛驢五七等
走三水縣土橋鎮已走淳化鄭家山復走探州與饒民
合勢益熾遂據文王閣爲險固去州可四十里去同官

可三十里關內分延田大年使參將高節率兵驅逐與
通判杜存合擊賊之夷走同官之馬鞍山議者謂列兵
塞隘口堅守十日可立斃蓋開兵備原一魁西安推官
張守貞執不可曰此古所謂乞活且窮寇也潰圍而下
所傷必多其夕果大呼突出至某道坡去同官已百里
表諸軍追及射殺三十餘人餘盡走白水縣給事中顧
九思劾關中諸臣畧言賊起必有所由始不行追論則
蹊縱之罪何以悉于前賊散必有所從去不知稅駕則
其延之禍何以杜于後卻覆賊以乏食犯內地非兵不
威然其數不多若窮寇兵勢盡終恐傷天地之祀况夷

大事記

卷四十一

中順化者十居其九懼而生心或投北虜或走西番均
非國之利宜止索索懸餘得滅死給票釋歸可保無事
報以掛南處置明年進兵夷先已四散走所存無幾擒
馬毛等十餘人報捷斬三人餘發口外失事者下巡按
提問仍嚴保甲練屯兵夷人與民仕還聽便勿得虐虐
即陽其變

即陽設參將一人其公署高厓一日行都司萬曆丁亥
都御史李材至故好講學諸生請開書院便肄業許之
行相地請參將署地寬承平無事兵益弛散中多鞠為
茂草其將鄭印方解任可改而即縣舊廢學金星居金

旗鼓動可執帥府其實姓陸不堪築托形家言文其
衆而遣兵丁備守即陽守沈欽謬爲主不敢異同也十
月初二日起工其日印已出城代者米萬春會于縣城
之遠河鄭印他其進日署已拆矣我去不必言公始至
何處着足敗事文武並重參將初蒞事陳兵吹角儀衛
甚設惟稍稍續于都臺而署中受參謁發號令自如既
拆改新者雖議定尚無片瓦一椽權寄玄妙觀萬春大
怒曰欺壓武臣至此官至參府業已建牙并其牙門李
之謂我輩齊民不若遇事固當一決爭去就即激軍士
柳林王廣德伯葛何繼特傳牌令旗與印舊中軍執纓

大事記

卷四十一

二一

等鼓噪而入毀牌撤掠諸生首事者皆毀其家圍逼
軍門凡諸不便事宜文卷逼取至門外燒燬又索領銀
四千二百兩充賞次日米尚次城外十里李飛東連之
又次日米人城金鼓銃炮過軍門履任糧戎服習見仍
勒上疏歸罪道府生員疏必經米驗過追改者仍仍收
城門鎖錦李隱忍從之復閱操行賞哨官楊世華云乘
此冒賞近于劫庫米待怒而心是之即諷軍士告加月
糧舊折三分增至四分適副使丁惟寧入城一見米印
云各官兵將擁汝爲主帥米勃然攘衆喧鬧揮刀尋弓
而上守備王鳴鶴仗劍大明曰殺副使是反諸敵誰敢

米亦氣餒丁僅得免以小舟遁去李避走襄陽太僕卿
裴應章陸儼如來代說言洵洵不一兩京臺省既又其
其說或有請勦者即戊卒一千五百徒其家且先登應
章將至萬春出迎不敢不如禮且言軍情實然事非得
已頃首請罪顧梅林自贖裴係慰安之曰一人足矣
將軍當共事終始以安軍心米亦大喜因入城鎖院門
共飲草廩米得實目大約言臣以謁 陵行至均州接
驛騎書科臣舒弘緒追論米萬春及梅林事而道路遂
以爲有詔逮捕四十餘人且言梅林隱得必不可逮及
臣到郡先一使捕林已下獄矣不盡如諸臣言上下乃

大事記

卷四二

三二

安楚撫邵陛疏至奉 旨付閒住惟宣降三級銜二級
林庚死不及正法萬春視事如故有勦者亦不聽材先
以雲南按察使征編報功授郎節鉞重襲 上不憚欲
重治閣臣密揭言軍驕漸不可長送一軍門以快其志
更難議罪尋雲南巡按蘇御劾材殺降冒功 上發帑
逮入獄以門牌說流徙斬廷臣爭之不聽長繫十餘年
釋出發戍閩中王鶴鳴後陞總兵僉南左府鄭亦撫兵
在北邊有功萬春卒廢

辰沅兵變

辰沅兵餉凡三萬二千七百五十有奇口糧九千八百

有奇米六千六百餘石戊子以來水旱多通負泰將帥
德守備彭鴻漸請諸軍給餉由遠及近將三年內額征
截數支領抵通負之缺軍舍渴勝豪素奸惡憤曰以新
抵舊爲必沉爲烏有矣我輩何處得食壬辰三月合其
黨米如學乳州哨兵潘仕遵謀賜補舊額外守陳性學
以口糧金命官給散豪等自乳州哨各執兵擊破隘口
約諸軍與俱並馳灣溪強虎咆破門毀屋居直走草坪
攀城而入守備袁時大引兵伏岩山伺如學至執之豪
大呼曰立釋則已不且斷爾頭遁解縛即馳洞口已馳
清溪哨張指揮公署其衆固已三百餘矣麻陽令羅俊

大事記

卷四二

三二

民使巡簡朱廷臣奉檄招撫不從竟馳水塘即入麻陽
掠酒食俊民令城中居民每家暫留四三人或五六人
寄宿俾饜飽且犒之復給粟米五石金二十兩令解散
殊不滿意必索原餉而後可請于守巡發沅州庫四千
六百二十七金給之密下檄索渠魁俊民知豪得志不
爲備先期遣人伏栗山凹俟其至撲而就縛如學穿隘
走迫獲于土牆中上聞豪等三人梟斬餘皆遠調餉金
仍舊

新黃盜

新黃間故多宿盜道臣劄鄂州其地下接安慶并受節

大事記

卷四十一

二十三

制益南京上游安慶當其衝江與鄱湖交會處帆船如織土沃而農民稠方千里間皆其調藪也萬曆戊子新州盜梅堂等劫掠諸富民衆七十餘人宿松長溪山有劉汝國故以匠役爲郡已教師雄傑有武用犯法繫獄逃出附堂其勢愈熾就巡撫衙門發弓兵數人新州守徐希明慮左右皆盜黨聞居民潛移能幹家有壯丁托以擒盜按設計與吏目蕭芳子宿松古車嶺擒堂送官汝國逃至太湖縣而先番僧王人善稅割客三人善刀節汝國皆與潛至是遇逆旅大喜會旱災無所得食友輩皆盡遂乘勢煽聚焚劫自稱順天安民王鐸銅符大書刻富濟貧春天元帥汝國紅袍出入擁大蓋往來二即河凡富人有積聚者借宿開招致饑民數十百人因欲犯觀音巖小丫嶺界上有守兵不得去遂交燒揭香亭前二驛居民多逃指揮亦歟百戶鄭國重迫逐解去斬黃備兵副使陳村上千湖廣都御史邵陞御史柯挺移應天操江二都御史周繼王用汲合勦給事中李廷樸過而問之上于朝餘次第皆奏報時安慶守李守約太湖令王一鳴宿松令文立本以入計行得免治署篆者徵其已丑二月守備孟儒周弘讓率兵過黃梅至宿松長冲應道逢比丘數人貌猙獰可畏不宿而

大事記

卷四十二

二十四

主庵內火已發矣虞兵不足用休干賊友爲耳目請徵搭挖兵待戰會新州倅陳策自負善射帥鄉兵數十人往弘讓亡之不聽分前後隊繼發國等聞之自長溪移竹麻尖據險以待策決焚出不意棄隙從山後揭巢我師仰攻賊乘勢馳下不能支皆潰走策中鎗死弘讓亦被傷走赴道陳吾德分兵屯太湖宿松自爲糧使二僧招汝國降不聽及移書縣官謂豪家作惡取財實貧母以小失大二僧反命衆知其爲間也執而錮之汝國夜宿民家官兵攻之被傷相嘗遁去一日乘輿入宿松城中適縣令亦日府至大懼會黃梅今來三聘柯賊令奇守誠自後至聞之疾進今從嶽大噪聲振數里賊乃避去復稱二即河我兵襲之走清河灣廷議以賊久未平由互分彼此處拘誤事請干上詰責乃合諸路兵分道入賊夜半焚巢而遁追獲二十餘人因欲奔師工山窺安慶入黃州渡江而是時德州盜凌子琴亦欲竝起爲州守任春元所執於是諸將急追賊猶拒戰大敗悉走天鵝尖隨道斬獲百餘人追至金堂寺生得劉汝國斬于安慶市其年江南亦報太湖賊太湖即震澤又曰吳區中有東西洞庭山多巨室四周蘇常湖三府支港交錯皆有居民及哨守卒盜不可藏或歲饑則沿湖刁

民入而揚帆招商旅然亦不數數山屬蘇州凡貴官及使者至必以遊洞庭爲勝事巨室爲主置酒作樂其俗皆市賈流通四方翠園時時往來一日天晴有數輩渡湖扮武備建旗揮戈鳴金大噪衆望見明盔甲緋袍互相驚以爲大盜巡微聞之擢當報官然無主名捏爲駭鷹采上于郡邑遂巡撫余立報浙撫勝伯輪會剿兩京臺省封事條陳凡十餘疏而盜竟屬烏有也結報賊條忽不常曰桃澗曰沙塘曰百瀆夾浦香山嘴其可駭遠最後謬云已解散矣于是條陳掣吳淞遊兵五百人或以參將若遊擊統之于吳淞則備甯口石湖大閘口白

大事記

卷四二

二二五

洋灣莫舍淩於吳江則備葉港雪港港簡村鮎魚湖溪塘關以於宜興則備沙塘烏溪定濟荆溪清東義河陽溪瀆下埭口馬跡山於無錫則備獨山浦嶺吳塘花溝橋而它間道於丹陽則備七里橋於常州則備晉濟橋於武進則備戚墅堰凡張皇者歲餘次年余計偕至京衆爭問于家近太湖儼于盜否對以不知苦笑爲疑一給諫詢及對如之走入携條陳疏出示曰江南根本地朝野得此信駭絕幾欲發京營兵助討賊子閉戶讀書若不聞固宜今高捷且服官不可不如意也

采史氏曰太湖介在三府中雖云浩渺然余熟遊由前

所云盜可入不可出名曰絕地往年一商船被劫屋中漁舟數十尾之不得脫凡三日執而投之盜由此絕跡惟是湖州東抵南潯可七十里與吳江接壤又十里爲震澤杜左右皆有漾湖太左與湖接右迤邐迄于平望折而東南爲嘉善漾湖北比達吳江東走松江可三百里洄旋曲折間有汾湖窰里諸鎮衣冠甲第可以自守餘小小聚落多者百家少不過數十皆漁人盜所借而穴且泊者宛然東南雲夢彼一棹倏忽百里其實只隔一限樹我終日盤旋不能越十里迷所向亦如洞壑在內貫串視外甚明我自外而視叢林密管暗甚難以用

大事記

卷四二

二二六

力非久習慣者不能進一步稍得志也故在湖州謹備其東使盜不得乘虛西入西則運河橫亘南嘉興北吳江相去可百里支港不甚多小者塞之大者哨守防其出當無大害議者欲以蘇松兵使轄嘉湖夫捕役以盜爲佃戶表裏作奸漁肉商民而蘇松爲基引入嘉湖坐窮山而聚虎豹其禍尤烈不如各守其境得能更精心剔而捍之乃爲上策惟窩盜者甚多不可問不敢問聞嘉興之東有某姓者子弟亦列青衿威行數十里盜皆仰鼻息態中丞恤此不知何如亦可太息已

余歸田之八年爲崇禎五年壬申先太湖之濱有孀婦

得一枯竹枝宛具人形謬云此觀音大士也禮拜十餘年托夢曰既度事何不雕像早起果有匠來叩如夢語而成之再數年又夢曰何不用金如其言如飾前後三十餘年有聞者皆來禱願驗近地孫方伯無干禮而盟日得子助贊立廟逾年果生一子衆大詫香火輻輳迤江南延及江北山東日可萬人仕紳無不往余亦不免逐逐其地浙直之交俗頑梗漁鹽爲生善訟結衙役橫行方建廟說起乾沒有狐而禱者推一老僧復元爲主僧故能詩與余遊且三十年落拓衆所不喜閱三月廟成歸矣余之密戚某素很有求不遂恨甚囑一土棍

大吏記

卷四二

資錢米呈南撫臣稱曰作亂聚金錢數萬以復元爲名將染及余余不察稍致書撫臣寢其事愈急走南中與其兄刑部尚書某合謀益土棍二十金叩關先貽書按臣拘復元爲證尚書故深心與余爲仇必殺爲主者時方有陝西山東之亂且錢糧匱乏上焦勞嘆語較原呈必加峻必銀臺不敢過上見必怒逮治追賊而先五年渠兄弟唆陶中丞攀坐余二萬金陶寧死不爲且遣人來言狀謀寢不行余淺衷時以爲言更益其怒終欲一逞此則適逢便會瘥不能自己者又聞復元一逮欺人以余實之謂此僧竊賊後動天聽余處禍發難

辨即辨明亦已糜爛乃致書南撫臣告以本末謂干係不重地方即撫按難辦其責莫若拆廟以弭其跡即題知以伐其謀亦先發制人之說又托一友從史深以爲然猶拘復元爲證余直發事有由來不可聽乃得止且以所貽書錄出見示有曰募施浩太往來混雜地方必有後發僧尼夾當重治宛然原呈語氣已盡見肺腑矣撫按知詢曲折一節推又探實力解于是疏語甚平謂廟已毀僧尼已解散絕無他事乃一二惡少所爲

一八五

卷四二

三八

萬曆元年四川都掌既平見二群蠻惕息一移兵似皆
可定然大征之後論功頗實勢須休息解嚴而發種類
既多蠢蠢思動馳驅盤結勢必出遊獵犬噬匪卒難豫
料我之腿備未必時時處處申微周密于是有三寨之
役有壘溪之役公有建昌之役有賦乃之役事在巨
細聞亦自可述而他瑣屑者不能及也

三寨者玉骨人荒沒古也松潘南路差有四千八寨而
此尤暴桀時設伏弩飛鎗以伺遇者千戶王詒巡邊至
伴奉牛酒出迎受賄去行不百步至一崖下矢石亂
發死嗣使林應節赴任乘傳而過劫取財物傷二人家
力尋亡
屬幾爲所畧有司莫能禁我師艱于轉運賊往往從間
道截殺死者甚衆連寇安化等關戊寅八月知事余希
顏往給軍食諸差自折磨突出裨將陳金相胡欽力救
得免益公行無所忌我兵雖間有新獲不能當十二道
垣曹希彬軍楊廣墩指揮徐承芳史載勅軍安員頂守
俱康驚軍雅溪屯游擊吳鯨軍銅鑼嶺參將胡大賓軍
木瓜坪穀道並出而裨將易鶴陽亦率精兵從間道擊
其東北寇嬰寨固守我軍擇便齊進斬獲甚多縱火焚
丟骨寨益進及人荒寨兩寨見火舉前後皆鼓噪自

相勝踐死者不可勝數盡獲其旗鼓及夷器鎗刀雜貨
于是諸寇引其衆往來窺房間我軍跡至靖安墩生養
酋長一人斬之寇突犯歸化聞警我轉殺而去急追之
遙望堅壁青上落希彬之垣今所將卒自環爲營縱兵
直前衝之寇盡東兩散走追至小寨悉燒燬房斬捕甚
衆易鶴陽墮崖下被殺子萬生誓復仇屢募賊又死之
承芳載勅適引軍至急擊破之焚沒古寨斬二十七級
明年正月四十八寨喇嘛番等六十餘人叩關言三
寨實欲請降羅兵許之盡革一切雜貨編舊而白草舊
相近亦出寇掠嘉靖中巡撫張時微德兵何卿討破之
太平言人
至是壘溪諸寇爲梗跡及白草番議用兵然已久斷與
梁逃于黃頭山後之間拒絕寇衆不與通石泉令強寇
往論其首納喇舌皆降餘種落聞風俱至凡數十寨

壘溪

壘溪諸寇隸茂州夾溪立寨名數出爲寇殺我百
戶陳克勤先指揮田賦猶貨于楊柳寨葉兒這五百金
久負舊怨殺人逆落墨端結別寨葉園金鹿平夷急指
揮和文達擊却之擊聞日甚各有損傷萬曆乙酉撫臣
維遵詢天全大渡河兵進討監以副使劉禹讓偵楊柳
將犯永太諸堡禹讓議先攻麥兒寨以分其勢乘風縱

火燒土圍礮房二百餘所楊柳來救我蓋營火器數百人旦日進至新橋堡虜賊不右走水厓則左走牛尾令拔兵悉渡河伏以待禽十餘人羌如請降我亦遣人招之降者二十餘寨不一月喇嘛極又犯滿江關指揮曹鈔朱文達往援道遇輝輝清措巷千餘擊殺數十餘人山開遁去明年正月寧滿大小二姓諸羌再寇滿江關達逆賊賊望風而遁總兵李應祥副使黃輝謝昭業諸羌分別順逆議大征上方念西羌事令中使張一會經門詔兵部以貪功生事匪情奏亂爲戒對撫書先治飽蜀輸陝者十萬四百有奇留之濟

大事記

卷四一

三二

以緬寇借蜀二十萬索之徵土兵播州楊應龍七千人面陽丹維屏五千人平茶楊光祖四千五百人羅甸兵七千人三月朔分四道並進破二十三寨斬四百六十六級四月二十六日泊船筏渡河破十五寨斬三百十二級諸羌皆震懼求降下令各擒旁寨出劫者以贖乃許于是爭先來獻凡數十人生埋之

建昌

建昌土酋與軍衛雜居時作不靖萬曆初安守最著尋本鳳氏之後鳳爲土酋適止所殺計之數年未能定山既死其子伍咀咱克悍好殺守與相結盡奪鳳氏田土

聚黨千餘人公行東街姜拔道中用王者儀衛所王乘風縱火殺發官軍百戶楊枝春請有司逮問益負固不出裨將劉天條調兵至建昌賊中特懸雋駕馬骨表軍號儀勇凡三千人數盜邊大孤山尤甚殺把總余興國等三十餘人天條不能制都御史徐元太議大征總兵李應祥副總兵朱文達而下異道並進副使周光緒參議李士達監軍期丙戌十二月六日出師先建昌而後叩合諸土兵先以二千人待河上我兵至彭土坎發火器擊敗之捕斬一百二十六級伍咀咱遁西溪合安守等人馬尚衆稍舞張輔周度地形得山箐後別道可通

大事記

卷四一

三二

涼山科州乃以兵守半站橋阻諸酋往來文達等逐至阿囉哩大波之夷始震懼諸降降九千餘人而伍咀咱安守尚依障木麻柳魚水爲險且倚廬白水及木柵爲犄角廬白水者伍咀咱之女兒也木柵者安守之所時往來也資靈同知陳忠請伏兵以俟守果從山後遁走遇伏被擒諸羌降者復數十人伍咀咱勢大窘逼登村小荒灘土人來告生獲之分兵搜諸山寨凡平日名捕者誅之果盡惟王大咱走匿普雄土官翟紹良從涼山偵得執而戮之先是黑骨夷阿引阻嶺道劫掠諸巢既破獨存黑骨乃設伏大孤山伺之果至就擒叩部印久爲

嶺鳳起所竊于是使使者薄責卽獻出指揮徐韶文乘勢直走廣洪瓦布諸寨皆破之是役也自冬月至明年七月二十八日共斬二千八十六級降三千餘人爾獲器械雜蓄甚衆

賊乃

賊乃者邛部屬夷也萬曆初常僭號稱王殺掠衆丁賴因諸村沐川長官安民以聞屬御史中丞魯省吾正罪會有九絲之役謀寢乃建六堡以官兵一千二百人戍守久之爲患益甚丁亥都御史徐元太請討之李應祥總兵率都司李獻忠守備陸繼祖指揮尹從書等將發

入事記

卷四一

三三

於書司理吳時泰奏記曰沐川北有西姑擺氣柏秧哥之巢東有牛他卯包威咆之穴而賊乃酋長撒假寨于安典親外兄弟依水海以爲險按輿地其間由回龍崗雪山可直走黑雲山鳴龍洞兩河口大河壩可直走新厥崗唯是賊乃日夜與雷拔之屬度劉我人民無笑以泰有採木之役常往來烏蒙尚索銀三百八十兩名爲買路他何可勝言今誠欲征之計莫若引兵屯兩河口以沐川土舍夷遵制平夷土舍王光恩王受宗兵三千山回龍崗攻其北非然則由謝家營攻其東非然則由木瓜大凉山攻其東南從之第恐建越兵道遠夾攻不

便乃下兵備鄭東昇議是時安興楊九午已款塞歸降

賊乃以氣拘狹哥西姑擺高公行兩河口道中抄畧表分兵各守要害劉梁山爲大營先建昌而後越角及馬湖獻忠令總所胡祿引兵屯大赤口東保詐降請祿下山款語射殺之夷進圖凉山尹從書引兵衝突不退撤回堅守賊又詐稱聽撫許令盟誓犒賞訖撤營行二十里夷伏兵萬餘峰起官兵散走李劉尹三將俱被執事聞各治罪於是馬湖軍爲三哨偏將郭成等將之中鎮軍爲三哨遊擊周于德等將之建昌軍爲三哨都司邊之垣等將之副使李士達武尚耕周光鑄監軍參政張

八事記

卷四一

三三

孫繩紀功參政周嘉謨督餉刻日齊進馬湖哨捕獲生口一百五十四斬阿拍等首一百六十二級中鎮哨捕獲生口五入斬白祿等首二百餘級建昌哨捕獲生口三十二人斬二百四十一級俘及奪獲各有差求降者凡二千五百餘人歸我田土約六百七十五里廣買馬匹龍蟠奉金錢如格阿什哨等二十六人斬馬湖市以狗御史何倬上善後十六事陳放土兵軍採行之於馬湖設屏山縣治之

皇明大事記卷之四十一終

皇明大事記卷之四十二

朱國禎輯

寧夏之變

吟拜虜黃毛種也嘉靖中虜勢甚盛拜得罪其酋長父兄皆見殺拜伏水草中得免投降降平虜城守備鄭印禁麾下驍勇多武藝常擊虜大青山斬其酋九人拜與土谷赤阿木高鄭陽虎卜亥五人稱五虎將再搗虜花馬池有功歷都指揮使萬曆五年以遊擊統標下二營家丁千餘請得專勒鈴束總督石茂華巡撫羅鳳翔以聞報可于是拜始擅一軍十年授叅將妻施氏孕將產拜

大事記

卷四十二

夢空中大響天裂出火焰一妖物如虎入施膺下不見拜急手劒之響覺產子狼虎貌梟啼名曰承恩自半個人咬五風樓前書第一拜不為其志妄又生子曰承寵又有義子吟寒吟雲吟鴻大皆勇悍難制自馬市開首虜功益少邊餉漸有減損開府者視此軍為虛糜恨不卽革去拜等軼望會土谷赤死其子文秀襲職陞指揮共要結虜通貢市套虜切近黃台吉着力克打正各台吉并松虜窟免台吉等入市夷凡二十八枝鄭陽方竊撫美道擊捕死巡撫都御史梁開孟以文秀晚暢邊事各陞守備協撫時十四年丙戌十月也拜推擇當入

衛舊例以降夷不得與妻其諸告已丑問孟請加拜副總兵致仕承恩某所部既多且善戰見邊兵孱弱心輕之後二年辛卯例當開邊尚書丞周弘裕兼御史奉山東益夏舉承恩文秀等項之黨譽為巡撫都御史奏山東益都人先為西安太守以猛鸞驟致顯位既視事益嚴刻衆心不附其秋火燭赤大入青海經畧尚書鄭溶檄調夏鎮兵營遣文秀率千騎西接拜等曰文秀雖經戰陣豈堪獨將乃見溶願以所部三千人與子承恩從征溶壯而許之譽惡其自薦齎發甚闊馬廐富易者亦不苛拜不敢爭而心恨至金城戰有功取徑虜地馳歸虜辟

大事記

卷四十二

易不敢逼益驕恣睢凌下多縱其輩掠冒糧許下把總王徽等推拜諸不法上狀溶以降夷實不聞察徇究冒糧事拜以賄求免藏金樹瓜種中以進瓜生樹擊大怒下其事河西道副使石繼芳鞠之石與党同鄉為姻家凡事阿攀意遂執拜近伴數人治如律已而從未減拜自念効力西陲五十年受寵殊乃以衰遲見辱辱不勝怨望承恩念父不平又強娶民女為妻聲靈之二十益憤又嘗面許容雲守備以他事怒而止文秀遷遊擊入謝無加禮並怨之故事市馬給士伍倒亡者當追朋合開頭肉贖銀聲皆嚴併未完有卽於月糧扣之丁辛戚

怨未敢發壬辰歲朝天鼓嘯占主兵謀時冬衣布花草
價銀久不給而幣登昌極事愈急拜等益懼始與承恩
謀欲挾衆復歸虞時上文秀方守亦家堡姻兒塚上通南之
德承恩馳見文秀告以父意文秀阻之不果劉東陽者
靖虜衛人正兵營家丁也素梟桀桀認有逆志每以釐
沒削欲爲亂至是遂勸承恩糾黨八十人入關王廟封
羊秋如盟將飲衆曰今日舉事潰一人爲王共祝杯中
酒滙大者雷之獨東陽滙大久不減遂共推之期廿八
日伺鎮巡官宴演武臺時聲難反形大露巷市洶洶坐
營江廷輔急上變請給前銀安衆心聲曰此有挾而求
漸不可聚虜不畏族乎而總兵張維忠素鮮威望爲衆
信誓一月十五日丁卒催前銀并見領月糧猶不肯給
承恩于是復糾黨至關王廟申盟亂遂決十八日巳酉
賊盡聚入帥府白事維忠先知衆驚悸不敢出遂露刃
突抗石繼芳擁挾軍門緊急與母及家衆上層樓賊且
縱火不得已下執至書院同繼芳偈之益合諸朝朝木
路而一作月劫殺百戶生何應時等盡焚公署收印符釋
罪廢于萬姓此篇無
因略城中切維忠以扣餉激變奏時河東僉事隋府宅
事至鎮入通政楊來輔奉使歸併切請招安以罷師夏
鎮北樓最爲雄壯俯視城內外歷歷賊群聚其上東陽

下令禁搶掠殺犯令者二人後文略承恩西門外朝朝有
有賊城與二十日總督尚書魏學曾行部花馬池聞變
遣標下張雲部龍諭降二十三日雲文秀兵五百互市
中衛歸承恩見遊擊梁琦守備馬永光並至疑而殺之
二十五日索維忠勒印與之自益東賜遂于翌日自稱
總兵刑馬牛盟偽授承恩訃朝左右副總兵文秀雲左
右參將其黨爲官校者數十人因挾慶王代請赦勒兵
出先執王泉管遊擊傅恒分王虎何安等據城堡聲言
挾大虜取長安擒潼關會張雲等至東賜曰必欲我降
依我所自署授官世守寧夏不者馳而南下誰能禦我
丁傳誥

子正等八人舟十八艘賊鋒少挫又翌日原任屯田都司蕭嗣成陽以修鼎來奔悉賊不軌狀方遣獵人馬世佛奉金帛勾着宰等首拒我師當是時榆林賊明安台吉房切爾套酋十失免傳調東西台吉額力克抵免賴等議暫封賊爲訥悶那顏那顏呼官長之稱訥悶不者時此地賊風不安之意今出邊稍俟五六月馬肥大舉來援獨切爾套那顏止弗待着力免陷賊金帛與打正先引衆盜邊而我調延綏蘭項兵稍集胸乃分發渡河復各營堡廣武偽遊擊張大紀大壩偽守備高天爵俱遁于五日復兼圍堡靖虜參將吳繼祖檄中衛捕王虎來獻石空寺堡亦下拔偽守備何安二十日虜千餘騎圍邵剛堡于總汪多日一二賊二矢殲二虜乃解以次復玉泉營凡先後收復營堡四十七河西唯鎮城爲賊據後三日總督移師小鹽池拜聞虜且至屬文秀勒分馳玉泉廣武迎之二十五日着力免打正等擒故三千馳金肯堡二十七日移鎮河堡入屯演武場賊益括城中子女孀虜至奉河東西地聞虜聲言已與呼王子爲一家拜文秀並髻髮胡服糾虜攻玉泉趙武等悉力禦之二十九日呼雲引着力免攻平虜堡參將蕭如薰伏兵南關伴貽誘虜入伏射雲死并傷虜賊吳規霸方蕭抗賊時奉 御座中門諭

諸將士以君臣大義有死不可背諸將士咸涕泣願效死袁楊總督尚書兆之女謂蕭若能爲也臣妾何難爲忠臣婦盡脫簪珥出繫士士益感奮虜亦遁走因掠糧道聲犯花馬池諸處四月二日總督移師花馬池因撫切近城吉諭虜無助遂急徵李响援玉泉圍始解胸隨與原任總兵牛秉忠督六路兵翌日抵鎮城兵部尚書石星請獎死事梁琦馬承先誅無城熊國臣以激忠義併發阿金二十萬兩犒士設招降一營解脇從董一李總兵李黃副之尋以黃非衛邊才起麻貴自請戍代皆從之又命朱正色巡撫贊軍胸等既抵鎮城時延綏兵五千最勁爲軍鋒賊于東北二門各出泉騎二千搏戰虜卒列火車爲營五日我師盡銳衝營多斬首級奪火車百輛追奔入湖箭死賊無算延綏副總兵王通戰尤力其家丁高益等三人乘勝先登殺入北門招榆林遊擊俞德爲繼不至被殺後賜祭葬各賜百金人通亦重傷還營翌日賊脇慶王及穆通政隋食事至南門城樓呼都司李繼乞暫罷兵願縛獻首惡劉川白金等設語支吾顧按諺粉城下示無所畏拜妻施時時諫不聽又翟珮而止謂拜曰此何來悍德不祥奈何自取禍承恩等推跌去之益發家丁出抗衆以軍乏見糧因賊求撫請暫假

此休上總督不得已許之于是諸軍皆退上初聞軍
賊賞總督麒麟服銀五十兩蕭如薰三十兩二表裏比
退黃尚刻期剿賊不必顧忌項和以爲軍在賊引總督
乃日夜促飛輓調延綏莊浪兵取到神砲約十七日進
兵而着力免先于初四日擡三千騎從花馬池西定邊
堡援我以牽東渡本兵疏賊初起謀尚不定虜尚未勾
總督親往諭可定不則以計誘之必有縛首惡自贖者
乃遷延至此賊既借虜示以不可攻之形我兵雖衆心
志未一難以銳進乞切責學曾密遣通事往諭松虜毋
貪賊賄自失常年市賞之利其交既携賊乃可破又請

大軍
宋日二

惡賞格擒呼氏父子封伯子萬金餘五千金都指揮賊
黨得相擒斬除罪給軍門空劄百會順義王方倫史首
求欵請諭令約松套虜出邊厚加給賞上並報可令
軍中五日一奏聞發周金五萬兩佐資時廷臣獻議者
甚多御史梅國禎有文武幹畧言學曾素敢任事然變
起徐徐就道豈其乏應變之才昧專制之義或亦首尾
牽制輕動爲難况邊事煩瑣萃于一身非特遠無以重
事權非破格無以用豪傑前遣東總兵李成梁屢經戰
陣紀律嚴明其子如松等負大將之才家丁既多先聲
尤重用之赴難必有成功若慮惟多分屬地非素歷則

于文臣中曉暢軍務實心任事者舉一人監軍其他空
閒將領酌量委用于事尤便上嘉而允之成梁在遠
先以如松往部議請以司屬一員加京堂銜如先年征
倭唐順之故事同行或言李素有異志不可遣梅復疏
云李氏父子但當防之於遠左握兵之時而不常防之
於廢棄離任之後今皇上已洞察無疑矣彼世受國
恩不以疑之日生其不肖之心而以信且用之之日反
爲族滅之計此劉許所不爲者而謂成梁爲之如謂臣
徒市私恩不顧國計願與李俱馳寧夏身戎服督戰功
成卽日還朝倘中途事平聞報卽返若其不效則軍法

大軍

宋日二

在焉何止薦舉非人之罪疏入命如松總兵柳監軍紀
功給符驗抽宣大山西精兵五千人往方西兵初退虜
將深入總督告急請宜大援兵此舉適與之值亦朝廷
得籌賊天亡之兆也甘肅都御史葉夢熊上書願討賊
詔嘉夢熊慷慨令同督撫併力自來總督所徵兵道回
遠臨河治舟筏猝難辦乃壁花馬池俟軍至卽移靈州
靈州東有橫城西有鳴沙洲濱河一峯可據賊數窺伺
以在河南與寧夏相對也本兵則謂下馬關距寧夏不
四百里慮賊由中衛據開窺固原或由靈州窺慶陽疏
請陝西撫臣沈思孝移下馬關爲聲援因移保定山西

大事記

卷四十一

九

河南各無臣備潼關 上皆允之令其盡驅使使來願要
說者打二黃令無從逆敗市賞失寸國意而蕭如薰先
擒獲五酋長中有爲智酋所至者願以全易蕭故持之
以要虜虜頗悔恨與賊不無中離而賊日恣淫虐城中
婦女寶貨已經搜括尚根索不已死者甚衆有閭門無
噍類者禁傳誣犯者多斃于獄至追脅嚴府甚急紀方
氏懼辱拔劍將自刎保母抱持并世子匿土窖中以被
服置井上環哭賊見信爲潸盡取金帛及他官人去比
發窖妃已死矣總督凡用兵兩月無成功憂之或謂呼
父子皆高爵反推劉許意視緩急取二人首乞臺 朝

大事記

卷四十一

一

十一日進兵復抵鎮城下墜漆壁雲梯夾攻賊迎戰多
殺傷又勾虜二千餘騎東擾懷城焚薊安浮河掠秦霸
等堡賊偵延緩榆林兵調征空虛益賄苗黃台吉裏統
男擒達太侄火落赤鐵雷掠舊安邊碑并堡以圖牽制
二十七日騎貴牛秉忠與甘肅總兵劉承嗣抽練士七
千人結四營從西北攻又二千四百人從東北夾攻賊
亦以步兵五千執旗牌百餘遮護騎兵乘之馳突從
未至申獲級十六承恩目以精騎同虜潛伏陝延滬面
我糧餉二百餘車總督從花馬池將趨靈州亦被圍賴
援至得解二十九日夜麻貴等乘大風縱火復以雪梯
攻城阻滾木礮火傷者千數賊益出奔截餉道時
趙撫朱正色與總兵董一奎並至靈州總督亦于五月
四日抵州決策後三日我師見西關可擊多採柳稍濬
草及土修整馬道賊覺來戰牛秉忠中流矢幾死承恩
因率虜從唐渠攻一奎營以火藥燒柴草我師遂于初
十日退還李祥堡拜率虜可五百騎攻平虜堡急麻貴
精卒百人間道行探卻之十九日朱巡撫渡河督戰以
上命頒將士賞賊說請降先後送劉川等十餘人遂張
餉入城爲盟曉招撫備故與拜共事青海相厚善乃議
遣往二十四日賊鼓吹道餉入城以後三日開門迎朱

巡撫徐至前曰事起迫脅奈何縱殺掠拒官軍朝謝曰
事已然無可奈何且屢乞招不得嘗盡殺王官吏北走
可逃死耳餘曰督府累次招安何云不得朝乃述得新
用間謀殺害徐未信即昇至使吐實待新人罵曰死狗
奴計不得行命也天旦夕辭汝何喋喋爲朝怒攢刀殺
之徐亦被斃二十八日總督檄參政楊時寧同麻貴往
橫城撫虜謂朝惡黨與日藩奸謂着加免日幸爲我主
招撫後往受賞未晚也將頓兵已久賊陽請撫陰勾虜
抗命平賊無期衆皆患之日本酋清正行長使朝鮮東
方大叢本兵疏請宣諭虜王嚴約松奎苗回巢重懸賞
格如東西各部能縛獻呼拜父一賞二萬金封龍虎將
軍縛獻劉東賜許朝土文秀賞一封都指揮使蔡同
金十萬兩聽宣大督臣蕭大亨懸贖仙史蔣莽芳亦疏
請厚賞廣慶決黃河大壩水灌賊城可立破上乃
賜總督劄一申令違者即斬以拘御史孫琬奏總兵李
响上幕州功非實賊劫我糧草二百輛失事詔逮問
已以易帥非便免之六月六日奏熊至靈州帝神砲火
礮四百車至更約法益徵苗岳浙撫常居敬發營兵千
人煥揆自藩參將楊文率之濟師詔嘉居敬忠義于
是分五軍董一奎攻其南牛秉忠攻其東李响攻其西

續承嗣攻其北而麻貴李游兵專待戰參將孟孝已獲
糧草二十日並逼城下拜等自北門出邊欲親征勾虜
貴率參將馬孔英麻承詔等先登卻敵遂拜入城擒斬
百十七我師以砲箭燒城樓火起爲沃水所滅降既與
虜相結日夜從蕭苗帳中便調度至是入城不敢復出
虜不得拜亦不敢復渡河深入二十二日御史梅國楨
提督李如松兵至我師用布袋三萬盛土堆集以登二
十五日都司李如樟夜半以雲梯暗上南城次日遊擊
魏子敬提苗兵攻南關如松乘勢欲燒上城首爲砲箭
擊却我師會食賊即縋下奪梯牌益縱火焚攻具是夜
指揮趙承光葛臣賊鄉百戶姚欽武生張遐齡諸內應
約夜半舉火爲號城下兵趨上而樵樓火過後南火未
起城中鼓噪大呼殺賊欽使還齡總城召城下兵不至
承光被執欽急跳下城得免臣等皆死城中益携許朝
困欲開小南門遇見門外兵整嚴復返自後惟嬰城守
多以矢石狙擊歸穴石家口詭招安望虜救然糧久罄
氣消耗甚矣七月二日許朝等至南關請總兵董一李
欽語食事問有乘間同家人抱開防從城躍下傷賊不
能起賊復絕執繫獄翌日定議小攻寧夏城西北卑下
且與金波三塔諸湖河水相近東南逼觀音湖新渠紅

大事記

朱四二

一

花碧形如底邊遠城築堤十七日堤成長千七百丈
決水以灌先是拜使養子克力簽往招着力免如松調
知張使拜將李寧進及斬首獲印符令前而賊別使竟
與着苗奉黃金聘請致十失免日事急幸佐我徇靈州
先壁下馬關阻饒道虜故貪惟利賄無意決戰時時應
和隨即去招之復來至是虜臨克力與十失免合部落
三萬先使土昧糾鐵雷等犯定邊小靈池而打正以萬
騎從花馬池西沙汧入總督乃撤所貴偵擊以牽扣苗
別道董一元乘虛搥虜擊虜石溝旁虜倚仗交鋒即
退分趨下馬關及鳴沙洲總督因令遊擊龍子敬提苗
兵八百堵沙汧口東趨定邊與董一元合一元尋報擒
土昧巢斬虜百三十餘級虜驚引去而打正還至沙汧
苗兵遇之大潰子敬亦戰死然虜意以搗巢解散賊援
絕我師益決大壩水八月朔城外水深八九尺是夜賊
小艇挖堤洩水如松承嗣斬首十六級生得一人爲言
城中乏穀士盡食馬氏食樹皮賊斃死相屬翌日城東
西崩百餘丈都司吳世顯參將來保所治堤亦各崩二
十丈水頃滅總督斬吳世顯以徇即前報賊者來保用靈州
功免仍悉力補堤賊數出兵來擾多被斬獲城中饑民
掘賊求招安十二日國偵微賊以饑民來報爲治錢發

大事記

朱四二

四

限三日開關迎大兵入賊竟不應虜亦數關公會上
念師老無功給事中許子儔等懇督學曾感千招撫
繼騎往逮以勢態代賜鈔如之十七日斬督臣任事
申令益肅諜知賊匿斯勾虜且馮城鳴砲候虜前突嚴
兵待之二十一日着苗果以八百騎入鎮北堡已又擄
果萬餘人李剛堡分部渡河如松連李寧等馳赴黃硤
口擊虜身率勁卒千餘往策應二十三日至張亮堡遇
虜搏戰自卯至巳虜甚銳如松部下縮膽者手斬二人
殊死戰會麻貴李如樟等皆會張左右夾攻李寧手
殲二虜虜遂却追奔至賀蘭山盡走出塞捕斬百二十
餘級獲駝馬甚衆乃移虜級示賊賊始震懼九月三日
漸兵至巳苗兵及莊浪兵至堤亦補完大治臨衝船筏
朝日攻城懸賞有能先登以城下十萬金後五日水浸
北關城卽南開驛卒夏之時薛承壽等爲賊所逼符出
米給軍達則立刻梟首因聚謀曰顆粒難得死賊何如
殺賊且王將暫往北關即前報圖之易耳遂殺守關賊高
天壽等五十餘人報行營如松遣姚欽觀之信猶恐賊
卒并力陽調舟後擊北關承恩等盡趨北壓戰而我潛
以銳卒往南關雲梯攀緣而上賊皆驚散擒斬二百餘
人總督馳入勞苦百姓承恩見南關已下大恐急縱張

師下寨竊貨死總督陽諾益治攻吳逼大城數日不可
 破圍積譟如松曰賊今勢窮恐力憑堅攻之死傷必多
 若乘機行間庶力省事易集且可保一城生靈如松曰
 善而內奸久不通真肯往者有販油李登賊而眇應募
 執原給劄許噍氏殺劉許自贖十三日縛木渡至東門
 先見承恩諭意卽趨而出賊心動會總督亦遣玉機以
 幟書行間十六日圍愈迫東陽數日遂至是卽先土文
 秀有疾東陽等三分其衆至是少瘥漲起聚飲殺之曰
 好頭頸母爲他人所砍拜父子間之愈疑懼百戶石棟
 王英冠帶官周國柱三人素與呶交然度其必敗間以

賊中動息輪臂承恩勢既感甚來詢石棟棟曰周國柱見事審而決彼雖事東賜然與朝有怨蓋呼謀之既至語之故曰始勸爾勿爲此不肯從今將奈何不得已有討但可全爾一家不得顧人也承恩曰幸甚遂定計殺許朝文子國柱走北樓殺東賜皆懸首城上釋諸被囚者出迎于是如松楊文等先登如薰麻貴承嗣等繼之拜承恩青衣滿伏道左大城悉定方北樓火起李如樟馳往搜獲軍夏巡撫開防并征西將軍印各一而啁氏尚擁家丁自衛是夕總督下令自日不滅啁氏以賜劍從事十七日晏承恩方馳南門調撫御史許以不死出

楊文奉總督令執之如松等急提兵圍拜家拜方與牛
秉忠等欲開承恩已擒秉忠趨出拜衆猶欲拒敵如松
給箭令卸甲拜倉皇趨闔室自焚如偉部卒李世恩從
火中斬拜首生得承寵時洪大文秀弟文德及何應時
廖雷白黎陳繼武等德督廣巡撫正色御史國楨隨
入城問慰宗室上庶寧夏平而國楨以救降有違旨題
議彈劾交章上衆議謂御史主守信總督主行法兩不
相肯要以遲一日便法不可行竟亦服總督之能斷也
捷奏上御問受賀副總督鵬曾免建爲臬撫致承恩
等獻俘十一月辭承恩斬承寵等頒示天下及四夷君

長母施以勒子不聽反畀得免死補前二子德壽十
 餘年衆人皆稱德順卿象一邦中一承恩受附五坎也一
 本恩親睦鄰方公勸其樓閣深恩慶藩復寧夏今年
 趙玉妃方氏特詔襄興發五千金賑宗室指髮能陳
 右都御史磨一子世錦衣正子戶朱正色右副都御史
 梅閣損太僕少卿各廢一子世錦衣百戶李如松左都
 督磨亡子世錦衣指揮周知肅如重署都督同知妻楊
 氏勅旌獎磨亡子世錦衣指揮金事各賜金幣承賚
 劉承嗣李如樟楊文牛秉忠等加級有差魏學曾以屢
 官致仕兵部尚書石星加太子太保磨一子錦衣正子

蜀得書以報四川守臣大懼乃請龍溪會同英麟
督軍天上幸四川日南力督于也又言龍溪門金木
局院有太監名色廷議大駭命高折錦衣指揮劉國會
四川都御史劉璋御史何鈞等言龍溪之禍以故言劉
木元等議職制御史何鈞等言龍溪之禍以故言劉
子相宜與友子深尤瞻龍溪比年兵部尚書周世寧
議謂張家瑞已成若不因而撫之恐流禍請立安撫
司于龍溪屬治貴州以與爲安撫使宣慰屬治四川
云骨肉既離參商相與弘治時楊麟普安香爐山之
捷賜蟒衣王帝嘉靖時楊相龍庶子駒欲奪嫡嫡妻
張與子劉權兵逐相走水西客死烈請還塋有水烟天
旺地近水西宣慰安萬鎗屢挾奏不可得至是要之必
歸地乃與極烈陽計之極返烈既嗣背約仇殺相攻劉
入事記
卷四十一
二一
垂十年總督侍郎馮岳討平之奏言三省接壤民畜之
衝若四川餘慶之走馬坪播州之三渡關貴州石阡之
龍泉司各立哨堡於重慶偏橋等衛委指揮三員督兵
防守仍移銅仁參將於石阡移思石守備於龍泉控扼
播州大牙相制增設重慶府通判一員駐龍泉撫順該
州民夷督理糧稅追臣以時巡歷皆報允應龍烈之子
也生而雄猜阻兵者殺隆慶六年襲職從征喇麻諸番
先登多斬獲又征九絲賊乃楊柳溝卻敵氣蓋軍中先
鋒賜金幣萬曆十三年進大水六十本助工特給大
紅飛魚服加職級應龍宛蜀兵弱每征討止調土司而

蜀將或從借緣漸驕蹇輕漢法于是往洪江洪江先墳
墓所處也修起祠堂置守塚戶而所居僑歸龍鳳擅用
閹侍嬖小妻田繼鳳疑嫡妻張奸別嫁已飲田氏兄所
乘醉封刃取張併甲首屠其家是歲萬曆十五年也既
酷殺樹威人人惶恐初戚七姓虐所屬黃平等五司父
而覺其欺稍奪之權七姓怨反噬應龍疑衆不附益結
關外生苗爲翼肆劫掠至十七年黃平安撫蕭承恩草
塘安撫宋世臣等及張氏叔時顯飛文告龍反黔撫葉
蔚熊請大征而蜀三面隣播土大夫率謂播倖處西南
隅屬夷以千百數皆其彈壓兵驍勇世恭順數赴川貴
入事記
卷四十一
二一
軍閥調有微勦翦除未爲長策以故蜀撫按文穆等並
主撫與黔異議有旨兩省會勘應龍願赴蜀不赴黔
乃就彭水縣適中處聽勸二十年蜀以應龍難制違詔
重慶對簿法當斬請以二萬金贖御史張鶴鳴方駁問
會倭大入朝鮮羽檄徵天下兵應龍因慙辯願自將五
千兵報效詔可釋回播治行尋報罷蜀撫王繼光至
嚴提勘結遂抗不復出往者皆被殺詰之則曰關外苗
爲之我不知也蓋夷性素驕蹇應龍尤甚方勘時所委
官皆以爲奇貨多所需索數以計困之嘗期以某日入
境候勘應龍如期至委官故遷延不行度應龍且去則

終至以張冠不服罪之必得重賄乃已以故應龍每赴
勅若就刑戮既淹繫一獄吏得挫辱之厚索金錢上下
輕重萬端殆不可堪龍又自謂前後屢立功七姓實錄
我餉待生殺亦何至助若屬急持與我爲難也以是一
脫纒輒去不復反顧而張時照等奏復上繼光力請
與黔撫林喬相會勦尋得 旨戒以貪功妄殺二十二
年正月繼光馳至重慶與總兵劉承嗣議分三軍都司
王之翰一軍軍川南由黃平沿潭入剿總兵曹希彬一
軍軍川北由永寧緝麻入參將郭成一軍軍川東由安
縣松坎入三道並進前指婁山等關屯白石口應龍得
大軍 旨

卷四十二

二二三

令黨楊紹等約降因統苗兵據開衙役萬等齊營之輸
軍覆殺傷大半承嗣頗有新獲將進會繼光以它事幼
罷即撤兵委泉福重畧盡黔兵亦退御史薛繼茂乃旋
上撫應龍因上書自白 上謂本酋朝廷原無意必誅
大兵一至應自縛軍門請死今御史報與本酋奏辦順
逆懸殊行嚴查奏毋姑息後蜀新撫臣譚希思星馳赴
任與承嗣同黔撫鎮相機征勦頂之承嗣疾雷兩省議
未決 詔遣兵部侍郎邢玠總督以車駕即張馬驛主
事劉一相贊事會應龍遣人攜黃白金入燕行間爲原
奉目把何恩執詣綦江縣聞于朝又以重賄良封即家

致兵部尚書田察崇亦奏奏上下議論騰沸勿論應龍
一口主勦二十三年乙未正月蜀御史王慎德上書謂
贊畫可罷報已有旨既總督至察承寧西陽暨馬千解
皆與龍通姻嬖而黃平白泥諸司又爲仇讐計先誦其
杖寬然後以檄嚴譬應龍可以坐致大略稱引時劉王
泉事宜 國威龍來當待以不死不者國家懸萬金購
而頭立致麾下若盜爲計吾而不欺也當是時七姓唯
恐龍出得除罪而四方亡命閭閻其間又幸龍反因以
爲利院道文移輒從中阻總督復使詣龍所問狀檄撤
綦江烏江兵諭秦民勿擾龍漸有悔心矣會水西宣慰
大軍 旨

卷四十二

二一四

安疆臣請父國亨郎典兵部尚書石星手札示疆臣趨
應龍就吏得黃勇御史吳禮嘉以水西與龍世好心疑
之疆臣益自厲奉札至檄招應龍低回久之乃上書言
秦氏伏兵伺殺往有明鑑誠恐中計不敢出有如辱一
介臨播而問耳心軍法無恨總督許之知成都王太守
士琦有膽畧調代史記勦爲重慶守令奉檄詣綦江延
應龍安總聽勦太守屬綦江令及經歷李應春遊擊吳
文傑前往宣諭李吳故素與相識者應龍乃令其弟兆
龍等至安穩治郵傳歸信却迎叩頭以備食餼率甚盛
曰應龍久縛渠魁待罪松坎所不敢至安穩以安穩故

多奈民也使君幸枉車騎臨眺松坎敘布腹心慕江令其言太守太宰曰松坎亦暴秦勸地也即以五月八日軍騎往松坎應龍果而縛追周泣請死罪膝行而前叩頭請得比安國亭國亭暴亦被討僇罪不出界今安穩乃慕江所部地廣大請治公館統罪人及罰金獻庭中太守爲請總督許之委兩贊畫及道府並以七月二十四日詣安穩應龍因服遠迎蒲伏以本之應龍釋位自竟不出大應龍人所共慕應龍能運轉人耳目當時有縛獻黃元阿羔阿苗等十二人案驗抵應龍斬以夷法得論贖輸四萬金助採木補舊欠糧稅不許侵擾地方非大事記

本日二一

二二

刑害公仍革職子朝棟以土舍受事次子可棟屬府追贈黃元等景斬重慶市總督以聞是時倭氛未靖大司馬欲援應龍專事東方上亦念應龍同積勞可其奏論功賜總督邢玠以下金加玠右都御史歸朝重慶守卽陞川東兵備使彈治之應龍再及寬政乃益怙終不悛日求其子出獄不得愈忿五司七姓奴輩害我若非盡殺恨終不滅且自恃兵強官兵終無奈我何而可棟尋死重慶則益心毒促取屍指以勘報未完不肯發還其完贖大言曰吾子活銀卽至矣梯兵驅千餘傳招魂而去分夷月蓋開據險卽立巡警江內七牌江外四牌

搜戮秦民切掉屯堡無虛日厚撫諸前用以權鋒名硬手州人稍殷厚者因事誅之沒其家以養苗皆願出死力是時有薊七爲應龍謀士進言曰非何能爲惟稱聘泰一日智囊也今在長安得爲軍師方可以成功乃使陰聘之既至請欲圖大事必先取重慶次及成都以蜀王爲質割二隅而守之徐觀天下形勢應龍曰不守近穴而取遠地誰謂汝知兵者謝遣之丙申秋燹餘慶土吏毛乘雲棺殮其屍已又掃石肝大都壩焚切餘慶草塘二司逼及興隆偏鎮都勾各衛已又遣亮龍引兵圍黃平戮重安司長官張嘉家明年丁酉春三月流劫江津縣及南川七月臨合江索其警表子升絕城下割之十一月石砮宜撫司土舍馬千駒入構先是千駒母與典應龍私卑龍千駒謀奪長子千乘爵于是聘應龍次女爲繁授固緣朋好說益甚明年戊戌王士琦調征倭應龍益統苗兵大掠貴州洪頭高坪新村諸屯已又侵湖廣四十八屯阻塞驛站誦原奏警民宋世臣父及羅承恩等單家匪偏衛衛城提兵跡且至葉挑指揮陳天龍等大索城中得鑒承恩及子女慘戮以殉令苗苗對父奸女面夫淫妻或裸體坐木叢射笑樂或燒蛇從陰入腋人皆俱斃又掘墳墓焚屍灰飛蔽天黔撫

卷四二

二十六

江東之疏防禦 詔令擒獻惡目正法蜀撫譚希思
御史趙標請于合江募江各置遊擊一員合江募兵千
二百名抗同門募兵二千名抗安穩部覆如議而
經歷潘汝資好談兵點撫奇其意明年己亥二月令同
鄉司楊國柱指揮李廷棟部兵三千往勦應龍遣朝棟
帥兆龍何漢良等迎敵于飛練堡我師奪獲三百落賊
奔走天邦國誘罷我師藏之楊國柱罵賊不屈竟脅跪
斬與汝資等俱死于賊撫坐罷以郭子章代而蜀巡
撫改總督侍起前都御史李化龍兼兵部侍郎節制川
湖貴三省兵事是時東征業已完局因移劉綎督兵還
大澤記 卷四十二 三

蜀議大征總督五月終馳至蜀即請設中軍標兵益調
募浙閩滇粵將士先檄總兵萬泰自松潘移重慶并調
集鎮雄永寧各漢土兵設防六月初應龍乘我師未集
犬勒兵犯碁江分屯赴水備尼爾造妻國等以偏師一
犯南川一犯江津其子朝棟守沙溪綏麻山防永寧宣
撫與貴州十七日遊擊張良賢遇賊著東溪頗有斬獲
廿一日黎明應龍督苗兵圍碁江城數匝遊擊房嘉龍
誤熱火磚反傷守兵賊乘勢登城嘉龍巷戰蜀兵爭譟
走水上乃先殺其妻與良賢赴敵死應龍因劫令縱囚
焚掠盡取庫金猶索縣印符爲據掠賫財于女一空老

弱有殺之投屍蔽江下水爲赤退屯三溪以碁江之三
溪毋渡南川之東鄉壩立石爲橋界號宣慰官莊聲言
江津合江皆橋故土統兵清理總督乃日夜徵調漢土
各兵重慶亦獲奸細十六人沉于河分戍南川合江瀘
州勢漸張賊亦遷延不進賊本穴鼠乘虛反嚙徒以安
忍猖狂既覆我師飛練則騎虎勢不得下益結九股苗
及紅黑脚等苗負險弄兵然猶時冀我如往局曲救未
敢鼓行深入止言爭界給養并索奸奴而總督因我援
師未集蜀人畏賊如虎成都兵甫出門即欲投錦江不
肯東無可奈何時移文詰責示無遷延意計以緩賊賊

果具文未撫不復西向總督亦謬作好語摩之止駐會
城調度已 上聞破碁江追獲兩省撫臣譚希思江東
之爲民提騎速兵使王貽德 賜劄應賞 嚴旨進勦
總督益調南北兵及武岡麻陽兵移粵西總兵陳璘改
湖廣駐偏橋貴州總兵童元鎮駐平越專候大舉已劉
將軍綏以十月至蜀時總府草創無可恃綏素有威名
其家丁良馬皆可決塵方以赴師渝期克爲事官又素
與應龍晤人皆疑之牢不可破于是總督延入臥內輸
心腹且以危言激之引其父九絲功爲比綏大慟願誓
死報效總督乃騰書于朝謂蜀人皆言可用今細察本

未非經無以制賊策願使之必有成功方事奉朝廷無敢異同遂奏擬專制而應督治軍益有次第賊微聞注無意肆敵廣結生苗大治犯塞以黔兵弱時偵黃千子越關總督前撤水西兵三萬守黔有斷招苗路十一月應龍乃屯官壩聲窺蜀已遂焚東坡爛橋楚黔路梗已又出掠偏橋與盛鎮遠諸衛接取九股生苗千起新漆黃平龍泉所在告急總督以偏隆間東坡爛橋重安三處實楚黔要害一為賊據則楚不得入黔滇不得出楚無黔且無遠謀每處置勁兵萬餘逼道因疏奏黔帥道元鎮撫兵制仁不肅上怒追趙華職立功以李

大事記

冬四二一

應祥代而茲總兵沈尚文且提騎遠治上以楚地遠關撫臣遠不相及偏橋既設總兵仍以文臣特開府視師廷推江鐸往總督頒賞格為諭苗難言廣招慰明年庚子正月五日應龍勒兵數萬五道並出攻龍泉司守備楊惟中擁兵三千以勢不敵先期托言議事待機錫展止土官安民志邵卒五百拒守被擄吏目劉玉等妻予並死于賊龍泉係思南石阡咽喉一失則薊川孤懸威方移兵進攻聞蜀金竹官壩警報同兵金竹官壩南川信地也正月二日石碛宜撫馬子乘軍鄂坎賊乘懈于三更時銜切我軍堅壁至黎明督擊連破金竹青岡

新虎跳關七寨十四日酉陽宜撫卞御龍進攻官壩斬關直上復擒斬三百有奇賊棄龍泉遁蓋二捷有以牽之矣初洪達宣慰宋承恩聘應龍長女貞惠及龍反承恩得請兩臺總督點撫令率土兵三千協守烏江桃于營至是應龍遣楊珠等輕師遠襲劫承恩留圍中時二月七日也自冬至二月所謂延寧四鎮河南山東天津滇浙粵西兵皆集土司如酉陽石佐永寧天全鎮雄平本巴梅水西又在防守烏蒙施州散毛容美永順保靖烏羅獨山等先後報至總督分八路蜀分四路一秦江總兵劉綎將參遊勝鎮等謀之督以參政張文輝一南川總兵馬孔英將參遊周固柱宜撫卞御龍等謀之督以參事徐仰佳一合江總兵吳廣將遊擊余世威等謀之督以參議劉一相一茅壩副將曹希彬將受吳廣節制參將吳文傑宣撫奢世綰等謀之督以參議史旌賢而中軍率標下遊兵策應川東總監以參政張棟川南總監以參政謝諒楚黔亦分四路總兵童元鎮統土知府龍澄知州岑紹烈等由烏江參將朱鶴齡受元鎮節制統宣慰安雅臣等由沙溪總兵李應祥統宣慰彭元瑞等由興隆而偏橋分兩翼總兵陳彝統宣慰彭泰正等由白泥副總兵陳良臣受齊節制統宣撫單宜等由

龍泉以偏橋江外爲四牌江內爲七牌五司遺積及九股惡苗盤據故也督餉紀功烏江則參議梅國樓沙溪則副使洪涇源總監以按察使楊寅秋與陸則副使范錫類監以參議張存意而白泥督餉以參議詹啟東紀功以副使王應霖龍泉督餉以副使陳興相紀功以副使路雲龍監以按察使胡桂芳參議魏養蒙其黔楚巡撫郭子章駐貴陽支司大移沅州郭已定總督大集文武盟神作軍誓登壇慷慨期二月十二日分道並發每路兵約三萬人官兵三之土司七之苗見驚曰今春真天兵與昔不同總督諭諸將以抵婁山等關爲期核

大事記

卷四十二

鎮重慶節制且曰聞外且戰且招降多不可勝計也關內疾戰勿受降師不可久老賊計決不可信也先是蜀王壘山忽裂僉謂昔年平九絲地數動始播平前兆云木義基江捷至基江自東溪入播並峻嶺茂苗楠木山羊簡臺等峒奇險爲賊日積紹等盤據勢最重劉將軍獨當之十五日進兵連戰破三峒三月朔楊朝棟等親苗數萬分三路來賊鋒銳甚我師夾攻挺身自陷陣苗大驚曰劉大刀至矣奔潰朝棟墮馬幾爲我獲始基江諸苗自分什居賊罪不赦入賊忌縱威名基江桂其等屬親于悉勁兵問道相角口爾破基江馳南川盡焚積

聚渠無能爲也及朝棟賊賊膽破益爲守禦計而諸路捷音相繼南川則四石二司先登初八日趙桑木關烏江則壩陽永順兵先登十一日尅烏江關翌日尅河渡開陳將軍舜及副將陳寅擊四牌賊各拔虛奪天都三百落諸國賊連敗乃乘隙出奇兵前突烏江詐水西龍澄會暗益誘永順兵斷橋淹死我師無算上怒重元鍾失律逮至京或飛語水西佐賊者總督微詰水西不自安會賊殺其頭目澄大恨二十六日賊託田氏修好賄澄澄斬其使治兵相攻安強臣亦執賊二十餘人明不背漢自是二氏交絕劉將軍戰九盤以二十九日入

大事記

卷四十二

婁山關是爲賊前門萬峯掩天中通一線我師從間道攀藤魚貫毀柵入四月朔也白石應龍身率各苗決死戰陰令陽珠等抄後山奪關四面合圍都司王芬中流矢死劉將軍親勒騎衝衛遊擊周敦吉守備周以德分兩翼追奔至養馬城與南川永寧路協攻連破龍瓜海雲霞園且壓海龍岡而壘海龍岡賊所倚天險飛鳥騰猿不能踰者也時偏沅巡撫江鐸已抵任陳將軍舜急攻以十三日破青蛇岡安強臣亦以十六日奪落溪關至大水田焚桃溪庄賊勢急父子相哭上聞死守每路遣降文誘我師總督微賊罷降卽斬使焚其爲所紿

八事記

冬四二

三三

虞縱與應龍舊據無通賊網賊其人軍門自明而吳廣以朔三日入崖門開營水牛壘與賊力戰三日節之微利欲受降弛攻賊說令婦人于園上拜長病哭云田氏且降復詐為應龍仰藥死報廣廣輕信按兵不動已覓知田氏詐降緩攻而所云應龍死乃乃兵攻回以火炮擊死所謂楊珠也珠勇善戰既死賊恟如失一手廣覺詐益厲兵協攻燒二關奪三山絕賊無汲八路兵大集圍下從十八日始築長圍更番迭攻自是賊生困窮崖待死矣會總督聞計曉而草檄愈治軍念賊圍前院紀勢難飛越令馬孔英以勁兵一枝壁其前餘併力攻後

八事記

冬四二

三四

朝棟兆龍等百餘人攬車傳致以六月二十一日解俘重慶則賊去歲破基江日也總督露布以聞雖首逆聲將軍功冠軍而司李高折枝以書生請自將士漢兵為南川將士先入關最登尤雄偉不羣十二月獻俘 關下大司寇請到應龍屍礫朝棟兆龍等市梟示各夷并戮田氏馬千駟其宋承恩以先絕烟釋勿諒即其地分為二郡屬蜀者曰遵義屬黔者曰平越遵義領州一真州改真安州即古珍州縣四遵義綏陽並故縣桐梓舊為夜郎縣仁懷舊為懷陽縣平越領州一黃平為川貴要區改置州縣三涇潭餘慶而甯水重安合為雍安縣龍泉所改縣屬石門又專設播州兵備使駐遵義並威遠衛建寧增辟其地西南左接水西右通永寧大牙相鑄水西向侵播州水烟天驕及它既脫顏聚黔撫郭子章許界水西川撫力阻久之與而復奪遂生變播州既立府而皮林上下諸苗向通誅皮林在湖廣極西地連貴州廣西山峭密隸貴州之黎平府府與五開衛同城衛屬湖廣苗屬貴州漢夷雜處土田交錯耕種不得不同畔有無時亦相通勢在必爭平居軍難由弱結怨日深千戈一起苗肆報復其惡日恣吳國佐石黎太彭舉楊永祿等為之貶播州之亂實藉其力二十

八年湖廣兵三千勦之敗沒遂入永從縣官吏俱避反
據爲穴知縣李宗周新至寄居五開者年餘會計橋州
未暇及也至是命陳璘討之江鐸督管軍事貴州廣西
協勦九股苗隸貴州者論招撫無助賊鋒已聞毋喪許
歸行至長沙復回沅請副使魏春棠張天德爲左右監
軍叅政梁雲龍督餉副使王應霖紀功明年正月陳璘
率叅將宋大斌遊擊江騰龍等進兵廣西兵分六哨總
兵李如粹統之監以副使陳景自懷慶縣入貴州兵分
三哨總兵陳寅統之監以副使袁應文導至五開衛議
賊屯縣城甚堅城前平田後爲峻嶺兩翼險熾攻之恐

大事記

卷四十一

三二五

腹背受敵探知潘老巢及賴崗岑岡等處苗之腹心互
屯犄角須先擒絕其後勁分八路並入破賴崗岑岡大
小二寨宋大斌克龍巖寨諸將皆有斬獲二月初夾攻
潘老寨諸苗來戰皆擊破之遂平其寨留兩營兵據守
別將沈弘猷至地苗寨斬擒頭目華海等十五人進破
草坪其東爲文冲營係中石運餉之塗地頗寬平各立
三營候應接尋鄉導舉險可七十里賊迎戰敗走部兵
兩翼而上賊走岑鬼坡即昔所謂銅關鐵寨者攻三日
破之各路兵俱旆進報捷賊退坡龍頭貢山其險尤甚
官兵圍之廣西兵亦至分部力攻賊盡死以拒一柵將

破後擁一柵我兵列營布守凡十餘日守營險尤密次
南嶠奪關而進賊大潰走生擒石寨太共斬五百八十
二級楊永祿及其弟永長遁去尚馬田員八其衆永
祿妻石氏被擒審知城後門山陡人驕而守懈乃選驍
銳梯城而入巷戰原任叅將黃冲霄擒尚馬守備丁貢
擒田員餘黨貝袍民帕俱被殺斬四百二十六級縣城
始復事在三月二十六日彭舉吳國佐進入天通四十
八寨皆以計擒之事至是役也廣西報擒斬二千餘級
貴州兵斬四百餘級撫天燁一帶共九十七寨立廣化
營九股峽谷龍谷諸巢蔓延三省寨至數百江內九股

大事記

卷四十一

三二六

在下通五開皮林江外九股在上近貴州自土司劉王
海被修以來歷五十載不通王化且助播爲虐既與皮
林接壤恐其誑誘遣官審勘皆願降附結管認糧于是
皮林援絕三省夾攻元惡盡擒餘皆招撫八月獻俘衆
議以黎平府永從縣十三長官司割屬湖廣則湖北之
藩籬已固平溪浪浪偏橋鎮遠四衛割屬貴州則黔藩
之堡陣彌堅從之李總督平播後聚軍中銅器鎗鼎分
三等給發各土司永寧戒其銅鼎銘曰維星拱北惟
水朝東天王御極八方會同惟西南夷各世其惟敬
天念祖庶不墜厥宗順天者吉逆天者商以爲不信視

楊應龍又鑄銅牌一高一丈三尺銘鐫於上堅海龍岡之觀銘曰 皇帝二十有八年播入告証天皇赫怒爰整六師以誅不供百十有四日盡俘群醜遂漸其宮波吏治之方三千世始入皇封我勒銅標永鎮西南臣李化龍江巡撫爲碑銘立石紀功銘曰 上御極廿八載泰道經濟四海維玄冕暨朔方相繼亂自取亡彼播磨背世澤放效尤作叛逆內蜀民及黔楚血成川骨成土今 皇帝怒嚇斯命臣鐸總楚師馳自燕諸境上甲號今防鏜長同心誰中丞君直指使兩監軍大將燾騰如斗力如熊世無偶更小心奉約束風凜凜嚴節曲初出大事記 卷四一二 三一

兵渡敵營五圍潰賊乃營被三渡渡水廿賊聞之膽益寒遂乘勝搗巢窺夜半起戒戰空不搥鼓不張燈拳懸崖如蟻騰抵賊棚立涉織殺伐聲動天地賊詫駭類瘡痕道楚兵從天下探虎穴擒虎子虎窘逼維經死諸脅從因收治蠻父老稽顙至飛路布未央官天顏喜仙桃紅西南夷各內憚憚 天威不復反爰贈石勒茲銘王猶塞王心寧中與外諸勞績垂無疆照遐邇後三年甲辰正月敘播功進李化龍少保兵部尚書發一子世錦衣衛指揮使郭子章陞右都兼兵侍江鐸贈兵侍各磨一子世錦衣指揮僉事支可大復原官磨一子入監劉

絕陳璘並陞左都督磨一子世本衛指揮使馬孔英陞都督同知加實職二級世襲吳廣李應祥子並世襲本衛正千戶李應祥贈左都督餘陞陞賞有差已故監軍司道張棟楊寅孫張天德各贈太僕寺卿磨一子入監安疆臣龍濟母鳳氏各賜金紵絲表襲前兵部尚書田樂磨一子世錦衣與戶部尚書陳渠趙世卿等各賜金幣新總督王象乾賜金并飛魚服署本兵刑部尚書肅大亨改兵部原磨加級世襲賜金蟒職方郎中申用懋候巡撫缺推用童元鎮已滿戎得開伍

朱史氏曰播州一案當時用兵不可乎曰可蜀三面

大亭記 卷四一二 三二
陳表止借爲用而播爲最勁此不可制四起效尤無蜀並無驚漢且分八路剋險關彼猶僞強如故勢安得已曰既剋矣因而郡縣之不可乎曰可悉天下全力夷二千里與區爲國家開土問疆此盛事也勢亦不得中棄然奢難未發憂其多費既發舉若摧枯者何曰此朝廷徵士兵之失也夷本犬種犬之穴可奪犬之性不可遽驅犬喘犬又技以骨狂制噬噬自戕其類爲力甚易故用之本地可降省可它省則不可江浙常用之矣爲民害甚烈而先朝崩像計無復之乃始議及用違其性夷乃益驕至山海十八萬之徵夷居三焉有窺而動

亦積漸使然固自無惟易稱作事謀始况兵謀五浪始之不慎有能善其後者吾未之聞也

遵義連陷

遵義初設議兵將防守歲用七萬金後減爲三萬然俱無人額相沿二十餘年司帑甚誦府州縣吏書併各差役多異籍亡賴魚肉土著於是舊民浸浸生心矣永寧切近奢剏忠父子垂涎擅殺威遠衛百戶劉訓等家又欲挾迫土城千戶袁見龍兄弟而見龍族衆強盛憚不敢發萬曆四十八年見龍與加衛守備雷安民援遠陣

入事記

冬口一二

三二

沒崇明父子拍掌稱賀天啟元年重慶未變先已發金刀紅袍子女玉帛糾合把總石良陳加典安登等及心腹阿易述水西苗魯仲賢莫德等立應龍族人楊維新爲典國君土城袁氏殺戮殆盡專委逆黨扶國頑奢宏等於十月內率兵犯府城是時兵備李仙品推官馮鳳雛方督兵援遠知府杜天培知縣劉人表病死同知張起鶚署嘉定州印署印通判袁任素失人心掣印先逃一時軍民悉被迫脅倉庫焚劫俱盡陳加典等復率兵攻桐梓知縣洪維翰不屈死典史黃起鳴走至忠萬起兵仁懷原無正官望風奔潰數百里間烟火盡絕獨真

安州險遠賊未能入張同知時在嘉定即棄印從鎮雄借徑入遵行至畢節爲西賊所留成都方被圍朱左伯燮元在圍中檄蔡江令鄧昌魯南川令韓應龍與安知州楊汝昇同土州判駱麟綬陽知縣任寵募兵扼險固守點撫按遣貴陽府推官徐清督參將焦瑞麟等兵至任寵等各率兵策應遂復府城追成都副將水西蔡難黔兵一時撤回扶國頑乘間再據是時李副使馮推官督援兵回救而李已改官敘瀾獨馮推官單騎直入招流散與任知縣率陳一龍騎驍戰賊於金刀坎俘斬三百餘級遂入城據守時左伯已得撫蜀之命委蔡將周

大事記

冬四一二

口一

之德來治兵託故避往重慶水間二酋遂於七月二十三日乘夜火攻馮推官家寡不敵與程歷袁一修司獄蘇璞俱墜城死真綏兵潰退桑木閣獨守備楊通雷據守桐楊國扶國頑等屢攻不克蔡政吳光義等於九月十六日督通雷及守備任國瓚領兵乘月色追殺西兵悉逐過江因府城兵糧俱乏遂復撤回食事趙邦清已屢任督蔡將秦銜祚侯良柱張奏凱守備李棟等各統漢土官兵由蔡江進松坎別分廬食事同流崇極由小路進桃竹壩趙僉事廉得蔡江偽總兵袁天緒爲從逆渠魁斬以徇又使侯良柱進攻斬石良三父子因而招

撫如趙國璽安鑒羅安良陳守江陳加典等相繼來降
共率夷民六萬有餘入內地安插二月初七賊憤楊通
雷固守率兵攻圍通雷城守終不能克任知縣復率駱
麟戴鳴鳳等策應夾攻賊遂大敗扶國顧楊維新俱被
傷逃奔糧食器械無算天啟三年三月二十三侯良杜
陳一龍等會兵進安羅二村將以搗蘭逆寅忽糾水西
兵入九萬來衝二將俱潰僉事盧瑛田督兵至落紅招
撫羅華王正相等屢有斬獲至是亦潰賊因永寧告急
旋即退兵六月初八日趨食事與同知冉登通判連銘
入遵義青蒿白骨腥穢觸人通非世界矣

大事記
卷四一二

四二

四三

皇明大事記卷之四十四

朱國禎輯

楚事

楚地名山大川、皇祖徵時西遊、撫真武草莽、顯聖崇嶺、其修真處也、因元舊宮、改築宮在山巔、元以鐵至是始歸以金、未就、文皇起兵、其靈尤著、姚恭靖稱曰、我師散髮、仗劍自雲而下、文皇親見、效之出入、陳中兵刃、不能傷後、益展拓、制如皇城、歷三天門而上、範金爲殿、題曰太嶽太和宮、膝五嶽之上、靡費萬萬、胡尚書祭告獻瑞光圖香火、遍天下、設內臣司之、每朝登極、送像大事記 卷四十四 一

設滿幢凡祝釐之事、皆趨焉、靈氣所鍾下、灌安陸篤生世皇入承大統、獻皇裴松林山崇曰、顯陵山曰、純德政州爲承天府、設典都留守、司正副官道太監守備、又益以德安府等州縣、曰荆西道、增試額爲九十名、錄文中列守備名于巡撫上、至兩地時、特進鮮聞、絡繹道上爲常、王府徵祿、惟祖之使不與焉

其藩府惟楚爲大、高皇第六子、攝封國元妃王氏定遠侯王弼之女也、頗富強、數被疑、諂終得保全、然獻歲衛三之一、萬曆二十四年、封升王守仁王錦襲統稱定遠之裔有財產文冊凡八十六本、進獻冊中除諸勃

器仗衣服庄田外、皆奇異、未名之寶銀磚三百萬金磚百萬、遣太監孫舉錦衣莊、德福往會撫、按括取勿使遺漏、先洪武二十七年、王弼生監黨死、妃薨已二十年矣、王之子孫無依、就養于楚、牛仁未知于王氏近遠、突爲此奏、駭人耳目、舉等至楚、合官號憫、王率眷屬出居書院、聽搜掘、不過近世尋常之物、與所奏絕異、報上未發、久之、楚王獻銀二萬兩、且言、臣窮難措、上憐而免之、撤回差官、仁錦發原籍尋建、成論斬時、奸人上國用、犀裕疏礦稅內官四出

二十七年、御馬監奉御、陳奉、原奏官衛總旗申敏往

大事記

卷四十四

二

湖廣時、承天守備曰杜茂、茂在事久、陰蓄有心、討人皆畏之、奉倖而駭貌、僞像直一木偶、既至、撫按及諸司以計厚、糜與譚利害、可否唯唯、惟護衆皆其謂、易制且奉自稱原籍、承天墳墓在焉、念桑梓必不大恣然聽人穿鼻、投賄附麗者、雲集江湖、大盜率皆收用、惟所欲爲、不復顧益三閭、皆奉勅太和轄行都司提督諸道官若香稅擅周山三百里、林木之利、承天轄本衛若禁山、玄祐官租入皆不與有司事、然亦不勝凌轢掣肘之苦矣、奉總全楚并江廣、錯壤處皆得以意行、魚肉所在、水陸要津及各村落、皆揭竿拽黃旗、重徵疊收、慘慘汗零、殆遍

初至徽州府推官華鉅經歷車任重往承天查倉庫不應即奏違入巡按曹楷止之不聽計楷陽誣陰害抗 旨捷稅因譴襄陽知府李商耕黃州知府趙文煒荆門知州高卿吳又有奸人秦湖廣道省各屬存留羨餘漏稅賍罰空餉佃價不止億萬見在黃金萬兩庫相李林甫妻楊氏壙中金牌童子各金器重數百斤左右金窖未開別有占墳黃金鉅萬每被小民盜乞詔清查解用武漢二府有常周二鄉官奉先至其家以奏請抄沒各勒千金生儒商賈之家都不得免少有越趨直入內室奸辱或掠入監府甚多十二月二府人不勝憤

文事記
卷四十四

三

聚諸獄控之所司皆錯悞第云權在稅監奉方據新署衆往訴怒曰 聖旨誰敢違即鼓譟拋磚石直上撫按豫知有變先馳往各司官俱至救之奉僅以身免參隨重傷者甚衆

至十八年正月疏聞然奉尚有良心謂小民勢窮所迫且皇本兵餉正在吃緊恐清查事竣數難取盈朋揭故豫餘家遣吏苛責子民猶擬復起特賜籽客少垂雨露解進 御前數之多寬難以取必等語蓋尚戒心于前年臨清馬堂之變也而更添金銀真鎮之奉與它道落之奏違遣入至朔州參政流孟化知州鄭夢禎小加約

束即自往尋囊孟化加禮曲說不聽且含怒衆共飲五百金托夢願餽之未解此如以片肉投餓虎咆哮噬不可制矣奏聞孟化調用夢願降三級又參常署印通判楊大烈罰俸與茂相表裏其勢愈烈乘船至承天凡四十艘載兵器火藥沿江射獵劫奪自石牌次金花灘以潤金爲名索取金盆金爐等物勒居民認贖銅鈞釣人肉銅機機婦人乳生員俱不免被縛被圍者十餘人并拘鍾祥知縣鄒亮齋遠近大震御史王立賢以聞不報康于五月望日訴之守道萬振孫太守王禹聲求解忽有祿服賞訪單人拔者士民擒而搜之草關五十

文事記

卷四十四

四

餘家送府拘空室中奉持檄詰問之使踵至城中洶懼巷哭奉抵城外茂往迎設宴夜闌始歸城外居民隨入呼噪次日揭竿聚衆守臣諭之乃解茂疏已上并參留守黎國輝千戶謝世爵失千彈壓當治罪十八日衆復變再諭稍安有養馬人棚疏內士民姓名稿存鍾祥縣諸生權入縣索之不可得告以稿在蘭榮家崇茂心腹主筆也率往毀門而入果得之茂立遣衛官擁衆千餘凡素有怨者悉加毆辱其財物一空生員沈希孟素有膽氣與抗辯掉去家立盡諸生避宿玄祐官追而縛之有截耳折兩臂者傷四十餘人茂疏再上坐以殺知縣

實救解也坐以造兵器其操兵皆衛弁也 旨下希孟等皆被逮後皆削爲民

二十九年辛丑正月元日江夏蒲圻沔陽州同月定火各燒千餘家江夏火燄至城外沿及江船布政湯日昭舟遂解纜至江心火燄呼漁舟得免妻女皆死倉事竭應京疏奉罪狀極言違旨詐誣殺人無數且聚盜糧兵得妄無有凡九事并言湖廣苗患加以奉惡不悅人心厭亂勢必赤子弄兵青衿披髮疏焚撫按皆震虞福奉反勅慶宗降難調處方尋傳旨科道實核拿問奉所遣參隨直入各縣堂逼取庫銀凡鹽商至者加稅勒謝又

大事記

卷四十四

五

欲盡糧倉穀委襄陽府通判邸宅推官何棟如盤驗不往蒙陽知縣王之翰接待稍遲因恭楚臣朋謀勒指等事先是翰標知削秩尋逮問惟倉穀以備賑得留而應郭將至百姓喧聚請藩府請留奉待意甚直書其名通赤街猶衆天譴奉盛氣叱咤率甲騎三百餘發矢殲殺五六傷二十餘人于是比屋皆督起格鬥遂攻稅府奉處不敵敵自焚大門脇之將坐以謀反巡撫支可大督兵救解或曰兵之必激變不如傳諭明言命使役之禍必重今已被膽破之聽朝廷自治衆始持碑石林立不動奉始得奔入藩府不敢出可大尋亦被論湖口

太監李道奏全楚地廣財富奉征多解少欺侵國課

上怒始擬回治罪仍着杜茂兼督其時錦衣差較尉體訪被縛殺江死者六人餘皆爲土人所殲有 旨可大革職改工部左侍郎趙可懷兵部兼副都付代限五日內起程奉之被攻在三月六日撤在四月十七日可懷之行則月晦可懷疾馳入境諸司已衛奉至荊州將登陸所携多違制之物焚其舟凡七楚人赴可懷呼題者數萬人擁撫之仍疏請 祖宗湯沐地求寬貸不報執奉用事人韓士問等索賄賄士問刻四十七條大者初至襄陽朝王嚇孔妃得其珠寶金帛甚多再索各項值

大事記

卷四十五

六

七千餘金又索襄陽王金環金花玉帶值千金至黃安縣收欺公子家人聲言擒殺公子獻三千六百金未免其餘小者發祖墓大者藏亡匿貨所得金銀約十六萬餘物稱是而諸惡少所私不與焉益處儼然而奉添有潤金船料錢錢水晶石等名目故其禍尤甚然奉至南上治之甚酷撫按若護行通判趙世美與士民所報賄賂皆不能匿而楚殘剝亦已甚已

三十年壬寅二月上不豫傳止礦稅刑部錦衣各犯釋放還職建言諸臣復官行取科道補用戶兵尚書陳渠因舉出視事工部尚書楊一魁失塞黃洞口革爲民

一時確鑿雷動次日早 上汗浹體稍平收回前辭旋
論朕偶眩暈所傳之事官職未成礦稅難以停止餘事
再酌量當行者擬 旨以閣閣臣沈一貫宛轉以 引
老子身與貨執重語謂 聖體初安正宜凝承天禱安
得以外物妨內養且勿掛懷容臣三思再奏其事在不
疑者謹擬一 聖諭三道惟即批發太僕寺卿南金仲劾
不正大臣當急斥謂 聖諭已領自是獄無係因野無
遺賢乃數日來不聞吏部復職何人且以發訪單為辭
則尚書李戴當罷亦未聞刑部釋放者何人且以討保
結為辭則尚書蕭大亨當罷 上怒謂專市私恩新舊

大事記

卷四十四

二

建言諸臣都不准復礦稅于連人犯仍舊監候金仲降
級慰二尚書供職尋給事中張鳳翔奏礦稅不忍遽止
將釋罪起廢行取三事併停不得不然閣中擬三旨以
達其意可知當且次第九發特事難徑行故遲延未決
金仲以問安為端寺必不問安乃丈夫平以為可恥必
不問乃無愧乎礦稅自有停止之日廢棄諸臣優游林
泉處分有時何事取必旦暮 上是之金仲則為民而
擬諭三道中惟允行取一時反汗人以不堅執罪洗亦
無辭也時李太守贊自楚漸進至通州贊號卓吾溫陵
人鄉科得官致仕寄居麻城結菴說法招聚徒黨雄辯

無敵每口大道不分男如作觀音問一書士人妻安多
有携衾枕宿菴中者其說新奇有哉善焚香大德等書
以呂不韋李園為知謀名臣李斯為才力名臣馮道為
吏隱卓文君奔相如為佳偶秦始皇自千古一君他名
賢皆在議貶中而大市有翻孔子之是非士大夫靡然
信之初為聊天臺所惑後忽為一焦湖園取高弟亦
推尊不容口至被場薦為怡然受之總河劉晉川招人署
禮為師通州馬御史經綸延至家為給事中張問達所
奏逮入京下鎮撫司素好潔既束入臭穢不堪以書
刀自裁悉燬其書然家藏戶守至今土風大都出其染

大事記

卷四十四

八

化朱子語而孔子之道幾晦亦一大厄也而楚故有假
王之說楚府自嘉靖二十四年愍王叔後子恭王嗣位
至隆慶元年病半廢時有增損已嬰弱困臥五年八月
卒明年二月報官人胡氏生二子諸名長曰華奎次曰
華璧眾謂王久病不能御內何以有孕孕且葬生葬者
面貌必相似一魁梧一癯陋大相遠口語藉藉謂妃王
氏見王無嗣與內官郭倫引族人如紱定議取其弟如
訓妾允金梅所生子僅數月入官如紱亦將家人子壽
兒生已歲餘同人魁梧者即華奎也奎尚幼叔祖武岡
王顯槐署府事如紱從弟如訓等屢欲訐發計阻之未

衆議賓汪若泉奏開時江陵當國遠王坐廢衆皆歸罪不自安奏至念事未易行下撫按勘明通山等郡王并宗室數百人儀賓劉宗源等主王妃之說亦具奏并勸諍者不能異顯愧亦避嫌不敢質隱忍至革爵李得嗣王壁封宣化王其事雖定其說卒着人口宗人附王者頗沾漏居爲奇貨儲者自愛者不復言悍者時時忿爭相激王不能盡錯王宗仁之說說者曰因此起釁不得而詳也中尉華越素惡藩與王忤其妻亦如言之女居常歎息欲言又忍比如言死謂父有族誅之禍今雖死恐株連終不免乃言于越謂王實其親弟姊妹昆仲

入事記

卷四十四

九

面貌言動歸自述始末事纓纓越乃約宗人歃血舉奏王聞擒入加刑將除之俄得脫去妻亦走藏儀賓家索之皆不可得王曰此去作大事矣

三十一年癸卯正月王奏越抗違諸不法狀 上以庶宗罪狀多端下部參看一月越奏楚藩大變異姓殷王事通政沈子木持之不卽進詹事郭正域與王同城而居素有以呂孝廉之恨實主其說聞之與子木頗有違言四月正域晉侍郎同部署事議論漸沸楚王聞華越有疏上疏自辯越遂如得達俱未報郭乃上疏請勸大略謂 高皇帝家法待宗室與臣庶不同宗室小罪不

遽加刑大罪必下撫按會勘或差法司往勘未有止據一偏之詞輕與處分者亦未有不經勘問能得真情者楚王所奏華越之罪事在彼中華越所奏楚王事情干係 皇上家法宗社大故其有其無臣等不敢于京師三千里之外輕意遙度如果有之當急爲宗藩改正如果無之當急爲楚王昭雪使楚王所奏得實則親藩貴重豈容誣議使華越等所奏得實則天潢宗派豈容冒濫宜並勘以求真確凡勘必解職以聽楚王在勘中卽當撤府事然後無此例首輔沈一貫諷止不可又不能奪閣部齟齬口語交關雲在楚并在朝矣聞旬日批華

入事記

卷四十四

一

越奏云此係楚藩屬宗如何結集群黨輒參正王以小犯大豈得公論該部院會同該科參看來說覆奏楚王襲爵二十餘年何至今而始發且不發于民而發于本宗又發于女子骨肉之間果係真知真見否能無別項私仇希圖傾陷否楚王止論一人而越等二十九人奮不顧身同來陳奏果係公心仗義否抑或別有他故結黨欺凌否當下撫按勘問楚王之源委明而後各分可正各宗之真情得而後罪案可成時首輔因部議不合注籍次輔沈璽入閣票上報允楚王奏亦併發然得于例終不及撤府事也楚王聞之甚懼尤念梅楚死如訓

近匪巡撫趙可懷巡按王立賢會諸司王太妃亦抑郭倫等俱至分款究實凡王病與一切蹤跡俱不能諱然不敢求第云以爲真也而王氏持之甚堅其言又足交發互證郡主縣主并申其說以爲假也于犯七十餘人寧死不承未敢輕易出入具聞奉 旨關係重大郭院泰詳時左侍郎李廷機已至改署矣楚王疏再至報曰奏辦事情與前撫按官勘報尚有異同九卿科道着議御史康丕揚力攻趙謂勘疏未盡者三趙之不通者七于是廷臣于九月五日會東閣各具議單凡三十七單戶部尚書趙世卿至千三百餘言中云事理可思國論

大事記

卷四一四

可採彼此之情詞可參對牽越之初揚可查明武岡王之卷宗可覆按婦人之言決不可聽部中節略以進隨以言者并全單盡上大約與世卿同正域之議殆縱橫甚直奏通政匪疏出首輔一貫之意一貫堅不欲勘無以服天下士夫之心且非大臣腹心事君之誼并楚王百金爲壽許萬金爲謝書帖具進通政首輔辯疏皆上得 旨楚王真假之事何至今發覺且夫王許奏其妻証見豈可憑信禮帖原是壽儀後無押字俱難爲據科臣遂有顯劾者正域且辯且求歸禮部仍會議以上報云楚藩許奏事情年遠無據仇口難憑真假甚明不必

再勘便行本處撫按啟王安心整理國事率越等分別議處十月正域再請九歸楚王許疏又至列其四恨且謂率越至京主其兄國子監丞正位之家乞祿職示懲下部果將因之甘心焉諸學士皆不平廷機奮起代白謂正域始終未嘗以假之一字加王無容再議從之以上票旨皆又次輔康之筆一貫及鏗引嫌杜門已久正域亦出都下潞河泊楊村守凍矣忽妖書事發先首輔獨相者數年 皇長子前二十二年已出關講學王文肅定儀注用講官六人蓋隱然太子禮也正域居首聲宏貌肅長子鳴日其講定于昧爽一日大寒東皆齒擊

大事記

卷四一四

七三

長子儼狐裘弊不能堪爐火藏密處未得言不敢驟用郭大聲叱內侍移出長子稍溫適其德之上聞亦不許其賈給看講獨不澤曰此我輩事講官錚錚便來壓倒即他辭色多恃郭行之自若其文筆雄祭自負牢所推讓獨與同年葉向高善皆有時名禁亦以他事爲一實所疎終不與講官之選久之俱出南京名優之賈遠之也衆頗以爲疑比礦稅紛紛委蛇出入不敢力爭左都御史溫純西人誼直又多齟齬既關中添鯉及廣展同鄉同年調停甚驩鯉家居久謁蹕望獨重衆皆歸之郭又與相善關臣雖無水火之形已緼其情朝士左右

和益分科臣楊應文姚文蔚醇謹願爲一貫所用後又
益以錢慶舉御史康丕揚至楚事發楊康攻郭甚力錢
亦有疏其跡大露點者因之爲此書且借展爲辭發難
端其書刻版加面禁九四題曰國本攸關內曰續憂危
竊竊東坡中書題上補所爲書一真小帳九三百餘言
謂上于東官不得已立之而從官不備所以萬他日
改易之意其特用朱履廢者更也與鄭貴妃約暗寓而
一時內外官依附廢者文則王世楊文政孫燁文撫李
汝德文撫張養志武則王之頑王承恩王承恩鄭國賢
又有一陳矩朝夕帝前以爲之主沈一貫
右鄭左王王以規禍避禍宅日必有請難動工之事
未幾日都給事中張應祥讓御史詹應甲書十五日奏
散投各處上得之大恚傳內閣時東廠訪獲妖書一
本朕一見怒恨何常有此意念今日見卿等所以因何
駕捏虛言無跡生影混謗庭閣官禁離間父子兄弟誣
陷大小臣工以翻天覆地之罪首領卿等忠良一網打
盡使朕孤立于上蓄謀巨測心愈忿薄必有上使之入
卿等可傳示便着嚴密緝事衙門嚴訪擒治在外行各
撫按緝拏務在得獲真實以絕禍源以昭天理國法卿

等朕股肱義同休戚豈宜辭避墮中奸計驚危宗廟
社稷可卽出贊理以分朕憂以鎮奸心諭知之時惟首
輔又次輔有疏語甚激切誓不俱生且求避位報曰妖
言誹謗朝廷動搖宗社使我一家不寧大逆不道已下
嚴拿卿須若中鎮定主持國是其書中牽及者皆自辯
報皆云尚誣及朕何況于汝惟李汝在陝西其子錦衣
指揮僉事李慎國代報報如下刑部定賞格報實者
照軍典例賞銀一千兩授衛所百戶上以爲輕賞五
千兩實授指揮僉事兵書布滿街衢道路以目人情漸
洶九三日衛百戶崔德獲賊生尤及子其篇歸趙氏陳
氏生尤願天點生憤憤編刊粘楊帖者鞠之或認或否
衆方惕息不揚獨再疏前事越有討逆之機奏王之疏
未必盡出其子及歸勘拆府牆毀下馬牌不待明命敢
肆馮凌今日妖誣事不相案情則相合望嚴緝奸人正
無君之法又嚴責楚撫按詳究筆起等如律以正前日
謀陷親王之罪固以隱然羅正域子肉矣方正域被攻
時知交斷絕惟次輔與之通問吏部郎王上學刑部郎
子王立皆次輔門生子又郭之同年最相厚者員言爲
助山人沈士林員言與于皆師事僧達觀因于亦得
見郭并謁次輔于以請告家居二十年始補原官首輔

欲收之不可得其黨始終難斷謂次輔當國引郭爲副于王據要津事不可測適值 聖怒棄機作事便不可模此一隙也王之頑疏內有就中委曲惟衛奸人知之承恩名世又有奸惡陷害等語命指各來說此又一隙也生光等展轉窮究并獲其弟生彩質對勒以取供呼曰供也死不供也死只是不供厥衛還聞止日奸逆干証頗明未敢確以爲是不揚獨請緩之以蹤跡可疑執沈十林廷觀等承恩名世疏上皆指錦衣都督僉事周嘉慶下九卿科道究問嘉慶祖諒以軍功隆吏部尚書李戴姻家使氣與察案多忤二王皆武舉第一遇之不如

大事記

卷四一四

一五

憚恨之故指及事已更端然只環衛中相軋非科道意也方鼎沸時首輔又次輔皆入直 上喜褒答次輔尚辭病不出久之上揭雖有震驚人心以及宗社語其意較寬又與所知言此何大事過于張皇頗傳于人又從而潤色焉嫌忌日甚正域家人尚在京中寄書往還不絕人益側目有同知胡化妄奏教官阮明卿所爲明卿榮舉鄉人也本勃勃欲發事適相湊十二月一日騰疏顯攻正域并及次輔大約謂有奸黨而後有奸書書中皆怨詆 朝廷中傷二輔與當日會議楚事之人其刊刻流播又適在楚王疏入之時假令楚王而終誣此書

必不作矣元輔一貫早去此書必不作矣次輔朱聲不擬票不決楚事此書必不首及矣蓋前侍郎郭正域乃次輔沈鯉之衣鉢沈鯉云良次非門人沈今譽正域之食客胡化正域之同鄉同年也沈化刑部司人舉中則知舉申縣下撫官刑行知縣精敏則問恩入京遇上卿郭明卿選票縣訓導保建言爲名捏本誣明卿兄弟及累林自至文學門進之言者捏本誣明卿兄弟所爲厥校所執坐妄言奉職羣奸結爲死黨計日取相位故示寬疎以滅楚藩而修怨亦爲樹威即藉楚事以逐元輔爲已地三輔與將順德意一擬楚王非微之票一擬正域回籍之票則怨益歸之皆臣之一疏激之也彼正域方將飛揚跋扈而況加之怨乎且正域身雖去國而兄正位尚怡然此中爲奸黨消蘄其黨或捐千金或二千金或三千金使沈令譽達觀賈山徧行賄于中外

大事記

卷四一四

十六

正域出國門一月尚逗留近地楊村乘小轎三入都城暗投次輔家 聖旨所謂奸黨可疑者孰過于此獨謂次輔輕密勿重臣休戚宜與、聖上一體胡屢屢爲奸人緩頰奸書始發舉朝以爲大變彼獨以爲小事舉朝以爲當捕彼獨以爲當容奸書出已逾旬未聞有一起居之章迄今半月始得一楊中皆委語支詞無一字及固本且有震動人心虧損 聖德語同互隱伏代奸人作說客意欲何爲疏入中外大駭不揚亦檢逐觀裝得

沈十林所與于王書金加羅纔廷機及詹事唐文獻力
爲排解論德陶望齡自南畿典試至直造首輔第質言
聲色俱厲并見又次輔言魚肉正人負萬世惡各我寧
紹將不得比于人數苟委之不救陶生願棄笏拜疏與
之同死皆僂首無以應時正域舟次所在發兵爲守鈴
折之聲震動遠近僕毛尚文在京已被執又卽舟中攝
幼子孔母去千方三月幾斃行取推官臨廷弼餽酒百
甌以慰次輔寓所旂較塞門騎墻重誦贊出入必囑
曰送出郭侍郎來于玉又不必言一時如狂凡兩日
皇太子遣奄至閣中傳曰先生笏容得我將就客郭侍
不耳記

卷四一日

二

郎罷 上亦召太子寬慰諭無恐傳聞中知之首輔本
有心討覘 上意已定外間人情未可盡拂儼夢畢吉
曰正域着在籍聽勘次輔鯉密勿重臣豈得過爲搜索
言官宜存忠厚次輔辯疏亦加慰安文獻飛書報郭曰
湯網解矣廷觀拷問奏上則曰不守清規言辭誇太從
重擬罪竟死獄中于玉皆削籍而毛尚文沈十林胡化
屢獻終不服事亦小挺獨重嘉慶執其書辦袁觀供稱
生光往來議妖書有據吏部尚書李戴見事急甚懼
上亦以王士驥事責令回話既認罪又責以用印失錯
勒致仕嚴行盡獄移東廠陳矩爲政矩素清車廬心細

審得嘉慶兇狀與表姪刑逼妄認以聞 上曰事情不
屑何日得真甚時結局嘉慶有妻妾子姁行拿金藉自
事發以來至此四十五日他株連不可勝數幸大體尚
未決裂人歸功于李唐陶而所費詞說已多固體政體
亦少損矣生光在獄中箕踞娛罵曰朝廷得我如至寶
一移口汝輩皆葬粉矣

三十二年甲辰大計會場未暇及三月以嚴飭嘉慶妻
妾子女無異辭聞 上始送三法司定罪生光振輅再
擬從謀危社稷例四月二十七日磔于市其屈口外爲
嘉慶幸職巡捕員役各叙功次輔復詠乞歸言臣一
不耳記

卷四一日

一八

念朴忠或可給 主知取信于一二寮友比詔執事勿
過搜索臣乃得掩其瑕疵不膏斧鉞及至府部等會審
時取具招由亦開輔臣沈鯉奉 明旨無容再議臣益
得迺于法比不生深文雖巡徵羅列壞臣寓所讎密兩
月而後解嚴而臣首鼠深藏卒亦無所發覺雖臣原籍
喧然騰播謂臣已坐奸黨舉家驚怖欲死而久亦流言
漸息係有室家蓋秋毫皆 上恩也臣何敢忘亦何所
不愧于心惟是臣親疎內外朝野遠近之間見臣有此
一脊知其聞望輕鮮不善涉世遂無復信臣朴忠而臣
失其質矣臣將安所換與在廷諸臣尋舊日之盟此肩

事主哉

溫旨慰留鴻臚堂上官宜論而湖廣勦疏亦

王先華起既歸楚東安王英燧武岡王華增江夏王華

增通山王盛深通城王長孫盛浮奏爲楚變監據已深

衆論異同難定事 上謂前斷已盡不必再問惟將軍

魏鐸中尉華林華堆朋謀妄上華爲庶人與華起并問

至是顯王重處者一宗爲華起并處者八宗罰處者十

三宗丕揚復疏駁情法未協欲誅首謀時正域尚未至

家楚疏先上失丕揚本意故也後華起竟發高牆沈十

林等亦編口外九月楚撫上親王事備宗學督教疏允

行是俗剝而輕閭宗二千餘人公議所在求申不得反

又事記

卷四一四

十九

受推抑此豈調停所得禁令約束所能行始謀不藏

必至于訟訟而不竟必至于師由來者漸矣閭九月朔

楚王以謝恩爲名重賁出城渡江至漢陽初三日宗人

二百餘往奪之崇仁爲首崇仁名蘊釜負膂力可敵百

夫斬關劫三千餘金官兵力拒被獲者三十二人黎興

焉楚撫命副使周應治往視用擒盜法悉鎮府鳴鑼入

城曰名其爲賊罪乃可耳左方伯薛三才按察使李鯨

勸稍寬從中分別不聽悉下之獄初五日各宗擡一老

嫗人號曰娘娘訴無院諸司官次第至遇應治諒曰此

慣戕宗人者其擊傷從者掖至別室窮搜越牆下澣舟

走黃安撫臣一身當鋒曲論必欲取出獄中人踰午始

至餐等皆手持加鎖負傷直前奮起以格撫撫臣前立

碎亟扶入衆隨之共闢其膽子守直號呼求免則已死

因脅三才求復全祿堅拒之得止按臣吳楷在荊州及

鄖陽撫臣胡心得飛檄以聞詔盡法擒拿河南鄖陽二

處切近楚地嚴加整理以防漏網陞上荆南道布政梁

雲龍調都撫之事起倉卒黎狂許稱仁府令旨有釋獄

囚殺假王順流而下坐鎮南京等語又刻榜歷數撫臣

黨助假王與內閣書僞傳文書房索賄之說因之劫掠

護衛及書辦人然從惡無籍不過十餘人就中有識事

又事記

卷四一四

三

者這自欽且傳訛言前不在奏之列後不在劫之內安

心俟命務全忠孝左伯密令居民團保甲嚴備各門重

兵五十人楚府亦申饒至初十日稍定撫臣樞登舟鄖

撫移襄陽遣牙兵二百戍漢陽守隘口各道皆駐近地

樁馳至省城十月十一日擒前三十三人并後四十三

人送各郡王邸收禁餘皆下獄仍請重臣會勘 上停

遣專委撫按議者猶謂前處分太輕故有此禍終未能

釋然于正域也幸彼中事情甚明絕無疑似之迹則左

伯主持之力居多雲龍既王事定已旬餘仍請法官會

議止之上疏比于王陽明擒宸濠之功云

三十三年已巳廣東巡按林秉漢言楚宗次第就縛人義既伸國法亦正然假之一字殊駭聽聞夫諸宗非盡與楚王爲仇者重以宸斷猶且肆行者何蓋天下事有不可以常理測意見決者楚有李固進妹之隱我朝歸府漢墜王有抱他人畜宮中之獄固之詐終世莫能明漢陰獄年久而後察倖成者遂滅其祀伏法者何傷國體今假王之語一倡百和諸宗執以爲假而巡議祭以爲真則諸宗之心不服楚王自以爲真而諸宗爭以爲假則楚王之權不尊置陵爭奪遂啟亂階重者被誅尋輕者收田七罪及多衆誰非支胤忍至于此今不詳

天事記

卷四十四

二二

詳真假千載而下何以自明大凡虛心而觀其事自明泥索不改其詬必太竊爲盛朝耻之幾早駁左祖逆宗非無其故在廣多議正域核書長安爲之故解并作腐大再起戈矛且疾臣等有疏今當考察不先不後恣其邪說以圖傾害 旨下數百言備述楚事降乘漢五級褒獎皇忠義可嘉祈免宗典而竟亦不能得也四月獄上分等定罪一等藺參漢鈞二名斬華堆等三名及二等華所俱勒自盡三等華焚等二十三人發高牆三等藺鈞等二十二入革封爵發遠處王府閑宅禁住四等祖蔭等十八人降爵一等革祿二等內未封者不准封

恭摺定熙常淨改入三等一體改發遠府閑宅五等鐘等十五人姑從寬免議內華姓等者加戒飭該處決者撫按于承天府告廟正法刑行天下宗藩及各省直知悉贈可懷太子太保陸守直中書舍人方議善後事宜而藺皇復追論正域推本于左都御史馮純初藺皇以妖書事攻次輔衆謂阿首輔敢倡議起大獄陷老成卽出爲參議一出可謝人言消後屢奏首輔欲留之以書問次輔答我輩休休全不介意以言官爲名請于上事在必濟可益世道揭進果得留衆謂答自宜爾問者何心欲蓋彌章其計甚拙比京察少宰楊時喬與純

天事記

卷四十四

二二

主討首輔委曲代之祈免絕齡齡決去中言普留并兩京亦如之事遂膠結首輔亦無以自解第揚云皇上有非常舉動則臣等必受無端之疑于是藺皇復上疏謂正域禍根前後撫臣皆畏之不敢發絕附和初不出會單比變作定罪刑部謂宗室子殺父者斬純獨欲輕之引毆死職官律且欲使其黨往勸楚事覲續案以行其謀蓋禮部議楚中八郡王久不入楚府今欲與之更始必頒勅遣法司官齎往則諸宗相率會聚迎候聞臚之情一旦可通大理少卿涂宗濬稱善願往然未及行也于是德補南郎中劉元珍謂藺皇掛議得留駕言楚

事轉作風波首輔比昵儉人嫉視事類疏上踰日有排
誣元輔及言官牽引楚變播惑人心當重處之諭又
次輔王爲解止降一級調邊方牽寬小臣所以安大臣
之諭御史某承盛疏夢阜特留且溫言褒嘉自來言官
所無但外廷之臣習見諸臣之疏寢問如彼夢阜之疏
響各如此無端生疑疑夢阜因疑首輔莊護元珍新從
外來信耳輕舉罪固有之今日處分雖曰薄乎云爾恐
首輔終不自安與近疏所謂警不傷言者之一毛尚未
免刺戾南給事陳嘉訓御史朱吾弼蕭如松疏踵至兵
部主事龐時雍列首輔欺用者十誤國者十總自夢阜
大事記

卷四十四

三三

起見夢阜深慮彼此曉總自楚事起見吏部員外賀
燦然有清平之論謂純與被察而留者皆當去議者謂
婦姑勃谿既不分曲直又不別尊卑一體逐出殆于不
可南北同聲歸重純及次輔而詆首輔曰四明四明爲
口實云正域方聽勸事益日解名日益起純致仕歸被
留者皆予養病不復齒元珍時雍燦然降三級調雜尋
創職其時意氣馮凌風雨黑暗即京察一案九七閱月
而後下閤中惟又次輔一人催揭簾上既合公論又當
聖心轉移之功甚大甚苦事多起于楚中先丁酉年武
昌城外黃鶴樓一日無故自火延燒千家黃鶴之磯民

鴻胥井者一八八不出一人總之曰如有他虞我誠
鈴急上表其人入見前人私傍大穴有火光俄一人冠
方山冠着絳袍持刃來逐其人大呼攝鈴起駭幾欲避
爲人言如是聞之監司欲夷其井一夜日滿有狐從漢
陽門入陸兩作人哭尋之無有民間見龜蛇聞或自此
以後水旱饑饉相仍視使宗變交作几十年朝端果訟
顯陵地震風沙太和宮水淨樂宮道士許辱襄陽太守
馮若愚提督內官黃勳度之指太守乘輿至宮犯龍牌
欲奉開廟權先餐乃得止

三十八年杜茂論劾原任兵馬劉文藻方文藻在任屬
大事記

卷四十四

五

妖書事起阿蘇極力搜索沈于王之福皆其所爲果都
切蘇原係守 陵人戶部高當國素知其事卽下茂提
問治之甚酷而言者不兩然也隨即引咎然甚令 上
意得之大喜謂司禮曰聞臣乃爲我受過從此深信凡
事力爭皆爲曲聽巡按史記事過承天有訴杜茂各役
關光裕等之害人者下承天太守馮夢謙捕治因而相
激茂卽遣人哭訴于 聖母 皇上言勞謙困辱不堪
捕去人皆刺目折脛備極楚毒 上怒令速勞謙與都
幕官已爲駕帟矣向高具揭劾 上此事輕發則地方
不安且致多事後難收拾 上心動下茂疏併發 世

廟所給幾宇 顯陵碑以示命依此擬上蓋陵碑中謂
守陵諸人役有犯當奏聞不許地方官擅拿違者即拿
地方官故 上執此為辭復揚言勞謙以郡守損金雖
是違制但臣聞此事之發因御史經過郡民訴諸役之
惡幾至激變御史不得已令郡守暫拘以洩眾忿隨即
奏請定奪蓋權宜解救之計不當以違制論且人情若
此若復遠寄勞謙則地方必至大鬧震驚 陵寢其禍
將不可言望 聖明諒思而懷柔之勿至有事而罪臣
之不言也 上意解向高復以危言動諸大端皆得免
遷守陵或守大郡尤裕等辛正法

大正記

卷四十四

十五

四十二年 聖母大孝當頒赦時楚宗銅高船開宅者
五十人家屬百餘人廷臣屢請釋不報向高擬入赦條
中揭言楚宗當日誠為有罪但坐以謀反則非其辜且
誅死六人已足正法諸宗懲創已久天潢之派殊當憫
念揭稿已具然其中有兩項一訂奏楚王一戕殺延撫
若只言戕殺不及訂奏則猶未得全釋復欲增入部臣
孫慎行言訂奏者釋則楚王不安當日主議者愈恨不
聽疏入得允 御筆改訂奏為誣誣未幾向高得請歸
釋者來見諭以 聖恩宜省躬安靜慎勿及前事皆羅
拜而去正域先卒 光宗立得贈禮部尚書陞一千加

贈太子太保再陞中書舍人賜諡 正域才情自是

不群然廢而名愈高沒而贈甚厚皆四明成之割文簡
每言浙中相公造化低過者對頭不好信然信然同時
以氣才三方布置失事坐誅者熊廷弼楚為短氣然中
有可原與奸人內豎授亂彼輩人又憐而思之并江陵
亦與昭雪省公論其地靈終不敗也惟因駁變處簡入
十餘萬過江達于偏沅不勝勞費藩司老廉僅銀十八
萬是後益發饑五十萬送賑一戰而敗共害與黔相終
始說者謂楚以事黔非計而黔終不可棄則楚亦終
不能息肩也幾及十年少保尚書朱覺元以總督撫黔
大為減省乃得少寬崇禎元年有岷嶺之禍撫按俱得
罪司道府而司被逮者甚眾

大正記

卷四十四

十六

礦稅

太祖初定常賦商稅三十取一有請開山東銀礦及發山海寶藏與隋州畝外金坑者皆斤之惟盜礦者多官或設或停封閉不常于是有浙閩之寇用兵十年而後定稅則歸于各關增設鈔關七抽取為贖舟之用成化中開礦事止嘉靖三十五年開薊州玉望峪等礦差太監衛開錦衣千戶全爵開採明年戶部主事沈應乾錦衣千戶李鑑開河南嵩縣礦皆奸民題奏請天錫至寶脈潤氣騰以應聖瑞上方求長生從之官四民六所得甚微不久即億萬曆初西山渾河房山涿州等處礦又呈記 卷四十四 二十七

賄枝言等再以法祖為言上不無心動而大臣中有內養籍真砂養禾者賄主其說會連歲有寧夏朝鮮兵事未暇及而奸人財用靡裕之疏數上給事中楊應文等平王德學丁武計開礦太祖以吉利之人皆賄民之賦斤之不勝成化十一年郭鑑揚言礦為宗民以銀礦在山谷道路險阻礦脈微細所得不多良費力開之不關嘉靖十五年開河南嵩縣等州礦差太監衛開錦衣千戶全爵開採明年戶部主事沈應乾錦衣千戶李鑑開河南嵩縣礦皆奸民題奏請天錫至寶脈潤氣騰以應聖瑞上方求長生從之官四民六所得甚微不久即億萬曆初西山渾河房山涿州等處礦又呈記 卷四十四 二十八

二十一 年葉縣礦徒二千餘人掠文馬二峒 上謂礦開則賦亦可化為兵且在外可救饑在內可備用尚持之未發

二十二 年御史何倬請開河南礦

二十六年六月郎中戴綱科奏錦衣楊金吾往河南內臣王虎錦衣張懋中往順德永各開礦時指揮王勳請鑿產功工求改衛 上惡之下法司提問給事中侯廷佩疏勸當嚴刑凡報礦武官宜令兵部盡數查審以正欺誑之罪不報自是開礦之使紛紛四出皆挾原奏官鑿空行事山東則陳增請便宜行事承委文武同撫按舉刺河南則魯坤請各聽臣所轄為給事中黃士衡所駁 上皆不報二人之說亦寢于是湖口則李道

橫嶺昌平則王忠 昌黎田進 真定王虎 山西孫朝 張忠 陝西祭永 趙欽 天津王朝用 王濟

河南復有別領 通灣張燁 臨清馬堂 廣東珠

池李敬 廣州王相 雷州李鳳 兩淮鹽督係 儀

真暨祿 浙江劉成曹金劉忠 復并子成 江西潘

相 湖廣陳奉 雲南楊榮 廣西沈永壽 四川丘

秉雲 遼東高淮 福建高家 貴州張慶 南京一

帶守備邢際兼理 凡一官有二人三人者分職或代

二十七 年三月江百戶王官請于黃天蕩等處設兵

一軍之 卷四十四 三九

船立營抽稅聞臣沈一貫密奏此地當江洋最濶處留

都右廉入盜易集必生窺伺官等竟欲招兵立官陰蓄

異謀 上然之未發官等數十人逃一賈子端門尾而

晉之以聞乃逮官究問亡諸開者率多失職并流殆遍

中土甚有謂海外呂宋機易山金豆生樹上可取遺官

驚悸而死 上亦不問也

被害者一十八年庚子五月給事中王德完疏極解知

縣身福山韋國賢始而益都吳宗堯星子吳一元富平

王正志接跡矣扭解知府自南康吳實秀始而尋甸知

府蔡如川繼踵矣扭解荆州推官華鉅經歷車任重巡

檢陳資而趙州知州甘學普次第隨之矣華職自真定

通判劉光文始而夏縣知縣韓重南淮運副丁階永平

通判羅大器皆為編氓矣降級自臨江知府顧起施始

而襄陽知府李商榷黃州知府趙文煒荆門知州高朝

畧通州同知鄧光庭香河知縣焦元鼎皆調用矣近且

荆西副使萬振孫承天知王禹聲被論不及斬州知州

鄭夢禎江防參政沈孟化仇口中傷降調有差矣鄭官

通判吳應鴻舉人勞春魁鍾聲潮梁斗輝生員張聚奎

等以無辜皆株連繫累累道路矣至撫按二臣建牙特

谷一方而內使恣橫敢為彈劾如王虎之論真定巡撫

李盛春陳奉之論湖廣巡按曹楷楊榮之論雲南巡撫

陳用賓張忠之論河東巡鹽汪以時高淮之論遼東撫

按李植王業弘孫朝之論山西撫按魏允貞趙文燭皆

以鴟擊鳳以狼噬麟是何等世界也此後逮考生員沈

希孟湖廣僉事馮應京西城兵馬韓文龍饒州通判陳

奇可襄陽通判邱宇千孔府推官何沐如河南知事張

有倫臨淮知縣林錦成陽知縣滿朝薦同知王邦才暨

咸陽知縣宋時濟已逮得免者勘問而渭南知縣徐倅

斗被辱死江西宗室被毆不能問也

陳增既縱惡山東兩縣官民數萬群起欲毀之懼走

徐州地當咽喉諸稅輻輳而徽人陳守訓爲之慰其禍愈烈各處樹旗徵稅准撫李三才直以氣凌之見則汗必沾背凡各稅官無狀者令死囚繫爲同盜捕而撞殺之稅狀于增增亦無如之何守訓得加中書舍人李斯以計激之抗增不勝忿捷于庭守訓大恚欲盡發其奸入奏增且怒且懼一夕步于庭大呼死守訓亦遽入死徽人取其屍支解投于江楊榮被殺見漢陳奉被逐見

二十九年六月蘇州機戶捶死參隨黃建節等其年水災絲價甚昂蘇民素無積聚多以絲織爲生東北半被見事記 卷四十四

大約機戶所居織造太監孫隆常管稅事隆本安靜識事機四月中至蘇會計五開之稅日縮僧庫銀以解廟嚴漏稅之禁建節投爲參隨交通土棍湯莘等十二人擅自加徵妄議每機一張稅銀三錢詭言四起有謂二家謀管一門者有謂每段一疋稅銀五分紗一疋稅二分者有謂所織紗緞悉付玄妙觀用印而後准發賣者衆聞大懼謂且罷織人人饑死一時閉聚填街塞巷湯石擊死建節盡燬莘等十二家又傳鄉紳丁元復家太取利貨建節金謀入用事并掠其家然皆赤身不持一械不搶一毫守令曲諭乃解平令索自惡有葛成有擬

劫應之官曰成非佳兆改爲賢奏聞錮于獄方變作隆走避申文定家凡二日棄小舟走杭州從此不復至蘇隆奔稅務歸之劉成無戶皆得免專取盈商舟矣時有蕭山童姓者少以歌童侍文定遂掌書記積資爲州判既歸居于我湖因稅事起亦投爲參隨管劉河口最衝處變作土民逐之船水而渡有三幸免竟中熱死舊所積盡被劫奪既下獄衆義之饒者甚衆後得放出老矣天啟六年縱騎至盡被捶死猶及見之縉紳皆待以賓禮稱曰義士

五月江西稅監潘相衆所積念一日輿而出傳見事記 卷四十四

童畢聚見之大驚相怒擒四人以入其一則輔國將軍謁托庶宗宗達也捶之傷甚各宗大聞毀門入相走免更以上饒知縣李鴻報怨爲詞上聞鴻削職內外諸臣皆以細故廢宗奏彈相亦懼與各宗求解撫按諸臣曲論乃止

高淮差往遼東在二十九年惡黨宋希魯余東翁縱恣詐害軍民不可勝數巡按何爾健疏聞遂拿承差截其實封者凡再并一切文移皆絕廣寧遼陽至于罷市生員劉三才等三百餘人至委官處講明相廉卽釋盜入劫取稅銀八百餘兩衛官懼甚以庫銀償之乃解拉死

指揮鄭遇春張汝立參總兵馬林茂督邊復請加勅卽
真鎮守按臣極言鎮守之不可且遠既有一人東西兩
河又有協守二人如復用淮新者既未欽依舊者將置
何地而自來題准假印下獄重犯皆劫獄取去其殺人
逃匿者亦占之不發卽犯軍餉甚至圍商民索詐種種
惡狀皆出理法之外巡邊申號今廟至報進止凡出入
帳下抽衛勦二十人夷丁乘馬凡七八百騎所過將領
索禮多者三五百金少亦二三百騎上命檄朝鮮製
善冠一頂每頂飾東珠百顆餘物稱是三十一年四月
率壯丁二百餘馬皆有副旗幟金鼓直至廣渠門外以
進稅馬爲名欲入大內連近驚駭久之始去或曰有客
不欲露論今日來故滿朝疏劾皆留中常差司房吳
守政散馬各衙所并雜物勒重價衆憤幾變守政遂自
刺總督塞達疏至上命撤回并子通海張燁時積已
先六年停矣淮既大開誣奏金州海防同知王邦才協
謀參將李機陽逐殺勅使搶奪錢糧下詔逮治
馬堂于二十七年差往入津卽至臨清剽取太甚召募
長隨之人凡零星米豆盡加抽分脚夫聚三四千于四
月二十四日約聚衆開刀其黨聞之入告于堂曰先發
可制擒數人腰剪取首墙上燈舞擲外衆大集內卽放

箭傷人外亦縱火力攻破門衆手相搏委官四十餘人
皆死守備王燭率家二十餘人衝入抱勅印負堂而出
其黨雖惟明及許煬始禍鐘申救亦被逐殺煬竟逮入
方變作天津撫臣汪應蛟總河劉東星皆以稅監殺人
報巡撫尹應元巡按張大謨止言激變不及殺人聊城
鄉紳傳光宅疏汪劉得真撫按失實時應元憂去大謨
明其不然盛言非得之親見死者是何姓名流傳之說
不可據給事中郭如星駁死者之家皆懼禍不敢認擾
擾中何人得見其說乃細
二十六年已差陝西礦監趙欽矣明年復差梁永收稅
及名馬貨物其價占四與夫官樂緝追之橫行下各縣
取索輒值三四千金淳化知縣王應選至棄官去渭南
縣稅課已完永司房杭大賢等張旗幟直入縣堂知縣
徐仲斗饒以下枉嫌少叱罵復索常例不能應執吏胥
收頭等三人挫殺之仲斗忿甚退而氣厥死所遇劫商
貨陷富民甚于大盜私造兵器畜戰馬五百匹占軍丁
千餘各處亡命積賊無不歸附卽四鄉出入呵聲數
百人奪民間小兒稍清俊者聞割至百餘人死者十九
古帝王陵寢多所發掘掘銷宗室索達獻儀按臣余茂
衡執正屢整其用事人仗廩人吳得水于署進蠱腹中

暑然有聲覺之延醫灌以牛黃數錢大吐少解病不能
與者數月得水逝去咸寧縣緝獲未發數百人挾弓刀
逼縣堂欲殺知縣滿朝薦皇快市民力拒恭將領兵來
救始斬關而出及誣朝薦被逮內外諸臣且救且劾奉
旨永着撫按差官伴送來京稅務看河南太監胡慎帶
徵

四十二年六月撤福建稅監高案貪暴不法納紅夷
之賄令屯澎湖爲海上大患又取各舖軟細物值可千
金皆不給價三月十二日羣聚額索反被捶擊衆怒擁
千餘人于稅門大擄案懼不馬身佩粉印手執雙刀領

恭隨魏天爵等二百餘人上執兵器突入撫臣袁一驥
行臺拉之并其子同行尋營兵救護暫入別署圍聚不
敢御史徐鑒令三司勸解薄幕一驥方得歸復挾副使
李思誠僉事呂純如都司趙庭張鶴翀等爲質同人署
中至四鼓李趙方出呂張竟留宿次日同知陳勇爲代
乃得還葉向高方當國臺省及閩人皆來問計曰保據
回一無所得便了密揭案失人心若非地方官救護必
有雲南楊榮之禍又徧語大瑞從吏上曰此首臣本
賈貫賁多年當爲寬之乃數案不請事體激變地方差
官伴回各司視事如故稅務併江西漕捐併罷承天守

傳杜茂向高賜歸復遣少監劉川

其廬屋被燒者存在見告而景德鎮爲甚鎮在江西饒
州府浮梁縣以陶窯爲業四方總聚且數萬人稅官立
威肆虐衆共焚之原駐有通判千戶力救得免通判被
逮即陳前司也而株連激變不與焉

是時上發嚴明能檢制內臣張誠等俱籍沒時奉御
其中賢者如陳矩稱最多所救正爲上所憐又別田
與連連二疏其一請發章疏其二御前執事官人內官
至怒責處發遣死者無虛日近尋訪楊山女一事連整
幾命耳聞目見哭聲震天示聖世所宜有上亦不罪

他需變悉行者章多王實加部侍郎放文頑適宣武門
內使三人馳馬衝輦爲扇柄所驚連碎扇拂從者文順
見歸狂不較反大罵亟走民家避之擁逼嗔嗔不解錦
衣道人勸諭亦被殿事聞令司禮查明重處丁未廣
渠門內使過泰興知縣龍鍾親回索官梓而殿之傷重
死下司禮治之其餘爲室不可勝數

總考礦稅差內官在二十五年明年收店租又明年徵
各稅其停礦在四十二年十二月稅行之十餘年半清
部用半進內府凡諫止者言雖痛切皆不聽內官計撫
按者亦不棄惟稱朝于山西撫臣魏允貞最甚下部嚴

允貞與性太剛任事太整處人太峻其曰操持甚苦因欲推以絕人與之處者或不

能堪然以來事事節有公弊摩綏蓋允修邊賦庸之用布衣漢良不携妻丁晉中士喪皆謂憂撫但飲山西一口水臣等細考允貞平日之事參以御前今日之

言允貞孫立獨行多執少與卽與問部大臣時有爭論其不能屈意奉內廷可汗存疑焉中王欲食其肉發處

臣可知相與相爭擢臣阮參內臣內臣亦相擢臣此乃
二臣所相按而兩相苛非敢托謂上也若謂其貪濁

據此賊至三十餘萬則臣等敢以百口保之凡此原籍
南學去京不遠聖上試觀體訪兵勇呈出主多寡虛
實富自了然若此賊聚爲貪強相節當爲撫慰使天下

清吏聞之無不心貪官聞之有以藉口耳所以臨平明
之理然內臣一經撫按彈劾上故持之候竭所有以

駭乃得安又時進士空納賄同輩而輩中所得上又

借事括取故以爲無諭留自差者皆墮群棍詐取之財

浪費外或敗山勇炮或携市中塗多劫殺無一人善後

似與國課若公爲二課約四百餘萬止供一歲之出近

年征學費一百餘萬征糧一百二十餘萬征徭五百九

十六萬餘鋪官典禮三百六十餘萬添進買辦三百餘

歸內使者每年十四萬餘鹽課每年十八萬五千餘兩

以上皆
本邑、真公私俱竭而天下宴如則
上獨運權不旁

落微倖必裁諂諛必拒浮沉汙垢之言必寢自司廉廣

盡力支撐各盡其情與力也

早秋未刻

皇明大事記卷之四十六

朱國禎輯

紅丸

萬曆四十八年庚申八月丙午朔 上即皇帝位初
神皇寢疾至七月中旬不食且半月 皇太子未得見
關中止方健哲一人臺省叩關請聞御史左先斗曰公
宜率百官問安應曰 上諱疾即問左右不敢傳給事
中楊選曰昔文惠公問宋仁宗疾內侍不肯言濬公曰
天子起居汝曹不令宰相知將無他志下中書省行法
公誠日三問不必見亦不 上知第令官中人知延
臣在門公更宿宿問中曰無故事曰謬公不謂史志
此何時尚問故事壬辰會九卿臺省入思善門又之司
禮監傳命且退甲午 上御攝整冠被袵召見閣部大
臣稽首祝萬福吏部尚書周嘉謨以補大寮臺省請
上曰待朕小愈兵部尚書黃鼎善以邊事請 上倦不
答諸臣遂出日野 皇太子尚御門外遽光斗使
人語東宮伴讀曰 上病亟不召 太子非 上意薄
尊可還官遲明力請人侍賞樂視膳向夜無輕出丙申
神皇崩道詔內閣司禮監轉 太子丁酉 光皇視
各殮畢以內帑百萬犒遠東戊戌百萬犒九邊己亥盡

罷天下商稅撤還中官悉下諸奏給事中有要關臣會
極門者曰 大行在顧以今言行非便宜封還未下者
屬司禮留中御史張潑曰朝臣望奏下如餓渴食飲留
中二字天下方威頓何得出自我輩且言奉父命繼述
大孝也何不可之有閣臣語司禮曰官家閣章奏
恒至夜分某等何敢留時鄭貴妃先以侍疾在乾清宮
既成服托保視為名尚未還本官多獻珠寶美女知李
選侍尤被寵為請封后結權選侍亦請封鄭太后相引
重 上仁孝心知不可未能顯絕壬寅召輔臣問違事
銳意勦除朕不惜費計安封疆輔臣請下舊點史沈二
相命再舉五十六人發五千金克運餉餽費無煩郵傳既
即位天顏和而燕廷臣舉手加額稱慶辛亥定三六九
常朝乙卯不豫召醫官陳璽等診視十四日 壽節傳
免十二日為御門視事之初力疾疆出 聖容頓減時
鄭貴妃尚在乾清宮進侍姬八人 上體始憊內醫崔
文昇用藥藥因丁利劑也 上一晝夜近三四十起遂
支離床褥聞鄭同李選侍日以看視為名邀有封太后
旨諭內閣方從哲發禮部少宗伯孫如游疏爭因傳立
皇太子十四日卯王二皇親遍謁臺省泣訴宮禁危狀
謂 上已必不起鄭國太后李國皇后共挽皇子附已

看承諸官侍俱不得近皇子時亦同入泣請 皇參素
健令諸奴捉弄如此如何是了庚申 神宗謹給事
中規應嘉以恭靖未盡厥美乃既定遯光斗倡言于朝
請諸大老約貴妃任斯養性請貴妃移宮并請封太后
之令辛酉上 神宗皇帝益舉廷臣大集松棚下召鄭
養性至吏部尚書周嘉謨論曰先朝不早定國本歸罪
汝家今乘至盛而不返衆誰未息若宜代奏固辭封何
久處乾清宮胡非常之念事發鄭氏無唯類矣養性牽
輓而退傳貴妃知之當移慈寧宮而封后之旨尚未收
閣臣同諸大臣具疏乞還慈寧內臣奉皇長子居慈慶
宮、上一意靜攝此時閣臣謂宮中事非外臣得與聞
又謂移宮爲離間遯抗聲執辨謂 上操心慮患爲日
已久今得爲不爲誰任其責于是有喚鄭李家飯做鄭
李家官等語甲子何宗彥劉一燝韓爌入閣何尚在室
劉韓新受事未及有所發明而 上特注意舊輔索回
高遣行人許忍從哲慮壓已上持之未發中外皇皇
上疾日加甚矣論二月初六日立 皇太子壬戌召閣
部吏科河南道大學士於從哲劉一燝韓爌大國公張
養性克璘都御史張問達給事中沈嘉謨都御史嘉
夢中范濟世楊連御史顧從人視疾則數夜不得睡日
食粥不滿盂諸大臣再問安後得頭目眩暈身體軟弱

不能動履之旨乙丑漣奏 皇上體承大統哀思勞瘁
用是小致違和原非有沉痾宿積之病也鄒內官傳出
全是用藥差誤以致困頓如此則內官崔文昇之爲也
醫家有餘者世之不足者補之其事明白易曉 皇上
日日萬機勞致哀痛精神不無煩費于法正宜清補文
昇何投相反相伐之刺此有心之悞耶無心之悞耶有
心則瘞粉不足貽無心一悞豈可再悞 皇上奈何尚
置賊臣于肘腋間哉 皇上睡少食少此不是大小諸
臣甘食安枕之時閣部大臣宜尋諸臣中善知藥者日
至宮門前齋心問候同欽召御醫細講求藥餌多方
斟酌對付忠憤內官如法煎和以進至於文昇者懇發
司禮究問處分傳示中外如知 聖躬不安非與居無
節侍御盡職以解道路紛紛之口而疏臣接都督僉事
鄭養性一揭爲怨乞天恩收回封后成命事因思 祖
宗典制難干、聖明當已有裁決養性所稱爲封者專
之以嫡母則干 大行皇后有碍尊之以生母則干
本生皇后有碍、皇上非可輕乞恩之名天子無可輕
自里之埋宮嬪無可妄自尊之事皇貴妃今後養老別
院省心回念正所以善安其分保全 先帝之明德于
有終與殊恩無已也丁卯傳錦衣官入宣兵科楊連并

召問部科道意 上且杖連示儆既入日注連久之
諭以國家事重卿等盡心朕自如意調理慰中外慰望
辛未再召見諸臣於乾清宮 上御東暖閣倚椅憑几
皇子侍立諸臣問安畢 上命諸臣前連諭云朕見卿
等甚喜又云朕在東宮飲食不調至今四五月始愈登
極後勞着些又未得安靜今大病服藥無效閣臣方從
御曰臣等請皇長子移宮不知何日 上曰朕便令他
別處去不得科臣說他該常在朕前請 上慎醫藥
上曰有十餘日不進了停視久之曰宮中無甚煩事因
目皇子曰哥兒你說一話皇子曰宮中無別事先生每
以聖言 卷四一六 五
傳一傳莫聽外邊閒說 上又諭冊封皇貴妃禮臣言
二后封諡 東宮冊立諸典禮當次第行諸臣乃退
甲戌 上再召方從哲等于乾清宮諸臣問安畢 上
仍諭冊立皇貴妃從哲等對以冊儲原十期宜移近奉
殿吉典以慰 聖懷 上因顧 今上諭曰卿等輔佐
爲堯舜又語及壽官輔臣以 皇考山陵對則自指云
是朕壽官諸臣言 聖壽無疆何遠及此 上仍諭要
緊者再因問有鴻臚寺官進藥何在輔臣奏鴻臚寺丞
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輕信 上即命中使宣可
灼至同進診視具言病源及治法 上喜命進藥諸臣

復出令可灼與御醫各官商確未決須臾孔姬至 上
趣和藥諸臣復入可灼調藥進 上飲湯輒啗逆藥進
乃受喜冊忠臣者再諸臣出官門外俟少頃中使傳
聖體用藥後煖潤舒暢思進飲膳諸臣歡躍而退可灼
及御醫各官留時日已午比申未可灼出輔臣還詢之
可灼言 上恐藥力歇欲再進一丸諸醫言不宜驟傳
越益急因再進訖輔臣急問藥後何狀云 聖躬傳安
如前是日賜諸臣銀幣燒割可灼與焉次日五鼓內宣
急召諸臣趣進而 龍馭以卯刻上賓矣蓋九月一日
也丁丑御史王安舜啟 先帝病雖經旬未應迅速乃
突聞賓天之事此求如劍但見眾論紛紛咸謂不知進
爲薦李可灼者進紅鉛一丸 先帝服之不豫忽接耶
報奉 令旨賞李可灼銀五十兩二表褒美 先帝之
脉雄壯浮大內結煩燥宜清不宜助明矣紅鉛乃婦人
經水陰中之陽純火之精也而以投於虛火燥熱之症
幾何而不速之逝乎然醫有精而不精尚可藉口臣獨
恨其膽之大也以天地百神擁護之 聖體而敢以方
外下吏不參眾論自神其術真是包天之膽而又挾妖
術以欺人倚與援以敗類罪在必誅乃堂 殿下頒以
賞格果酬其藥價乎抑酬其經驗能起死回生乎竊謂

不過借此一舉以塞外廷之議論耳人見其于 先帝初崩之日揚揚得意私竊訝之而不知其緣索關通知有宵小不知有君頃刻大故豈忍言哉益輕用藥之罪固大而輕處庸醫之罪亦不小不知其爲謬猶可言也以其爲謬而薦之不可言也夫使賞之不頒臣已不能無言況見其一介小臣恩典與大臣等臣亦不能嘿嘿矣臣亦知機關已成言之無補公度不足以辱白簡但事有關係直欲留此一段清議足使天下亦能窺其微而有所不敢動耳 上曰李可灼當 先帝病革時具本進藥不效殊失敬慎但亦臣子愛君之意姑罰俸一月

朱四十六

年

御史鄭宗周啓崔文昇包藏禍心用藥不慎 大行皇帝一旦崩逝伏乞 殿下即將文昇下三法司嚴鞠是否故誤有無謀使若屬有意逆應窮究以消不軌即使無心亦當寸斬以謝 九廟恐張差之後因有文昇文昇尚然不問將姦人得志又何所忌而不爲也 上曰崔文昇專管醫藥全未奏效其進藥日期及藥方有無錯謬令司禮監查明奏處

已卯御史馮三元啓李可灼輕用其藥陷 先帝於倉卒中外人心其懷憤恨以爲誅之先加必此人也未幾

而賞行矣臣愚不知此實爲何名也及御史王安舜言之始議罰臣又不知此謂爲何名也夫賞與罰並行可灼宜賞則不必罰宜罰則不必賞今初賞不聞議罰既罰不聞奉賞使賊臣揚揚猶言於 先帝不可救之疾而逃其誣妄之誅也夫疾誠不可救矣藥之何爲許世子不會藥猶曰弑君况此親下手之人乎數日之間作此舉動大駭人心遠勝物議如可灼者重則當斬首以謝 先帝輕則當削職以竄遐方罰俸而已何以令天下詔後世乎 上諭有旨

大耳記

朱四一六

八

下洩制伐之藥傷損 先帝科臣先言之臺臣追論之從哲何心而代扳出脫取以 君父性命敢作私交情分律之趙盾不討賊許世子不嘗藥之例何辭於弑君之罪乎 上曰言官論事當平心詳審豈得以風聞臆度輕詆大臣有傷國體

癸巳南太常寺少卿曹珍奏 先帝春秋鼎盛卽涉憂勞何得三十日間便已殂落道路涕傳皆知爲姦黨陰謀醫藥雜進伏思二十年來忠臣義士受杖受謫以爭冊立者正以 先帝故耳此屬父舊逆忘必有一舉實不意其猝遽之中欺以陰蝕之計復爲醫藥所傷而身

願一證遂不可起 陛下以 先帝愛子亦未一聞
先帝垂歿之事以報地下之恨豈謂三十日之期真為
宿證真為哀毀所致乎蓋事理不惟當衡輕重尤當衡
死生尤當衡以 天子三十日忽焉之變若以先朝恩
幸猶存內庭處分不易則本朝忠厚之法情理之用實
自有存如既露之情狀可竟掩乎作姦之爪牙可竟不
問乎若以官庭御幸不必深言恐此輩預料今日不登
而竊幸其夙昔之陰謀則此輩何幸而 先帝何不辛
也今眾口誹傳流布已遍筆誅口議天下應有書之者
而獨不能得乎明廷之上法官之中使事有必行姦者
大事記 卷四一六

必發臥逆黨于近榻而不復慮有後患趙盾不計賊毒
秋奇之曰趙盾弑其君正坐一念容養遂成弑逆豈逆
在多 陛下親見 先帝匝月之間有此變異直以為
尋常安之誰實誤 陛下至此者先是 御批李文燦
崔文昇用藥一節既曰殊失敬慎即不應日但亦愛君
之心太 先帝身軀一證是否青官宿疾至於查明藥
方有無違錯臣謂止應查明文昇投藥是否有意不應
復問其有無違錯此自文昇不必言之罪也蓋天下之
就機匿于無形有幕而非錫戕而非刃者 先帝卒崩
之變當與先年挺擊青宮同一姦謀 先帝之升遐一

日不明則內庭之姦謀一日不破內庭之姦謀一日不
破則 聖躬之安危安能盡保伏乞 皇上明詔輔臣
嚴查 先帝登極三日為何罹此異證僅三十日為何
竟至崩逝不得以含糊結局

甲午給事中魏應嘉奏輔臣方從哲票擬多乖崔文昇
宜誅及于寬政夫法在必行輔臣既以不忠名之矣可
使不忠之臣輕處以降職開任之條乎其票李可灼
曰養病去可灼何人鴻臚何官進藥使侍以不死藥
有餘辜而乃以優崇大臣之 旨為么膺臚節之地議
者以為可灼進藥實輔臣薦之對面和藥以進乃輔臣
大事記 卷四一六

主之今不虛矣 上曰章奏票擬取自上裁也後言官
論事務虛公詳審不得詆誣紛淆

十二月壬戌御史焦源清明綱常疏曰綱常莫大于君
臣莫重于父子莫嚴于夫婦如 光宗先帝、神宗之
元子也為元子者為忠則為福藩者非忠、孝端孝靖
神宗之后也為 二后者為忠則為鄭貴妃者非忠
孝元孝和 先帝之后也為 二后者為忠則為李選
侍者非忠其理人所易明此今日君臣父子夫婦之定
案也今鄭貴妃三十年來之行徑竟何如者從前諸臣
一爭冊立即紛紛得罪是何緣故如近日召還之王德

完丁憊遷等世比之祥麟瑞鳳一時班行大爲生色然猶可談之曰前此逆謀未有實跡也至張差持挺打入慈寧宮禁門喋血之禍僅在呼吸矣非張開達之爰書確有主持何士昇之一疏直攻貴戚 皇祖安肯御門召諭若非韓光祜之面奏屬係劉成安能與張差並治而官聞之禍尚忍言哉故說者謂王德完之安 孝端何士晉之安 先帝後先一轍旨哉其言之也況當先帝御極之初矣傳 皇祖封后之命及不可得而治容進矣張差之棍不靈則投以麗色之勾崔文昇之藥不速則促以李可灼之丸 先帝欲諱言進御之事遂

大事記

卷四一六

一

甘棠不白之冤近見南寺臣曹珍升超未明一疏無不人人痛哭流涕豈 皇上獨不動念乎今即貴妃乞憐止宜求恩禮以慰 神祖之靈以述 先帝之孝鄭養性之都督必不可不奪情文昇必不可不燔若 皇上意置不問不幾于忘父乎尚書黃克纘身爲九列受先帝恩良不薄使其果能執法何不推此心以及 先帝力請尚方諱文昇之屬爲 先帝一申冤爲忠臣孝子一吐氣豈其心獨與曹珍異耶 上曰前事不必追

論餘已有 旨

給事中魏應嘉奏 先帝之禍留田賊臣之誤藥人皆

痛恨誰敢直言楊漣不避斧鉞瀝血首陳此鱗持鬚習巧不處 九廟有靈且爲震懷忠耿 帝然心有天知嗣後以七品小官顧命同受於閭部亦惟是貫日之精彩感動上徹于黼屨猶記 先帝忽然特召漣時臣等皆爲失色漣獨處之恬然定見定力真可謂純白不二心之臣此段丰裁骨鯁斷難磨滅皆臣等得于日鑿忝在肩隨而愧於後人者也

辛酉正月丙戌給事中蔡思克奏唐元和李道古薦方士柳泌合長生藥誤憲宗柳泌伏誅道古坐貶今李可灼揚揚畫錦綱紀凌夷莫此爲甚不斬可灼并罪薦可

大事記

卷四一六

一

灼之人於昭之靈必有餘恫者四月戊寅光祿少卿高樂龍奏 先帝虛症庸醫亦能辨之文昇故用泄藥元氣一泄不可復收是明以藥弑也在律故違本方殺平人者皆斬兄子至尊乎 陛下不卽誅夷僅止斥逐四海人心已憤鬱不平今文昇復潛往京師意欲何爲亟當明正典刑以全 陛下父子至情示天下君臣大義者也蓋文昇素爲卿氏腹心特當時失刑不及考訊政不知張差劉保明供主使之人不問張差劉保澄正謀逆之罪豈在張差劉保下乎天下事當其可爲則絲綸出納而有餘當其不可爲則斧

新被決而不足今事急矣伏望 陛下立賜乾斷將卿
養性一家發回原籍將半如積舊文昇即正典刑則人
心之危疑可釋肝腹之隱禍可銷國家之紀法一明天
下之神氣一振然後凡事次第可行也 上曰崔文昇
朕自裁處不得牽扯生事

已卯禮部尚書兼學士孫慎行奏編常大分宜明敘進
顯形難掩 皇考宿天難因夙疾實緣醫人進藥不審
一時形迹可駭可疑親邸報有鴻臚寺官李可灼進紅
藥兩丸乃原任大學士方從哲所進凡進御藥須太醫
院官呈方藥咀飲片須一一檢驗明白恐致失誤可灼

大事記

卷四一八

一三

非用藥官也凡不知何藥物 皇考病證相宜與否又
不知何如而乃敢突以進春秋許世子進藥於父父卒
世子自傷與弑不食死春秋尚不少假借直書許世子
弑君然則從哲宜如何處焉速劾以謝 皇考義
之上也閤門席蓐以待司寇次也而乃晏然傲然含糊
支辭至滿朝可灼僅票回籍調理豈以已實屬灼恐
與同罪夫已與可灼可愛而 皇考反可忍乎又豈以
已實忠愛不知為罪夫許世子以死愛父尚不能自明
而從哲之愛 皇考於何處明乎且我朝 列聖賓天
曾有大臣薦藥事否臣以為縱無弑之心却有弑之事

欲辭弑之名益難免私之實實錄中即忠愛深心欲為
君父隱諱其敢不直書乎繞進藥須臾 上聞恐百口
無能為天下萬世解矣且從哲所不能解者非獨于此
也先是則有傳皇貴妃欲立皇后事夫 祖制未有以
妃為后者古今亦未有帝崩立后者貴妃竈幸數十年
皇祖英明絕世未嘗有楚歌楚舞歡欣之態即彌賢之
際尚不能因緣微侍而突傳此旨不知何因觀禮部議
二不內閣輔臣方從哲傳其言可味可思若非禮部執掌
諸科道力責貴戚而貴戚上章請免幾何不議立皇后
貽禍宗廟社稷以受顧命元臣而視非常大變若漫無

大事記

卷四一八

一四

主持一任其行止事成則已操其重何所不為即事不
成亦已任其思無所復忌此從哲不能為天下為世解
者其事一也先是又有議上尊慈撫恭 皇帝事諡
旨雖下卻然主之者閣臣禮部奉行而已夫宋之恭端
已係將亡衰主臣又考晉主降宋其亡也宋諡為晉恭
帝降主降唐其亡也唐諡為隋恭帝周主降宋其亡也
宋諡為周恭帝以 皇祖四十八年昇平天下平倭平
寧夏平播功 無前豈無他美諡可稱而比降王通廟
若非言官預料便應如議以上天下何忍傳稱 皇考
皇上覽觀前史何忍為念豈真不學無術至此謬謬實

乃呪咀君國等于弁髦此從哲不能爲天下萬世解者其事二也自後又有選侍垂簾聽政事夫選侍官中何知前代有垂簾大變事卽劉遷李進忠么庸小豎何遂膽大揚言言者以爲避忠隔晚業偷珠寶藏之從哲此事殿跡從哲卽未肯承認然以受顧命元臣曾不聞憐慨一言若非九卿倡言急請移官選侍一日得志皇上幾無駐足之恐皇考社稷將不血食可爲寒心聞報時從哲濡遲不肯進科臣拉之以進請移官又不肯急請以爲遲數日也無効已又欲急退科臣攔之以往大叱曰你豈做李家官喫李家飯如此光景豈可堪聞

大事記 卷四一六 一五

任婦寺之縱橫而特佐其焰忍 冲主之疑嗔而不與其憂此從哲不能爲天下萬世解者其事三也以此三事倒彼進藥此是非易了和臣所宜急擔當之事一切苟且泄沓彼以利害臣測相臣所宜極慎重之事反覺勇猛嘗試竟致君父濡先夫進藥尤可爲忠愛而三事尚可爲忠愛乎此又職于從哲終始反覆深維不能爲解今諒陰將終大禮畢就 皇土空急討國賊臣惟癘疽不來後必大潰積蠹不去終當極壞今正決疽去毒時矣若從哲之狀逆一日不討則 朝廷之綱紀一日不明何以雪不共之讐愆 皇祖 皇考於九天何以

彰不軌之罰銷姦臣逆賊於異日伏乞 皇上大乾剛赫然震怒毋訪近習入其攀援中毋拘忌諱入其布置中立下臣章從公詳議如臣言有當乞將從哲大正肆放之罰速嚴兩觀之誅並將李可灼嚴加拷問實之極刑如臣言無當卽重治甘心 上曰舊輔方從哲素稱忠懷 皇考彌留李可灼進藥原出 臣意卿言雖忠愛然事係傳聞併進封移官等事當日九卿科道官多所親見據實會奏以釋羣疑其李可灼輕易進藥不能無罪令並議以聞

壬午原任大學士方從哲奏孫慎行有請論臣言李可灼進藥爲臣所進致損 聖躬不勝驚駭惶汗此何等事而據傳說之言欲加臣以不赦之罪臣安得不一言明之 皇考卽位之後哀痛加以幾務煩勞舊疾增劇醫藥不效舉朝皇皇適鴻臚寺丞李可灼見臣及同官劉一燝韓爌於內聞言有紅鉛丸藥可救危急重證屢試有驗願以獻上臣等以關係重大不敢輕聽時勦厥文武俱進朝問安因令可灼與衆共議久之不決而退

達 皇考疾革宜英國公及臣等九卿科道官入宮視疾諸臣恭候萬安 上備述連日病狀因問聞有鴻臚寺官今在何處隨遣中使趨召及至卽令診脉可灼奏

病源及治方甚悉 皇考大喜立命和藥臣等出至宮外與羣臣再四商確多有謂其可用者雖不敢一人主張而一時望藥之效望 聖疾之瘳則人人有同心也時內傳催藥甚急遂同看可灼調進進畢 皇考亟稱忠臣忠臣許以優陞將就寢諸臣出候乾清宮門外至申刻中使傳出自進藥後 聖體頗覺舒暢思進飲食諸臣無不喜躍而退當日進藥始末內外多官萬目共覩 皇上時亦侍側必能記憶今英國公張惟賢輔臣算殯冢臣張問達等俱所親見 皇上可召而問者如是而謂可灼為臣所薦紅丸為臣所進乎慎行驟聞道

文事記

卷四十六

一七

路之言信以為真不覺發憤痛恨一至於此惟是誠逆二字古今極惡不惟臣子所不敢為亦臣子所不忍聞慎行不問之籍紳不詢之長安公論不質之當時共事親見之人而遽以此加臣無乃已甚乎 上曰覽卿奏事情始末皆朕所知遠方傳聞未確禮臣感情有言已

有 旨令各官據實奏明以釋中外之疑

四月癸未左都御史鄒元標疏臣聞乾坤所以不毀者惟此綱常而綱常所以植立者特此信史愈過南中諸士縉爭言 先帝卒然而崩大事未明難以傳信臣謂先帝无妄之藥述或有之而以誅心之法例之臣未忍

聞既入都門問 先帝一月仁政媲美堯舜宜速登信史諸臣曰說到 先帝大事今人閭筆說到壬辰以後諸相事令人閭筆誰敢領此臣益復致疑近讀孫慎行一疏令人神骨為悚即未必有是心當時依違其間既不申討賊之義及行賞奸之典即謂無其心無以解人之疑也方從哲秉政七年未聞其輔相何道但聞其一

文事記

卷四十六

一八

日馬上三書催戰斷送百萬生靈將 祖宗櫛風沐雨一片東方土地盡屬夷人試問其誰秉國成而使 先帝震驚使張差聞官使豺狼當道使宵人亂政使潛鱗駭浪將何辭以對從哲近在肘腋羣陰密布臣授林一世耻言人過豈敢過求從哲惟是臣身為忠慮之官名在會議之列畏禍縮口勢所不能君臣大義今日不明再無有明之日臣官不言再無有言之人臣亦如 陛下禮隆舊輔未必能毅然剖斷諸相同籍同官未必能捐情立剖易曰益之用凶事凶事正所以益之也又曰酌損之言斯酌其損之之道也從哲負此大疑科臣應世揚言之詳盡損之之道早一日紓臣民之約結其禍速而小遲一日縊士民之憤懣其禍遲而大臣等豈不細加參酌苟以臣紀當肅公論當申今綱常毀而復整日月晦而復明斯臣等之心也而一代直筆于此可定

臣讀學士公無繇曰六七年間以言及東宮者爲小人不言東宮者爲君子此何等景象是誰使之又云盡除天下之清流陰翦元良之羽翼此眞實錄眞史筆也會謙惜其歸矣夫國史不書野史必載載者或出名筆則國史反輕從來亂臣賊子有所懲戒者全在青史一牒失今不成悠悠歲月又手障天臣不知世道何所底止臣不知忌諱爲 先帝計卽爲陛下萬壽無疆計爲天下萬世君臣計也爲寒將來奸臣賊子之膽殺將來奸臣賊子之謀計也惟陛下熟思前年之光景勿忘當日之艱危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上曰實錄據實開載

大事記 卷四一六

十九

兩朝近事中外所知各官奉勅纂修豈容以意筆削已經開館自當各遵程限發完大德舊輔從哲秉政始末自明近又奉有屢旨勸風紀重臣事關國是正賴持平揀奏不勝疑憤意則甚忠朕已知之

時會奏久不上尚書黃克纘送該吏部抄傳于外大約用從哲辨疏惟增可灼袖出萬春書一卷載有此方句進藥始末 皇上所謂諸臣多所親見着據實會奏以釋羣疑者也禮臣所言君臣大義忠義至情欲使天下後世爲人臣子者於君父有瘳凡一飲食之微皆不敢勿字而關臣實未嘗使可灼進藥即可灼自進其意亦欲

爲 先帝少延無疆之壽不主意其久進藥而朝上仙也輕易之罪漸安避之

庚申御史江曰彩奏竊惟李可灼紅丸一事果錄從哲引進非從哲引進當日在朝臣子自有耳目卽謂從哲有心而故授不效之藥亦未必然但以大義斷之可灼非精醫之官紅丸豈漫試之藥兩丸繼進 九五龍昇從哲爲元輔何故不置可灼於法重則辟輕則遣只令阿堵調理而且貸之其何以謝天下

給事中薛文周奏 先帝彌留之際從文昇用泄藥李可灼進紅丸而薦引可灼者則逆輔方從哲此天下臣

大事記

卷四一六

二十

民所共聞也業已奉 旨據實會奏不意尚書黃克纘硬幫從哲力庇可灼據其疏詞既曰可灼自欲進紅丸又曰入宮問安 先帝言及輔 太子擇 壽官等事因問有鴻臚寺官欲進丸藥着喚他進來夫 先帝深居大內何以知鴻臚寺官欲進丸藥此豈無人汲引而然至末一段復辯進藥且爲可灼欲爲 先帝少延無疆之壽是又以可灼爲忠於 先帝也庸醫殺人或故或誤猶有正律况 君父之前可輕試無妄之藥耶 皇上乃 先帝之子 先帝之體 皇上所必報今克纘在 皇上之前敢爲此欺瞞之語其罪可勝誅哉克

繳之意見得數年以來深恨固蒂爲所欲爲舉朝敢怒而不敢言因於會議之際突出此疏使衆臣議論俱不敢越彼意思之內其心膽在昔指鹿爲馬之姦所爲不過如是也伏祈皇上將克續疏與臣疏一並會議克續是否忘先帝之恩是否度皇上之法是否與從哲可灼關竊相通亟正刑章庶姦逆未與舉朝之公議猶不至以克續一片紙含糊不明此皇上之孝思不容已而天下臣民知有綱常知有法度實在此舉也

尚書孫慎行奏前臣有疏遵旨會奏靜聽處分唯

大事記

卷四一六

三二

從哲疏奏吾轉難以爲無端被誣臣不得不就折之李可灼進紅丸據從哲疏云可灼見臣及同官於內閣又云因令可灼與衆共議臣不知今之者誰又云內傳催藥甚急遂同看調進夫不言人之同已而惟言已之同人是非身進之而誰又云皇上時亦侍側必能記憶夫皇上雖侍側實未知紅丸爲何藥味皇考證相宜與否如何而忍謂隨藥隨崩非藥之故乎此時從哲亟請速治可灼猶恐無以慰皇上痛恨雪數天共憤而滿朝羣公僅票回籍調理非已實進之何實貴如是夫賞金可議曰皇上而票回籍調理亦可議乎錄前

則過信可灼有妄逆藥之罪跡後則曲庇可灼有不計賊之罪兩者皆無辭乎弑逆者也昨見戎政尚書黃克繼疏據實會奏目共職分其言進藥專云此藥性熱恐聖體虛弱受不得補既知慎重之見深以藥爲大不可者也第云閣臣實未嘗使可灼進藥則臣不能無說

皇考在深宮何知有可灼紅丸其中引奏當有情節豈惟臣已明見進之之人而爲從哲解乎何不明目張膽一爲言之不然非其子弟之親又非朝夕之素使別有營爲豈能盡知而云實未嘗使耶乞皇上將樞臣疏及臣疏并下部速將從哲罪狀剖明并李可灼拷問當

大事記

卷四一六

三三

目引從軍竟何人一一窮究庶可以慰皇考在天之靈抒皇上終天之痛中外姦邪亦有所畏而不敢逞矣上曰已有旨會奏

辛酉御史張慎言奏先帝大漸時李可灼原非知醫而從哲遂敢以君父爲嘗試徵幸之藉有心無心姑不必論而罪已不容誅矣又先帝虛怯之證崔文昇攻以剋伐之劑崔之罪與李等嚴於李而寬於崔非法也今可灼奉回籍調理之旨再得升遐後五十兩之齋席醫誤人者罪爲常人言也今不幸而在至尊緣不加等而猶得揚揚出國門從哲於此果毫無遺恨否夫

先帝實當大漸終不免有烏號之泣然人子之於父母也雖加一日愈於已李可灼摧文昇質促之使先帝憂棄羣臣以抱終天之恨何能自已又先帝德政史不絕書乃深官之中煽處傾城男戎不勝再設計於女戎實王太舌賄竊近幸如此舉動意欲何爲通國之人皆知之從哲身秉國成獨不一蒿目即從哲一人無足深惜遠者於彼頗關國體然從哲原不愛名口誅筆伐甘心如飴無已姑如所請將官階錄廢盡行削奪彼固德清人導之出疆使自敗其田里老於菟藁薄示不與同國之義更有一字之斧鉞以懼後之爲從哲者國法公議均得之矣李可灼所司

六月戊辰原任大學士方從哲奏請自請削奪校誥四夷以解懸懸先後彈者王事劉宗周給事中周希令彭汝楠傅樞御史吳牲安伸溫阜漢等甚衆

批拜庚子給事中羅守典奏先帝上甘咸歸咎于崔文昇之用徐樂以洩其元氣李可灼之用紅丸以助其邪災且因而實備舊臣謂始也不能防君側之隱禍既也不能止小臣之佞心究也不能計二臣用藥之誤明旨與分干輔臣則曰稟擬太輕又曰朕念兩朝舊臣康矢又曰事關國體不必苛求雖未加以斧鉞之誅

而一字之嚴羣臣之心靡已寒矣可灼等解究問罪人斯得公論可明惟文昇未經究問今再發還南京刑法不無稍失其平臺省諸臣恭文昇者不丁有謂其誤用涼藥泄瀉太過以致先帝不起者又有謂受八圭使而以數片之咬咀代張差五尺之棍者臣雖未敢遽信然未經究問毋論無以服天下之心而慰先帝在天之靈宮中府中均有三尺之條在可灼解之而使來在文昇遣之而使去亦何以服可灼之口哉況文昇果有他勝非不止于遣如無錯謀罪不至于遣而爰書未成罪名已定亦且無以服文昇展辯之口臣謂當與李可灼併付法司嚴審究問如奏辭已明當日所用何藥所合何方同進藥者何人先帝何證何不明白執奏抄傳天下乃以一時不明不白之語滋天下萬世之狐疑

給事中沈應時奏皇考賓天之事四海臣民之疑有自來矣前有張差之棍其事甚顯而以風癩二字結案後有崔文昇之藥其情甚隱而以薄罰示臺至李可灼非御藥供事之人也胡爲乎有紅丸之進乎竊謂鴻臚與醫院原自分職大漸之藥物豈可雜投以君父爲懷管以深宮而得進所云大不敬孰大于此可灼罪不

容死夫復何辨哉政尚書黃克纘會議一楊樞與閣部諸臣言此藥性熱恐聖體虛弱受不得補藥言問臣未嘗使可灼進藥藥乃可灼自進其意亦欲爲先帝少延無疆之壽不意其夕進藥而朝上仙也夫克纘之言實是先帝上仙之促明以不能受之藥促之也此實可灼死案之一證也克纘以司寇之長受顧命不動從哲討輕易進藥之罪又從而爲之辭與從哲票回籍之竟如出一轍大抵是案也在李可灼有應得之罪在崔文昇有未盡之辜在輔臣當聽之公許在皇上奮斷以公義一時之裁斷定萬世之實錄昭矣

大事記 卷四十六

三十一

戊子給事中魏大中奏禮臣孫慎行痛先帝崩殂計舊輔臣方從哲以春秋之法皇上命諸臣據實會奏何以迄今未奏也蓋先帝之薨羣臣在庚申九月之朔日而率土忠義之驚言若已在乙卯五月之四日自前日之從不中而國所以中先帝百端至藏訖葬于女謁侯元精耗損應不可更而湯以暴下之刺瘵以絕火之節先帝所以彌留而不可起也其跡甚者何以迄今未奏也然則張差壁文昇諸人所謂先帝之賊也與使孔子而作春秋定皆罪必罪在不討賊之臣何也春秋書趙盾爲弑惟以其不討賊也不討賊何以即

名爲弑以盾爲正卿也傳曰深責執政之臣然則自乙卯以迄庚申其時執政者誰討賊者誰甚極也何以迄今未奏也且非獨不討而已嗣可灼以賞獎可灼以忠愛寬可灼以罰俸優可灼以養病而崔文昇者代爲委之於先帝之宿疾至一至再夫以數十年忠肝義膽所羽翼之元良數十日深山窮嶺所詭吟之羌鋒一旦戕于二賊之手從哲不能討反從而護之從哲真無人心者且賊必有所恃或先之或後之恃從哲也于逆爲志于罪爲魁李可灼之藥不合之崔文昇不備崔文昇之逆不適之張差不明鄭國泰鄭養性方從哲之罪不

大事記 卷四十六

三十一

參之三案不定不悉崔文昇之情罪宜不下張差而李可灼次之如是而朝廷所以處從哲與從哲所以自處者可以權衡其間矣何以迄今未奏也
癸巳吏部尚書張問達會戶部尚書江應蛟等官奏曰竊惟國家有不可不正之綱常有不可不傍之法紀然必法紀飭而後綱常正必綱常正而後史錄明禮部尚書孫慎行疏論舊輔臣方從哲從哲有辦疏都御史郭元標繼以疏論從哲又有辦疏此事于國家重有關係且仰奉明旨命臣等據實會奏并議李可灼輕易進藥之臣等謹以三臣論疏辦疏送各衙門觀覽又于郎

報查當時九卿禮部科道等官諸疏并類送覽會各衙門各出議單以彰至公各衙門送到議單并疏奏本內不能盡書另彙錄一冊隨奏封進 御覽臣等據各恭疏及各議單奏之衆論證之當時情實會奏上疏以可從會奏是時輔臣與諸臣視 皇考之疾爲我皇考乞保安急迫倉皇使然其切誠逆二字何可忍言在諸臣固諒輔臣無是心卽今禮臣之疏內語意亦已相諒但以我 皇考調攝愼養之身凡藥不可以輕易進可灼妄意進之輔臣從哲未能力議止九卿與輔臣并候于宮門內亦未能力議止臣與諸臣均有罪焉至

本署 卷四一六

于可灼之處分人又以崇擬罪從哲可灼進藥之後適會我 皇考大漸之期中外共漏之恨之臺臣王安舜等疏奏重慶卽應重票乃先票罰俸繼票養病養病去則失之太輕失之輕故卽按其輕而罪其不盡法處也不重處可灼何以慰 皇考服中而正大法輔臣于辦疏後皆自認其罪自乞削奪期以自白其心而并算以釋中外之疑也卽臣等亦云輔臣欲白其心釋其疑似應如輔臣自陳請之專爲法而任其咎是亦大臣引罪之道所宜矜然而非臣等所可議也夫李可灼非醫官也非知藥者也一旦以紅丸輕進希圖非望之

福而 龍馭上昇攀號無及可灼罪勝誅乎應卽勒行拿解可灼干法司究問聖濟殿提督太監崔文昇當皇考哀傷感寒之時聞進大黃涼藥且丸藥之進又寂無一言罪又在可灼上奏法應勒速文昇干法司從重究擬與可灼並正典刑是以三尺除二惡肅法紀而洩公憤因以扶綱常于未隳中外之疑庶可以釋輔臣之心亦可以自明矣禮臣與憲臣以忠憤之心發慷慨之論臣等會多疏具奏亦合各衙門之議定天下之評嚴懲創于既往垂警戒于將來今史館已開實錄之成在即又自有纂修執筆之臣定其衡焉毋庸臣等贅言爲也 上曰 皇考違豫原因虛弱朕與各官親聞聖諭其進藥亦只求安好各官並無人阻止但李可灼素不知醫希圖僥倖奏應重處舊輔方從哲票擬失于太輕然心迹自明豈容輕議你每說他諸事遲緩姑息優游致邪佞元詩教革把持朝政責誠難諫朕念兩朝舊臣輔政歲久事關國體不必苛求其李可灼拿解法司究問正罪崔文昇仍發還南京此事紛紜多日今處分已定以後大小臣工都着平心和氣各修職業共濟時艱不得牽纏演奏再生事端

十月刑部問李可灼發遣依擬

人臣所獨苦矣。猶不惟是也。再突而有張差之事。夫差卽癲人乎。然不癲于他所。而癲乎元子之宮。先帝之危。且在五步之內矣。于是科臣何士晉等有逆謀。備訊等。疏惟時。皇祖威勳。召論羣臣。立決三噎。雖小臣之披肝不無過計。而意外之巨測。賴以全消。此又皇上之所耳聞目擊者也。今先後諸臣存歿已相半。而泰昌登極。一詔有者。相用歿者。恤錄生幽谷之陽壽。同破日于長夜。則諸臣未盡之餘年。多既朽之枯骨。業得感風雷而見天日。更何言哉。所痛乎國本者。流落孤臣。轉班之有邑而殷憂。先帝竟龍馭之難還。九廟有靈。

九華記

卷四一六

三一

卒不危于青宮之癲漢。而拆肱無念。反連禍于肘腋之。關人使萬年有道之。聖君僅爲一月太平之天子。此歟。天共慘。卽江河爲淚。不足以盡臣涕泗之縱橫也。臣願皇上念之而惕然也。

果史氏曰。神皇以元子氣體清弱。稍遲冊立。長切之。諭旨甚明。前後之召對甚確。只因鄭貴妃在側。福王年。未相逼。中外生疑。封章數上。因而發怒。謂爲市名。謂爲結黨。謂爲陷朕。不善至易化爲至難。至平變爲至險。小者貶大者與杖。猶爲民主文肅。再出唇。敝舌穿。請得。出閣。講學。父之冊立。完婚。又久之。福王之國事。已大定矣。

而貴妃潛伏衆猶。櫛摩張差之。聞猶曰。事關皇上。難以重注。殺一人。滅口未爲不可。紅丸之進。事在臣下。不載之仇。人人得而誅之。乃以門面話。逸此大。結此大恨。幾成黑暗。嗚呼。諸臣群起而爭。要自立志成忠。今其疏具在。彙而存之。十不得三天。討筆。稽筆。誅不貸。正論。雖鬱邪。膽尚驚。廷臣之報。先帝亦可以無憾矣。

續曰。甚哉。小人之愚。自供罪案。又代爲他人發揚盛美。也要與一書。先敘爭者之疏。附以史斷曲詆妄言。無所不至。然後綴以駁者之疏。其人謂誰。則楊維垣趙興邦。徐大化劉志選崔呈秀也。由今而觀。五人何人肉足食。

九華記

卷四一六

三一

乎有之。臭可洗乎。前之爭者。不啻百十人。或死或廢。其疏稿未必盡存。子孫未必能盡能守。纂者亦安能一一搜集。而要與收之略備。借。聖天子威靈。既藏內府。又下鄧。是過散民間。幾與六經四書並行。可謂密矣。朱幾內府告燬。而散者不可收。人皆得而見之。手爭者無不擊節歎賞。子駁者無不切齒唾罵。而史臣數語。以取可恨。可羞。穢莫加焉。罪莫甚焉。是殆天奪之魄。自投。鴆。中。咬。喉。有味。而沒頂。不可拔也。五人既坐大誅。其二又嬰大修。如劉廷元如岳駿聲對質求勝。猶曰。常情又需。難。筆者。天分。僅高筆底。甚。也。只以一外。轉。憤。憤。入。其中。

南出庫爲助既辦崇顯欲似視師避逆賊之樂計其生平果可當此任而事則已無及矣廷元自請南矣亦是此意二人與駭聲皆有才皆爲平世卿士吾甚惜之如逆賊既害多少善人又累多少才人從古已然立身者不可不察總之功名之念一濫則思過半已壬辰大學士韓爌奏臣自丙辰秋備官誦懷伏觀先帝和粹之資溫文之度與諸臣欣相頌慶至己未秋傳聞威冒靜攝尋值 皇祖考世祖大皇帝比泰昌元年八月一日即位二十三日御門諸臣親 聖容雍熙以爲勞毀是初十日後閣御醫診視閣揭問安二十

日臣與輔臣劉一燾入閣辦事 以後同從者辦軍機
閣曰不如此便好了又云輔臣劉一燾語臣其難兩
人用此尤難也
先帝召見羣臣時被袞衣憑几儼然顧命 皇上焦
然侍側臣等環跪傍徨操藥而前繼天以禱臣子到此
他不身代其
所謂宜慎宜止者豈不應于心實未出
于口 龍馭上昇臣民哀慕拾地呼天凡今所爲致疑
致憤者不惟不忍出于口抑且不以萌于心伏念 先
帝睿聖風流慈仁天植臨御僅以旬月而恩膏被于垓
垓爲臣子者宜何如頌揚何如紀述而值 兩朝興湖
之遽屬四海喪考之悲卽隨臣忠憤之激談與遠近驚

經之紛議不知謂當時如何情景乃進藥始末實是如此若不詳剖直舉非命之凶禍而加之好德考終之聖主恐 先帝在天之靈不無惻愴 皇上終天之念何以爲懷先臣拱謂不忍 肅皇抱不白之冤于天上留不美之名于人間與天地古今之大變者又再見于今已臣是以據實陳奏臣再一字一句 皇上所見所知俱發玉音諭告中外俾議法者勿以小疑成大疑編庫者勿以信史爲謗史 先帝臨崩之令名 皇上光揚之大孝正終正始永世有辭矣當日親見大臣宜同臣言 先帝降庭止實鑒臣言 上曰覽卿奏事情

大厚記 卷四一六 三二四

甚明已有旨、

朱史氏曰紅先之謀首輔方從哲極力推開然終不能指爲何人引進第曰與衆共議歸之 皇上聞而宣召所謂稱天以壓之莫敢抵牾者十三人中引英公張惟賢輔臣韓爌家臣張問達爲證事之低昂必係內閣關中最重班次當日班在先者有劉一燾劉同赴召何以不引而引韓明乎劉有異議不可彈舍而之韓韓厚道人出疏剖曰忠愛悲切之情溢于言表其含蓄總在不忍二字筆如其人劉之寓目與否不可知而黃司寇揭已先出此衆人所深喜深願而要之六卿大須擬議

刑卿義臂而起沒家卿之機關禮部都察院之口苟無所窺與安排布置安當安敢輕發老奸本末于此可見天下事載理而行乃強弱衆寡勢之所分又能修奪舊輔世居京中富國又劇韓新拜兩家門生故吏甚盛支昇之黨彌縫于內黃馱歷中外資望最深所至氣岸驚人關與部合內外小大漸相湊合霧濃則日色爲掩炮震則鐘聲不揚宗伯與衆之執議者口不得開即總憲亦退聽又且繼宗伯而逐矣究之可灼不損毫毛旋欲准用全吏人以誦正論無復顧忌或曰難以成獄張諭劉文泰之獄非耶若以王金爲比金之藥用在平日追

論治罪新鄭得以爲辭今申刻進尤劇而呼未明祖落藥力甚健催之甚速略無有任其責者于心安乎若曰留不美之名于人間則泰陵何嘗貶聖新鄭與徐文貞作對本末甚明諸公與孫宗伯作對其故謂何吾不敢深言聞宗伯授揭閣中隨州初至見而佛然退而大罵考之則舊輔汲引同升輔臣一歸卽同死灰獨京居者灰中一線可以通天微乎微乎就中機括識者固已覷定矣

庚申正月詹事公疏奏前覽臺臣疏語有以萬年有道聖人僅一月太平天子不覺髮豎刺心擲冠投袂仰

屋悼歎竟夜傍徨又歷闕南北臣僚所論先帝升遐一節迹涉怪異語有包藏恐因委巷之訛傳流爲湘山之禪謠掩先帝考終之美貽陛下不貳之誓以爲目明見之事成千古不決之疑何通國之人安于朦朧而不平爲之辯也臣不忍先帝有不得正命之諄力思滌濯兩月之中瞻諮密諦惟科臣楊漣疏中所述情景最爲真切意欲紀爲一書傳之久遠以資兩代光明證鑒之治

壬申尚書黃克績奏臣惟古今立國惟此三綱五常人生天地間無此綱常則中國變爲夷狄人類變爲禽獸

大臣記 卷四一六
奏臣近見禮部尚書孫慎行疏論先帝將晏駕時李可灼進藥事引春秋許世子止弑君欲以爲舊輔方從哲罪奉旨着當時親見其事九卿科道官會奏臣以冢宰爲百官長自當具疏臣可無言已經數月過冢臣於內朝房催臣會奏又差人送刻過禮臣閣臣諸疏催臣合疏又至臣寓催臣臣以事關會奏卽對君父之語且將入會疏故語俱用奏疏體臣稿末原無奉聖旨三字給事中薛文周急欲論臣意臣已上疏參臣假借會議黨護姦邪臣具疏以辯一意乞休文周又上疏謂臣垂涎大拜不宜遽擬閣體以得進御前又謂臣

獨當輿送吏部奏進何爲發校臣觀今諸臣一疏一揭
至纖至微之事無不抄傳臣所奉何等言意所謀何
等大典輿獨以發抄爲臣等皆不足辯但謂臣絕滅
綱常臨私交而忘大義百年之後與二祖三宗何
面目相見臣不得不就此事一發明之夫太周主禮臣
之說引許世子不嘗藥以弑君罪從輕臣竊謂其欲借
于忠而反陷于不忠者以五常中無禮與信也凡春秋
書法外國之君見弑則直書曰某弑其君如宋督弑其
君與堯齊無知弑其君諸兒是也內君見弑則諱其事
而但書薨不書地書葬如魯隱公見弑于子慶而書曰

大書記

卷四一六

三二七

冬十一月壬辰公薨魯閔公見弑于慶父而書曰秋八
月辛丑公薨是也夫君弑不書正以臣子所不忍言胡
安國所謂示臣子于君父有隱避其惡之禮不書地示
臣子于君家有沒其實之忠不書葬示臣子于君父
有許賊復讐之義夫魯君果弑于其臣孔季猶其辭之
況非被弑而可強名以弑乎即許世子止之事乃外國
事也孔子書以弑君左丘明爲素臣其書于傳曰夏許
悼公癸丑五月戊辰飲世子止之藥卒夫猶非速死之疾
藥出于世子之手而卒在飲藥之日據事直書止將何
以自解然公羊傳又曰許世子止弑其君實是君子之

斷止也楚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猶以用藥偶誤得
從末減今李可灼進藥開效不無僥倖嘗試之罪而
先帝疾革呼問自有急迫求生之心而必欲以人臣之
不當藥藥坐爲弑則在官在官人人可論矣夫先帝
以天年終今已薨矣一月御天千秋稱聖臣子不能歌
誦盛德傳之無窮則亦已矣而強誣以見弑之名使之
抱恨九原可謂有禮乎加以諱言之事且請速修實錄
貽笑萬世可謂信史乎大抵此時人心險惡巧于陷人
往往立一大局使人授于其中而不能出如皇考未
嘗不終于正寢而欲辨人于弑君之罪者直目之爲弑

大書記

卷四一六

三二八

逆是同皇考于漢質帝也孝和皇太后未嘗被賊
而權璜媚臣至以毆死播告天下是以孝和皇太后
爲許皇后也於事爲失實非信矣於君父君母爲誣
詆大無禮矣無禮無信三綱淪五常絕矣今夫市井小
民猶知禮義者其父母病偶爲庸醫投反病之藥而誤
尚隱忍不欲告官恐被父母以見殺惡名爲子追虧臣
懼薛文周方自陷不忠無以見先帝於地下不服爲
臣憂矣
庚辰給事中方可度奏李可灼一事方從哲身爲首輔
不能討賊反行賞姦禮臣所謂經無赦逆之心却有弑

事此實錄也黃克纘言官信口一疏或亦別有所見至引父母爲庸醫誤試一段而含忍者爲孝子以首告者爲薄惡夫克纘信以爲人子之心能若是忍與率天下而爲詭臣賊子者必此之言矣

乙酉御史徐景濂奏項臣攝修 光廟實錄先禮部尚書孫慎行謹奏舊輔云云旁 皇考召見文武鳴輔太子悉已自知無起色矣不虞有天之期適值飲藥之後舉號無從不得不歸咎不啻藥之公磨可灼安所追三及僅僅奪俸回籍乎哉噫太縱矣責以不誅姦之議從哲當日心悸生而必曰薦醫進藥有弑事焉匪重誣舊輔太事記 卷四一六 三一

也正輕誣 先帝也夫紅丸之卽利刃臣何敢知第想當日同受顧命立藥曰之旁匪一從哲也見而知者有英國公張惟賢等不敢羣信毋亦勢處彌留主與臣文迫于回天之望乎愛則同心過則亦同謀弑逆大惡誰甘獨承豈顧命諸臣皆忘君皆不討賊而里居宗伯獨抱孤忠耶 光廟實錄既已開館纂修今慎行疏經會奉是非當聽之公評而權攬總裁筆則或疑其私應願皇上傾重鉅典 勅下閣部再加酌議蓋有弑逆而護弑逆則護者爲亂賊攻之者爲真忠義無弑逆而捏弑逆則捏者非忠義爲所捏者豈真記賊以好德考終之

聖而書之曰弑視 先帝何如主視 陛下何如主視皇上特諭纂修諸臣矢公矢正無寬姦邪無輕言弑逆以傷 主德以玷國史

三月丁丑給事中汪慶百言可灼用藥一疏亦部候冊科道建議言人人殊然皆云奉 旨會議則非也 明旨惟者當日親見諸臣據實會奏大小之獄未有衆證不到而可召詳評允者今許世于趙盾古律也進藥新案也慎行從哲兩造也而當日親見各官不啻衆證也事關 先帝之終 皇上之始 先帝果深可灼責天可灼果錄從哲進藥此其本末非親見莫能悉春秋

大書記 卷四一六 四一
群惟子以不嘗藥趙盾以不越境辭賊筆之聖人至今議者猶爲紛紛况以新案傳古議乎且當日此肩諸臣不聞阻其進且甘同其賞非慎行此疏將終存而不論耶既有此疏乃欲集議于事外之人以定此公案不啻前日自處謂何今日奉 旨又謂何尚書張問達黃克纘皆親見人也臣按當日二臣外有英國公張惟賢大學士韓爌見在班行皆 顧命元老豈肯爲賊黨稱謂四大臣者斷宜遵 旨自行據實會奏臣等執白簡爰書從其後則綱常可明議論可定天下萬世可質矣臣能護者 神廟實錄臣知其止于仁 光廟實錄臣

知其止于孝享國不同考終無異弑逆之名臣何忍聞臣不能諱者乞勅四臣據所見聽 皇上處分

宋史氏曰以上四疏官詹老儒不遺其變黃克績以雄辨濟其邪說力給事駁之婉而實切徐景濂黃之同鄉挺身祖述梟聲既高厥音俱寂蓋黃之言曰今市井小民父母偶病庸醫投反術之劑以沒隱忍不告官恐被惡名是矣抑有義憤之僕將醫囑其辱碎其胸碎其箱蓋與共死者爲是乎非乎念綱繆薦引之舊加餽加餽者爲是乎非乎既以饌餽者爲是反勢義憤之僕請出不祥之語加不美之名欲重治以謝庸醫可不可乎然

大事記

卷四十六

四二

則曰父母被人誤殺其不復仇矣春秋一書莫重乎討賊不據孔子之正文而引左氏書雍公羊書莖爲言何居至魯隱庸閑之諒正以不討賊爲恨爲當日君臣罪而豈有所隱避于其間就事論事則可援古事證余則可然猶必于其倫放于引經又敢于即引春秋而別爲之說于是汪慶百請專以四臣爲主更添一足云筆之聖人至今議者尚爲紛紛誰是紛紛侮聖裂經嗟然不顧一至于此于是信孫宗伯千載一人也孔子何嘗討得一賊春秋亦懸空之書豈必其言之行然人猶稟稟知畏畏者真心發動決當提醒不畏自近日始然

心雖暫死夜氣猶存死者一二人不死者千萬人宗伯之疏終難埋滅推之入相排之不入相何足毫毛加損也

皇明大事記卷之四十六終

移官

萬曆庚申八月初丙午 上卽皇帝位改明年爲泰昌元年以故卽八月至 諭禮部曰選侍李氏侍朕謹慎勤勞皇長子生母免逝後奉 先帝旨委托撫育視如親子朕功懋焉着封爲皇貴妃欽天監擇九月初六日行禮庚午 上召閣部九卿科道至 御榻前諸臣叩頭問安 上曰選侍生男女幾胎止存一女隨傳 皇長子出見 上又言皇五子亦無母亦是選侍

卷四十一

看管傳皇五子出見幸未 上再召諸臣於乾清宮又諭選封選侍禮臣孫如游奏 聖意倦倦臣等自當仰體但臣部前奉 聖諭上 孝端顯皇后 孝靖皇太后尊諡加封郭犯犯才人爲 皇后皆未告竣若論先後次序宜俟四大禮既畢之後若論皇儲保護功則選侍之封惟恐不蚤而從該監之請未爲不可 上是之尤且朔乙亥 上崩大學士方從哲等率諸臣哭臨乾清宮畢卽請見 皇長子良久未出諸臣力請始出遂擁護至乾清宮門外至文華殿先叩慰皇長子卽正位行五拜三叩頭禮呼萬歲乃起諸臣請卽日 登極

上曰諸大典未行于禮未備禮部具儀以聞時司禮監已老王安本 先帝青宮舊人得居中侍左右諸臣集文華殿前議 上暫駐慈慶宮大臣英公以下第一日輪二人直房伴宿因合疏請選侍移宮御史左光斗上言內廷有乾清宮儲外之有皇極殿也惟 皇上御天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餘妃嬪雖以次進御遇有大故卽當移置別殿非但避嫌亦以別尊卑也今大行賓天選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居正宮而殿下乃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典制乖刺名分倒置卽 先皇貴妃之諭亦在驚留之際其意可知及今不

卷四十一

明決斷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后之禍立見今有誠有不忍言者且殿下春秋十六齡長矣內輔以忠直老成外輔以公孤卿貳何處乏人尚須乳哺而寵負之哉又況睿知方開正寢不見可欲而何必託于婦人女子之手選侍宜仍守舊職速移置一號別殿陛下仍回乾清則禁禦嚴而名分定矣 上諭移宮已有旨石封事既云尊卑難稱着禮部再議初五日給事中袁詠賁抄參曰大寶將登上有白雲呵護下有群玉擁戴亦何用此婦人女子而必加以尊稱爲乎聞李氏亦非忠誠愛國者也官闈之禁秘雖不敢妄爲猜疑而搗墮之

喧傳實樂見處心叵測萬一封典得行事權或假則滋甚難圖慎始慮終顧名存法事屬可已抄出寢之

給事中楊捷言自先帝升遐人心危疑謂深宮中有

先朝選侍儼然以母道自居託名保護實欲專權大小

臣工心切疑之故力請陛下暫居慈慶宮者實有鑒

于皇祖鄭妃之事欲先擇別宮而遷之然後奉駕

還宮此臣等之私願忠干陛下之深心也今諸臣靜

俟五日卽位已定明日未既登大寶豈有天子復

偏處東宮之理而佑侍寵靈妄自尊大者猶遲處其

間種種情形實爲非分非法且人言紛紛其謂李選忠

大事記 卷四十二

劉選朝劉選忠等擅開寶庫盜取珍藏目無幼主夫

禮有當以義斷者分有難以情奪者選侍非嫡母非生

母無妄恃舊恩曰我貴妃我哥兒作此大不敬語也但

遵天語卽是吉祥藉口擇日便是違旨當年節春女得

幸外廷猶能傳之況今業已顯播有不可回撓濡遲者

平閣部大臣既當鼎軸宜擇兩朝任用內使中老成忠

直者日侍起居一切美色玩好不使雜陳于前庶志氣

清明精神強固益以先帝聖明同符堯舜因前日

鄭貴妃亦以保護爲名不離乾清左右雖終于遣出而

病體之所以沉痾醫藥之所以亂投嫌疑之際煩言噴

噴至今抱痛談虎色變臣等安得不爲寒心哉其久選
侍始移仁壽殿初六日卽使內侍盜庫者皆下獄方
從哲等既請從容訪實庶人心可免惶惑事體不至紛
紜奏入未允

給事中惠世揚參從哲十罪三可殺內言李選侍原爲

鄭氏私人麗色藏劍且以因緣近幸之故敢抗先聖

母爲人臣子不共戴天從哲獨非人臣乎反受劉選等

盜藏美珠夜半密約爲之解脫赦絕臣禮一至于此疏

入上以風聞輕誣責之癸未御史張極言連日以來

促獲大璫試問來歷盡半皆鄭貴妃之私人不然則李

選侍之近侍也先帝計聞之始中外紛紛有言謂選

侍素讐于今上生母付託非人旦夕恐有別故先

帝誤命及此益寵與李氏之故藉付託名色以爲冊封

之地流言編布揭帖抄傳顧命諸大臣所長慮却顧當

如何臺諫始不得不慷慨言事矣御史袁化中言聖

躬孤危共議移宮以防萬一元輔亦爲首肯且草一揭

示眾欲各衙門共效力也及各衙門跪上而元輔之揭

反入袖中事在不疑尚懷觀望直至大家喧爭進而後

上議力之定者如是乎

戊子內臣曹應魁等奏察冤抑耶法紀事有部奉友與

心腹劉通執進忠等同謀輸進 先帝銀五百兩求討
皇上與之看官等語刑部尚書黃克纘言宮闈事秘臣
不敢知但思 先帝何如王哉卽位三五日卽捐四百
萬金爲橋遼濟遼建三殿之用其不爲財利動心也四
海所共仰矣其以 皇上命李氏看禮茲以其生男女
數胎又生第四皇千 先帝召見時曾與閣部諸臣明
言之李氏若愛已所生則鳴鳩之哺其愛必均此或
先帝命李氏看視意也如曰進銀而且暗進則其事影
響不可信况可形之章奏見于邸報使 先帝冒不白
之疑哉臣竊謂曹應魁等當加責罰而斥逐之勿使人

六事記

卷四一

五

宮得肆誦議則 皇上之事父母兩盡其道而以稱于
天下曰大孝誰云不宜奏入未允 錦衣衛千戶梁慈
等奏拷問劉通招稱與李進忠劉尚禮姚進忠王永福
鄭穩山等隨後李選侍率帶傳代珠寶頭面寶石等物
度李進忠劉尚禮逃匿情跡 給事中魏應泰奏看李
進忠劉尚禮二犯俱係偷盜宮中傳代寶物錢糧緊關
人犯也伏讀 明旨已經罕獲如何又逃據該衙題云
未經接出預先逃走則在內必有透漏消息之人在外
必有棄家窟穴之處二犯房宅遍滿京師親屬應多第
伍非貧寒孤身可以逃脫者且進忠等大膽任心原係

首謀天發其姦儻縱而不獲豈可使渠魁漏網應得衙
門如有畏忌欺罔代爲支吾出脫并呈法紀故抗 明
旨定行一併嚴究抄出嚴之 戊戌御史賈繼春上揭
輔臣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帝王之立極曰孝天經地義
古今無改未有富 新君御極之初首勸 主上以遠
作 先帝追逐庶母表裏交構羅織不休如李選侍之
事者其慘黯光景傳聞紛紛職不忍言惟是逼國之人
痛心疾首長嘆累泣而顧命輔臣漠然不肯維持冥然
不與匡救無論青史貽譏切恐 皇上天縱聖明一
悔悟輔臣其作何顏面仰對乎 先帝命諸臣輔 皇

六事記

卷四一

六

止爲堯舜夫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今若此真可爲堯
爲舜之第一義矣曾替嗜羊羹而留子不忍食羊羹父
有愛養其子終身敬之不忘今若此真可謂之不忍不
忘矣昔 孝宗皇帝之于昭德宮萬貴妃人言嘖嘖休
之不聞我 先帝之于鄭貴妃也三十餘年天下所共
側目之際而但以篤念 皇祖渙然水釋此是何等也
厚何等盛美何不輔 皇上取法而仍作法于涼乎竊
云選侍原非淑德原有風聲亦婦人女子之常態獨不
能看 先帝面上一曲有之貴 先帝彌聞之日親向
諸臣論以選侍曾產數胎育有甥女秋麻事情草木感

傷而死我輩臣子乎！先帝以不世出之聖旬日之內作多少好事臣子輩受多少鴻恩而玉體未寒遂不能保一姬女真可傷也職久欲上疏廷爭惟以新進小臣絀口忍泣至今而不得不望閣下之匡維也但委曲調護極力回天今李選侍得終天年皇幼女不虞意外則先帝含笑九原而我皇上垂芳萬載矣

己亥左光斗以繼春致書輔臣上言先諸臣聞變倉卒赴朝維時大臣從 乾清宮中叩頭執手扶 皇上出居慈寧宮臣等相顧戰慄此時不守几筵而避居別殿宮中必有其不相安之情間不容養之勢驚問其故喧

太事記

卷四十二

二

傳李選侍右前後盡是賄買腰王致瑞布滿陰爲心腹皇上大有戒心不克寧處君父駕竟未定臣子敢爾卽安臣于初二日隨公疏役有領守典禮肅清宮禁一疏初三日宮中震怒禍機不測 皇上保全將臣疏發關單擬初五日開臣具揭再催奉 旨移宮至初六日皇上登極駕還 乾清宮禁肅然內外寧謐臣等舉手加額共幸 廟社有靈夫 皇上既當還宮則選侍之當移宮其理自明白易曉矣惟是自移宮之後存以大體猶其小過此其特恩在 聖衷調護在輔相非小臣所能臆度也二十九日辛丑

諭內閣朕覽御史左光斗奏朕避宮之辭朕昔幼冲時選侍李氏侍靈屢行氣既 聖母以致懷忿成疾崩逝皇考病篤閣部大臣俱進問安選侍咸挾朕躬使傳封皇后復用手推朕向大臣視顏口傳朕誓居慈慶宮又差李進忠劉選等傳明日章奏文書先來奏我看過方與朕覽仍卽日重垂簾幕政處分御史言李氏他日必爲武后之禍朕思 祖宗家法甚嚴從來有此規制否朕今奉養李氏于懷慶宮月分年例俱給錢糧俱仰遵皇考遺愛無不體悉外廷謠言李黨喧傳實未知朕心尊嚴不敢言也李進忠等四部等皆係盜庫首犯賍證

太事記

卷四十七

人

明確自干憲典法當首論以正國法勿使賄囑脫罪波反無辜卿傳示部院遵行大學士方從哲等捧讀驚愕卽具揭封進仍 諭李氏平昔過惡多端人言不怠昨已傳諭明白如何復行封進顯是推委着邊 旨卽行發抄從哲等又具揭邊 旨已發惟望 皇上益弘聖度無念舊惡終始看 先帝分上曲賜保全皇五子并三公主時時顧念於今得所則李慈兼盡聖德猶光又諭覽卿奏具見忠愛至意朕弟妹骨肉至情豈不汪念昨已有旨傳諭卿等選侍李氏業移居懷慶宮撫養所生皇八妹選侍李氏居易勤宮撫養皇五弟選侍傅

氏居昭倫官撫養所生朕六妹七妹俱有從隨官奉養
驢銀糧並從優厚俾各得所昭倫仰遵 皇考遺愛萬
念親親之誼南御史王允成科輔臣曰 陛下於移宮
後發 聖諭不過是常人表明心迹之意而輔臣輒
自封還天封還詔書必其有闕大利害大是非大典禮
者也此則何所關邪司馬昭之心路人知之矣十月丁
卯熾發官災 上諭閣臣曰皇五弟與諸公主見居易
勳官與熾發官相隔甚遠已差人守護官雖熾發侍李
氏暨皇八妹俱無恙特此諭卿知十一月丁亥給事中
周朝瑞以賈繼春上輔臣之揭爲吾樹旌旗妄生題目

大事記

卷四一七

一

繼春復揭曰保全選侍益亦人倫天理布帛菽粟之言
非詭眼旌旗驚心題目也父子相繼扭作戒嚴之光景
以貪天功忠厚相承忽開嗜殺之機緘以傷元氣不予
此處抱痛而乃適用其慮乎朝瑞揭發之曰安選侍者
猶謂之是安 宗社者顧謂之非乎繼春再揭曰 主
且父子相繼 宗社何嘗不安而必待傾選侍以安之
耶即當日移官原是正理豈必立刻驅逐群聞打槍革
其已進議定之貴妃因其無端羅織之老父伶仃之皇
八妹入井誰憐孀寡之末亡人雄經莫訴我輩臣子亦
有心肝豈其人人單患與數家家廢子封妻而 先帝

一妾一女遽不能庇此通國之人所爲與言嗟貨位下
霍衣也朝瑞又揭謂繼春操戈于解忿平學者繼春又
揭職非操戈乃止戈也聖德無損卽已普天胥慶爲臣
子者心同爲國有何不解之忿不平之爭而頗左右袒
者之費詞乎朝瑞既知朝有公論則奈何作天理外見
解人倫外說話而藉口 皇上自有真知也 壬辰尚
書黃克纘奏臣法官也欲以法死人必使其罪皆麗於
法彼方無詞今姜昇鄭穩山劉尚禮不持一物劉穩拾
得珠結還與選侍乃與王永福姚進忠手持寶者駭首
就戮不無失輕重之別若曰選侍事 聖母不恭遇

大事記

卷四一七

一

皇上失禮其下人不可輕恕則臣願 皇上爲 先帝
優容之益父母之恩猶天地也履后土則思毋德戴
皇天則思父恩仁人孝子用心固宜如此然 先帝欲
冊封選侍爲貴妃其匣中袱中之物安知無出于 先
帝所賜者以是而重下人之罪 先帝在天之靈必有
愀然不樂者矣臣願 皇上之深思也 上曰朕初登
大寶刑政豈不遵成法昨因內犯王永福擬罪第當
日移宮朕隨差人護送各有轡乘該部如何輕聽姜昇
一面脫罪之詞不知昇等平日罪狀多端今雖加斬未
盡其辜遽導前旨各斬不必續陳又執奏曰臣下問擬

王承福一招有擬充淨軍者四人乞私恩實中有故是日因移官而盜珠寶者八人監故二人擬斬二人充淨軍四人臣謂此足以正法案所款邀恩於皇上者田等劾推廣先帝遺愛付之不泊勿過恐下人故有履后主而戴皇天之語蓋以父母尊事有出於念母之誠而述有涉於彰父之過者必委曲周全使渾然無迹方爲大孝此臣區區之心也因力承罷上曰卿委曲周全欲朕渾然無迹朕豈欲以迹彰之今內外本無事因盜犯而多事卿非常孝氏之人逞詞偏執昨朕諭傳宣得已哉宜安心供職不必疑慮輔臣方從哲等仍

大事記
卷四一七

一一

以原本擬票進白皇上所諭者情之重該部所持者法之平且容縱欺弊奈謂之名先帝明斷之德不無少累皇上光揚之孝前覺有碍伏願俯從所請未允已亥御史周宗建言帝身履震驚然能護持於青宮之授擬而不能決絕以祗席之進御能淡月之間蓋需大政而不能無彌留之際幾貽禍本三十年不得見天子之臣而護駕直宿猶是九卿科道兩朝退匹后之架而移官清禁終因言諫官其駭人耳目亦已多矣十二月丙午御史方震言先帝賓天皇上出震其一時景象有可言者使乾清而久居選侍則主尊

聖遇今於未免至而而久處慈寧則孝端且慈憫於既而移爲官闈之當亦豈能虛空兼以佳治之薰蒸有於梗刃爲聖躬詭譎全正當防危中之危要于求穩中之穩則始而請駕辭而移官當亦不再計而決再思聞文武捧護天日之姿慰示群臣此亦雲龍風虎之不肯也即左右移官之際未免稍至張皇而臣子衛主之心不妨過于激切乃說者猶欲以堯仁之無外即愍在天湯網之宏開赦及有罪然仁義并是一心前後原非兩段合之雙美離之兩傷臣願皇上念之而惕然也至若官中之與府中畢竟能爲可托宦官之與正人君子畢竟孰爲可親先帝十年來茹盡多少艱辛歷盡多少憂慮未竟作用責在皇上一身而再思孝靖皇太后孝和皇太后未正慈寧相繼早世則兩宮實志之餘惘獨鍾寄于皇上之脉以皇上統孝格天所以展霜露之恩惟有護聖體先使志之清明自然身之強固至于朝夕周旋惟二三內臣而頻笑易輕規矧可慮竊意旨以巧嘗移太阿而不覺近以中吉之慶宣恐滋斜封之隱禍戎伏于旁臣願皇上念之而惕然也乙卯楊連廐移官始末日前選侍移官一節謹爲諸臣知之外廷未必盡知及今不一昭明釀

大事記
卷四一七

一二

今日之旋端漫成他時之實話臣屢蒙 先帝召見又叨 皇上眷顧嘗入護從自擊當日情形亦且身在事內敢詳述以存定案方 先帝駕几叮嚀則曰輔 皇上要緊選侍忽從門幔中手攬 皇上而入復推而出隨有要封皇后之言諸臣相顧錯愕臣更不勝忿懣君臣正相引痛之時忍于要挾求封萬一事權到手僅僅名封足了其稱制垂簾之意乎哉此八月二十九日之光景也迨九月初一日子夜 先帝急召諸臣從諸臣再至宮門而龍馭上賓矣此時主君爲重宜急于請見一見即呼萬歲以慰人心而官門內使乃持挺不容

太事記

卷四一七

一三

閣部大臣入者臣冒犯忿置諸 先帝宣召諸臣今已晏駕 皇長子年少未知安否汝等開宮堅阻不容顧命大臣應召請見意欲何爲此初一日卯刻入官之光景也諸臣哭臨畢請見 皇上于寢門拜呼萬歲 天語答以不敢當者三諸臣懇捧龍軒至文華殿門行嵩呼叩頭禮已而大小臣民共祈 皇上即日登極諸大臣以儀注未備不宜草率張皇 皇上斷以含殮未完祀告未行傳諭卜吉而諸臣皇皇深以本日未即登極爲危蓋 先帝爰出倉卒上無 聖母之憑依中無皇后之慰藉而旁之窺伺誰爲可恃此初一日辰刻之

光景也適時諸臣又議 皇上宜歸何宮臣思前日攬入推出景象大有可疑但云從來冲齡天子不宜托之素無恩 德之婦人且選侍如可托 皇上必深知難強之難而不得如不可托 皇上亦必深知難強之雷亦不可得 聖駕果徑歸慈慶宮矣此初一日已刻之光景也 御慈之期既定于初六至初二日九卿科道有移官之公議御史左光斗復有專疏蓋因 皇上一正九五決無避宮之理而斷斷又不可以同居至初五日猶抗不奉 旨而期且迫矣臣是以有正位參及李進忠等之疏總以官既不得不移自有

太事記

卷四一七

一四

定分亦各有定所即欲加恩選侍原不在官之移不移當幾迷相傳之初李進忠等敢以包天積惡挾舊官爐席天子之宮是何禮法此初五日午刻臣從諸臣于慈慶宮前憤爭之光景也至本日移官臣隨向諸大臣諮移官自移官隆禮自隆禮必兩者相濟而後 二祖列聖之大寶始安 先帝在天之靈始安大臣于此密有調停即本日緝獲罪瑞貝宜璽渠魁無深求舉引大抵 主上冲齡方宸居未定 先帝社稷之付託爲重則平日之寵愛爲輕及其已定既盡臣子防危之忠即當體 皇上如天之度今諸大臣猶在耳也臣之所以

議移官者始終如此當日止見 皇上之當尊就清官之當淨絕不見官嬖之有可獨亦絕不見移官之有甚苦乃既移之後不知何來蜚語有捏倡選侍徒耽踞欲自裁者捏稱皇八妹至欲殺井者或傳處罪增過甚者有內外交通作成此事者說以傳訛恐遂成此日不白之案關係不但在臣安敢無言若夫緹拿罪瑣譬如人家主人謝世群僕相與竊其簪藏主人之子偶一究問創懲只在法司酌議亦且于選侍恩禮何與顧有以此爲選侍情者臣謂寧可使今日惜選侍無使教官不逮不幸成女后獨覽文書稱制垂簾之事況兩奉 聖

大事記

卷四十二

十五

諭選侍居食恩禮有加近以噉鴛官火復奉有選侍皇八妹俱無恙之旨方知 皇上雖念及于 孝和皇太后之哽咽仍念及于 光宗先帝之唏噓海涵天養義盡仁加無以尚已 詔曰奏內登極移官事情不獨科臣親見文武大小臣工所共見極公極正極真極切甚愜朕心着昭示中外以釋群疑楊璉竭力憤爭志安社稷忠直可嘉所奏諭安加恩等事知道了

又特諭廷臣曰朕冲齡登極內外清平不意外廷近來乃有謗語輒聽盜犯之訛傳釀成他日之實話誠如科臣楊建所奏朕不得不再伸諭選官始末以釋群疑九

月初一日 皇考肅天關部文武等官哭臨畢請朝見朕躬李選侍將朕阻于煖閣司禮官因請選侍許而復悔又使李進忠等請回如此者至再至三朕至乾清宮丹陛上大臣扈從前導選侍又使李進忠等將康永拉任若非司禮監奏請朕前進不可退又不能出見大臣矣及至前官門選侍又差人數次着朕遂官不令御文筆殿卿等親見當時景象安乎危乎當選官乎不當選官乎一向刑部及各衙門欲行庇護之謀先藉安選侍爲題目使是非混淆朝政不寧輔臣義在體國爲朕分憂何不代傳諭一言屏息紛擾君臣大義何在猶記是

大事記

卷四十二

十六

日朕自慈慶宮至乾清宮躬親 皇考入殮選侍又阻朕于煖閣不放出入司禮監王體乾等奏請說大臣在前官門恭候扈駕請蚤回竟不聽體乾等請三四次方許朕出煖閣初二日朕至乾清宮朝選侍恭送 皇考梓宮于仁智殿行禮未畢差人傳着朕必欲再朝見上方許回慈慶扈從大臣料道各官皆所親見明是威挾朕躬垂廉聽政之意朕紫 皇考派選侍照管朕不任彼官欲贈衣服首飾 皇祖 皇考所賜與選侍毫不相干只每日往彼一見因之懷恨更深其侮慢凌虐不堪朕晝夜涕泣六七日此聞宮內臣官莽共見而不忍言

者。皇考既知其故自來勸朕并使各官慰解。凡後極毒惡之事朕曾秘諭閣臣不令發抄。若選官不早則彼爪牙成列。盈虛在手。朕亦不知如何矣。既嚴崩。聖母自知有罪。每使官眷王壽花等時來探聽。不許朕與聖母原任各官講一語。如舊人來問安亦如之。不則執去重處。此朕苦衷外廷不能盡知。既前刑部執奏父母之恩猶天地仁人孝子之用。心固宜如此。朕故停封號以慰聖母在天之靈。奉養優厚敬遵皇考之遺愛。該部亦可以仰體朕心矣。大小臣工惟知私干李黨。備朕躬不顧大義。論卿等知之。今後毋得擅宣旨公自大事記

卷四十一

生枝節以取罪愆。時方從哲在告。劉一燝等言。皇上嗣位以來。宮庭肅清。政務沛發。大小臣工幸際昌期。勤修職業。乃以形迹影響之疑。互相紛辯。致屢聖懷。伏讀聖諭。簡述當年宮掖事情。及頃者選官往來景象。懷境危憂。宛在其目。臣等不勝感憤。又不勝頌仰。竊惟聖母賦性柔雅。卽早毓主器之祥。尚忍讓以安。皇考之愛真是女中堯舜。皇上孝思純篤。卽抱此終天隱痛。寧委曲以體皇考之心。洵爲帝王中曾閔矣。第後先情景。宮闈秘密。諸臣多不及知。卽知亦何能詳。審以故。各特一己之是過爲不然之疑。甚至以事後而安危

謂周防爲多事。皇上責以猜疑。輕聽讒說。恐有之若云。庇護黨私。則萬萬不敢。先是屢傳諭旨。羣情業已洞然。茲復蒙皇上具述始末。披衷以示諸臣。不感懷省。圖仰副恩。慮者非人臣子也。

御史王業浩疏。今日傳旨。臣律讀再四。內中情辭。無微有可酌。敢以四言進。夫一選侍也。昔爲寵嬪。今一子焉。匹婦耳。當噤聲之一炬不灰而皇上邇來所以恤而周之者。更云極爲優厚。何所虧欠。而舉朝尚有煽言乃皇上之心亦甚覺有不安。而面諭批諭一論再論者何居。皇上之所獨知也。皇上之心安而安

大事記

卷四十一

一八

宗社者之苦心。亦白于天下。至安選侍之題目。又誰敢爲之耶。此臣所願。皇上靜思者。一先帝育宮毓德。止孝止慈。一月當陽千秋。讓美聖神。乃爾何以一女子之微生。如許枝節。今皇上踐祚。英明仁孝。迥遠百王。尤帝之心亦已大慰。設如論內選侍有不可言之毒惡尚秘。論內閣不令發抄。聖恩如天。是生選侍者。卽所以不死。先帝也。但如所云派與照管并厥崩等語。天下萬世不察。則先帝止慈。御家之盛。豈不無少損。且墮人何公至此。此臣所願。皇上慎重者。一聖母篤生聖躬。正位素定。何至于房闈之細情。來批煩

之咒在選侍即死有餘辜在 聖母則生宜姑寵此臣
所願 皇上斟酌者三父母之讐不共戴天 聖諭至
此且處處如此則前此之肅清既未得爲義之盡今此
之優厚亦不得爲仁之至 皇上將何居焉且外庭臣
工此疏諫計警聞達已矣而 皇上亦且分目之曰安
社稷安選侍則水火之情形既判玄黃之戰辦方興
不贊安不安之題目何時纔了此臣所願 皇上潛消
懸轡者四蹕入 留中於亥楊漣乞歸上言臣有大不
安者三臣發明移宮之故祇以疑關崇庭事恐傳訛垂
廉之秘計未聞入井之煩言噴起不得不洗餐一番便
大事記 卷四十七 一九

天下曉然知 皇上所以善處家人骨肉之際危疑思
義之間而已旋荷綸綍之褒過微忠直之譽使臣區區
發揚 主德之苦心誤爲誇詡臣節之左券臣之不安
一也當 皇上繼離出震之時諸臣共有防微慮隱之
意當時首請御文華殿受羣臣贊呼者部院大臣周嘉
謨等也初出乾清宮羣臣擁蔽之日捧 皇上之右手
恭英國公張惟賢也捧左手考閣臣劉一燝也臣不過
從諸臣之後如同舟遇風之人與長年三老場駭呼號
相應和而已乃以慎爭之故獨受忠直之名臣之不安
三也官禁日就肅清 社稷有何捏扼而 聖諭以志

安社稷爲言 君幸有子不必心憂紀國之天而臣獨
何人乃言平撫之淵之日受友朋之虛譽爲過情耶
君父之寵嘉能無深懼臣之不安三也臣無病不敢以
病請 皇上未罪臣臣不敢以罪請惟有明微薄之心
陳乞浩蕩之恩放臣爲急流勇退之人而已
丁卯御史焦瀾奏日 孝元 孝和 先帝之后爲
二后者爲思則爲卒選侍者非忠選侍不過一官人耳
尤非貴妃之比使選侍身無失德于 聖母 皇上原
無夙嫌則推 先帝之愛時加優厚臣亦宜首疏以請
而選侍數年來之行徑又何如者官闈之事外廷雖不
大事記 卷四十一 二一

能盡知惟恭誦 皇上近傳 聖諭如所云阻 皇上
于禍聞意欲何爲按 皇上以垂簾肅將不測况又存
臣子所不忍言與不敢深信者乎臣讀之惟有涕零已
代思之謂此事而出于中官捏造將視 皇上爲何如
至今即冲齡而無子天性將來必有覺察之日何物關
繫膽太巨天義之所不忍料也謂此 論而出于 皇
上之本心則選侍之惡神人共憤即欲爲選侍乞憐亦
止可求 皇上斷有前望皇加恩禮并寬其生父而移
官之始未聞部大臣同與此事必不可得而抹殺也盜
犯之巨測罪不容贖必不可得而寬也若欲 皇上竟

本事記

卷四十一

三二

粹然于罪璫不幾于忘父母乎天下無無分之子臣奈何敢以忘母之說導陛下以不孝而自陷于不忠也辛酉正月祭永御史馬建皋奏前歲八月三十日先帝疾革而言選侍之封當緩者科臣李若珪也初一日先帝賓天而入乾清宮呼萬歲執皇上左右手有輔臣劉一澤英國公張惟賢也初二日上移宮公疏者九卿科道周嘉謨黃克纘李汝宰張問達等也上移宮專政者臺臣左光斗也初五日上疏急移官以待皇上登殿者科臣楊漣也疏下禮科而抄參者科臣楊漣也其後相繼有疏科臣惠世揚臺臣張贊鄭宗周等也罪璫疏下科而抄參者科臣魏應嘉也如以爲功則與衆共之不獨一楊漣如以爲罪則與衆棄之亦不獨一楊漣今罪人未誅而發罪璫者先作忠囚之泣聖躬初安而護聖躬者已歎江上之容難進易退禮有明言漣當此日固止有決去一着以明臣節耳皇上亦頗聞出城之後物情竟何如耶况車馬填門總非朱履之客燈燭繼照不夜之城鱗甲飛天不怯玉龍之戰豈徒訪薰蓋欲識韓臣不識漣何以得此於人哉漣可以去矣惟是朝廷之上許其去而未正去之罪奚其忠直而未竟忠直之獄含糊一旦舌戰不知其幾何

時矣上曰這所奏事情俱朕親歷諸臣共見有何功罪未明楊漣忠直朕所鑒知暫准病告進退心跡自自不必會議

御史方震孺疏曰移宮之始末事關聖躬同爲皇上之臣子決不敢先選侍而後皇上則科臣楊漣似可幸無罪而不知何以有居功之說也將謂其居之以爲貴而未嘗驕神使鬼私罪璫之金錢其無功可居也三八童子亦能辯之矣意者其借以爲話柄者乎而不知何以有交通之疑也先帝賓天原出倉卒假令

本事記

卷四十二

三三

漣能呼吸之間交結宦侍聲色不動而置皇上于枉席之安此固狄梁公所賈蹕蹕者恐漣無此機智無此手段而或者謂漣曾參新輔種禍有根卽不言移官亦且不免此其說或未必然如其然也人心何難得照今漣且脫然去矣七年之候命六月之按垣報主有心去國何罪使漣早知如此只合唯諾諾于國事底定後做一篇太平文章豈不穩當而何必報先帝特達之知至于不顧身而不顧是非毀譽乎雖然漣小臣也可以留可以去可以功可以罪有何關係惟是公道不彰群疑愈熾後來橋之史冊傳之天下且謂皇

上奏... 其真有交通之臣使肘掖之間... 敢于矯
旨之闕官而 皇上不及知所關聖德聖政豈其耶細
此臣同官馬逢卑所以慨然而請會議也如僅僞爲科
臣一身也亦何足會議也哉近雖奉有忠直之褒恐更
增一番 中旨之疑添科臣一層交通之案耳 上曰
移官事屢旨甚明前諭乃朕面對閣部大臣後論是朕
腹心未竟之言左右不及知者有何交通矯旨不塞給
事中毛士龍言自後人以不敢居功責移官之楊連而
其晉死定策排閹叩 主顧命大臣知其功 皇上深
壯其功而責備者又疑其貪功令取決春明之血心推

大事記 卷四十二

雪跡之車但恐選侍不比張差而推出推入必非風癩
所以終難蔽揚捷以罪而但議其居功此功罪之反而
竊也臣下既明見其功而又何必深疑其心乎此亦功
罪數十年來翻翻覆覆之案而今反借去國之臣見其
公也御史周宗建奏以移官一案言之凡前後諸臣所
申論者如方震肅毛士龍等不下十有餘章聞發既明
人言且息在科臣楊連潔志遠嫌不難聽召用于他日
在臺臣賈繼春實心愛 主何妨付定論于國人言後
據此爲名再生議論將係談利其者益添臣子之張皇
追痛凡廷者復來事外之憶思各欲高其聲價爭務表

其初懷欲掃疑端愈增枝蔓此又臣之所爲不得不慮
也二月丙午御史賈繼春奏臣奉差在摺見前論據傳
因陳具揭之實以祈 聖斷天移官一事宸斷明決
而傳聞光景凄楚紛紜通國有若吞若吐之酸舉朝有
且忻且愴之狀於時微臣經理之見恐損 聖德肅沐
其揭而閣臣諄諄言之懇達 天聰以聖其母女之保
全而止豈不知犯忌者不辭爾璫者無幸哉益念 冲
聖御極之始慈祥元脉當從折柳先防威福大權莫向
中涓送却而至于 皇考之睨目九天 聖母之不贊
匹婦又交得而變嫌耳此微臣當日具揭之實也 上

大事記 卷四十二

臣賈繼春暗揭流毒造言誣朕若黑夜行刺使人莫防
朕未嘗實究自繼春出揭之後引類滋妄爭端大起大
臣求退小臣紛置咸謂繼春有倒翻天地手段廷臣莫
敢言其非朕皆隱忍今繼春全不改省乃大膽欺天昂
然肆謬目無君父况還倚移官以來未見繼春有疏明
其可否却借逆揭爲機轉逆耳之說竊制朕躬要名滅
罪今奏內只言具揭之實不明揭中之語更見欺昧着
照原揭回詆繼春復上言臣初入班行當移官之後祇
因痛切 先帝亟欲效忠 皇上遂具揭聞臣以真轉
達 天聰及捧誦 聖諭乃知天地之高厚已曲爲保

今主而小臣之狂異猶妄有規勸臣子之誼不容自匿謹
傳錄席榻回話伏惟 天鑒 上以其疎中無季選侍
維程皇八妹入井二語着再回話

御史張慎言奏當 景帝再沒中外倉皇已辛國有長
君社稷之福諸臣登堂前後倍用周防偶值選侍乾清
天子避席此一時也 宗廟之舉也為重則 先帝之
替廢為輕所以不得已而有采宰周嘉謨之疏也又不
得已而有科臣楊連臺臣左光斗之疏也于時抗言官
府即 神廟之鄭貴妃且居然先從以為望矣既而聞
聞弘開見旋快視此一時也蒿呼而慶 聖上之龍飛

太事

卷四十一

三十三

遂亦不覺驚焉而痛几庭之羊東光景風聞悽然動念
所以臺臣賈繼春不得已而具揭諱諱于閣臣周旋內
外之間也此當日之定案也有何曖昧不可見之迹而
煩揣摩臆慮乎事理之外乎御史高弘圖奏賈繼春直
陳其揭之實大中謂感泣 明綸控伸孤憤以何所告
同列者今直達之 君父此自人臣一念不敢欺昧之
僕誠而信交養上自此明白昭徹于天下矣夫楊捷之
去國則以移官之一事繼春之辭差則以選侍之一揭
同屬耳目之臣各盡忠直之血此不求同乎彼彼亦不
求同于此迄今 宗社安則選侍亦無不安緬惟官禁

危疑之際而決策于呼吸此不可謂非連之功即繼春
亦未嘗不以連為功而連第不敢自以為功也安選侍
之說起于移官之後因 宗社既定而用意周到欲使
中外曉然知移官之舉原非導 皇上有薄于骨肉之
心但謂乾清為 至尊所履仁壽亦處優之地不妨于
有是移移而左右未免炎涼則選侍不安傳聞復有舛
謬則選侍安而仍以為弗安繼春所以有安選侍之說
也即連亦未嘗以繼春為非是也聞 皇上踐阼之初
召見廷臣繼春未與何使與連比肩赴召其主于移官
官亦不在連後矣連亦知繼春者也有安選侍之餘憾

大事記

卷四十一

三十一

總結移官之餘業繼春與連亦何以異也伏祈 勅繼
春入境面于楊捷旋 召之選 朝其退愈尤其進愈
榮矣

吏部尚書周嘉謨及九卿科道會議云繼春席榮待罪
懇請優容 上諭曰移官始末事情中外臣工共悉自
賈繼春揭出朝端紛囂不已近又具疏肆辯張惶言等
職居言路不肯直剖是非却借調解為名實乃背公植
黨本當革職念輔臣在講筵屢為申救始准從輕議
旨高弘圖俱罰俸二年閏二月辛丑嘉謨復具疏申救
上諭曰移官本末卿等有公疏科道有單疏賈繼春都

置之不問乃以違忤通逐輕汚朕躬且 皇考選侍王氏等四位同日移宮繼春不恤其體獨捏造李選侍獲釋朕弟妹四位亦同日移宮繼春何不重念朕弟獨注意皇八妹入井顯是受奸人買囑誣陷朕弟消亂朝政朕忍至今未曾輕露向使繼春若肯悔悟引疾迴避朕何得深究今既昂然肆辯朕須窮究到底以實維經入井重傷結此移宮公案卿等詞在體國還當替朕分憂豈可庇護小臣以貽後日之慮實繼春着再回詔已而削繼春奏文 諭曰朕以冲齡 皇考見背仰體在天之靈禮敬選侍其移宮一事大小臣工連章奏請始

大事記

卷四十一

三二

末情節奉朝共知毫無異詞獨賈繼春首倡和說播婦誣言誣朕朕躬及奉旨回話初次只一揭朕體再次遮飾支吾朕欲面質虛誑今自認風聞無影顯是明肆捏誣供招定案本當拏問處死念輔臣奏請繼春認罪情節可憫姑從輕革職爲民永不叙用

南御史王允成跪充續當鄭穩山乘選侍移宮之際盜珠寶一箱當下捉獲有 聖旨驗明而乃分別其罪生死不同信言實係選侍之物不知選侍大內之人實即大內之寶獨不聞不分首從之例平至稱臺臣焦源溥誣語更刺毀源溥跪云在 皇祖爲 元子者爲忠爲

福藩者非忠在 先帝爲 二后者爲忠爲選侍者非忠此天理人情之至克續謂爲 皇祖全貴妃之富貴其愛子者爲忠之大貴妃席寵無忌尊富猶肯試問克續再將如何以全之乎必封后而後已乎因連數省猶不爲富位列親藩猶不爲貴克續再將何以富貴之乎克續又曰尤那刑于之令德莫處傳官聞之詔言尤爲忠之大 聖母賓天已久令德者聞已見刑于之化官聞忿爭 聖上在小南城哽咽而對大小臣子言之虛傳屬之誰乎至云 先帝不得正其始 聖母不得正其終然後可以議此獄何其忍于出此不祥之語以此

大事記

卷四十一

三八

人而久監朝班忠三網淪而九法敷也克續奏王允成論臣凡三事其二三因臣去歲有疏言貴妃選侍二事爲減倫亂紀此皆經 皇上處分已久臣可無辯然亦不敢不出一言夫人臣愛君當竭力于重者大者誠易儲事于兩代繼述之後則大器久定爲臣子者但宜慶其授受得人而追咎選奴之私交何以爲 皇祖地然則舜愛虞益之弟非與談卻席事于思慕攀號之時則體柔宜深爲臣子者但當追頌刑于有則而指讞官門之長驅何以爲 皇考地然則宋仁宗待劉氏益厚升邪 皇上仁孝性成其傳出 聖諭臣捧讀再三至于

出涕又何必與人辭是非哉。侯示賜言移宮一事。雞午驚。當其翼。龍馭已安。當慎防其過。此又天理人情之至。而念合爲一念。無異可伐何功。可居而無奈其激而漸離也。去國者一身似葉。思留者三錫非徒識者懼之。

壬戌正月己未。給事中惠世揚上言。移宮一事。曾經皇上處分。昭示中外。不逾年。而是非變亂朝端。且然何論。天下目前且然何况後世。

四月己卯。禮部尚書孫慎行言。選侍宮中。何知前代有垂簾人變事。卽劉遜李進忠。么廢小賢。何迷膽大。揚言

言素以爲遜。進應。臨晚業。偷珠寶藏之。從哲家此事。曖昧從哲。卽未肯承認。然以受顧命元臣。曾不問慷慨一

言。若非九卿官。急請移宮。選侍一日得志。皇上幾無任。廷所。河。爲。寒。心。聞。彼。時。從。哲。需。遲。不。肯。進。科。臣。拉之以進。諸移宮。深不肯急請。以爲遲數日也。無効已又

欲急。選科臣。權任大。叱曰。你豈做李家官。嘆李家飯。如此光景。豈可堪。聞住歸寺之縱橫。而特佐其鋒。忍。冲王之應。應而不與。其憂此從哲。不能爲天下萬世解者

也。又言。李繼繼。繼繼。取。據。從。哲。既。具。揭。立。催。亦。止。爲。移宮。并。天。諸。臣。請。在。初。二。後。皆。請。奏。初。五。其。一。切。章。疏。在

乾清宮不入。移慶宮者。已二三日。國政幾于中斷。賴他輔臣訪知之。而臣工更益急請。皇上試儉從哲移宮。揭中曾肯一言。及垂簾聽政之非。否臣從邸報中恭誦聖諭。云輔臣義在體國。爲朕分憂。又諭云凌虐不堪。朕晝夜泣涕。六七日。從哲爲顧命輔臣。貂璫貴戚。誰非鄉里儻少。肯義形于色。何至令皇上受盡苦楚。如是而臣謂其未嘗慷慨一言。殊不能解也。

御史江日彩奏。選侍之宜移宮也。從哲非不有揭進。但大臣當國家危急之事。機緘倏忽。謂宜不顧死生。勇欲直前。爲廷臣倡。無使功落人後。聞其移官。特意復悠悠

大事記 卷四十七 三

若在可速可緩之間。昔宋韓琦值英宗病惡。聖太后一日臨朝。謂曰。皇親輩皆笑太后欲于舊窩中尋死。見琦厲聲曰。太后不要胡思亂量。古大臣決大疑。定大難。其

勇決類如此。從哲脫窰寧不魂死。章下所司。給事中薛文周奏。邸報中見抄有黃克績一本。讀之。則爲進藥移宮等事。而發言言解釋。字字虛描。舉朝忠臣

義士。恨不立咬逆賊之肉者。一出克績之口。覺淺淡無味。若多一番會議者。臣讀之。未見有奉聖旨二字。臣以爲是會議。既也。君父之尊。不共戴天。克績獨非臣

子。臣恨其滅絕綱常。耽私交而忘大義。遂于二十五日

具親祭之亦止此事論事大旨一事及其生平也今于
邸報中見竟續驛驛輾轉繼續是甲理前說昔 皇
上曾有旨責克續以忠孝而克續平素所得意者政
在不忠孝百年之後于 二和 十宗之靈有何面目
相見矣 此後當與國本後 御史張慎言奏 先皇帝
紅丸一節五卷
德政月無虛日史不絕書乃深官之中偏處領城當先
乃逢狐媚蠱惑美疾滋毒男戎不勝再設計于女戎寶
至大弓膽鬚之幸如此舉動意欲何為通國之人皆知
之從哲身兼國戚獨不一言目耶安厄之機間不容髮
乃封后移官哭祭大簡一則委于禮臣一則為臺省諸
臣疆而後可禮臣孫如游離以傳宣宰相韓公論所輕
及執爭封后差瀆人意從哲當日委卸禮臣固謂爭之
而得則臣居其名不得而有不測則禮臣受其禍即移
官一節必羽翼已成 皇祖之鄭貴妃先去為孽從哲
亦敢具揭此亦庸而役之左券矣 給事中傅樞奏選
侍者鄭黨地方 先帝寵眷既深開有無禮 母君之
事 皇主危難未定輒有不利孺子之心至臣民擁戴
嵩 天位已正猶然依戀故官欲何為哉儻使 皇
上無君臣之義進退皆遂謂選侍者實為 皇上之
母為 先帝之末以公而大尺之欺遂謂置之安則安

乎且據從哲揭不煩外廷之議謂 先帝潛官非犯死
所宜占任則是敬外廷之議從哲遂不一吐詞又何其
不任怨也
文則又言當李選侍移官之日劉遜等盜庫事發事在
刑部劉達托其所私之內增與克續合謀朋比專欲抹殺選侍
庇于從哲于是從哲與克續合謀朋比專欲抹殺選侍
一黨以為寬縱盜庫之地總之知有選侍不知有 君
父知為金錢不知有法紀同聲一氣附上行私甚至欲
并後先 聖諭公然斥為假托海內臣民所共知共見
大憲記 卷四一二
若以聖諭也 孝和皇太后之末曾被毆也克續何從
得知之 皇上以 聖諭手授從哲囑咐不肯傳 皇
上尚論云我與他有警舉朝皆傳論之克續身在班行
獨不聞邪 聖諭既不足據 天語又不足憑官便輕
密之事克續何所執證而敢于矜口若此 皇上英聖
仁慈痛 聖母之抑鬱致病日夜啼哭宣諭中外此何
等事情而權寵嬖臣得以行其假托克續視 皇上為
何如至若此輩 聖諭果假則年來事體出自 聖諭
如以封疆官閣等事謫諸多人亦皆權寵嬖臣為之邪
禮不敢齒若之路馬而況于煌煌 聖諭自為假托指

斥乘塵罪大不赦不知克續何以解也 聖諭又云一向刑部暨各衙門欲行庇護之謀先藉安選件爲題目使是非混淆朝政不寧 諭內刑部乃克續也克續就裏機關已破 聖諭一一點破且懸且悲無地自容迷欲委罪于假托之人以自爲遮飾之計此所謂欲蓋而愈彰也設使 聖諭果像克續果孤忠殉國當時何以不明白指奏畏 皇上邪畏權璫邪克續何以解也至于盜庫一事 皇上聖明自有洞鑒有情真罪實已服厥辜者有疑似株連已經寬釋者有罪案明白尚稽因循省威則皆 皇上之感思則皆 皇上之恩而克

九事記

卷四十二

三十四

續沾沾市恩煦煦兄德專以此交通近侍播弄線索既用爲護身之符又借爲陷人之穿如此人品而高談綱常自負忠孝令克續終夜思之亦有噤然失笑者矣

五俱下所司

御史徐景濂奏稱官一節久懸中外之疑蓋當 鼎湖再泣 寶御未登即執乳孺子靡依夫原無嫡庶少長之嫌不借羽翼定策之力儼然 宗廟社稷之共主也選侍雖鍾愛于 先帝曾受護持 太子之託然非兩宮比也餘于別殿則名分肅體統正 祖宗家法宜爾令諸臣行所無事輔 聖王以孝治豈不成清寧

乾坤幾後孑然一孺呱呱一女逼邇不還者何故空懸冊妃之遺命邪抑有憂挾之陰謀邪宮中一段真情景亦惟我 皇上自知確有明斷中貴之口臣寮之耳皆風影也自垂簾語出而內廷闐然矣促移官者輒操爲奇功矣自李黨語出而外廷闐然矣言加恩者幾中以奇禍矣嗟乎此禍根也無亦王安之煽播鑿弄邪臣孤嫺而不自醒耳總之未移以前爲國之念同殿旣移以後居功之情太踴致有互爭釀成多事而做李家官獎李家轍此等市僧語可謂 宸聽乎可汗大臣齒頰乎且曰 先帝聖德考終中外所知併官閹等事皆朕所

九事記

卷四十二

三十四

親見日來紛紛疑議殊不忍聞這本說的是 實錄纂修在館着宣付史館

給事中力有度奏徐景濂之疏稟擬者欲宣付史館似若以史爲一人一家私物而不知史也者紀載必核一時之實乎奪必合人心之公非但史官不能私筆削亦人主不能私是非者也今宣官閹等事 皇上所親見是矣正惟 皇上所親見也能宣恭昌元年九月無選侍殿辱之 聖諭乎天啓二年六月無選侍觸忤之聖旨乎若以是數者盡屬烏有也煌煌 天誥籍籍人言有目共見有耳共聞固知史臣必不能一筆抹殺若

使奉前後 言並書也則一事自相抵牾何謂信史臣所謂稟擬不可不慎者此其一也 上曰國史傳信萬世但當據事直書所奏併付史館參酌

給事中沈惟炳奏九月二十八日、聖諭云選侍李氏特寵屢行氣殿 聖母以致懷憤在心十二月初十日聖諭選侍因殿崩 聖母彼自知其罪無使官眷時來探聽不知此兩 諭者真邪假邪如以爲假則克續之言爲是也如其真則 皇上必非無故而傳廢崩之旨且 英明天子恐亦非權璫端臣所敢爲捏克續是何肝腸乃欲臣選侍之凌虐忠 聖母之怨誓是何膽

六事記

卷四十七

三十三

力乃敢以臣子之逆辭牽君父之哀告且是兩諭皆爲移宮祭者也臺臣左光斗先是肅清官禁之疏內有武后之禍立見于今日之語臣復時尙疑此言不無太甚後讀 聖諭則光斗危言捧日殆有先事之憂焉非過計矣而臣同官楊建前跪奏清官禁復踈散述移宮始末中間竭力憤爭委曲調停一段事情不過一時忠愛至情迫切不能自禁亦臣子尋常職分何嘗認爲已力而後乃有居功之說此胡爲者遽而果居功也何去國之身似葉而罪之者必無已邪 上曰選侍向有觸忤朕一時傳諭不無忿激追念 皇考豈能忍然爾等當

仰體朕意不必多言致滋疑議

內書張問達等會奏選侍欲垂簾聽政輔臣與臣等于皇考繼章日黎明候于 乾清宮門外急欲進宮關者攔阻臣等排闥進哭陳固請明慰 皇上久之始出即擁之 乾清宮門外坐著與伏迎于 大華殿議定登極 聖駕暫遷于慈慶宮有二三內使走云此事何不啓李娘娘臣與諸臣卽斥言是時上無 聖母惟知有我 皇上何知有李娘娘內使始去臣等公跪奏選侍移宮科道等臣又各跪奏移宮輔臣遂于直房內共具楊奏移宮 皇上允其奏令卽日撤移諸臣共快之然

六事記

卷四十二

三十六

其必猶以附奏不毅然先爲諸臣倡也憶其時非諸臣共扶義急奏撤移如再稍遲則 乾清何地猶然混居令其竊弄威福又將如我 皇上登極還宮何哉 七月庚子太常寺添註少卿高攀龍以孫慎行論方從孫一輩關係甚大隱防甚遠從哲罪非止紅左其最大藉在結交鄭國泰父子謀危 先帝始以張差之梗續以與練之進終于文昇之變皆方從哲左右之而復有本亂如萌克續者論選侍一事混白爲黑指鹿爲馬皆皇上不多讀書精義理此心不明之故因陳聖明務學之要以定致治之本其論黃克續曰選侍一事 陛下

念 聖母則宜選侍之罪念 聖考則優選侍之禮義之盡也仁之至也而說者乃曰爲 聖母隱諱則爲孝明知 聖諭以爲假捏忠如楊漣以爲居功人臣避居功其居罪君父有急冷眼旁觀此大亂之道不可不明也癸亥二月給事中王志道奏臣頃報 會途中見會議禮卿一跪不覺慨然曰爭此于 神廟之朝則爲國本爭此于神器再傳之後何爲乎爭此于 光廟顧命之際則爲預防爭此于大寶久定之日何爲乎則曰爲兩朝實錄也嗟嗟不念及此則已苟念及此寧不恐傷神祖之明有害 先帝之義乎哉大抵古今事變皆當

太華記

卷四十二

三十三

擬論以人情況君親骨肉尤當以情量當萬曆中年冊立選侍因而起毋愛子抱之疑者人情也至 先帝之于 皇上則無間然矣何也無毋愛子抱之隙也無冊立遲遲之請也不待分封之國而後慨然也垂簾二字實非出于灼見灼聞之區也不過臣乎設爲不必然之處激切及之也不意其事者遂從而定之甚至謂定出先帝意者臣之所大痛也然則 先帝臨崩何諄諄以李氏托乎此又人情也聖祖慈孝卓絕前古豈可傳會疑端若將懲艾往事而後快心者何可謂也 太僕寺卿高攀龍書曰垂簾之說出自 皇上何嘗

待選侍臣下亦何嘗欲 皇上薄待選侍賈繼春之誤當時自有誤之者繼春所以自悔爲人之誤也志道言孝經之尊親不言春秋之亂賊言 主上父子之親不言臣下君臣之義言 主上一時之權不言宇宙萬世之經亂臣賊子聞之而喜忠臣義士聞之而懼一言一權之間所係世道人心豈其微哉往時諸臣專以門戶綱人講東朝爲大東謂東林爲小東凡有功 宗社之憂者輒目爲東林之黨而大東之黨必歸之小東彼所爲門戶者如此志道尚忍循其口吻乎主志道復書曰垂簾二字見于章奏亦見于 聖旨見于章奏則前疏

太華記

卷四十二

三十八

所謂設爲不然之處激切及之也見于 聖諭則 皇上近來發言既明言一時之論不無忿激矣此何不可將順必欲舍後命而執前言乎前既斷之以人情者又未可破也賈繼春之揭正欲不薄待選侍據來書既以不薄待爲是矣上合 聖諭下令與論當日何謀今日又何悔哉繼春而不悔其言其入皆是也繼春而悔非也其當時之言是也忠孝何可假人繼春悔不悔不可知若欲志道效繼春之悔必不敢也若謂言 主上父子之親不言臣下君臣之義言 主上一時之權不言宇宙萬世之經天下事苟悖萬世之經又何可爲一時

之機邪。卑朝之黨必歸東林。大東小東並提作對。何處得此不臣之語而稱之。果見何人章奏。果出何人書札。自可據而誅之。若無所據。豈可自標以爲佳語。邪。爾卿史李希孔疏。皇上子然一身。倍侍無托。官禁淺。賜優厚。寔繁其千杜漸。防微自不得不倍加嚴慎。卽不然而以新天子儼然避正殿。讓一先朝宮嬪萬世而下。謂是。如何國體。此楊漣等諸臣當日所以權衡輕重。應以稱。官請也。稱宮突漣等之心事。畢矣。本未嘗居以爲功。何至反以爲罪。爾禁錮之。屏逐之。是誠何心。卽選侍久侍先帝生齒。各主諸臣未嘗不力請于皇上加之恩。祿。太甚。言。三十一

今皇上既安選侍。又未嘗不安德。可付之無言。有何冤抑而汲汲皇皇爲無病之呻吟。此臺臣霍鏡揚方處所以慷慨而言也。

皇明大事記卷之四十九

朱國禎輯

滇孽

雲南自麓川木邦而後土夷之變時時有之或勦或撫未有大動兵者嘉靖六年冬有安銓之亂銓尋甸府土苗也國初爲仁德府土官安氏屬焉高明馬龍二州隸之沿至安泮安迺相繼煽亂改郡名尋甸讓官范之高明爲嵩明屬雲南馬龍屬曲靖皆復爲州安氏降馬頭嘉靖初知府馬性魯以督徵糧稅繫銓并其妻親捷之銓憤逆遂掠大密楊林等處巡撫備習檄叅政賁瑄

卷之四十九

道副使周奎歐陽席以兵討之大敗賊遂陷尋甸嵩明殺指揮王昇席功等性魯棄城走詔停三司掌印官俸切責鎮守叅公沐紹勛勅川貴鎮巡官嚴兵夾攻武定軍民府土舍鳳朝文聞之亦作亂鳳氏其先日弄贊妻商氏率衆歸附校土知府正德間弄贊三世孫阿其改姓廖清奇與謀至是果亂殺同知以下官吏劫奪府州印與安銓合圖省城二寇交作滇中大擾

上命廷臣會舉威望素著諸號夷情大臣一二人往督兵務兵部奏右都御史伍文定刑部左侍郎梁材詔文定爲兵部尚書兼右都提督雲貴川湖等處軍務調四

鎮土漢官軍討之攻梁材子戶部兼左僉都理糧備戶部給銀三十萬兩左屬官一員隨帶備買糧草及軍前犒賞滇鎮撫已擊賊解圍矣輔臣楊一清疏雲南荒服前代不入版籍高皇始命西平侯沐英取之以諸夷雜處易動難馴因其酋長有功者立爲土官令各統所部夷人子孫世襲而命西平侯子孫襲總國公世鎮其地盜賊生發責在土官遣一介之使臨之即時奏功此以夷制夷之法漢兵不過壯聲勢以固根本焉耳數十年來土官病故子孫應襲官司徒復駁勒有二三十年不得命節止令土官管事下人不畏強凌暴無所不

大事記

卷之四十九

爲黔公離名總兵不得自專凡事必與太監撫按三司會議然後得行積之既久土司以上官爲不足憑恃慢令玩法無所忌憚待其罪大惡極然後勦兵征剿以致軍民日困地方日蹙誰之過歟臣切思雲南各土官覓兵人馬衆多若有用命殄滅二賊不難何煩他省兵力但中間多係不得承襲之人亦有緣事見在提問之數懷怨長罪難保必無彼開大兵壓境致生疑畏陰助逆恐二患未平又生他患故今日急務宜先收土官之心陰破從逆之黨別遣大臣宣示朝廷恩威曉諭以賊自作兇逆法不可赦爾等土舍皆世受國恩宜殫忠

據誠天兵到日各出兵馬協心討賊有應發而不得起
送者有功聽提督官具奏就彼發職免令進京有罪未
結者除謀逆外悉從赦宥仍懸重賞激勵人心夫兵固
有先聲後實者若無動調大兵之聲以先之則此策無
益今大臣既遣大兵既調先奉其氣後據其心用力少
而成功多矣下督鎮行之適鎮雄通賊管奴合烏撒毋
響陸學水西諸夷民攻劫畢節弁索鎮雄府土官印爲
詔令文定會兵勦殺文定疏臣仰伏天威以順討逆勢
當必克但國體所關不可算有遺策思昔麗川之役命
將四五人擄兵十餘萬始克平定今宜下廷議選掛印

大事記

卷四一

武臣統領業輔諸處勁卒與臣共事量頒內帑以助餉
給上曰文定等所奏亦欲以全取勝但已有勅旨諭
沐紹助推誠處置今宜兼程前往會兵協力提勦不可
自生疑怯有辜重託紹助疏言臣奉命調發漢土官軍
分道進勦賊安銓鳳朝文復多方撫諭而諸賊抗拒
執督所遣官軍將銓丁全二人各土司亦懷疑不出謹
以便宣撫示先給冠帶待後奏請承襲衆始感奮於二
月初十日進兵擊斬強賊十餘人賊勢稍挫遂執殺將
銓丁全奔逃上嘉紹助功賜勅獎勵初朝文誅其衆謂
武定土知府鳳朝母子已藏髮撫鎮請于朝且盡勦一

府夷衆致人心大駭從亂如市既敗于會城其黨稍稍
解散至是語同其毋率衆自會城歸府夷民相顧銷悍
咸投降朝文計無所出絕管渡河而走官兵追敗之朝
文率親信數人取道靈益州擬奔東川至湯郎等處追
兵所及襲其尾而死銓衆猶盛逃往尋甸故巢列寨數
十官兵分哨夾攻諸寨先後俱破乃併力攻其必古老
果克之銓欲奔東川未知朝文先死潛入芒部爲土舍
祿慶所執雲南以平凡生擒渠賊及黨逆一千有奇斬
獲首虜二千九百有奇俘獲賊屬男婦一千二百有奇
散夷黨二萬餘人奪獲器械牛羊無算詔晉紹助太

大事記

卷四一

四

子太傅歲加祿五十石餘以次陞賞諸失事官戴罪者
復職土官一一如約酬之仍行文定同鎮巡官賑恤殘
傷軍民修明武備搜捕遺黨一切善後事宜並聽便宜
處分時芒部爲變議乘文定兵威進討上以災荒罷
兵召還巡撫歐陽重奏尋甸府先年草創土牆故爲叛
賊所陷近詢居民食謂鳳梧山下地形勢便及兵燹之
後未有屋廬宜即遷立府治於其地高築土城仍設守
禦千戶所則文武並用可以久安查嵩明州等處有雲
南左右中前四衛馬步土軍三千九百餘人設有本管
土官指揮千百戶且多沒官田地可以建屯或准令設

所分撥官軍令其三分操守七分屯種歲入租贖以供軍餉人不告擾而樂從府有軍屯而勢壯如讞者其所爲鳳梧守禦千戶所其後有卹鑑者本元江府土舍國初卹中卒衆歸附冊襲土知府尋設流官與學較鑑其餘孽也殺任土總管卹憲朝廷屢命官審勘抗不奉詔繼兵攻劫村寨鎮守沐朝弼建撫石簡調武定莊勝亦佐等土漢兵分五哨各監以二司官左布政徐鑑督餉兵既集鎮撫移駐臨安府分部進兵破木龍寨招降其莊賊勞漸慶鑑乃遣經歷張維及生儒數人詣南突哨監督食事王養浩乞降鑑以督餉歷諸哨適與維

大事記

宋四一九

三

遇謂鑑誠計窮畏死欲自取爲功乃與維約翼日令鑑而轉出城撫親來受降衆咸謂吳詐難信不聽至期率百餘人以徃至元江門外鑑不出方責問賊繼象馬夷兵突出衝之槌及左右悉死時三十年四月十四日也朝弼降勅切責冠期擒斬首逆簡職開任養浩等各任俸戴罪勦賊撫贈光祿寺卿祭葬錄其子爲國子生鎮撫復集伍哨兵環元江而壁擇五月一日令南突哨渡江攻城路通哨其莊哨各兵二千伍之卹鑑囑知二哨精卒悉歸南突潛進兵象乘虛衝路通哨兵出不意倉卒燒營走監督泰政和繼繼奔其莊哨其莊初

望見路通火起宸心已惶駭比繼繼至遂大賞督哨副使李維亦遁是時賊勢甚熾唯南突一哨逼城而軍武定府土官知府瞿氏寧州土舍顧經先應南僱兵頭目陸友仁等咸恨鑑賊主奪嫡誓不肯退督哨食事王養浩因益激衆之憤日鼓譟攻城賊兵迎戰大敗遂閉門不敢出列兵圍之鑑乞降衆懲徐鑑之敗不應城中樵採路絕折屋而鬻斗米價至三四錢人畜多餓死值瘴毒起大兵乃復撤期秋末再征事聞巡按趙炳然奏論二哨失事諸臣之罪以李維爲首維初不欲分兵簡疆檄之則怒罵其使簡以是憾繼謂繼受卹鑑金因沮敗

大事記

宋四一九

下

成師以莊賊勢故炳然重劾繼兵部議罷繼先革職下按臣覈實奏報惟繼繼冠帶戴罪自効瞿氏祿紹先陸友仁等行撫臣厚賞仍給勅朝弼會同新撫臣鮑象賢楊兵討賊象賢既至鎮撫集土漢兵七萬人廣儲糧運三十二年正月起期分哨進勦爲必取討卹鑑大懼仰藥死象賢檄百戶馮輔入城撫諭其衆衆咸歸命擒斬莊土官知府卹憲者曰阿挺及殺布政使徐鑑者曰光龍光色首以越鑑于想輸退所占卹斯封鑾等村寨并出所質鎮沅府印納象十二隻代累歲通賊象賢命推卹氏當立者衆舉前土官卹從仁疏言其狀請廢恕貸

死從仁暫統其衆加江輔千戶督視之衆賢而下各加陞賞尋從仁不法革官收印信令歸安衛指揮一人往署而印猶懸卞氏之家每官書移自指揮取其印必以夷兵踰擁環伺之署訖復奪去今土酋卞天福鑑之孫也蓋兄自立三十九年東川酋阿堂與安九萬爭印相攻巡撫移居敬順請討之下川貴撫按勘明具奏居敬不候會勘即調土漢兵五萬餘費以數萬計進兵勦之雲南承平久一旦召募脅起嚴急賦歛百出諸軍衛有司及土官土舍等乘之爲姦利由是人心嘖嘖達巡撫動巡按王大臣任言於朝曰逆堂奉印謀官于法在所當

大事記

宋曰一九

二

誅弟彼猶備朝廷之印以約土夷卞祿氏之宗以圖世職而四川之釜稅辦納以時雲貴之鄰攘未見侵越此其非叛明矣居敬信一方之辭敢違三省會勘之明旨輕動大衆以陷不測用冀不可必成之功恐愚生意外請亟罷居敬暫停征剿三省諸臣亟如前旨勘土賊兵時動爲便疏入遠居敬問黔公沐朝弼亦言居敬議征東川一切調兵支餉並不關臣夫巡撫贊理軍務蓋鮑象賢始是時元江兵亂之後臣未幾始知是勦爲一時平亂計耳今總督事權既有所歸而居敬猶偃然姜以軍門自處擅興師旅變動夷民臣知而不與諫

大事記

宋曰一九

一

謀而不得聽祖父二百年職掌蕩然矣惟上裁察待官部議仍舊巡撫革去兼衛堂聞大兵至逃入深等諸將分兵於新舊等城鄉搜不獲營長阿易謀于堂心腹人毋勒阿濟錫直等掩堂於憂求尖石之地殺之堂子哲特年八歲冒姓爲祿哲謀奪土官者于是貴州宣慰安萬銓取東川府印藏之以府經歷印昇故土知府福位妻寧者署之以照磨印付羅雄土官若濟即以寧若女妻者濟子乃智水西兵三千千東川防衛水西與東川鄰萬銓本水西土官故議者籍籍謂萬銓陰據東川巡按王大臣任以誅阿堂聞因言東川地方殘傷而該府三

官苟莫無事使人諭解之歸索林武定令視事如故而後聽瞿氏留繼祖由是姑婦嫌隙日深左右復各從吏之索林將誅繼祖謀洩繼祖遂大發兵圍府城和曲肅勸等各州縣格傷各路調至上官王一心等兵索林復抱印奔省於是巡撫曹汴議以夷性大卒不當盡絕以法下令收索林印逮其左右鄭煥紫綠令瞿氏暫理府事貨繼祖責自新巡按孫用獨以爲方繼祖發兵圍府之時守臣既已召之爲賊調兵會勦今乃先誅鄭煥之罪是幸而繼祖擒則衆將以爲功不幸而敗則鄭煥獨任其咎一城何足償獨不念爲諸夷嘆乎即今者麻者

大事記

卷四十九

元

繼榮爭贊于露益尼繼光高欽跳梁于姚安與夫于崖南甸之警殺順寧永平之侵擾所恃以警服之者以朝廷之法耳繼祖罪逆顯著若置而不問諸夷效尤恐遐荒自此多事亟當議勦與汴疏金入卻覆武定乃鎮城肘腋撫勦之計當令守臣悉心議處以靖地方仍檄申誠安國亨等不得陰行黨助自貽罪譴于是撫按王譚教宗慶集土漢兵擊之殺其第繼英焚潰繼祖逃江外鎮巡官議督土兵二千令都指揮王世利守倚金堂將之守武定時武定民爲繼祖積威所劫日夜數警索林竟不敢居府治避處富民縣繼祖乘虛復入武定視事

鎮巡議後大徵土漢兵繼祖聞之懼請獻贖罪銀一千五百兩願分曾渡河外四莊自贖承奉約京許之四十四年叛夷阿方李向陽等兵起先攻易門所流劫峨峨昆陽新化各州縣僧號稱王約土官王一心王道行爲援一心後悔詣軍門請討賊自效巡撫呂光洵允之尋出楊招降其黨數百人督土漢兵分道俱進先擒向陽乘勝攻大小木址二寨克之斬阿方首餘黨悉乎四十五年武定新城成呂光洵遣鄭炫回府復業繼祖聞而恚副使盧岐疑諭解不聽竟執炫殺之糾衆攻新城臨安府通判胡文顯督工百戶李鯨王舍王德隆等兵進

大事記

卷四十九

元

援至鷄街子隘道遇伏鯨及德隆等俱敗死時僉事張澤分督尋甸哨見新城圍急遂催該哨土官海宇定兵不至乃督各馬火頭土兵二千餘馳救之兵敗澤及千戶劉裕俱被執祿勦州署印知事高心千戶李躬行皆死失亡士卒無算知府周贊等率兵迎擊于法江渡亦敗于是鎮巡官趣諸道兵並進傳新城逼繼祖東山賊寨圍之繼祖懼携澤及索林走照始已復殺澤遁入四川會里州依其黨阿伽男阿五巡按劉恩問以敗狀聞并劾呂光洵總兵沐朝弼失律僉事因誦卹錄澤等嚴治守備王杵孝等罪贈澤充祿寺少卿蔭子入監讀書

朝議以繼祖奔通川東患且未已宜令雲南鎮巡官便
宜調兵夾攻明年川黔兵大集土官鳳氏初亦通繼祖
既而背之發卒七千助擊賊繼祖潰走至青鵝羅山壁
崖谷死者不可勝數官軍追及之因壁溜河縱反間
入賊中賄以重賞賊黨者色遂斬繼祖首詣軍門餘
黨姚安土同知高欽及其弟高均并謀主趙時傑皆就
擒先後斬獲一千五百餘人破東山直勒等洞三十一
處焚賊舍三千餘間招撫叛夷四百六十餘種土官助
戰効勞者祿紹先而下十餘部惟易門縣土縣丞王一
心陰通繼祖約為內應事露為百戶韓世賢第生員世
大事記

卷四十九

仕所擒與繼祖捷音先後列上命加賞光洵朝弼銀幣
世仕送監讀書丙戌設流官侵其族鳳府經歷以傳
其嗣後每朔望夷目輩咸稽首于府幕知府劉宗實懼
為後患請于巡撫陳大賓以他罪殺之世官遂絕遺孽
在民間者猶豪舉自恣各占馬頭武定一府金沙江環
其東南北三方鳳氏多居江外有十八馬頭以東川為
淵數萬曆二十五年順寧土酋猛廷瑞與大候奉敕構
殺巡撫陳用賓檄叅政李先著副使邵以仁勘處先著
議撫以在徑襲擊廷瑞平之因請改順寧府為流官大
慎州為流郡名曰雲州先著以詩酒自娛不樂用兵廷

瑞授千金發縣庫于揭中言及云咲而受之蓋諛語也
比發兵力爭以為不可勝請赦逮竟死于獄二十七年
命內官楊榮往督礦稅并開寶井崇殘害軍民無算三
十四年指揮賀世勛韓光大率兵圍榮第先伏一人為
內應麾眾鼓噪攻其大門發火榮力禦殺後殺聲大震
屠十餘人外兵亦破門入榮被殺殺樹投井者百十人
火烈庭樹皆然其徒藏焉奔輜重皆盡方賊攻鎮臣撫
臣各提親兵東西至不能救疏聞上怒不食聖母
為解閣臣朱賡揭奏謂陛下無以一人故變動一方若
欲累掾尤當有禹湯格言又數日言出謂榮死不足

大事記

卷四十九

情但不知紀綱何一旦至此本處官當治罪首事者正
法中使罷不遺地方乃安世勛斃於獄光大戌邊明年
有鳳克之亂鳳克即阿克年僅二十餘精悍力制奔馬
家冒鄉舉用事豪僭不法州郡每歲供億咸取給焉又
特以事困之已不勝忿克與馬一龍馬化龍交訟二人
已就獄克未至舉代克赴票和曲州知州黃榜將執之
逃去聲言動文勦殺又有馬尚賢馬騰雲赴撫臣陳用
寶告鄭奉奪田下州捕愈急舉兄鄭文森佑夷婦阿里
被警致怨又麻勒州缺官黃榜署印議覆生田糧銀千
兩并雜馬一龍等管管環州等二十七處舊額每糧千

斗止徵銀二錢今加至七錢鄭舉等愈恨思亂本府知府陳典與楊同坂明知通同生視鄭文同男鄭宗舜及鄭舉審誘阿克謀復土官自擢舉先往江外土舍趙及會川土酋戈備二處借兵復回法塊糾集壯兵并構師五阿多五造妖言惑衆立阿克爲主鄭文鄭舉同併克司楊藩張文舉鳳恩弟^{弟之}等約期舉事又密約甸銓遺孽楊禮與大理保補印者則等糾集夷目同時起兵陳典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入省黃榜亦以事它出阿克等乘機號召各馬頭二十三日渡江直走武定由祿勸州後沿途焚劫陳典離府方三日推官白明通在府護

大事記
宋四十九

守城池本日百戶緇儀告變竟不爲備二十五日賊齊薄城燒毀居民喊震如雷鄭文潛開北門放賊殺指揮金守仁千戶楊應時黃柱王應爵鎮撫金榮高等執白明通置鼓樓府同知以下封鎖衙宇劫擄鼓樓放出強盜二十九人登言速將印送出沿門搜劫殺男婦四百五十餘人陳典得報不知爲何事而起躊躇至十二月初一日始報各賊慘戮及劫庫放獄等情辭歸府問案印之言復轉省城納印布政司巡按周懋相在曲靖得報移書用賓教都乘鳳朝定繼祖舊至省城應宜盛防恐調需益安細慶兵衛省城討賊而鎮撫疑安氏不可

用緇慶軍萬人將抵曲靖衆力阻懋相勿輕動不聽厚犒之曰且日且至濟武場勞汝軍如期而往命所屬官兵無有應者同知孫台請往卽獎而使之至楊林填撫檄阻一軍忿然孫懋安之馳報令赴嵩明而省城一無所備賊見十日內官兵未發謀曰鼓行而前兵馬錢糧自然足用但印未到手難以號召遣白推官赴省代稟索印如不宥從且縱兵殺僇白欲脫賊圍唯出城十二月初六日赴省不納具以帖進賊督兵尾後初九日直薄會城南門喊稱我軍節廠上官黨護馬一鳳馬化龍等酷虐好送印免動兵用質與總兵沐啟懼甚次日

大事記

宋四十九

獻登城各賊望見傘蓋下馬羅拜獻徑去不能出一語指揮賊愈猖狂焚劫西南兩門關廂居民數千家十一日各賊急攻用賓等益倉皇命取印給賊薛布政臺雷初至素有膽氣持之不與竟往北門守城用賓謂全印不若全城堅索與之印至各賊大喜議吹拔營于十二日退至武定僞立阿克爲主知府鄭舉爲總管僕克司楊藩爲主文鄭宗舜爲先鋒封鳳字紅旗與吳良傑僞充元謀主知縣攻城知縣毛文彩棄城走鄭舉西焚次鳳恩弟攻祿勸鄭文楊禮與招補大理保圖尋旬殺指揮諸藩裕千戶陳萬國安紹慶兵至敗之復來劫營

又大敗之乃遁十六日原調土漢官兵俱陸續到省楊禮等于十七日攻破嵩明署印知事李性逃去吏目肅宗孝學正龍旌死之進逼楊林用寶見尋嵩報警即先分辦家兵馳救十九日破賊于楊林乘勝克復嵩明并全尋甸十二月二十九日用賓始出兵明年正月朔一日乘賊不備守備王之瑞等領兵即日直抵元謀與賊戰連十餘陣各賊潰走鄭舉等乘我兵未到進攻羅太知縣熊尚讓率鄉兵拒守得全本日賊又攻祿豐知縣蘇發陽賊縛不降初三日罵賊不絕口被殺并掠財物子女竟不奏報官兵進攻武定破東門入城賊由西門

大事記

未回一九

奔出初四日進復祿豐并擒楊藩十七日吳良傑等復攻元謀襲守備等率兵來合戰良久斬良傑等十餘人二月茶溪州土舍承孝獻出鄭宗舜鄭元并各賊家屬三月初一參政楊俊臣副使羅希益督都司汪如淵茶議康慶相會事站雲致督泰將張名世左布政彭應時督遊擊裴希度分道進兵各有斬獲張名世偵知鄭舉等發二千餘人隨阿克切營伏兵山箐以待十六夜半果至大破之斬三百十二級逆免與烏益搜捕大獲其黨前後共擒斬六千一百三級惟鄭舉逃東川立阿克養子交獲或言克首非真六月初三生擒鳳恩弟問克

與鄭舉何在答云自三月十七日之敗克舉等領法干并武定羅惠逃入永塊箐中不見其跡又問云前日斬首者是誰答云與阿克同各箐中取年庚相近面貌相似者二三人一齊襲縛乃鄭舉鄭文等謀謀以防不測今料賊必往東川盆地與武定尋甸接壤法于雲山綿亘相連其土酋祿壽祿智又素黨賊相表裏乃遣官宣諭彼中獻賊則免勦不則會四川大兵問罪約鄭舉阿克鎖拿到反禍寨內交割二酋各索重賞差官帶兵馬發購銀往索未幾果獻至餘黨亦悉就擒報捷致仕黔國公沐昌祚具疏報武尋失事狀語侵其子獻詔逮獻

大事記

未回一九

并巡撫陳用賓繫法司獄相繼病死左布政薛慶雷陞副都撫雲南巡按周懋相論劾張名世擅殺良民報功并前報斬阿克不以實罪狀下部勘覆尋還諭至十月薛慶雷疏題武尋致變失事始末詔逮陳典白明通毛文彩候訊逆犯阿克鄭舉丘相尋儼司堯鄭宗舜楊禮丘仕督鳳恩弟鄭國賢等九名奉旨解京會審正法免獻俘而印終不可得改鑄去軍民二字太僕劉文徵曰是役始於激成終於無備阿克羯夷乳臭子出不意發難人情皇駭竟真能禦方箇之造舟彼岸也倘者詎部再三報皆默默草拂然怒扶偵者于是疆吏不敢言

而江干之舟盡清矣城已破屠會城方知始尚設賊寨兵未幾寂然民間以爲無事居如故者與噴噴相率移入城者相半既不禁遷移亦不爲不遷移者計賊奸細日夜往來或僞屋於大家有受其駭馬者詰之第云新武定來彼中無事然爲之分布密計者皆此輩也是以賊首止居賊寨營中計賊所引不過千數百人晝則散劫夜則樹旗于醴酒瓦器中雜以嚴更鐘鼓之聲而陰送所得輜重更番出入天明復易幟而來以張疑兵塗人耳目而我一切餉禦取辦臨時或起街巷石以運水漿或負至戴木甕上城城邊居民丁男女相率携食上大事記

卷四十九

三

城上金鼓旌旗俱不設晝夜刀斗無聲惟守陣者望賊及火甚處大聲舉喊城守者咸應一日盡瘡瘳方賊之南向也城上人錯愕未知所禦及至西城下渠魁皆席地坐呼城上人爲傳語守者回首內顧若傾倒及賊拔營分數隊旌旗導從如一不辨誰何所擄男婦賊衆從其後皆之一望惟惶楚而已六門晝閉又數日乃啓縋想當時亮景如在目前是以未三日而人心索然勢不能不予以印且意援兵不日至擊其情歸可以完郡符而不虞後事之難憑也賊去一月諸路兵集黎將張名世直搗武定之路兵將抵府城偵者馳報賊于懸署

中潛師襲之二鼓擒矣名世曰此許大事寧能輕易結局乎揚兵而進賊聞軍聲甚驚望塵懼銳走速飛不可蹤跡而大兵姑徐入城又徐蹕其後幸我兵氣方揚猶能追及賊殺其以白金拋於道騎兵下與隊兵爭取金久之賊去已遠又窮力蹕之又及賊賊又以所攜印拋地官兵又爭取印比解囊開櫃櫃中空印爲烏有又力蹕之賊已入東川矣其可嘆如此

三十八年龐川宣撫多安民叛入緬巡撫周嘉謀屢遣招諭不聽十二月檄金騰副使黃文炳副總兵董獻策討之殺安民龐川平立其弟安靖管事四十一年水西

大事記

卷四十九

七

雷益以孽構兵二月安堯臣率兵萬人入雷益境逼安紹慶巢穴殺傷無算及官道并擄男女索厚價取贖巡撫周嘉謀備述具疏題奏行兩省會勘四十二年四月建水州土酋刀春瑛構引交兵入犯攻破五邦等地方主合沙源率兵堵截勝之斬交人僞封侯伯三人擒斬交兵有差四十八年雲龍州土知州段授卒子嘉龍立同枝乞養異姓子段進忠驍勇爭戰與其黨千餘人岡州治焚劫百十餘家嘉龍奔避追殺之騰署印趙經歷報嘉龍爲州人所害行勘獲險不出緝其黨流劫殺人巡撫沈儼於初至微瀾滄迨臣熊鳴岐論遞忠獻賊

自頃以知之審勅永昌兵三千往討遏思引五百人營
山後張聲勢七八十人入州治案樹求息兵事從間道
且趨大理托言辯詆渡新龍江橋抵下關耀兵官軍四
集已陷圖中不能戰破擒奔竄黨十餘人送省城誅之
改土爲流給鼎龍子賴冠帶統其衆段氏世吏目一
北勝州土官府同知高世懋卒異弟世昌蒙族侄高
蘭安稱世昌叢生爭官不可得贈知州祝天胤保謬又
不可得世昌屢被邀殺走麓江府遇禍尋回至瀾滄後
爲蘭兵所圍困客舍圍而縱火殺其家七十餘人盡掘
祖父墳墓自稱欽授把總冠帶放兵大掠麓江土知府

水增請諒之謂法紀升筆尾文不掉將有隱憂當道其
其義即調增及本州土官副同知章成文等進勸蘭懼
逃竄未幾獲于順州先服毒至營中死梟示土司泰昌
元年四川永寧奢崇明奢寅作亂殺巡撫徐可求明年
正月水西安邦彥聞風並起圖貴州省城滇黔接壤
安安南女莊平夷雖屬黔越在滇界皆厭圖請救其急
流輒紛即發銀二萬以勸徵兩道漢土官兵分遣都司
李天常等統領一校翁安南安安莊之由畢節烏撒救
赤水永寧而烏撒叛酋安徵良上六帶叛酋顧應魁等
兩路截徑阻滇兵救黔之路致良者爲撤去知府屬四

川鄰黔爲其本姓爭官奪印日相讐殺蹂躪黔境且二十年。在蜀則黷長不能及馬腹。在監則鄰父不能制鄰子。且其父紹慶在雷益州當演曲靖之門戶效良在烏撒當海哥咽喉父子各據一方節比若輔車然無州縣土司限絕之尾大難制其勢已成前撫按屢請局黔就近節制不果而紹慶忠順頗亦相安至是死孫安達嘗立效良以計逐之遂成逆節。雷益上官安舉宗在元爲天兵平南將妻黃氏與夫弟阿哥錫同投烏撒南知府哥校等蓋州土知府哥錫同安錫錫世授烏撒南知府常益絕而馬撒也烏撒酋安錫錫七世孫麟雲失于此致復以招叛天子效良爲馬撒土知府此烏撒絕而雷益德也正月李天常監紀官知大事記。

○卷四一九

辛

縣呂聲揚統兵東行至盤江救出貴州都司許成名。安守備楊文炳與被擒男婦一千餘人而安南曾安福城得保無恙羅應魁詣天常許降呂聲揚力言難信不聽領兵千餘直渡江諸兵俱未及隨聲援不接將至安莊二十里曰壺水歸應魁等諛請解甲受降天常信之令各解甲伏兵四起天常及指揮王懋勳張神武皆死呂聲揚把總劉春元兵五百人曾安城守賊乃退楊明廷將三千人先入畢節寨將尹啓易將四千人入烏撒安效良聞畢節明廷初與賊戰殺傷相當彼賊兵漸增城中好細放水。

○明廷喪中軍程坤皆死指揮蔣藩

賊夫伍死傷甚衆尹啓易歸密交永七月補鮮安應龍等將攻亦佐縣知縣封府章先逃焚燬縣治民居八月補鮮攻越州衛焚劫關廟村屯營曲靖兵往援戰于東門教場斬級數十九月補鮮阿九安應龍等賊攻羅平州署印通判梅守聘千戶傳罪重等率兵民守城賊焚關廟力攻六日不克引去因勦營兵之助賊者斬一百三級撫一百九十九村交水兵破賊斬六十級十月安效良兵入需益軍民降附奔逃同城烏撒衛後所千戶劉受祿等棄城投交本十二月交夷犯安南長官司龍古哨土官舍沙源等與所官軍堵截斬交兵戰象交

大事記

卷四十九

三

人遊歸時儼然已摧南兵部侍郎洪學以福建左廉政陸會都代點中路絕未能進詣通粵西及蜀中建昌道路上會議十一月洪學徑由田州入滇交代即奉外夷可受而內夷如狂食腸如疽潰腹更可憂內外賊可憂而公私耗竭網紀度夷敵在元神尤大可憂令爲濠計如療久病先護元氣徐祛外和又如理亂絲必清其緒使參解而絲不傷則莫先轄內地固人心又莫急招還千里轉徙之民復墜一年未種之土需平糶白一帶賊巢處處充斥不得不爲暫羈縻外夷以經其患腹又多方固畫內夷以消其反側亦知籌之不必信撫之不

大事記

卷四十九

二十四

不可恃彼皆據山川之險易之常我朝四暮三祖私大半皆此妨且耕且守亦可退可進者也若夫內地叛人安可勝諒就使力能屠馭有土無民亦復何裨且千貴皮林之役又以積爲苛政所逼爲逼火歇戶所抑勒一時挺而走險此時不震以兵威殲其首惡則跳梁之勢未宜遽下若既勦就撫之後不從受病痛癢處徹底驅簪則釁根不斷終難久安除已叛者見在設法勦處未叛者徧檄道府將表忠忠若悉與划除內夷之亂既定則外夷之隙亦塞臣無復內顧旦夕誓師直前趨安南而渡盤江爲黔効其一臂矣又言今之爲滇冠者內夷曰補鮮曰設科曰張世臣腹心之疾不能一朝安者也外夷曰安効良曰祿千鍾曰尹王保肘腋之憂朝不保暮者也至於黔之寇曰水西顧滇門戶在黔滇與黔實共安危亦不得以門庭之患恃膜外視者也試思此諸寇者有一焉不誅錮踐定滇能安枕乎又思欲平諸寇需幾許兵幾許餉幾許文武將吏而滇有之乎蓋滇無兵無餉官其地者多不至屢以爲言屢諸夷中安効良未能卒制東川祿千鍾等爲張世臣所誘殺非本心天啓三年正月委官方仕伯撫諭安効良申稱世代忠義水鎮圓島撤衛城以索官方勸息生官兵自盡

有潰反擊覺免致掘墓棄骨等故捐兵捐餉遊徃曲靖
今開誠早嘉漢夷各有罪戾似難脫漏各數百攻平夷
衛城自永松交等處責令賠償正罪夫復何辭而各惡
秒擄激變掘塚拋屍若不依律梟示徇罪激成之賊恐
難服四夷之心三省終無寧宇又委尋甸守備金為貴
筵人肅文東川詰責孫千鍾稭阿仰即伏罪賊賊海白
阿冷二名及三村被擄男婦二十一名牛六隻悉有撫
民通商無敢越境竊犯效良係水西安疆臣之堵而穆
千鍾又效良之堵水苗煽亂烏撒東川遂合謀跳梁漢
已岌岌今移檄撫諭在效良語氣尚驚千鍾詞意似罪
大罪記

卷四一九

二五

夷性太犇就中情事難測隨機應之不可執也值師
宗羅平告急羅平被圍已浹月蔓延及於師宗離城五
里一窪村屯糧城僅土垣止署軍經歷朱士賢抱印
及土兵百餘在耳附近廣西彌勒莫不震驚即日檄曲
靖道審政黃鍊登土守備龍湘田兵鎮撫自離儒名處
守備呂元揚土舍李必奎等兵又檄廣西府就近移勦
黑耳兵以備在知縣呂登揚監紀再檄臨元泰將施翰
從沙源等兵來會又大書傳牌招撫大肅元羅二齋羅
平爲聞生路死難並旌羅拜羅羅羅羅羅羅羅羅羅
牌者呂攀揚合廣西管及土舍黃寶等兵衝突而前正

月晦達羅平二月初攻阿那寨擒斬二百八十餘殺初
六日攻比得寨復斬二百餘是日賊截我護餉土兵於
偏頭山死者九十餘人初十日我兵出城蕪沒賊掩至
殺二十餘人城內銳擊殺七八十人白階儒匹馬衝入
賊陣手刃二級吾必奎等以衆赴之追至阿米山下連
斬賊級十餘賊奔奔而止蓋七日三捷獲首功五百餘
仍構原刑諭賊偏發夷寨有本自生人莫尋死路等語
夷皆感激瓦羅輪欵者七十餘寨而前所微沙源等兵
亦漸集歷境各寨夷民有入城來投者一一慰勞問所
思苦諸苛政禁去之凡七十餘條刻石立禁夷民來者
大罪記

卷四一九

二六

日益衆稍稍赴州輸糧爲年來所僅見之事道將因請
撤兵撫臣謂羅平上下五營從叛者也分管者阿九安
應龍也主之者補鮮也阿九應龍未諒兵必再來撫者
必叛即下令普師明順逆以堅旣撫之夷懸賞格以購
首逆之賊得補鮮者二千阿九安應龍各一千阿勒施
恩達而下有奎客屬各道將刻期並舉仍以師宗係經
平咽喉餉道委遊擊李恩忠統兵二千鎮之策應羅平
爲特角接餉護耕招復流移於是衆將施翰以沙源等
兵勦捕兆魯邑等寨及偏頭山倖斬一百九十九級沙
如玉手擒施恩達以獻立賞五十金潛兵襲半塘爲稱

鉞所覺被殺騎無鞍馬奔書遂掃其巢計誘阿九於法
于金安應龍聞之逃去管安叛首尹王保同補難來劫
管道遇沙源兵衝殺斬級二十五急追生擒鼠場管長
安氏三銳擊盧塘營長安楊保種之安氏三眷安應龍
親始而安楊保則應龍叔也是日擒斬六十二人入黔
界四百里矣望安南三十里而近大雨班師因鉞增隴
應麟之反覆也執之以歸又乘歸師之便與李遊擊合
營於否友斬賊餘黨百五十級補難兩年以來進東州
衛殘破非一其勾連之勢漸及于西普安之歸順督御
大事記 卷四十九 三十七

場營並鉞之增鼠場營盧塘營並應龍之族而上官普
陌鷄場等營勢若連鷄蓋與黔之寇又二而十者也
此舉自師宗而趨羅乎自羅乎而入亦佐也應龍巢穴
簡其妻陸氏係新多級族婦隨氏以歸黔治與羅人
民慶迎請賊廣山等反問木定檄曲靖通委總經羅
天命第臨印料理從後安驛之事再給土兵協守天命
既至招求賊匪則賊匪不即移兵捕捕始有至者充
恩賜賞各寨夷民見有果冠接踵而來凡千餘戶七八
千人編甲令照地界與集街 又自亦佐而後驅給安驛
賊千里屢繼渠魁斬首千餘級賊皆破膽矣安效良又
清撫責以擒賊安應龍福辭無從狐疑口說支吾五月
二十日賊馬抵舊餘攻平夷衛城連創七大管參將克

魯分派城中棚門出兵統手打死賊兵數十人賊分千
騎往白水邀截援兵是夜賊偕袍聲不絕我開小西門
擁出衝賊統擊賊首一人殺之賊繞山舉火良久安賊
先行騎賊隨後退去連王參議鏢戶參將成易援兵接
應二十三日魯率五千餘捕賊皆逃走即由羅乎趙州
招慰夷民而還平夷衛去交水二舍案接黔壤滇師出
上六衛必由于此首規恢復恭將奏審統帥其城為
進取計魯賊尹王保等嫌我屢境補難乘而勾之謂先
發可以得志再以銳殲于城下追尾賊蹤盡境而止因
議出靖鎮鎗全滇交水富川黔兩路之衝扼塞居要無
大事記 卷四十九 三十八

逾此地乃平夷右所寄居曲靖殊屬無謂以置交水
險築城俾與平夷衛相望互為聲援弁言城交水有五
利移平夷右所亦有三便與工兩月而畢凡州縣無城
者分別緩急次第經營以資保障黔圖方急慶省雅滇
粵援兵而責望于滇尤切上言滇黔唇齒之關係之急
難者勢也顧滇自有寇滇寇與黔寇相連其用兵之漸
不能不自內而外亦勢也方臣等入境安效良焦然於
雷盜殲守鍾反側於武幸補難所克安應龍軍蹂躪我
師羅文城焚寨汨汨有聞此時此際方慙無濟何知有
黔不得已用鷄摩兩字以緩外夷使不為我輕我得專

力於內也。又用分剛兩字以摠內夷使不爲賊用。我得專力於一也。然而臣等之謀固未嘗須臾忘黔也。曾安南諸營爲水西所曠。多方獎其未叛者以招其嚮望。考泗城烏蒙爲水西所嫌。多方播之以文告而又餌之以爵土。蓋一面驅除滇一面區畫黔也。拮据久之。祿千鍾獻賊矣。張世臣阿友出降矣。阿九授首矣。補鮮安應龍迎矣。師宗羅平亦佳。一帶漸漸寧帖矣。可以其餘及黔臣等猶竊竊焉慮也。雲益緊。渠曲交東川。逼處我省城二百里內。此輩僥倖。掣於水鳥安知不規我之虛懸。我之後是可憂也。曾安千崖萬壑。轉輸艱於登天。故滇

天耳記

卷四一九

三九

師屢出無功。昨年疊水之役。旣獲軍。限將今年四月出不意長驛通歸。亟營縛其渠魁。僅有破竹之勢。竟以食不繼。逃歸絕援。絕糧是又可憂也。爲之計曰。曾安雖陷其守。劉世登尚在。可使也。其子遺之民餘。儘可拾也。未叛諸寨有米。不妨高價以致之也。卽安南未能驅逼軍民。僥甚宜齋金接濟以堅之也。於是大集士馬。陳之各隘內。地在在有兵矣。以五月檄劉世龍招集普民千餘。演發名色守備。大受率一旅合之。足爲鄉導矣。又發銀赴彼就近雜買得米千石矣。三次獲間道。攜鐵安南約之。刻期舉事矣。而又思兵有正有奇。徑有分有合。必

我之兵不合於下。隅底賊之勢牽制於首尾。於是檄參將黃奮濟以名色守備王聘選張雲鵬等兵出亦資孔趙新興。獎上官謂之正兵。又檄布政司存仁同知呂聲揚率名色守備洪如玉土舍游現銀等兵出黃草壩趙容士幾馬乃謂之奇兵。蓋七月八月業先後並督師而前也。滇只此兵力而全無餉力。臣尺尺寸寸不能凌虛遠駕其所効同響之義而少紓。皇上西顧之憂止此。安南之圍旣解。則普安之城自復。盤江以西無餘事矣。至盤江以外尚須點師來會。滇進止再相機爲之。盤江一水滇在西黔在東。其力各不相及也。九月茶將窺

天耳記

卷四一九

三九

奮督守備王聘選等襲土官營初三日自平夷出師晝夜馳二百餘里。值大雨初五日黎明抵營賊首段二截路選力戰擒段二斬八十九級。盡燒廬舍賊遁上八梯山。逸等領兵直入初六日早攻八梯山行五十里山勢高險。大雨陡往。安南時被圍已三年。食盡力窮。幾陷連壁。南方兵至以爲賊大懼。聞之則雲肅救兵。又得賑銀千兩。喜若更生。而設科李賢三賊出沒爲梗。命崇議王錄標將趙啓易圖之。九月二十二日募土人探知利往。小寨去需登六十里。明日以土人爲鄉導守備郝太極吾必奎率兵并把總白礪儒土官龍在田等進兵。論

令得說科等必生致之二十五日夜卽枚前往遇伏路賊隨卽斬首三鼓直抵科寨各夷尚不覺當卽奔散却太極吾必奎等遂生擒說科李賢及主支李明遇星馳四十里天始明二十七日抵交水二十八日解至曲靖照原頒賞格示信刊諭帖至霑益二十八營招撫安捷其安南普安叛管土官爲首馬乃次之案將剿擒出平夷之師襲破土官巢穴輕騎直達安南布政謝存仁出膏草壩隨路誅錫既歸顯馬乃焚其積聚大兵刻期十月七日營於安南之西軍聲已振自此新興普安一帶漸次受降盤江以西可望底定初議滇以救安南爲首

卷四十九

三十一

大專記
務安南扼塞盤江居上六衛之中北爲疊城爲關嶺南爲新興爲普安爲樂民所平夷所南北數城既陷安南遂爲孤洋自天啓二年二月安南被圍以來其困已極若安南再失盤江上下徧爲狐鼠縱橫之場卽將來收復何處下手乃乘秋禾未採之時十月初十日布政謝存仁兵到安南衛撫諭其酋瓏阿作援見文印十五日各兵自黃草壩分路進至品甸得普安衛中左所中右所印二顆并收復樂民所而先初二日撫泥堡寨初三日招撫阿革冲等寨尹王保等賊兵萬餘在江西坡割管十六夜分布沙如玉先鋒廣西銃手奇兵奪隔兵尾

後自普兵左出海兵右出如玉獨衝賊陣追逐寸餘里擒斬百十餘人貴州遊擊許成名初報安普并奇軍兵擒斬功級四十三名謝存仁普呂聲揚兵益進賊路皆有新獲聞十月初二日移營至新興站收復城池初五日攻桃寨全斬數十人新興核桃全素稱絕險各賊預匿子女謂官軍難克既克賊勢披靡我軍運賊寨殺米一千餘石進新興城聞普安衛經歷徐自通督把總劉啓茂等撥兵數百同召回站軍百姓在守十九日到普安城中分布休息賊俱逃入八納山尹王保敗回赴甸勅良偕兵言說科李賢是我左右手今俱削去自願

卷四十九

三十二

不暇躬有兵借各賊始懼凡救全安南衛所二城并獲普安樂民新興平夷四城及亦資孔站黔疆鄰滇一帶向被陷害者今已靖定擬以安南衛所普安新興四城爲老營而以呂聲揚所統兵爲遊兵往來四城之間計程不過兩三日乘餘威搜索坐坐奇普之賊以時行其剿撫賊當不出殺中然滇師逼安南已三月而賊未以一族來會黔之所急者在大方水西不能分力於此抑滇豈能長守再一二月餘師不至恐恢復之局終未了當而尹王保見聚八納山十一月初八各兵大會布政謝存仁督守備呂元揚沙源沙如玉王聘選張雲鵬自

普安馳七十里至山與賊遇攻破硬寨二層斬獲多級又併力攻第三層硬寨王保率兵死戰呂元揚王顯祖截住賊路涉如王一標刺王保聖馬斬首賊有竄者有奔人絕頂險者至居深等之中四面懸崖僅一線攀援而上賊眾當闖投木石我兵被傷數人初十日悉攻破之王保既賊江外群盜罔不震懾天啓四年正月沙田珍羅應李華咸肉袒乞哀布政謝存仁數其罪而赦其死單騎親詣賊營安撫遂達貴陽比還諸酋仍伏迎道旁各立認狀復站走馬上六衛大通會縣師陷于大方諸夷復雲擾盤江上下出沒爲梗計擒斬十八站

大事記

卷四十五

三三

普安居道里之中普安而下望貴陽益近而滇遠且能黔驢真能爲黔復之通道決不能代守督臣楊述中委崇泰政分兵各衛收拾餐餉五千于安南事乃小定而哈馬谷糾賊兵千餘圍阿底等寨聲言進攻平表哀副總分兵邀其前後破走之永西兵攻奪其營戒兵禦之斬數十級續至者數萬過江一校十二營往鹽倉出曲靖一校二十七營安邦彥親統出普安新興四月二十日已到八納山二十一日到九家村二十四日到甘密寨二十五日到鷓鴣場營覓副總率諸將往禦定計賊攻普安即戰城下如其未動直搗鷓鴣場以斫其管邦彥先

已燒營遷去蓋安位來張貴州兵已至衛子內懼且滇兵在萬聲勢漸亦相問故也蜀建昌夷備亦焚劫白水金川甸沙等處僅離會州一舍殺傷千百總數人官商三五千皆竄避還滇一線未絕之路忽然作梗固因大方失和亦因酋安必撤後來管轄地方近因擒魁必撤部夷藉口報讐群起而噪于是蜀中督撫用兵教必撤往撫乃得解四月破法堡等巢雷益四十八營本奉設科爲亂經四年自天啓三年九月生擒設科後餘脇從暨待以不死就中順逆不等尚一二徘徊觀望暗走暨會起其鼻息勢不得不出於昭朝袁副總合兵二千六百

大事記

卷四十九

三十四

百人四月十六日自平夷一晝夜馳二百四十里連破諸巢十九日旋師有賊截路衝殺盡散行一百里至哈馬谷剽營二十日行一百二十里至平夷前後攻剿法墮裸辟普勒木東河以郝中鵝都營一帶險峻賊巢百餘里擒斬八十三人尋又破四營斬級亦如之而世臣據他頗通東川武定前守胡其德屬武舉李環單騎詣巢講折百端首始一出仍留援爲質率精銳數百不使人知突入城內聞城惶歸巢盡不自安謀日尋子女並結親東川以求借兵道路洶洶立賞格生致世臣者銀二千兩新首五百兩守備金爲貴發夷兵千人因共

塞義獲復迹又半年李璠招至他頗夷民阿託阿喇等
欲以賞格報世臣於六月二十八日在地名納博與法
于阿達會盟飲酒復募探知蹤跡者賞銀一百兩七月
初三日夷民阿翅報世臣已入本寨是夜璠率兵五百
潛伏飛狼村又兵二百夜往他頗接應七月初四日二
更璠督兩路兵登寨合圍黎明世臣始覺據險力戰自
寅至酉璠一矢正中世臣家丁協力斬首入寨擒其妻
子八月奉臣受事二年呼餉則餉不應萬里叩關又
三千里走楚未見一勾之相活也急鄰則鄰不憚千里
為駭轉駭又經年為黔戍守而黔之責滇未已也冤哉

大事記 卷四十九

三十五

滇者滇必危矣滇危而臣受誤滇之罰誰能寬臣臣
無說而處此語徹底言之今于急萬急莫如餉臣等
月請二十萬以延今歲仰天而誓真一字一血今復
半年矣兵日以久餉日以蹙若此項不以今歲到決難
貴臣點金萬一滇有金池以為臣罪臣不受也至於黔
之望援滇本無辭顧滇之力亦不容不審也臣昨年曾
為援黔之畫策所播任只在救安兩役普安二事始事
之承當即後來之究竟臣疏具在可覆而視蓋揣滇力
止此若滇不自量破八納之後妄自覬倖輕師渡江此
不過與大方之敗同灰燼耳恐普安亦不免再壞滇之

得全師以全普安則不渡江之算勝矣今日援法又不
同矣安南普安一帶既於七月交黔自守不知援師之
出應何途之復仍下安南乎盤江去滇千里滇師渡此
所謂強弩之末且軍機呼吸臣安能遙制頃黔按臣傳
宗龍一聞朝命即日慷慨叱馭臣餐精銳數千護之
安非黔按臣見普兵之勤也將招之入黔滇兵以沙普
為白眉普往而分滇之半矣普兵赴黔是即滇之援黔
耳此外有議滇師出需益者需益距省城八站又四站
為鹽倉又十餘站為大方大方於滇遠而黔近黔師出
門便殺水賊若滇師之出須先殺需益之賊需賊盡絕

大事記 卷四十九

三十六

然後殺鹽倉之賊鹽賊又盡絕然後率洗水界以及大
方此豈易言乎滇進大方險遠倍黔則難倍黔用兵與
餉亦將倍黔國家有此物力否兵餉未集滇能舉事
否即有餉未而無本色有本色矣而不能運猶箇餅也
不獨此也連需益亦非容易也需益在黔烏撒右遠東
川為賊三窟我兵進守非還鋒萬人不能站立又非五
千人連珠為營則餉道不通及轉運之夫棚是此以月
計之費不下三萬一進之後不復可退殆與黔事終始
頻兵空城以自疲非策之善者故臣於烏撒東川用羈
縻法於需益用剿剿法使機括常活放局固常完漸次

收拾夷之附者十七八具結認修城認保路請州官下城而臣未之輕許蓋意念深矣姑爲緩著與民息肩亦自有見今堂堂正正兵從此出將從前羈縻一刀所斷恐雷益復動烏撤東川亦一片都動進東鄰賊去處必在在嚴塲此寔不容不躊躇者也雖然將有事於大方期滇師之進雷益固不容緩也兩年來且行且尼然無何耳請皇上於滇餉二十萬外再給以雷益之餉滇師下雷姑曰復城如黔師未舉以少兵御防以紓吾力果其大舉遂駐多兵使虎豹隱然在山則東川之賊不能飛渡烏撤之賊必牽顧其家而不敢遠出是陰

大事記

卷四十九

三二

蕩水西之羽翼所以援也是可爲也儻黔師遂踴大方賊勢窘蹙必四面奔突蓋益有兵賊不至以滇爲牽滇可恃無恐因得借兵威視賊之所匿挾而取之則漁人之功可收又所以援也是又可爲也安効良以蜀之士府處黔滇附賊此貪未除則三省憂未歇也然非合三省之力亦不能除果機會可乘黔蜀舉事滇不敢不枕戈以待師期又所以援也是亦可爲也三者之外非滇力所及矣求滇於三者之外是水西之賊滇與黔蜀共辦之雷益烏撤東川之賊滇先獨辦之也滇無是力矣故見滇年來小以捷聞未有挫失因疑滇兵之可用而

不然也方天啓二年此兵潰於畢節矣覆於疊水矣又壞於長坡矣而今否者以未敢輕用之也屈指兩年中雖大小百戰並在數百里內稷可稷首尾可接仍千籌萬轉不得已而後一動提聲露肘之狀臣身經之心嘔之果能驅諸數千里賊巢所向無前否師不戒於分禍必中於內援滇者其誰耶即今石硯元新之間野賊出沒發兵接捕山菁深審無處下手兵還賊仍出無有了期見駐數千之師於新平自痛自療自嘗自熬有何方之可掙乎其他何文句尤所在見苦悶穴閱懸聚萬端未可縷數臣之庸愚自救不賙諸云重爲任而對不

大事記

卷四十九

三八

勝迫不勝而罰之亦何所附乞皇上鑒臣之愚憐滇之苦立刻予以實餉有滇餉又有黔餉計遠近先滇後黔滇餉不至臣不能任滇事黔餉不至臣不能任援事臣惟力是視力所不及望 朝端之上燕思而審處也新化州新平縣強賊四出劫掠副使胡其德督諸將兵大小一十七戰又剿七十餘日始於七月初七日分元江主兵五百名屯江銀渡口以防奔逸又分各漢土官兵散割於賊營各出要路以絕其糧道而又合漢土兵二千有奇與賊營背寨對壘而陣戒無深入爲持久坐困之計賊勢漸窘其潛奔渡江者暗出劫獲者爲我兵

截殺擒斬甚衆遂下招安之令無不響應少壯者收爲部兵老弱者量賑倉粟歸家地方以寧十二月朔一點國公沐昌祚卒安叙良奎目把何與先保邦正續徽安應龍勞其使遣之同至西靖城外被殺者十四人蓋蔡議王鎮與守道黃似華積不相能聞應龍既擒各遣人就烏撒接取烏撒付似華所差之人以此生嫌遂動殺機効良聞而驚疑點兵我亟申飭戰備以待需益州與烏撒後所同城乃滇黔共治之域先年滇之亡城三而活居一焉兩年來在處恢復且以其餘及黔之安南普安而緩需益者以餉不繼也天啓五年以黔師大舉恐

大事記

卷四十九

三十九

賊勢奔突滇先受禍不得不獨任其責乃遣副總兵袁學率各部兵五千於炎方取育進需益鎮守繕城垣立哨鋪招集流移仍于松林炎方各建土城鎮世昌期曲奈科等俱差夷人投見送米豆者州吏居九漢居一夷之爲管火者四十八錢糧站馬悉土官王之而派官宜拱手而受成事焉其十一之漢人則烏撒後所官軍也三月十二日水蘭烏雷賊數萬到需益城四山剽掠分爲三股攻東西北三門袁副總同監紀同知吳思溫于北門設伏誘賊來攻百銃齊發掌死甚衆賊四山齊下衝城又發銃擊退明日力戰追十餘里前後擒斬二百

二十九級十四日早賊兵萬四五千從東山往炎方分三枝官兵止二千五百亦分爲三再發城中步兵接應夾戰共斬一百四級十五日賊從石龍山下窺城中橫剽二十餘里馬步相兼寸寸埋伏需炎斷絕其夜我潛出南門切營賊屍遍地十八日安叙良率兵三萬餘圍炎方繞十餘匝我放百子銃打死賊百餘賊又增兵數萬十九日早擄木牌堆集草束縱火順風來攻我以火箭噴筒投草旋積旋燒至黃昏賊方退吾必奎大銃烏銃龍在田交銃每銃打死二三人者五人者賊死三百有奇慶戰已三晝夜我營中各兵懼而思逃必奎在

大事記

卷四十九

四十

田仗勦喝止募死士張丈魁等刳營賊援亂四鼓撤營去袁副總亦以是日來救行八十里困乏大雨不能進二十日賊哨馬三百餘分二枝來犯聞銃聲不敢近退劉清水溝在石龍山下雷炎遠中處二十一日袁副總發沙源等伴爲疑兵擾之是夜又發步兵於四山絕頂各舉火爲號賊驚亂置聲不絕二十二日沙源等驪賊營止空壘已遷去矣追八十里斬一百十三級需益城下之戰五日夜屢出奇兵殲賊炎方以木爲柵兵不滿二千賊環而攻之兩晝三夜不能克又引而向需終不得志斬級共三百四十有奇效良敗回至得勒過安邦

商領兵到鹽倉阻之不許歸巢四月合兵列營分東西二路東營由白水入交水西營由塊補入曲靖效良統水鳥兵出木冲犯馬龍直上省城撫臣大集兵分布各隘二十五日水西十七營已到連烟離富益一百四十里又三十營至烏撒運糧不攻雷登徑出木冲馬龍裏副總聞之引五千人劉松林遂中以便施整左布政謝有仁統總鎮莊兵六百及景東東陳馬崇調度諸將扼水冲要路五月初三日賊鼓行而前號二十萬實八九萬共九十八營初十日至馬龍後山去省城十五里則絕於是日發兵六千至城下尹啓易亦於是夜兵三千續到賊分兵四出燒劫諸將截殺共斬九十二級十二日賊聚營磨盤山十三日遣將曾武決戰二副總親立馬鵝頭山督陣分派沙源兵中路孫洪兵中左路龍在田王顯祖兵中右路又以景東兵伏左路分家丁極其左右老營賊恃眾分八路衝至我兵僅萬餘偃旂不動俟賊將近銃炮并發賊死戰不退景東陶明卿等乘陣從左衝出狂跳蹂躪賊始驚諸軍齊進賊大奔勢如山傾追逐十餘里賊走據山頂共斬二千餘級頭目數十人把總施鶴齡等入落竜僻路截賊糧道并復級以獻賊自敗後將兩山新營撤入大營割高山我兵

大事記

卷四一九

四十二

挑戰不敢出十五日猶投嫖書我每日發哨必有斬獲諸將刻期以馬龍兵攻其前曲靖兵從木冲襲其後十八日早宣撫沙源領兵到賊營賊先已拔營走尋旬即統兵往救賊于上流渡河十九日攻城諸將兵僅二千直衝其營賊尚數萬從山馳下圍之沙源即圍中飛馬奔突砍殺無數賊爲開西南一缺放出即燒營走鳳梧山二十二日乘夜遁去其地緊界東川將取道焉守衛金爲責結寨甚堅東川亦所樹寨略不許過仍自需益夕補爭渡溺死數百人追兵斬獲又五十餘人是役也賊悉其精銳空巢而至我衆寡懸殊摘各路鋒銳集松大事記

卷四一九

四十二

每月六街來者日益多或至二三千人諸衙各具狀遣所親信赴撫臣援訴懸諭開曉各給免死印票遣之內夷略定大約官兵領袖鼓舞土官善用之皆爲盡力境外切近諸夷東川苗祿千鍾暫就縱索烏撒安效良難得稟領曾縛獻安應龍因解功之人見殺於曲靖遂復跳梁迨兩敗之後輒又使親信尹繼鼎來款姑責之獻賊曰不獻賊不成撫不合三省不獨撫效良狐疑不定願先獻滇賊尚未許益弄賊於撫不撫之間使賊徘徊於望撫未成撫之際日前以息滇局將來以就黔局卽前親養活着之說最爲得策而所急惟餉用兵五年帑

大事記

卷四一九

四七

金六萬廣東五萬貴州三萬湖廣一萬合之十五萬援黔安普雷兵戍守者經歲費餉四萬七千有奇滇所用者僅三之二前冬圍甚值河南解到六萬督接部覆撫給湖廣加派銀二十五萬兩亦未卽至撫臣請依數依期解發許之未幾陞南右都掌院謝存仁代巡撫尋叙功加太子太保陸子錦亦指揮食事

皇明大事記卷之四十九終

大事記

卷五十

王余州曰馬博學精博非尋常也都督孫死史必書之
今觀不載而奇之不服在何編諸討之則子婦奮助
之人則在報討不許計之後孫劉氏入朝其時高后
尚在後宮之見或有不許計之而孫劉氏入朝其時高后
二年矣香之見或有不許計之而孫劉氏入朝其時高后
入朝又三年矣香之見或有不許計之而孫劉氏入朝其時高后
爲都督所可疑又非顧展也今貴州所錄驛分有云
各豈得所可疑又非顧展也今貴州所錄驛分有云
明一統志爲孫益興生死不書而朝賀實勞一端可
謂之防西洋遠羅附用全案奏進中官皆不許掌
有一亮婦進入宮中相見之理謹身察居正朝之役二
宣有皇后于此賜宴表婦之理足皆當考正者
十三年宋宜慰奏苗蠻亂遣延安侯唐勝宗等討平之
二十四年置永寧至露益都傳四十八貴州都指揮馬
大事記

大事記

卷五十

露遣黨執驛子孫及其家男婦四十二人囊沙壓死滅
日騎瘦死獄中文欲置驛佐于死間族僧百足能爲壓
鬼術乃生割一人依法呪之不驗嘗遣表長文昌保誣
奏一會事不從怒滅其家土人前後殺害者無慮數百
塚墓遭掘者八十餘處舍遭燬者三百四十餘區驛家
屬奏有司遷延者餘二十年至是巡按張鸞按得實捕
之招土人抗拒久之無有應者乃就擒鸞死餘皆從
坐家屬蔡成邊遂改流官知府十五年米魯之亂當益
州土官安民實助之久而後定見第十益安氏恃其強
世驕蹇難聽調率徵厚賞所過劫略諸羅皆獲悍驍官
軍管睥睨省城曰是直用木西璋衫疊塞耳傳至貴榮
勿之的派未知世父何如貴榮多智略善兵以從征香
爐山加貴州恭政猶快悞薄之乃奏乞減龍場諸驛以
償其功事下督府勸議時兵部主事王守仁方請龍場
驛丞貽書責之乃止米氏部羅阿買阿孔等叛人言貴
榮所嗾而督撫撤其兵輕違約守仁再與書乃行貴榮
死子萬鍾立驛驛聽漢民張統及頭目烏掛等教誘每
遊獵醺酣輒射人爲戲嘗捷夷民角藥拊鬼阿內拊鬼
等四本因爲所殺無子其王從弟萬鍾宜襲烏掛與統
等請之萬鍾以虎犯未獲恐後坐累固辭烏掛等遂謀

保其疏族普者員爲萬鍾親弟萬鈐告衆指揮胡遠朱
蕃祖勳前後承勳受賄匿情報鎮巡等官遂暫委萬鍾
妻耆耨攝事待普者年長繼襲萬鍾悔不得立使人說
烏掛不聽恨之乃借所親雲南女土官奢歸兵并合數
千人將詣省城投牒及烏掛界烏掛覺之亦集兵警發
而角藥林鬼阿內三人先爲亂兵所斃惟抹惹逃免烏
掛因誣萬鍾殺萬鍾而萬鍾亦誣萬鍾爲烏掛所殺凡
數十疏皆下鎮巡等官按之至是巡按胡瓊等上牒言
萬鍾應襲但與烏掛互訂令輪贖免罪統以漢人結交
夷人宜承成邊蕃勳奢歸宜逮問角藥等梟首示衆抹

大事記

卷五十一

五

勳今萬鍾捕之因劾左布政趙文奎納賂爲普者遊說
都指揮許詔亦納烏掛等賂皆宜顯罰報允萬鍾遂收
嫖爲專管宜慰事頗得夷漢心乙丑九月凱口苗阿向
等作亂都御史陳克宅總兵楊仁計平之盡逐殘苗以
其地屬都勻府召軍民佃種群苗不便餘黨王聰楊免
等復奪而據之官兵輒敗恭將宗祐以孤軍被圍請援
不至遂執以去求還土田復官印乃釋還事聞仁輩職
克宅陞去奪官職等得志愈肆獨悍伴言乞兵隣近諸
土司進攻鐵官等營都御史汪瑄遣使撫諭再三終不
降乃調萬鍾兵至以指揮李木佐之都指揮朱文協謀

集漢土官兵三萬有奇會逼圍下萬鍾親率化鎗手與
賊相踞賊敗走渡河萬鍾兵尾其後朱文等三面並進
因樹招降旗賊黨走旗下者五百餘人賊據險下矢石
我兵殊死戰遂破其圍斬免等聰目南潰圍出爲萬鍾
部兵所執已而賊首王枯等復入據岡隨執之前後首
虜二百六十三級降苗洞一百五十餘寨夷民男婦二
萬餘口都勻府平州長官楊進雄貪殘克惡土民苦之
進雄初無子以兄繼祿子珂爲嗣後生子治安而疎珂
珂怨望進雄欲殺之不果乃盡奪財產并其父子逐之
珂用事久得土民心一旦見遂遂與群苗爲亂據唐宿

大事記

卷五十一

六

國再攻大田等處進雄珂各上疏計奏詔下撫按勘處
都御史趙欽以進雄不法失舉逮下獄檄獨山土酋蒙
繼武禁諭珂令歸命而許司民更士爲流以安之治安
計不便乃陰許繼武以司轄六洞地借兵自護繼武不
聽發兵攻珂斬首二百復平州珂走廣西泗城繼武遂
耕墾六洞地洞民不服復助珂與繼武相攻久之繼武
兵疲餉餉亦不給走還獨山珂復據平州然創殘之後
不復能軍矣及是都御史吳繼徽遣都勻府推官胡燧
招之許以不死其父繼祿及苗長四人皆來降珂不
已自縛詣軍門六洞遂安繼徽請改土官爲流

患從之諸苗皆視錫爲上下然兵不輕動卽撫綏調
發時有可石求多者以抗違參奏聚糧與共明之終不
能害也未幾錫老歸政于國亨之孫也錫死子仁
尚幼未幾亦死錫老居臥這二子智信爲阿兜繼金頭
目亨既得立與信交惡誘而殺之智懼合妙僧永寧土
官脅效忠攻亨殺略互相當於是錫妻阿窮訟于督撫
言國亨謀反前巡撫趙錦檄畢節兵備楊應東治未決
錦去代者王諱有言應東受國亨賄陰持兩端諍遂疏
請罷應東聽勸而發兵誅國亨詔從之智喜盡進勦
策且約以兵糧數萬爲之應時總兵安大朝已調四川

非敢犯朝廷也縱抗命不赴只是違抗何爲叛逆乃遂
輕兵掩殺彼夷民安肯束手就戮故各有殘傷然亦未
聞有國亨領兵拒戰之迹也此行止究擊殺與夫捉提
之罪彼必自出聽理一出理則無叛逆之情自見只以
本罪罪之當無不服阿唯唯既至狃於浮議不敢突變
前說草疑畏益甚託言恐軍門以勘問誘我出殺我又
恐安智兵來掩殺益復擁兵自衛高乃題遣給事中賈
三近往勘蓋勘則欲犯人不被害且有開釋之機也亨
果喜曰吾生矣挺身出先是阮諭以五事一獻撥置人
一照夷俗賠償安信等人命一分地居疏館母子一削
奪宣慰職其子權替一重罰以補中國軍興之費悉聽
命將夷犯王實吳瓊阿弟等獻軍門願認六犯名下賠
償罰銀六千兩其敵殺官兵雖不與知認罰銀三萬五
千安智歸阿兜繼金二處智退開從母以子國貞代疏
窮歸臥這亨自願革管事子安民權理而疏窮安智猶
堅執不從揚言必欲殺國亨子母將地方改土設流乃
已阮諭以朝命已定違者治罪乃伏益科臣未至而事
已平矣委二守備一住大方一住臥這迨二家隙端而
私鬪自如復以地畝交訟督府竟以的都及毛家寨一
十四莊與智仍各輪罰仍許亨立功贖罪時諸益倚險

公行爭一擒送威清平壩間道路無阻酋長者皆犯十二營固土婦龍氏亨即逮捕以獻悉修舉廢驛給厨傳益令部下開墾祭下貧者賦牛具種子流夷自還者千五百餘落事聞復寇帶行宣慰事如初兩守備皆罷歸是歲萬曆庚辰也乙酉亨復上書請撤馬鞍山兵鎮巡劾奏請逮詔免之姑罰木以贖獻木四十株賜飛魚衣一表裏一運至涪州爲豪何貴所略撫臣奏備詞誕上奪賞賜亨辨節奉撫臣指奪于先阻絕于後廷臣惡之請下亨御史逮問不從兩淮使者言亨所言不實至日稱宣慰使不殺亨憤復稱兵攻翁坡西軍久之諭

大事記 卷五十一

解乙未亨死于民先死孫強臣立強臣弟堯臣初贊於鎮雄土知府瑞清妻者氏即考因立爲後改名曰瓏澄上于所司督臣李化龍判云瓏澄之爲堯臣父矣何故突爲兩司委管伴若不知幾于掩耳盜鈴按臣崔景榮云川省土官以貴州土舍繼襲殊非事體此實據也而安楊揀地世傳世婚姻嘉靖時播州宣慰楊相欽立其龍子被逐走依安氏後以病死播入取屍不與多開供費銀求以地贖播人難之或爲之謀曰以鹽浸紙贖乾爲券三年必碎爛然後與爭地後無憑據且以還我如其議屍果歸數年後爭地笑已無存安氏計窮而地終

不肯歸後告督撫勘明亦終不歸楊自以兵取之由是益構隙相仇殺朝廷決計討應龍黔撫郭子章急安楊必合則決不可破以先離安氏爲上策移蜀檄堯臣兵合強臣同進召至省城與盟厚待之許以歸所侵地安氏始盡力應龍厚餽堯臣立斬使餽儀歸于官郭獎賞甚厚李總督給大紅段旌書忠清二字褒之始有大水田之捷并燒桃溪街之捷遂挫賊鋒方進戰奏聞旨下有安強臣堯臣若絕楊氏朝廷不惜土地之語事平叙功堯臣繼襲鎮雄而地終不與蜀閩騎斃黔中求多安氏責輸糧便輸糧貢擒叛便擒叛責索印便

大事記 卷五十一

得印猶遲疑黔撫屢爭之米決比王總督象乾至乃勘明與之王因此以棄地被彈撫蜀者喬璧星復奪其地夷蒙始開會匿印事起在永寧則堯臣實爲之蜀撫責問將用兵安氏素歸命黔撫詭陳狀云鎮雄與水西原一家後安氏絕鎮雄瓏富來繼遂名安瓏富蜀按臣錢一家後安氏絕鎮雄瓏富來繼遂名安瓏富祖云上安氏富鎮雄絕堯臣自水西回繼遂名瓏澄堯臣原瓏富之後非冒姓瓏也堯臣初入鎮雄各府土官土民保結奉蜀省院司道批允原非私相授等云黔撫郭子章方候代未行念邦政條例有武官無子侄及僭皆可付且大兵後未宜輕動姑緩之又時時謂人曰黔省貧瘠

倉無升儲家無寸鐵從來以信義當重粟以文告代干戈故土司親而信之願歸黔不歸蜀言印事展轉不實川黔議論又各有所主堯臣乃申請四事方肯獻印一主母無罪二我輩不死三蘭土不流四給還妻子許之印始出盡撤兵回巢則三十五年六月事也然相傳印假蜀撫怒甚厥索且追餘黨堯臣謂非初約怨望降近土舍廖之金等號上鎮雄過惡及前篡奪事諸將又以清地界爲名數以兵侵之自不勝憤拒殺事益紛紜蜀奏反謀已著有兵八萬可用乞勦捕以絕禍本又以黔謀異同糾單節道叅議顧起淹懷奸黨連黔撫不平具大事記

聞俱下兵部聞臣朱廣疏叙夷以簡佚爲主今邊餉匱乏水旱頻仍卽欲用兵川貴之餉卽取之太倉太僕或別省協濟當此極窮極饑枝死不贍之民剗其肉今無肉可剗惟其體今無髓可椎不知兵可不募而來乎能不食而戰乎武臣好事武功如侯國弼張紳武董利在擄掠其才勇未必可用也卽一二兵道不過儒臣臨敵非所長誰能擔此任也臣等竊見安氏功不可泯而罪尚可原印已獻而崇明已管事兵已撤路已通卽崇明怨恨未消仇殺不免皆可勿問部覆得旨土司本當征勦但印既獻出者世續姑釋放聞宗傳且饒擒治許

自新鎮訪求龍氏子孫龍本上川三士之裔始爲蜀
芒部欲訟官請其心固望平及者發起使德長官阿
華諸四四川失職屢遷永寧知州然按安南陳壽甫
以爲官失節不假去力嗣承雲川出巡按金南陳壽甫
以事體重大擅權上議遂亡芒等覆官流官而復據氏一
警衆射攻野界上死而噶降方究詰夷酋舍分非龍氏子
故前都御史王軾不得已奏疏論免却處分四長官司
節統我會議乘勢逃去知府指洗還福不能稍復舊志
師役龍令謂戰勝之猶相害致二十餘年今功非共事子
一兩省俱感賦文猶相害致二十餘年今功非共事子
不解各立一號姓者未立則謂日戰爭之禍今爰始耳
臣以爲立號姓者未立則謂日戰爭之禍今爰始耳
不宣乃土人於縣派官約束妄詔縣總治諭川貴諸
及鎭守新開口不便改設旅官及各家頭目能守洪澤縣
大事記

授職銜不許冒襲職安屬臣用心約束于是黔撫道
人促堯臣歸水西聞宗傳亦出理十一月堯臣以鎮雄
印付者氏自至貴陽慰慰來戰功及繼瓏氏奉文本未
求敘衆議獻印可釋匿印之誣撤兵足解助兵之謗請
還原官授土知府銜以酬前功者氏方別時眷戀不肯
捨又言夫亡子故鳴之上司取堯臣爲繼已十餘年部
落安輯所帶千房生聚蕃育一旦逼令回家老婦無依

大事記

卷五

十三

諸夷恐有它釁并以聞科恭堯臣之謀占鎮雄始終以爲當兵者蜀也始終以爲不當兵者黔也群議亦各有然有不然謂當兵者惡奸雄之倖竊謂不當兵者慮時勢之艱難應之投劑然蜀治其本黔治其標甚至謂蜀用兵而終撤竟收其效黔令堯臣歸推赤心以待反開用兵之端又謂疏稱者氏稟詞不能理論勢禁顧設疑啟堯臣幾幸之心是堯臣非真退也以退爲進我非真勒歸也以歸爲與衆皆和之蜀撫復奏堯臣產于黔而肆惡于蜀黔以無兵無糧會納爲難若能勒之西歸永不冉入鎮雄臣亦何難收兵堯臣竟赴黔撫之召居省

大事記

卷五

四

枝係瓏氏正派當立蓋自土知府瓏勝既絕親弟瓏泰補墨二人泰先有子阿章入贅親弟氏而生瓏清等以所贊之子爲長枝先出之子爲次枝夷風固然則阿章之與故絕瓏清異母同父三司詳議足爲斷案宜更名瓏自得爲鎮雄土知府承繼瓏後阿固卽阿章之子也初議何以含章而立其子今含章而立其父立阿章則服立阿固則不服豈非結勒未明人人生心以致異同如此乎時安疆臣已死無子堯臣代爲宣慰從此不復繼鎮雄千房皆撤歸祿氏爲顧盟之孫所得府中兵馬之半堯臣時時往來皆摘之而去蓋徑以瓏爲外府也

是年五月貴州兵勦黔苗山南大破之斬四千級三十八年七月貴州巡撫胡桂芳巡按張爾基題取苗綏遠事紅苗爲害黔東尤甚先銅仁里民趙京具奏四川邑梅長官司申部皆極言苗賊極惡奈舊撫特陳慎銅議以杜竊竊頃者馬孔英輕舉失利已經褫革今當連爲處置部條六議以上曰兵力宜增曰同事宜協曰信地宜嚴曰隣賁宜借曰公賁宜增曰應援宜速增兵力者貴州總兵標下不滿三百平頭思石二守備兵各不滿百至爲寡弱標兵宜增二千守備各增五百將湖廣鎮算四川遵義各抽五百餘令設處召募足敷通行三

省互相策應四寸一年黔撫以敘瀘二府并鎮雄一土司烏撒東川芒部烏蒙等四土府錢糧遺欠乞改兼轄蜀撫吳用先謂紛更必至啟釁六府不諱黔而諱蜀蓋有深意黔之與蜀隔半屬之安氏若四上府諱黔彼焉敢彈何所不至昔年已見端矣舉而入黔則四府一司之主宿多安氏私人適中其計而投虎口以肉也又并敘瀘兼督十年九牧益非事體至錢糧通欠實有由然在鎮雄烏撒等府半爲安氏魚肉敘瀘則蜀之有司督之自有三尺其又何慮于是其議得止而安氏爲黔附獲督疽必潰之勢亦可察見時黔兵雖小益其勢卒不

大事記

卷五十一

十五

能自振楚蜀亦遠不及事思南民焦月聯復來告苗劫擄之於撫臣遂生口語又爲貴陽太守錢策所拉病卒市官張佃代佃主張鶴鳴代末至巡按毛堪還自雲南奏貴州山川險遠甚于蜀道且苗仲作孽魚肉官商有日異而月不同者臣之往也清平縣城外白晝遇各夷搶劫商大盡棄其貨血肉淋漓者十餘人擁輿泣訴各苗丑惡揚揚縣山頂自恃莫可誰何其他經過郡邑皆然在滇兩年滇土民之受禍者不可枚舉鎮遠徐經歷之遭劫殞命元謀徐知縣之受劫去官慘毒極矣臣之歸也關堡村屯較前似爲嚴緊而偶值撫按兩臣一時

並缺各夷益無所憚下役人人自危日行僅五六寸里最可駭者當午抵威清衛城門晝掩俄而報兩百戶被殺楊指揮被擒臣亦停車爲之終夜不寢嗟嗟鬼方之民獨何辜人命至重動至數十命數百命甚且幾村落地方有司多匿不以報諮詢父老有謂川湖之協濟宜議者又謂水西之縱寇宜懲有水西兼併盛縱賊劫畧收其奇竊時出緒餘餽不肖有司遂以過路官商委之緹虎深山白晝食人而已若無與焉安可養成大患不爲早計哉部覆黔之苗夷號爲鬼方種類日煩樞惡口廣至于今日而慘益甚矣此非水西之故縱陰爲奸

大事記

卷五十二

十六

利當不至此水西之力制此諸苗易同反掌乃坐視其醜而莫之遏此其罪豈在諸苗下故爲水西計非誅鋤盜賊以清地方即百口何以自解責令速擒倡亂首惡獻而正法以警將來盜黔無民惟有各衛軍屯寨苗仲俱依善占險各另有寨即黔民也蓋屬土官提調管轄絕與有司無干有司多與賊貓鼠同眠何能防其出沒從來苗仲無一人肯出見官府者錢糧拖欠亦付之無要奈何聞有客民投入盡川湖廣亡命之徒爲之主謀有甚至賊黔中既貧所仰餉餉楚餉又多通負兵愈窮不能制苗仲死命一味以撫支吾朝貴而文教入爲常

官其地者日延十日陞轉事故去卽爲幸誰能收拾機
之害黔父莫然黔川湖皆與苗相錯馴暴緩急不同自
清平而上接滇界種類如犴皇青苗白苗水龍蔡家子
之類甚多俱不爲盜往來剽掠爲偏鎮肘腋之患者黑
苗即紅苗十分之一塘塘龍餘莫或考客司土官而據其地故名客山苗實黑苗也出入無
時爲辰沅門庭之患者鎮草苗也在黑苗則貴急急而
湖緣在鎮草苗則湖患急而貴緩川不與焉盤踞聯發
穿三省藩籬有紅苗也屬湖廣者十七屬四川者十二
屬貴州者十一爲患于思銅辰沅西陽等處二百餘年
江苗在黔楚之間兩無所屬爲患于鎮遠施秉清浪偏橋

興隆石門等處三十餘年狩獵係廣西流來獠種生
苗獨多據黔腹心殆過無一非賊劫殺皆以報仇爲名
黔自平播之後用兵狩賊者凡三萬曆三十三年有老
丑山波羅清水等大小平伐之役三十六年有定番翁
棍者貢之役四十一年有新添平伐之役四十二年五
月撫臣胡桂芳發後至四十三年二月殺掠揮揚可又
百更劉應武把總徐伯勝久致雲玉瑞等鄉縛貴定縣
典史沈懋教百戶陳明餘焚燒慘毒不可勝計高家堡
土會賊僅四十里城登峻而人精悍男婦可九百人近
地諸堡倚以爲重賊深惡之當晚陽時火攻三藝而四

統之其人盡奚爲鹽臚其屋盡化爲烟塵四月鷓鴣聲
任見地方殘破決計大勦勦後行撫撫而再勦者方行
雕勦請于 朝得馬價銀六萬兩以其間平三山賊斬
賊首之殺楊指揮曰阿回者其餘賊獲甚衆紅苗虜平
茶司土官之母掘石耶司故土官之屍二司隸蜀而遠
貴州兼制而近移文求給火藥火器請官兵協力夾勦
給與之且激賞土司先進酉陽司爲盟主會兵一萬餘
刻期並發一由脫生二由兄放一由平南一由九江石
耶司兵一由播州邑梅平茶二司兵一由水道共六路
于八月初八日進勦移會總鎮鄧鍾櫟行銅仁哨官兵
大事記

併力咨討湖二撫勒兵境上防奔逸初八至十六日酉陽石耶兵攻剋地濱平地等七寨破苗王石老平石七斤等巢擒斬數多賊斃幾平乃石七斤等窺探各路軍兵遠札糾集湖苗馬步數千獨衝屋門一路兵寡難敵苗石之兵大潰各司因而盡奔苗即尼攻劫番播中寨三處燒掠房倉甚眾安堯臣亦縱賊出掠各土司效尤皆責堯臣擒解或應或不應者執速夷充數受賞而去一切大指盡皆藏匿毆魚毆獸安氏愈強而狡謀愈不可測堯臣尋死子位尚幼妻安祖輝攝事賊首班勝龍糾眾千餘焚殺文堡等處進圍平壩甚急六衛爲之震

勦平壩衛掌印指揮黃運清于八月十三日半夜深入賊巢擒獲勝龍正法餘黨復嘯聚爲亂威清參政楊松年標捕都司李上林并黃運清各率所部聞八月十三日出師至後寨遇賊千四百齊進攻克園坡阿苗二寨十七日運清自督部下攻破牛丫凌六二寨凡連破十餘寨斬百餘級生擒三十人九月間復出征漢土官兵一萬七千三百九十九名內除安兵家兵張錫冲土官共七千三百五十名自裹行糧外一萬二百四十九員名共日支京餉一百九十一兩六錢二分七釐家昌家丘有大賊巢十月分四枝進剿總兵陳寅自壽陽由羅

大事記

卷五十一

一九

勇進李上林由改窩進旗鼓官劉范和督安兵由擺張進黃運清等由定番進千戶李瑄督家兵由翁貢進甕安知縣袁大化督五司等兵由鼠場關進二十五日齊到蒙昌劉營分攻着團丘花鴨孔擺草等十數寨斬一百三十六級又宗角生烈翁忙者貢一帶大賊巢陳副總督家兵由天台進李都司黃運清等兵及五司兵由焦山進攻宗角生烈十一日進攻翁忙者貢陳副總兵黃運清等兵札火雷安家兵札陽城圍下李都司五司兵札者貢分攻固箐婆把大山谷精谷隆馬打狼羊容銅箐等數十寨禽斬一百六十六級又於是月二十

五日起至十一月初六日共擒斬一百八十三級通查翁忙者貢在賊地爲心腹今已剝營其中定廣壩陽之間一帶賊巢多所損傷獨大箐園及勁險寨尚未盡下蘆山木瓜大華麻密四司尚多賊衆程番等十二司尚未肅盡爲力尤難撫臣又因賊北走洪邊復委思仁道按察使黃文炳監軍分兵進剿南北夾攻克嚴孔穿等洞後山深飛熊飛塵星祿滾等塘長冲杉木土那峯老虎爛潭雞董紀雞脚等園擒大賊百八十五人威清二十九層巖賊首蒲三等三千餘人任大山保箐搭蓋茅寨千餘間攻城長梯百十架打殘堡寨四十餘處夜入

大事記

卷五十一

二一

善藏日出劫擄分守安平參政謝存仁會事楊松年都司李上林等兵十二月初十直薄大山箐口燒寨入箐盡燬其房斬百五十級而自六月後所在報功又數十級盡分兵出不意累有斬獲餘賊皆堅壁自固時出攻剿急則走險我亦卒未能乘而更有旁撓卒未能展者黔本兼制湖北川東東則重慶二府烏撒鎮雄東川烏蒙四土府商陽平邑等土司湖北則辰常靖三府州麻陽鎮筸九永各守備辰常沅州九溪永寧施州六衛并改轄平谿清浪偏橋鎮遠四衛永順保靖二宣慰司施南散毛忠建容美等宣撫司篁子坪五寨長官司湖

南所轄長沙三府湖北川東兵備守巡府縣官員及新設平越府黃平州涇潭龍泉甕安餘慶四縣遵義新府衛所川東在上勢本易及蜀亦以遠恃黔彈壓每事不甚分意湖北在下地廣而雜文武皆以楚兩院爲重視黔如黔應然黔撫無高事皆專決凡號令湖北參備無一應又未寧保靖二土司抗違縱苗楚督責問亦若不聞甚忿之奏請大征

四十四年楚按臣彭宗孟頗駁其說且言大征宜審輕舉非宜湖北按察使蔡復一有才情者卓異初見業已相失後文移提督及蔡將有設每每抵牾黔撫發憤蔡

本事記

卷五十一

三二

以權阻馮陵去之楚撫臣梁以孟與按臣顯駁且加抑掣互議疏三回上而湖北諸屬吏益優楚不用命餉竭兵不能出小有新賊不足報功先與按臣毛一鷺不協凡事拘執頗亦束手苗亦惕息不敢六出爲患姑與相持者歲餘

四十五年新按臣楊錫核功以多殺爲戒疏臣奉命入黔急勦進剿夷賊情形大約賊聚表裏東征西竄未易收拾今賊種浩繁與軍民錯壤而居加以叢山深箐鳥道羊腸綿亘數百里賊守險甚易我仰攻甚難召募新兵皆四方亡命驍士人而使之戰一難也漢兵不足勢

不得不用土兵紅素無紀律不聽節制甚者妄而去之

二難也提兵滿萬無一大將登壇三難也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提矜見肘不敢多用一錢四難也我合則賊分我分則賊又合終不能張弮天之網設四面之羅五難也今日之事總在無餉有餉測權在我伸縮自如無餉則權在賊兵散勦固不能撫而愈恣之發二萬金爲固守之需一萬金爲善後之用然此特就省上下狎賊言之耳其他無日不報劫掠客山兩江之苗見圍施虐處處告急雖不能一舉振稿亦欲以弱銷萌至于紅苗結連三省尤未敢輕動由此言之雖發帑金四萬百孔千瘡不知從何補濟况能爲無米炊乎撫臣亦言川湖二省額餉貴州歷年協濟糧銀共拖欠二十萬八千兩米一十九萬四千二百石乞即追補部議四川借動三萬兩湖廣五萬兩速解接濟已得 旨吳湖廣撫接以參熱復一故具疏支吾復言所欠之數必應解黔所奉之

本事記

卷五十一

三二

旨必難反汗無俟再贅惟起解錢糧必由撫至藩司例不肯專獨撫新補饒景暉尚未至湖撫新故未推黔兵一萬七千逼在賊巢乞徑自藩司解發楚按臣又以爲爆然勢固不得不與也蜀餉先至又得滇餉一萬五千軍氣稍揚貴陽省城四面與定番廣順威清平壩陽洪

過十二馬頭作賊猖獗根本之地幾于動搖都勻麻哈
平定高寨等賊去省東五百餘里截餉殺官道路阻塞
賊首無慮百十人皆積惡元兇又叛負固我未能察彼
之情形而彼一一知我之虛實據于此則聚于彼搜于
東則覆于西始如點鼠故作死形漸如癡狗到處狂噬
用力既難久持非計初議進剿止于定普廣順賊勢散
漫復勦洪邊共分南北二路洪邊收拾稍易而定廣邊
掃甚難洪邊之役始而勦終而撫業已底定廣順之賊
最先用兵亦漸安插獨定番強寇俱聚撈平圭方求撫
卹又殺人難以解散撫臣經畧洪邊仍親出定番相機

大事記

卷五一

二十三

調度一鼓下之先後斬六千餘級撫歸農者萬餘人賊
狡甚常視勦爲虛聲以撫爲定局欲盡勦則十年二十
年終于不盡不得不參用撫欲撫可呼吸散然轉肘間
仍復作賊故又不得不仍主于勦此地此苗與此兵要
之相爲終始者幸賊貪而相妬狠而相表漸次免除首
惡如蒲三王三等俱已擒獲狠俱擬安南安籠二所安
南近在腹中普安州土官隆文治所轄猶可節制安籠
去安南又深八程恨相鄰在不睦不睦之閒屢以田
土占殺本所土官爲洪父子相繼被害方在酌議撫勦
而兩江惡苗界在黔川楚之交去省正北七百餘里爲

施秉縣鎮遠偏橋清浪平溪四節之地施秉屬黔四節
綏其尾本屬楚後以皮林之勦改屬黔苗叛二十餘年
久當會勦而道將又皆楚屬議論參差未果近又施秉
發兵五百餘名防守卒不能却日來告急各處至堡無
不屠殺而糧餉不給兵難復進再上疏請三省合兵大
勦先遣都司馬如錦兵七百往救屢戰互有殺傷楚按
臣宗孟奏惡苗因馬都司督兵進縣以爲勦處大肆猖
獗聞城殺傷官兵已募一千往援互相策應至于大勦
未經會議未奉 俞旨嘗試召募致悞疆場必有任其
自若楚不受也然黔撫微發已至新推楚撫徐兆魁未

大事記

卷五一

二十四

得旨宗孟復言征討大舉卽撫臣至治辦屬屬非數
月不集今突然隔省調養無論 明旨有違抑且事勢
無及邊計安危關係不小在黔視楚可保楚可自保委
民于塗炭千再添募兵一千既無肯會議之明 旨又
可壯鄰國之聲援力固止此則必不敢附和也黔既牽
于江南大軍征狎苗者不可分烏蒙亦時有殺掠因疏
言烏撒隸蜀遠宜收隸黔并帶及開鉛廠充餉一事而
畢節烏撒軍民卽乘機入奏專請開廠蓋撫按意在控
制不在于鉛此輩意在鉛取利爲久計且欲通賊聚而
爲難竟得駁止

四十六年施秉圖尚未解嚴攻破總場韋利巴關巴圖居兩江要隘爲施秉四衛咽喉應發兵七百餘名調募兵共一千餘名防守苗又聚千餘埋伏截劫日甚各兵無糧難以輕往石砬司安宣慰土兵并威清募兵盡散歸農不得已又委原任副總兵陳寅督前兵督把總官兵并未敢募兵共一千六百八十八名移駐鎮遠凡五千一百四十七名賓到後兩江苗在四山相持賊見施秉鎮遠兵多又出清浪劫殺楚兵環列以兩院未調爲辭無片甲來助黔撫疏楚按臣謂新撫臣未下會議未行待其至而議定其圍圖之非晚苗圍施秉如在水火

大事記

卷五十一

三十一

屢遣兵防守楚何能知待其議定索府縣四節于枯魚之肆矣平日鎮遠安危緩急楚視之若秦越人肥瘠黔萬不得已權其急圖之乃攘袂而起以爲挑釁黔之黎庶何不幸而陷于楚乎臣方剖明宗孟又謂于明旨有違以疆場兒戲夫有事周兵急聽策應奉旨久矣宗孟何嫉妬也且黔兩江何至于糜不貲之金錢朕兩省之民命乎又何誇張也宗孟自謂去楚黔中或釋其仇楚之心此言待臣良薄自待亦殊欠厚臣恭恭復一爲朝廷寬典邊疆重情宗孟謹此不已爲念恨忿恨不已待爲楚仇屬空望風迎逆瑣碎不可多狀之事

日與黔爲難臣但據理據法應之所茹無名之苦多矣安敢瑣瑣盡責于皇上之前宗孟又云黔方委楚于苗吻、皇上又置楚于度外乃此方劫殺所值臣未動楚一米一錢未用楚一民一卒何遽至此豈不可笑其耶而苗間遣頭目求撫撫臣本意招降三年來不啻諄諄數十次知府周世匡亦親撫數次陽驍陰出劫殺蓋兩江生苗無所管轄從來克逆如此又江有大小之分既兵集遣人撫之大江已聽撫不動小江苗不過二千報有七千行馬如錦查明言小江苗龍塘等寨約千餘人大江涼傘等處陰來助戰者亦約有千五百人下九

大事記

卷五十一

三十一

股平背平愁等寨龍家苗軍家苗喻家苗約三千餘人橫坡平甲苗七八百人小江克連天江同類助逆從來爲患彼皆生苗無足恤者下九股苗即孫洞洞所轄與橫坡苗皆鎮衛屬苗亦甘與兩江表裏而九股尤多九股上至都勻下至施秉近都勻者名上九股近施秉者名下九股不知幾萬人多耕種不出行劫楊應龍當日多募此中人作殺手惟傍兩江者間出應之所以急急當撫因橫坡係兩江下流要路恐苗近人雖夷心不可測撫亦未必定然不得不先事而討于是黔撫奏九股楚苗與橫坡楚苗俱出助逆兩江生苗不過彈丸之地

勦之不難無奈梗者衆且不肯盡力陳義壞十事楚按臣疏辨請挑難日深不可解者亦十事兵部兩解勦和衷爲地方計御史徐卿伯泰臣以黔人言黔事其情形豈不熟悉其利害豈不關切而又有倡爲苗可撫而環勦之說者臣請悉之計苗之倡亂至於今賞其初起必擒必誅豈遂不可嚮遏而今日獲一盜賞之酒肉明日獲一盜賞之花紅與說誓綏之保路苗以撫惑我我以撫自愚乎之郭千章不能撫者遣之胡桂芳胡桂芳不能撫者遣之張佃張佃不能撫者遣之張鶴鳴至于鶴鳴盡翻前局始爲之湯潌其荒稼而收拾其殘着往事

大事記

卷五十一

三十一

之明効大驗亦可見於此矣且夫原爲苗寬者歸咎于馬元店元是矣有如劫詔使爲代巡賊職官戈擯道臣之惠刃削同知之指而近日應試青衿僕遭屠而手被刑也是亦輜重阿堵爲之陷而豈馬元店元發之蹤乎又如昔之禦舞嬰兒刀刺孕婦裸淫支解不一而足而土官堡一劫一燒絕戶者數十家隕生者千餘命是獨非並生並育之倫而又豈馬元店元之爲祟乎其可詫者尤在貴鎮遠施秉以撫而建敵臺以禦賊夫鎮遠局山曲水孤懸一線施秉依山爲城結茅而處者幾百家耳其環處皆苗也則皆賊也使苗不相安而苟存安能

至今日使苗終可化而悔禍又何以至今日此亦足以明此輩之陽順而陰逆無日不然而彼無日不劫復季一鳴吳江龍馬如鐘牛可耕諸人皆提一旅之師建寧聞之節者而束手坐噓不能制賊死命而以責之於無兵無餉之府縣談何停乎黔自見州驛至省城凡十所每站六十里或九十里五十里比十站之路寸寸皆小節皆賊可出沒之處其路或緣山麓或陟山巔峯回路轉數十步之內卽不能以相顧崇山峻嶺酸日于霄又非舉烽傳警可以卽達不知敵臺建于何所建敵臺欲何爲異時黔立有哨手稍可以拒賊而爲賊眼中之丁

大事記

卷五十二

三十二

者必去之而後已况乎哨兵不惟不能禦賊且通賊又安能保臺兵不化爲昔之哨兵也先以黔功晉加內外諸臣官賞甚厚然紅苗終不可制黔撫委之無可奈何凡三年境內苗伏不敢動因奏狎賊蕩平報捷錢糧鎗筭官明解到十萬五千兩之數所存僅三千有奇今定廣洪邊雖平兩地周圍二千餘里一隅稍安而善後尤須多費况今又有下衛刀吟高寨平定天成叛逆兩江惡苗又來攻圍施秉上衛安籠不時告微毛口六堡不時劫擄尤須次第舉動非可草草結局以貽日後之憂所募官兵或住定廣控禦且圖修築或調發入營

時出哨與賊相持見在用力勢難盡糧所需糧餉全望各省奉 旨未解餉銀不啻燃眉之急各省餉目下解到收功甚易如其不繼則前功盡棄臣甘領事之罪其亦無益下國事明矣又言紅苗事諱之舌敝頑梗不但竟成桀桀抑且屢致反唇當三緘不敢復言矣然事係疆場點當剝膚又不容已于言者自本年三省惡苗入犯凡四十八旗行查各苗何省何寨由其路出劫由其路回巢何上司管束如地濱地際等苗比四十四寨係四川酉陽宣撫司右耶邑梅二長官司所轄沙苗頭龍等苗凡九十八寨係湖廣永順保靖二宣慰司及鎮溪

大事記

卷五十一

三九

所土千戶段惟漢等所轄地面頭尤等苗凡二十三寨係貴州之苗其出入之地之時與殺傷之數皆有可據慘害黔獨當之積困之黔久為隣壑今當大壞極敵之秋欲為收絃易轍之計必仰藉 天威嚴勅川湖二省撫按蒲吳諸臣各照所屬要隘委官設兵嚴加防守凡遇苗出劫即查何省所轄如湖廣即責湖北遵嚴行承順保靖二宣慰及防守員役切責勒限擒緝追賒在四川者如之在貴州則當自治或用撫三省各照案分委官撫處務期款跡均得寧謐毋縱彼順此逆以釀禍端夫事須畫一謀貴萬全不幸與蛇虺為鄰如用防也

各照臨路設兵守禦不許藉口分疆推諉亦不許倚希本省無事遺害別省用勦也各照苗寨多寡計出兵餉分之各界一齊進攻如率然之勢庶苗害可寧而黔不至獨受禍矣蓋隱然有設總督之意落落難合不可行也七月再出兵洪廣平定以上悉已芟削勾哈以下亦既大加焚除清平長田及新添龍里附近諸巢水撫再得十日糧可破奈糧竭不可盡取不得不聽其撫既撫復乘我退戍心漸敢劫掠復行往往突出為官而讎鳴亦以久勞報陞兵部侍郎矣此時尚未移鑾夷人憚其威名猶有顧忌不敢盡肆再奏黔地環處九夷從來慣

大事記

卷五十一

三

習劫殺雖醜類故態然不有漢奸挑激勢豪當縱其禍亦不至慘如今日者益勢豪奸民營私私莊招集磨勇狎賊盤據于中陽為耕作分其花紅陰縱剽掠受其贖私及官兵隨跡追逐至彼莊外莊主挺身庇護比獲贖告理莊主恃勢倚財百計貨緣有司曲徇體面真賊盡皆漏網平日又請旗號于叅遊索禁約于操捕甚有違法之尤自置黃榜大書良民二字插于莊外官兵至彼畏禍禁足不敢入寨一切憤賊盡匿于中大征有日賊據家財妻女顯入嚴城中殺莊主之家兵息任其漁奪效尤成風黔民溝壑黔地蕭條而于此輩終莫敢誰何

亦嘗核實被碎私莊數處賊或獲或逃莊主反赴京捏
奏留事者仍以原奏送驗正法此又撫臣任怨取情之
一端也八月峒兵徵至偏橋缺糧大噪 詔軍士鼓譟
苗衆劫擄大爲地方之害張鶴鳴着用心撫處毋得推
辭楚蜀餉銀作速解發不許稽遲誤事時按差朝命擊
得貴州如之秋試入主監臨并觀察疏黜直臣高桂人
不謂然十二月李撫撫貴州其年大旱米貴死亡幾半
火延燒七八千家請賑不報

四十七年水關之爭起黔之水苗蜀之蘭苗分壤相接
水強而蘭弱蘭欲吞蘭廣其地蓋自安國亭謀焉述安
水事記

德臣覬播州安親王據鎮雄欲東西盡封已更數舉此
二十年前後兩省撫按司道勘處載之奏牘文案班班
可考而蜀苗實未嘗一日窺黔此其大較也會者世統
世積構難竟臣據阿利乎襲以收漁人之利又取龍氏
爲妾即今者社縣見機有可乘故恃其兵力名爲助奢
而實欲自取順蜀黔撫按請勘擇襲者崇明奉有 明
旨可阻越志而崇明子奢實善用鐵鞭魚肉百姓殺戮
諸祖父孫一十八人毆傷署永赤廳事貴陽府推官張
崇慶將趙舉人弟趙二鞭死點兵數千欲殺雷安民傳
訓百姓紛紛奔避又劫殺宗目妻龐氏逐奢崇德奢崇

倫等降池百里劫其民數百家安民訓述永西仍獻
策社釋大喜命目把把弄撥置倡言沙梯沙載是奢首
正枝當爲更立即用安民訓爲嚮導分七路兵深入驢
關四十日焚殺甚慘黔德初亦謂非後盡變其說反歸
往崇明挑釁蜀撫按爭之謂崇明居宅被焚逃死無所
而安苗崇居密嶂安邦彥王加猷李希憲時在黔省軍
門聽事承寧一塊舊土奢獨不可居乎事乃得解而奢
虎貽害蜀實自贖之矣三月鶴鳴與樵交代未幾爲蜀
人給事中韋蕃所論疏辦全黔之苗約二十餘萬而紅
苗兩江不與焉勦一寨誅其渠魁即撫一寨之衆招降

水事記

卷五十一

三二

水諸勇婦共四萬八千七百三十人餘皆從奢中拔壯
自許從來未嘗劫掠求免允之功級九千八百餘誅賊
首四百餘名費止十二萬兩有奇遠近肅清安于屯種
臣何負于蜀哉蓋鶴鳴用兵川人大不喜故主事熊文
燾司丞劉時俊與蕃等群起攻之而奢實素受苗禍以
爲能除害洩忿傳宗龍一聽稱之不啻口亦各從所見
當折衷者四十八年鶴鳴爲右都總陝西三邊
太散元年遠東之變朝廷徵水西兵一萬巡按沈珣極
言不獲有五請行糧衣甲之費非七八萬金不可黔安
所取足該欲別處幾何時而到到矣不知幾何時而行

行矣不知幾何時而抵邊水西勝兵不過三千人決不肯輕發將夷民逐戶覓定但圖充數實富差會安計勇怯不便者一南中炎微遠東滑陷指之時其人亦無禦寒之具隆冬亦嘗露體遺左早寒春月必須重裘夷人一遇朔風便欲僵仆不便者一水西故分三水允征謂中水下水二月遞代故任閩責者但稽其實數不能得其姓名今驛之萬里能依輪番之舊否當輪便走不便者三義性獷野不識紀綱所畏惟一宣慰社稷一少婦抱五歲兒決難親行必領以頭目與兵名分相去無幾安能約束縱有將官統領夷漢不相習侮蹇迫遇

大事記

卷五十一

三十三

急則犯上又安能制不便者四楚地土京稍近前年永保操兵四千到關准七百餘人行糧猶如飄海此三千三百人者大半為盜不能禦寇而為寇何況于黔不便者五至沿途搶掠作亂意外之憂又不可言盡臣因是且有進焉夫今天下非則乎祖宗之時也一隅秦蜀何至遠騷動中原甚至中原之不足而借力于萬里外地方靡莫之鄉臣竊惑之揆厥所由緣我皇上沉沅深處重開又以居積之海舉天壤間有用金錢盡抑而空授之千仞之鸞遠至以全盛之雲區并成一罷瘵殘疾之世此一遇事變舉朝倉皇為此無可奈何之策亦

可慨矣以臣計之皇上朝悔悟因宇內之富強帝必有孫吳士必多貢育東小醜制挺可捷而紛紛引犬羊以入戶內何為遠陽屠殺之後臣固不敢謂零星殘卒遂足以禦亦不敢謂經臣所請幾萬之數可以少減但計中原尚自有公宗澤一出若巨盜王善樵聚七十萬人楊進等三十餘萬人澤意氣一鼓盡收為臣用汴梁如此何況燕趙若以迢迢萬里調用土兵之費擇一有智識有膽力文臣主張其事假以便宜無拘以文法即九萬貔貅自可立致況生長其地可以久處詎有千古中華之地反出獯鬼下耶昔諸葛亮街亭之敗

大事記

卷五十一

三十四

或勸亮更募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皆多于賊而不及破賊乃為賊破此病不在兵少也今欲破賊宜簡卒蒐乘明罰恩過嚴變通之道于將來若不能然兵多何益斯言也或亦可助今日朝議之萬一乎此說明通則切實無虛言也四川調永寧石徑西陽三土司兵共七萬生名調夫小將官陳策一十二員各馳赴遼陽經略分佈戰守蜀兵屢調以為常永寧有崇明報桃精兵五千有奇戰馬八百四十五匹親兵六百餘名守營猛虎二隻親督赴遼效力石柱宣撫司女官秦氏應舉生合馬神騎報稱臣等屢奉調遣自將前驅探穴刺虎首于

諸將蓋怨應操練總總懷懷今奉坐謂即以選就三千五百人俟發商陽宣撫可報如之凡千五百人立司領行禮即發惟崇明請糧而不領亦會巡撫景輝被論求歸久之姑允新撫徐可求至九月變作明年二月水西亦反初巡按楊鶴疏黔之土司惟水西安氏爲太昔年征播議者皆謂陽順陰逆實有反心廟堂之上夙聞蹀躞之名恐其難制而要以穴中之鼠無能爲也請給臣勅專治土司臣謂古之治夷狄治之以不治今當治之以必治蓋古之夷狄介在荒服其作臣乍叛不治則門庭之寇也今之夷狄服屬郡縣其跳梁反覆不治則腹心之患也

朱五一

三二五

勿赦小德大戒小人之福若至大而後收拾之晚矣何也法不必行則損威法必行則生變故當防之于微而杜其漸臣請勅控制意正在此然可言不可行也李撫至貴州苗縱橫不可制屢戰後兵疲弱不可用安氏之政在下不在上頭目皆狡詐不可信凡官府初任衛中供帳皆安氏率衆土司所辦副使邵夢弼至其鄉親先入衙盡攫以去邵繼入見無有恙甚安位在城外置之補辦頭目太畔擁衆傾刻而散此金盆之說所由起也旋亦請告推王三善代奢父昔與志蜀人具知之惟

以水西爲難尚未敢動蜀制府助奢斥水西于是二司復合而其省締紳切隣巢穴懼禍不與酬酢且有因而取利者奢氏既反尚寶司丞劉時俊猶明其不然且潛入成都欲假巡撫重銜往撫巡按蔣敷政信之命三司官往致請左布政朱燮元以爲不可力任戰守事賊至城下攻勿能克時水西方觀變突發率聽成都信息極候代朱行勅兵好語慰之亦伴應願效力不知安邦彥已狎視黔在掌撫中矣明年邦彥反檄與按臣史永安劉崇之巡城苗猶羅拜夢弼守東門數爲苗所置發官累兵破門取而燔之一夕大譟將躍而入自縊死朝廷驗其僅以病聞

朱五十

三二六

皇明大事記卷之五十終

靳史三十卷

〔明〕查應光輯

明天啓刻本

首都圖書館藏

新史序

嘗竊嘆雙侯歸之士

縱披姜家披剔

環空特開龐誇為資

談玩之亦以豪魚故紙

家其得之所謂猶文習

飯其踞攢眉結旺無高

世務而好之不置蓋也

顏雖羈披瀝其英燕

之概年余後寡淹

通括難為馬能欲得

追夫步縱軌曠觀第

比養在山間門無撤

跡雲烟空翠之色依

約色族時典因方使

膝輒之一編能情揭托

每見古人因事達衷

迎接更風或送折函激

或潛通隱蔽或摩情

寓侮或釋詛解絲毫

不謬語娛神緩之慘
捷宛乎矣釋不窮繁
兮花生口吻解茶墮媚
快與肝脾把詠豪皇
隨行登錄歲久移為

新見斥

斯快親友酒杯勝集萃
以佐觴每閱每章不
笑豁爾心再扣時絕倒
矣或者謂什板輯雖
勤未闕典要於法會

八音造貝韶漢爰登
五鼎章不房燕不武
玉卮之當乎哉余以人士
研精國史類窮典故要
是矣然之間邦國藝

新見斥

章名賢瑤琬操觚立
或需素體成而洞異
校節以故神情纖悉
掩抑未彰心術精微
詎能盡顯惟希之別

錄則斯人生平純類
 改在要買之動而何處
 其真寫照傳神實在
 于此論之其所不遺也
 孫凡諸子史下及評反
 不特廟堂山澤名流即
 閨媛穉穉有字辭特
 趣咸加揆揆其夫重
 萬教中語用傳延英頤
 問室室遺忘去期以異

日議之終次中苟等法
 皆超自詭隨腹易吾教
 之態躊躇若美世有罕思
 侯博淹微子車厥飲牙
 夫以孫至如以股海錯報
 吹色韻是我子期伯徒
 謂花榭留宿誤鋒騁萬
 相將相學僅以消拓光
 日影耳則支魯論牛
 刀銜風善權何以播

法汗簡頂戴藐林不辭
罪我請以兩經為解

答

天啓乙丑仲夏既望

序

廖汝石先生久識



新史凡例

一編輯彙書必分門別類便閱者參稽茲集事詞既一難以品分故不論人物妍蚩情事淑慝爲後先惟以時代相次

一採取群書自歷朝正史及諸子文集外下逮稗官野記有卓辭特起堪雋永者不論口自何人統皆登錄蓋斯原屬雜俎非以瑣瑣相繩識者辨之

一前賢嘉言嫩行世傳編集已見充棟茲不復贅惟撮取其餘姿逸韻用爲幽閒鼓吹世有峨冠矩步作大頭巾語謂爲違經導謬則請以度閭寔之可矣

一史傳所載貞邪行事僅舉大綱然其人或生平芳躅而偶露遺馨或終始穢途而一節可取倘爲載之考古論世者不爲無補

一世所集諸史等書務在辭願拊掌事無根據詞不雅馴斯編非出於名賢手筆悉擯不取以故該載詳洽文藻爛然博雅者藉以錯綜操觚者擬其全粉是在同調者賞之耳

一諸書節其事類相合方著於編非屬全文恐初登菴苑者未辨來源故於每條之下註出某書以便參閱

一昭代群書凡有語言關涉綱常大政悉宜不採蓋是役原供幽人逸士揮灑烟霞歲月不及露紛故廟堂宰故俱非斯集本意

一是集廣搜史牒博採遺編頗爲詳盡第就中或屬耳目常見人所厭聞不妨棄寔博賞名流毋以遺珠見晒

新史凡例終

新史目錄

一卷	三代
二卷	三代附秦
三卷	西漢
四卷	東漢附三國
五卷	晉
六卷	晉
七卷	南北朝
八卷	南北朝
九卷	隋
十卷	唐
十一卷	唐
十二卷	唐
十三卷	唐
十四卷	五代
十五卷	五代
十六卷	宋
十七卷	宋

十八卷	宋
十九卷	宋
二十卷	宋
二十一卷	宋
二十二卷	宋
二十三卷	宋
二十四卷	宋
二十五卷	遼金元
二十六卷	國朝
二十七卷	國朝
二十八卷	國朝
二十九卷	國朝
三十卷	國朝

新史目錄終

新史所採書目	
左傳	晏子
戰國策	新序
史記	說苑
列子	晉史乘
莊子	韓非子
韓詩外傳	孔叢子
呂氏春秋	於陵子
前漢書	桓譚新論
洞冥記	賈傳新書
幽冥錄	野客叢談
西京雜記	拾遺記
劉子	獨異記
趙后外傳	九州春秋
風俗通	何氏語林
後列女傳	論衡
卜子	漢官儀
後漢書	世說新語

華陽國志	魏略
邯鄲氏笑林	三十國春秋
小名錄	魏志
晉書	吳書
符子	賈充別傳
蜀志	晉中州記
青田志	幼童傳
南史	十六國春秋
北史	霍林玉露
宋史	載記
齊史	續世說
酉陽雜俎	洛陽伽藍記
三國典略	南齊談藪
顏氏家訓	賢奕編
隋史	古今說海
放顏錄	文苑英華
隋唐嘉話	高僧傳
芝田錄	朝野僉載

舊唐書	唐語林
群居解頤	新唐書
松窓雜記	大唐新語
明皇雜錄	景龍文館記
避暑漫抄	本事記
樂府廣題	白孔六帖
浮休子	天寶遺事
易齋笑林	唐溪詩話
御史臺記	開元傳信記
唐會要	王文正公遺事
蜀錄	退朝錄
渚宮舊事	侍兒小名錄
逸民錄	珊瑚詩話
談賓錄	乾脣子
鉄圍山叢談	玉泉子
青箱雜記	尚書故實
過庭錄	南部新書
桂苑談叢	廣陵妖亂志

國史補	異聞總錄
本事詩	五代史
談苑	晉公談錄
善詭集	聞見錄
賈氏談錄	薛史
南楚新聞	默記
青泥蓮花記	三楚新錄
虞初志	襄陽記
柳氏舊聞	盧氏雜記
合璧事類	撫言
雲溪友議	汝南先賢傳
因話錄	嘉話錄
比夢瑣言	侯鯖錄
幽閒鼓吹	才鬼記
龍髓記	資暇錄
樂善錄	幽惟錄
南唐史	後山談叢
南唐近事	國老談苑

江鄰幾雜志	東軒筆記
畫墁錄	石林燕語
夢溪筆談	宋書
江南別錄	該聞錄
汧南野錄	冷齋夜話
歸田錄	行營雜錄
蘇子瞻集	曹溪筆談
百川學海	王介甫集
佔碑	古今詩話
螢雪叢談	石林詩話
環絳錄	閒見雜錄
泊宅編	嬾真子
墨客揮犀	談淵
玉照新志	貢父詩話
資治通鑑	桐陰舊話
程史	避暑錄話
金玉詩話	儒林公議
東坡志林	六一詩話

道山清話	塵史
烏臺詩集	老學菴筆記
拊掌錄	龜水燕談
明道雜志	龍川別志
蒙齋筆談	孫公談圃
高齋漫錄	墨莊漫錄
東萊詩話	清波雜志
燕石齋補	可談
長公外紀	王直方詩話
續前定錄	比憲炙輿
詩林廣記	艾子
清夜錄	閒燕常談
菰苑卮言	彥周詩話
避戎夜話	溫公詩話
王氏揮麈錄	竹坡詩話
養疴漫筆	江行雜錄
白鶴髓	朝野遺記
山房隨筆	紫微雜記

西樵野記	樂郊私語	碧湖雜記	雲林遺事	焦氏類林	金史	遼史	三朝國史	白雲詩議	所 之	松漠記聞	丹鉛總錄	封氏見聞	朱子綱目	談資	夷堅志	艷異編	釋史	古杭雜記
立齋錄	天順日錄	聲雋	剪勝野聞	金臺紀聞	野記	皇明世說	元史	南村輟耕錄	書 目	東谷所見	東谷所見	金樓子	夷堅支志	夷堅續志	席上腐談	三朝野史	癸辛雜識	錢氏私記

避寒	李氏焚書	稽神錄	商芝小說	山堂外紀	蘇談	治世餘聞	俞州別集	紀異錄	甲乙剩言	見聞錄	續藏書	菽園雜記	聊瑯漫抄	復齋日記	皇明紀畧	開中今古	水東日記
硯箋	閩川多士錄	志性錄	近峰聞畧	銷夏	開窓括異	游宦紀聞	六公隨筆	皇明通記	華蓋記聞	駒陰穴記	綠雲亭雜記	四部稿	東園友聞	客座新聞	譚史	病逸漫記	書焦

玉堂閒話

珍珠船

孤樹哀談

詩話類編

新史所採書目終

海陽查應光賓王父葬

三代

樂作瑤臺，罷民力，殫民財，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群臣相持歌曰：「江水沛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趙歸薄兮，薄亦大兮，又曰：樂兮，樂兮，四牡騶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天命之至，舉觴而告桀曰：「君王不聽臣之言，亡無日矣。」桀拍然而作，啞然而笑曰：「子何妖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矣。」於是接履而趨，遂適湯，湯立爲相，故伊尹去官入殷，殷王而夏亡。

湯以伐桀而恐天下言己爲貪也，因乃讓天下于務光以掩過而恐務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說務光曰：「湯殺君而欲傳惡聲于子，故讓天下于子，務光恥之，因自投於河。」

紂爲長夜之飲，懼以失日，問其左右，盡不知也，乃使人問箕子，箕子謂其徒曰：「爲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

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矣。醉以醉而不知。

韓非子

齊人王蒲生見周公，周公出見之，曰：「先生遠辱，何以教之？」王蒲生曰：「言內事者於內，言外事者於外。今言內事乎？」言外事乎？周公導入，王蒲生曰：「敬從布席。」周公不導坐，王蒲生曰：「言大事者坐，言小事者倚。」今言大事乎？言小事乎？周公導坐，王蒲生坐，周公曰：「先生何以教之？」王蒲生曰：「臣聞聖人不言，而知非聖人者，雖言不知。今欲言乎？無言乎？」周公倦，念有頃，不對。王蒲生藉筆牘書之曰：「社稷且危，傳之于齊。」周公仰視見書，曰：「唯唯。」遂聞命矣。明日誅管、蔡。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國何患？」管仲對曰：「患夫社鼠。」桓公曰：「何謂也？」管仲對曰：「夫社，東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燠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社鼠，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于百姓，不誅之，則爲亂，誅之，則爲人主所察，捷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爲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

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之徇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之故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也。有道術之士。欲明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齧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之所患也。說苑

齊桓公爲大臣具酒。期以日中。管仲後至。桓公舉觴以飲之。管仲牛羶酒。桓公曰。期而後至。飲而羶酒。于禮可乎。管仲對曰。臣聞酒入舌出。舌出者言失。言失者身棄。臣計羶身不如羶酒。桓公笑曰。仲父起就坐。有已三比

文公時宰人上炙而髮繞之。文公召宰人而譏之曰。汝欲寡人之哽邪。奚爲以髮繞炙。宰人頓首再拜請曰。臣有死罪三。援礪砥乃利。猶干將也。切肉肉斷而髮不斷。臣之罪一也。援木而貫。櫛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爨燼炭火盡赤紅及炙熱而髮不燒。臣之罪三也。堂下得微有疾臣者乎。公曰善。乃召其堂下而讓之。果然。乃誅之。晉史乘

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列子

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魯哀公曰。臣將去君而鴻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田饒曰。君獨不見夫鷄乎。頭戴冠者文也。足傳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鬪者勇也。見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雞雖有此五者。君猶日淪而食之。何則。以其所從來近也。夫鴻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鱉啄。君菽粟。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臣請鴻鵠舉矣。哀公曰。止。吾書子之言也。新序

魯哀公問孔子曰。子聞忘之甚者。徒而忘其妻。有諸乎。孔子對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哀公曰。可得聞與。對曰。昔夏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不脩禹之道。毀壞辟法。裂絕世祀。荒淫于樂。沈酗于酒。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諫諍不止。湯誅桀。左師觸龍者身死。四肢不同。墮而居。此忘其身者也。哀公愀然變

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左傳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逆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棄城而殿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

列子

孔子行道而息馬逸食人之稼野人取其馬子貢請往說之畢辭野人不聽有鄙人始事孔子者曰請往說之因爲野人曰子不耕于東海吾不耕于西海吾馬何得不食子之禾其野人大說呂氏春秋

子圍見孔子于南太宰孔子出子圍入請問客太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虱之細者也吾今見之于君子圍恐孔子貴於君也因請太宰曰已見孔子

孔子亦將視之猶蚤虱也太宰因弗復見也韓非子衛靈公近癰疽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偵謂君曰昔日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龜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子日夢見龜君而言君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龜則不然前之人燭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燭于君者也是以夢見龜君君曰善於是因廢癰疽彌子瑕而立司空狗戰國策

鄭桓公將欲襲鄆先問鄆之豪傑良臣辯智果敢之士盡與姓名擇鄆之良田賂之爲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爲設壇場鄆門之外而埋之釁之以雞豚若盟狀鄆君以爲內難也而盡殺其良臣桓公襲鄆遂取之韓非子

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辯鬪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

京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爲汝多知乎？列子

邾人莒人伐鄆。臧紇救鄆。侵邾。敗于狐駟。國人逆喪者皆髡。魯於是乎始髡。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于狐駟。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于邾。

子高遊趙。與鄒文季節相善。及將還。諸故人訣。既畢。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抗手高揖而已。其徒問之。高曰：始吾謂子丈夫也。乃今知其

婦人耳。人豈庶不也哉。而常群聚乎？孔叢子

楚子享公於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既而悔之。遂欲強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

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慎乎。實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左傳

宓子賤爲單父宰。過於陽晝。日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鈞道二焉。請以送

子。子賤曰：鈞道奈何？陽晝曰：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爲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

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宓子賤曰：善。于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于道。子賤曰：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說苑

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鄧師。故敗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

人也。既合而來奔。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譚曰：脾其目。瞞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駭

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後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左傳

陳惠侯起陵陽臺。未終。刑者十人。又執三監吏。將殺之。孔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登臺觀焉。曰：美哉斯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致功。若此。陳侯嘿然。乃赦執吏。

白孔六帖

鄭伯有者。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鍾焉。朝至未已。三

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整谷皆自朝布路而罷
既而朝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
郕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乘梁醒而後知之遂奔
許左傳

越王勾踐使廉稽獻民于荆王荆王使者曰越夷狄
之國也臣請欺其使者荆王曰越王賢人也其使者
亦賢子其慎之使者出見廉稽曰冠則得以俗見不
冠不得見廉稽曰夫越亦周室之列封也不得處于
大國而處江海之陂與魴鱸魚鼈爲伍文身剪髮而

新史三代

卷一

十一

後處焉今來至上國必曰冠得俗見不冠不得見如
此則上國使適越亦將黜墨文身剪髮而後得以俗
見可乎荆王聞之披衣出謝韓詩外傳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袒服以戲
於朝嘗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微舒似汝對曰亦
似君微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歇之父爭田弗勝及卽位
乃擗而刖之而使駃僕納閭職之妻而使驪駃乘夏
五月公游于申池口人浴于池駃以扑扶職驪怒欲

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挾女庸何傷驪曰與邴其父
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弑懿公納諸竹中左傳

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太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
夫從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
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殺者可以戮人慶
封雖逆命是在此其肯從于戮乎播于諸侯焉用
之王弗聽員之斧鉞以徇于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
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
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

新史三代

卷一

十二

王使速殺之左傳

鮑公飲酒移于晏子家前驪報聞曰君至晏子被玄
端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故乎若
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
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
與焉公曰移于司馬儀之之家前驪報聞曰君至司
馬儀宜介冑操戟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
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
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

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梁丘據之家，前驅報聞。」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拊琴，行歌而至。」公曰：「樂哉！今夕吾飲酒也。」欲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徵此一臣者，何以樂吾家？」說苑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之辯于辭，習于禮者也。命儻者客見，則稱天子，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然者三曰：臣受命敝邑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不佞而迷惑，入於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以諸侯之禮。」說苑

八卷一

十三

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水而赤，其中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曰：「昔者秦穆公乘龍理天下，以黃布裹蒸棗，至海而投其布，故水赤。蒸棗故華而不實。」公曰：「吾侔問子耳。」對曰：「晏聞之。」晏子春秋 問者亦侔對。晏子春秋 晏子使吳，吳王曰：「寡人得奇僻處蠻夷之鄉，希見教君子之行，請私而毋為罪。」晏子慨然避位矣。王曰：「吾聞齊君蓋賤以慢野，以吾子客焉，何甚也？」晏子逡巡而對曰：「臣聞之，椅事不通，處事不能者，必勞。大事不

得小事不為者，必貧。大者不能致人，小者不能致人之門者，必困。此臣之所以任也。如臣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王笑曰：「今日吾譏晏子也，猶保而譽高。」說苑

晏子將至楚，楚聞之，謂左右曰：「晏嬰齊之習辭者也，今方來，吾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為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為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晏子至，楚王賜晏子酒，酒酣，吏二縛一人詣王。王曰：「縛者曷為者也？」對曰：「齊人也，坐盜。」王視

八卷一

十四

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晏子避席對曰：「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今民生長于齊，不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民善盜耶？」王笑曰：「聖人非所與嬉也。」寡人反取病焉。晏子春秋 齊景公遊少海，傳騎從中來，謂曰：「嬰疾甚，且死，恐公後之。」景公遽起，傳騎又至，景公曰：「應駕煩且之乘，使騶子韓桴御之，行數百步，以騶為不疾，奪桴代之，御可數百步，以馬為不進，盡釋車而走，以煩且之良而

驪子韓桓之巧。而以爲不如下走也。韓非子

景公飲酒酣曰。今日願與諸大夫爲樂飲。請無爲禮。
晏子蹴然改容曰。君之言過矣。群臣固欲君之無禮。
也。力多足以勝其長。勇多足以弑君而禮不使也。禽
獸矣。今君去禮則是禽獸也。公酒而不聽。少間。公出
晏子不起。公入不起。交舉則先飲。公怒色變。抑手疾
視曰。嚮者天子之教寡人無禮之不可也。寡人出入
不起。交舉則先飲。禮與晏子避席再拜稽首而請曰。
嬰敢與君言而忘之乎。臣以致無禮之實也。君若欲
所之三代。家一

無禮此是已。公曰。若是孤之罪也。夫子就席。寡人聞
命矣。觴三行。遂罷酒。晏子

晏子使楚。以晏子短。楚人爲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
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
當從此門入。偵者更道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
人耶。晏子對曰。臨淄三百閭。張袂成陰。揮汗成雨。比
肩繼踵而在。何爲無人。王曰。然則子何爲使乎。晏子
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使賢王。不肖者使
使不肖王。嬰最不肖。故直使楚矣。晏子

晉平公使叔向聘於吳。吳人執舟以逾之。左五百人
右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叔向
歸以告平公。平公曰。具其亡乎。奚以敬舟。奚以敬民。
叔向對曰。君爲馳底之臺。上可以登千兵。下可以陳
鐘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奚以敬臺。奚以敬民。所敬各
異也。於是平公乃罷臺。說苑

齊景公常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櫛菽栗食。鳧鴈出
而見。建謂晏子曰。此何爲死。晏子對曰。此饑而死。公
曰。嗟。寡人之無德也。何甚矣。晏子對曰。君之德著而
新以三代。家一

彰。何爲無德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
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鳧鴈。食以菽粟。君
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爲其無德也。說苑

景公使圉人養所愛馬。暴死。公怒。令人操刀解養馬
者。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而問于公。
曰。羣臣支解人。從何始。公矍然曰。從寡人始。遂不
支解。以屬獄。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爲君數之。
使知其罪。然後致之獄。公曰。可。晏子數之曰。竊罪有
三。公使汝養馬而殺之。當死罪一也。又殺公之所最

魯馬當死罪二也使公與三馬之故而殺人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汝殺公馬使怨積于百姓兵弱于隣國汝當死罪三也今以屬獄公喟然嘆曰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晏子

景公飲酒七日七夜不止弦章諫曰君欲飲酒七日夜章願君廢酒也不然章賜死晏子入見公曰章諫吾曰願君之廢酒也不然章賜死如是而聽之則臣爲制也不聽又愛其死晏子曰幸矣章遇君也令章遇桀紂者章死久矣於是公遂廢酒晏子

齊大旱逾旬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色吾使人卜云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歛以祠靈山可乎羣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爲身以草木爲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公曰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鱉爲民天久不雨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爲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晏子

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晏子獨笑於旁公刷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遊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涕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則吾君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之二子爲之流涕是不仁也不仁之君見一諂諛之臣見二此臣之所以竊笑也晏子

趙襄子飲酒五日五夜不廢酒謂侍者曰我誠邦士也夫飲酒五日五夜矣而殊不病優莫曰君勉之不及紂二日耳紂七日七夜今君五日襄子懼謂優莫曰然則吾亡乎優莫曰不亡襄子曰不及紂二日耳不亡何待優莫曰紂之亡也遇湯武今天下盡桀也而君紂也桀紂並世焉能相亡然亦殆矣新序魏文侯與田子方語有兩童子衣青白交衣侍于君前子方曰此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其父死於戰此其幼孤也寡人收之子方曰臣以君之賊心爲足

矣。今滋甚君之寵此子也。又且以誰之。父殺之乎。文侯愍然曰。寡人受令矣。自是以後。兵革不用。

說苑

魏文侯見宋隲子。三仕不願。文侯曰。何貧乎。曰。王見楚富者。牧羊九十九。而願五。當訪邑里故人。其隣人貧。有一羊者。富拜之。曰。吾羊九十九。今君之一。盈成我。吾則牧數足矣。隣者與之。從此觀焉。富者非富。貧者非貧也。

韓子

韓昭侯使騎於縣。使者報。昭侯問曰。何見也。對曰。無所見也。昭侯曰。雖然。何見。曰。南門之外有黃犢食苗。

九

道左者。昭侯謂使者。毋敢洩吾所問于女。乃下令曰。當苗時。禁牛馬入人田中。國有令而更不以爲事。牛馬甚多人人田中。與舉其數上之。不得將重其罪於。是三鄉舉而上之。昭侯曰。未盡也。復往審之。乃得南門之外黃犢。吏以昭侯爲明察。皆悚懼其所而不敢爲非。

韓非子

昭僇侯浴湯中有礫。僇侯曰。尚浴免。則有當。左右對曰。有僇侯曰。召而來。誰之。曰。何爲。僇侯曰。對曰。尚浴免。則臣得代之。是以置礫湯中。

韓非子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連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謂左右曰。爲人臣而撞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當烹。提師經下堂。

一等師經曰。臣可一言而死乎。文侯曰。可。師經曰。昔堯舜之爲君也。唯恐言而人不達。桀紂之爲君也。唯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之過也。縣琴於城門。以爲寡人待不補。旒以爲寡人戒。

說苑

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蠶牀。啗以棗脯。馬病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

下

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王曰。有敢以馬諫者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怪而問故。優孟對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雕玉爲棺。文梓爲槨。楨楠豫章爲題。漆發甲卒爲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於此乎。優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以壙寵焉。

棒鉤歷爲棺。齋以蠶裘。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塋之于人腹。賜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曰。無令天下久聞也。優孟傳

錫夷子皮事田成子。成子去齊。亡之燕。鳴夷子皮負傳而從。至望邑。曰。子不聞涓澤之蛇乎。涓澤蛇將徙。有小蛇謂大蛇曰。大蛇行而小蛇從之。人以爲蛇之行者耳。必有殺子。子不如相衛負我以行人。必以我爲神君也。乃相負。越公道而行。人皆避之。今子美而我惡。以子爲我上客。千乘之君也。以子爲我使者。萬

折北三代

卷一

三十一

乘之卿也。子不如爲我舍人。田成子負傳而隨之。至逆旅。逆旅之君遂待之甚厚。因獻酒肉。韓子

郭君出郭。謂其御者曰。吾渴欲飲。御者進清酒。曰。吾饑欲食。御者進乾脯菜糗。曰。何備也。御者曰。臣備之曰。美備之。御者曰。爲君之出亡而道饑渴也。曰。子知吾且亡乎。御者曰。然。曰。何不以諫也。御者曰。君喜道諛而惡至言。臣欲進諫。恐先郭。亡是以不諫也。郭君作色而怒曰。吾所以亡者。誠何哉。御轉其辭曰。君之所以亡者。大賈曰。夫賈者所以不爲存而亡者。何也。

御曰。天下無賈而獨賈。是以亡也。伏軾而嘆曰。嗟乎。夫賈人者如此乎。韓詩外傳

趙王使人於楚。鼓瑟而遣之。曰。慎無失吾言。使者受命。伏而不起。曰。大王鼓瑟。未嘗若今日之悲也。王曰。調使者曰。調則可。記其柱。王曰。不可。天有燥濕。絃有緩急。柱有推移。不可記也。韓詩外傳

齊宣王時。有人死而生。能言陰府聞言。乃云。方在陰府時。見閻羅王。詰責一貴人曰。汝何得罪之多也。因問曰。何人。曰。魯正卿季氏也。其貴人再三不服。閻王

折北三代

三十一

曰。某年齊人侵境。汝只遣萬人往應之。皆曰。多寡不敵。必無功。汝腹而不從。是以齊兵衆萬人皆死。又某年某日饑。汝蔽君之聰明而不言。遂不發廩。因此死數萬人。皆汝之罪也。貴人叩頭乃服。王曰。可付阿鼻獄。艾子聞之。嘆息不已。問人問曰。先生與季氏有舊耶。何歎也。艾子曰。我非歎季氏也。蓋歎閻羅王也。門人曰。何謂也。曰。自此安得獄空耶。譚史

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調者。無爲多通。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靖

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君曰客有于此客曰鄙臣不敢以死爲戲君曰亡更言之封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湧而失水則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齊奚以薛爲失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君曰善乃輟城薛戰國策

齊人見田駢曰聞先生高議設爲不宜而願爲侵田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隣人之女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隣人之女設爲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

斤之三代

文一

三十三

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今先生設爲不宜實養子

鍾徒百人不宜則然矣而富過畢矣田子辭

戰國策

齊田文嬰賤妾子也以五月五日生嬰敕令勿舉之

後母私舉文長成因兄弟以見嬰怒文啓曰君所以

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

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于天乎將受命于戶邪嬰

默然文曰必受命于天君何憂爲必受命于戶則高

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後文立是爲孟嘗君

史記

齊王一日臨朝顧謂侍臣曰吾國介於數強國間歲苦支備今欲調丁壯築大城自東深起連卽具經太

行接轅轅下武關逶迤四千里與諸國隔絕使秦不

得窺吾西楚不得窺吾南韓魏不得持吾之左右豈

不大利耶今百姓築城雖有少勞而異日不復有征

伐侵虞之患可以永逸矣聞吾下令孰不欣躍而來

取艾子對曰今日天雪臣趨朝見路側有民裸露僵

踣望天而歌臣怪之問其故答曰大雪應候且喜明

年人食賤麥我卽今年凍死矣正如今日築城百姓

不知享永逸者在何人也

齊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已能射彊弓也其嘗所用不

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試引之中闕而止皆曰此

不下九石非王其孰能用是宣王之弓所用不過三

石而終身自以爲用九石

薛公相齊齊威王夫人死中有十孺子皆貴於王薛

公欲知王所欲立而請置一人以爲夫人王聽之則

是說行於王而重于置夫人也王不聽是說不行而

輕于置夫人也欲先知王之所欲置以勸王置之於

是爲十五珥而美其一而獻之王以賦十孺子明日
坐視美珥之所在而勸王以爲夫人韓非子

趙王遊於園中左右以兔與虎而轅觀之矜然環其
服王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陽君之目可惡過
此見此未有害也見平陽君之目如此者則必死矣
其明日平陽君聞之使人殺言者而王不誅也韓非子
齊使淳于髡獻鵠於楚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
造詐故辭住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於水上
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絞脛而
殺之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死恐人議王以故令十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
欲買而代之是欺王也欲赴他國奔亡痛吾兩王使
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楚王曰善有信士若此厚
賜之倍鵠在也史記

齊威王置酒後宮召髡賜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對
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一斗而醉
惡能飲一石哉髡對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
史在後髡恐懼俯附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
嚴客親韓非子恭親鞠脛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

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
相睹歡欣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

州閭之會男女雜生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
握手無罰目眇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
飲可八斗而醉二秦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
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
襦解解嚴聞鄰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
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
衰以諷諷焉淳于髡傳

新史卷一終

新史卷二

海陽查應光貢王父輯

三代 附秦

淳于髡至隣家見其竈突之直而積薪在傍謂曰此直有火使爲曲突而徙薪隣家不聽後果焚其屋隣家救火乃滅烹羊具酒以謝救火者不肯噉髡知士識之曰曲突徙薪無厚澤焦頭爛額爲上客桓譚新論孟嘗君將入秦止者千數而弗聽蘇代欲止之孟嘗君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所未聞者獨鬼事耳代

新史 三代

卷二

曰臣固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曰今者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岍之土也挺子以爲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岍之土也土則復西斷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以漂者將如何耳今秦西塞之國辟若虎口而君入之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

戰國策

齊宣王爲大室大蓋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

具之三年未能成羣臣莫敢諫者香居問宣王曰荆王釋先王之禮樂而爲淫樂敢問荆邦爲有主乎王曰爲無主敢問荆邦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居曰今王爲大室三年不能成而羣臣莫敢諫敢問王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香居曰臣請避矣趨而出王曰香子留何諫寡人之晚也新序

楚使使聘於齊齊王譽之梧宮使者曰大哉梧乎王曰江漢之魚吞舟大國之樹必巨使何惟焉使者曰昔燕攻齊逆維路渡濟橋焚擁門擊齊左而盧其右

新史 三代

卷二

二

王歇絕頸而死於杜山公孫差格死於龍門飲馬乎淄澠定獲乎瑯琊王與太后奔於莒逃於城陽之山當此之時則梧之大何如乎王曰陳先生對之陳子曰臣不如刀敎王曰刀先生應之才敎曰使者問梧之年耶昔者刑平王爲無道加諸申氏殺子胥父與其兄子胥被髮乞食於吳闔閭以爲將相三年將具兵復讐乎楚戰勝乎柏舉殺頭百萬囊是奔鄭王保于隨引師入郢軍雲行乎郢之郢子胥親射宮門掘平王塚咎其墳數以其罪曰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

士卒人加百焉。然後止。當若此時。梧可以爲其枹矣。
說苑

翟王使至楚。楚王客使者以章華之臺。臺甚高二。休乃至。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使者曰。否。翟國也惡見此臺也。翟王之自爲室也。堂高三尺。墀階三。築前茨弗剪。采椽弗刮。且翟王猶以作之者大。荒居之者大。佚翟國惡見此臺也。楚王媿。
賈傳新書

楚魏會於晉陽。將以伐齊。齊王患之。使人召淳于髡曰。楚魏謀欲伐齊。願先生與寡人共憂之。淳于髡大

新史三代

卷二

三

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復大笑而不應。三問而不應。王拂然作色曰。先生以寡人國爲戲乎。淳于髡對曰。臣不敢以王國爲戲也。臣笑臣隣之禍田也。以禽飯與一鰕魚。其祝曰。下田滌邪。得穀百車。蟹螯者宜。禾臣笑其所以祠者少。而所求者多。王曰。善。賜之千金。革車百乘。立爲上卿。
說苑

齊宣王坐淳于髡侍。宣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好。淳于髡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焉。宣王曰。古者所好何與。寡人所好。淳于髡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

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宣王曰。國無士耳。有則寡人亦說之矣。淳于髡曰。古者驛驕驕驕。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馬矣。古者有豹象之服。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味矣。古者有毛嬙西施。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色矣。王必將待亮。禹湯之士而後好之。則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嘿然無以應。
說苑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貨。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

新史三代

卷二

四

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鰕魚焉。周問之曰。鰕魚來。子何爲者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具楚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鰕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升斗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莊子

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

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耶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踏步跣蹈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含然大喜曉之者亦含然大喜列子

莊子釣於濮水趙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年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于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

新史三代

卷二

五

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莊子公孫龍見趙文王將以亭事眩之因爲王陳大鵬九萬里鈞運驚之說文王曰南海之鰲吾所未見也獨以吾趙地所有之事報子寡人之鎮陽有二小兒曰東里曰左伯共戲於渤海之上須臾有所謂鵬者羣翔於水上東里遽入海以捕之一攫而得渤海之深才及東里之腰顧何以貯也於是抗左伯之巾以囊焉左伯怒相與鬪之久不已東里之母乃携東里回左伯果太行山擲之誤中東里之母一目眇焉母以

爪剔出向西北彈之故太行中斷而所彈之石今爲恒山也子亦見之乎公孫龍逡巡畏氣揖而退弟子曰嘻先生持大說以夸眩人宜其困也讀史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髏然有形微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軀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

新史三代

卷二

六

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若于上無臣于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于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瞑感額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莊子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于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甬方有鳥其名鷦鷯子知之乎夫鷽鷽於南海而

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鵲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耶。莊子

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朴之。楊朱曰。子無朴矣。子亦猶是也。鄉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列子

鄒忌子說齊王。齊王悅之。遂命爲相。居數月。無善譽。艾子見淳于髡。問曰。鄒子爲相之久。無譽何也。髡曰。

新史三代

宋二

七

吾聞齊國有一毛手鬼。凡爲相必以手擗之。某人遂忘平生忠直。默默而已。豈謂是歟。艾子曰。君言過矣。彼毛手。只擇有血性者擗之。諱史

趙且伐燕。蘇代與燕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閤。而鷸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卽見蚌脯。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有死鷸。蚌鷸兩者不肯解。漁者得而併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支。以敵大衆。臣恐強秦之爲漁父也。戰國策

田賈衣儒衣而見荆王。荆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也。賈對曰。衣又有惡。此者。荆王曰。可得而聞邪。對曰。甲惡於此。王曰。何謂也。對曰。冬日則寒。夏日則熱。衣無惡於甲者矣。賈貧故衣惡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富厚無敵。而好衣人以甲。臣竊爲大王不取也。新序

新史三代

宋二

八

齊人有謂齊王曰。河伯大神也。王何不試與之遇乎。臣請使王遇之。爲壇場大水之上。而與王立之。焉有間。大魚動。因曰。此河伯。韓非子

新史三代

宋二

八

魏王謂鄭王曰。始鄭梁一國也。已而別。今願復得鄭而合之。梁鄭君愚之。召羣臣而與之謀。所以對魏。鄭公子謂鄭君曰。此甚易應也。君對魏曰。以鄭爲故魏。而可合也。則弊邑亦願得梁而合之。鄭魏王乃止。韓非子

新史三代

宋二

八

山與江漢爭王兩京不下。泰山矢曰弗讓吾驪塵以實彼溝澮且不爲齊王江漢亦矢曰弗泄吾餘瀝以蕩彼培塿且不爲楚雄於是中有中州之蟬將起而責其是非欲東之泰山會程三千餘歲欲南之江漢亦會程三千餘歲因自量其齒則不過旦暮之間於是悲憤莫勝而枯於蓬蒿之上爲螻蟻所笑也今天子且拱手不能按其輕重而一匹之夫非有萬乘之號誅賞之權輒欲起而議之則何以異於中州之蟬爲螻蟻所笑也於陵子

折史三代

卷二

九

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其言多而不辯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今晉爲之飾裝從衣文之勝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爲木蘭之櫃薰桂椒之櫝綴以珠玉飾以玫瑰韜以羽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

言多不辯韓非子

三蟲相與訟一蟲過之曰訟者奚說三蟲曰爭肥饒之地一蟲曰若亦不患臘之至而茅之燥耳若又奚患於是乃相與聚噪其母而食之羸雁人乃弗殺韓非子

會從子善相劍者也衛君怨吳王會從子曰吳王好劍臣相劍者也臣請爲吳王相劍拔而示之因爲君刺之衛君曰子之是也非殺義也爲利也吳強而富衛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爲吳王用之于我也乃

新史三代

卷二

十

逐之韓非子

魯季孫新弑其君長起仕焉或謂剽曰夫死者始死而血已血而蚘已蚘而灰已灰而土反其土也無可爲者矣今季孫乃始血其母乃未可知也長起因去之晉韓非子

田駟欺鄒君鄒君將使人殺之田駟恐告惠子惠子見鄒君曰今有人見君則睨其一目奚如君曰我必殺之惠子曰瞽兩目睨君奚爲不殺君曰不能勿瞞惠子曰田駟東慢齊侯南欺荆玉駟之于欺人瞞也

君。奚怨焉。鄭君乃不殺韓非子。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訴謂王曰。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退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也。願子之且以名母爲後也。今王之事秦。尚有可以易人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人朝爲後。魏王曰。子

新史三代

卷一

十一

患寡人入而不出耶。許綰爲我祝曰。入而不出。請殉寡人以頭。周訴封曰。如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爲汝殉者。臣必不爲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之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爲王不取也。戰國策

鄭人有新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墜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爲夢焉。順塗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

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新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

見新者之得鹿耶。詎有新者耶。今真得鹿。是若之夢

真耶。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耶。列子

應侯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朴。周

人懷朴過鄭。賈曰。欲買朴乎。鄭賈曰。欲之。出其朴。乃

鼠也。因謝不取。今平原君自以賢顯名於天下。然降

其主父沙丘而臣之。天下之王尚猶尊之。是天下之

王不如鄭賈之智。眩於名。不知其實也。戰國策

新史三代

卷二

十二

范雎一見秦昭王。而林之以近禍。昭王遂幽太后。遂

穰侯。廢高陵。華陽君。於是秦之公族。與羣臣。側目而

憚。雖然。以其寵而未敢害之。一旦王稽及鄭安平叛

而。雖當緣坐。秦王念未有以代之者。尚緩其罪。因下

令。敢有言鄭安平叛者。死。然。雖固已畏。攝而不敢寧

矣。艾子因使人告之曰。佛經有云。若被人逐。墮落金

剛山。念彼觀音力。如日虛空住。空中非可久住之地

時。一撲終在速速之間耳。雖聞。薦黎澤自代。講史

江乙惡昭奚恤。謂楚王曰。人有以其狗爲有執而愛

之其狗嘗弱并其隣人見狗之弱共也欲入言之狗惡之當門而噬之隣人憚之遂不得入言邯鄲之難楚進兵大梁取矣昭奚恤取魏之寶器臣居魏知之故昭奚恤常惡臣之見王。戰國策

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王曰寡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蘇貴於桂調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王炊桂因鬼見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間命矣。戰國策

新史三代

卷二

十三

張丑爲質於燕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王所爲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今我已亡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我且言子之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當殺子剗子腹及子之腸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且死子腸亦且寸絕境吏恐而放之。戰國策

腹擊爲室而鉅則敢言之主謂腹子曰何故爲室之鉅也腹擊曰臣羈旅也爵高而祿輕宮室小而帑不衆主雖信臣百姓皆曰國有大事擊必不爲用今擊

之鉅宮將以取信於百姓也主君曰善。戰國策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之布道適見鬻金者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在前子攫何故答曰取金時不見人徒見金耳。列子

魏王遣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襄知王之說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爲之宮室卧具擇其所善而爲之愛之甚于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襄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于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

以事君也鄭襄知王以已爲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爲見王則必掄子鼻新人見王因掄其鼻王謂鄭襄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掄其鼻何也鄭襄曰妄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襄曰其似惡聞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劓之無使逆命。戰國策

墨子爲木爲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爲飛墨子曰不如爲車輓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

久於歲數今我爲壽三年成墓一日而賤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巧爲觀拙爲爲韓非子

有獻不死之藥于荆王者謂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以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聞謂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誦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戰國策

客有爲周君畫策者三年而成君觀之與繇莢者同韓非子

狀周君大怒畫策者曰築十版之牆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周君爲之望見其狀畫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畫策之功非不微難也然其用與繇莢同韓非子

宋有田夫曝日於野美之不識廣廈綵綃之麗謂其妻曰吾負日之隨以獻吾君將獲重賞列子

猶勃嘗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爲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于先生故常見舉於朝曰跽之大吠竟非貴臨而賤竟也狗固吠非其

主也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孫子與徐子圖徐子之狗猶將攫公孫子之豚而噬之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爲賢者狗豈特攫其豚而噬之耳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于王戰國策

牛缺者上地之天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盡取其衣裳車牛步而去視之歎然無憂云之色盜退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盜曰嘻賢矣夫既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君使以我爲必困我不如殺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燕人聞之聚族相韓非子

戒曰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教俄而其弟適秦至關下果遇盜擄其兄之戒因與盜力爭既而不如又追而以卑辭請物盜怒曰吾活汝弘矣而追吾不已逆將者焉既爲盜矣仁將焉在遂殺之又傍害其黨四五人焉列子

應侯失韓之汝南秦昭王謂應侯曰君亡國其憂乎應侯曰臣不憂王曰何也曰梁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子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而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

死乃即與無干。時同也。臣奚憂焉。今亡汝南。乃即與爲梁餘子同也。臣何爲憂。戰國策

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于王。醉甚而出。倚于郎門。門者剛跪請曰。足下無意賜之餘滙乎。夷射曰。叱去。剛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剛跪走退。及夷射去。剛跪因指水郎門。而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詞之曰。誰溺於是。剛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于此。王因誅夷射而殺之。韓非子

陳軫去楚之秦。張儀謂秦王曰。陳軫爲王臣。當以國

情輸楚。願王逐之。王召陳軫告之曰。儀以子爲之楚

子非楚宜安之也。陳軫曰。楚人有兩妻者。人詭其長者。長者詈之。詆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詆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取長者。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爲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爲我妻。則欲其爲吾人也。今楚王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軫爲人臣。而常以國情輸楚。楚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臣之楚與否也。戰國策

魏王將起中天臺。令曰。敢諫者死。許綰負操鐻入曰。聞大王將起中天臺。臣願加一力。王曰。子何力有加。綰曰。雖無力。能商臺。王曰。若何。曰。臣聞天與地相去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當起七千五百里之臺。高既如是。其趾須方八千里。盡王之土地。不足以爲臺。古者堯舜建諸侯。地方五千里。王必起此臺。先以六伐諸侯。盡有其地。猶不足。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乃足以爲臺。趾林木之積。人徒之衆。倉廩之儲。數以萬億。度八千里之外。當定慶祿之地。足以奉給王之臺。

者。臺具以備。乃可以作。魏王默然無以應。乃罷起臺新序

范氏之亡也。百姓有得鐘者。欲負而走。則鐘大不可負。以椎毀之。鐘况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已也。遽揜其耳。惡人聞之可也。惡已自聞之悖矣。呂氏春秋 楚襄王既令諸大夫造大言賦。賦畢。宋玉受賞。王曰。抑未備也。有能爲小言賦者。賜之雲夢之田。景差曰。戴鳳埃兮。乘剽塵。體輕蚊翼。形微蠶鱗。幸追浮躡。凌雲縱身。輕田鍼孔。出入羅巾。飄渺翩跹。乍見乍隱。周

勸曰析飛獮以爲巢剖批獮以爲舟泛然投乎杯水
中淡若巨海之洪流繩蚋臂以顧盼附蟻螻而遨遊
寧隱微以無准原存亡而不憂又曰館於蠅鬚安於
毫端烹羶脰切鐵肝會九族而同嚼猶委餘而不殫
宋玉曰無內之中微物漸生比之無象言之無名蒙
蒙滅景昧昧遺形起於太虛之域出于未兆之庭纖
於毳末之微蔑陋於茸毛之方生視之則眇眇望之
則冥冥離朱爲之歎問神明不能察其情二子之言
磊磊皆不小何如此之爲構王曰善賜以雲夢之田

外紀

卷二

十七

趙以馬服君之威名擢其子括爲將以拒秦而適富
武安君白起一戰軍破掠趙括坑其衆四十萬邯鄲
幾敗艾子聞之曰昔有人將獮而不識體買一兔而
去原上兔起擲之使擊兔不能飛投於地又再擲又
投於地至三四兔忽蹣蹣而人語曰我鴨也殺而食
之乃其分奈何加我以抵擲之苦乎其人曰我謂爾
爲鴨可以獵兔耳乃鴨耶兔舉掌而示笑以言曰看
我這脚手可以擲得他兔否諱史

魯人有公孫綽者告人曰我能起死人人間其故對
曰我固能治偏枯今吾倍所以爲偏枯之藥則可以
起死人矣呂氏春秋

趙有樓煩之地賸縣人秦秦欲得之趙弗應也秦王
使使以好譖而以兵繼之趙王謀于公子勝曰若何
公子勝曰消之富人有所溺者人得其屍富人請贖之
其人需金甚多富人愚問鄧析曰安之此必無他賈
矣得屍者患之以告鄧析曰安之必無他賈矣秦無
他賈而王無他賈也秦不善策而以急索王毋拒也
計三三六 一八六二 千

緩之而後要之而不失利也 趙長

齊閔王亡居衛晝日步走謂公王丹曰我已亡矣而
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其何哉公王丹對曰臣以王
爲已知之矣王故尚未之知邪王之所以亡者以賢
也以天下之主皆不肯而惡王之賢也因相與合兵
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閔王慨然太息曰賢固若
是其苦邪丹又謂閔王曰古人有辭天下無憂色者
臣聞其聲于王見其實王名稱東帝實有天下去國
居衛容貌充盈顏色條揚無重國之意王曰甚善丹

知寡人自去國而居衛也。帶三益矣。遂以自覽。驕盈不止。新序

有過於江上者。見人方引嬰兒而欲投之江中。嬰兒啼。人問其故。曰。此其父善遊。其父雖善遊。其子豈遽善遊哉。呂氏春秋

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曰。朴驂無咎。服車至門。扶敎送母曰。戚寵將失。火入室。見曰。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三言者。皆至言也。然而不免爲笑者。蚤晚之時失也。

戰國策

艾子使于魏。見安釐王。王問曰。齊大國也。比年息兵。何以爲樂。艾子曰。敝邑之君好樂。而寡臣亦多效伎。安釐王曰。何人有伎。曰。淳于髡。髡之寵。乘珠璣之賜。毳東郭先生之吹竽。皆足以奉王歡也。安釐王曰。好樂不無橫賜。奈侵國用何。艾子曰。近日邠告得孟嘗君處借得馮驩來。索得幾文。冷債。是以饑足也。諱史楚欲圖周。王使東周武公請楚令尹昭子曰。西周之地。不過百里。而名爲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

得其衆。不足以動兵。而攻之者。名爲救君。然而猶有欲攻之者。見祭器在焉。故也。夫虎肉臊而兵利身人。猶攻之。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倍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誦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不行。綱目

鄭有人買履者。先自度其足而買之。及至市。得履乃忘度。急歸取之。頭返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

燕人李季好遠出。其妻私有通于士。季突至。士在內中。妻患之。其室婦曰。令公子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倖不見也。於是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無有。季曰。吾見鬼乎。婦人曰。然。爲之奈何。曰。取五牲之矢。浴之。季曰。諾。乃浴以矢。韓非子衛人有夫妻。妻者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韓非子衛人嫁其子而敎之曰。必私積聚。爲人婦而出。常也。其成居幸也。其子因私積聚。其姑以爲多私。而出之。

其子所以反者倍其所以嫁其父不自罪於教子非也而自知其益富今人臣之處官者皆是類也韓非子
宋有登子者亡緇衣求之愈見婦人緇者援而入舍欲取其衣曰今者我亡緇衣婦人曰君雖亡緇衣此實吾所自爲也登子曰子不知速與我昔吾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衣禪緇也以禪緇當紡緇子豈不得哉呂氏春秋

涓石梁好畏見已之影以爲鬼而驚死

鄭縣人卜子使其妻爲袴其妻問曰今袴何如大曰

象吾故袴妻子因毀新令如故袴韓非子

鄭縣人有得車輓者而不知其名問人曰此何種也

對曰此車輓也俄又復得一問人曰此是何種也對

曰此車輓也問者大怒曰曩者曰車輓今又曰車輓是何衆也此女欺我也遂與之鬪韓非子

有人獻木履于齊宣王略無刻飾之迹王曰此履豈

非出於生乎艾子曰鞋楮是其核也

齊王厚送女欲妻屠牛吐屠牛吐辭以疾其友曰子終死腥臭之肆而已乎何爲辭之吐應聲曰其女醜

其友曰子何以知之吐曰以吾屠知之其友曰何謂也吐曰吾肉善而去若少耳吾肉不善雖以吾附益之尚猶賈不售今厚送子子醜故耳其友後見之果醜韓詩外傳

衛人能以棘刺之端爲母猴燕王說之養之以五乘

之奉王曰吾試觀客爲棘刺之母猴客曰人主欲觀

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兩霽日出視之晏陰

之閒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也燕王因養衛人不能

觀其母猴韓非子

莊里有人字其長子曰盜次子曰毆盜持衣出搏其

母呼之曰盜吏因縛之其母呼毆毆喻吏遽而聲不

轉但言毆毆吏因毆之盜幾至於燈劉子

齊有狗盜之子與剛危子戲而相誅盜子曰吾父之

妻獨有尾危子曰吾父獨冬不失袴韓非子

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綳而欲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矣魯人曰何也曰屨爲屨之也而越人跣行綳爲冠之也而越人被髮以子之所長遊於不用之國欲使無窮其可得乎韓非子

宋之愚人得燕石於吾壘之東，歸而藏之以爲大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端冕衣服以發寶，置十重緹布，十襲客見之，廬胡而笑曰：「此燕石也，與瓦甃不異，主人大怒，藏之愈固。」

有與悍者陸，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貴將滿也，遂去之。」或曰：「勿之矣，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貴也，遂去。」譯非子

齊伐魯，索讓鬲，魯以其雁往。齊人曰：「雁也，魯人曰：『真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魯君請樂正子春。樂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真往也？」君曰：「我愛之。」答曰：「臣亦愛臣之信。」韓非子

昔者有鯁魚於鄭相者，鄭相不受，或謂鄭相曰：「子嗜魚，何故不受？」對曰：「吾以嗜魚，故不受魚，受魚失祿，無以食魚，不受得祿終身食魚。」新序

鄭縣人乙子妻之，市買鬻以歸，過楨水以爲渴也，因縱而飲之，遂亡其鬻。韓非子

秦

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寒，優旃哀之謂之：

曰：「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噉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噉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郎應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止，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

始皇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爲漆耳，顧難爲陰。」

室於是二世大笑而止。優旃傳

周鼎入於泗，秦皇帝制詔善遊者萬人，泗求之不獲，盡斫死，獲之以千金。若萬戶邑實，客有見者曰：「臣固能獲之。」臣少曾見之，錯彩如縷而色飛。九州之山川民物，都俞怪瑤，具焉。皇帝曰：「善如布式曰：『獲之。』」請銷而器之。皇帝曰：「惡爲其鼎周也。」如秦則折鉤之喙足矣。客再拜曰：「主臣陛下之欲得鼎也，而不忍毀也，昔者得周之故，王胡不以奉而廢之？夫陛下易火德而水易王，而稱皇帝，金人，僞俄萬世師秦，唯鼎是尉，今

天下有以窺見其餘夫三川之陽豈少爲文武昭穆者哉秦皇帝曰敬罷客吾不復問獲鼎短長

新史卷二終

新史

卷二

新史卷三

海陽查應光寅王父輯

西漢

漢高帝誅淮南王英張敖沛，懼甚，已而酒見羣臣，臣謂曰：「吾孰與古帝王？」稱鄼侯曰：「堯舜帝不憚，曰：『相國過與吾，吾焉敢望堯舜哉？』」鄂君曰：「唯陛下過損，以不如堯舜，即堯舜不如也。夫堯，唐侯也，舜，天子之介冏也。陛下起布衣，無尺寸之權，其不如一也。贏項之強，難爲力，故百倍水焉。堯使禹治之，九年而甫畢。陛下五載而大定，其不如二也。唐虞之甸，不千里而近，今薄海內外罔不臣妾，其不如三也。堯舉共工，驩兜，而債事，陛下拔三傑而將相之，動若響應，其不如四也。臣故曰：陛下過損也，非相國過也。帝大悅曰：「雖然，請舍是而儗我鄂君。」曰：「秦始皇，帝怒甚，按劍而叱曰：『豎子，吾提三尺誅，無道秦重子知之。』」始皇何人而辱我鄂君？再拜曰：「始皇，聖之威也，以不足辱陛下乎？則可。然愚者任目覩迹，從耳程疊，陛下幸赦之，請得舉其似。」夫始皇稱皇帝，陛下因之，不改；始皇斥郡

縣，湯沐之奉，大于王畿。陛下因之，不改；始皇立丞相，大尉，御史九卿，陛下因之，不改；始皇築冀宮，象天關，陛下之未央，崔嵬不改；始皇爲黃屋左纓，千乘萬騎，陛下之旌旗鬱然，不改；始皇惡儒，陛下亦惡儒。始皇斥太子，陛下亦數欲斥太子。然而始皇不好酒，陛下好酒；始皇之誅韓彭，灌嬰，圍趙，斬燕，滅楚，囚齊，兵不留行，陛下血濺水而跳梁，陽始皇使蒙恬北逐胡，築長城，萬里之內無馬跡。陛下之困白登，七日不食，卑賂以脫，始皇下五嶺，拓南粵，陛下不能使尉佗解椎而正襟，始皇之世，六王之裔，腸息黔首，陛下不能使臧荼黥布之母反，始皇之世，剪信終牖下，而陛下不能使韓彭之母族錄此言之。陛下殆不如也。帝默然良久，乃舉爵自罰曰：「敬以謝鄂君之規。」宛長客謂蕭通曰：「先生之干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莫若先生者。」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何不進之於相國乎？通曰：「諸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爲盜，怒而逐之，婦且去，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里母曰：『汝安行？我今令而家追汝。』」

矣。卽束縊。請火于亡肉家。曰。昨暮夜。大得肉。爭圖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束縊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火于曹相國。漢書

陳平兄伯常耕田。縱平遊學。嫂疾之不親家事。或問平。食何物而肥。對曰。食糠粃耳。嫂曰。有叔如此。不如無伯。聞而逐其妻。漢書

太后時。諸呂擅權用事。朱虛侯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太后令爲酒吏。章自請曰。

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許之。酒酣。章爲耕田歌曰。深耕穡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斬之。還報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漢史

淮南王之椎辟陽侯也。免冠詣北闕謝。文帝以親親故。不忍誅。而怒不已也。入見太后而請罪曰。臣有弟不能訓。而擅僇高皇帝之大臣。臣不能尉司寇而寬之。敢謝不法。太后曰。帝母忘高皇帝耶。曰。何敢忘。曰。帝亦知呂后之人彘戚夫人乎。曰。知之。曰。高皇帝而

在也。其能無人彘辟陽侯哉。淮南王代帝而行高皇帝誅者也。何罪。其速賜王冠。短長

大中大夫鄧通方愛幸。丞相王嘉嘗入朝。通居上旁。怠慢。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卽富貴之。至于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嘉坐府中。爲徵召通。不來。且斬。通恐。言上。上曰。汝弟往。通詣丞相。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責曰。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通至。爲上泣曰。

丞相幾殺臣。漢史

張釋之爲中大夫。從至霸陵。上謂羣臣曰。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絮。斷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椁。又何戚焉。帝稱善。漢史

武帝時。東方朔射覆連中。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嘗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臣願令朔復射。朔中之。臣榜百。朔不能中。臣賜帛。通覆樹上。寄生

令朔射之朔曰是實數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
朔曰生肉爲臚乾肉爲脯著樹爲寄生盆下爲實數
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暮朔笑之曰咄口
無毛聲聲髡髡盆高舍人悲曰朔擅詆天子從官當
棄市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通與爲隱
耳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毛者狗竇也聲聲髡者
烏哺也髡盆高者鶴俛咏也舍人不復因曰臣願
復聞朔隱語不知亦言榜即妄爲諸語曰令壹齟老
伯塗伊優亞你吽牙何謂也朔曰令者命也壹者所
以盛也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伯者鬼之廷
也伊優亞者辭未定也你吽牙者兩大爭也舍人所
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鋌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上以
朔爲常侍郎遂得愛幸前漢

武帝時上林苑獻棗上以所持杖擊未央前殿檻呼
朔曰叱來叱來先生知此檻中何物朔曰上林獻棗
四十九枚上曰何以知之朔曰呼朔者上也以杖擊
檻兩木林也曰來來者棗也叱叱者四十九也上大
笑賜帛十疋方朔傳

公孫弘起家徒步爲丞相故人高賀詣之弘食以脫
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爲脫粟布被
我自有之弘大慙賀告人曰公孫弘內服貂蟬外服
麻桌內廚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示天下於是朝廷
疑其矯焉弘嘆曰寧逢惡富莫逢故人西漢書
東方朔遊吉雲之地得神馬一匹高九尺帝問朔是
何獸也朔曰昔西王母乘靈光輦以適東王公之舍
稅此馬遊於芝田乃食芝田之草東王公怒棄馬於
清津天斯臣至王公之壇因騎馬返繞日三匝然入
漢關關猶未掩臣于馬上睡不覺而至帝曰其名云
何對曰因疾爲名步景朔當乘之時如驚寒之驢耳
洞玄記

武帝遊上林見一好樹問東方朔曰名善哉帝陰使
人識其樹後數歲復問朔朔曰名爲瞿所帝曰朔欺
久矣名與前不同何也朔曰夫大爲馬小爲駒長爲
鷄小爲鶩大爲牛小爲犢人生爲兒長爲老且昔爲
善哉今爲瞿所長少死生萬物敗成豈有定哉帝乃
大笑外紀

漢武帝對羣臣曰相書云算下人中長一丈年百歲
東方朔在側因大笑有司奏不敬方朔免冠云臣誠
不敢笑陛下實笑彭祖面長耳帝問之朔曰彭祖正
八百歲果如陛下之言則彭祖人中可長八寸以此
推之彭祖面長一丈餘矣帝大笑

朔傳

東方朔爲郎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永日晏不來朔
獨拔劍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請受賜卽懷
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
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卽責也朔再拜
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一何
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
曰使先生自責適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
細君

漢書

董仲舒嘗下帷獨詠忽有客來詰風姿音氣殊爲不
凡輿論五經究其微奧仲舒素不聞有此人而疑其
非常客又曰欲雨仲舒因此戲之曰樂君知風定姑
知雨卿非狐狸卽是鼯鼠客聞此言色動形變
老狐蹶然而走

幽宜錄

漢武帝嘗至郎署見一老嫗鬢眉皓白問何其老也
對曰臣姓顏名勰文帝時爲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
景帝好老臣尚少陛下好少臣已老是以三葉不遇
上感其言擢爲會稽都尉

對客叢談

東方朔待詔公車俸祿薄未得省見父之頓給弱朱
儒朔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徒索衣食今欲盡殺
若曹上過朱儒乃號泣頓首上問何爲對曰東方朔
言上欲盡誅臣等上召問朔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
言朱儒三尺餘俸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
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饑欲
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索長安米
上大笑稍得親近

漢書

武帝欲殺乳母乳母告急于東方朔朔曰帝忍而復
旁人之蓋死之速耳汝臨去但屢顧我我當設奇
以激之乳母如言朔在帝側曰汝宜速去帝今已大
豈念汝乳哺時恩邪帝愴然遂舍之

西京雜記

君山有道與具包山潛通上有美酒數斗得飲者不
死漢武帝嘗七日遣男女數十人至君山得酒欲飲

之東方朔曰臣識此酒請視之因一飲至盡帝欲殺之朔乃曰殺朔若死此爲不驗以其有驗殺亦不死乃赦之拾遺記

漢黃霸爲封谿令部人陳廉攜酒并狸狸以獻霸問是何物人未及應囊中語曰斗酒并狸耳霸以其物有靈開囊放之狸狸悲啼而去獨異記

宣帝時公卿大夫朝會丞相語次云曷生子長食其母乃飛時有賢者應曰但聞烏子反哺其母永相大慈但讀新篇

陳遵祖父遂宣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奕數負及帝卽位遂爲太原太守乃賜璽書曰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儻博矣漢書

中書令石顯威權日盛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以間已乃時歸誠取一信以爲驗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更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告顯矯詔開官門上笑以其書示顯顯固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非一願

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之役死無所恨惟陛下哀憐財幸以此全活小臣上憐之歎勞勉顯加厚賞賜史漢

趙皇后貴寵益思放蕩使人博求術士求匪安却老之方時西南比波夷致貢其使皆婁姑一儼僞倭不臥帳典屬國上其狀屢有光怪后聞之問何如術夷人曰吾術天地平生死齊出入有無變化萬象而卒不化后令樊嫔弟子不周遺千金夷人曰學吾術者要不淫與謬言后遂不報他日樊嫔侍后浴語甚譌后爲樊嫔道夷言嫔抵掌笑曰憶在江都時陽季李姑香鬪鴨水池上苦禦鬪鴨時下朱里苒姥春求捕狸狸獻姥謂姑曰是狸不他食當飯以鴨姑怒殺其狸今夷術真似此也后大笑曰夷夷何足汙吾綵乎趙后外傳

趙皇后所通官奴燕赤鳳召雄捷能起觀閣兼通昭儀赤鳳始出少嬪館后適幸幸時十月五日宮中故事上靈安廟是日吹埙擊鼓歌連臂踏地歌赤鳳來曲后謂昭儀曰赤鳳爲誰來昭儀曰赤鳳自爲姊來寧爲他人乎后怒以杯抵昭儀裾曰鼠子能醫人乎

昭儀曰穿其衣見其私足矣安在贅人乎昭儀素卑
事後不虞見咎之暴熱視不復言趙后外傳

鳥逢鳩鳩曰子將安之鳥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故鳥
曰鄉人皆惡我鳴以故東徙鳩曰子能更鳴可矣不
能更鳴東徙猶惡子之聲說苑

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義與都尉劉宇等移檄郡國
舉兵討莽三輔豪傑趙朔霍鴻等聞義起自稱將軍
燒官寺殺都尉相與謀曰諸將精兵悉東京師空可
攻長安眾至十餘萬火見未央前殿莽復拜王綬爲
將軍西擊朔等日抱孺子禱郊廟會羣臣而稱曰昔
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以畔今翟義亦挾劉信而
作亂自古大聖猶懼此况臣莽之干簒羣臣皆曰不
遭此變不韋聖德漢史

王莽篡位後復上符命者莽盡誅之時楊雄校書天
祿閣使者欲收雄雄恐乃從閣自投幾死京師爲之
語曰惟寂惟寞自投於閣爰清爰靜無作符命外紀
楚國龔舍隨楚王朝未央宮見赤蜘蛛大如粟四面
瑩羅網有虫觸之不得出而死焉舍乃嘆曰吾生亦

如是耳仕宦者人之羅網也豈可淹歲耶於是掛冠
而退時人謂舍爲蜘蛛隱談資

王莽末漢兵起春陵戴侯曾孫玄在平林兵中號更
始將軍以世祖行人司馬事後更始委政於趙萌所
授官爵皆羣小賈豎或有膳夫庖人長安中爲之語
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由
是關中離心四海怨叛

新史卷三終

新史卷四

東漢 附三國

海陽查應光賓王父輯

光武幸南陽進幸安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民復
南頓田租一歲父老前叩頭言願賜復十年帝曰天
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違期十歲乎吏民
又言陛下實情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漢史
宋弘爲太尉時帝妹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其論羣臣
以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羣臣莫及帝曰試圖之
主坐於屏風召弘問曰貴易妻人情乎弘曰糟糠之
妻不下堂帝迎謂主曰事不諧矣白孔六帖
世祖與嚴子陵論道故舊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子陵
云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日因共偃卧于陵
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
曰朕與故人子陵共卧耳何氏語林
侯司徒欲與王仲回交友仲回被徵遣于昱候於途
昱迎拜車下仲回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
爲見拜仲回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世說

張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爲天子以五綵縵桑三
係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既嘗斬猶曰肘
石有玉璽傍人爲椎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曰當死
無恨漢史

明帝性明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公卿大臣數被詆
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曳嘗以事怒鄧粲以杖
撞之粲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粲乃曰天子
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乃赦之漢史

張重字仲駕明帝時舉孝廉帝曰何郡小吏答曰臣
南陽人也

日南吏帝曰日南郡人應向北看日答曰臣聞鴈門
不見壘鴈爲門金城郡不見積金爲郡臣雖居日南
未曾向北看日漢書

明德皇后美於色厚於德帝用嘉之嘗從觀畫過舜
廟見娥皇女英帝指之戲后曰恨不得如此者爲妃
又前見陶唐像后指堯曰嗟乎羣臣百僚恨不得如
此者爲君帝顧而笑外紀

馬后履行節儉事從簡約馬廖應以美業難終上疏
長樂宮以勸成德政曰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

癡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腰

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

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后深納之

周澤未平中爲大常恒齋其妻憐其年老疲病窺內

間之澤大怒以爲干齋掾吏叩頭爭之不聽遂收送

詔獄拜自劾論者非其激發諺曰居世不諧爲太

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

齋醉如泥既作事復低途

井大椿京性清高未嘗食餅候人時五王居北宮皆

好賓客更遣請大椿不能致信陽侯陰就以外戚貴

盛使人要劫大椿既至就故設麥飯蕪菜之食大椿

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

致盛饌乃食左右進輦大椿笑曰吾聞榮駕人車豈

此耶坐中皆失色就令去輦

朱穆字叔仲光學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亡

失衣冠顛墜阮嶠其父嘗以爲專愚幾不知數馬足

年二十爲郡督郵迎新太守太守問曰君年少爲督

郵族勢耶爲有令德穆對曰郡中瞻望明府如仲尼

以謂非顏子不足以迎太守也太守因問風俗人物

大奇之

南陽龐參少失其父隨母流寓後居鄉里鑿井得銀

千萬遂致富用錢二萬行求老蒼頭使主宰牛羊耕

種有賓婚大會奴在竈下竊言堂上母我婦也問其

故奴曰我婦姓艾字阿宏足下有黑子服下有

日我翁也因下堂抱其頭泣遂爲夫妻時人曰參并

得銀買奴得翁

張湛舍室修整雖遇妻子如嚴君人謂湛詐善耳

曰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何傷乎

安帝時關尚書詔將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政事天

文道術以高第者補之翟酺自恃能高而忌故太史

令孫懿恐其先用乃往候酺既坐言無所及唯涕泗

流連懿怪問酺曰圖書有漢賊孫登將以不智爲中

官所害觀君表相似當應之酺受恩接懷滄君之禮

耳懿憂懼移病不諛由是酺對第一拜尚書

桓川甄邵詣附梁冀爲鄴令有同歲生得罪於冀亡

奔邵邵僞納而陰以告冀冀即捕殺之邵當還爲郡

宋會母亡，邵且埋屍於馬屋，先受黥然，後發喪，邵還至洛陽，李樂行達遇之，使卒投車於溝中，苦捶亂下，大署帛于其背，曰：「誚貴賓友食官埋母，乃具表其狀，遂廢錮終身。」漢書

左雄爲尚書令，奉禁經術，郡國書儒，年六十已上，爲郎，不滿四十，不得察舉。若茂才異行，不拘年齒。帝從之。有廣陵孝廉徐淑，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子于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送郎，不能詰。」雄詰之曰：「昔顏子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耶？」淑能對，乃諶却郡，自是牧守莫敢虐。

御史大夫陳萬年，子咸，亢直有異才。萬年嘗言：「三牀下教戒之，咸睡頭觸屏風，萬年怒之，咸叩頭謝，三具曉所言，大要教戒語也。萬年因不復言。」

廣漢陽翁偉，能聽鳥獸之音。乘寒馬之野，田間有放馬者，相去數里，鳴聲相聞。翁偉謂其御曰：「彼放馬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輒中寒馬，寒馬亦罵之。」曰：「眇馬御者不信，往視之。」馬目果眇。論衡

植帝初封蠡吾侯，質帝無顧，太尉李固欲立清河王。

諫大將軍梁冀貪樹疏幼，以爲己功。乃白太后，策免冀，迎立帝。是月，國樂於獄暴死，道路而太尉胡廣封安樂鄉侯，司徒趙戒，府亭侯司空袁湯，安國亭侯京都童謠云：「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卦侯。」外紀

桓帝時，侍中刁程年者，口臭，上出鷄舌香使含之，自疑有過，賜毒歸，含辭欲就，便宜賴僚友求眎其藥，更爲含食，意遂解。漢官儀

羊元蔡宛陵人，桓帝時罷北海郡，賊汚狼藉，郡舍有酒，卮制作，奇巧亦載，以歸河南尹李膺，衣按其罪，元羣厚賂宦官，膺竟反坐，輸作左校。通鑑

陳遵每飲賓客，輒關門，取客車，豁投井中，雖大急，終不得去。時比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罷醉，突入見遵，母叩頭自白，當封尚書，有期會，狀母令從後閣出。漢書

黃香有奴號犛，奴常有辭責其類曰：「我視人類，長而復黑，再弱而調，離離若綠波之竹，鬱鬱若春田之苗，因風披靡，隨風飄飄，爾乃附以豐頤，表以娥眉，發以素顏，呈以妍姿，約之以縵綵，潤之以芳脂，萃萃翼翼，

靡靡綏綏振之發鳴。勳若玄珪之垂。於是搖鬚奮髯。則論說唐虞。鼓聲動龍。則研覈否臧。內表瓌形。外闡宮商。相如以之。閑都。顧孫以之。堂堂。豈若子。既。且。枯槁。充瘁。劬勞。辛苦。汗垢。流離。汗穢。泥土。僉。穰穰。與塵。爲侶。無素。顏。可依。無豐。饌。可。怙。動。則。困。憊。靜。則。窘。於。因。虞。薄。命。爲。髭。正。者。于。頤。爲。此。不。屈。其。四。體。爲。彼。不。能。饒。其。形。骸。癯。瘠。瘦。面。常。如。智。不。如。大。羊。之。毛。尾。狐。狸。之。毫。毫。爲。子。孫。者。不。亦。乎。記

桓帝之世更相濫舉人爲之謹曰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鄉居寒素清白濁如泥叶高第良將怯如外紀

桓帝時人有辟公府掾者倩人作奏記文人不能爲作因語曰梁國葛巢者先善爲記文自可爲用不煩更作遂從人言寫記文不去姓名姓府公大驚不答而罷歸時人語曰作奏雖工宜去葛巢即氏笑林靈帝作列肆于後宮使諸朱女販賣更相盜竊相隱帝者商賈服從之飲宴爲樂又於西園弄狗著造

冠帶綬又駕四驢躬自操轡京師轉相倣效漢書與馬齊好爲私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爲行

靈帝賣官廷尉崔烈入錢五百貫以買司徒烈子均字孔平亦有時名烈問曰吾作公天下人謂何如對曰大人少有高名不謂不當爲公今登其位海內嫌其錮臭烈舉杖擊之均走烈曰子授父搥而走可謂孝乎均曰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不陷父於不義烈曰爾以吾爲賢賤耶司馬彪九州春秋

牛通爲隴西主簿馬文淵爲太守羊喜爲功曹京師云三性備身風俗通齊有一女二人求之東家子醜而富西家子美而問其女定所欲適難措斥言者偏袒令我知之女便兩袒父母怪問其故對曰欲東家食西家息此爲兩袒者也風俗通

酈原欲遠遊學詣長安孫嵩於辭曰君鄉里鄭君君知乎原曰然於曰學覽古今博聞強識鈞深致遠故學者之師模也君乃舍之躡屣千里所謂以鄭爲東

家丘也。原曰：人各有志，所向不同。有登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探珠者，豈可以登山者不如海之深入海者不如山之高哉？君謂僕以鄭爲東家丘，則君以僕爲西家之愚夫耶？松辭謝焉。談資

何休字邵公，作公羊傳解詁，妙得公羊本意。作公羊墨守，左氏有肩假殺廢疾，鄭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人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劉表女陽妻者，扶風馬季長之女也。下車，罷，問曰：爲婦之道，貞順而已，何輜軒僮婢數下，黼黻玄黃珠璣之飾耶？夫人答曰：女有三從之義，在家係于父母，情愛無已，欲其豐麗，故不敢逆命。今君欲提鮑子都之風，不受婦家之送，此皆清高異行也。妾亦欲察君志，悉還所有，以成君之高，不可乎？隗又問曰：弟先兄舉，嘗以爲誦高士不爲也。賢姊未嫁，而新婦先行，有何汲汲乎？答曰：家姊有宋伯姬之風，梁高之行，節操繫於青雲，貞介皦於白日。家君庶亮之，配舜孔子，妻公冶長之義，世乏此賢，故躊躇不若。妾固陋，不才，遭人則可，隗嘿然悵恨，外聽者曰：使君努力，如何爲？

婦所困，隗又問曰：南郡君學齊道，與文爲辭宗，而所任之職，輒以貨財爲損，何耶？對曰：孔子大聖，不免武叔之毀，子路至賢，猶有伯寮之怨。家君獲此固其宜耳。後列女

度遠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買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刺謁見規，規臥不迎，既入而問：卿前在郡，食鴈美乎？漢書

郭林宗謂仇季知曰：子嘗有過否？季知曰：吾嘗飲牛，不食一搏牛耳。十

邊孝先，教授常數百人，曾晝日假臥，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便讀書，但欲眠。孝先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爲姓，孝爲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與周公通夢，詩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詎長陵田鳳爲尚書郎，詔犯端正，入奏事，靈帝目送之，因題殿柱曰：堂堂三公，京兆田郎。外紀

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陳說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爲乎？泥中答曰：爲言往恐逢彼之怒。外紀

趙壹恃才倨傲爲鄉黨所損後屢抵罪幾至死及人
救得免壹作疾邪賦末云有秦客者乃爲詩曰河清
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順風激靡草富貴者稱賢文籍
雖滿腹不如一囊伊優比堂上耽讎倚門邊外紀
趙元叔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見趙以公卿中非陟無
足以托名乃且往到門既通謁尚卧未起元叔逕入
上堂遂前臨之曰竊伏西州承高風舊矣乃今方遇
而遽忽然奈何命也士再舉聲哭門下皆驚奔入滿側
陟知非常人起延與語明旦大從車騎遣元叔時諸
計吏多盛飾車馬帷帳元叔柴車草屨露宿其旁延
陟坐於車下相與言談至曉夕而去執其手曰良璞
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乃與袁司空共稱薦之名
勸京師何氏詩林
過文禮見袁奉高失次序奉高曰昔亮聘許由面無
作色先生何爲顛倒衣裳文禮答曰明府初臨竟德
未彰是以賤民顛倒衣裳耳世說
漢司徒崔烈辟上黨鮑望爲掾將謁見自憂不遇問
先到者儀適有客者曰隨典儀口唱既謁見曰可拜

望亦曰可拜讀者曰就位望亦曰就位因復者屢
坐將離席不知履所在讀者曰履者臨望亦曰履者
卿也笑林
龐德公居峴山南徭操嘗詣德公值其渡酒上先人
墓德操竟入其室嘯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值回
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妻子羅拜堂下奔走供設須
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
孔文舉桓帝時河南尹李膺以簡重自居不妄接賓
客敕外自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通融年十
餘歲欲觀其爲人乃造膺門語問者曰我是李君
家子弟門者言之膺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
舊恩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
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公累代通家也衆坐莫不歎息
僉曰異童子也膺引坐謂曰卿欲食乎融曰須食融
曰敎卿爲客之禮但讓不須謝主融曰不然敎公爲
主之禮但置食不須問客膺慙乃嘆曰吾乃將死不
見卿富貴也融曰公殊未死膺問何故答曰鳥之將
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向來公所言未有

善也是故知未死。唐奇之時大夫陳燁後至坐中以告燁燁曰夫人小時了了大未必奇。融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履大跋踏。後書語林

獻帝時年饑兵興。探表制酒禁。孔融以書爭之。其辭云。酒之爲德久矣。古先哲王。類帝禮宗。和神定人。以濟萬國。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耀。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堯不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觴。無以堪上聖。樊噲解厄鴻門。非豚肩鍾酒。無以奮其怒。趙之解秦。東迎其主。非引卮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辭斬白蛇。無以暢其靈。景帝非醉幸唐姬。無以開中興。爰益非醇醪之力。無以脫其命。定國不酣飲一觴。無以決其生。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於漢。屈原不哺糟飲醢。以自於楚。由是觀之。酒何負于政哉。漢書獻帝時董卓自號太師。中丞以下皆拜。初皇甫嵩與卓爭權。及爲中丞。兄卓拜。卓曰。可以服未。嵩曰。安知明公乃。至於是。卓曰。鴻鵠固有遠志。但燕雀不知耳。嵩曰。昔與明公俱爲鴻鵠。但明公今日變爲鳳凰。卓笑以卿早服。不得不拜。

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鄭玄。紹客多豪俊。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詭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辨對。或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應劭因自贊曰。故泰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者。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閎劭有慙色。

三國

曹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好飛鷹走狗。其叔父數言之于。嵩操患之。操後逢叔父於路。乃陽敗面。喙口。叔父謂是中惡。屢走告嵩。嵩驚。操操口貌如故。嵩曰。汝叔言汝中惡。風有差乎。操曰。初不中風。但失愛于叔耳。自後叔有所告。嵩終不聽。

司馬德操括囊畏謹。有以人物問者。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疑于君。君一皆言佳。豈咨君之意乎。答曰。如君言。亦復佳。外紀

陳矯李弼謂陳登曰。遠近之論。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源王湛。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

趙元達博聞強記奇材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伯之略吾敬劉玄德餘子瑣瑣焉足錄所敬如此何驕之有談資

陳登字元龍在廣陵有威名許汜與劉備並在劉表坐表與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海海之士豪氣不除備曰君言豪寧有事耶曰昔過王邳見元龍元龍無主客之意久不與相語自上大牀卧使客卧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所望有救世之意而君求問舍言無可採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間耶魏志

禰正平自荊州北遊許都書一刺懷之漫滅而無所遇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禰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耶又問當今復誰可者禰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何氏語林

劉荊州嘗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禰正平正平寘之言如是為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耶將使張子布見乎何氏語林

人問禰正平苟令君趙過寇皆足盡當世乎禰答曰文若可借面而長稱長可使監廚請客其意以苟但有貌趙健啖肉也何氏語林

程普以年長數凌侮周瑜瑜折節下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乃告人曰與公瑾交者飲醇醪不覺自醉漢史

曹公以楊太尉與袁公路姪將誣以同逆孔文舉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曹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六

善餘慶徒欺人耳曹云此國家之意文舉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耶世說

袁繇字仲翔會稽餘姚人也少好學有高氣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紙繇追與書曰僕聞琬琰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鍼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奇之由是見稱吳書

諸葛瑾為豫州語別駕何臺云小兒知談卿可與語比往詣恪恪不相見後於張輔具坐中相遇別舊嘆恪咄咄郎君恪因嘲曰豫州亂矣何咄咄之有答曰

君明臣賢未聞其亂俗曰昔唐堯在上四凶在下各曰非唯四凶亦有丹朱外紀

禰衡被魏武謫爲鼓吏正月半試鼓衡揚袍爲漁陽

珍樹淵淵有金石聲四坐爲之改容孔融曰禰衡罪

同宵旰不能發明王之夢魏武憐而赦之世說

曹公聞丁正禮才美欲以愛女妻之以問五官將五

官將曰女人觀貌而正禮目眇恐愛女未必悅也不

如與伏波子戀太祖從之尋辟正禮爲掾及與論議

嘉其才朗曰丁掾好士即使其兩目盲尚當與女何

恥但眇是兒恨我世說

馬超韓遂等十部皆反其衆十萬屯據潼關七月操

自將擊之韓遂請與操相見操與遂有舊於是交馬

語後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握手歡笑時秦胡

觀者前後重沓操笑謂之曰爲欲觀曹公耶亦猶人

也非有四目兩口世說

蜀先主嘗因旱饑禁酒受于人人家檢得釀具欲令

與釀酒者同罰世說先主遊見一男子行道雍

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

之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同先主大笑命原欲釀者

何晏七歲明惠若神魏武奇愛之因晏在宮內欲以

爲子晏乃畫地令方自處其中人問其故答曰何氏

之虛也魏武知之卽遣還世說

虞仲翔在東吳曹公欲辟之虞聞之曰盜跖欲以餘

財汚良家世說

先主以伊籍使具孫權聞其才辯欲逾折以辭籍適

人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對曰一拜一起不足爲

勞蜀志

魏人夜暴疾命門人鑽火是夕陰暝督迫頗急門人

忿然曰君責人亦大無禮今聞如漆何以不把火照

我當得覓鑽火具然後易得耳孔文舉聞之曰責人

當以其方也笑林

五官將既納衣照妻孔文舉與曹公書曰武王伐紂

以姐已賜周公曹公以文舉博學真謂書傳所記後

見文舉問之答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何氏語林

魏太祖嘗因宴會嘲王景興曰不能効君昔在會稽

拆稊米飯也。王仰而嘆曰：「宜遣難值。」太祖問云：「何王曰如卿昔者，未可拆而折如明公，今日可折而不拆？」
何氏語林

楊德祖爲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構樓橈，魏武自出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楊見卽令壞之。旣竟，曰：「門中活，闕字。」王正嫌門大也。
世說

人餉魏武一桮酪，魏武噉少許，蓋頭上題「合字」以示衆，衆莫能解。次至楊修，修便噉曰：「公教人噉一口，也復何疑？」
世說

管幼安少便恬靜，常笑顧根矩，垂丁魚，有仕宦意。及華爲司徒，上書讓幼安。幼安聞之，笑曰：「子魚本欲作老吏，故榮之耳。」
何氏語林

魏文爲五官將時，臨淄侯才名甚盛，幾有爭嫡之議。曹公一日詰於賈詡，詡默然不對。曹公問不對何也。詡曰：「屬有所思，問何思？」答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於是太子遂定。」
世說

劉巴不與張飛語，孔明問之，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何至與兵士共語？」
何氏語林

吳主權嘗于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使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醉墮臺中，乃止。」昭正色而出。權嘆入謂曰：「共作樂耳，公何爲怒乎？」昭曰：「昔紂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爲樂，不以爲惡也。權默然遂罷酒。」
漢史

司馬建公嘗舉曹公爲北都尉，後曹公進爵爲王，召建公到鄴，與歡飲。語之曰：「孤今日可復作尉否？」建公曰：「昔舉大王時，適可作尉耳。」
何氏語林

張裕饒鬚，蜀先主在劉璋坐，嘗嘲之曰：「昔吾居涿郡，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卽答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爲涿令，去官還家，時人與吾欲署潞，卽失涿署，涿卽失潞，乃署曰潞。」
何氏語林

劉公幹辭敏，無對。旣坐，平視甄夫人，配輸作詆。太祖至，尚方觀作，見劉匡坐，左右公問：「石何如？」劉因喻已自理，跪而答曰：「石出荆山，懸巖之顛，外有五色之文，內含下氏之珍，磨之不加瑩，雕之不得申，公笑釋之，受之自然，顧其理枉屈紆繞，而不得申，公笑釋之，吳主忌勝已者，張尚爲人辨捷，談論每出其表，吳主

積以致恨後問孤飲酒可以方誰尚曰陛下有百觴之量吳主曰尚知孔丘不王而以孤方之因發怒殺之綱目

郭后無子魏主丕使母養平原王戲厥母被誅故未建爲嗣戲事後基謹后亦愛之丕與厥獵見子母鹿既射其母命戲射其子戲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殺其子丕釋弓矢爲之惻然漢史

孫權大會將佐命諸葛元遜行酒次至張輔長問張先有酒色不時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權謂元遜折上三圖

曰卿但令張公辭屈乃當飲耳元遜卽難張曰昔尚父九十秉旄仗鉞猶未告老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前何謂不養老也張卒無辭遂爲盡饒何氏語林

諸葛子瑜面長似驢孫權嘗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入長檢其面題曰諸葛子瑜時元遜在坐跪請筆益兩字權聽與筆元遜續其下曰之驢舉坐歡笑權命以驢與元遜何氏語林

孫權使太子朝諸葛恪曰元遜食馬矢一石恪答曰

臣得戲君子得戲父答明太子未敢權曰可恪曰太子食鷄卵權問曰人今卿食馬矢卿今人食鷄卵何也恪曰所出同耳

朱壘奉觴於孫權曰願一押陛下鬚王拍几前壘進持鬚曰今日眞可謂得虎鬚權大笑

具主權嘗燕見費禪逾數羣臣使禪至伏食勿起禪至權爲殺食而諸人不起禪謂之曰鳳凰來翔麒麟吐哺騶騶無知伏食如故諸葛恪應聲答曰爰植梧桐以待鳳凰有何燕雀自糲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折上三圖

鄉外說

魏文帝受禪陳羣有憾帝問曰我應天受命卿何以不樂羣起離席長跪曰臣與羣歡曾事漢朝今雖歡聖化猶義形于色亦懼陛下實應見憎帝嘆息良久遂重異之

曾有白頭鳥集吳殿前吳主權問羣臣曰此何鳥也諸葛元遜對云此名爲白頭翁張輔吳自以坐中最高老疑元遜以鳥戲之因三恪欺陛下未嘗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復求白頭母元遜曰鳥名鸚鵡未必

和蘇詒使歸具復求黔父張不能答外紀

吳主權引蜀使費祿飲使諸葛恪監酒恪以馬鞭拍禪背甚痛禪啓吳主曰蜀丞相比之周公都護君侯比之孔子今有一兒執鞭之士恪啓曰君至大國傲慢天當以鞭拍之於義何傷

毛嘉魏明帝毛后父也封博平鄉侯嘉本典虞車工卒報富貴明帝令朝臣會其家飲宴其客止舉動甚室駭嘉輒自謂侯身時人以爲笑三國志

張君嗣在益州爲雍閭縛送孫權武侯使鄧芝之使具

三

今言次從權請會自至具流徙伏匿權未之知故許芝遣奇僞臨之乃引見問會曰蜀卓氏寡女亡奔相如貫土風俗乃爾會曰吾以爲卓氏寡女猶賢于買臣之妻何氏語林

張奉使具以姓名謂關澤澤不時答薛敬文下行酒

因勸奉酒曰蜀者何也有大爲獨無大爲蜀橫目勾

手虫入其腹奉曰不當復說君具耶敬文應聲曰無

何氏語林

以爲大有小具君臨萬邦天子之都何氏語林敬文師拜侍中與董昭同官董嘗枕文師膝臥文師

推置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蘇志

蘇文師拜侍中舊儀侍中親省起居故俗謂之執虎子時蘇同郡有吉茂者爲冗散見蘇嘲之曰仕進不止執虎子蘇笑曰我誠不能效汝蹇蹇驢鹿車馳也何氏語林

吳道中郎將張溫來朝報鄧芝也將返命百官餞焉

惟秦宓未往亮累催之溫問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

學士者也及至溫問宓曰君學乎答曰五尺童子皆

學何況小人溫曰天有頭乎在何方也宓曰在西詩

詩三

云乃眷西顧知其存西又曰天有耳乎宓曰詩不云

乎鶴鳴九臯聲聞於天若無其耳何以聽之又曰天

有足乎曰存詩云天步艱難之子不獲若其無足何

以步之又曰天有姓乎曰姓劉何以知之曰其子姓

劉又曰日生千東乎曰雖生千東終沒于西答問如

響之應聲溫大敬服華陽國志

周泰爲司馬宣王所知泰屢在艱中宣王留泰之

至三十六日擢爲新城太守宣王爲泰食食何氏語林

元常調泰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撫歷差守兵

馬靜乞兒乘小車。一何駛乎。泰曰。誠有此。君名公之
子。少。有文采。故守吏職。猶復騎土牛。又何遲也。何氏
語林
初楊洪爲犍爲太守。李嚴功曹。去郡數年。已爲蜀郡
嚴故在犍。而蜀郡何祗。爲洪門下書佐。去郡數年。已
爲廣漢太守。洪故在官。後洪祗俱會諸葛亮門下。洪
爲祗曰。君馬何駛。祗對曰。故吏馬。不爲駛。明府馬。不
遲耳。華陽國志

司馬景王與鍾毓燕飲。時陳羣子玄伯。武周子元夏
在坐。共嘲毓。王以毓父諱戲問曰。臯繇何如人。毓對
曰。古之懿士。顧謂玄伯元夏曰。君子周而不比。羣而
不黨。外紀

司馬昭輔政。引阮籍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有司言子
殺母者。籍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怪其失言。
昭曰。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爲可。何也。籍曰。禽獸知
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

高氏鄉公薨。內外誼譚。司馬文王問侍中陳泰曰。何
以靜之。泰云。唯殺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可復下此。

不對曰。但見其上。未見其下。世說

鍾翰字公仲。善於春秋。公羊。時司隸鍾繇不好公羊。
而好左氏。以左氏爲太官廚。公羊爲賣餅家。故嘗數
與翰會。辨析長短。繇機捷善持論。而翰詭口。時屈無
以應。繇曰。公羊高。竟爲丘明服矣。翰曰。直故吏爲明
公服爾。公羊未肯也。魏略

庾純與賈充志趣不同。一日賈宴朝士。而庾後至。賈
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忽在後。庾曰。且有小事。并事
不了。是以來後。世言庾之先。嘗有伍伯賈之先。有市

魁。因以相識。何氏語林

沈叔山在吳。有美名。性至儉。張惠恕使蜀時。詣沈
別。沈入內良久。出語惠恕曰。向擇一端布。欲以送卿。

而絕無禽者。惠恕佳其能顯非。何氏語林

鄒艾以口喫。不得作幹佐。爲稻田守耨草吏。而語稱
艾艾。晉文王戲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幾艾。答曰。鳳兮
鳳兮。故是一鳳。外紀

鍾繇鍾會小時。值父繇晝寢。因共偷服藥酒。其父覺。
舉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既而問毓何以

拜號曰飲以成禮不得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

後主禪既降魏。舉家遷洛陽。有王昭封禪為安樂公。他日與宴。為之作蜀枝旁人皆感。常而禪喜笑。自若。昭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是。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轉之久全。况姜維邪。他日問禪曰。願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也。卻正聞之。謂曰。若王復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岷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其日會昭復問。禪答如前。昭曰。何乃似邪。正語邪。新史三國卷四

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之。魏史

鍾毓兄弟。穎悟絕人。每有嘲戲。未嘗困。毓嘗與弟聞安陸。能作調。試共視之。乃盛飾共載。行至西門。一女子笑曰。車中央殊高。二鍾都不覺。車後一門生云。阿已。彼嘲鍾。愕然。門生曰。中央高者。兩頭抵。二鍾多。每故以為戲。何氏語林

陳國張伯僭與弟仲僭形貌酷類。仲僭妻新粧。竟忽見伯僭。誤以為夫。仲僭問曰。今日粧好否。伯僭曰。我伯僭也。妻趨避。須臾又見伯僭。告之曰。向誤認伯僭。

此葉清華配補

是卿。伯僭曰。我故伯僭也。

新史卷四終

新史三國

卷四

三八

新史卷五

海陽查應光賓王父韓

晉

晉既平吳武帝引見孫皓帝問皓聞南人好作爾汝詩頗能爲否皓正飲酒因舉觴勸帝曰昔與汝爲鄰今與汝爲臣勸汝一盃酒今汝壽萬春帝悔之外紀王濟嘗與武帝圍棋濟伸脚在局下因問孫皓曰聞君生刺人面皮何也皓曰見人臣無禮于君者則刺之武帝大慚連縮脚三十國春秋

阮咸字仲容性任誕不拘小節私姑家之務婢姑從居初云留後乃携去咸時居喪聞之借客驢追之連騎而返獲讓於世廢棄者久之及孚之生也其姑取王延壽魯靈光殿賦語曰胡遙集於上楹乃字曰遙集仲容每嘆曰我雖失三公然得遙集小名錄

晉武帝問司隸校尉劉毅曰朕可方漢何帝毅曰桓靈帝曰何至於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固爲勝之晉書

王渾平吳之日登建業宮驪酒既酣謂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得無戚乎時周子隱答曰漢末分崩三國鼎立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之戚豈唯一人王大慚色世說

和長與性至儉嗇家有好李諸弟往園中採食皆計核貴錢何氏舊林

孫楚字子荆才藻卓絕爽邁不群多所陵傲缺鄉曲之譽後祭石苞驃騎軍事楚既負其材氣頗侮易於苞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因此而嫌隙遂構初參軍不敬府主楚既輕苞遂制施敬自楚始也晉書

和嶠爲武帝所親重語嶠曰東官頃似更成進卿試往看還問何如答云皇太子聖賢如初世說

武帝語何嶠曰我欲先痛罵王武子然後爵之嶠曰武子雋爽恐不可屈帝遂召武子苦責之因曰知不武子曰尺布斗粟之譴常爲陛下耻之他人能

疎親臣不能使親疎以此愧陛下世說郗詵遷雍州刺史武帝於東堂會送問詵曰卿自以

爲何如說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晉書

山巨源以器重朝重年踰七十貴勝年少若和裴王之徒並共宗詠有異閨柱者閩東有大牛和嶠執裴楷鞅王濟駟騁不得休外紀

盧志於衆坐問陸士衡陸遜陸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卿於盧敏盧挺士龍失色既出戶謂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如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內寧有不知鬼子敢爾議者疑二陸優劣謝公以此定之世說

王太尉不與庾子嵩交庾卿之不置王曰君不得爲爾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法卿自用法世說

孫子荆以有木少所推服惟推敬王武子武子喪時名士無不至者子荆後來臨屍慟哭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嫌我作驢鳴今爲卿作體似真聲賓客皆笑孫舉頭曰使君輩存令此人死世說

蔡文宇子尼陳留人少好學有雅尚體貌尊嚴莫有嫌慢於其前者高平劉整有雋才而車服奢麗謂人

曰紛殺人常股耳遇蔡子尼在坐終日不自安見輒如此王澄嘗經郡入境問此郡多士有誰乎吏曰有

江應元蔡子尼澄問陳留多居大位者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位也澄笑而止別傳

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

劉伯倫以宇宙爲狹常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簪隨之曰死便埋我何氏語林

劉伶恒縱酒放達脫衣裹形在屋中客有請者見而譏之伶笑曰吾以天地爲宅舍以屋宇爲障衣諸君自不當入我幃中又何惡乎晉紀

潘奮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窗作琉璃屏實密似疎奮有難色帝笑之奮答曰至猶是牛見月而喘

賈充問孫皓何以爲人高皮皓曰惜其類之厚也語林王渾妻鍾氏生子濟一日渾嘗共鍾坐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鍾曰若新婦得記名倫渾弟亦當不減於此

畢茂世爲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茂世因醉夜至其甕間取飲掌酒者不覺執而縛之即往視乃畢吏部也遂釋其縛茂世遂引主人安于甕側取醉而出阿氏語林

王佛大自恃才氣放酒誕節慕王平子之爲人婦翁嘗有條王乘醉弔之婦翁慟哭王與賓客十許人連臂被髮暴身而入繞之三匝晉書

王太尉問習子汝叔名士何以不似汝真眉子曰何有名士終日妄語世說

張華見褚陶語陸平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蘭彦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陸曰公未覩不鳴不躍者耳談資

陸士龍陸士衡入洛而士龍不請張華華問士衡雲何以不來樓曰有笑疾惡公不悉故未敢自見俄而雲詣華華爲人多姿制又好帛纒髮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已士龍嘗着纒幘上船因水中自見其狀便大笑不能已落水中

陸士衡初入洛客張公所宜請劉道真是其一陸

往劉尚在哀制中性嗜酒體異初無他言唯問東吳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來否陸兄弟殊失望乃悔往

盧詢祖甚有口辯好臧否人物嘗語人曰我昨東方未明過和氏門外見二陸兩濫森然與槐柳齊列世說

王夷甫雅尚玄遠常嫌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字婦欲試之令婢以錢遠床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闔行呼婢曰舉卻阿堵物

王夷甫與裴景聲志好不同景聲惡欲取之卒不能回乃故詣王肆言極罵要王答已欲以分處上不爲

動色徐曰白恥見遂作世說荀勗有才思善伺人主意以是能因其寵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遷尚書甚閑悵人有賀之者勗曰奪我

鳳凰池諸君何賀耶晉書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安後來值康不在喜出戶延之不入題門上作鳳字而去喜不覺猶

以爲欣故作鳳字凡鳥也世說惠帝爲太子在華林園聞蛙鳴聲問左右曰此鳴者爲官乎爲私乎太子令賈胤對曰在官地爲官在私

地爲私惠帝令曰若是官蛙可給廩先是有讖云蟻當貴百中別記

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麗衣皆紗羅錦綺仲容以竿挂大布犢鼻褌於中庭人或怪之容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王右軍嘗後脫騎王武子濟其舅也見於輒嘆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後從豫章至都下都下人久聞其名從者如堵塹塹先有羸疾穢不堪勞遂病死時人謂有殺術瑜

王孝孫早歲喪妻有一子貧無居宅惟畜露車有牛一頭每行輒使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常嘆曰滄海橫流處不安也世說

任愷既失權勢不復自檢括或謂和嶠曰卿何以坐視元哀敗而不救和曰元哀如北夏門拉攏自欲壞非一本所能支世說

陸士衡在坐潘安仁至陸便起去安仁曰清風至遂飛揚陸應聲答曰衆鳥集鳳凰外紀

愷帝末嘉中梁州雨十旬麥化爲飛蛾又荊州久雨粟化爲蠱蟲中郎王羲興表曰堯生神禾晉有蠱粟晉書

陛下自以聖德何如帝有慚色晉書元帝皇子生普賜群臣殷洪喬謝曰皇子誕育晉天同慶臣無動焉而猥煩厚養中宗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勲邪外紀

丞相王導枕周伯仁膝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周曰此中空洞無物然容卿輩數百人

郗太尉晚節好談既雅非所經而甚矜之後朝野以斤之晉書王丞相末年多可恨每見必欲苦相規誡王公知其意每引作他言臨還鎮故命駕詣丞相丞相趨須臾

色上坐便言方當乖別必欲言其所見意滿口重辭殊不流王公攝其次曰後面末期亦欲盡所懷願公勿復談郗遂大賤水衿而出不得一言世說

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恣甚驚每共圍棋丞相欲舉行長豫按指不聽丞相笑曰詎得爾相與似有瓜葛

晉明帝諱紹元帝子也初元帝鎮揚州時中原

有人從長安來。帝問洛陽消息。潸然流涕。帝年數歲。問何故。具以東渡意告之。因問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答曰。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只聞人從長安來。帝異之。明日集群臣宴會。說以此答。明帝又以爲日近。帝動容問何故。異昨日之言。各曰。舉頭不見長安。只見日。以是知近。帝大悅。劉昭初童傳

王丞相曹夫人。性甚忌。禁制丞相不得有侍御。時有妍少。必加誚責。丞相不能久堪。乃密營別館。衆妾羅列。男女成行。後元會日。夫人于青疏中。觀望忽見兩

斤。晉書

三小兒騎牛。皆端正。夫人語婢云。汝出問。問此是誰

家兒。奇可念。給使不達旨。乃云。此是第四五等諸郎。曹氏驚恚。不能自忍。乃命駕車。將黃門及婢二十人。持食刀。欲自出尋討。丞相亦飛轡出門。猶思遲。乃以左手攀車。楓右手提塵尾。以柄打牛。狼狽奔馳。方得先至。蔡司徒聞之。乃謂丞相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公知不。丞相爲信。自叙謙志。蔡曰。不聞加餘物。惟聞短轡。轡車長柄。塵尾爾。丞相大恚恨。何氏語林

孫興公總少與許詢俱有高尚之志。嘗鄙山濤。謂

八曰。止濤吾所不能。更非更。隱非隱。若以元禮門爲龍津。則當點額暴鱗矣。晉書

丹陽尹桓景。詣巧王導。親愛之。會熒惑守南斗。經旬。導謂將軍陶回曰。十揚州之分。吾當遜位以厭天譴。回曰。公以明德作輔。與桓景造膝使熒惑何以退舍。導深愧之。晉書

王敦初尚主。如廁。見漆箱盛乾菜。本以寒臬。王謂廁上亦下果。食遂至盡。既還。婢擎金澡盤盛水。瑤瑤盤盛渌豆。因倒著水中。而飲之。謂是乾飯。群婢莫不掩口而笑之。世說

王導溫嶠俱見明帝。帝問溫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溫未答。頃王曰。溫嶠年少未諳。臣爲陛下陳之。王適具叙宣王創業之始。誅夷名族。寵樹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貴鄉公事。明帝聞之。覆面。著帛曰。若如公言。朕安得長。世說

明帝幽封詔與庾公。信誤致于王丞相。丞相開詔。未云勿使冷城。公知丞相既視表。答曰。伏讀明詔。似不在臣。臣開臣問。無有見者。明帝甚愧。數月不發。云

公世說

蔡司徒渡江見彭越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今

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向謝仁祖說此事

謝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勸學死

世說

晉稽含爲郎中時弘農王粹以貴公子尚主館宇甚

盛圖畫莊周喬綸之象命含爲贊含提筆爲文云畫

真人於妙極之室載退士於進趨之堂可謂托非其

所可弔而不可贊也

談資

王丞相辟謝仁祖爲掾到府通謁丞相以謝有勝合

斤一

語謝曰人謂君能作鵲舞一坐盡傾寧有此理不

謝言佳便著巾幘而舞丞相令坐者撫掌擊節謝俯

仰在中旁若無人

何氏語林

謝潛字景恒從子暉爲荊州將之鎮詣潛別暉色自

矜憐問暉年答曰三十五潛笑曰昔郭中郎年二十

九爲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爲老矣暉色甚愧

王含作廬江郡貪濁狼籍王敦護其兄故于衆坐稱

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時敦以震主之威

一坐畏敦擊節而去

何氏語林

卽廬江人所聞異於此較默然

晉書

周僕射以雅望有海內重名後頗有酒失爲僕射時

畧無醒見時人謂之三曰僕射處太尉曰周疾未年

所謂厚德之衰

何氏語林

陸太尉詣王丞相王公食以酪陸還遂病明日與王

賤云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雖吳人幾爲俗鬼

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慰彈棋

局曰何乃濕劉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未見他

異唯聞作吳語耳

世說

深公云人謂庾元規名士曾中柴棘三斗許

庾公權重足傾王公庾在石頭王在冶城坐大風揚

塵王以扇拂塵曰元規塵汚人

世說

釋道溫入廬山依遠公受學後遊長安復師童壽元

嘉中還止襄陽檀溪寺張邵鎮襄陽子數聽溫講還

問溫何如數曰義解足以析微道心未易可測邵躬

往候之方抱其神俊復從容謂溫曰法師倘能還俗

當以別駕相處溫曰檀越乃以枉枉誘人

高僧傳

諸葛令女庾氏嫌既寡誓云不復重出此女性甚正

無有登車理。慨然許江恩。玄嬌乃移家近之。初誑女云：宜從於是。家人一時去。獨留女在後。比其覺。已不復得出。江郎莫來。女哭。晉彌甚。積日漸歇。江彰。入宿。恒在對牀上。後觀其意。轉帖。乃許。厥久。不悟。聲氣轉急。女乃呼婢云：喚江郎覺。江於是。哭來就之。曰：我自是天下男子。厥何預卿事。而見曉邪。既爾相聞。不得不與大語。女默然而慚。情義遂篤。江怒。度道人始欲過江。與一俗道人爲侶。謀曰：用義往江東。恐不辦得食。便共立心。無義。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怒。度果講義積年。後有俗人來。先道人寄語云：爲我致意。怒。度無義。那可立治。此計。權救饑耳。無爲遂負如來也。世說

知興公之詐。世說
鍾雅語祖士言：我汝穎之士。利如錐。卿燕趙之士。鈍如槌。祖曰：以我鈍槌。打爾利錐。鍾曰：自有神錐。不可得打。祖曰：既有神錐。亦有神槌。
劉邕愛食瘡。以爲味。似鮓。魚膏。謂孟靈休。靈休先患疥瘡。落在床。邕取食之。靈休大驚。瘡未落者。悉取。飽。邕去。靈休與何景書曰：劉。色。自顧見。嗽。送舉體流血。何氏語林
劉道真遭亂。於河側爲人牽船。見一老嫗操櫓。道真嘲曰：女子何不調機弄杵。因甚。旁河操櫓女答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因甚。旁河牽船。又嘗與人共飯草舍中。見一嫗將兩小兒過。並着青衣。劉謂之曰：青羊引雙羔。嫗答曰：兩猪共一槽。道真無以對。外紀
孫興公作列仙商丘子贊曰：商丘卓犖。執策吹簫。渴飲寒泉。饑食菖蒲。所收何物。殆非真貌。倘逢風雲。爲我龍。據時人多以爲能。王藍田語人云：近見孫家兒作文。道何物真猪也。外紀
溫嶠姑劉氏有女甚麗。姑囑嶠令擇婿。嶠曰：佳婿難

得但得如嚙比如何日何敢希汝比數日白姑已得
舉身盡不減嚙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悅既婚交禮
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吾固疑是老奴果如所
以世說

王司州嘗乘雪往王螭許司州言氣有小相性逆於
螭螭便作色不怡司州覺惡使舉牀就之持其臂曰
汝詎復與凡老計也螭撥其手曰冷如鬼手強來捉
人臂小名錄

蘇峻時孔群在橫塘爲匡衡所逼王丞相保存衡因
升之晉十五

衆坐戲語令衡勸群酒以釋橫塘之憾群答曰德非
孔子厄同匡人雖陽和布氣鷹化爲鳩至于識者猶
愴其恥世說

桓大司馬諸劉尹卧不起桓嘗彈彈劉枕允近碎牀
褥劉作色而起曰使君如登地寧可闘戰求勝桓
甚有愠容世說

有北來道人好才理與林公相遇于瓦官寺講小品
于時竺法深孫興公悉共聽此道人語屢設疑難林
公辯答清析辭氣俱爽此道人每輒摧屈孫問深公

上人當是逆風家向來何以却不言深公笑而不答
林公曰白旛檀非不覆焉能逆風深公得此義夷然
不屑世說

支道林造卽色論論成示王中郎中郎都無言支曰
默而識之乎王曰旣無文殊誰能見實世說

支道林初從東山住東安寺中王長史嘗構精理并
撰其才藻往與支語不大當對王叙致作數百語自
謂是名理奇藻支徐徐謂曰身與君別多年君義言
了不長進王大慚而退世說

孫興公道曹輔佐才如白也世說光錦裁爲負版終非
無文采世說裁製世說

那邵妻弟李簡亦才學之士簡志藏書何由便得
邵答曰若思不能得便不勞讀世說

石勒治門閤至峻有醉胡乘馬徑入府門勒問門吏
焉獲向走馬入門爲是何人胡惶遽忘謀誤對云向
有醉胡乘馬馳來卽已訶問胡人難與語非小吏所
制勒笑曰胡正自難可與言

祖光祿少孤貧性至孝常自爲母炊爨作食王平北

聞其佳名以兩婢餉之因取爲中郎有人戲之者曰
奴價倍婢祖云百里奚亦何必輕于五穀之皮邪世說

王令明兄鑒頗好聚飲廣營田業令明意甚不同嘗
謂鑒曰尊何用田爲鑒曰無田何由得食令明曰亦
復何須得食世說

王仲祖聞鑒語不解茫然曰若使介葛盧來朝故當
不昧此語世說

褚公與孫興公同遊曲阿後湖中流風勢猛起舫欲
傾覆褚公已醉乃曰此舫人皆無可以招天譴者唯

新史

卷五

十七

孫興公多塵滓正當以厭天欲耳便欲捉擲水中孫
遽無計惟大啼曰季野卿念我褚太傅南下孫長樂
于船中視之言次及劉真長死孫流涕因諷誄曰人
之云亡邦國殄瘁褚大怒曰真長平生何嘗相比數
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孫回泣向褚曰卿當念我時
咸笑其才而性鄙

孫興公作庾公誄文多託寄之辭既成示庾道恩庾
見慨然送還之曰先君與君自不至於此世說

新史卷五終

新史卷六

海陽查應光賓王父輯

晉

羅君章曾在人家主人令與坐上客共語答曰相識已多不煩復爾世說

阮德如嘗于廁見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着皂單衣平上幘去之咫尺德如心定徐笑語之曰人言鬼可憎果然鬼報愧而退世說

鄭泉臨卒時語同輩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爲酒壺實獲我心矣世說

王安豐諫脫不持儀形好乘巴驢馬雖爲三司幸爾私行巡省田園不從一人自以手中挿腰世說

溫太真位未高時屢與揚州淮中估客樗蒲與輒不競嘗一過大輪物戲屈無因得反與庾亮善於舫中大喚亮曰卿可贖我庾卽送直然後得還經此數四世說

有人譏周僕射頭與親友言戲發殊無後節周曰吾若萬里長河何能千里不一曲談資

謝公嘗與謝萬共出西過吳郡阿萬欲相與共萃王

恬許太傅云恐伊不必酬汝意不足爾萬猶苦要太傅堅不同萬乃獨往坐少時王便出門內謝殊有欣

色以爲厚待已良久乃沐頭散髮而出亦不坐仍據胡牀在中庭屢頭神氣傲邁了無相酬對意謝于是

乃還未至船逆呼太傅安曰阿甥王恬小不作爾世說王右軍少重患一二年輒發動後客許據詩忽復惡

中得二十字云取歡仁智樂寄暢山水陰清冷澗下瀨歷落松竹林既醒左右誦之誦竟右軍歎曰癩何

新史卷六
預盛德事耶外紀

表羊管詣劉恢恢在內眠未起袁因作詩謂之曰角枕燦文茵錦衾爛長筵唐詩晉獻公好攻戰國人多

喪其詩曰角枕燦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袁故嘲之恢尚廬陵長公主主見詩不平曰袁羊古

之遺狂外紀

習鑿齒嘗與孫綽共行時綽在前顧鑿齒曰沙之汰之瓦石在後鑿齒曰簸之颺之糠粃在前外紀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就桓

公司馬於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謝未卽答時郝隆在坐應聲答曰此甚易解處則爲遠志出則爲小

草謝甚有愧色外紀

謝傳夫人劉不令公有別房公頗欲立妓妾令侄等微達此旨共訊夫人因稱關雎禽斯有不妬之德夫人問誰誤此詩答曰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相爲耳使周姥識詩當無此句外紀

謝幼輿謂周侯曰卿類社樹遠望之峽峽拂青天流

而視之其恨則

所托下聚淵而已

答曰校條埽

青天不以爲高

群狐亂其下不以爲濁聚淵之戲卿之所保何足自稱世說

千寶向劉真長叙其據神記劉曰卿可謂鬼之童戲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答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世說

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款雜劉夫人在壁後聽之具聞其語謝公明日還問昨客何似劉對曰亡兄

門未有如此賓客謝深有愧色世說

孫長樂作王長史誄云余與夫子交非勢利心猶澄水阿此玄味王孝伯見曰才士不遜亡祖何至與此人周旋世說

衛宏叛來歸國謝太傅每加接引宏自以有才多好上人坐上無折之者適王子猷來太傅使共語子猷直執視良久曰語太傅云亦復竟不異人宏大慚而退世說

庾元規語周伯仁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何樂謂樂殺邪庾曰不爾樂令耳周曰何乃刻畫無鹽以唐突西子也世說

石季龍時太子詹事孫珍問侍中崔約曰吾患目疾何方療之約素狎珍戲之曰溺中則愈珍曰目何可溺約曰卿目晚晚正耐溺中珍恨之以白石宣於諸子中最胡狀目深聞之大怒誄約父子載記

衛江州在尋陽有知舊人投之都不料理唯餉王不留行一斤此人得餉便命駕李弘範聞之曰家舅刻薄乃復驅使草木世說

謝無奕性粗強，以事不相得，自往數王藍田，肆言極罵。王正色面壁，不敢動。半日謝去，良久轉頭問左右小吏曰：「去未？」答云：「已去。」然後復坐。時人歎其性急，而能有所容。世說

謝虎子嘗上屋，熏鼠，胡兒既無由知，父爲此事聞人，遂疑人有作此者，戲笑之時，道此，非復一過。太傅既了已之不知，因其言，次語胡兒曰：「世人以此謗中郎，小言我共作此。」胡兒懷熱，一月日閉齋不出。世說

晉司空桓豁在荊，有參軍剪五月五日雞鵠舌，教令

學語，遂無所不名。顧參軍擅弦琵琶，鵠每立聽，移時又善能學人語聲。司空大會吏佐，令悉效四坐語，無不絕似。有生，鼻語難學，學之不似，因內頭於甕中，以效焉。遂與隣者語，聲不異。主典人於雞鵠前盜物，參軍如廁，雞鵠伺無人，審白主典人盜其物。參軍銜之而未發。後盜牛肉，雞鵠復白參軍曰：「汝云盜肉，應有驗。」雞鵠曰：「以新荷裹着屏風後，檢之果獲。」痛加治，而盜者患之。以熱湯灌殺。參軍悲傷累日。幽明錄

王凝之義之子也。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凝之彌

篤，孫恩之攻會稽，寮佐請爲之備，凝之不從。方入靜室請禱，出語諸將佐曰：「吾已請大道鬼神相助，賊自歛矣。」既不設備，遂爲孫恩所害。晉書

王徽之在桓車騎騎兵參軍，桓問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時見羣馬來，似是馬曹。桓又問：「官有幾？」馬答曰：「不問馬何由知其數，又問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桓又嘗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王初不答，自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外紀

習鑿齒與孫綽不相識，同在桓公坐，桓語孫可與習參軍共語。孫云：「鑿齒，蠻荆，恥與大邦爲讎。」習云：「薄伐獫狁，至於太原。」習，襄陽人。孫，太原人。故因詩以相戲。外紀

秦符生時，太白犯東井，有司奏東井秦之分也。太白罰星，必有暴兵起於京師。生曰：「星入井者，必將討早。」何所怪乎？魏記

符生，字長生，徙第二子，幼而無賴，祖洪甚惡之。生而無一目，爲童兒洪戲之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洪大驚，鞭之。生曰：「生

耐乃樂不堪扶筇謂曰吾以爵爲奴生曰可不如石
勒也決懼蹠而掩其口晉書

符堅初滅燕慕容冲姊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
納之寵冠後宮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
姊弟專寵官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離復一離雙飛
入紫宮咸懼爲亂王猛切諫堅乃出冲後冲進逼長
安堅遣之錦袍曰朕於卿恩分如何而於一朝忽爲
此變較記

秦主堅遷慕容暉及其百官并辭卑四萬餘戶於長
安猛表留梁琛爲主簿他日與僚屬宴語及燕吏猛

曰人心不同昔梁君專美本朝郝君微說國變秦軍
焉便曰敢問取臣之道何先猛曰郝君知幾爲先延
曰然則明公賞丁公而誅李布也晉書

趙整性好幾諫無所迴避待堅末年寵惑鮮卑情於
治政整因歌諫曰昔聞孟津河千里作一曲此水本
自清是誰攪令濁堅動容曰是朕也又詠聚詩曰北
園有一樹布葉垂重陰外雖饒東刺內實有赤心堅
笑曰將非趙文業耶外紀

顧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有才氣工畫而痴時稱其
有三絕謂不絕畫絕痴絕也每食甘蔗自尾至本云
漸入佳境談資

光遠字孟祖爲博昌小吏縣令使邇送客寒復遇雨
凍濕還今不在解衣入令被中臥令欲誅之遠曰若
不覺溫必恐凍死白孔六帖

桓宣武少家貧歲大輸債主敦求甚切思自振之左
莫知所出陳郡袁耽俊邁多能宣武欲求救於彼耽
時居艱恐致疑試以告焉應聲便許畧無辭意遂變

服懷布帛隨溫去與債主戲券素有義名債主就局
曰汝故當不辦作表彥道遂共毀一萬卿直上
百萬數投馬絕叫傍若無人探布帛歸對人曰汝竟
識表彥道不世說

謝幼輿隣家高氏女有美色謝嘗携之女役校折其
兩齒時人爲之語曰任達不已輿折齒謝聞之傲
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何氏語林

劉承胤少有淹雅之度王庾溫諸公素與周旋聞其
至共載看之劉倚被囊下不與三人言神味亦不相

飢餓俱賓退王廩甚怪此意翌日承胎好醜斬下必有珍寶富有市井事令人視之果見向囊皆珍玩正與胡父語何氏語林

顧長康矜伐過實諸年少因相稱舉以爲戲弄嘗爲散騎常侍與謝瞻連宿夜于月下長談自云得先賢風致謝每遙望之長康彌自力忘倦謝將眠語極脚人令代已長康不覺有異遂申旦而止何氏語林

戴叔鸞才既高達論議尚奇多駁流俗同郡謝季孝問曰子自視天下孰與爲比叔鸞答曰我若仲尼長

東魯大禹出西虜獨步天下誰與爲偶何氏語林

向燕汝水不冰燕王慕容超惡之李超對曰良由逼帶京城近日月也燕王大悅何氏語林

有人詰謝公別謝公流涕此人入之不悲既去左右曰向客殊自密雲謝公曰非徒密雲乃自早雷耳何氏語林

謝敷隱居會稽山初月犯少微星少微一名處士星識者以隱士當之吳國戴逵名重于敷時人愛之

而歿死故會稽士人以朝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何氏語林

顧愷之見謝萬因論神仙顧問云仙者之乘或羊或鹿使君當乘何物耶謝曰居家者遇物斯乘卿輩卽轅中客也何氏語林

謝康樂父瑛生而不慧爲秘書郎早亡康樂小時便文藻艷逸祖車騎甚奇之謂親知曰我乃生瑛瑛那得不生靈運何氏語林

劉道真子婦始入門遺婢度劉卿之甚苦婢固不從劉乃下地叩頭婢懼而從之明日語人以手推故是神物一下而婢子服淫何氏語林

殷美爲豫章太守臨去都下人士因附書自許西倪至石頭念鄒水中祝曰沉者沉浮者浮洪喬不能作置書輒

謝鎮西少時聞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殷未過有所通爲謝標榜諸義作數百語既有佳致兼辭條豐蔚甚足以動心駭聽謝法神傾意不覺流汗交面殷徐語左右取手巾與謝耶拭面世說

王獻之善隸書變王羲之法爲今體字畫秀媚妙絕時倫與父俱得名其章草疎弱殊不及父有問羲之

云世論卿書不逮顧之。答曰：殊不爾也。他日見顧之問尊君書何如，顧之不答。又問論者云：君固當不如顧之笑而答曰：人那得知之也。

王長史語劉真長曰：卿近大進。劉曰：卿仰看耶。長史問何意。劉曰：不爾何由測天之高也。

桓宣武自以容姿風氣，是司馬宣王劉越石之傳，有以比王大將軍者，意甚不平。及北伐還於路中，得一巧作老嫗，乃越石故妓也。見桓，便怆然而泣。桓問其故，答曰：公甚似劉司空。桓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

問此嫗。嫗云：面甚似猥，眼甚似猥，小鬚甚似猥，形甚似猥，短聲甚似猥，雖桓於是襜衣解帶，昏然而卧。不怡者數日。

殷顗病困，看人政見半面。殷荊州典晉陽之甲，往與顗別，涕零屬以消息。所患顗答曰：我病自當差。正憂汝患耳。世說

桓溫少與殷浩友善，殷嘗作詩示溫，溫玩之曰：汝復犯我尚出汝詩示人。

王仲祖謝仁祖，劉真長俱至丹陽墓所，省殷揚州，殊

有確然之志。既反，王謝相謂曰：淵源不起，當如蒼生

何。深為憂嘆。劉曰：卿諸人，真憂淵源不起耶。世說

孫盛與殷浩談論，往往精苦。客主無閒，左右進食，冷而復暖者數四。彼我奮擲，塵尾毛悉脫落。滿飯中，賓主遂至春忘食。殷乃語孫曰：莫作強口馬，我當振

卿鼻。孫曰：卿不見決鼻牛。人當勞卿頸。外紀

慕容儼少見潘榮，長揖而已。或勸屈節，儼獲袂曰：吾

狀貌如此，行望人拜，豈能拜人。三十國春秋

張天錫少有文才，流譽遠近。及歸朝，甚被恩遇。朝士

以其國破，身處憂共，要之會稽王道子，嘗問其西土

所出。天錫應聲曰：桑椹甘香，鴨鵝華饗，乳酪養性，人

無妬心。晉書

陶範侃第十九子，諸子中最知名。王修齡常在東，甚

貧乏。陶胡奴字小為烏程令，送一舟米道之，却不肯

取。直答語王修齡：若饑，自當就謝仁祖索，不須陶胡

奴米。川名錄

劉玄明甚有吏能，歷建康山陰令，政常為天下第一。後傳嗣代為山陰，問玄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尹。玄

明答曰：我有奇術。卿家講所不載。臨別當以相示。既而言作縣令。惟日食一升飯而不飲酒。此第一策也。世說

桓南郡好獵。每田狩。車騎甚盛。五六十里中。旌旗蔽。黑。騁良馬。馳擊若飛。雙戰所指。不避陵壑。或行陳不整。虜鬼騰逸。參佐無不被繫束。桓道恭玄之族也。時爲賊曹參軍。頗敢直言。常自帶絳綿纒著腰中。玄問此何爲。答曰：公獵好縛人。士會當被縛。手不能握也。玄自此小差。世說

近一百

卷六

十三

羅大佐別州從事。桓宣武爲王車騎集別友。進坐良久。情出。宣武曰：卿向欲客事。何以便去。答曰：友朋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喫。故冒來前耳。無事。可容今已飽。不復須駐了。世說

陶靖節在家。郡將侯陶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漉畢還復著之。世說

庾園客詣孫監。值行見齊莊在外。尚幼而有神意。庾試之曰：孫安國何在。郎答曰：庾稱恭家。庾大笑曰：諸孫大盛。有見如此。又答曰：未若諸庾之翼翼。還語人。

曰：我欲勝得重。喚奴名。世說

范玄平爲人好用智數。而有時以多數失。會嘗失官。居東陽。桓大司馬在南州。故往投之。桓時方欲招起。屈滌以傾朝廷。且玄平在京。素亦有譽。桓謂遠來投已。喜躍非常。比入至庭。傾身引望。笑語歡甚。顧謂袁虎曰：范公且可作太常卿。范裁坐。桓便謝其遠來。意范雖實投桓。而恐以趨時損名。乃曰：雖懷朝宗。會有亡兒瘞在此。故來省視。桓悵然失望。向之虎作一時都盡。世說

下

卷六

十四

王凝之謝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還謝家。意大不悅。太傅慰釋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惡。汝何以恨迺爾。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則有封胡。邇來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世說

桓南郡小兒時。與諸從兄弟各養鵝。其間南郡鵝每不如。甚以爲忿。乃夜往鵝欄。取諸兄弟鵝。悉殺之。既曉。家人咸以驚駭。云是變怪。以白車騎。車騎曰：無所致怪。當是南郡戲耳。問果如之。世說

桓玄素輕桓惔。惔在京下。有好桃。玄連就求之。遂不

得佳者。刻與殷仲文書。以為嗤笑。曰。德之休明。肅慎其格。夫如其不。不。壁間物。亦不可得也。世說

王大喪後。朝論或云。國寶應作荊州。國寶主簿。夜函白事云。荊州事已。行國寶大喜。而夜聞。嘆。網。紀。話。勢雖不及作荊州。而意色甚恬。曉遣參。都。無。此。事。即與主簿數之曰。卿何以誤人事耶。世說

殷仲堪父病虛悸。聞牀下。動。謂是牛。聞。卒。武不知是殷公。問仲堪。有一殷病如此不。仲堪泣。而起曰。臣進退唯谷。世說

殷仲堪父病虛悸。聞牀下。動。謂是牛。聞。卒。武不知是殷公。問仲堪。有一殷病如此不。仲堪泣。而起曰。臣進退唯谷。世說

殷仲堪父病虛悸。聞牀下。動。謂是牛。聞。卒。武不知是殷公。問仲堪。有一殷病如此不。仲堪泣。而起曰。臣進退唯谷。世說

殷仲堪父病虛悸。聞牀下。動。謂是牛。聞。卒。武不知是殷公。問仲堪。有一殷病如此不。仲堪泣。而起曰。臣進退唯谷。世說

殷仲堪父病虛悸。聞牀下。動。謂是牛。聞。卒。武不知是殷公。問仲堪。有一殷病如此不。仲堪泣。而起曰。臣進退唯谷。世說

殷仲堪父病虛悸。聞牀下。動。謂是牛。聞。卒。武不知是殷公。問仲堪。有一殷病如此不。仲堪泣。而起曰。臣進退唯谷。世說

殷仲堪父病虛悸。聞牀下。動。謂是牛。聞。卒。武不知是殷公。問仲堪。有一殷病如此不。仲堪泣。而起曰。臣進退唯谷。世說

鮑綰五十足。晉書

燕主熙為其後符氏起承華殿。負土北門。與毅同儕。典軍杜。載。棺。詣。闕。極。諫。熙。斬。之。符。氏。嘗。季。夏。思。東。魚。熙。下。有。司。切。責。不。得。斬。之。至。是。符。氏。卒。熙。哭。之。絕。而。復。蘇。斬。衰。食。報。命。百。官。哭。無。淚。者。罪。之。又。以。其。嫂。張。氏。為。殉。晉書

南燕慕容德。建平四年。妖賊王始。聚眾於太山萊蕪。谷。自稱太平皇帝。號父罔為太上皇。號兄休為征東將軍。太為征西將軍。假署公卿。誰動百姓。德遣車騎將軍慕容鎮討擒之。將斬於馬市。有人謂之曰。何為妖妄。自貽族滅。父及兄弟何在。答曰。太上皇。紫座在外。征東。征西。為亂兵所害。如朕今日。復何聊賴。其妻趙氏怒曰。君正坐此口。以至於死。如何。臨刑。猶自不華。始答曰。皇后不達天命。自古迄今。豈有不破之家。不亡之國哉。行刑者以刀。銀。其口。始曰。朕今為爾所差。崩。即。崩。矣。終。當。不。易。其。言。聞。而。笑。謂。左。右。曰。笑惑之人。死猶狂語。十六國春秋

願愷之字長康。嘗以一厨。題其前。寄植玄。皆其

願愷之字長康。嘗以一厨。題其前。寄植玄。皆其

願愷之字長康。嘗以一厨。題其前。寄植玄。皆其

願愷之字長康。嘗以一厨。題其前。寄植玄。皆其

願愷之字長康。嘗以一厨。題其前。寄植玄。皆其

願愷之字長康。嘗以一厨。題其前。寄植玄。皆其

願愷之字長康。嘗以一厨。題其前。寄植玄。皆其

深所珍惜者，乃發其厨，後竊取，盡而藏，開如舊，以還之。給云：未開，愷之見，封題如初，但失其書，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僧人之登仙了無怪也。

桓車騎中，不好着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與車騎大怒，催使持去，婦更馳還，傳語云：衣不經折，何由而故？桓公大笑着之。

劉愛之，少爲殷中軍知，稱之於庾公，公甚厭然，便取爲佐，既見，坐之獨榻上，與語，劉是日，殊不語，庾少失望，遂名之爲羊公密，昔羊叔子有寓，喜舞，嘗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來，蛇蛇而不肯舞，故比之。

孫盛爲長沙太守，頗營貨貨，從事至鄆，服高名，不效盛與桓溫，綏辭言放蕩，曰：從事進無威，厥來儀之美，退無爲，鶴搏擊之用，徘徊湘川，有似惟鳥，溫怒，追按，駐私，監車收到州，不坐，白孔六帖。

謝奕字無奕，與桓溫善，溫辟爲安西司馬，猶掛布衣，好在溫坐，岸幘笑談，無異常，曰：桓溫曰：我方外司馬，奕每因酒，無復朝廷禮常，溫飲，溫走入南康主門，避之主曰：君若無狂，可賜我，仰由得相見，奕遂携酒。

就聽事，引溫一兵，師共飲，曰：失亦老兵，得亦老兵，亦何所在，溫不之責。

晉書

羅友少有美韻，不持檢飾，好何人祠，往乞餘食，雖營署中，肆不以爲羞，時在桓公府，桓責之曰：君太不逮，須食何不就身求，乃至于此，友傲然不屑，答曰：就公乞食，今乃可得，明日已復無，桓大笑之。

何氏語林

謝長史庾左丞，既免官，二人志意相得，並肆情誕縱，或乘露車，歷遊郊野，既醉，則相與執鐸，挽歌，不屑物議。

何氏語林

十八

刀爰於桓公坐，嘲韓博曰：君是韓盧，後博退，應曰：卿是韓盧，後桓公笑曰：刀以卿姓韓，故相問耳，他自姓刀，那得復是韓盧，後博曰：明公未之思耳，每見者，則爲刀也，桓公大悅，一坐數以爲佳。

何氏語林

劉遵爲殷仲堪參軍，桓南郡嘗過仲堪，於廳事前戲馬，以狗擬仲堪，劉時在坐，謂南郡曰：馬狗有餘，狗理不足。

何氏語林

伏乞，度在桓公府，有文名，孝武嘗大會，伏與坐，還下，或呼子孫之曰：百人高會，天子先問伏酒在否，爲人。

作父定何如

顧虎頭人笑爲痴。桓玄嘗以一葉柳詒之曰：「此蟬翳葉也。以自蔽。人不見已。」顧引葉自蔽。玄就溺焉。顧目視。翳被。故云不見。以珍重此葉。何氏語林

司馬太傳問謝車騎。惠子其書五車。何以無一言入玄謝曰：「故當是其妙不傳。」

王尼見司馬太傳曰：「公負尼物。」太傳言初不識此事。尼曰：「昔楚人失布。謂令尹盜者。以令尹姓政盜賊公行。是與白盜無異。今君左右有屋舍。尼獨窮困。是亦

明公負尼物也。」太傳大笑。與絹五十疋。

魏將軍張袞以才謀爲魏主珪腹心。袞薦中州士人盧溥及崔逞。珪皆用之。及圖中山。久未下。軍食乏。問計於羣臣。逞對曰：「桑椹可以佐糧。飛鵲食而改音者也。珪雖用其言。然銜之。」晉書

新史卷六終

新史卷七

海陽查應光賓王父輯

南北朝

宋太祖嘗面許思光張公爲司徒長史救竟不下張乘一馬甚瘦太祖見之問曰卿馬何瘦給粟多少張曰日給粟一石上曰食粟不少何瘦如此張曰臣許而不與明日卽除司徒長史何氏語林

劉穆之小時家貧誕節不持儉操常往妻江氏家喫食多見侵辱不以爲恥一日食畢求檀櫛江氏兄弟

新史南北朝卷二

戲之曰檀櫛消食君乃常饑何忽須此及穆之爲丹陽尹召江氏兄弟食令厨人以金杵貯檀櫛一斛進之何氏語林

張思光既免官爲詩與何徵士有高尚之言何答曰昔聞東都日不在簡書前思光久病之及何後婚孔氏女思光始爲詩贈何曰惜哉何居士薄暮還荒淫何亦病之而無以釋也何氏語林

王准之字元慶高祖彬尚書僕射曾祖彪之尚書令祖瞻之父納之並御史中丞彪之博聞多識練悉朝

儀自是家世相傳竝諳江左舊事絨之青箱世人謂之王氏青箱學准之兼明禮傳贈于文辭宋臺建除御史中丞爲僚友所憚准之父納之祖瞻之曾祖彪之至准之四世居此職准之嘗作五言范泰朝之曰卿唯解彈事耳准之正色答猶差卿世載雄狐宋史會稽太守孟顓事佛精懇而爲謝靈運所輕謝嘗語顓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卿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顓深恨此言何氏語林

謝靈運守永嘉遊石門洞入沐鶴溪旁見二女浣沙

新史南北朝卷二

顏貌娟秀非塵俗態以詩嘲之曰我是謝康樂一箭射雙鶴試問浣沙娘箭從何處落二女逡巡不顧又嘲之曰浣沙誰氏女香汗濕新雨對人默無言何事甘良苦既而二女微吟曰我是潭中鯉暫出溪頭食食罷自還潭雲深何處覓吟罷不見康樂遂回南史袁貞爲監軍時范玄平爲吏部尚書大坐語袁卿此還不失爲護軍袁曰卿何事人中作市井

殷淳子字有父風嘗與侍中何遜共食字羹盡勗云益殷尊羹勗司空無忌子也字徐軌勗曰何無忌諱

何尚之與顏延年少相好狎二人皆短小尚之嘗謂延年爲猿延年目尚之爲猴一日同遊太子西池延年問路人云吾二人誰似猴此人指尚之爲似延年喜笑此路人曰彼似猴君乃是真猴何氏語林

張思光嘗詣吏部尚書何武誤通尚書劉澄融下車入門曰非是至戶外望澄又曰非是既還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何氏語林

宋世祖與羣臣至殷貴妃墓謂劉德願曰卿等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劉應聲號慟涕泗交橫上以爲豫

州刺史帝又令羊志哭羊亦鳴咽甚哀他日有問羊者鄉那得此副急淚羊曰我爾日自哭亡妾耳語林

宋世祖嘗賜謝中書寶劔謝以與魯豫州遂別後魯作逾世祖嘗因宴集問劔所在謝曰昔與魯契別竊爲陛下杜郵之賜世祖大悅世說

宋文帝山陰公主適駙馬都尉何武淫恣嘗謂帝曰妾與陛下男文姬嫁俱託體先帝陛下六宮數百而妾惟駙馬一人太不均帝乃爲置首惡左右三十人

吏部郎褚彥回貌美公主窺見悅之白帝召彥回西上閣宿公主夜就之彥回不爲移志公主曰公難得如執何無丈夫意彥回曰回雖不敏何敢首爲亂階

宋史

劉義基封管道侯凡歸無識始興王濬謂義基曰陸士衡詩云營道無烈心其意何若義基答曰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何氏語林

顏延之少有令名宋文帝嘗問以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奧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曰

誰得卿狂答曰其狂不可及

何承天爲著作時年已老而諸佐即並名家年少顏川荀伯子嘲之常呼爲奶姆何曰卿當云鳳凰將九子何言奶姆耶何氏語林

江從簡是江光祿子小時有文情年十七作採荷詞以刺何敬容曰欲持荷作柱荷弱不勝梁欲持荷作

錢荷暗本無光敬容不覺唯歎其工何氏語林

顏延之遇何偃於途偃還呼曰顏公延之恠其輕脫答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

何以見呼爲公。便羞而退。外紀

王敬弘爲尚書僕射。闢署文案。初不省讀。嘗豫聽訟。

上問以疑獄。敬弘不對。上變色問左右。故不以訊。

牒副僕射。敬弘曰。臣乃得訊牒。讀之。政自不解。語林

何敬容在廷日。嘗有一客詣之。此人姓吉。敬容問之。

曰。卿與丙吉遠近。答曰。如明公之與蕭何。何氏語林

江湛無兼衣。餘食嘗爲上所召。值浣衣稱疾。經日衣。

成。然後赴牛餽。駁人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

顏延之不能取容當世。宋文帝傳詔召之。顏不肯詣。

常日。但入酒店裸袒挽歌。了不應對。何氏語林

顏延之子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給。延之一無。

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牛車。蓬屨肉薄。卽。

屏。駐道側。謂曰。吾平生不喜見貴人。今不幸見汝。書

劉琨位本在何偃前。孝武初。偃爲吏部尚書。琨圖侍。

中不得。與偃同從郊祀。偃乘車在前。琨策駟居後。謂。

偃曰。君轡何疾。曰。牛駿。馭精。所以疾耳。偃曰。君馬何。

遲。曰。騏驎。雖於羈絆。所以居後。偃曰。何不著鞭。使致。

千里。曰。一蹶自造。青雲。何至與驂馬爭路。

袁山松少有才。仍善音樂。舊有行路難。哀好之。乃。

文其辭句。婉其節奏。酣醉歌之。聽者流涕。又好作挽。

歌。每出遊。今左右唱之。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時人謂。

張屋下。陳處。袁道上行苑。

王延之阮籍。俱是劉湛外甥。並有蚤舉。劉甚愛之。嘗。

曰。籍後當爲第一。延之次也。延之甚不平。後爲江州。

每致餉下都。籍與朝士同側。高祖聞之。與延之書曰。

籍云。卿未嘗有別意。當由劉家月旦耶。何氏語林

范蔚宗臨刑時。妓妾來別。蔚宗悲涕流連。謝綽時亦。

同刑。類謂蔚宗曰。舅殊不同。舅俟色。何氏語林

范蔚宗撰和香友其序云。腐本多忌。過分必害。沉實。

易和。盈斤無傷。零落唐唐。黏濕。甘松蘇合。安息。

鬱金。捺多和羅之屬。越被珍於外國。無取于中土。及。

秦膏昏鈍。甲煎淺俗。非特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

尤疾。此序所言。悉以比類。朝士腐本多忌。比庚炳之。

零落虛燥。比何尚之。唐唐黏濕。比沈演之。秦膏昏鈍。

比羊玄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甘松蘇合。比慧琳道。

人。沉實易和。比自兄也。何氏語林

瑒之是太后父興之孫興王僧達隣居嘗一日盛
軍服謁僧達僧達不與言直語曰身昔門下驛路興
之者是君何親遂焚瑒之所坐牀太后怒泣訴于孝
武帝帝曰瑒之年少無事詣王僧達見辱乃其宜爾
何氏諱林

張暢以陷南譙王義宣見原孝武宴朝陽暢亦在坐
何偃因醉曰張暢故是奇才同義宣作賊亦能無咎
非才何致此暢乃厲聲曰太初之時誰黃其閭帝曰
何事相苦初元凶時偃父尚之爲元凶司空義師至

新林門生皆逃尚之父子與婢妾共洗黃闔故暢記
之南史

王僧達性好鷹犬何尚之致仕復膺朝命於宅設八
關齋大集朝士自行香次至僧達曰願郎且放鷹犬
勿復遊獵僧達答曰家養一老狗放無處去已復還
尚之失色南史

宋世嘗目莊周爲道家之儀秦王通孔門之王莽世
孝武帝嘗吟謝莊月賦稱歎良久謂顏延之曰希
此作可謂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延之對曰美

美矣但詎始知隔千里今共明月帝召瑒以延之答
語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謔始知生爲久別難
沒爲長不歸帝拊掌笑曰人好嘲謔未有不遇其敵
者外紀

丘靈鞠嘗詣褚淵淵不起曰比脚疾不復能起靈鞠
曰脚疾亦是大事公爲一代庸臣不可復爲履綈外紀
張吏部與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輒賓客輻輳
有過諸吏部者輒拒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
何氏諱林

廢帝狂悖無道因諸父殿中以明帝肥壯用竹籠盛
而稱之號爲猪王嘗以木槽盛飯內諸雜食攪令和
合掘地爲坑穽實之以泥水俾明帝內坑中和槽食
置前令太宗以口就槽中食用之爲歡笑時廷尉劉
暉妾孕臨月迎入後宮翼其生男欲立爲太子太宗
嘗忤旨帝怒乃俾之縛其手脚以杖貫手脚內使人
擔付太官曰即日屠猪休仁笑謂帝曰猪今日未應
死帝問其故休仁曰待皇太子生殺猪取其肺肝帝
意乃解曰且付廷尉一宿出之休仁傳

吳果之中行錄有孝行宋司空劉歆見而奇之謂曰見卿足使江漢崇望杞梓發聲爲駕部郎清貧自業食唯有韭菹藟生韭雜菜任昉嘗戲之曰誰爲庾郎貧食鮭嘗有二十七種南史

宋主于業幼而猜暴及卽位公卿以下皆被捶曳嘗令太廟別畫祖考之像入廟詣高祖像曰渠大英雄生擒數天子指太祖像曰渠亦不惡但末年不免兒孫去頭指世祖像曰渠大醜鼻如何不醜立召畫工令醜之宋史

宋明帝棋品甚拙而每與第一品王抗對奕抗給曰皇帝飛棋臣不能斷宋主終不悟好之愈篤宋史

宋明帝廢立之際王思遠謂從兄晏曰兄荷武帝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相須未知兄將何以自立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名晏曰方啖粥未暇此事及晏拜驛騎會于弟曰隆昌之末阿戎勸我自裁若用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旬日晏及禍世說

劉韞弟述字彥思亦甚肅秀從子俱疾危爲父彥節

母勸對之泣述嘗候之便命左右取酒肉令俱進之皆莫知其意或問焉答曰禮云有疾飲酒食肉述又嘗新有總條或詰之問其母安否述曰唯有愁恨次訪其子對曰所謂父子棄應蓋謂應爲憂也南史

范柏年漢中人常謁宋明帝言次及廣州食泉因問柏年卿州中復有此水不答曰臣州中惟有文州武鄉廉泉讓水又問卿宅在何處曰居廉讓之間帝善其對南史

何長瑜爲臨川王記室參軍嘗於江陵寄書與族人何勗以韻語序臨川州府僚佐有陸展來自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欲出如此五六句輕薄少年演而廣之一時人士並爲品且盡加劇言古句臨川怒以白文帝除爲廣州增城令外紀

劉韞字彥文道欣子也人才凡鄙特爲明帝所寵在湘川雍州使書畫者圖其出行鹵簿儀常自披氍毹以圖示征西將軍蔡興宗興宗戲之陽若不解畫者指韞形問之曰此何人而在輿韞曰政是我南史袁尹在郡時詩酒自適不以物務經心每杖策過

當其意得悠然忘反郡南一家頗有竹石袁率爾步往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咏自得主人出語笑款洽俄車騎羽儀至方知是袁何氏語林

袁尹嘗步履曰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到門來進案曰昨飲酒無偶聊相要耳竟不與相見南史

蒼梧王昱明帝子嬖人李道兒所生也初或以陳太妃賜嬖人李道兒已復迎還生昱故昱每微行自稱李將軍常著小袴衫營署巷陌無不貫串或夜宿客

舍或書卧道傍排突廝養與之交易或遭慢辱悅而受之凡諸鄙事裁衣作帽過目則能未嘗吹篴執管

便諷一日不殺則慘然不樂端午太后賜扇昱嫌其不華令太醫煮酖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應作

孝子昱復得出入狡獪昱曰汝語大有理後以太后令遣廢爲蒼梧王宋史

蒼梧王漸行兇暴屢欲害蕭道成嘗率數十人直入

鎮軍府時暑熱道成書卧裸袒蒼梧立道成於室內指腹爲射的自引滿將射之道成神色不變歛衫曰

老臣無罪蒼梧左右王天恩曰領軍腹大是佳射陂而一箭便死無復的矣不如以電箭射之乃取電箭一發卽中道成臍蒼梧投弓於地大笑曰此塲何如齊史

袁粲清整有風操自遇甚高嘗謂周旋曰昔有一國中一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惟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既並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爲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鍼藥畢具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衆乃懼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比亦試飲此水矣

王瞻字明遠負氣傲俗好貶裁人物在宋爲王府參軍嘗調劉彥節直督楨曰君侯是公孫俊是公子引滿促膝唯余二人彥節不悅續世說

齊高素善書馬好不已與王僧虔爭謂曰誰爲第一對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帝笑云可謂善自薦謀或云帝問我書何如卿對曰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草書第二正書第三臣書第三陛下無第

帝笑曰卿善爲詞

沈瑣之令丹徒不事左右以浸濯繫上左嘆曰一見天子足矣齊高召問復何所陳對曰臣坐清所以獲罪帝曰清何以獲罪曰無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謂誰瑣之舉手版四面揖曰此赤衣諸郎皆是南史

齊王儉爲吏部尚書時客有姓譚者詣儉求官儉曰齊桓滅譚那得有汝答曰譚子奔甚所以有僕儉賞其善操卒得職焉帝嘗幸樂遊苑宴羣臣奏樂帝曰卿好音樂就與朕同儉對曰沐浴唐風事兼比屋亦

既在齊不知肉味帝稱善

齊太祖嘗置酒爲樂清河崔思祖侍宴謂沈侍中曰羹膾爲南北所推沈答曰羹膾乃具食非卿所知思祖曰飽驚膾鯉似非勾吳之詩沈曰千里革羹豈關魯衛之事帝稱美曰羹羹頗須歸沈何氏語林

劉中郎性韻剛疎譚言肆行一日遇褚司徒入朝以腰扇障日中郎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此羞世且障何益褚曰寒士不遇中郎臣不能殺竟

寒士何氏語林

鬱林王年五歲戲高帝令左右鉗白髮問王我誰耶答曰太爺帝笑謂左右曰豈有爲人作曾祖而按白髮乎即擲鏡鑑南史

王儉與王敬則同升三公徐孝嗣於崇禮門候儉因嘲之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歸傳何氏語林

王融假還鄉詣王儉別儉立此地舉袂不前融亦舉手呼儉曰歌曰王前儉不得已超就之融曰使融不爲慕義而令君爲趨士豈不善乎常嘆云不恨我不

見古人所恨古人不見我南史

褚彥宣常非從兄彥回身事二姓彥回子貴往問訊彥宣彥宣問曰司空今日何在貴曰奉璽敕在齊大司馬門彥宣正色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彥回好戲詔以輅車給之彥宣大怒曰着此辱門戶那可令人見索火燒之駭人奔車乃免

世說

褚彥回途王僧虔赴湘州聞道壞墜水僕射王儉驚跳下車謝超宗拊掌笑戲曰落水三公墜車僕射彥

回出水。雷濕很籍。趙宗先在傳度航。抗聲曰。有天道焉。天所不容。地所不受。授昇河伯。河伯不受。彥回怒曰。寒士不遜。趙宗曰。不能賣衰。劉得富貴焉。免寒士外紀

李孝貞字元操。好學。善屬文。仕齊。與弟孝基同見吏部郎中陸昂。昂戲之曰。弟名孝基。兄其替矣。孝貞對曰。僕雖不肖。請附子。臧昂握手曰。士固不妄。有名吾賢必當達至。

魏尚書令王肅。博學多通。才辭美茂。高祖甚重之。先

折一南北朝

卷一

五

仕齊。日聘謝氏女爲妻。及至京師。復尚公主。謝作五言詩贈曰。本爲簿上蚕。今作機上絲。得路遂勝去。願憶繹絲時。公主代爾答謝云。鍼是貫絲物。目中恒任絲。得帛縫新去。何能納故時。肅甚有愧色。洛陽伽藍記王與初拜僕射。劉顯徵與與子嗣同載。行至中堂。見路人驅驢。劉曰。驢汝好爲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矣。何氏語林

宗測代居江陵。不應招。梁軍豫章王巖請爲恭軍。答曰。何得認傷。梁軍。山木。

范陽盧叔虎有子十人。大者字畜生。最有才思。盧思道謂人曰。從叔有子十人。皆不及畜生。

王元景使梁劉孝綽途之泣下。元景無淚。謝曰。卿勿怪我。別後尚關干耳。

北齊李庶無愁時人。嗔爲天。聞崔湛謂之曰。教弟種蠶法。以錐錐遍刺作孔。挿以馬尾。庶曰。持此還施。貴族誓肩有驗狀。後樹。崔氏世有惡疾。故云。

下田居爲平。越長史。嘗丹禽獸云。羊性淫而狠。猪性卑而率。鵝性頑而傲。狗性陰而出。皆指斥貴勢。其賦折一南北朝云。紆青拖紫。名爲蛤。無世以比。今僕也。又云。料

斗唯唯。羣浮闇水。維朝繼夕。聿役如鬼。比今史諸事也。文章傳於閭巷。何氏語林

具興具規。頗有才學。邵陵王綸引爲賓客。邵陵作牧。邵儀規隨在江夏。時張續出之。湘鎮邵陵。餞之。南浦續見規在坐。意不能平。忽舉杯曰。具規。此酒。慶汝得陪。今燕規。卒起還。其子翁孺見父不悅。問而知之。翁孺因氣結。爾夜便卒。規恨續。勸兒信次致殯。規妻深痛夫子。翼日又亡。時謂張續一杯酒殺具氏三人。何

氏語林

釋法願出慈湘宮寺文惠太子嘗往問願願既不命坐文惠作禮而立乃謂願曰僕吹清鏡以爲供養其福云何願曰昔菩薩八萬伎供養佛尚不如至心令吹竹管子打死牛皮此何足道何氏語林

何承裕嗜酒狂逸歷歷屋咸陽二縣令醉則露首跨牛趨府爲治清而不煩民頗安焉每覽牒訴必戲判以喻曲直訴者多心伏引去往往召豪吏接坐引滿吏因醉挾私白事承裕笑曰此見罔也當受杖杖訖復召與飲何氏語林

齊世有席毘咄鄙文學朝劉遜曰君文如朝蓀須臾之寵豈比吾千丈松嘗有風霜劉答云既有寒木又發春花可乎席不能屈何氏語林

祖元珍爲彭城王參軍時尚書令王肅曾於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驢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多朔風彭城甚嗟其美欲使肅更詠乃先語云王公吟詠情性聲律殊佳可更爲誦悲彭城詩肅戲彭城云何意悲平城爲悲彭城也彭城有慙色祖在坐

云有所悲彭城王公自來見王肅云可爲誦之元珍應聲云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腫水裏肅嗟賞之彭城大悅退謂元珍曰卿定是神口今日若不得卿幾爲吳子所屈外紀

魏常林字伯槐年七歲父嘗造門問曰伯先在否何不拜林曰臨于字父何拜之有客大嘉之白孔六帖魏高祖子名皆恂愉悅懌崔光之子名皆勵勗勗高祖曰朕兒旁有心卿兒旁有九答曰君王勞心小人勞力帝大悅談資

齊謝朓爲王敬則塔曾告敬則其女常懷刀欲報朓朓不敢相見及當拜吏部謙挹尤甚尚書郎范鎮嘲曰卿人才無慙此選但恨不可刑於寡妻

張瓌以雍州刺史拜太常自謂開職武帝曰卿輩未當貴謂人不與既富貴復欲委去之瓌曰陛下御臣等若養馬無事就閑既有事復牽來帝猶怒遂以爲散騎常侍齊史

柳津字元舉慶遠子也雖乏風華性甚強直人或勸之聚書津曰吾常請道士上章驅鬼安用此冠名乎

齊孔德璋風韻清疎不樂世務門庭之內草萊不剪南有山池春日蛙鳴或問之曰欲爲陳蕃乎德璋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期效仲舉僕射王晏嘗鳴笳鼓造之聞羣蛙鳴晏曰此殊聒人耳答曰我聽卿鼓吹殆不及此晏有愧色南齊談載

齊主昭業性辯慧陰懷鄙惡爲太子時所愛左右皆遂加官爵疏於黃紙使臺盛帶之許南面之日依此施行侍疾居喪憂容號毀裁還私室即權笑酣飲常九

令女坐禱祀遠求天位世祖有疾與何妃書作一大喜字而三十六小喜字繞之世祖不知以爲必能負荷大業臨終執其手曰若憶翁當好作遂殂大殮始畢悉呼世祖諸伎備奏諸樂齊書

王肅初人魏不食羊肉酪漿嘗飯鯽魚羹渴飲茗汁京師士子見肅一飯一手酪漿渴後與孝文會食羊肉酪粥孝文怪問之對曰羊是陸產之最魚是水族之長所好不同也肅曰羊比齊魯大郡魚比郡齊書

昔小國惟若下中興王彭城王勰曰卿不愛齊

魯大邦而愛若小國朝日爲卿設若之餐亦有酤奴孝文大笑因此齊書酤奴外紀

巴東王于寶武帝之子爲荊州刺史累直閣將軍董蠻與同行蠻曰殿下癡如雷敢相隨耶于寶曰君敢出此語亦復奇蠻帝聞而不悅曰人名蠻復何容得蠻藉乃改爲仲舒巴東王嘗問曰今日仲舒何如昔日仲舒答曰昔日仲舒出自私庭今日仲舒降自先帝以此言之勝昔遠矣外紀

張融嘗乞假還武帝問所居答曰臣陸房無屋冊居無水上末解他日間其從兄緒緒曰融也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舫上住上大笑外紀

魏寧以善推祿命徵爲館客武城以已生年月記爲異人間之寧曰極富貴今年人暮武城驚曰是我寧變辭曰若帝王自有法

游雅與陳奇爭論惡而黜之高允微勸雅曰君朝望具瞻何爲與野儒辨簡牘章句雅謂允私奇曰君寧黨小人也取奇註論語孝經燒於廷奇曰公貴人不乏樵薪何乃然奇論語雅後陷之於法

何胤修干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
鮓脯糖蟹以爲非見生物疑食蚶蠣使門人議之學
生鍾旣曰鮓之就脯蟹於屈申蟹之將擣躁擾彌甚
仁人用意深懷如恒至於車螯蚶蠣眉目內關懸渾
池之奇猶較外絨非金人之慎不悴不榮會草木之
不若無聲無臭與昆礫其何算故宜長充庖廚未爲
口實竟陵王子良見旣議大怒汝南周顒與胤書勸
令食菜胤末年遂絕血味南史

源頤字踐言爲尚書郎攝祠部後屬孟夏以龍見請

齊書

正

零時高阿那肱爲錄尚書事謂爲真龍出見大驚喜
問龍所在云作何顏色師整密云此是龍星初見依
禮當宰祭郊壇非謂真龍別有所降阿那肱忿然作
色曰漢兒多事強知星存祭事不行北史

給事中劉鏡墓王肅之風專習茗飲彭城王謂鏡曰
卿不慕王侯八珍好蒼頭水厄海上有逐鳧之夫里
內有學顰之婦以卿言之卽是也其彭城王家有吳
奴以此言戲之洛陽伽藍記

高敖曹酷好爲詩嘗作雜詩三首云塚子地握裂星

夜天圓棋闌雲變張口卷席牀剥皮又云相逢重相
送相送至橋頭培堆兩眼淚難按滿胸愁又云桃李生
毛彈子熟長棒槌兒牆歌登亞肚河凍水生皮時人
往往傳以爲笑外紀

高昂與鄭嚴祖握槊劉貴召嚴祖昂不時遣柳其使
使曰柳時功脫時難昂卽以刀就柳刻之曰何難之
有貴敢不校

會稽孔閨初有才華未爲時所知孔珪嘗令章表以
示謝朓朓嗟吟良久自折簡寫之謂珪曰此子聲名

文二

正

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其好獎人才如此獨
輕江祗爲人祗常詣朓朓因言有一詩嗟左右取既
而便停祗問其故云定復不急祗以爲輕已後祗及
弟祀劉渢劉晏俱候朓朓謂祗曰可謂帶二江之雙
流祗轉不堪後遂構害外紀

庾詵愛林泉遇火止出書數頁坐於池上有爲火來
者答云惟恐損竹正從沮中山舍還載米一百五
十五有人寄詩

我百五十斛說
念其取足

房文烈嘗霖雨絕糧遣婢出糶因逃去三四日方擒得文烈竟無撻撻徐曰舉家無食汝何處來

周彥倫少往外氏藏車騎實家得衛桓散隸書法學之甚王文惠太子使彥倫書玄圃茅齋壁國子祭酒何胤以倒雅書就彥倫換之彥倫笑曰天下有遺丘不與易也

劉瓊妹爲鄱陽王妃性極妬王爲明帝所誅妃追傷成疾瓊不能止乃令陳郡殷舊書鄱陽王與寵妃照鏡狀如欲偶窺以示妃妃唾罵曰故宜早死於是病

亦除差

陸駿爲少府丞本無藝業而容貌特醜先是外國獻生犀其形甚陋故閭里以駿爲生犀

齊東昏卽位多行殺戮沈昭略與沈文季徐孝嗣同召入省例賜藥酒昭略罵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不致有今日卽擲甌投孝嗣面曰使作破面鬼

齊主姐太子寶卷卽位惡靈在太極殿欲速薨徐孝嗣固爭得踰月每當哭輒云喉痛太中大夫羊闡入

臨無髮俯仰憤騰寶卷輟哭大笑謂左右曰禿髻啼來乎

東昏侯宮中女侍多病懷春帝謂侍臣若何而可愈其疾內侍曰必得二十歲少年三四百醫之乃卽下詔命選人既半年宮姬皆肥膚充美各何御前謝恩諸少年傳甚與搜而至伏于宮姬之後詔問宮姬何爲曰蒙聖恩賜藥痊特此拜謝然則後伏者何物曰此藥查也

齊涪陵王寶卷作芳樂苑山石皆金以五采望民家有好樹美竹則毀牆徹屋而徙之於苑中立市使官人宦者共爲秤販以潘貴妃爲市令自爲錄事小有得失妃則與杖又好巫覡左右詐云見先帝大嘔不許數出寶卷大怒拔刀尋之既不見乃縛猴爲高宗形北向斬之

盧詢祖才幹機敏主客郎李庶身短而袍長詢祖腰廬而帶等庶曰盧郎腰廬帶難匝答曰丈人身短袍易長邢子才嘗戲之曰卿少年才學富盛戴角者無上齒恐君不壽盧答曰詢祖初聞此言實懷恐懼見

丈人者。蒼在鬢。差以自安。外紀

盧詢祖初襲爵大夏男。朝謂大夏初成。詢祖應聲曰。

且得燕雀相賀。

沈昭略嘗醉。日晚負杖至婁湖苑。遇王約。張目視之。

曰。汝是王約耶。何乃肥而痴。約曰。汝沈昭略耶。何乃

瘦而狂。昭略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痴。素何

王約素汝痴何。

王莽贊云。紫色蛙聲。餘氛閭位。謂以偽亂真也。顏之

推共人言及王莽形狀。一俊士自許。史學名僧甚高。

乃云王莽非直。眦目虎吻。亦紫色蛙聲。

乃云王莽非直。眦目虎吻。亦紫色蛙聲。

斷史卷八

海陽查應光賓王父輯

南北朝

齊杜臺卿字少山，尚書左丞。省中以其耳聾戲弄之，下辭不得理者，至大罵臺卿見其口動，謂爲自陳。史又不曉論訓，對往往乖越。聽者以爲嗤笑。北史周舍占對辯捷，嘗與裴子野語及嗜好，裴云：「從來未嘗食姜。」舍應聲曰：「孔稱不徹，裴乃不嘗。」一座絕倒。梁武平齊，復侍兒子餘輩，頗娛于目，爲卻后所隔，初憤恚將成疾。左右識其情者，進言曰：「臣嘗讀山海經云：以鵠夷爲膳，可以止妬。」梁武從之，卻妬之後，妬始減半。帝神其事，左右復言曰：「願陛下廣爲羞，以徧賜羣臣。」使不才者無妬于小，挾私者不妬其奉公。濁者不嫉其清，貪者不忌其廉，亦助化之一端也。帝然其言，將詔虞人廣捕之。會崇佛戒殺，遂止。英華

初梁武帝與任昉相遇於竟陵王西邸，從容語昉曰：「我登三事，當以卿爲記室。」昉亦戲帝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爲騎兵。」以帝善騎故也。後帝既登大位，與昉

語次，因及此語。昉仰謝曰：「昔承清宴，屬有緒言，提挈之長，形於善謔，豈謂多矣。斯言不渝。」何氏諸林

王筠清潔好學，沈約見筠，以爲似外祖袁粲，謂僕射張稷曰：「王郎非惟類袁公風韻，都欲相似。」稷曰：「袁公見人輒矜嚴，王郎見人必嬉笑，惟此一條不能酷似。」梁書

張率年十六，作賦頌二千餘言，虞詡見而誅之，率乃一日焚毀，更爲詩示焉。詡云：「沈約詩便句，句嗟稱無事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詡慙而退。

斤之南誌

卷八

二

武陵王無龍於曲宴坐，醉伏地，貂抄肉持。武帝曰：「汗貂對曰：陛下愛其羽毛，疎其骨肉。」

梁武問廣漢李膺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今勝昔，帝問其故，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

梁武小名阿練子，孫皆呼練爲綰，乃謂銷練物爲銷綰物，恐乖其義，或有諱雲者，呼紛紜爲紛，纒有諱桐者，呼梧，桐樹爲白鐵樹，便似戲笑耳。

沈休文常侍梁武帝宴，值豫州獻栗，徑寸半，帝奇之，問栗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沈少帝三事，約出語人。

曰此公護前不讓卽羞死何氏語林

謝莊子濤劉劭子悅嘗同飲後曰謝莊兒不可云不能飲濤曰苟得其人自可流酒何氏語林

呂僧珍既有大勳任總心養性甚恭慎當禁中盛暑

不敢解衣每侍御座屏氣鞠躬果實未嘗舉觴常醉

後恥一甘食帝笑謂曰卿今日便是大有所進梁史

誌公汝陽曰人言班鳩拙我道班鳩巧一根兩根

李曾高陽內史崔謹恃勢乞廉角鶴羽繪答書曰

鶴有六離飛則冲天鷹有四足走則入海下官庸體

疏賴手足遲鈍不能逐飛追走遠事倭人

劉孝綽辭藻後進所宗時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

編好事者咸誦嘗爲詩曰塞外羣鳥返雲中侶鴈歸

高祖見大怒卽奪侍郎又爲詩二首其一曰鳴鑼響

夾戟飛蓋倚林廬其二曰城闌山林遠一去不相聞

高祖嗟賞復侍郎沈約曰卿以詩失黃門還以詩得

黃門孝綽曰此卽既爲風所開復爲風所落也外紀

梁蔡得爲吏部尚書女爲昭明太子妃武帝設餅

在坐武帝頻嗔其名樽不答食餅如故帝改喚蔡尚

書卿放節執勞而應帝曰卿何何尊今何聰對曰臣

預爲右戚職在納言陛下不應以名垂喚帝然梁史

高祖嘗作五字疊韻曰後嗣有櫛櫛命朝士並作劉

孝綽曰梁王長康強沈約曰偏眠船舫邊庚肩吾曰

載七每礙壞徐摛曰臣昨祭禹廟殘六斛熟鹿肉何

遜用曹瞞故事曰膜蘇姑枯盧吳均沉思良久竟無

所言高祖慨然不悅俄有詔曰吳均不均何遂不遜

宜付廷尉升記

呂僧珍爲冠軍將軍侯其先以賑爲業及僧

珍貴兄子棄業不許曰汝等自有常分豈

可妄求但當速歸設責

僕射徐勉勢傾天下在袁昂處宴賓主甚歡勉求昂

出內人傳杯昂良久不出勉苦求之昂不獲已命出

五六人始至齋間昂謂勉曰我無少年老嫗並是兒

母非王妃母便是主太家今問訊卿勉聞大驚求

止方知昂爲貴

劉覽字孝智爲尚書左丞性聰敏尚書令史七百人

一見竝記名姓當官清正無所私姊夫御史中丞褚
遷從兄吏部郎弟綽在職頗通賈貨劾奏並免官
者綽怨之嘗謂人曰大誓行路覽望家人

梁史

梁陸晏子聘魏魏遣李諧郊勞過朝歌城晏子曰殷
之餘人正應在此諧曰未嘉南渡盡在江外

談數

釋寶海嘗因講經執鎗石香爐梁武帝曰法師雖斷
淫食香爐非鎗不執海應聲曰陛下位居宸極帽簪
非纛不戴帝大悅

高僧傳

梁時有沙門訟田武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辨徧問莫

丁二有北朝

五

知劉顯曰貞字爲與上人帝因忌其能出之

南史

梁彥瑜嘗與御宴醉伏筵中武帝以衆投之彥瑜取
果擲上正中面帝動色言汝那得如此彥瑜答曰陛

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果

外紀

劉惔在晉陵高爽嘗經途詣之了不相接高甚銜之

俄與代僑爲縣僑迎贈甚厚爽受餽答書云高晉陵

自答人問其故爽答曰劉僑自餽晉陽令耳何關爽

事何氏語林

蕭恪爲雍州刺史委政羣下賄賂公行客有江仲舉

蔡遷王臺卿庾仲容皆有蓄積人間歌曰江千萬蔡
五百王新車庾大宅武帝續之曰主人憤憤不如客
帝以示恪恪大慙乃折節學問所歷以善政稱

外紀

到溉被武帝賞接母與對棋或復失喪加以低睡帝
詩嘲之曰狀若喪家狗又似懸風捷當時以爲笑樂

外紀

到溉掌吏部尚書時何敬容以令參選舉有不允溉
輒相執敬容謂人曰到溉尚有餘吳恣學作貴人初

溉祖彥之微時以擔簦自給故世以爲譏云到洽一

丁二有北朝

八八

七

日間劉孝綽吾甚欲買東隣地以益宅而其主難之

奈何孝綽曰但多策盡於其旁以苦之洽怒

外紀

到溉子鏡蚤卒孫蓋早聰慧嘗隨武帝幸京口徑北

固樓賦詩盡受詔便就上以示溉曰蓋定是才子

恐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蓋因賜湖連珠曰硯磨墨以

磨文筆飛毫以書信如飛蛾之赴火豈焚身之可慘

必老年其已及可假之于少蓋後溺每和御詩上輒

手詔戲溉曰得無貽厭之力乎

外紀

郭祚以尚書右僕射領太子少保祚曾從幸東宮明

帝幼祖持一黃鰐出之時應詔左右越桃弓與御史中尉王顯迭相唇齒深爲帝所信祚私事之時人謗祚者號爲桃弓僕射黃鰐北史

張敬兒始不識書及爲方伯乃習學讀孝經論語初徵爲護軍乃潛於密室中屏人學揖讓客對空中俯仰妾侍竊窺笑焉將拜三司謂其妻嫂曰我拜後府開黃閣因口自爲鼓聲初得鼓吹羞便奏之於新林姥阿爲妾求子祝神口自稱三公其鄙俚如此南史昭明集諸名士賦大言細言沈約等並應令爲之昭

明大言曰

觀修鯢其若轍餅視滄海之如瀝觴經二儀而踟躕跨六合以翱翔細言曰坐卧隣空塵憑附蟻蟻翼越咫尺而三秋度毫釐而九息約大言曰臨此大汎庭方知九陰局窮天豈彌指盡地不容足細言曰開館尺捶餘榮樹微塵裏蝸角列州縣毫端建朝市王錫大言曰欲遊五嶽迫不得申杖千里之木

紹橫海之鱗細言曰冥冥謁謁雖朱不辯其實步蝸角而三伏經針孔而千日王規大言曰俯身望日入下視見星羅八風而爲氣吹四海而揚波細言曰

針鋒於焉止髮秒可以翾翔蚊眉深而易阻蟻目曠而難航張諧大言曰河流既竭日月俱騰宜羅微物動落雲鵬細言曰遽遊蟻目辨輕塵蚊睫成宇蠶如輪殷鈞大言曰噫氣爲風揮汗成雨聯灼戴山龜欲持探遂古細言曰汎舟毛滴海爲政蝸牛國遙遙輕塵上指辰問南北北史

鄭元禮崔昂婦弟也魏收昂之妹夫昂持元禮數詩示崔思道曰元禮比來詩詠亦不減魏收思道曰未覺元禮賢於魏收且知妹夫疎於婦弟外紀

魏收昔在洛陽輕薄尤甚人號爲魏收驚蚊蝶文襄會遊東山令給事黃門侍郎顯等宴文襄曰魏收恃才無宜適須出其短往復數番收忽大唱曰楊遵彥理屈已倒情從客曰我綽有餘暇山立不動若遇當途恐糾糾途當途者魏糾糾者蚊蝶也文襄先知之大笑稱善北齊史

李安世天安初爲主客令齊使劉續來聘安世美容貌善舉止續等自相謂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續呼安世爲典客安世曰三代不共禮五帝各異樂安得

以亡秦之官稱於上國續曰世異之號凡有幾也安世曰周謂掌客秦改典客漢名鴻臚今日主客君等不欲影響文武而殷勤亡秦魏收

魏嘗大會殿中御史督曰筆側陞而坐帝問左右此何官何主辛毗曰此謂御史舊時管筆以奏不法當如今者直備位但貶筆耳魏略

庾亮之常兼主客郎對魏使使問果之曰百姓那得家家題門帖賣宅答曰朝廷既欲掃蕩京洛克復神州所以家家賣宅耳魏使縮鼻而不答

王思遠立身簡潔諸客有詰已者覘知衣服垢穢方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雖然及去之後猶令二人交帚掃其坐處南史

河間王琛常會宗室陳諸寶器有水晶鉢瑪瑙瓊碗赤玉卮數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無皆是西域而來金籠銀甕百餘口麗華樂合稱是自餘又陳女樂及諸名馬復引諸王按行府庫錦罽珠璣水羅霧縠充積其內繡緹綉綾絲葛越鏡綺布等不可勝數琛忽謂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

融立性貪暴志欲無限見之慨歎不覺生疾還家臥三日不起江陽繼來省疾謂曰卿之財產應得抗衡何爲歎羨以至于此融曰常謂高陽一人實貨多干誰知河間瞻之在前繼笑曰卿欲作袁術之在淮南不知世間復有劉備也融乃蹶起置酒作樂洛陽伽藍記

李崇爲尚書令儀同三司富傾天下僮僕千人而性多檢慙惡衣糲食常無肉味止有韭菹崇客李元祐語人云李令公一食十八種人問其故元祐曰二韭一十八洛陽伽藍記

劉畫作六合賦自謂絕倫以呈魏收收曰賦名六合已是太愚文又愚于六合君四體又甚於文畫大忿以示刑子才子才曰君此賦正似疥駱駝伏而無賦何氏語林

王瑩字奉光累遷義興太守代謝起宗如郡與瑩交惡還都就瑩父懋求書屬學求一吏曰丈人一旨如湯澆雪耳及至瑩答旨以公吏不可起宗往懋處對語賓謂懋曰湯定不可澆雪懋面洞赤唯大恥愧懋

後往趙宗處設精白饌美餽腹悶問那得佳味趙宗詭言義興始見餽陽驚曰丈人意應不得耶懋大忿言於朝廷稱瑩供養不足坐失郡棄廢久之

徐之才嘗以劇談調魏收收熟視之曰面似小家方相之才答曰若爾便是卿之整具

徐常侍聘齊時魏收文學北朝之秀收錄其文集以示徐令傳之江左徐逌濟江而沉之從者以問徐曰

吾爲魏公藏拙

何氏語林

謝超宗爲南郡王中軍司馬人問曰承有朝命定是

何府超宗怨望答曰不知是司馬爲是司驢既是驢

府政應爲司驢焉有司奉以怨望免禁錮十年

王僧虔子慈謝鳳子超宗並年少戲狎慈方學書超

宗曰卿書何如虔公慈曰慈書比大人猶鵠之比鳳

何氏語林

庾信從南朝初至北方文士多輕之信將枯樹賦以示于衆後無敢言者時溫子昇作韓陵山寺碑信讀

而寫其本南人問信曰北方文士何如信曰惟有韓

陵山一片石堪共語薛道衡盧思道少解把筆其餘

驢鳴狗吠聒耳而已

朝野僉載

齊神武欲用李元忠爲僕射文襄言其常醉不可委

以臺閣其子掩聞之請元忠節飲元忠曰我言作僕

射不勝飲酒樂爾受僕射宜勿飲酒

何氏語林

魏李善崔劼至梁同泰寺主客王克舍人賀季友及

三僧迎門引接至浮圖中佛傍有執板筆者僧謂翁

曰此是尸題尊記人罪奪曰便是僧之畫低復入二

堂佛前有銅鉢中燃燈劼曰可謂日月出矣燭火不

息

齊陽雜記

邢劼脫略簡易有嘗不居坐臥常在一小屋果餌之

極富置之梁上賓至下而共噉士無賢愚皆傾接

客或解衣擇蔬且與劇談未嘗內宿自云嘗書入四

閭爲犬所吠言畢輒拊掌大笑

徐之才父雄祖成伯並善人術世傳其業祖孝徵戲

之才爲師公之才曰旣爲汝師又爲汝公在三之義

頓居其兩

楊遵彥典選二十餘年獎拔人倫以爲已任然數十

多以言貌時人爲之語曰楊公用人如貧士市瓜不

其大者。何氏語林

蕭韶是梁宗室。初爲幼童。庾闡府愛之。有斷袖之歡。衣食所資。皆闡府所給。遇有客。韶爲闡府傳酒。後爲郢州。開府西上江陵。途經江夏。韶接開府甚薄。坐清油幕下。引開府入宴。坐開府別榻。有自舂也。開府稍不堪。因酒酣。乃徑上韶牀。踐踏有餽。直視韶面。語曰。官。今日形容大異曩日。時賓客滿座。韶大慙恥。何氏語林王元長初爲司徒法曹。請王僧佑。因過沈昭略。元長與沈尤未相識。沈屢顧盼。請主人曰。是何年少。元長殊不意。因語曰。僕出於扶桑。入於陽谷。照耀天下。云誰不知。沈曰。不知許事。且食蛤蜊。元長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君生長東隅。居懸應。嗜此族。何氏語林侯景初以蕭正德爲帝。劉之遴時落景所。將使授璽。統之遴預知。乃刺髮披法服。乃免。先是平昌伏提出家之遴爲詩嘲之曰。傳聞伏不關。化爲支道林。及之遴遇亂。遂披染服。時人笑之。外紀丘車騎嗜酒。弛縱不治形儀。好臧否人物。嘗在沈淵坐。舉王文憲詩。沈曰。王令文章大遙丘。曰。何如我。未

進。何氏語林

徐之才聰辨強識。有兼人之敏。尤好劇談。公私會聚。多相嘲戲。常嘲王昕姓云。有言則誑。近犬則狂。加頸足而爲馬。施角尾而爲羊。盧元明因戲之才云。卿姓是未入人名。是字之誤。徐即答云。卿姓在。爲盧。在丘。爲盧。生男則爲盧。養馬則爲驢。又嘗與朝士出遊。遙望羣犬競走。諸人試令目之。徐應聲曰。爲是宋鶴。爲是羣犬。爲是李斯。東走爲負帝。女南征。何氏語林祖孝徵放縱不羈。嘗至交州刺史司馬世雲家飲酒。遂藏銅鑿。二面尉人請搜諸客。果于孝徵懷中探得。又魏神武嘗宴僚屬。於坐失金叵羅。寶太后令飲者皆脫帽。果在孝徵髻中。見者以爲深恥。孝徵怡然不屑。何氏語林祖孝徵所乘老馬。自稱驢駒。又與寡婦王氏姦通。每人前相聞往復。裴讓之與祖甲狎。嘗於衆中朝祖曰。卿挺那得如此詭異。老馬十歲猶號驢駒。一妻早厭。尚稱孌子。于時喧然傳之。何氏語林侯景之篡也。王偉請立七廟。景曰。何謂七廟。偉曰。天

子祭七世祖考故置七廟拜請七世諱教太常具祭祀之禮謝曰前世吾不復憶惟阿爺名標且在朝州供那得來

湘東王綽入援臺城鎮軍武城淹留不進中記室參軍蕭賁以繹不早下心甚非之嘗與繹雙陸食子未卽下賁欲手言曰殿下都無下意世說

鄧耶公主名王儀魏高陽王斌庶生妹也文襄遇諸途悅而納之遂被殊寵秦魏帝封焉文襄謂崔季舒曰爾出來爲我求色不如我自得一絕異者崔還必

當遣直諫我亦有以待之及選諸事文襄不復假以顏色居三日遣懷刺墜之于前文襄問何用此爲通

諫然曰未得通公主文襄大悅把還臂入見焉季舒語人曰崔達常忿吾佞在大將軍前每言叔父今後

及其自作體佞乃體過於吾北史

孫紹歷職內外垂老始拜太府少卿謝甘靈太后曰

公年似太老紹重拜曰臣年雖老臣卿太少后大笑

曰是將正卿外紀

楊遵彥典選時以六十人爲一甲楊令其自叙訖不

省文薄便次第噓之嘗誤以盧士深爲士琛士琛自辨其名遵彥曰盧郎郎潤所以加玉外紀

簡文時費旭詩有句云不知是耶非殷芸詩有句云飄颻雲母舟帝大笑曰旭旣不識其父芸又飄颻其母世說

王侯侯景之徒也景敗元帝愛其才欲全之朝士多忌之前曰徐作微文有異詞句帝求而觀之云項

帝大怒釘其舌於柱剗腸嚼肉俾顏色自若林

庾信自建康還歸江陵湘東王因賜妾徐氏妾與信

弟撥私通撥欲求之無致言者信庭前有一蒼鵝乃

繫書於鵝頸信視之遂題紙尾曰畜生乞汝何氏語

元帝徐妃諱昭佩妃無容質不見禮帝三二年一入

房妃以帝眇一目每知帝將至必爲半面粧以俟帝

見則大怒而出妃性嗜酒多洪醉帝還房必吐衣中

與潮州後堂瑤光寺智遠道人私通帝左右暨李江

有妾容又與淫通季江每嘆曰柏直狗雖老猶能獵

蕭潭陽馬雖老猶發徐娘雖老猶尚多情時有言

者美命。如要之於普賢尼寺者。爾枕爲詩相贈答。
古用史

新史卷八終

新史

南北朝

卷八

七

新史卷九

海陽查應光賓王父輯

隋

胡僧祐、梁元時拜領軍將軍，厚自封殖，以所加鼓吹、恒置齋中，對之自娛。人曰：「此是羽儀，公名望隆重，不宜若此。」答曰：「我性愛之，恒須見耳。」出遊亦以自隨，人上笑之。

元帝母阮修容曾失一珠，元帝時幼竊吞之，謂是左右所盜，乃多魚眼厭之，信宿之間，珠遂便出。帝尋一日致眇，蓋魚之報也。邵陵王綸賦詩戲之曰：「湘東有一病，非啞復非聾，相思下，隻淚墜，直有全功。」

汝南周捨，學通內外，兼有口才，嘗謂法雲師曰：「孔子不飲盜泉之水，師何以捉鋤石香鑪？」答曰：「檀樾既能飲，盡食道何爲執鋤？」外紀

宋游道使氣俠黨，時人語曰：「游道獼猴面，陸塚科斗形，意識不關貌，何謂醜者必無情？」李構嘗因游道會客，因戲之曰：「賢從在門外，大好人，宜自迎接。」爲通名，稱族弟遊山，游道出見之，乃獼猴衣帽也，將與構絕。

梅謝之豁然如舊。北齊史

許惇爲司徒主簿，以明斷見稱，人號爲人鐵主簿。又美鬚髯，下垂至帶，省中號爲長鬚。公齊文宣帝因酒酣，握惇鬚稱美，遂以刀截之，惟留一握。惇因而不敵復長，時人又號爲齊鬚公。三國典略

徐樛文體輕麗，春坊學之時，人謂之宮體。常有一人病癰，樛戲賦曰：「朱血夜流，黃膿晝瀉，斜看紫肺，正視紅肝。」又曰：「蟲上懸簾，明知是海魚，遊長緝，判見是鱗。」又曰：「狀非快馬，蹄脚相連，席異儒生，帶經長臥。」外紀

崔暹言文襄宜親重邢邵，邵不知，顧時毀暹，文襄不悅，謂暹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耳。」暹曰：「子才不言，短暹說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爲癡也。」

柳惲爲兵興太守，召兵均補主簿，日引與賦詩，均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效之，謂爲兵均體。嘗爲詩曰：「秋風龍白水，馬足印黃沙。」沈隱侯語之曰：「印黃沙語太險。」均曰：「亦見公詩云：山櫻發欲然。」約曰：「我妹欲然。」外紀

柳惲薦兵均於臨川王，王稱之衆，卽日召入賦詩，大

悅詔著作，坤爲劄騎詩曰：何時見天子，畫地取關西。
帝笑謂曰：天子今見關西安在？均默然無答。外紀

齊命通直散騎常侍辛德源，聘於陳，陳遣主客蔡侯宴醴，因談謔，手弄檮榔，乃曰：頃聞北間有人爲噉檮榔獲罪，人間遂禁此物，定爾不德，原答曰：此是天保初，王尚書罪狀辭耳，猶如李固被責云：胡粉飾貌，搔頭弄姿，不聞漢世，頓禁胡粉。三國典略

北齊高祖嘗宴近臣爲樂，高祖曰：我與汝等作謎，可共射之。辛律葛答諸人皆射不得，或云：是饒子箭，高

祖曰：非也。石動箭云：臣已射得。高祖曰：是何物？動箭

對曰：是煎餅。高祖笑曰：射者是也。又曰：汝等諸人爲

我作一謎，我爲汝射之。諸人未作，動箭爲謎復云：辛律葛答高祖射不得，問曰：此是何物？答曰：是煎餅。高

祖曰：我始作之，何因更作？動箭曰：承大家熟鑪子更

作一箭。高祖嘗命人讀文選，有郭璞遊仙詩：嗟嘆稱

善，諸學士皆云：此詩極工，誠如聖旨。動箭卽起云：此詩有何能？若命臣作，卽勝伊一位。高祖不悅，良久語云：汝是何人？自言作詩勝郭璞一位，豈不合死？動箭

卽云：大家卽命臣作，若不勝一位，甘心合死。卽令作之，動箭曰：郭璞遊仙詩云：青谿千餘仞，中有一道士。臣作云：青谿二千仞，中有兩道士。豈不勝伊一位？高祖始大笑，又嘗於國學中看博士，孔子弟子達者七十二人，動箭因問曰：達者七十二人，幾人已著冠？幾人未著冠？博士曰：經傳無文。動箭曰：先生讀書，豈合不解孔子弟子已著冠有三十人，未著冠有四十人？博士曰：據何文以辨之？曰：論語云：冠者五六人，五六三十人也。童子六七人，六四十二人也。豈非七十二人？坐中皆大悅。博士無以復之。

王皓字季高，少立名，性儒緩，嘗從文宣北伐，乘赤馬，旦蒙霜，氣遂不復識，自言失馬，虞侯爲求不得，須臾日出，馬體霜盡，繫在幕前，方云：我馬尚在。

北齊劉逖爲開府將軍，文宣屬文士並令作挽歌，楊愔擇之，貞外郎盧思道用八首，遂用二首，中書侍郎李愔戲逖曰：盧八開訊劉二，逃衛之後，李愔獻賦，逃摘其文奏曰：誹謗先朝，武成怒，大加鞭朴，逃喜復前憾曰：高槌兩下，執鞭一百，如何呼劉二時。說資

司馬申短毛喜於後主使其廢組申嘗書牋于尚書省下有烏啄其口流血時論以爲諧賢所致陳書

魏佛助盛舉盧思道以詢祖爲不及詢祖曰見未能高飛者借其羽毛知逸勢冲天者剪其翅翮世說

何驃騎作會稽虞存弟寧作郡主簿以何見客勞俱欲白斷常客使家人節量擇可通者作白事成以見存存時爲何上佐正與寧共食語云白事甚好待我食畢作教食竟取筆題白事後云若得門庭長如郭林宗者當如所白汝何處得此人寧於是止世說

北齊齊州有士族好爲可笑詩賦輕蔑邢魏諸公衆共嘲弄虛相稱讚必擊牛醢酒延之其妻明鑒人也泣而諫之此人嘆曰才華不爲妻子所察何况行路至死不覺顏氏家訓

盧思道嘗謂通直郎渤海封孝騫曰卿既姓封是封豕之後騫曰卿既姓盧是盧令之裔談比

尉瑾外雖通顯內闕風訓意在引接名流而不知別好學具人搖唇振足爲人所哂見人好笑時論比之寒蟬又少威儀于德載以蒲鞭責之便自投井瑾自

臨井上啼云見此開者皆笑北海

宗如周面狹長蕭管戲之曰卿何爲謗經如周曰身自來不謗經蔡大寶曰卿當不謗餘經正應不信法華經爾蓋法華經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如周乃信世說

盧黃門思道任高齊久不得進時和士開方貴寵用事或謂盧曰何不一見和王思道素自高欲往恐爲人所見乃未明而行比至其門立者衆矣盧駐望之彼何人斯森然而盧槐柳齊列因鞭馬疾去隋書

能安生將通名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相對以之才諱雄士開詳安乃稱觸騰生奉公哂之在出東時或誑之曰某村古塚是晉河南將軍能光舊有碑爲村人埋匿安生便掘地求之不得連年訟焉據稱去安生七十三世矣冀州刺史鄭離判曰七十三世以今揆之乃是義皇上人且河南將軍晉無此號安生猶率族人向塚而哭外紀

北齊盧思道聘陳設宴聯句作詩先留者譏北人云榆生欲飽漢草長正肥驢謂北人食榆吳地無驢故

有此句、思道卽續之曰、共飢分炊、餒同鑪、各煎烹、謂南人無義、同炊異饌也、吳人愧之、談數

盧思道與庾知禮作詩、和禮成而思道未就、知禮曰、

盧詩何太奢、答思道曰、自許編蒲、疾何如織錦、遲外

和士開用事人多附之、有一人士曾參士開病、晉者

云須服黃龍湯、士開有難色、參曰、此物甚易、王不須

疑惑、請先嘗之一、舉而盡、士開深感其意、爲之強服、

遂得汗病愈、續世說

江南有一權貴、讀誤本蜀都賦、註解、蹲鴟、羊也、而爲

羊字、後有人餽羊肉、答書云、損惠蹲鴟、舉朝驚駭、不

解事義、久後尋繹、方知如此、類氏家訓

陳使聘齊、見朝廷有赤鬚者、頌謂散騎常侍李駒、駭

曰、赤也、何如駒、駭曰、束帶立于朝、可使與賓客言者、

北齊郎基、世業清慎、無所營求、爲潁川太守、嘗云、任

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于此者乎、唯願令人寫

書、潘子義謂基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曰、觀過

知仁、斯亦可也、談數

開府薛榮宗、常目云、能使鬼後主信之、經古家、榮宗

謂舍人元行恭是誰家、行恭戲之曰、林宗家、復問林

宗是誰、行恭曰、郭元貞父榮宗、前奏曰、臣向見郭林

宗從冢出者、大帽吉莫靴、揮馬鞭、問臣我阿貞來不

北齊史

周武與蕭歸宴齊氏故臣、長叉亦預焉、帝指謂歸曰、

是登埤罵朕者也、歸曰、長叉未能輶、築纒成、吹堯帝

大笑、酒酣、帝命琵琶自彈之、謂歸曰、當爲梁王畫歡

舞、請起舞、帝曰、王乃爲朕舞乎、對曰、陛下既親撫五

弦、臣敢不備同百獸、

齊書

阮孚性機辨、好酒、貌短而禿、周文帝偏所愛、事常於

室內置酒十瓶、瓶大一斛、上皆加幘、欲以戲孚、孚入

室、見卽驚喜曰、吾兄弟甚無禮、何爲入王家、匡坐相

對、宜早還宅、盡持酒去、文帝大笑、

陳初、江東有童謠云、黃斑青驄馬、發自壽陽溪、來時

冬氣未去、日春風始、皆不知所謂、其後陳主爲韓擒

虎所敗、擒虎本名豹、黃斑之謂也、平陳之際、又乘青

驄馬、往反時節、與謠相應、兵初入臺城、後主將走、羣

臣勸依梁武見侯景故事、後主不從、曰、吾自有井、乃

掖宮人十餘出景陽殿投井。軍人窺井。呼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與張貴妃。孔貴嬪。同束而上。所謂胭脂井是也。楊修詩云。擒虎支矛滿六宮。春花無樹不秋風。含皇益見多情處。同穴甘心赴井中。外紀周左領軍權龍褒。不識忌日。問府史曰。何名私忌。對曰。父母亡日。請假。獨坐房中。不出。褒至。忌日於房中靜坐。有青狗突入房中。褒大怒。衝破其忌。史陳膝跪。叩朝。奸作。忌日談者笑之。朝野僉載

周洛州司倉嚴昇。期攝侍御史。于江南道巡察。性嗜水獺肉。所至州縣。烹宰極多。小事大。事入金則彈。凡到處金銀為之踊貴。故江南人號為金牛御史。外紀周定州刺史孫彥高。被突厥圍。被數十書。不教諸文。符須徵發者。于小窻接入。繇州宅門。及賊發。入櫃中。藏令奴曰。牢。掌鑰匙。賊來。索慎勿言。有魚人入京。退皮袋被賊盜去。其人曰。賊盜我袋。我袋中得我物用。或問其故。答曰。鑰匙子在袋中。袋中何物。開之。此孫彥高之流也。外紀

開皇中。有人姓出名六斤。欲參揚。名三。

遇侯白。請為題其姓。乃書曰。六斤。半名既入。素召其人。問曰。卿姓六斤半。答曰。是出六斤。曰。何為六斤半。曰。向請侯秀才題之。當是錯矣。即召白至。謂曰。卿何為錯題人姓名。對曰。不錯。素曰。若不錯。何因姓出名六斤。請卿題之。乃言六斤半。對曰。向在省門。會卒無恥。解。既聞道。是出六斤。斟酌只應是六斤半。素大笑。

臨漳侯白。性滑稽。尤辨俊。好為俳諧。楊素甚仰之。素嘗與牛弘退朝。白迎謂曰。日之夕矣。素大笑曰。我輩為牛羊下來耶。外紀

侯白嘗與楊素並馬言語。路傍有槐樹。顛額死。素乃曰。侯秀才理道過人。能令此樹活否。曰。能。素云。何計得活。曰。取槐樹子。於樹枝上懸著。即當自活。素云。因何得活。答曰。可不聞論語云。子在回。回中人。標。何敢死。外紀

秦王俊幼仁恕。喜佛教。及為梓州總管。奢侈好內。其妃進毒得疾。徵還。免官。廢妃賜死。楊素諫曰。秦王之過。不至此。願陛下詳之。帝曰。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

子兒律隋史

侯白在散官，隸屬楊素，愛其能劇談，每上番日，卽令談戲弄，或從旦至晚，始得歸，總出省門，卽逢素子玄感，乃云：「侯秀才可以玄感說一箇好話。」白被留連，不獲已，乃云：「有一大虫，欲向野中覓肉，見一刺蝟仰臥，謂是肉，便欲銜之，忽被刺蝟卷着鼻，驚走不知休息，直至山中困乏，不覺昏睡，刺蝟乃放鼻而去，大虫忽起，歡喜走至橡樹下，低頭見橡上，乃側身語云：『日來遭見賢豪，願那君且避道。』」齊顏錄

斤之隋

卷之十一

十一

吏部侍郎李安期，隋內史德林之孫，安平公百藥之子，性機警，嘗有選人被於訴云：「羞見來路。」安期問從何關來，曰：「從蒲津關來。」安期曰：「取潼關路去。」還者曰：「取見妻子。」安期曰：「賢室本自相識，亦應不笑。」又一選人引銓安期看判，曰：「第書稍親。」對曰：「昨墜馬損足，安期曰：「損足何處？」好書爲讀判曰：「向看書判，非但傷足，兼似內損，其人慙而去。」

侯白與楊素路中遇胡，負青草而行，素曰：「長安路上，乃見青草，湖須臾，又有兩醉胡，衣老重服，騎馬而走。」

俄而胡落馬，白曰：「眞所謂孝乎，惟孝有之矣。」

侯白仕唐，嘗與人各爲謎，曰：「云必須是實物，不得虛作解釋，浪惑眾人，若解說無有此物，卽須受罰。」白卽云：「背共屋許，大肚共蓋碗許，大衆云：『射不得。』」云：「天下何處有物共蓋許，大肚而背共屋許，大者，定無此物，必須共睹。」白與衆賭詖，解云：「此是胡，衆皆大笑。」又逢衆飲，衆皆笑，白後至，俱命作謎，必不得幽隱難識，及說諠希奇，亦不假合，而成人所不見者，白卽應聲云：「有物大如狗，面貌極似牛，此是何物？」或云是鹿，或云是鹿，皆云不是，卽命白解云：「此猶子。」

斤之隋

卷之十一

十一

煬帝善屬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隸薛道衡，由是得罪，後因事誅之，曰：「更能作空梁落鴛泥否？」煬帝爲鴛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胄獨不下，帝每銜之，胄竟坐此見害，而誦其警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耶。」隋唐嘉話

薛道衡初仕齊及周，爲聘南使，時南朝一僧甚辨捷，道衡向寺禮拜，至佛堂門，僧大引聲誦法華經云：「鴛鴦茶鬼，今在門外。」道衡卽應聲還以法華經答云：「見。」

舍間鬼乃在其中曾從觀戲生紀

杜公瞻嘗邀楊珍過宅酒酣因而嘲謔公瞻謝曰賓賓辱孔子珍即謂杜伯嘗射宜王時有太倉令名榮者與珍嘖理屈謂珍曰卿本無德量忽共叔寶同名珍抗聲曰謝既非英雄敢與伯孫連諱一時傳以爲笑笑生紀

李子雄明辨有器餘煬帝甚任之新羅嘗遣使朝貢子雄至朝堂與語因問其冠制所由其使者曰皮弁衣像安有大國君子而不識皮弁也子雄曰中國無

衣九

禮求諸四夷使者曰自是以來此言之外未見無禮隋史

憲司以子雄失詞劾奏其事竟坐免隋史
隋麥鐵杖因朝集考功郎竇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曰麥實不殊何忽相怪時人以爲敏捷之田錄

新史卷十

海陽查應光賓王父輯

唐

武德中崔善爲歷尚書左丞甚得時譽諸曹惡其聰察因其身短而僂弱之曰崔子曲如鉤適例得封侯轉上全無項胸前別有頭高祖聞勞勉之因購流言者加其罪外紀

貞觀初杜淹薦刑部員外郎郎懷道曰煬帝幸江都懷道獨言不可上曰卿以懷道爲賢當時何不自諫

新史唐

卷十

對曰臣爾日不居重位知諫不從徒死無益上曰卿仕世充位不卑矣何亦不諫對曰臣非不諫但不從耳上曰然則何以立於其朝淹不能對上曰今日寧任矣可以諫矣對曰願盡死上笑唐書

唐王顯與太宗有子陵之舊帝微時常戲顯曰王顯王顯老不作顯及帝登極顯因謂奏曰臣今日得作顯耶帝笑曰未可知也召其三子皆授五品顯獨不及謂曰卿無貴相朕豈爲卿惜也曰朝貴而夕死足矣時房玄齡曰陛下既有龍潛之舊何不試與之帝

與之三品賜以紫袍金帶是夜卒談資

辛郁舊名太公弱冠遇太宗於行所問何人曰辛太公太宗曰何如舊太公郁曰舊太公八十始遇文王臣今適年十八已遇陛下遇之遽矣太宗悅命直中書外紀

太宗行幸翠微宮以司農卿李絳爲民部尚書會有自京師來者帝問房玄齡聞絳拜尚書謂何答曰惟稱李絳好髭鬚帝聞遂改授洛州刺史何氏語林

房玄齡嘗送葬出定鼎門際晚且饑有鬻蒸餅者與同行數人共食久之房素不持錢鬻者逼取直房曰乞你頭飾我右臺御史也可隨取直時賞其放逸何氏語林

將軍長孫順德受人餽絹事覺上于殿廷賜絹數十匹大理少卿胡演以爲不可上曰彼有人性得絹之厚甚于受刑而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唐史太宗得鵠絕俊異私自傳之望見鄭公魏徵乃藏于懷公知之遂而白事因與古帝王遠豫徵以諷諫語父帝惜鵠且死而素嚴謹徵欲畫其言徵語不時盡

錄死懷中舊唐

滕王極淫諸官妻美無不當徧詐言妃喚即行無禮時典籤崔簡妻鄭氏初到王遣喚欲不去懼王之威去則被辱鄭曰肯忍懷之妃不受賊胡之逼當今清泰敢行此事邪遂入王中門外小閣王在其中鄭入欲逼之鄭大叫左右曰王也鄭曰大王豈作如是必家奴耳取一隻履擊王頭破面流血妃聞而出鄭氏乃得還王大慙旬日不視事簡每日參候不敢離門後王銜坐簡向前謝過王慙却入月餘日乃出諸

升二唐

三

官之妻曾被王喚入者莫不羞之其婿聞之無辭以對對野合數

正觀中蜀人李義甫八歲以神童至京師太宗在上林苑便對有得烏者上賜義甫義甫登時進詩曰日裏揚朝彩琴中伴夜啼上林多許樹不借一枝棲上笑曰朕以全樹借汝後相高宗唐語林

薛萬徹尚丹陽公主太宗嘗謂人曰薛駙馬村氣主羞之不與同席數月帝聞而大笑置酒召對握槊賭所佩刀子伴爲不勝解刀以佩之罷酒主悅甚薛未

及就馬遠召同載而還重之逾于舊舊唐嘉祐

秦王府舍曹李守素尤精諸學人號爲肉譜虞秘書

世南曰昔任彦昇善談經籍時稱爲五經笥宜收舍

曹爲人物志情唐嘉祐

大樂署史焦革家善釀王續求爲丞固請曰有深意

竟除之革死安送酒不絕歲餘又死續曰天不使我

酣美酒耶棄官去唐史

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時太尉長孫無忌司空

李勣于朝堂立語李戲之曰吾所倚者何樹嘉隱對

升二唐

曰松對李曰此槐也何忽言松嘉隱曰以公配木則

爲松樹無忌連問之曰吾所倚者何樹嘉隱曰槐樹

無忌曰汝不能復矯對耶嘉隱應聲曰何須矯對但

取其以是配木耳勣曰此小兒作療面何得如此聰

明嘉隱又應聲曰胡頭尚爲宰相療面何廢聰明勸

狀貌胡也大唐新語

王無功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

何巢耶無功答曰良醢可繼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曰

給一斗時號爲斗酒學士

蕭瑀嘗因內譏上曰自知一座最貴者先祀酒時長

孫無忌房玄齡等相顧未言瑀引手取盃帝問曰卿

有何說瑀曰臣是梁朝天子兒隋朝皇后弟尚書左

僕射天子親家翁太宗撫掌極歡而罷獨異志

裴玄本爲戶部郎中時左僕射房玄齡疾甚省郎將

問疾玄本戲曰僕射病可須問之既甚矣何須問也

有洩其言者既而隨例僕玄齡笑曰裴郎中來

玄齡不死矣大唐新語

太宗嘗宴近臣令嘲諷以爲樂長孫無忌先嘲歐陽

詢曰尋膊成山字埋肩不出頭誰家麟閣上畫此一

無忌詢應聲答曰素頭連背腰佞福畏肚寒只由心

洞漏所以面團圓太宗歛容曰汝豈不畏皇后聞邪

無忌后之弟也大唐新語

唐散樂高崔見太宗命給使捺頭向水下良久出而

笑之帝問曰水中見何物對曰見三閭大夫屈原向

臣云我逢楚懷王無道乃沉汨羅水汝逢聖主何爲

來

盧從愿爲吏部侍郎杜暹自婺州參軍調集補鄭縣

尉後暹爲戶部尚書從愿自益州長史入朝暹立在

盧上謂之曰選人定何如盧曰亦由僕之藻鑑遂使

明公得展足千里也盧澀口無以應

溫彥博爲吏部侍郎有選人裴畧被放乃自贊于彥

博稱解白朝彥博即令朝廳前簾竹畧曰竹冬月不

肯凋夏月不肯熱肚裏不能容國士皮外何勞生枝

節又令朝屏牆畧曰高下八九尺東西六七步突兀

當廳坐幾許遮賢路彥博曰此語似傷博畧曰即扳

公肋何敢傷博博慙而與官大唐新語

文德皇后既葬帝卽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引徵同

升徵熱視曰臣昨昏不能見帝指視之徵曰此昭陵

耶帝曰然徵曰臣以爲陛下雲臺殿陵昭昭陵隱隱

之帝泣爲毀觀白孔六帖

魏徵寢疾太宗夢與徵別既寤涕泗沾臆是夕徵卒

後爲製碑有云昔高宗得良弼于夢中朕今知良臣

于覺後說資

梁公夫人至妬太宗將賜公美人屢辭不受帝乃令

皇后召夫人告以廢妾之流今有常制且司空年暮

帝欲有所優詔之意夫人執心不遜帝乃令謂之曰若寧不妬而生寧妬而死乃遣酌卮酒與之曰若然可飲此醕一舉便盡無所留難上曰我尚長見何况於玄齡隋唐嘉話

上都崇勝寺有徐賢妃粧殿太宗曾召妃久不至怒之因進詩曰朝來臨鏡臺粧罷且徘徊千金始一笑

一召詎能來唐詩林

柴駙馬紹之弟有材力輕捷迅捷躡身以上挺然若飛十餘步乃止嘗著古莫靴上磚城直至女牆手無

斤唐書

之

七

扳引又以足指綠佛殿柱至簷頭檢椽覆上越百尺樓閣了無障礙文武聖睿皇帝奇之曰此人不可以處京邑出爲外官時人號爲登飛朝野僉載

褚遂良其父亮尚在乃別開門勸嘗有以賜遂良使者由正門而入亮出曰渠自有門隋唐嘉話

太宗宴玄武門作飛白字賜群臣或乘酒爭取于帝前散騎常侍劉洎登御床引手得之帝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床唐史

奸辭輦今見常侍登床唐史虞世南兄世基許敬宗父善心同爲宇文士及所害

封德彝時爲內使舍人備見其事因謂人曰世基被誅世南匍匐而請代善心之死敬宗舞蹈以求生人以爲口實敬宗銜之何氏語林

楊德幹爲萬年令高宗朝有宦官恃寵放鴿不避人禾稼德幹杖之二十悉拔去鴿頭宦者涕泣袒背以示帝帝曰情知此漢獐何須犯他百姓世說

高宗出獵在路遇雨因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雨衣若爲不漏對曰能以瓦爲之必不漏上因此不復出獵晉書

微晉書

所上唐

卷十

八

滕王嬰蔣王惲皆不能廉貞大帝賜諸王各五百段獨不及二王敕曰滕叔蔣兄自解經絕不勞賜物與麻兩事以爲錢貲二王大慙朝野僉載

少府監裴匪舒善營利奏賣苑中馬糞歲得錢二十萬緡上以問劉仁軌諫曰利則厚矣恐後代稱唐家賣馬糞非嘉名也乃止匪舒又爲上造鏡殿上與仁軌觀之仁軌驚趨下殿上問其故對曰天無二日土

無二王適視四壁有數天子不祥孰甚焉上遽令剔去唐書

去唐書

權懷恩過汴州。時刺史楊德幹與懷恩名相埒。汴橋新成立。木中途止。過車者懷恩適過之。示德幹曰。民不可止耶。焉用此。德幹慙服。談資

長孫玄同嘗爲攝祭官。于壇所清齋。玄同在幕內坐。有大來遺糞穢于牆上。玄同乃取支床塼自擊之。傍人怪其率。問曰。何爲自徹支床塼打狗。玄同曰。不可。苟利社稷。事之亦可。外紀

楊盈川爲文。好以古人姓名連用。如張平子之畧談。陸士衡之所記。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長統何足知之。唐一之

蘇世長爲諫議大夫。嘗從校獵高陵。大獲禽獸。唐主曰。今日樂乎。世長曰。不滿十旬。未足爲樂。唐主變色。既而笑曰。狂態復發邪。對曰。臣則狂。于陛下甚忠矣。隋書

禮部尚書祝欽明頗涉經史。不閑時務。博碩肥臃。頑滯多疑。臺中小吏統之爲羣。羣者肉塊無七竅。秦穆公時野人得之。食載

李義府嘗賦詩曰。鏤月成歌扇。裁雲作舞衣。自憐迴雪影。好取洛川歸。有東強尉張懷慶好偷名士文章。乃爲詩曰。生情鏤月成歌扇。出意裁雲作舞衣。照鏡自憐迴雪影。時來好取洛川歸。人謂之諺曰。活剝王昌齡生吞郭正一。大唐新語

高宗時司農欲以冬藏餘菜賣之百姓。以墨勅示僕射蘇長明。判曰。昔公儀相魯。曾拔去園葵。况臨御萬邦。而販蔬鬻菜。事竟不行。嘉話

田游巖類召不出。高宗幸嵩山。親至其門。游巖野服出拜。儀止。謹撲上曰。先生比佳否。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煙霞癰疾者。談資

高宗朝姜恪以邊將立功爲左相。開立本爲右相。時以年饑放國子學生歸。又限令史通一經。時人爲之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唐新語

蘇良嗣高宗時爲荊州刺史。有河東寺。本蕭譽爲兄河東王所建。良嗣見而驚曰。此在江漢之間。與河東有何干涉。遂奏易之。而當世恨其少學云。唐新語

正月八日立春。內出綵花賜近臣。武平一應制云。鑾

輅青旂下帝臺。東郊上苑望春來。黃鸝未解林間囀。
紅藥先從殿裏開。畫閣餘風初變柳。銀塘曲水半含
苔。欣逢靡蕩光韶律。更促霞觴長景催。是日中宗手
初批云。平一年雖最少。文甚景新。悅。紅藥之先開。詠
黃鸝之未轉。猶還吟咀。賞嘆兼懷。今更賜花一枝。以
彰其美。所賜學士花。並令插在頭上。後所賜者。平一
左右交捧。因舞蹈拜謝。時崔日用乘醉欲奪平一
所賜花。上于簾下見之。謂平一曰。日用何爲奪卿花。
平一跪奏曰。讀書萬卷。從日用滿口虛張。賜花一枝。
學平一終身不獲。上及侍臣大笑。因更賜酒一杯。當
時嘆美。京華文記

羞報而止。唐新語

徐彥伯爲文多變易求新。以鳳閣爲鵷閣。以龍門爲
亂戶。以金谷爲銑溪。以玉山爲瓊岳。以芻狗爲卉犬。
以竹馬爲條繫。以月兔爲魄兔。以風牛爲廢犢。後進
效之。謂之濫體。外紀

則天朝。左司郎中張元一。滑稽善謔。時西戎犯邊。則
天欲諸武立功。因行封爵。命武懿宗統兵以禦之。寇
未入塞。懿宗始逾郿知畏懦。而遣懿宗短陋。元一朝
之曰。長弓短度箭。蜀馬臨高驪。去賊七伯里。隈墻獨
自戰。忽然逢着賊。騎猪向南趨。則天聞之。初未悟曰。
懿宗無馬邪。何故騎猪。元一解之曰。騎猪是夾豕走。
也。則天乃大笑。懿宗怒曰。元一夙構貴欲辱臣。則天
命賦詩與之。懿宗請賦奉字。元一立嘲曰。裏頭極草
草。棕髮不奉奉。未見桃花面皮。先作杏子眼孔。則天
大歡。故懿宗不能侵傷。本事記

張文成工爲俳諧詩賦。時大將軍黑齒常之將出征。
或勉之曰。公官卑。何不從行。文成曰。寧可且將朱唇
飲酒。誰能逐你黑齒嘗脂。外紀

張文成驚以詞學知名。凡七應舉。四參選。其判策皆

登甲第員半千謂人曰張子之文如青銅錢萬棟萬中故人號爲青錢學士時有明經重萬舉九上不第號白蟻明經與暫爲對外紀

則天革命舉人不試皆與官起家至御史評事拾遺補闕者不可勝數張鷟爲諱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把椎侍御史稅脫校書郎時有沈全交于南院續四門曰評事不讀律博士不尋章麴糴存撫使昧目聖神皇遂被把椎御史紀先知捉向右臺對仗彈劾以爲諂朝政敗國風請于朝堂決杖然後付法則

天笑曰但使卿等不濫何慮天下人語不須與罪郎宜放却先知于是首面無色外紀

周靜樂縣主河內王懿宗妹也懿宗短醜然于諸武最長時號大哥縣主與則天並馬行命元一詠曰馬帶桃花錦裙銜綠草羅定知幃閣底儀容似大哥縣主大慙外紀

權龍褒奸賦詩而不知聲律中宗與學士賦詩輒自預焉帝戲呼爲權學士初以親累遠貶泊歸獻詩云龍褒有何罪天恩放嶺南粉知無罪過追來與將軍

上大笑外紀

權龍褒嘗作秋日詠懷詩曰簷前飛七百雪白後園僵飽食房裏側家養集野狼參軍不曉問之權曰鴛子簾前飛直七百沈衫掛後園白如雪飽食房中側臥家裏便轉集得野澤曉曉睨聞者無不絕倒外紀宋考功則天朝求爲北門學士不許作明河篇以見其意末云明河可望不可親願得乘槎一問津更將織女支機石還訪成都賣卜人則天見其詩謂崔融曰吾非不知之間有才調但以其有口過蓋以之間

患齒疾口常臭故也之間終身慚憤來文濟父護兒本隋驍將而濟以學行稱知政事時虞世南于果無才術歷將作少匠許敬宗曰護兒兒作相世南兒作匠文武豈有種耶

則天時有獻三足鳥者左右或言一足偶后笑曰但史冊書安用察其僞乎讀書錄

武后時侍御史侯思止本賣餅人以羅告人授五品官高元禮呼爲侯大曰上不次用人若言侯大不識字卽奏云鸛鳴歌亦不識字而能觸邪陛下用人安

事識字。無何，后問思止以對，后大悅。舊唐

楊再思爲相，專以諂媚取容，可禮少卿張同休、易之

兄也。嘗因宴集，戲再思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

然翦髭帖中，反披紫袍，爲高麗舞，舉座大笑。時人或

舉張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蓮花，再思獨曰：不然。昌

宗問其故，再思曰：乃蓮花似六郎耳。」唐書

客有問于浮休子曰：「來俊臣之徒何如？」對曰：「昔有獅

子王于深山，攫一豺，將食之。豺曰：「請爲王送二鹿以

自贖。」獅子王喜，周年之後，無可送者。王曰：「汝殺衆生

亦已多，今次到汝，汝其圖之。」豺默無對，遂解殺之。俊

臣之輩，何異豺也！未幾，俊臣之徒皆遇禍。浮休子

武后有疾，詔遍祭神廟，以祈福消災。聞朝隱詣少室

山，時爲給事中，因親撰祝文，以身代犧。沐浴伏于壇

盤，令僧道迎至神所，觀者如堵。會后疾愈，特加賞賚。

左司郎中張元一畫代犧圖，以進。后大笑，雖厚賜，然

亦鄙其爲人。易齋笑林

武后禁屠殺，右拾遺張德生男，三日私殺羊，會同僚

補闕杜肅懷一饌上表告之。明日，太后對仗，謂德曰：

「聞卿生男，甚喜，德拜謝。太后曰：何從得肉？德叩頭服

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然卿自今召客，亦須

擇之，出肅表示之。」肅大慙，舉朝欲唾其面。續世說

酷吏王弘義爲左臺御史，嘗于鄉里傍舍求瓜，主恠

之。弘義乃狀言瓜園中有白兔，縣官令人捕逐，斯須

聞笛盡矣。內史李昭曰：「昔聞蒼鷹獄吏，今見白兔御

史。唐史

李義府定策立則天，自中書舍人拜相，與許敬宗居

中用事，連起大獄，誅鋤將相，道路以目。駭，右金吾

曹陽仁頴奏其賊汗，詔劉祥道并三司鞠之。獄成，長

流衛州。朝野莫不稱慶。或作河間道，元帥劉祥道破

銅山賊，李義府露布，勝之通衢。義府先取人奴婢及

敗，一夕奔散，各歸其家。露布云：「混奴婢而亂放，各識

家而鏡。」入乾封初，大赦，唯長流人不許還。義府憤志

而死，海內快之。唐新語

蘇世長在陝，邑里犯法，不能禁，乃引咎自撻于市，壓

五百人疾，其詭鞭之流血。世長不勝痛楚而走，人笑

其不情。談資

霍獻可爲左司員外，則天法峻，多不自保，競希旨以爲忠。獻可頭觸玉階，請殺狄仁傑。裴行本、裴卽獻可、堂舅也，旣損額，以絲帛裹于巾下，常令露出。冀則天以爲忠，時人比之。李季慎子慎，則天朝誣告母舅，加遊擊將軍，母見其著緋衫，以面覆牀，涕泣不勝曰：「此是汝舅血染者耶！」御史臺記

帝慶本女，還爲妃，詣明堂謝，而慶本兩耳先卷，朝士多呼爲卷耳。時長安令杜松壽見而賀之曰：「僕固知足下女得妃，慶本曰：何以知之？」松壽乃自摸其耳而卷之曰：「卷耳，后妃之德也。」居朝類

狄仁傑之爲相也，有盧氏堂姨，居于午橋南別墅，姨止有一子，而木嘗來都城親戚家。梁公每遇伏臘晦朔，脩禮甚謹，嘗經甚雪，多休暇，因便盧姨安否，適見表弟挾弓矢，携雉兔來歸，膳味進于北堂，顧揖梁公，意甚輕簡。公因啓姨曰：「其今爲相，表弟有何樂從？願悉力以從其旨。」姨曰：「相自貴，爾有一子，不欲令其事女主，公大慙而退。」松寬雜錄
蘇頌纔能言，有京兆尹過瓊，旣去，頌命頌詠尹字，乃

曰：「丑雖有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知伊少人。」明皇雜錄
則天時，南海貢集翠裘，后以賜張昌宗。仁傑奏事，后命與昌宗雙陸，曰：「何以爲賭？」仁傑對曰：「臣願以臣之袍賭昌宗之裘。」則天曰：「此裘價踰千金。」仁傑笑曰：「以昌宗之服對臣之袍，臣猶快快，于是昌宗累局連北，仁傑對御，祇奏謝恩而出。」狄仁傑傳

王方慶居相位，以子爲眉州司士參軍。天后嘗問曰：「君居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世，以比舍唐之對。」唐史

太平公主，武后所生也，儀鳳中，吐蕃請主下嫁，主乃築真宮，如方士薰戒，以拒和親。久之，主衣紫袍玉帶，折上巾，具紛囀歌舞。帝前，帝及后大笑曰：「兒不爲武官何遽耳？」主曰：「以賜駙馬可乎？」帝識其意，擇薛紹尚之，紹卒，更嫁武承嗣，會承嗣小疾罷婚，后乃殺武攸暨妻以配主。

蘇味道爲相，特具位，未嘗有所發明，脂帶自營而已。常謂人曰：「失事不欲明白，誤則有悔，模稜持兩端可也。」故世號模稜手。唐書

宋璟有大節嘗宴朝堂二張列卿三品璟階六品居下坐易之語事璟曰公第一人何下坐璟曰才劣品卑卿謂第一何耶是時易之等有內寵人皆不名其官呼易之爲五郎昌宗六郎鄭善果謂璟曰公奈何謂五郎爲卿璟曰以官正當爲卿君非其家姑何郎之云唐書

武后時夏官侍郎侯知一以年老勅令致仕知一乃詣朝堂蹣跚馳走以示輕捷時謂知一不伏致仕資崔湜爲吏部侍郎貪縱兄憑弟力父挾子威咸受囑行二書

求賍汚狼籍父挾爲司業受送人錢湜不知之也長名攷之其人訴曰公親將賂去何爲不與官湜曰所親爲誰吾捉取輒殺曰輒卽遭憂湜大慙朝野僉載元行中狄仁傑器之嘗謂仁傑曰下之事上譬富家儲積以自資也脯腊腍胰以供資膳麥朮芝桂以防疾疾門下充旨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備一藥石可乎仁傑笑曰此正吾藥籠中物也白孔六帖

寶徽正時政令多門縣尉由墨制授御史者衆或戲曰尉入臺多而縣辦否對曰辦于異日間其故答曰

佳吏在僥倖去故辨白孔六帖

張易之行成之族孫則天臨朝太平公主引其弟昌宗入侍昌宗薦易之器用過臣卽令召見俱承辟陽之寵右補闕朱敬則諫曰臣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陛下內寵已有薛懷義張易之昌宗固應足矣近聞尚食奉御柳模自言子良賓潔白美鬚眉左監門衛長史侯祥自云陽道偉大過于薛懷義事欲自進唐書崔充宸內供奉無禮無義濫於朝聽臣愚職在諫諍不敢不奏則大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

避若星沙

魏元忠復舊官因侍宴武后曰卿累負謗鏐何耶對曰臣猶鹿也羅織之史如獵者苟須臣肉爲之羹爾彼將殺臣以求進臣顧何辜唐書杜審言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爲文章四友將死時語宋之問武平一曰吾在久歷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何氏語林

晉宋以還尚書始置員外郎分判曹事國朝彌重其遷舊例卽中不歷員外郎拜者謂之士山頭果殺言

其不歷清資。便拜高品。有似長征兵士。便得邊遠果毅也。景隆中。趙謙光自彭州司馬入爲大理正。遷戶部郎中。賀遂涉時爲員外。戲詠之曰。員外出來美。郎中望不優。誰言粉者裹。翻作土山頭。謙光酬之曰。錦帳隨情設。金爐任意薰。唯愁員外署。不應列星文。

唐初詩

郭弘霸爲右臺御史。時大夫魏元忠病僚屬省侯弘霸。獨後入。爰見顏間。請視便溺。卽染指嘗之。驗疾輕重。因賀曰。凡廿者病不瘳。今味苦當愈。喜溢于面。元

唐初詩

忠惡其媚。暴語于朝。何氏語林

二十一

裴師德好諧謔。則天朝。大禁屠殺。師德因使至陝。庖人進肉。師德曰。何爲有此庖人。曰。豺咬殺羊。師德曰。豺大解事。又進鱸。復問有此庖人。曰。豺咬殺魚。師德大叱之曰。智短。漢何不迨是獠。遂不食。齊史彙記

何氏語林

趙仁獎住王戎墓側。善歌黃鵠。景龍中。負薪詣闕。云

助國調鼎。卽除臺官。中書令姚崇曰。此是黃鵠。卽改授當州一尉。宋務光嘲之曰。趙仁獎出王戎墓下。入宋博臺中。舍彼舊籍。登茲邪格。行人不避。驢馬坐客。惟聽黃鵠。忽一夫。其雨束薪。曰。此合拜殿中人。問其由。曰。旣以一束拜監。察此兩束。合授殿中。何氏語林

狄仁傑戲同官郎盧獻曰。足下配馬。乃作驢。獻曰。中

勞。明公乃成。二大傑曰。狄字大傍。火也。獻曰。犬邊有火。乃是者。熟狗。

唐初詩

二十一

侯思止爲左臺御史。嘗命作龍餅。謂膳者曰。與我續

二十一

蘇作之。時人號爲續蘇。侍御何氏語林蘇味道高爽。王方慶魯鈍。同爲鳳閣侍郎。或問張元

一二子孰賢。張曰。蘇如九月。得霜。廢王如十月。被凍。

或問其故。曰。得霜鷹俊捷。被凍鵝頑鈍也。

李昭德爲內史。裴師德爲納言。相隨入朝。裴體肥行緩。李顧待不卽至。乃發怒曰。耐殺人田舍漢。裴聞之。反徐笑曰。師德不是田舍漢。更阿誰是。嘉話

代州都督劉蘭謀及腰斬之將軍丘行恭。希旨探心肝而食。太后責之曰。典自有常科。何至如此。若食逆

者心肝而爲忠孝則闕之心肝當爲太子諸王所食豈到汝乎行恭懇謝而退唐新語

李昭德則天朝諛佞者必見擢用有人于洛水中獲白石有數點赤詣闕請進諸宰臣詰之其人曰此石赤心所以進昭德叱之曰洛水中石豈盡反耶唐新語

中宗嘗召王公近臣入閣守歲酒酣上謂御史大夫賈從一日聞卿久無伉儷今夕爲卿成禮從一拜謝

俄而內侍引燭籠步障金縷羅扇其後有人衣禮衣花釵令與從一對坐却扇易服乃皇后老乳母王氏

二十

二十三

本嬪婢也上與侍臣大笑詔封莒國夫人嫁爲從一妻俗謂乳母之偁曰阿着從一每進表狀自稱嬪聖皇后阿着欣然有自負之色唐史

中宗嘗召宰相蘇瓌李嶠之子進見時皆同年帝謂曰汝等各以所通書取宜奏者爲言之頽應聲曰本

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嶠之子奏曰新朝涉之腔剖賢人之心帝曰蘇瓌有子李嶠無兒外紀

唐玄宗好擊毬內廐所飼者意未甚適會與黃憐綽語因曰吾欲良馬久之而無人通于馬經者憐綽奏

曰臣能知之且曰今之丞相善相馬經上曰吾與三丞相語政事外悉究其傍學不聞能通馬經綽曰臣于沙堤上日日見丞相乘良馬

崔湜居吏部侍郎常銓有選人引過分疏云某能翹關負米湜曰若壯何不兵部答曰過者皆云崔侍郎門有九者即得

禮部尚書范陽盧愷兼吏部選達野客師爲蘭州總管客師辭曰客師何罪遣與突厥隔境愷曰突厥何處得有境客師曰肉爲酥水爲漿穹廬爲帳毡爲牆

崔膺性狂張建封愛其文以爲客隨建封行營夜中大呼驚軍軍士皆怒欲食其肉建封藏之明日置宴

監軍曰某有與尚書約彼此不得相違建封曰唯監軍曰某有請請崔膺建封曰如約違巡建封曰某有

請請崔膺坐中大笑得免

唐張林言毀佛寺分遣御史檢天下所廢寺及收錄金銀佛像有蘇監察巡檢兩街諸寺見銀佛一尺而下者多袖之而歸人謂之蘇程佛或問溫庭筠將何對溫庭聲曰無以過密陀僧

晉謝靈運鬚美臨刑施爲南海慈悲恒寺維摩詰鬚寺人保惜初不虧損中宗朝安樂公主五日闔百草飲廣其物色令馳驛取之又恐爲他人所得因剪棄其餘遂絕隋唐嘉話

劉仁軌爲左僕射戴至德爲右僕射人皆多劉而鄙戴有老父陳牒至德方欲下筆老父問左右此是劉僕射否曰是戴因急起曰此是不解事僕射却將牒來至德笑令授之唐書林

中宗與羣臣宴祝飲明自言能八風舞帝許之飲明

體肥醜遽地搖頭跪曰左右顧瞻帝大笑吏部侍郎盧藏川嘆曰是舉五經拂地免

虞凝好滑稽裴說嘗經杜工部墓以詩示之其句云擬鑿孤墳破重教大雅生凝覽而笑曰吾謂足下爲詩人不料君是劫墓賊耳說甚慚外紀

徐彥伯常侍睿宗朝以相府之舊拜羽林將軍徐既

文士不悅武職及遷謂賀者曰不喜有遷且喜出軍耳嘉話

明皇召諸學士宴于便殿因酒酣顧謂李太白曰我朝

與天后之朝何如白曰天后朝政出多門國尤姦幸任人之過如小兒市瓜不擇香臭惟揀肥大者我朝用人如淘沙取金剖石探玉皆得其精粹唐書

曰學士過有所歸

寧王嘗獵于鄆縣界草中得一櫃發之乃一少女也自言姓莫氏庄居昨夜遇賊劫其至此賊中二人是僧王命載以后乘時方獲一生熊置櫃中如舊鎖之時上方求極色王以莫氏衣冠子女即日表上之其所由上令充才人經三日京兆奏鄆縣食店有僧

賃店作法事惟昇一櫃入店中夜久脇將有聲店戶人作日出不啓門徹戶視之有熊衝人走出二僧已死骸骨悉露上知之大笑書報寧王曰寧哥大能處置此僧白陽雜俎

開元時宋璟爲相集使往往齎貨入京師將還多遷

官璟奏一切勒還以革其弊璟又疾員罪而妄訴不

已者悉付御史臺治之人多怨之者會天旱優人作

魃狀戲于上前問魃何爲出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對曰負冤者三百餘人相公悉以繫獄故不得

不出衛。上心以爲然。環于是罷相。唐史

兵部尚書姚元崇長大而行急。魏已乘目爲越。蛇鵠。黃門侍郎盧懷慎好視地。目爲虺。鼠。獬豸。殿中監姜皎肥而黑。目爲飽。樵母。紫微舍人倪若水黑而無鬚髮。目爲醉。部落精舍人齊處卑好眇。目視曰云。暗。燭底。覓虱。老母舍人呂延嗣長多少髮。目爲日本國使者。又曰舍人鄭勉爲醉。高麗曰拾遺蔡子小州。博士許謫藥性。又有殿中侍御史短而醜。目爲地。重地。木目御史張孝嵩爲小村。方相曰舍人楊仲

十七

人。鑄鐵上。銅縣口補闕袁輝爲王門下彈琴博士。目員外郎魏恬爲祈雨婆羅門。目李全交爲品官給史。黃門侍郎李廣爲飽水蝦蟆。由是坐此品題朝士。自左拾遺貶新興縣尉。

蘇環初未知通。常處頭于馬廐中。與庸僕雜行。一日有客詣環。候于客次。頭擁簪庭廡間。遺落一文字。客取而視之。乃詠崑崙奴子詩云。指如十挺。黑耳似兩張。客異之。良久環出。客淹留言。詠以其詩問環。何人。豈非足下宗庶之孽也。環備言其事。客驚訝之。請

環加禮收舉。必蘇氏之令子也。環稍稍親之。有人獻兔懸于廊廡之下。乃召頌詠之曰。兔于死。闌單。將來掛竹竿。試將明鏡照。無異月中看。頌讀詩異之。由是學問日新。文章蓋代。及玄宗平內難。旦夕制誥。絡繹無非頌之所出。時稱小許公云。唐語林

崔路府日知歷職中外。恨不居八座。及爲太常。于都寺廳。事後起一樓。正與尚書省相望。人謂之崔公望省樓。嘉祐

開元中。中書令蕭嵩以文選是先代舊業。欲注釋之。

十一

奏請左補闕王智明。金吾衛佐李玄成。進士陳君亮等注。文選先是東宮衛佐馮光震入院。較文選。復注釋。解鵬鵠云。今之平子。卽是着毛。雅。荀。院中學士。向

外說蕭嵩聞之。撫掌大笑。

徐常侍久在中書。常參李右座議。右座被廢。常侍恐爲罪累。逃隱衡山。爲東林寺。撥蔬行者。許爲吟嘯。數年後。值修建佛殿。僧中選善書者題準。已二三人。忽徐行者。跨過掌事。怒以杖連擊其背。徐乃畫地曰。某口雖不言。昔年曾學大書。乞試之。使題數行。諸僧皆

悅服。因遣書之。時李北海遊歡。觀其題處。曰。不知徐公在此。乃召至。握手言曰。朝列于公。已息論矣。遂解其布褐。釋以簪裳。因戲徐曰。徐侍郎曾吟岷山思駐馬。漢水憶迴舟否。徐曰。暗啞之時。亦默詠之。卽與同載北歸。何氏語林

韓朝宗爲山南採訪。謂孟浩然深閑詩律。真諸同行。必詠。穆如之。頌。因入奏。挾輿俱行。先揚于朝。約日引謁。會浩然有故入至。劇飲甚。或言與韓公約。不當後期。浩然叱曰。業已飲矣。身待樂耳。遂恤其他。遂畢飲不起。何氏語林

系汲清河人。力能扛鼎。殘惡少恩。六月盛暑。重裘累茵。使十餘人扇之。忽不清凉。便斬扇者。并州大姓田蘭薄盛。斬于平原。士女慶賀。奔走道路而歌之。曰。奴爲將軍何可羞。六月重茵披狐裘。不識寒暑斷人頭。雄兒田蘭爲報仇。中夜斬首謝并州。樂府廣題姚崇與張說同爲宰相。各懷疑阻。張衡之頗切。崇病戒諸子曰。張丞相與吾不協。曩隙甚深。然其人素懷奢儉。尤好服玩。吾身沒之後。當求平。汝具陳吾平生

二十九

服玩。寶帶。重器。羅列帳前。張若不顧。汝家族無類矣。若顧此。當錄玩用致之。仍以神道碑爲請。既獲其文。登時錄進。先磨石以待。至便鐫刻。張丞相見事常遲于我。數日之後。必當有悔。若徵碑文。以刊削爲辭。當引視鑄石。仍告以聞上。崇沒。張果至。目其服玩者三四。崇家悉如崇戒。不數日文成。叙致該詳。時謂樞筆。數日果遣使取本。以爲辭。未周。密欲加刪改。姚氏詣子引使者視其碑。仍告以奏御。使者復命。張悔恨撫膺曰。死姚崇能算生張說。何氏語林

三十

燕文正公弟某女。婦盧氏。嘗爲舅盧公求官。侯公下朝而問焉。公不語。但指檣床龜而示之。女拜而歸室。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唐語林進士楊光遠。惟多矯飾。不識忌諱。遊謁王公之門。干索權豪之族。未嘗自足。稍有不從。便多誹謗。常適有勢者。撻辱。畧無改悔。時人多鄙之。皆云。楊光遠慙顏厚如十重鉄甲也。大寶遺事

新史卷十終

新史卷十一

海陽查應光賓王父輯

唐

長安進士鄭愚劉參郭保衡王中張道隱等十數輩不拘禮節旁若無人每春時選妖妓三五人乘小轎車指名園曲沼藉草蹀躞去其巾帽呼笑喧呼自謂之顛飲天寶遺事

成敬奇有俊才文章立就爲大理正與姚崇有姻親崇或寢疾敬奇造宅省焉對崇涕泣懷中置生雀數斤唐書

頭乃一一持出請崇執手而後放之祝云願令公速愈崇勉而從之敬奇既出忿其謾媚謂子弟曰此淚亦何從而來自茲不復接遇唐書

盧藏用始隱于終南山中宗朝累居要職有道士司馬承禎者唐宗遣至京將還藏用指終南山謂之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在遠承禎徐答曰以僕所觀乃仕宦捷徑耳藏用有慙色唐書

玄宗欲命蘇頌爲相前一日上秘密不欲令人知逮夜艾方令草詔謂侍臣曰外庭直宿者誰遽命秉燭

召來至則中書舍人蕭嵩上手以頌姓名授之既成其詞曰國之瓊實上謂嵩曰頌瓊之子朕不斥其父名卿當爲刊削嵩久之復獻上以前詞非工謂沉思既久必當精密不覺前席及觀惟改曰國之珍寶上擲其草于地上曰虛有其表嵩左右皆笑嵩顧人多讎故上有是言唐書

明皇時薛令之爲東宮侍讀無吏職而俸廩甚薄戲題其壁曰朝日上園圓忽見先生盤中無所有首宿長闌干飢渴起難縮羨稱箸見寬只可謀朝夕唐書

何由度歲寒上幸東宮見之索筆續之曰啄木背距長鳳凰毛羽短差嫌松桂寒任逐桑榆煖令之懼而謝病歸遂不復用唐詩話

蘇晉頌之子也學浮屠術嘗得胡僧慧澄綉繡勒佛一本寶之嘗曰是佛好飲米汁正與吾性合吾願事之他佛不愛也談資

天寶初上遊華清宮有劉朝霞者獻寶幸溫泉賦詞調側儻雜以俳諧文多不載今畧其詞曰若夫天寶二年十月後兮臘月前辦有司之供具命駕幸于溫

泉、天門、乳開、露神仙之輻、奏、樂、與、劃、出、驅、甲、仗、以、騎、
闐、青、一、隊、兮、黃、一、隊、熊、踏、胸、兮、豹、掌、背、珠、一、團、兮、
一、團、玉、鏤、珂、兮、金、鏤、鞍、述、德、云、直、獲、得、盤、古、髓、指、得、
女、媧、瓢、遮、莫、爾、古、時、千、帝、豈、如、我、今、日、三、郎、其、自、叙、
云、別、有、窮、奇、踏、踏、失、路、猖、狂、骨、體、雖、短、伎、藝、能、長、夢、
裏、幾、回、富、貴、覺、來、依、舊、悽、惶、今、日、是、千、年、一、遇、叩、頭、
莫、五、角、六、張、帝、覽、而、奇、之、將、加、賞、上、命、朝、霞、改、去、五、
角、六、張、字、奏、云、臣、草、此、賦、時、有、神、助、自、謂、文、不、加、點、
筆、不、停、綴、不、顧、從、天、而、吹、上、顧、曰、直、窮、薄、人、也、授、以、
千、一、唐、一、卷、一、一、

春官衛上左馬、開元傳信記

明皇封禪泰山、張說爲封禪使、說女僭鄭鑑、本九品
官、舊例封禪後、自三公以下、皆遷轉一級、惟鄭鑑因
說驟遷五品、兼賜緋服、因大隅次、玄宗見鑑官位騰
蹏、怪而問之、鑑無詞以對、黃幡綽曰、此乃泰山之力
也、西陽雜俎

于良史爲張徐州建封從事、每自吟曰、出身三十年、
白髮衣餘碧、日暮倚朱門、從朱汚袍赤、公聞之、爲奏、

章服焉、唐詩林

明皇常宴勤政樓、獨安祿山于御座東間、設金雞障、
置榻使坐其前、命楊銛姊弟皆與祿山叙兄弟、祿山
得出入禁中、因請爲貴妃兒、上與貴妃共坐、祿山先
拜、貴妃上問何故、對曰、胡人先母而後父、上悅、唐書
楊貴妃中酒、微露其乳、帝捫之曰、溫柔新刺雞頭肉、
安祿山在旁曰、滑膩疑如塞上酥、帝笑曰、信是胡兒
只識酥耳、

安祿山生日、上及貴妃賜予甚厚、後三日召入禁中、
貴妃以錦繡爲大襦、祿裘之、使宮人以絲與昇之上、
一、唐、一、卷、一、一、

聞問故、左右以貴妃誕祿兒、對上、賜貴妃洗兒金銀、
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唐書

安祿山體肥、腹垂過膝、外若癡直、內實狡黠、今其將
劉駱谷留京師、調朝廷措趣、歲獻俘虜雜畜、奇禽異
獸、珍玩之物、不絕于路、其在上前、應敏捷、給雜以諛
語、上嘗戲指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爾、對
曰、更無餘物、止有赤心耳、上悅、唐史

李長源賦詩曰、青青東門柳、歲宴復憔悴、楊國忠訴
于明皇、謂爲謾已、上曰、賦柳爲謾卿、則賦李爲譏朕、

可乎。外紀

李白才逸氣高，與陳拾遺齊名，其論詩云：『我欲以是
觀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其山止
與嘗言與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
使束于聲調，俳優哉。故戲杜曰：『飯顆山頭逢杜甫，頭
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爲從前作詩苦。
本事記

高郢字公楚，九歲通春秋，能屬文，子定切聰警絕倫。
年七歲時，讀尚書湯誓，問郢曰：『奈何以臣伐君？』郢曰：

『臣之也。』

——卷十一

五

應天順人不爲非道，何云伐耶？封曰：『用命賞于社，不
用命戮于社，是順人子父不能封。』唐書

將軍高力士，特承玄宗恩寵，遭母喪，左金吾大將軍
程伯獻少府監馮紹正二人，直赴力士母喪，開披髮
而哭，甚於已親，朝野聞之，不勝其笑。

明皇賞牡丹，問侍臣曰：『牡丹有誰詩爲好？』奏云：『李正
封詩曰：『國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帝謂賈妃曰：『祗臺
前飲一紫金盞，酒則正封之詩可見矣。』談資

玄宗嘗登苑北樓望渭水，見一醉人，臨水卧，問左右：

『何人？』左右不知，將遣使問之，幡綽曰：『臣知之。』此是
年滿，令史上曰：『汝何以知？』對曰：『更一轉人，流上大笑。』
外紀

王元寶，富而無學，嘗會賓客，次日親友謂之曰：『昨
日必有佳論。』元寶曰：『但費錦纏頭耳。』談資

張九齡見朝士趨附楊國忠，以求官，語人曰：『此曹皆
向火乞兒。』一旦火盡，灰冷，當凍裂肌膚，暴骨于溝中
矣。談資

明皇以李林甫爲相，一日曲宴近臣于禁苑中，帝指
示張九齡，李林甫曰：『檻中盆池新魚數頭，鮮活可愛。
林甫曰：『賴陛下恩波所養。』九齡曰：『盆中之魚，猶陛下
用人，但能裝景致，助兒女之戲耳。』天寶遺事

李林甫時三宰相就位，其二人聲折趨，而林甫在中，
軒轅無以讓，喜津津出眉宇，問觀者竊言：『一雕桄兩
兔。』

彭城劉晏，年八歲，獻東封書，上覽而奇之，命宰相出
題，就中書試，張說源乳羅，咸相感慰薦，上以晏閭生，
秀妙，引于內殿，縱六官觀看，楊妃坐于膝上，親爲書。

眉總髻。官人投花擲果者甚多。拜爲秘書正字。張說問曰。居官以來。正字幾何。晏尋聲對曰。他字悉正。獨朋字未正。說聞而異之。唐詩林

唐玄宗友愛昆季。呼寧王爲大哥。每與同食。食次寧王錯喚。噴上髭。王驚慚。上顧欲安之。黃綰綽曰。不是錯喚。上曰。何也。對曰。是噴帝。上大悅。

賀知章秘書監。有高官告老歸吳中。上嘉重之。每別優異焉。知章將行。涕泣辭上。上曰。何所欲。知章曰。臣有男。未有定名。幸陛下賜之。歸爲鄉里榮。上曰。爲道斤之曹。一八卷十一

之要莫若信乎。信者。履信思乎順。卿子必信順之人也。宜名之曰孚。知章再拜而受命。知章久而謂人曰。上何諱我邪。吳人孚乃瓜下爲子。豈非呼我爲瓜子耶。蜀元傳信記

李邕嘗不許蕭誠書。誠乃詐作古帖。令紙故暗。時示邕曰。此乃王右軍真跡如何。邕看稱善。誠以實告之。邕復取視。曰。細看亦未能好。談資

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渙之齊名。時風塵未偶。而遊處畧同。一日天寒微雪。三詩人共詣旗亭。賞酒。

小飲。忽有梨園伶官十數人。登樓會宴。三詩人因避席隈。踰爐火以觀焉。俄有妙妓四輩。尋續而至。春華艷曳。都冶頗極。旋則奏樂。皆當時之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觀諸伶所謳。若詩入歌詞之多者。則爲優矣。俄而一伶拊節而唱。乃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之曰。開闔闔。騰騰。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適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鴛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則又引手畫壁曰。二絕句。渙之自以得名已久。因謂諸人曰。此輩皆潦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里之詞耳。豈陽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吾即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脫是吾詩。子等當須列拜床下。遂爲所困。因歡笑而俟之。須臾次至。雙鬟發聲。則曰。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

度玉門。關漢之卽柳欽二千子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諧笑。虞初志

道士葉法善精于符籙之術。上累拜爲鴻臚卿。優禮侍焉。居玄真觀。嘗有朝客數十人詣之。解帶淹留。滿座思酒。忽有人扣門云。趙秀才微脫直入。平二十餘笑揖諸公。居末席。侃聲談論。援引古人。一席不測。法善私謂諸公曰。此子突人。語辭如此。豈非魁魁爲惑乎。客以小劍擊之。隨手失墜于階下。化爲甕榼。一座驚憚。遽視其所。乃盈甕醴醢也。咸大笑飲之。其味甚

斤一書

卷十一

九

開天傳信記

嘉坐客醉而揖其瓶曰。趙生風味不可忘也。開天傳信記李林甫妬賢嫉能。不協群議。每奏御之際。多所陷人。衆謂林甫爲肉腰刀。又云。林甫嘗以甘言誘人之過。陷于上前。時人皆言林甫甘言如蜜。朝中相謂曰。李公雖面有笑容而肚中鑄劍也。人日憎怨。異口同音。天寶遺事

天寶末。處士錢知微嘗至洛。遂榜天津表柱賣卜。一卦十足。居一日。有貴公子讀榜。命取帛如數卜焉。錢命著布卦曰。子筮可期一生。君何戲爲。其人曰。卜

事甚切。先生誤乎。錢云。請爲韻語曰。兩頭點土。中心度懸。足人踏殿。不肯下錢。其人本意買天津橋也。西陽雜俎

玄宗西幸。駕及古界。靈武遷至。房綰新除丞相。玄宗于馬上看除目。顧左右謂裴士淹曰。亦不是。裴賊手士淹低語曰。請陛下勿復言。上色少愧。唐書林梓潼縣有上亭驛。明皇幸蜀。問黃幡綽曰。車上鈴聲。頗似人言語。對曰。似言三郎。卽當三郎。卽當故又名琅瑯驛。安祿山之叛。玄宗播遷于蜀。百官與諸司多不知之。有陷在賊中者。爲祿山所勝。從而黃幡綽同在其數。亦得出入左右。及收復。賊黨就擒。幡綽被拘至行在。上素憐其敏捷。釋之。有于上前曰。黃幡綽在賊中。與大逆圓夢。皆順其情。而忘陛下之恩。竊祿山夢見衣袖長。忽至階下。幡綽曰。當垂衣而治之。祿山夢見殿中榻子。倒幡綽曰。革故從新。推之多此類也。幡綽曰。臣實不知陛下大駕蒙塵。赴蜀。旣陷在賊中。寧不苟悅其心。以脫一時之命。今日得再見天顏。以與大逆圓夢。必知其不可也。上曰。何以知之。對曰。逆

賊夢衣袖長是出手不得也。又夢橘子倒者是胡不得也。以此臣故先知之。上大笑而止。次柳氏舊聞

代宗禮重郭子儀嘗謂之大臣而不名其子曖尚昇平公主嘗與爭言曖曰汝倚乃父爲天子耶我父薄天子而不爲公主惠奔車奏之上曰此非汝所知彼誠如是欲爲天子天下豈汝家所有邪慰諭令歸子儀聞之因曖入侍罪上曰鄒諺有之不寢不聲不爲家翁兒女子聞房之言何足聽也子儀歸杖曖數十

上福時子勛勵物皆著才名其後勛助又以文顯勛早卒少子勸亦有文福時常託韓思彥戲曰武子有馬蘇君有譽兒蘇王家癖何多邪使助出其文思彥曰生子若是可誇也新唐

杜甫子宗武以詩示阮兵曹阮答以石斧一具隨便并詩還之宗武曰斧父斤也兵曹使我呈父加斤削也阮聞之曰誤矣欲子斫斷其手此手若存天下詩名又在杜家矣宗武笑置之

王思禮爲河東節度使資儲豐衍積米百萬斛管崇

嗣代之爲政寬弛耗散殆盡上聞之以鄧景山代之景山至鈎校出入將士隱沒者皆懼有裨將抵罪當死諸將請之不許其弟請代之亦不許請入一馬以贖罪乃許之諸將怒曰我輩曾不及一馬乎遂殺景山唐書

嚴武以世舊待杜甫甚善甫性偏躁傲誕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世說

郭子儀禁軍中無故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都虞侯杖殺之諸子泣訴都虞侯之橫子儀嘆息語斤唐書 八卷一 十三

僚佐曰子儀諸子皆奴才也不賞父之都虞侯而惜母之乳母子非奴才而何

濠州饒陽縣令竇知範貪有一里長範令門內二百人爲里正造像各出錢一貫範自納之謂曰里正地下受罪先須急救範先造得一像且以與之納錢二百千像五寸半其貪皆類此範惟有一男放鷹馬驚桑枝打其頭破百姓快之皆曰千金之子易一兔之命合璧

汴州相國寺言佛有汗流節度使劉元佐遽命傷且

持金帛以施。日中其妻亦至。明日復起齋場。由是將吏商賈奔走道路。惟恐輸貨不及。因令官爲簿書。以籍所入。十日乃閉寺。曰。佛汗止矣。得錢巨萬。以贍其軍。唐史

李泌謂肅宗曰。臣絕粒無家。祿位第宅皆非所欲。收復京師。後得枕子于膝。睡一覺。使有司奏客星犯帝位。一動天文足矣。唐史

李納性下急。酷嗜奕棋。每下子安詳。極于寬緩。有時躁怒。家人輩密以棋具陳于前。納觀便欣然。改容取。唐史

子布翼都忘其志。

孫何性落鬼。而酷好古文。爲轉運使。政許急。州縣患之。乃求古碑文字磨滅者數本。釘于館中。孫至讀其碑。辨識文字。以爪搔髮垢。嗅之。往往至暮不復省錄文案。

建中三年冬十月庚申。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爲壇。魏西祀天。各僭爲王。滔等三讓乃就位。是日三叛軍上有雲氣。頗異。馬燧望笑曰。是雲無知。乃爲賊瑞邪。唐書

十三

十四

顏真卿爲撫州刺史。邑人有楊志堅者。嗜學而居貧。其妻以資給不充。索書求雜志。堅以詩送之。曰。當年立志早。從師今日難。成髮有絲落。托自知求事脫。蹉跎甘道出身遲。金銀任意撩新髻。鸞鏡從他別畫眉。此去便同行路客。相逢卽是下山時。其妻持詩詣公。求別適。真卿判其牘曰。楊志堅。早親儒教。頗負詩名。愚妻觀其未遇。遂有離心。王歡之廩既虛。豈尊黃卷。朱史之妻必去。寧見錦衣。汚辱鄉閭。傷敗風教。若無德戒。孰遏浮囂。妻可答二十。任自改嫁。楊志堅秀才。

簡粟帛。仍署隨軍。四遠聞之。無不悅服。自是江左婦人無敢棄其夫者。雲溪友議

關播盛稱李元平。用爲汝州別駕。李希烈作逆。使李克誠禽之。又募亡命爲內應。縛致元平。入見希烈。遺下汚地。希烈以其眇小無髯。戲克誠曰。使爾取元平。何得將元平兒來。因嫚罵曰。盲宰相使汝當我。何待我淺耶。何氏語林

釋皎然與李萼。顏真卿張薦諸人戲聯樂語。李萼倡云。苦河旣濟真僧喜。顏真卿云。新知滿座笑相視。皎

挽怒不得已持書而去既至幽州念破產而來止得一書書若懇切猶可望乃拆而視之更無一辭唯署名而已大悔怒欲回心念已行數千里試謁院寮問既是相公丈人豈無紙題曰有判官大驚立命謁者上白斯須乃有大校持箱復請書書既入館之上舍留連數日及辭去奉絹一千疋開鼓吹

于顓開有皋進奉聖樂亦誤願聖樂以進每宴必使奏之其曲將半行綴皆伏而一人舞于中央幕客皆綬笑曰何用窮兵衛舞以調頓爲襄帥暴虐人呼爲梟樣節度

魏博節度使韓簡性麓質每對文士不曉其說心常耻之乃召一孝廉令講論語及講至爲政篇明日謂諸從事曰僕近知古人淳朴年至三十方能行立聞者無不絕倒北齊書

長安有僧善病人文章尤能作語意相合處張籍頗志之冥搜愈切因得句曰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僧曰此人有道了也乃吟曰是他桃李樹思憶後園春謠言

喬琳好談諧朱泚僭逆琳掌賊中吏部選人前白曰所注某官不穩便琳答曰足下謂此逸竟穩便乎何氏語林

張偉落第捧登科記頂戴曰此千佛名經也

盧杞與馮盛遇于道各携一囊杞發盛囊有墨一枚杞大笑盛正色曰天峯煤和針魚腦入公袋子手中錄離騷古本比公日提綬文刺三百爲名利奴顧當孰勝已而搜杞囊果是三百刺龍圖記

劉季和性愛香常如廁還過香爐上主簿張坦曰人

名公作俗人不虛也季和曰苟令君至人家坐處三

日香氣不散爲我如何令君而惡我愛好也坦曰古

有好婦人患而捧心頰眉見者皆以爲好其隣醜婦

法之見者皆走公便欲使下官遁走邪東陽記

敬宗時李逢吉用事私怒龐嚴遠貶之于放爲給事

中封還詔書時人以爲觸宰相之怒以辨朋友之非

辜其仁大矣及駁奏出乃是論貶嚴大輕中外無不

太噓放即還工部侍郎唐史

敬宗欲幸驪山溫湯左僕射李絳諫議大夫張仲方

等屢諫不聽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

周幽王幸驪山而爲大戎所殺秦始皇幸驪山而國

亡玄宗幸驪山而祿山叛先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

上曰驪山若此之凶耶我宜一往以驗從言唐史

裴度在相位日有人寄視藥一枚欲削爲梳時卽中

庾威世稱博物召相別之庾捧玩良久白曰此槐瘿

是雖樹生者恐不堪用裴曰卽中甲子多少庾曰某

與今公同是甲辰生公笑曰卽中便是雖甲辰盧氏雜記

裴今公居東洛夜寢懸句元白有得色次至楊汝士

曰昔日蘭亭無絕質此時金谷有高人白曰笙歌鼎

沸勿作此冷淡生活元曰樂天能全其名韓言

張正甫爲河南尹裴中令銜命代淮西置宴府西亭

裴公舉一人詞藝好解頤張公正色曰相公此行何

爲也爭記得河南府解頤中今有懸色幽閑鼓吹

新蔡鄭敬都尉高懿廳前槐樹有白露顏甘露認問

椽屬皆言是甘露敬曰明府德政未致甘露但樹汁

耳懿不悅稱疾而去次南先賢傳

牛橋莊小兒叛茂草盈園晉公每使驅數群羊散于

阪上曰芳草多情賴此粧點談資

劉又少爲俠因酒殺人亡命會赦出步歸韓愈作冰

柱雪車二詩出盧仝孟郊右樊宗師見之爲獨厓嘗

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諫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爲

壽後去齊魯不知所終唐史

辛京果以私杖殺部兩有司奏京果罪當死上將從

之李忠臣曰京果當死久矣上問其故忠臣曰京果

諸父兄弟皆戰死獨京果至今尚存故臣言以爲久

當死上憫然左遷京果

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擢進士第爲陸渾尉裴

度辟爲判官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于白居易湜

怒口近拾湜而逸取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卽請

斗酒飲酣援筆立就贈以車馬綸綵甚厚湜大怒曰

自吾爲顧况集序未嘗許人今碑字三千字三續何

過我薄邪度笑曰不羈之才也從而酬之唐史

柳宗元與劉禹錫同年及第題名于慈恩寺塔談元

茂乘筆題名皆以姓望而辛南容人莫知之元茂閣

筆曰請辛先輩言其族望辛君適在他處柳曰東海

人元茂曰爭得知柳曰東海之大何所不容俄而辛至人間其望曰渤海大笑嘉話錄

柳子厚與浩初上人看山詩云海畔尖山似劍橫秋來處處割愁腸若爲化得身千億散上峯頭望故鄉議者謂子厚南遷不得爲無罪蓋未死而身已在刀山矣柳記

賈島常以歲除取一年所得詩祭以酒曰勞吾特神以是補之談資

崔護不登科怒其考官苗登苗卽崔從舅也乃私試

爲判頭毀其舅曰甲背有猪皮之異其判曰背人之袒重耳駢脅載觀相里之袒苗登猪皮斯見初登爲東畿尉相里造爲尹曾欲笞之袒其背有猪毛長數寸故云又曰當偃兵之時則燧而無用在穴食之日則撻而有求皆謂其尾也外紀

元和中卽吏數人省中縱酒話平生各有愛尚及憎怕者或言愛圖畫及博奕或怕妄與依工部員外周愿獨云愛宣州觀察使怕大蟲唐載

張由古有吏才而無學術累歷臺省嘗于衆中嘆班

固大才文章不入文選或謂之曰南都賦燕山第引等並入文選何爲言無由古曰此並班孟堅文章

何開班固事聞者掩口又謂同官曰昨買得王僧孺集大有道理杜文純知其誤應聲曰文範亦買得張佛祀集勝于僧孺遠矣由古竟不之覺唐新語

韓昌黎初貶之制是席舍人草詞中曰早登科第亦有聲名席旣物故友人曰席無令子弟豈病陰毒傷寒而與不紫喫耶韓曰席十八喫不紫太遲人問之曰出語不足何氏語林

陸長源以勲德爲宣武軍司馬韓愈爲巡官同在使幕或戲年輩相違周愿曰大垂老景俱是十二相屬

何違之有旬日布于長安漢書

李華字遐叔以文學自名與蕭穎士賈幼幾爲友華作賦云星鋌電火于萬緒霜鋸水解于千尋擁柳爲山橫梓爲林穎士讀之謂華曰可使孟堅瓦解乎于

士崩矣勿幾曰未若天光流于紫庭測景入于朱戶騰祥靈于黯黯映旭日之葱蘢華曰某所自得惟括萬象以爲尊特攝魂于上京分命微般石之匠下荆

楊之材操斧執斤者萬人涉磧礪而崔觀實不競更
西二都也。唐語林

李藩侍即嘗綴李賀歌詩爲之集序未成知賀有表
兄與賀筆硯之舊者召之見託以搜訪所遺其人敬
謝且請曰某盡記其所爲亦見其多點竄者請得所
尊者視之當爲改正李公喜併付之翌年絕歸李公
矣復召詰之其人曰某與賀中外自小同處其傲
忽常思報之所得兼舊有者一時投于湖中矣李公
大怒叱出之幽州鼓吹

折之唐

卷十一

二十三

李尚書名益時有宗人庶子與尚書同名俱出于姑
臧公而人謂尚書爲文章李益庶子爲門戶李益尚
書猶欲兼門地嘗姻族間有禮會尚書歸笑語家人
曰大堪笑今日之席兩個座頭總是李益何氏語林
唐制舉人試日既畢許燒燭三条主文權德輿云
下戲云三条燭盡燒殘舉子之心舉子遽答云八
賦成驚破侍即之膽外紀
權德輿以文爲戲嘗用古人姓名藏句中其一卷云
落宜乘戎寄衡石崇位幾年紀信不留馳張良自愧

樵蘇則爲恆瓜李斯可畏不顧榮官尊每陳農畝利
忌蒲籠生嫌養恬勝智疎鍾皓月曉晚景丹霄異
洞谷末不設山梁真無累頗符生肇學得展禽尚志
從此直不疑支離疎世異外紀

崔涯者吳楚之狂士也與張佑齊名每題一詩于娼
肆無不誦之于衢路譽之則車馬繼來毀之則杯盤
失錯朝李端端詩曰黃昏不語不知行鼻似煙窻耳
似鑷獨把象牙梳掉髻豈崙山上月初生端端得此
詩愛心如病使院飲回遙見二千躡履而行于道傍
折之唐

卷十一

二十四

再拜戰惕曰端端祇使三郎六郎伏望哀之又重贈
一絕句粉飾之于是大賈居豪競奪其戶或戲之曰
李家娘子纔出墨池便登雪嶺何期一日黑白不均
李漢友議

元微之廉問浙東有劉采春自淮甸來容色莫比元
與秋狎遂留浙河七年因醉題東武曰因循歸未得
不是憶鱸魚盧侍郎簡求戲曰丞相雖不爲鱸魚爲
好鏡湖春耳謂採春也何氏語林

楊汝士以尚書出鎮東川白樂天是尚書妹婿時以

太子少傅分洛樂天戲代內子作詩賀兄嫂曰劉剛與婦共登仙弄玉隨夫亦上天何以沙哥領崔嫂君油幢引向東川又曰金花銀碗饒兄用卷畫羅裙任嫂裁嫁得黔婁妻爲妹僭可能空寄蜀茶來何氏語林

元微之貶江陵府士曹少年氣俊過襄陽夜召名伎劇飲將弱作詩云花枝臨水復臨堤也照清江也照泥寄語東風好擡舉夜來曾有鳳凰棲謝師厚作裴停聞營伎與一哥相好此伎乞書扇子遂改二句云寄語東風好擡舉夜來曾有老鴉棲張鷟錄

元稹在鄂州周復爲從事稹嘗賦詩命院中屬和周正印乃簪笏見稹曰某偶以大人往還高門謬獲一第其實詩賦皆不能稹曰遠以實告賢于能詩者大唐詩林

武儒衡在中書時元稹因緣宦官得知制誥儒衡鄙厭之會食瓜瓞集其上儒衡揮扇曰適從何處來遂集于此一坐皆失色何氏語林

張祐初未識白公白刺蘇州時祐來謂才見白卽語曰久欽藉嘗記得君有欸頭詩祐愕然請其故白曰

鴛鴦錦帶拋何處孔雀羅衫付阿誰非欸頭何耶張顛首微笑仰而答曰祐亦嘗記得舍人有目連變曰何也祐曰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非目連變和遂與歡飲竟日何氏語林

白樂天以詩酒琴爲三友詩曰今日北窗下自問何所爲忻然得三友三友者爲誰琴罷輒舉酒酒罷輒吟詩三友遙相引循環無已時談資

盧全下第出都投逆旅有一人附火吟曰學織錦被工未多亂投機杼錯拋梭若教官錦行家見把似文章笑殺他因問之云舊例官錦坊近以薄技授本行二十六

云如今花樣不同且東歸也外紀

張祐有二子一椿兒一桂子嘗有詩曰椿兒遶樹春

園裏桂子尋花夜月中一日張以詩上牢盆使出其

子授清渠小職得堰俗號冬瓜人或戲之曰賢卽不

宜作等職張曰冬瓜合出祐子戲者相與大哂外紀

温州顏卽中不知弧矢之能張祐觀其騎獵馬上以

詩戲之曰忽聞射獵出軍城人着戎衣馬帶綬倒把

角弓呈一箭滿山狐兔當頭行外紀

白樂天初至京，以所業謁顧者，作顧觀姓名，然視曰：長安米貴，居大不易，及被卷首，篇曰：咸陽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乃嗟賞曰：道得個語，居亦何難，前言戲之耳，因爲延譽，聲名遂振，外紀白樂天及第時，贈長安妓阿軟絕句云：綠水紅蓮一

事

一

一

二十七

朵，近千花，萬草無顏色，貞元末，阿軟產一女，求小名，于樂天，樂天曰：此兒甚白，暫可名之，曰：皎皎，有文士遇之，見呼皎皎，爲釋其義，始悟樂天之戲，蓋其種姓不明，取古詩云：皎皎河漢女也，外紀

簡阿孩兒

據言

貞元中，楊氏穆氏兄弟，人物才名不相遠，或云：楊氏兄弟，賓客皆同，穆氏兄弟，賓客皆異，以此爲優劣，穆氏兄弟四人，贊賞實員，時謂贊俗，而有格爲駘，贊美而多味，爲酥，員爲醍醐，實爲乳腐，言最爲凡酒也，
大唐新語

新史卷十一終

新史卷十二

海陽查應光賓王父輯

唐

張祐善吟，妾罕喚之不應，以責祐。祐曰：「吾方口吻生花，豈恤汝輩！」

皇甫湜與李生書曰：「近風偷薄，進士尤甚。至有一議三十年之說，讀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兵矣。」語未有賂賈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矣。昔字未識偏旁高談稷契，讀書未知何度下視服鄭。

鄆郛河北人舉進士下第，游陳蔡間，過一塚上，有竹二竿，青翠可愛，因駐馬吟曰：「塚上兩竿竹，風吹常裊裊，久不能續。」聞塚中言曰：「何不云下有百年人？」長眠不知曉，郊驚問之，不復言矣。才見記

貞元初，穆寧爲和州刺史，其子故宛陵尚書贊及給事中質及員賞，尚未分官，列事寧前。時穆氏家法切峻，寧命諸子直饌，行不如意，則杖之。諸子將至，值日必探求珍異，羅于尊俎之前，競新其味，計無不爲，然而未嘗免咎叱之。過者一日給事直饌，鼎前有熊白

及鹿脰，忽曰：「白肥而脩，脣相添其宜乎？」遂同試曰：「甚異常品。」即以白裹脰，咬之而進，寧果再飽。宛陵與諸季，重給事盛形，美色曰：「非惟免刑，兼當受賞。」給事頗亦自得，寧飯訖，戒使令曰：「誰直可與杖俱來？」于是罰如常數，給事將拜杖，遽命前曰：「如此味，奚進之晚耶？」

資暇錄

崔紫雲，兵部李尚書樂妓，詞華清峭，眉目端麗。李公罷鎮北都，爲尹東洛，時方家妓盛列，諸府有宴，臺官不赴。杜紫微時爲分司御史，過公有宴，故留南行一位待之。爲訪諸妓，併歸北行，三重而坐，要將酣，杜公輕騎而來，連飲三觥，顧北行，回顧主人曰：「嘗聞有能篇詠紫雲者，今日方知名不虛得。」儻垂一惠，無以加焉。諸妓皆回頭掩笑。杜作詩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召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三重粉面一時回。」詩罷，升車彈轡而歸。李公尋以紫雲送贈之。詳見小名錄李公紳既治淮南，夾吳相之獄，而持法清峻，犯之者無有役吏奸豪潛形，墨迹然出于獨見察佐莫敢諫之。李元將評事及第後，嘗僑寓江都，李公羈旅之年。

每止于元將之館。而叔呼之榮達之後。元將稱弟。任皆不悅也。及爲孫子。方似相容。又有崔巡官者。與丞相同年之舊。特遠來謁。纔到客舍。不意家僕與市人有競詰。其所以僕曰。宣州館驛崔巡官。下其僕市人。皆抵極法。令捕崔至曰。昔常識君。到此何不相見也。崔生叩頭謝曰。適憩旅舍。日已遲晚。相公尊重。非時不敢具陳卑禮。伏希哀憐。復歸鄉里。遂縻留。服罪。答二十。送過秋陵。時人相謂曰。李公宗叔。縻爲孫子。故人忽作流囚。邑人懼禍。渡江淮者衆。主吏啓曰。戶口

文一

三

逃亡不少。丞相曰。汝不見拘獲乎。秀者在下。枕櫬隨流者。不必報來。自此一言。無踰境者。唐語林

馬司徒之孫始生。德宗名之曰繼祖。笑曰。此有二意。謂以宗繫祖也。唐語林

宋濟老于詞場。舉止可笑。嘗試賦語。失官韻。乃撫膺曰。宋五又坦率矣。因此大著。後禮部上甲乙名。德宗先問宋五坦率否。唐語林

憲宗七歲。德宗抱置膝上。戲曰。汝是何人。乃在我懷中。對曰。是第三天子。唐語林

李紳鎮揚州。章孝標賦春雪詩云。六出花飛處處飄。粧檐拂砌上寒條。朱門到晚難盈尺。晝是三軍喜氣。及及第後。寄紳曰。及第全勝十政官。金鞍銀了出長安。馬頭漸入揚州郭。爲報時人洗眼看。紳以一絕。成之曰。假金方用真金饒。若是真金不渡金。十載長安得一第。何須空腹用高心。雜言

陸相贊知舉。放崔相群。群知舉。而陸氏子簡禮被黜。群妻李夫人謂群曰。子弟成長。盍置莊園乎。公曰。今平已置三十所矣。夫人曰。陸氏門生知禮部。陸氏子

無一得事者。是陸氏一莊荒矣。群無以對。唐語林

元和初。達官與中外之親爲婚者。先已涉湊泊之機。就禮之夕。偵相則有清河張仲素。宗室李程。女家索催粧詩。仲素朗吟曰。舞耕餘草木。禹鑿舊山川。程久之乃悟曰。張九張九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外紀

李紳性暴不禮士。鎮宣武。有士人過千中道。避不及。爲前驍所拘。紳鞠之。乃宗室答曰。勤政樓前尚容緩步。開封橋上不許徐行。汴州豈大于帝都。尚書未尊于天子。公失色。使去。外紀

李德裕在相位。頗爲寒素。開路及騎官南去。或爲詩曰。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回首望涇州。亦有惡之者。爲詩曰。勢欲凌雲威觸天。朝輕諸夏力排山。三年驥尾有人附。一日龍馬無路攀。晝間不開梁燕去。朱門罷掃乳鴉還。千巖萬壑應惆悵。流水斜傾出武關。外紀李衛公鎮南徐。甘露寺僧有戒行。公贈以方竹杖。出大宛國。蓋公之所寶也。及公再來。問杖無恙否。僧欣然曰。已規圓而漆之矣。公嗟惋。彌日。予近在松江攝帥幕。暇日與同僚遊甘露寺。偶題近作小詞于壁間。

新見唐

卷十二

五

云。樓橫北固盡。日厭厭。雨欸欸。乃數聲歌。但渺漠。江山烟樹寂寥風物。三五過元宵。尋柳眼。覓花英。春色知何處。落梅鳴咽。吹徹江城暮。脉脉數飛鴻。香歸期。東風幾行。長安不見烽。起夕陽間。覓飲斷。酒初醒。獨下危帶去。其俗頑俗且曠。愀然謂同官曰。方泥得一堵好壁。可待寫了。予知之。戲曰。近日和尚耳明否。曰。背聽如舊。予曰。惡賢眼目。亦自來不認得物事。壁間之題。護坊塼之使。使甘露寺祖風也。晁補之詩話

陽道州城。未嘗有所畜養。雖所服用不可闕者。客解

某物可佳可愛。公輒喜授之。有陳長者。候其始請月俸。常往稱其錢帛之美。月有獲焉。唐詩林

趙元楷與令狐德棻從駕至陝。元楷召德棻河邊觀祇柱。德棻不去。遂獨行。及還。德棻曰。祇柱共公作何語。答曰。祇柱附驢乘公德棻應聲曰。石不能言。物或憑焉。時人以爲佳對。

李太師逢吉知貢舉。勝未放而入。相禮部尚書王播代放。勝及第。人就中書見座主。時謂好脚迹。門生。大唐詩林

京兆府試與同州華州解送。無不捷者。元和中。令狐楚鎮三鋒。時及秋賦。勝云。特加試五場。莫有至者。惟盧洪正獨請。華請試。已試兩場。馬植方下。解狀。植將家子。從事輩皆竊笑。楚曰。此未可知。已而試登山採珠賦。畧曰。文豹且異于驪龍。採斯踈矣。白石又殊于琪。蚌剖莫得之。公大服其精。遂奪解。元後洪正自丞郎將判。植俄爲植所捷。復以手札戲植曰。昔日華元已遭毒手。今來嶮務。又中老拳。外紀杜牧之宣州幕時。有酒妓肥大牧贈詩曰。盤祖當時

有遠孫尚令今日還家門一車白土將泥臉十幅紅銷補破裙瓦棺中裏逢行跡華岳山前見掌痕不須啼哭愁難嫁待與待書問岳神外紀

皇甫松牛奇章公之甥恕公不薦作謗詩日夜入真珠室朝遊玳瑁筵真珠公侍妾名也謗言一

張平叔長慶中爲戶部侍郎校險大言因王播以進既掌財用常屈公利以便私嬖倖多抑之既有寵于上進退便僻雜以優譖或自稱老奴復無大臣之體嘗奏事畢降階復升又有論奏佻盪輕脫上每爲笑

容之在班列間玩狎卽吏譁肆無忌奕權監法請宰相爲之使因以自求樞機之任每有內制出輒疑授已整衣以俟後人多笑之唐史

長慶末前知福建院權長孺犯事流貶後將詣闕求官臨行郡公飲餞于禪智精舍狂士蔣傳知長孺有嗜人爪癖乃于步從及諸傭僮處薄給酬直得數兩削下爪或洗濯未精以紙裹俟其酒酣進曰侍御遠行無以餞送今有少佳味敢獻遂進長孺視之忻然有喜色如千金之惠涎流于吻連掬噉合坐驚異

乾熙子

裴勛質貌么麼而性尤率易嘗與父坦會飲坦令飛蓋每屬其人輒曰諸狀坦付勛曰矮人饒舌破車饒模裴勛十分勛飲訖而復蓋曰蠅蠅不自見笑他梁上鷲十一郎十分坦第十一也坦怒晉之玉泉子

益州每歲進柑子皆以紙裹之他時長吏嫌紙不敬代以細布旣而悉柑子爲布所損每懷憂懼俄有御史甘子布使于蜀驛使馳白長吏有御史甘子布至長吏以爲推布裴柑子事懼曰果爲所推及子布到

驛長吏但序以布裴柑子爲敬子布初不之知久而方悟大唐新語

尹神童每說伯樂令其子執馬經畫樣以求馬經年無有似者歸以告父更令求之出見大駁驢謂父曰得一馬畧與相同而不能具伯樂曰何也對曰其馬隆顛跌目脊郁縮但蹄不如累趺耳伯樂曰此馬好跳擲不堪御也子笑乃止金叢書

趙濟儀質瑣陋成名後爲僭薛能爲偵相乃爲詩嘲諷其畧曰巡關每傍樺蒲局望月還登乞巧樓第一

莫教婦太過。婦人衣帶上人頭。又曰。不知元在鞍轡裏。將爲空歌席。帽歸又曰。火爐床上平身立。便與夫人作鏡臺。外紀

李寰建節晉州。表兄武恭。性誕妄。又稱好道。及舊古。物遇寰生日。無餉遺。乃箱擎一故皂襖子。與寰云。此是李令公收復京師時所服。願尚書功業。一似西平。寰以書謝。後聞知恭生日。箱擎一破臘脂幘頭。前恭曰。知兄深慕高真。求得一洪崖先生。初得仙時。幘頭頗見得道。一如洪崖。國語錄

韓吏部作軒轅明傳。言嘗與文友數人會宿。有老道士。形貌瑣異。自通名姓求宿。言論甚奇。既及飲酒。衆度其必不留情于詩。因聯句詠爐中石。器將欲困之。其首唱曰。妙匠琢山骨。剝中事調烹。至爾明自云。不善俗書。書則人多不識。遣人執筆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漲膨脗。座客無不歎異。會人思竭。不能復續。彌引足成之。有微吟者。其聲凄苦。爾明誅中譏侮之曰。仍于蛭。蛭竅更作蒼蛇聲。狀嬰之聲。既已。殆似。識微吟者。亦復著題。皆大驚伏。本事記

昌黎生者。名父子也。雖教有義方。而性頗闊劣。嘗爲集賢校理。史傳中有說金根車處。皆臆斷之曰。豈其誤歟。必金銀車。悉改振字爲銀字。至除拾遺爲諫院。不受。有以故人子憫之者。因辟爲鹿門從事。尚書故實聖善寺銀佛天寶亂爲賊截。將一耳。彼少傳白公。奉佛銀三挺添補。然不及舊者。會昌拆寺。命中賈人毀像。收銀送內庫中人。以白公所添鑄。比舊耳少。學數十兩。遂請白公索銀。銀惡涉隱沒。故也。尚書故實洛陽上高里。有冠軍將軍郭文遠宅。堂宇園林。匹于邦君。時隴西李元謙樂雙聲。語常經文。遠宅前過。見其門閭華美。乃曰。是誰第宅。過佳。婢春風出曰。郭冠軍家。元謙曰。凡婢雙聲。春風曰。停奴慢罵。元謙服婢之能。于是京邑翕然傳之。
歲除日。太常卿領官屬樂吏。并護童僮。子諸人晚入內。至夜于寢殿前進。儼然。蠟燭燎沉檀。熒煌如晝。上與親王妃主以下。觀之。其夕賞賜甚多。是日衣冠家子弟。多負僮子之衣。而竊看官中。有進士。童老者。矣。偶爲人牽率。同入其間。爲樂吏所驅。時有一狀不

敢擡頭望視。執犂牛尾拂子。鞠躬宛轉。隨隊唱。夜好千匝于廣庭之中。及將旦得出。不勝困苦。扶舁而歸。一病六十日。而就試不得。南郡新書

李詳字審已。有才華。膽氣放蕩。不羈解褐鹽亭尉。因考爲錄事參軍所稱。詳謂刺史曰。錄事恃糾曹之權。當要害之地。爲其妄褒貶耳。若使詳秉筆。亦有其辭。刺史曰。公試論錄事考狀。遂授筆。詳卽書錄事考曰。怯斷大案。奸勾小稽。自隱不清。言他總濁。階兩兩。兢關。惴方休。獄裏囚徒。非赦不出。天下以爲談笑之最焉。御史臺記

杜佑字君卿。在維揚日。嘗語賓幕曰。我致政後。著一簾布襴衫。跨小馬入市。看盤伶。促僮足矣。後致政。果如其言。諫官疏言三公不合入市。公曰。此自無意。止欲爾。

李夷簡元和末在蜀。蜀市人趙高好鬪。常入市。背鐵毗沙門天王。吏欲杖背。見之輒止。待此。市患害。左右言于李。李大怒。持杖前索新頭。徑三寸。叱杖子。打天王盡。已數三十餘。不經經旬。

日袒衣而歷門。呼乞修理功德錢。百陽雜記

賈相姚在滑臺于城北命築八角井。以鎮黃河。于是潯使人于鑿所值之果有一老父來觀問曰。誰鑿此井。曰賈相公也。父曰。大好手。但近東近西近南近北也。姚聞之曰。吾井太偏。故。王泉子

崔咸舍人嘗受張公之知。及懸車之後。公與議行止。崔時爲司封郎中。以感知之分。極言贊美。公便令製表。表上。值無厚善者。而一章允請。三數月後。門館間殺家人輩竊罵之。公後亦悔。每語子弟曰。後有大段事。勿與少年。卽議之。開鼓吹

白敏中爲相。嘗欲以前進士侯溫爲子偕。且有日矣。其妻盧氏曰。身爲宰相。願求爲我婿者多矣。已旣姓白。又以侯氏兄爲婿。必爲人呼作白侯耳。敏中爲之止焉。王泉子

賈璿久不第。晚娶字文昭女。遂登科。時杜尚宅遺火。云因鼠尾爇火而作。甫說因謂璿曰。魚將化龍。雷爲燒尾。近日鼠亦有燒尾者。璿大慙。璿言

柳公權侍武宗于內庭。武宗嘗怒一宮嬪。久之。時復

召謂公權曰朕怪此人若得學士一詩當釋然矣公權畧不佇思而成曰不分前時忤主恩已甘寂寞守長門今朝却得君王顧重入椒房拭淚痕上悅令官人前拜謝之

談資

柳公綽善張尚書正甫柳之子仲郢小字壽郎嘗遇張于途去蓋下馬而拜張却之不從他日言于公綽曰壽郎相逢其禮太過柳作色不應久之張去柳謂客曰張尚書與公綽往還欲使兒干街市騎馬衝公綽邪張聞深謝

太保令狐相出鎮淮海日支使班象與從事俱游大明寺之西廊忽觀前壁題云一人堂堂二羅重光泉深尺一點去水旁二人相連不欠一邊三梁四柱烈火燃添却雙鉤兩日全諸賓顧之皆莫能辨獨班支使曰一人非大字乎二羅者日月非明字乎尺一者寸土非寺乎點去水旁水字二人相連天宇不欠一邊下字三梁四柱烈火燃無字添却雙鉤兩日全此字乃大明寺水天下無比也衆皆恍然曰黃絹之奇智何異哉

桂苑叢談

李程一日以五色賦擢第爲河南尹日試舉人有浩虛舟卷中行日五色賦程相大驚慮掩其美伸覽之次伏其才麗至末韻使晚水以芒動俯寒山而秀發程相大哈曰李程賦且在瑞日何爲到夜秀發由是浩賦不能凌邁

北夢瑣言

李程在夏口日有過客辭焉李相留更住三兩日客曰輩已行矣舟船已在漢口程曰但相信住那漢口不足信其客盧胡掩口而退程又因與從祖弟丞相留守石欽石誤收穀子糾者罰以大白石曰何罰之有程曰汝向忙閑時把他堂印將去又何辭焉酒家謂重四爲堂印蓋譏石太和九年冬因李訓之亂倉卒登庸也

雅

趙璘員外爲裴坦相漢南從事璘甚陋裴公戲之曰趙公本不醜孩抱時乳母憐惜往往撫弄云作醜子作醜子因此一定

北夢瑣言

盧相適不食鹽醋同列問之足下不食鹽醋何堪適笑曰足下終日食鹽醋復又何堪

世說

柳公權凡公卿以書貺遺蓋鉅萬而主藏奴或盜用

常貯盆盃一筭，騰議如故而器皆亡。奴妄言巨測者，公權曰：『銀盃羽化矣，不復詰。』

白孔六帖

馬胤孫臨事多不能快，當時號曰『三不』。不開，謂其不開口以論議，不開印以行事，不開門以延士大夫也。

白孔六帖

高越燕人，舉進士，文價謦然。鄂帥李簡賢之，將妻以女。越竊知其意，乃賦鷄子詩于壁而去。雪爪星眸衆所歸，摩天專待振毛衣。虞人莫謾張羅網，未肯平原淺草飛。

談資

十五

湖州茶軍陸蒙妻蔣氏，善屬文。僧知業有時名，與蒙善。一日訪蒙談玄，蔣使婢奉酒，知業云：『受戒不飲。』蔣臨牀謂曰：『上人曾有詩云：接岫橋通何處路，倚棹人是阿誰家。』觀此風韻，得不欲乎？知業慙而退。

談資

裴慶餘佐李北門爲淮南幕，嘗同遊船，舟師侯以船倚水邊，倚衣上。李怒，裴請以詩曰：『滿額鵝黃金縷衣，翠翹浮動玉釵垂。從教水澌羅裙濕，知道巫山雲雨歸。』李笑而赦之。

許孟容與宋濟布衣友善，許知舉，宋不第，招宋與飲。

謝之，酒酣許復大言曰：『今年爲國取卿相爲狀頭也。』嗣卿是也。後數日姚卒，宋往見許曰：『國家不幸，姚公薨。』

盧氏雜記

裴佶常話少時姑夫爲朝官，有雅望，佶至宅會其退朝，深歎曰：『崔昭何人，衆口稱美，必行賄也。』如此安得不亂？言未訖，門者報曰：『壽州崔使君候謁。』姑夫怒呵門者將鞭之，良久束帶強見，須臾命茶甚急。又命酒饌，又命餘爲飯。佶姑曰：『前何踴而後恭，及入門有德色。』

史補

十六

十六

寶曆時有客詣青龍寺，寺僧不爲禮，客怒，題門而去。詞曰：『龕龍去東海，時日隱東斜。敬文今不在，碎石入流沙。』僧衆皆不能詳，有沙彌曰：『龕龍去矣，有合字。』時日隱有寺字，敬文不在，苟字也。碎石入砂，卒字也。此不遜之言，辱我曹矣。僧人大悟，追前人杳無蹤由，沙彌乃誌皇帝朝文皓供奉。

崔亮叢記

鄭世異弱冠有盛名，數以言辭忤物，稱爲輕薄。時崔信明矜其門第，頗蹇傲，自伐多所凌轢，常賦詩吟嘯。

自謂文章獨步。過于李百藥。世翼遇諸江中。謂之曰。嘗聞楓落吳江。冷信明欣然。示有餘篇。世翼覽之。未終。曰。所見不如所聞。授之于江。信明不能對。擁楫而去。舊唐

禪師玄覽住荊州陟岵寺。道高有風。謂人不可得而親。張噪嘗畫古松於齋壁。符載讚之。衡泉詩之。亦一時三絕。覽悉加聖焉。人問其故。曰。無事。吾吾壁也。
百孔六帖

鄭仁凱爲密州刺史。有少奴。告以履穿。凱曰。阿公爲

十七

汝經營。有頃門夫著新鞋。凱廳前樹上有鳥窠。遣門夫上樹取其子。門夫脫鞋而簪之。凱令奴著鞋而去。

金載

門夫徒號訴之。仁凱曰。刺矣。不是。守鞋人。

盧肇丁校之及第也。先是放榜訖。則須謁宰相。其導

啓詞。語一以元者。俯仰疾徐。尤宜精密。時肇首冠

有故不至。次校也。校口喫又形體小陋。引見則

僂而致詞。意本言校等登科。而校赭然發怒。躬移

時。乃曰。校等登校等登。竟不發其後語。而罷。左右皆笑。翌日友人戲之曰。聞君善等。可得聞乎。校曰。無之。

友人曰。昨日聞校等登校等。豈非等之聲乎。玉泉
衛元規酒後作丁僕射。以書謝曰。自茲因酒。星于天。
微焚。醉日于秦坑。無言

鄭薰侍即主文。誤謂顏標乃魯公之後。時徐方未寧。
意在激勸忠烈。卽以標爲狀元。謝且問及廟院。標曰。
寒畯未嘗有止。始知誤取。或嘲曰。主司頭腦太冬烘。
錯認顏標作魯公。據言

姚崇係與盧肇會于江亭。肇改令曰。遠望漁舟。不潤
尺八。姚遽飲嘔。噦還。今日。凭欄一吐。已覺空喉。然

盧肇開成中就江西解。末肇送啓謝曰。巨鯨負負。首

冠蓬山。試官曰。昨以人數擠排。深悔名第奉寬。焉得

首冠之語。肇曰。頑石處上。巨艦戴之。豈非首冠耶。然

楊阜字義山。爲將作大匠。欲上疏省宮人。不見幸者。

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曰。禁密不得宣露。

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密。乃與小吏

爲密乎。帝聞敬憚之。白孔六帖

鄒路駝長安人。先貧。嘗以小車推蒸餅賣之。每至勝
業坊。肩有伏碑。車觸之。則翻塵土。流其餅。駝苦之。乃

將銀刷去十餘磚下有窰窰容五斛許開看有金數斗于是巨富其子防與蕭佺駙馬子善時人語曰蕭佺駙馬子都防駱駝兒非關道德合只爲錢相知或李固言生于鳳翔莊墅雅性長厚未習參諤始應進士舉舍于親表柳氏京第諸柳具仲事多戲謔以相國不諳人事俾習趨揖之儀俟其罄折密于巾上帖文字云此處有屋僦賃相國及出不覺朝士見而笑之許孟容守常侍朝中鄙此官號曰貂却固不能爲人延譽也相國始以所業求知謀于諸柳諸柳與導行卷去處先令投諤許常侍相國果詣騎省高陽公慙謝曰某官極閑冷不足發君子聲彩雖然已藏之于心又觀巾上文字知其接實無何來年許公知禮闈李相國居狀頭及第是知柳氏之戲侮足致隴西之速遇也北夢瑣言

劉黃楊嗣復門生也對策以直言忤時中官尤所嫉忌中尉仇士良謂嗣復曰奈何以國家科第放此風漢邪嗣復懼而答曰嗣復昔與劉黃及第時僑未風耳王象之

文宗皇帝曾製詩以示鄭覃覃奏曰且乞留聖慮於萬機天下仰望文皇不悅豈出復示李宗閔款服不已一旬一拜懷而出之上笑謂之曰勿令適來阿父子見之唐語林

韓臯爲京兆尹時久旱祈雨縣官讀祝文專心記公家諱及稱官衙里誤呼先相之名臯但慘然因命重讀亦不加責在夏口常病小瘡令醫傳膏而滿公問之醫云天寒膏硬公笑曰韓臯實是硬諸林

蜀小將蕭少卿肅表徵堂兄也少不喜書嗜好剗青其季父嘗令解衣視之胸上刺一樹樹杪集鳥數十其下懸鏡覓繫索有人止側牽之叔不解問焉少卿笑曰叔不會讀張燕公詩否挽鏡寒鴉集耳西陽雜

李丞相回少嘗遊單懷王氏別墅王氏先世仕宦子孫以力自業侍之甚厚回深德之及貴王氏子貴家謀來謂丞相曰故人也遂薦饋之逾旬以前衙衛大理評事取告身面授舊制大理寺官初上言或在朝五品以上清資保識王氏本耕田宗回有復邀回言之回問有狀乎對曰無曰袖中何物取即告

身曰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平章事李回識仍謂諸曹長曰此亦五品以上清資也唐薛稷

荊州街子葛清勇不虜撓自頸以下遍刺白屑易舍人詩段成式常與劉客陳至呼觀之令其自解背上亦能開記及手指其去處至不是此花偏愛菊則有一人持杯臨菊藥又黃夾纈林寒有葉則指一樹上掛纈纈窠鏤勝絕細凡刻三十餘處首體無完膚陳至呼爲白舍人行詩圖也西陽雜俎

唐書

卷一

三十一

裴寬子諱爲河南尹素好談諧多異筆嘗有投牒誤

書紙背諳判云者畔似邪畔邪畔似者畔我不可辭與你判笑殺門前着靴漢又有婦人投狀爭貓兒狀云若是貓兒卽是見貓若不是見貓卽不是見貓語大笑判狀云貓兒不識主旁我猫老鼠兩家不須爭將來與裴諳遂納其貓兒爭者亦哂傳信記

進士曹唐遊仙詩才情縹緲岳陽李遠員外每吟其詩而思其人一日曹往謁之李倒屣而迎曹生人質充美李戲之曰昔者未睹標儀將謂可乘鸞鶴此際拜見安知壯水牛亦恐不勝其載北夢瑣言

張即中父新與楊虔州齊名友善楊妻李氏卽鄰相之女有德無容楊敬待特甚張嘗語楊曰我少年成美名不憂仕矣唯得美室平生之望斯足楊曰必求是但與我同好必諧君心張深信之既婚終不愜心楊以笏觸之曰君何太痴言之數四張不勝其怨迴應之曰與君無間以情害君君誤我如是何謂痴楊歷數求名從宦之由曰嘗不與君皆同邪曰然然則我得醜婦君詎不我聞邪張色赭問君室何如我曰待甚張大笑遂如初張既成家乃詩曰牡丹一朵值

千金

將謂從來色最深

今日滿欄開似雪

一生辜負

看花心

本事詩

王嚴光有才不達自號釣鰲客巡遊都邑求隱錢之

資以造釣具有不應者輒錄姓名置篋中曰下台請取此等樣漢爲餌張祐諷李紳亦稱釣鰲客李怒曰既解釣鰲以何爲竿曰以紅爲竿以何爲釣曰以日月爲釣以何爲餌曰以短李相爲餌紳默然厚贈之談苑

姜師度既好滑稽所在必發衆穿鑿雖時有不利而

成功亦多。先是太史令傳孝忠善上星錄時人爲之語曰傳孝忠兩眼看天姜應虔一心穿地傳之以爲口實。舊唐

陽酒爲中書令人時促命罰收公兵持庫鑰他適無舊本檢尋乃斷意取得之時人。金載意舍人

益州新昌縣令夏侯彪之初下車問里正曰雞十一錢幾顆曰三顆彪之乃遣取十千公買三萬顆謂

里正曰言未要且寄雞母抱之遂成三萬頭雞經數月長戌令吏與我賣却一雞三十文半年之間成九

十萬又問竹筍一錢幾莖曰一錢五莖又取十千錢付之買得五萬莖又謂未須且林中養之至秋成五

萬莖令六一莖十錢遂至五十萬。金載

道士陳子雲登華山上方偶有顛仆字文翰即中致書戲之曰不知上得不得且怪垂之又垂。唐書

崔亮以爲顛自矜不親政事民訴旱亮指庭前樹曰此尚有葉何早之有杖之民怒逐之亮走渴求飲民

以飲之。唐史

盧肇初舉先達或問所來肇曰某表民也或曰袁州

出舉人邪肇曰袁州出舉人亦由沅江出龜甲九肋者蓋稀矣。據言

進士汪單者就試有司司誤書爲單生訴曰雖則陋宗然姓氏不欲爲人所轉易乞改正之有司曰方口

失口亦何足辨單生曰若不足示則台州吳兒縣改作呂州矣兒縣可乎主司無以爲善。善書集

唐傳黃中爲趙州諸暨令有部人飲大醉在中山行臨崖而睡忽有虎臨其上而嗅之虎鬚入醉人鼻中

遂噴嚏聲振虎遂驚躍便即落崖腰脰不遂爲人所傳。金載

杜棕出入將相而厚自奉養未嘗薦進幽隱佑之素風衰矣故時號秃角犀。談資

溫憲天啓中及第爲山南從事李巨川表述其淹屈曰娥眉先妬明妃爲去國之人復臂自傷李廣乃不

侯之將。延言

令狐綯曾以舊事訪于溫庭筠庭筠答曰事出南華經非僻書也冀相公發理之暇時宜覽古綯甚怒秦

庭筠有才無行不許登第遂輒輒以至終身。何氏語

鄭合敬及第後宿平康里詩曰春來無處不閑行楚
閨相看別有情。好是五更殘酒醒時時聞喚狀頭聲。
楚娘閨娘妓之尤者。蘇言

卷十二終

唐

劉蕡精于儒術，嘗看文中子，忿然而言曰：「才非上聖，擬上聖述作，不亦過乎？」客曰：「文中子于六籍如何？」蕡曰：「若以人望人，文中子于六籍，猶奴婢之于郎主耳。」後人遂以文中子為六籍奴婢。賈氏說

楊衙初隱廬山，有盜其文登第者，衙因詣闕亦登第，見其人怒曰：「一鵲聲飛上天，在否？」答曰：「此句知兄。」

斤史唐 卷十三

最惜不敢偷，衙曰：「猶可恕也。」

徐晦嗜酒，沈傳師善餐，楊嗣復戲語云：「徐家肺，沈家脾，真安穩邪？」何氏語林

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云：「牡丹帶露真珠顆，佳入折向庭前過。含笑問檀郎，花強妾貌強。檀郎故相惱，只道花枝好。一向發嬌嗔，碎按花打人。時有婦人斷夫兩足者，上戲語宰相曰：「無力碎按花打人邪？」外紀

溫庭筠見畫妓得句云：「金屋官金真使偏，示知識，無人可厭，久之自貶其下云：「花賊玉腰奴。」外紀

李羣玉解天祿之任，而歸潯陽，經二妃廟，題云：「小孤洲北浦雲邊，二女明粧玉儼然。野廟向江春寂寂，古碑無字草芊芊。風迴日暮吹芳芷，月落山深泣杜鵑。猶似含嚙望巡狔，九疑疑黛隔湘川。又白黃陵廟前春已空，子規啼血滴松風。不知精爽落何處，疑是行雲秋色中。羣玉自以春空，遂至秋色，欲益之，乃有二女即見曰：「兒是娥皇女英也。」二年後，當與郎君為雲雨之遊，俄而影滅，李遂禮其神像而去。至于潯陽，太守段成式素與李為詩酒友，具述此事，段戲之曰：「不知足下是處舜之辟陽侯也。」後三年，羣玉果死。外紀

斤史唐 卷十三

鄭薰既老，號所居為隱巖，請小松七本于庭，自號七松處士。嘗曰：「吳時可對五柳先生。」外紀

天隨生宅荒少墻屋，多隙地，前後皆樹杞菊，以供盃案。至夏，枝葉老硬，氣味苦澁，猶責童兒采掇，有人言：「千乘之邑，非無好事之家，日欲擊鮮為具，以飽君，君獨閉關不出，率空腸貯古賢遺言，何自苦如此？」天隨生笑曰：「我幾年來，忍饑餓，誦經，豈不知屋宇兒有，食邪？」外紀

相相誠家素賤李中丞者有諸院兄弟與誠熟誠至
李氏子書室中諸子賦詩誠亦爲之有頃李至觀諸
子詩又見誠所作稱其最美誠初亦避之李問曰此
誰作也諸子不敢隱乃曰某叔頃來畢誠秀才作也
誠遂出見既而李呼左右責曰何令馬入池中既浮
萍相聚蘆荻斜倒怒甚左右莫敢對誠曰萍聚只因
今日浪荻斜都爲夜來風李大悅遂留爲客唐詩林
畢誠吳鄉人詞學器度冠于俦流擢進士未遂其志
嘗謁一受知朝士希爲改名以期亨達此朝士譏其
野已唐詩林

蘇賈之子請改爲誠字得國欣然受而許之竟以此
名登第致位台輔前之朝士唐詩林

蔣凝應宏詞爲賦止及四韻傾刻構傳或曰白頭花
細滿面不若徐妃半粧唐詩林

皮日休嘗謁歸仁叙數往而不得見皮既心有所憾
而動形于言因作詠龜詩硬骨殘形知幾秋屍骸終
不是風流頑皮死後鑽須過都爲平生不出頭時仁
紹亦有諸子侑孫與日休同在場中隨即聞之因伺
其復至乃于刺字皮忘之下題詩授之曰八片尖

砌作毡火中燐了水中標。園閑氣如常在巷陽招
拳卒未休外紀

裴相爲宣州觀察相謝後未行曲江荷花盛獲與省
閣諸公同遊自慈恩至紫輿接下見五六人坐水次
裴與諸人趣于蒙中有黃衣飲酒軒昂笑語輕脫裴
稍不平問曰君所任何官對曰諾郎不敢新授宣州
廣德縣令復問裴曰押衙所任何職曰諾郎不敢新
授宣州觀察使于是奔走而去一席皆空聞者大笑
左右訪于吏部云有廣德縣令已請換羅江令矣宣
府之書唐詩林

宗在藩邸聞之常與諸王爲笑樂及卽位裴爲丞相
因書麻制回謂左右曰諾郎不敢新授中書侍郎平
章事唐詩林

陸鴻漸與常伯能皆精茶理御史李季卿宜慰江南
至臨懷縣館或言伯能善茶季卿請爲之伯能著黃
披衫烏紗噴手執茶器口通茶名區分指點左右刮
目茶熟李爲歡兩杯既到江外又有言鴻漸者李公
復請爲之鴻漸身衣野服隨茶具而入如伯能故事
季公心鄙之茶畢命擊取錢三十文酬博士鴻漸

遊江仙通和勝流及此羞愧遂著毀茶論何氏謂茶

皮日休詠螭呈劉西從亭云未遊滄海早知名有骨還從肉上生莫道無心畏雷電海龍玉處也橫行

又題金錢花云陰陽爲火地爲爐鑄得金錢不用模設向人前逞顏色不知還解濟貧無外史

薛逢晚年厄于宦途嘗策蹇赴朝值新進士綴行而出國司所由輩見逢斥令回避逢遣一介曰報道莫

乞相阿婆三五年少時也曾東塗西抹來世言

吟龜蒙卒賴竟誌其墓吳子寧爲祭文曰觸不碎潭

下月拭不滅玉上塵世言

下月拭不滅玉上塵世言

方干爲人唇缺有司以爲不可與科名連應十餘舉

之隱居鑑湖後數十年遇醫補唇年已老矣人號曰

補唇先生又性好侮人嘗與龍丘李主簿同酌李目

有醉干政令譏曰措大吃酒點鹽軍將吃酒點醬只

見門外著籍未見眼中安臨李答曰措大吃酒點鹽

下人吃酒點鮓只見手脣着擲未見口唇開稗外紀

咸通中前進士李昌符有詩名久不登第常歲卷軸

怠于裝條因出一奇乃作婢僕詩五十首于公卿間

行之有詩云春娘愛上酒家樓不怕歸遲總不留誰

道那家娘卧內且留教住待梳頭又云不論秋菊與

春花箇箇能噎空肚茶無事莫教頻入車一名閉物

要受裝諸篇皆中婢僕之譏淡句京城盛傳其詩篇

爲妳姬輩恠罵騰沸盡要極其面北夢瑣言

鄭昌圖肥偉咸通中登第時以進士服用僭侈不許

乘馬皆踰長耳或嘲之曰今年勅下盡騎驢短轡長

鞅消路衝清瘦兒郎猶自可就中愁殺鄭昌圖

鄭畧盧攜同在中書議論不相人因喧競撲碎碗王

譯嘆曰不意中書有瓦解之事也唐書

唐司空圖書云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

六龍飛轡長相窺更忍乘危自看鞭戒好色自戒者

也楊誠齋常詭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曾相喚于遇自

求押到何也崔林王靈

咸通中荆中有書生號唐五經者學識精博實曰鴻

儒自起甚高人所師仰聚徒五百輩以求脩自給優

游卒歲有西河濟南之風舉察多與之游常謂人曰

不肯子弟有三變第一變爲蠅虫謂齋莊而食也第

二變爲蠹魚。謂讀書而食也。第三變爲大臣。謂賣奴婢而食也。三食之輩。何代無之。北夢瑣言

李戴仁性污緩。娶閩氏。年甚少。與之異室。私約曰。有異則見。忽一夕聞扣戶聲。小豎報云。縣君欲見太監戴仁。遽取百忌。屏燈下看之。大驚曰。今夜河魁在房。不宜行事。傳語縣君。謝到閩氏。慙怒而去。荆湖遺事

卷之三

任轂有經學。居懷谷。望微命。而蒲輪不至。自入京中。訪問有朝士。戲贈詩云。雲林應訝鶴書遲。自入京來探事宜。從此見山須合眼。被山相賺已多時。後至蒲。幽閑鼓吹

榮陽鄭準。以文筆依荊州成中令。常欲比肩陳阮。自集其所作爲三卷。號劉表軍書。雖有胸襟。而辭體不雅。至祝朝貴書云。中書令舍人曰草麻。通事舍人曰奏可。又賀襄州趙令嗣襲其書云。不沐浴佩玉。而衣袷兆。不登山取符。而無恤卦。是于慶賀中。顯言其庶。

應舉日詩卷。題水牛曰。護犢橫身立。逢人揭尾。跳朝士以爲大笑。北夢瑣言

進士科始於隋大業中。盛于正觀。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爲美。歲貢常八九百人。謂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艱難謂之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時有詩云。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卷之三

杜審權大中十二年知舉。放盧處權。有獻之曰。座主審權。門生處權。可謂權不失權。又軋符二年。崔沔放。

卷之三

崔沔。譚者稱座主門生沔。沔一氣。南詔新。曹確。楊收。徐商。路岩。同秉政。外有嘲之者。確。確。餘事。金錢。總被收。商。人都不管。貨賂幾時休。

路巖與常保衡素相表裏。既而爭權有隙。保衡遂短巖于上。出鎮西川。出城之日。路人以瓦礫擲之。巖謂京兆尹薛能曰。臨行煩以瓦礫相餞。能曰。歸來宰相。

出府司無例。發人防衛。巖甚慙。唐史

張林本士子。擢進士第。官至臺侍御。爲詩小巧。多採景于園林亭沼間。至如菱葉乍銷人。採後行花初沒。

經行時。他皆此類。受眷于崔相。聯或謁相庭。崔公曰。何以久不拜見。林曰。爲飯。飯。子。熱。發。崔訝。飯。不康之語。林曰。數日來。水米不入。非不康邪。又寒月。遺以衣襦。問其所需。乃曰。一衫向下。便是。張林相國大笑。終始優遇也。北夢瑣言

僖宗皇帝。好蹴毬。開雞爲樂。自以能于步打。謂俳優石野豬曰。朕若作步打進士。亦合得一狀元。野豬對曰。或遇堯舜禹湯。作禮部侍郎。陛下不免且落第。帝笑而已。北夢瑣言

孔緯拜官。教坊優伶繼至。各求利市。石野豬獨先行。到公有所賜。謂曰。宅中甚闊。不得厚致。若有諸野豬。幸勿言也。復有一伶繼來。公索其篋。與近階指篋。窺問之曰。何者是。浣溪沙。孔篋子。北夢瑣言

路侍中巖風貌之美。爲世所聞。鎮成都日。委執政于孔目吏邊咸。日以妓樂自隨。宴于江津。都人士女。懷椰果之美。雖銜珍滸岳。不足爲之比。善巾褰。蜀人見必效之。後乃剪紗巾之脚。以異于衆也。閭巷有炫服修容者。人必譏之曰。爾非路侍中邪。嘗遇鬻豚之肆。

見僮承者。謂屠者曰。此豚端正。路侍中不如用之。此方良可笑也。北夢瑣言

楊汝士尚書鎮東川。其子知溫及第。開宴。汝士命管妓人與紅綾一匹。詩曰。郎君得意及青春。蜀國將軍又不貧。一曲高歌紅一疋。兩頭娘子拜夫人。舊言苗勣以進士及第。困居洛中。有年矣。不堪其窮。或意謂將來通塞。可以嚮卜。卽命兒姪。羅椅應事。設几焚香。束帶秉笏。端坐以俟。一言所居窮僻。父之無聞。日晏有貨枯魚者。至焉。勣復視其至而諦聽之。其家童

連呼之曰。擘魚以入。其實元無一錢。良久方出。貨者遲其出。固怒之矣。父兒或微刺其魚。貨者視之。因罵曰。乞索兒。終餓死爾。何滯我之如是耶。初。勣嘗自外遊歸。途遇疾甚。不堪登降。忽見輦棺而過者。以其價賤。卽僦之。寢息其中。既至洛東門。問者不知其中有人。詰其所由來。勣恐其訝已。徐答曰。衣冠道路得貧病。不能致他輿。奈何。惟也。聞者退曰。吾守此三年矣。未嘗見有解語。輦棺後。勣亦終江州刺史。王果子逸士賤安。翼州信都人。謂薛黃門曰。自古聖賢。孰不

過五人伏羲畫八卦窮天地之旨一也。通屈一指。神農植百穀濟萬人之命二也。通屈二指。周公制禮作樂百代常行三也。通屈三指。孔子前知無窮後知無極。拔乎其萃出乎其類四也。通屈四指。自此之後無屈得指者良久。迺曰并我五也。遂屈五指而疏籍卿相男微諫曰卿相尊重大人稍教之安曰汝亦堪爲宰相微曰小子何敢安曰汝肥碩大面不識今古堂食無意智不作宰相而何。

王及善爲右相甚施設惟不許令史輩將驢入堂。終日驅逐號驢驢宰相。

華原令崔思海口吃每共表弟杜延業通相戲弄杜嘗語崔云延業能遣兄作雞鳴但有所問兄卽須報旁人云他口應須自由何得遣人驅使若不肯作何能遣之杜卽云能得旣而旁人卽共杜私賭杜將一把穀米省前云此是何物崔云穀穀旁人大笑因輸延業。

李文禮累遷至揚州司馬質性遲緩時在揚州有吏自京還得長史家書云姊亡請擇日發之李忽聞姊

亡乃大號慟吏復白曰是長史嫌李久而徐問曰是長史姊邪吏曰是李曰我無姊向亦怪矣。

陽俊之多作五言歌詞蕩而拙世俗流傳名爲陽五伴侶寫實不絕俊之遇于市言其字誤取而改之責者曰陽五古之賢人君何所知輕敢議論俊之大喜自言有集十卷雖家兄亦不知吾是才士。

相國張濬二子一曰義師卽小字也本名格爲蜀相一曰興師忘其名格與興師昆弟俊過而尚矯謔皆有父風興師幼年由宅門見其門僧傳相國處分七斤一僧

笞之其僧解後莫知何罪俄而相國召僧坐安見其詞色不懌因問之僧以郎君傳相國處分見惟未知罪名相國驚駭懇謝以兒子狂駭幸師慈悲回至堂前喚興師責怒之且曰汝見僧何罪而敢造次對曰今日雖無罪過想其向來隱惡不少是以笞之相國不覺失笑北夢瑣言

侍郎張祚朝望甚高有愛姬早逝悼念不已因入朝未回其猶子右補闕曙才俊風流增大阮之悲乃製浣紗溪詞曰枕障薰爐隔綉幃二人終日兩相思好

風明月始應之。天上人間何處去。舊歡新夢覺來時。黃昏微雨畫簾垂。置几几上。大阮退朝。憑几無夢。忽睹此詞。不覺哀慟。乃曰。此必阿仄所作。阿仄。卽中諫小字也。北夢瑣言

盧氏衣冠第一。歷代未嘗知舉。亂符中。盧攜在中書。歎宗人無掌文柄。乃擢群從。陝觀察使盧渥。相。渥是歲十二。黃巢犯關。僖皇播遷。舉子星散。渥收復京都。裴贄連知三舉。渥有美色。趙崇大夫戲之曰。閣下所謂。出腹不生養。主司也。北夢瑣言

所之店

卷之三

十二

冠豹射親。同在崔裔孫相公門下。以詞藻相尚。豹謂親曰。君白賦有何佳諒。對曰。曉入梁王之苑。雪滿群山。夜登庾亮之樓。月明千里。豹唯唯。觀六言曰。僕已擅名四海。子才調多。胡不作赤賦。豹未復思。厲聲曰。田單破燕之田。火燎平原。武王伐紂之時。血流漂杵。親大駭服。外紀

崔沆爲主罰錄事。同年盧彥俯近宴。關請假往洛。及同年宴于曲江亭子。梨以彫幃。載妓徵服。揮毫縱觀。爲團司所發。沆判曰。淺撓席胃。露映瓊車。紫陌尋春。

便隔同年之面。青雲得路。可知異日之心。桂言

李相福妻裴氏。性妬忌。姬侍甚多。福未嘗敢屬意。鎮滑臺日。有以女奴獻之者。福欲私之。而未果。一日乘間言于妻曰。某官已至。節度使矣。然所指使者。不過老僕夫人待某。無乃薄乎。裴曰。然。然。知公意所屬。何人福。卽指所獻之女奴裴許。裴曰。小過。執衣侍膳。未嘗一得縫紵。福又囑妻之。左右。設夫人沐髮。必逡來報我。既而果有以夫人沐髮不告者。福卽僞言。脫痛且召其女奴。既往。左右以裴方沐。不可遽已。唐書

十四

卽白所以疾。裴以爲信然。遽出髮盆中。脫門。福所苦。福既始以疾爲言。卽若不可忍狀。裴極憂之。由是以藥投兒溺中。進之。明日監軍使及從事。悉來候問。福卽具以事告之。因笑曰。一事無成。固當其分。所苦者。虛咽一甌。耳。玉泉子

姚峴有文學。而好滑稽。遇機卽發。姚僕射南仲廉察陝。知峴初釋艱服。候見以宗從之舊。延于中堂。吊訖。未語及他事。陝當南京之路。賓客謂無時。門外忽有投刺者。云李適庭僕射。曰。適庭之名甚新。未知誰家。

子弟客將左右皆解不知又問明知之否明初猶僞首頓眉頤之自不可忍斂手言曰恐是李趙兒僕射久方悟而大笑因話錄

京兆龐尹及第後從事壽春有江淮舉人姓嚴是登科記誤本倒書龐嚴姓名遂負舟叩戶就謁時郡中止有一判官亦更不問其氏便請從姪龐之俗人甚少覽刺極喜延納殷勤從姪求命對舉七簋久之語及族人都非龐氏之龐方訝之因問師君何姓曰某姓嚴龐撫掌大笑曰君誤矣余自姓

龐與君何事揖之令去其人尚拜謝叔父從容而退因話錄

李尚書選性嚴毅不好戲笑時周愿知江西鹽鉄留後事將至李公戒從事曰周生好諧謔忝僭無禮幸諸賢稍莊以待之及愿至數燕李公寒溫外不與之言周亦無由得發一日候親賓愿亦預焉李公有故人子弟來投落拓不事李公遍問舊時別墅及家童有技者圖書有名者悉云賣却李責曰郎君未官家資產業從實何至賣及書籍古畫惆悵久之復問曰

有一本虞永興手寫尚書此猶在否其人慚懼不敢言賣云暫將曲錢愿忽言曰尚書大也李公忘却先拒其談諧之事遂問曰尚書何由愿曰已遺弄典與

典又被此兒郎典李公與怒之意大聞自此更不拒周一日後洪之屬邑民產一子有三首李公覽狀惡之久不釋愿曰留待長大今試喚頭因話錄

光化初昭宗還宮庶政未愜鄭瑩每形干詩什中人

或誦其語于上前昭宗見其激訐就常奏班簿側注云鄭瑩可禮部侍郎平章事中書胥吏詣其家察謁

緊笑而問之曰諸君大悞俾天下人並不識字宰相不及鄭五也胥吏曰出自聖旨緊抗其手曰萬一如

此笑殺他人明日果制下親賓來賀緊搔首言曰狀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累表通讓不獲既入視

事偶然守道無復悞譴唐史

光化中朱朴自毛詩博士登庸恃其口辯可以立致

太平由藩邸引導聞于昭宗遂有此拜對敷之日列西城時事數條每言臣爲陛下致之洎操大槓無以施展自是恩澤日衰中外騰沸內優穆刀陵作念經

行者至御前曰若是朱相卽是非相翌日出官

北夢瑣言

昭宗愛羅隱才欲以甲科處之有大臣奏曰隱雖有木然多輕易明皇聖德猶橫遭讒將相臣僚豈免凌辱帝問讒諂之詞對曰隱有華清詩曰樓殿層層佳氣多開元時節好笙歌也知道德勝堯舜爭奈楊妃解笑何其事遂寢

外紀

薛昭緯嘗任祠部員外時李系任少儀王莚任小憲正旦立仗班退昭緯吟曰左金烏而右玉兔天子旌旂荒遠請下句昭緯應聲曰上李系而下王莚小

行綴

何氏語林

十七

鄭餘慶清儉有重德一日忽召諸朋朝官數人會食衆皆朝僚以故相重望皆凌晨詣之至日高餘慶方出閑話移時諸人皆歸然餘慶呼左右曰處分厨家燭蒸去毛勿掛拆項諸人相顧以爲必蒸鶉鴨之類迺巡昇擡盤出醬醋亦極香新良久就食人前下粟米飯一碗蒸葫蘆一枚相國食美諸人強進而罷

玉泉子

薛昭緯恃才與地隣于微物常以宰輔自許

北夢瑣言

羣于時梁太祖已兼四鎮兵力漸大有問鼎之心速于傳禪薛公命御梁國梁祖令客將約回乃謂謁者曰大君有命無容却却連轡前邁既至夷門梁祖不獲已須出迎接薛公標詠詞遊方始改觀自是宴接莫不款曲一日梁祖話及應公秘對盛言鸞鳥之俊梁祖欣然謂其亦曾放三鸞食後傳語送鸞子一頭薛生致書感戴仍對來人成信僕曰令公所賜真如受惜呼以紙裹安韞袋中來人失笑聞于使衛

北夢瑣言

子三

卷十三

十

昭緯氣貌壯潤杜紫微唇厚溫庭筠號溫鍾馗不稱才名也薛未登第前就肆買鞋鞋主曰秀士脚第對曰與昭緯作脚來未曾與立行第也

北夢瑣言

薛尚書每浴必屏左右自于浴斛中坐移時或有外窺者見一巨龜吹水也性甚蠢嘗飼一羊脾旋割旋噉封其殘者一旦肉于于封處割食八座不見元卦大怒其內由是沒身不食肉斯亦愈于和嶠之流也

北夢瑣言

薛昭緯經巢賊亂流離絕糧遇舊識銀工延昭緯

食甚豐以詩謝之曰一樣藍根數十級盤中猶更有紅鱗早知文字多辛苦何不當初學冶銀南楚新開薛昭緯即保遜之子也恃才傲物亦有父風每入朝省弄笏而行傍若無人好唱浣溪紗詞知舉後有一門生辭歸鄉里臨岐獻規曰侍郎重役某乃受恩爾後請不弄笏與唱浣溪紗即某幸甚時人謂之至言有小史嘗學其行步揖遜薛公知之乃召謂曰試於庭前學得似則恕汝罪于是下簾擁姬妾而觀之小史安詳傲然舉動酷似笑而捨之

新史書

卷二

十九

路侍中巖在西蜀嘗夏日納涼于毬場廳中使院小吏羅九臯中裴步履有似裴條中巖遙見促召衫帶遍視方知其非因答之北夢瑣言

崔胤五拜相權傾天下噫險可畏其父慎由人吹呼油爲麻膏避其諱時號爲麻膏相公

高千里縣鎮蜀嘗開宴召營伎薛濤侍酒改二字令曰口有似沒量斗濤曰川有似三條樣千里曰奈何一條曲濤曰相公尚使沒量斗窮酒佐三條樣有一條曲又何足怪有黎州刺史作千字令帶禽魚鳥獸

乃曰有虞陶唐濤曰佐時阿衡其人謂語中無魚鳥請觀薛曰衡字尚有小魚字使君有虞陶唐都無一魚青泥蓮花記

高駢有所愛馬死圍人懼得罪求救于呂用之用之乃入見駢曰隋將陳果仁用之有革命之淮海果仁訴以無馬令公大鳥且望一借頃刻廐吏報云大鳥忽汗發駢徐應之曰吾已借陳司徒矣僕而告斃

寶陵妖亂志

鳳翔李茂貞請入觀奏事朝廷允之蓋軍容使韓全誨與之交結翌日宴于壽春殿茂貞肩輿衣駢褐入金鑾門坊服赴宴咸以爲前代跋扈未有此也茂貞入問笑燒京城是宴也俳優安譽新號茂貞爲火龍子茂貞慙惕俛首宴罷有言他日須斬此胡譽新聞之請假往鳳翔求救茂貞遂見詔之曰此胡窮也胡爲敢來譽新對曰只要起居不爲來救近日京中且譽楚炭可以取濟茂貞大笑而厚賜北夢瑣言高駢鎮廣陵詔立生祠并刻石頌差州人採碑材于宣城及至楊子院呂用之一夜遣人密以徒估五十

牽至州南。繫垣架漢。移入城內。及明。柵緝如故。因令楊子院中。府昨夜。碑石不知所在。遂懸牌之。至晚。云被神人移置。街市。駢大驚。乃于其傍立一大木柱。上以金書云。不因人力。自然而至。即令兩都出兵。使鼓樂。迎入碧雲亭。至三橋。擁閣之處。故埋石以擬之。傷云。人牛。搜不動。駢乃朱篆數字。帖于碑上。刺史去。石乃行。觀者互相謂曰。碑動也。明日。楊子有一村。嫗詣知府判官陳牒云。夜來里。吾借耕牛。牽碑。悞損。其定遠近聞之。莫不絕倒。廣初志

折二唐

八卷一三

三十一

天祐中。路德延爲拾遺。會河中節度使朱友謙領鎮辟寧書記。友謙甚禮之。然德延浮薄。動多忤物。友謙稍解體。德延乃作孩兒詩。百韻刺之。友謙大怒。乃因醉沉之黃河。其詞曰。情態任天然。挑紅兩頰鮮。乍行人共看。初語客多憐。臂膊肥如鰓。皮膚軟勝綿。長頭纔覆額。分角漸垂肩。散誕無塵慮。逍遙占地仙。徘徊朱閣上。吟遶畫堂前。合詞歌楊柳。齊聲踏採蓮。走堤行細雨。奔巷趁輕烟。嫩竹乘爲馬。新蒲折作鞭。鸞雛金鏤擊。燕子綠絲牽。擁鶴歸晴島。驅鷺入暖泉。楊花

爭弄雪。榆葉共收錢。錫鏡富胸挂。銀珠對耳懸。頭依蒼鶻裴。袖學柘枝拉。酒滯丹砂暖。茶催小玉煎。頻邀籌箸押。時乞綉針穿。寶篋穿紅豆。燈臺拾翠鋼。戲袍披按褥。尖帽戴靴氈。展畫趨三盞。開屏笑七賢。貯懷青杏小。垂額綠荷圓。鶯滴沾羅淚。娉流污錦涎。倦書饒。妮姸僧藥巧。逡延弄帳燕。綃紗藏金鳳。絳繩指鼓銀。便鼓筋撥賽神絃。簾拂魚鈎動。竿推鴈柱偏。碁圖添路畫。笛管欠吹鸞。惱客初酣睡。僧半入禪。尋跡窮屋瓦。採雀遍樓櫺。拋果忙開口。藏鈎亂出拳。夜分

折二唐

八卷一三

三十二

圍槽枕。朝來打鞦韆。折竹裝泥薦。添絲放紙鸞。牙諤輪水碓。相教放風旋。旗小裁紅絹。書幽戴碧牋。遠鋪張龜網。低控射蠅弦。詰語時時道。諸歌處處傳。重窻眉乍曲。遮路臂相連。聞草當春逕。爭毬出晚田。柳傷慵獨坐。花底困橫眠。等謁前簾畔。聽墨伏砌邊。份枝粘舞蝶。隈樹捉鳴蟬。平島誇遙上。層崖逞捷緣。嫩苔車跡小。添雪屐痕全。就指雲生岫。齊呼月上天。鸞巢尋近脈。蜂穴遶塔填。鶯啭深嶺牛。歌下遠川壘。栗爲屋木。和土作盤筵。險砌高臺石。危跳峻塔埤。忽聞

隣舍樹偷上後池船項索稱師日甘羅作相空明時
方任德勸爾臧狂顛外紀

韓浦韓洎咸有辭學浦善聲調洎能古文洎嘗輕流
語人曰吾兄爲文譬如程草食風雨而已予之
文是造五鳳樓手浦性滑稽聞其言因有親知遺蜀
牋浦作詩與洎曰十樣蠻牋出益州寄來新自浣溪
張老兄得此全無用助爾添修五鳳樓外紀

高駢聞河中王鐸加都統云燎水燒鈔四十年至今
曾在藥爐前不知子晉緣何事只學吹簫使得仙

斤之書

卷十三

二十三

高駢嘗與丞相鄭公不叶呂用之知之忽曰適得上
傳書宰執之間有陰圖令公者使一俠士來夜當至
駢驚悸不已問計于用之用之曰張先生少年時嘗
學斯術于深井里聶夫人近日不知何更爲之否若
有但請此人當之無不盡粉者駢立召守一語之對
曰老夫久不爲此戲手足生疎然爲令公有何不可
及期衣婦人衣匿于別室守一寢于駢卧內至夜分
擲一銅鐵于堦砌之上鏗然有聲遂出皮囊中藏血
灑于庭戶簷宇間如落圖之狀明日駢泣謝守一曰

象仙公再生之恩真枯骨重肉矣乃躬捧金玉及通
天犀帶以酬其勞虞初志

高駢嬖吏諸葛殷足患風疽每一躁癢命一青衣交
手爬搔血流方止駢性嚴潔嬖在輩皆不得侍坐唯
與殷款曲未嘗不廢寢忘食或促膝密室同杯共器
遇其風疽忽發卽恣意搔撢指爪之間膿血沾染駢
與之飲啜曾無難色左右或以爲言駢曰神仙多以
此試人汝輩莫介意也駢前有一大子每聞殷腥穢
之氣則來近之駢怪其馴狎殷笑曰某常在大羅宮

斤之書

卷十三

二十三

玉皇前見之別來數百年猶復相識虞初志
周朴性喜吟詩尤尚苦澁每遇景物搜奇抉思日肝
忘返苟得一聯句則忻然自快嘗野逢一負薪者忽
持之且厲聲曰我得之矣樵夫矍然驚駭掣臂棄薪
而走遇游徼卒疑樵者爲偷兒執而訊之朴徐往告
卒曰適見負薪因得句耳卒乃釋之其句云子孫何
處開爲客松栢被人伐作薪外紀
聞有一士人以周朴僻于詩句欲戲之一日跨驢于
路遇朴在傍士人乃歛帽掩頭吟朴詩云禹力不到

處河聲流向東村聞之忽遽隨其後且行士但促驢而去畧不回首行數里追及相告之曰僕詩河聲流向西何得言流向東士人領之而已外紀

有不調子嘗以滑稽爲事嘗與一秀士泛江湖將欲登岸同船客有騷瘦癯尾仍促不調子堅勸秀士市之既捨檣登途羸弱不堪乘隙秀士苦尤之不調子勿恤此不同他等其時忽值雪不調曰得之矣請買酒三五盃然後奉爲話其故事秀士又僂俛貰而飲之及舉爵言曰君不聞杜荀鶴詩云就船買得魚偏

升一唐

八卷十三

二十五

美踏雪沽來酒倍香乎請君買驢沽酒非無據也外紀

王中令錄重德名家位望崇顯率由文雅非定亂之才鎮藩官爲都統以禦黃巢寇兵漸近先是赴鎮以姬妾自隨其內未行本以妬忌忽報夫人離京在道中令謂從事曰黃巢漸以南來夫人又自北至旦夕情味何以安處幕寮戲曰不如降黃巢北夢瑣言

湘江北流至岳陽達蜀江夏潦後蜀漲勢高逆住湘波漲而退溢爲洞庭湖凡潤數百里而君山宛在水中秋水歸壑此山復居于陸唯一條湘川而已前輩

許棠過洞庭詩最爲首出爾後無繼斯作詩僧齊已駐錫巴陵欲吟一首詩竟未得意有都押衙者蔡姓而忘其名戲謂已公曰題洞庭者其詩絕矣諸人幸勿措詞已公堅請口創押衙抑揚朗吟曰可憐洞庭湖恰似三冬無鬢髮以其不成辭也北夢瑣言

王公遠軒因遊苧蘿山問西施遺跡留詩石上曰嶺上千峯秀江邊細草春今逢浣溪石不見浣溪人回顧見一女子素衣環佩謂軒曰妾自吳宮離越國素衣千載無人識當時心比金石堅今日爲君堅不得

折史唐

卷十三

二十六

軒知其意又貽詩曰佳人去千載溪山久寂寞野水浮白煙巖花自開落猿鶴舊清音風月閑樓閣無語立斜陽幽情入天幕西子曰詩美矣未盡妾之所寄也乃答詩曰高花巖外脫相憐幽鳥雨中啼不歇紅雲飛過大江西從此人間怨風月既暮已散期來日會于水濱登日軒往西子已在焉自是留逾月乃歸有郭素者聞其事亦遊苧蘿留詩泉石間莫知其數寂無所遇無名子嘲之曰三春桃李苦無言却被斜陽鳥雀喧借問東隣效西子何如郭素學王軒與薛稷

山東一老佐吏前後縣令無不遷徙家至巨室今初至者皆以文案試之即知強弱有今初至因差丁造名簿將身點過有姓向名明府者姓宋名即君者姓成名老鼠者姓張名破袋者此佐吏故超越次第使其名一處以觀明府強弱先喚張破袋成老鼠宋即其向明府其縣令但點頭而已意無所問佐吏出而喜曰帽底可知竟還即賣之

崔珙爲東都留守判尚書省事中書舍人崔荆爲庶子分務謁珙珙不爲見荆乃求與珙素善者使候問

之怒不已他日因酒酣復詰之居守益忿曰誓不與

此人相面且人爲文詞言語豈可以珙兄弟作假對

耶荆終不諭親族咸憂慄不安甥姓中有穎悟者探

取荆文集詳之乃掌制日貶崔球爲撫州郡丞云黃

緣屬序鼓扇澆風荆因爾感疾

李紆侍郎好諧戲又服用華鮮嘗朝回以同列入坊

門有負販者呵不避李罵云頭錢價奴兵輒衝官長

負者顧而言曰八錢價措大漫作威風紆樂探異語

使僕者誘之至家爲設酒饌徐問八錢之義負者答

曰只是衣短七耳同列以爲敬的歸甚戲

舉人李文彬受知于舍人純于洎有同時今京兆府

司錄賓蘭洎卒彬因謁紫微問今日有何新事對曰

適過府聞純于洎卒洎曰莫錯否彬曰不錯洎曰君

文似鬼諍也拂衣而入彬乃悟

王泉王

新史卷十三終

新史

卷十三

終

新史卷十四

海陽查應光賓王父著

五代

唐世梁太祖未建國前，崔禹昌推進士第，有別業在汴州管内。禹昌敏俊，善接對，初到夷門，希梁祖意，請陳桑梓禮。梁祖甚喜，以其不相輕薄，甚蒙管領。常預賓次，或陪燕戲。梁祖以其有莊，豈必藉牛？乃問曰：莊中有牛否？禹昌曰：不識得牛，意是無牛，以時俗語，不識得有對之。梁祖大怒，豈有人不識牛，謂我是村夫？
北夢瑣言

薛廷珪累尚書左丞，朱全忠兼四鎮廷珪以官告，使至汴，客將先見，諷其拜廷珪，伴不曉，曰：吾何德敢受？令公拜乎？及見，卒不肯加禮。
白孔六帖
羅紹威帥魏博，以牙軍陰怨，盡殺之。由是勢弱，爲梁祖所制。乃嘆曰：聚六州四十三縣錢，打一個錯不成也。
談資

羅威賦咏甚有情致，錢璠隱隱有詩名，自號江東生。

威酷嗜其詩，遣使賂遺，叙其宗姓，推爲叔父。乃目已所爲曰：偷江東集。
談資

羅隱初起舉，過鍾陵，見管妓雲英，後下第，過復見之。雲英曰：羅秀才尚未脫白，隱以詩嘲之曰：鍾陵醉別十餘春，重見雲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
外紀

沈嘉與羅隱從事浙西幕下，主公出妓衆解珠履，便是婦娥。當日婦娥甚陋，安可及？主公驚曰：書記識婦娥否？曰：尚兩度到月官折桂，何爲不識？尚欲舉隱，故

新史卷十四
有是言。
外紀

羅隱與顧雲同謁淮南高駘，雲爲人素雅重，而隱性傲睨。高公留雲而還，隱欲歸武陵，與賓幕酌餞於雲亭。時盛暑，青蠅入庭，高命扇驅之。因譴隱云：青蠅被扇扇離席，隱見白澤圖，釘在門上，卽應聲曰：白澤遭釘釘在門，蓋記雲也。

羅隱恃才傲物，落第吳興，黃冠事平，朝賢議欲官之，弗貽範沮之曰：某曾與之同舟而載，雖不相識，舟人告云：此有朝官，羅曰：是何朝官？我脚夾筆，可以

敵得數輩。必若登科通籍。吾徒爲批糠也。由是不果。
北夢瑣言

蜀主延二年春。遊龍華禪院。召三賢侍坐。賜茶藥。綵段。仍令口誦近詩。時諸王貴戚皆侍坐。賈休欲誦之。乃誦公子行曰。錦衣鮮華手擎觥。閑行氣貌多輕忽。祿積銀難總不知。五帝三皇是何物。建稱善貴侍皆怨。
外紀

裴均爲蕭楚公女。問名未幾。便崔進士第。羅隱以一絕刺之。曰。細看月輪還。有意信知青桂近。嫦娥猶

錢塘武廟上。不識文字。然凡所言。皆可律下。忽一日。

雜役兵七十公署壁題之曰。無了期。無了期。管基纔

了又合是。由是部銘者皆怒。王見而謂曰。不必怒。命

羅隱從事續書之曰。無了期。無了期。春衣纔了。又冬

衣。卒伍見之。于是怡然力役。不復怨咨。
晉公談錄

僞蜀吏部尚書韓昭多能。而皆不精。朝士李白云。韓

八座事業。如折殺線。無一線長。
談資

馬清舊唐名士。雄才臭學。登進士第。除眉州刺史。赴

任。至蜀阻兵。王氏強廉于幕中。性耿桀不屈。恃才傲

物。甚不洽于僞蜀主。後朱梁遣使致書于蜀。命諸從

事韋莊輩具草答之。皆不愜意。左右曰。何妨。命前察

判爲之。梁使將復命。不獲已。逆請復職。便亟脩復。

消一筆而成。大稱旨。因召諸驍同宴。飲次。消欲莊曰。

偶記一話。欲對大王說可矣。王許之。曰。消少年多游

謁諸侯。每行。卽必廣齎書策。驢亦馱之。馬亦馱之。初

戒途。驢咆哮跳躑。與馬爭路。而先莫之能制。行半日

後。抵一坡。力疲足憊。遍體汗流。適顧馬曰。驢弟。馬兄

吾去不得也。可爲弟搭取文書。馬兄喏之。遂行。在馬

上。却迴顧驢曰。驢兄。我謂你有多少。役。爾畢竟還搭

在老兄身上。蜀主大笑。同幕皆遭凌謔。
開元錄

王建在許下。常坐事。遣使但無杖痕。爾及據蜀。得馬

消爲從事。消好詆訐。建惡爲所譏。因問曰。竊聞外議

以吾曾遭徒刑。有之乎。消對曰。有之。建恃無杖痕。且

對衆因袒背以示消。消足下試看。有遭杖責而肌

肉如是耶。消知其詐。乃撫背而嘆曰。大吏當時何處

得此好膏藥。來賓佐皆失色。而消晏然。
史補

詔宗愛姬甚有色。而生子。后心患之。莊宗燕居官中。

元行欽侍側。莊宗問曰：爾新喪終，其復娶乎？吾助爾。聘后指愛姬請曰：帝，憐行欽，何不賜之？莊宗不得已，允之。后趣行欽拜謝，行欽再拜起，顧愛姬肩輿已出，官矣。莊宗不樂，稱疾不食者累日。白孔六帖

唐莊宗獵于中牟，踐蹂民田。中牟令當馬而諫，莊宗大怒，令叱去。斬之。伶人敬新磨者，率諸伶走追其令，擒至馬前，數而讓之曰：汝爲縣令，獨不聞天子好田獵乎？奈何縱民稼穡，以供歲賦，何不且饑餓汝民，空此田地，以待天子馳逐也？汝罪當死，亟詣行刑。諸伶

復共唱和，于是莊宗大笑赦之。五代史

鄭珣，同光元年，莊宗敗王彥章于中都，長驅趨汴，梁帝聞王師將至，召宰相李振、敬翔等號哭謀所向，皆猶豫不決。珣對曰：有一策可以緩寇，不知陛下能行乎？梁帝曰：卿意如何？珣曰：願得陛下傳國寶，懷之以入晉軍，可以緩其師，以俟段凝、梁帝曰：事急矣，此物固何惜？但卿此行得事了否？卿更誓之。珣俯首曰：了則不易了。翌日莊宗入汴州，珣率百官馬前迎謁，是日責授萊州司戶。薛史

蘇循，莊宗將即位，承業意未欲莊宗，遽稱尊號。人亦無敢贊成者，循自河中來入衛城，見府解即拜，謂之拜殿。見莊宗即呼萬歲舞柝泣，而稱臣。翌日又獻大筆三十管，謂之畫日筆。莊宗大悅，承業深惡之。說

莊宗劉皇后，魏州成安人，家世寒微。太祖攻魏州，取成安，得后，時年五六歲，歸晉陽宮，侍者教吹笙及弄姿色，絕衆，聲伎亦所長。太后賜莊宗爲韓國夫人侍者。後誕皇子繼岌，寵侍日隆。他日成安人劉叟詣鄴官見上，稱夫人之父。劉氏方與嫡夫人爭寵，皆以門

新史五代卷十四

族誇尚。劉氏耻爲寒家，白莊宗曰：妾去鄉之時，妾父死于亂兵，妾固無父，是何田舍翁詐僞及此？乃于宮門答之。其實后即叟之長女也。莊宗好俳優，宮中暇日，自負善囊藥，廣令繼岌破帽隨後，以后父劉叟以醫卜爲業也。后方晝眠，屢造其卧內，自稱劉衙推訪女。后大恚，答繼岌。北夢瑣言

四月朔王衍會群臣，舉觴不飲，容色不悅，特進顧在珣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陛下臨軒有憂，臣願請罪。衍曰：北有後唐，南有蠻詔，朕既不能吊伐，彼

有不爲臣子。此所憂耳。在珣曰。朝廷有十臣在。陛下何憂。退令太子洗馬林罕者。著十在。文以進曰。只如興土木於禁中。選饒雄于手下。爰持斧鉞。出鎮藩籬。飾宮殿于遠方。命鸞輿而遠幸。爲衆之端。爲禍之原。有王承休在。摧挫英雄。吹揚佞媚。全無才智。謬處腹心。斷性命于戲玩之間。戮仇讎于樞機之下。有功勞而皆棄。非賄賂而不行。有宋光嗣在。受光皇之付囑。爲大國之棟梁。既不輸忠。又不知退。恣一門之奢侈。任數力之驕矜。徒爲貪饕之人。實非社稷之器。有宗勗在。謬陟烟宵。殊非謬。與亂本。則逞章程之妙。恣姦謀。則事頰舌之能。必召傾亡。尚居左右。有韓昭在。性懷慘毒。又恣貪殘。焚焚軍管。要覓私第。不顧喧騰。于衆口。惟思自任。于忿憤。有歐陽晃在。酷毒害民。市刑聚貨。叨爲郡守。實負大恩。瘡痍已徧于陽安。蒙蔽由平。于內密有田魯僞在。爲君王之元舅。受保傅之尊官。但務奢華。不思輔弼。第宅迥同于上苑。珍珠未滿于貪心。有徐延瓊在。出爲留守。入掌樞機。無謬。謬以佐君。但唯唯而徇旨。有景濁澄在。搜求女色。取悅

宸襟。常叨不次之恩。每冒無厭之寵。數對唯謬于便捷。佐時不識于經綸。素非忠勤。實爲忝竊。有嚴凝在。唱亡國之音。銜趙時之後。每爲巫覡。以玩聖明。致君爲桀紂之年。使上乏唐虞之化。有臣在。陛下任臣如此。何憂社稷不安。行賈之大笑。賜在珣綵五百段。加開封府。黑記。

盧質。字子微。爲莊宗管記。會醫官陳玄補太原府醫學博士。所司請稿。質立草之。末句云。既得厚朴之本。宜典從容之職。莊宗覽之。久爲啓齒。紀異。

後唐馬郁事唐莊宗。禮遇甚厚。累官至秘書監。監軍張承業權貴任事。與質僚宴。集出珍菓。陳列于前。客無敢先嘗者。當郁前者。食之必盡。承業私戒主者曰。他日馬監至。唯以乾藕子置前而已。郁知不可啖異日。靴中出一銚。碎而食之。承業大笑曰。爲公易之。勿敗吾案。續世說。

楚馬殷卒。希聲立。嘗聞梁太祖好食雞。暮之日烹五十雞。以供膳。羣殷希聲不入泣頓食雞肉數器而起。潘起曰。昔阮籍居喪而食蒸豚。世豈乏賢耶。五代史。

洛陽有歌婦楊半顰，聰慧有才思，解嘲辨，楊疑式甚憐之。時有僧雲辨者，善講經，有口才，楊尤重之。長壽年五月，雲辨對講歌者，忽有蜘蛛于簷前垂絲而下，正對楊與雲辨前。楊笑謂歌者曰：「試嘲得着，奉絹五匹。」歌者不勝應聲嘲之曰：「吃得肚裏撐，尋思繞寺行，空中設羅網，只待殺衆生。意不離雲辨，體充壯大，楊見詩絕倒，大叫和尚將絹來。」辨慙且笑，與絹五匹。青泥蓮花記

莊宗滅梁，馬殷遣其子希範脩貢京師。莊宗問洞庭

廣狹，希範對曰：「車駕南巡，才堪飲馬。」爾莊宗嘉之。

五代史

伶官敬新磨嘗奏事殿中，多惡犬，新磨去，一大起逐之。新磨銜而呼曰：「陛下毋縱兒女，墮人莊宗家世夷狄，諱狗，故新磨以此詆之。」莊宗怒，彎弓將射之。新磨急呼曰：「陛下無殺臣，臣與陛下爲一體，殺之不祥。」莊宗驚問其故，對曰：「陛下開國改元，同光同銀也。若殺敬新磨，則銅無光矣。」帝笑釋之。

馬希振湖南諸子中，白眉，一與門下客何致雍僧貫

樞密句希振曰：「青蛇每用腰爲力。」貫報曰：「紅莫時將葉作花。」又見張子綠砌希振曰：「張子子嘯蟲子子致雍曰：「貓兒兒捉雀兒兒。」外紀

西京留守同平章事王守恩，性貪鄙，專事聚斂，喪車非輸錢不得出城。下至扞厠行丐之人，不免課率。或縱麾下令盜人財，有富室娶守恩與俳優數人，往爲賓客，得銀數鉅而返。五代史

明宗入篡，安重誨用事，取謀于孔循。舊相豆盧革甫說出官，孔循不欲以河朔人入相，極薦崔協而任國

新見五代

卷十四

十

力爭之云：「崔協者，少識文字，時人呼爲無字碑。」有李珣者，學際天人，奕代軒冕，論才校藝，可敵時輩百人。諷夫巧沮忌害其能，必捨李珣而相崔協，如奔蘇合之丸，取玷琬之轉也。」重誨笑而止。北夢瑣言

江淮間有娼徐月英者，其送人詩云：「惆悵人間事久違，兩人同去一入羣。生憎平望亭中水，忍照鴛鴦相背飛。」又云：「枕前淚痕猶未乾，隔箇閒窗滴到明。亦有詩集，金陵徐氏詣公于龍一管妓卒乃焚之。月英送甚，謂徐公曰：「此娘平生風流，沒亦帶燭時號美戲也。」

北夢瑣言

孫光憲以兵戈之際，書籍不備，遇發使諸道，未嘗不厚與金帛購求焉。三年間，收書及數萬卷，常慕史氏之作，自恨諸侯幕府不足展其才力。每謂交親曰：「安知養麟之筆，及爲倚馬之用？」因吟劉禹錫詩曰：「一生不得文章力，百口空爲飽煖家。」外紀

馮楚給事親仁坊有宅，南面山亭，尤多養鷄鴨，及雜禽之類，極多。常遣一家人掌之，時人謂之「雀省」。玉泉

李郁爲荆南從事，有朝士寄書字體殊惡。李寄詩曰：「

筆絨千里到荆門，章草縱橫任意論。應笑鍾張虛用力，却教羲獻設勞冤。惟堪愛惜爲珍寶，不敢留傳示

子孫。凌荷故人相愛處，天行時氣許教存。」外紀

江陵有杜氏，事伍子胥神，誤呼「五髭鬚」，乃書「五丈夫」，皆祝呼之。祭云：「一髭鬚，二髭鬚，至五髭鬚。」北夢瑣言

宰相馮道，形神庸陋，一旦爲丞相，士人多竊笑之。劉

岳與任贊偶語，見道行而復顧，贊曰：「新相迴顧何也？」岳曰：「定是忘持兔園冊。」北中村墅，多以兔園冊教

童蒙，以是訊之。北夢瑣言

盧延遜初投贊吳子華，其苦吟篇云：「莫話詩中事，詩中難更無吟安。」一箇字，擬斷數莖髮，險覓天應悶。狂搜海亦枯，不同文賦易爲着者之乎？」子華讀至末二句，笑曰：「上門罵來。」外紀

徐仲雅有清才，周行逢素聞其名，及據湖南，召爲節

度判官。時行逢欲得衆，苟能應募，皆置司空。太保以誘之，自是武陵村落稱司空。太保者無幾，仲雅曰：「公

管內滿天太保，滿地司空。行逢不悅，未幾大宴僚吏，仲雅在座，行逢夷音呼字多誤，仲雅戲曰：「不于五月

五日，剪却舌頭，便語音乖，錯如此。」行逢大怒，然仲雅

嘗歷事馬氏，諸王氏信服之，故不敢加誅，後竟以忤

旨去職，因退居山寺，暇日味檟樹曰：「葉似新蒲綠，身

如亂錦纏。」任君千度刺，意氣自冲天。」外紀

馮道與趙鳳同在館中書，鳳有女適道仲子，以飲食不中，爲道夫人譴罵。趙令姪長號知院者來訴，凡數百言，道都不答，及去，生云：「與親家翁今日好雪。」外紀

新史卷十四終

新史卷十五

海陽查應光賓王父輯

五代

初楚王馬氏之強聞海內諸院公子長幼八百餘人皆以侈靡爲號識者多非之公子之徒聞而且怒時有國師張氏紿之曰彼所見非者恐祚之不永也以君昆仲之衆使更而王亦有八百年之家國何憂何懼乎三楚新錄

馮道之在中書也有舉子李導投贊所筆馮見之戲謂曰老夫名道秀才亦名道于禮可乎李抗聲曰相公是無寸底道字小子是有寸底道字何謂不可公笑曰老夫不惟名無寸諸事亦無寸吾子可謂知人矣無怒色外紀

馮相和相同在中書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賈其直幾何馮舉左足示和曰九百和性褻急遽回顧小吏云吾靴何得用一千八百因詬責久之馮徐舉其右足曰此亦九百歸田錄

李戴仁者唐之後也避亂于江陵李興署觀察推官

戴仁自負文學常爲李興見知每從容接待不爲少禮然爲性迂緩一日將赴從誨召方上馬無何部曲相歐戴仁怒命急于厨中取餠并猪肉令相歐者對餐之仍戒曰如敢再犯必當于猪肉中加之以酥三楚新錄

楚王希範淫而無禮先王妾媵無不悉通又使尼潘搜士庶家女有容色者強取之前後數百猶有不足之色曰吾聞軒轅御五百女以昇天吾其庶幾乎未幾死識者笑之三楚新錄

晉高祖崩馮道相出帝加太尉封燕國公契丹滅晉道又事契丹朝耶律德光于京師德光責道事晉無狀道不能對又問曰何以朝來對曰無我無兵安敢不來德光謂之曰爾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痴頑老子德光喜以道爲太傅五代史

盧文進鎮鄆廣從祖饗舍人常吉年老無力控馭院醉馬逸馳桑林中被橋枝骨挂巾冠露禿而奔僕夫執從則已墜矣舊患肺風鼻癢疹而黑即於道間幕客無不笑者左司郎中李任祠部員外任璵各賦一

損朝之賦項云當其屬子潛窺衙官共看喧呼來魔之裏偃仆桑林之畔藍樓鼻孔直同生餓之樵觀旬

外紀

和魯公慷慨厚德每滑稽則哄堂大笑時博士楊求待能草聖有省郎聞齊公笑聲戲謂楊曰丞相口歡未符曰子衿事筆墨方揮翰之際亦謂太傅手怒耶

外紀

桑惟餘身短而廣每對鏡子笑曰七尺之身何如一尺之面後登第同榜曰人王客陳保極戲謂人

曰今歲有三個半人乃人王客陳保極戲謂人

續世說

慮戴畏內特甚未仕時嘗謂假于細君細君滴水于地指曰不恥須臾若去遠則然香印猶至其所以爲還家之驗因筵聚方三行酒戴色欲逃適遇友默曉諱曰君思砌水隱形香印過界耳是當也吾徒人換新句一聯勸請酒一盞衆以爲善乃俱起一人捧甌吟曰解粟香三令能連水五申通戴飲盡別云細彈防事水短莢戒時香別云戰兢思水絳

甸旬赴香期別云出佩香三尺歸防水九章別云

緊遶巡水時牽決定香戴連沃六七巨觥吐嘔淋漓

飪上馬群諺曰若夫人怪遲但道被水香勸盡留住

外紀

晉開運二年契丹南掠郡洛磁至于安陽河千里之內焚剽殆盡契丹見大桑樹罵曰吾知紫被搜出汝身吾豈容汝活耶束薪于木而焚之五代史

晉出帝北遷蕭衍立齊王從益于京師以王松爲左丞相漢高祖入洛先遣人馳詔東京百官皆受僞命

外紀

者皆焚之使勿自疑由是御史臺悉空百官僞勅焚之松以手指其胸引郭子儀自許以語人曰此乃二十四考中書令也白孔六帖

孟蜀兵部尚書李昊常以牡丹花數枝分遺親知卽以興平酥同贈且曰俟花凋謝卽以酥煎食之氣熏

續世說

吳亮卿僞朝授御史大夫記附權勢苟有改略縱斷養草必飲祇以金玉餌之故不離淮泗借竊朱紫塵汚官省三數年間盜用鹽鐵錢六十萬繼時王

兩使務局下堯卿欲將窮其事爲諸劊股所保持獲全及城陷軍人識是堯卿者咸請啗之畢師鐸不許夜令堯卿以他服而遁至楚州遇變爲仇人所殺棄屍衢中其妻以紙絮蒲棺歛之未及就殯好事者題其上云信物一角附至阿鼻地獄請去斜封送上閻羅大王虞初志

金陵北有湖周迴數十里二山環其西鐘阜蔣山諸峯聳其左名曰...多出其間每歲菱藕網罟之利不下數十百千一日折已五代

諸閹老待漏朝堂語及昔泉之事坐間焉證龜玄宗賜賀監三百里鏡湖信爲盛事又曰余非敢望此但賜得後湖亦暢得平生徐鉉怡聲而對曰主上尊賢下士常若不及豈惜一後湖所乏者知韋耳馮大有慚色南唐近事

馬胤孫廣順中卒于洛陽其家婢有爲胤孫語者刃崔協爲明宗相在位無所發明既死而有降語其家胤孫又然時人嘲之曰生而不能言死而後語云五代史

何承裕韶州曲江人有逸才爲小詞尤工與陶穀素不叶陶世宗欲以爲知制誥穀奏沮之遂已何知之及陶之判銓一日方偃息何自外抗聲唱挽歌而入陶甚驚駭承裕曰尚書豈長生不死者耶幸甚無恙聞其一兩曲又何嫉陶無以抗及知商州有舉人投卷初甚欣慰及覽其詩有日暮依啼旅思悽之句遽曰足下此句甚佳但上句對屬未切奉爲改之何不云曉來犬吠張三婦日暮依啼旅思悽舉人大慙而去五代史

王魯爲當塗宰頗以資產爲務會部民連狀訴主簿貪賄于縣尹魯乃判曰汝雖打草吾已蛇驚爲好事者口實焉南唐近事

李先主素儉寢殿燭不用脂蠟灌以烏臼子油但呼烏舅案上棹燭缺人高尺五云是楊氏時馬廐中物一日黃昏急須燭喚小黃門撥過我金奴來左右竊相謂曰烏舅金奴正好作對外紀

李主景嗣位李建勳出師臨川及歸拜司空累表致仕自稱鍾山公詔授司徒不起學士湯悅致書賀之

建勳以詩答曰：司空尤不作，詎敢作司徒？幸有山公號，如何不見呼？先是宋齊丘自京口求退于青陽，號九華先生。未周期，一詔而起，時論薄之。或有以建勳比宋者，因爲詩曰：桃花流水雖相似，不學劉郎去又來。

外紀

李昊事前後蜀五十年，資貨巨萬，奢侈踰度，妓妾百數，嘗讀王愷石崇傳，笑曰：窮儉乞兒，以此爲富，可笑可笑。

外紀

李先主欲風動僚屬，雪天大會，出一令，借雪取古人

折史五代

七

名，仍詞理通貫。時宋齊丘徐融在坐，昇舉益爲令曰：雪下紛紛，便是白起。齊丘曰：着履過街，必須雍齒。融意欲指昇等，遽曰：明朝日出，爭奈蕭何昇怒，是夜收融授于江，自是惟齊丘與謀。

外紀

趙王李德誠鎮江西，有日者自稱世人貴賤一見，輒分。王使女妓數人與其妻滕國君同妝梳服飾，偕立庭中，請辨長賤。客俯躬而進曰：國君頭上有黃雲，群妓不覺皆仰首。日者曰：此是國君也。王悅而遣之。

南唐近事

南唐僧諱光，有才辨而無拘檢，性尤嗜鰾，國主常以從容語及什氏果報對曰：老僧無他願，但得鵝生四隻，鰾長兩重，鰾足矣。

五代史

張崇帥廬州，好爲不法，士庶苦之，常入覲江都，廬人幸其改任，皆相謂曰：崇伊必不復來矣。崇復歸，乃計口索渠伊錢，明年又入覲，盛有罷府之議，人不敢指實。道路相見，皆持鬚相慶。崇歸，又徵持鬚錢，嘗因燕次，一伶人假爲死者，投詭當作水族，陰吏請于主者，主者判云：焦湖百里一任，作顯崇因大慙。

折史五代

宋十五

八

南唐近事

宋齊丘自署碑碣，每求韓熙載寫之，熙載以紙塞鼻，或問之，對曰：文臭而穢。

南唐史

鍾傳鎮江西，有以射覆之法求謁傳，以曆日包橘致袖中，使射，客口占一歌以覆之云：太歲當頭立，諸神不敢當，其中有一物，嘗帶洞庭香。

南唐近事

史洪肇他日會飲，王章酒酣爲手勢，令洪肇不能爲客省使，聞晉卿坐次洪肇屢教之，蘇逢吉戲曰：坐有姓閻人，何憂罰鍰？洪肇妻閻氏酒家倡，以爲諷已大怒。

白孔六帖

陳覺微時爲宋齊丘客及爲兵部侍郎其妻李氏妬悍親執庖爨不置妾腰齊丘選已之婢三人與之李亦無難色奉事三婢若舅姑禮人問其故李曰此令公寵倖之人見之若面令公何敢倨慢三婢既不自安求還宋第宋笑而許之南唐近事

元宗幼學之年馮權常給使左右上深所親倖每日我富貴之日爲爾置銀靴焉保大初聰政之暇命親王及東宮舊僚擊鞠歡極須資有等語及前事卽日賜銀三十斤以代銀靴權遂命工銀靴穿焉人皆晒之南唐近事

南唐一詩僧賦中秋月詩云此夜一輪滿至來秋方得下句云清光何處無喜躍半夜起撞寺鐘城人盡驚李後主擒而訊之具道其事得釋江陵雜志

張易昇元中上元令後以水部員外郎通判欽州刺史宋國業使酒陵人果于誅殺無敢犯者易赴其宴先故飲醉就席酒甫行尋其少失遽擲杯推案攘袂大呼詬責鋒起國業愕然不敢對唯曰通判醉甚不可當也易鬼幾啗啞自如俄引去國業使吏掖就馬

自是見易加敬不敢復使酒群事亦賴以濟南唐書
蜀蘭州刺史安重霸贖貨無厭部民有油客子者姓鄧能棋其力粗贖安輒召與對敵只今立侍每落一子俾其退立于西北牖下俟我笑路然後進之終日不下十數子而已鄧生倦立見饑殆不可堪天日又召或有諷鄧生曰此侯好賂本不爲棋何不獻効而自求退鄧生然之以金十鉞獲免北夢瑣言

唐盧延讓業詩三十五舉方登一第卷中有狐衝官道過狗廟店門開之句租庸張濬親見此事每稱賞之又有餓貓臨鼠穴曉犬抵魚砧之句爲成中令內見賞又有栗爆燒包破貓跳觸鼎翻爲王先王建所賞盧謂人曰平生投謁公卿不意得力于貓兒狗子也北夢瑣言

盧延讓哭邊將詩曰自是碣砂發非干駁石傷牒多身上職益大背邊瘞人謂此是打春詩也世傳逸詩云憲下有時留客宿空中無事件僧眠號曰自落便宜哉北夢瑣言
唐主于宮中作百尺樓命群臣觀之衆皆嘆美蕭德

曰恨樓下無井耳唐主問其故對曰所以不及景陽樓唐主怒貶于舒州續世說

進士黃可字不可孤寒朴野深于雅道詩句中多用驢字如獻高侍即詩云天下傳將舞馬賦門前迎得跨驢賓之類又嘗謂舍人潘佐潘教服槐子云豐肌卻老明且濟公趨朝天階未曙見槐樹烟霧中有人若依徂之狀追而視之即可也怪問其故乃擁條而謝曰昨蒙明公教服槐子法故今日齋戒而喫之潘大驟而去南唐近事

五代五代

李十三

十一

貫休初投詩于吳越王曰貫休身來不自由龍驤鳳翥勢難收蒲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英子衣裳宮錦窄謝公篇詠綺霞羞他年名上凌烟閣豈美當時萬戶侯王愛其詩諭改十四州爲四十州方與相見貫休喟然曰州亦難添詩亦難改聞雲孤鶴何天不可飛耶遂杖錫去外紀

郭祖微時與馬暉同里阻相善也椎埋無賴靡所不至既而各覓赤紱一日有道士見之問其能曰吾業彫刺二人因令刺之郭于項右作雀左作穀粟焉以

騰作瓮中作鴈數隻戒曰爾曹各於項騰自殘爾之雀銜穀爾之鴈出瓮乃亨強之時也寒食焉之婦得

麻鞋數雙密藏之將以作飢馮搜得之蒲博醉歸即門外其婦勃然曰節到也如何辨得馮徐捫腹曰休說辨不辨且看瓮裏飛出鴈郭祖乘施之後雀殺稍近登位之後雀逐銜穀馮乘施鴈自瓮中累累而出世號郭威爲郭雀兒書異錄

江南宋齊丘智謀之士也自以謂江南有精兵三十萬士卒十萬大江當十萬而已當十萬江南初主本

徐溫養子及僭號遷徐氏于海陵中主繼統用齊丘謀徐氏無男女少長皆殺之其後齊丘嘗有一小兒病閉閣謝客中主置燕召之亦不出有老樂工目雙瞽作一詩書紙薦上放入齊丘第中詩曰化家爲國實良圖總是先生計畫謨一個小兒拋不得上皇當日合何如夢溪筆談

南唐李煜嘗以謝熙載盡忠直言欲用爲相熙載後房妓妾數十多出外舍私侍賓客煜以此難之左授右庶子分司東都熙載盡斥諸妓單車上道煜喜留

之已而諸妓稍稍復還燈曰吾亦無如此何

何氏語

李煜在國微行媚家遇一僧張旛燈遂爲不遠之客

僧酒令謳吟吹彈莫不高了見燈明俊醞藉契合相

愛重燈乘醉大書右壁曰淺斟低唱偎紅倚翠大師

鴛鴦寺主傳持風流教法久之僧擁妓之屏惟燈徐

步而出僧妓竟不知

避暑漫抄

周后疾後主朝夕臨視藥非親嘗不進衣不解帶者

逾月及疽衰毀骨立杖然後起立后妹爲后王者婚

禮歷代少有詔中書舍人徐鉉知制誥請佑與后官

所之五代

來談互有不稱議久不决後令文安郡公徐遵諱其

是非時佑方寵用遊希旨奏佑爲長月餘遊病疽茲

戲爲人曰周孔亦能爲樂乎

江南別詩

孫鮪有夜坐詩爲時所稱李建勳因匿于齋中侯浣

彬至乃問云鮪詩何如彬曰田舍翁火爐頭語何足

道也鮪聞而出謂彬曰何誹謗之甚彬曰子夜坐句

劃多灰漸冷坐久席成痕此非田舍翁爐上作而何

孫鮪鄭谷避亂歸宜春鮪性依之頗爲誘掖遂有能

詩聲終于南唐鮪父畫工也王徽爲中書舍人草鮪

誥詞云李陵橋上不吟取火之詩顧凱筆頭豈畫

外紀

焉謚總戎廣陵爲周師所陷乃削髮披緇以紿周人

將圖間道南歸爲識者所擒遂至行在時鍾謨亦使

周人或譏之曰昔日旌旗擁出坐籌之將今朝毛髮

化爲行脚之僧因釋罪歸之終中書侍郎

南唐近事

韓熙載父爲唐明宗所殺遂奔江南後主卽位頗疑

北人有鴆死者熙載懼因肆情坦率後房妓數十

日與荒樂所得月俸散與諸姬熙載弊衣

者持獨絃琴伴門生舒雅執手扳挽之就諸姬院乞

食以爲笑樂姬弟側建橫竈絡以絲繩爲觀鬥之地

初惟市物後或調戲贈與所欲如意時人目爲自在

意旦暮亦不禁其出入或竊與諸生狎雜而淫熙載

見趨過而笑曰不敢阻與及夜奔客寢客賦詩有最

是五更留不住向人挑畔着衣裳之句熙載亦不介

外紀

李家明善滑稽爲諷詠嘗從元宗遊後苑登臺見牛

卧樹陰下元宗曰牛且熟矣家明上絕云曾遭甯戚

範敲角又被田單火燎身聞背斜陽嚼枯草而今聞喘更無人元宗稱善左右皆免冠謝外紀

李家明從元宗還南都時已失江北十四郡舟楫多曰好青峭敦峯不知何名家明應聲曰龍舟輕漾錦帆風正直宸遊里遠空回首皖公山色翠影斜不到壽益中元宗暫俛首而過時關司欽率頗煩商人苦之屬近旬元旱後主宴北苑安明從登臺後主曰蠻甸雨都城不雨得非獄市之間違天意歟家明乘談諧進曰雨懼抽稅不敢入京後主大笑即下令除一升史五代卷一五

初類外稅外紀

後周鄭儼性吃常逐鹿于野失之過牧監而問焉牧監答之其言亦吃儼怒謂其効已逐射殺之

林蘊辨給嘗有姓崔者於氏族蘊折之曰崔杆武齊君林拔脚禮之本優劣何如耶其人俯首不能語芝田錄

李俊主酷信浮屠與后頂僧伽帽衣袈裟誦佛書拜跪頌至為癡贅親為桑門削作廁筒子試之應頌少有滯滯者再為治之其手不執學佛握印而行僧

犯姦有司具贖還俗後主令禮佛三百拜免刑王師赴池州令僧俗兵士念救苦觀世音菩薩洋南野錄韓熙載性好譁浪有投贊太荒惡者熙載使妓娃火熏之俟其即歸之出乃嗅之曰子之卷軸何多艾氣何氏語本

李後主于清微樓上歌春寒水四面學士刀衍起奏陛下未睹其大者小者爾人疑其有規諷訊之云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又作紅羅亭子四面栽紅梅花作艷曲歌之韓熙載和云桃李不須誇嚶已輪斤升史五代卷一八

春風一半時已割淮南與周矣江陵雜志舒雅才韻不在人下以戲狎得韓熙載之心一日小

海螺甚奇宜用滑紙以備獻于熙載云然子無心班道人往詣門下若書林樾溢逆意可使道人駭之即證發光地菩薩熙載喜愛之外紀

巴邛人家有橘園霜後橘盡收餘二大橘如三斗塞巴人異之剖開每橘有二叟鬚眉皓然肌體紅黑相對象戲談笑自若一叟曰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蒂為愚人摘下耳幽雅錄

魏明好作詩詞多而格下常携近詩詣韓熙載韓托
以目病請置几案徐覽明曰侍即目昏請自爲吟之
韓曰耳聾加創竊恐不聞

南唐近事

新史卷十五終

新史

五代

卷十五

五

新史卷十六

海陽查應光賓王父輯

宋

太祖之受周禪也。百官班定。猶未有禪詔。翰林承旨陶穀出諸袖中。遂用之。穀意希大用。及范質拜相。穀草制詞曰。十年居調。發之司。一旦得變通之術。質泣訴於太祖。由是薄其爲人。終身不復大用。外紀
太祖夜幸後池。對新月置酒。問當直學士爲誰。曰盧多遜。召使賦詩。請韻。口用夢子兒。其詩云。太液池邊
新史 宋 卷十六

看月時。好風吹動萬年枝。誰家玉匣開新鏡。露出清光紫子兒。太祖大喜。盡以坐間飲食器賜之。外紀
太祖將築外城。幸朱雀門。上指門額問趙普曰。何不祇書朱雀門。著之。字何用。普曰。語助耳。太祖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外紀

蜀平。二曹潘美自蜀還。既對太祖。爲內燕。惟三將與秦晉兩王爾。既入。乃福寧殿。席地而坐。陳彛肉。曰。孰情意款狎。酒終。設飯。三將皆曰。朝廷事力寡薄。致陛下燕設不豐。上曰。豈止寡薄。此飯乃乞來。三將莫測。

曰。近從江南乞此米也。後山談業

陶穀妻。本黨進家姬。一日雪下。穀命取雪水煎茶。問

曰。黨家有此景否。曰。彼黨人安識此景。但能於餅金帳下。淺斟低唱。飲羊羔美酒耳。選英

浙帥開宴。置金鍾以爲罰爵。陶穀後因卧病。浙帥使人問其所欲。穀以金鍾爲請。浙帥以十副贈之。乃以詩謝云。乞與金鍾病眼明。及復命。將出其境。卽賦詩於郵亭云。井蛙休恃重溟濶。澤馬曾嘶九曲濱。欲令人傳謠。與掩前詩之失。國光談苑

新史 宋

卷十六

二

陶學士家有魚羹酒。瑤中陷園林美女像。又嘗以沉香木積飯入盥清盥。左散騎衾侍黃霧。曰。陶翰林饒裏薰香。瑤中遊妓真可謂好事矣。外紀

國初朝廷遣陶穀使江南。以假書爲名。實使覘之。至則果如李所言。熙載謂所親曰。陶秀實非端介者。其字可。熙載使諸君一笑。因令館伴驛中。跋勝六朝書。半年乃畢。熙載使歌姬秦蕤蘭衣簪衣爲驛卒女。覿見之而喜。遂犯愼獨之戒。作長短句贈之。明日中

主燕客，穀粟然不可犯。中主持航，立使蘭山歌，續斷絃之曲，侑觴，穀大慙而罷。詞名風光好，云奸姻緣惡姻緣，祇得郵亭一夜眠。別神僊，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再把鸞膠續斷絃。是何年。傳女小名錄

太祖北征，羣公祖道於芳林園，說移絃，永吉陶穀亦衣留戀，堅欲致拜，上再三辭，穀曰：且先受取兩拜，回來，彈爲捍酌也。言變錄

陶穀性險惡，好陷害人。初自單州判官，爲晉相李穀收用，遂得入關，及崑歸漢，徐逢吉有意害之，穀乃迎

新史

卷十六

三

意，構成訟事，遂及族誅。其後穀死，葬於昭覺寺墓門，風掩屋間，寺僧復爲果寒，忽雷雨大作，墓門洞開，無一物矣。張舜民聞而嘆曰：陶穀平生恃險，自謂其頭必當戴貂蟬，今禪腰亦無矣。樂善錄

權某爲翰林待詔，有良馬，日馳數百里，陶穀欲取之，累言於權，權曰：學士有誠心，拜獻某年，老有足疾，非此馬馴良，不能出入，更俟一二年解纜，必以爲貨，穀心銜之。後因草密詔，召權於閣中書之，穀曰：吾嘗愛權，卿破體玉書爲了，進本來權，即與書之，穀突入閣，

中取其本，乃謂權曰：帝王密詔，內有國家機事，未經進御，輒寫一本，欲將何用？洩漏密旨，罪當不赦，即呼吏作奏，隨發其事，權不能自明，但惶恐哀訴而已。穀曰：亟將馬來，釋爾，遂拜馬券取之。國老談苑

陶穀自五代至國初，文翰爲一時之宗，歷其爲人，傾城狠媚，自漢初始得用，即致李崧族之禍。由是，縉紳莫不畏而忌之。太祖雖不喜然，藉其詞華足用，故尚置於翰苑，穀自以久次舊人，意希大用，建隆以後，爲宰相者，往往不由文翰，而聞望皆出穀下，穀不能

新史

卷十六

四

平，乃俾其黨與因事薦引，以爲久在詞禁，宣力實多，亦以微伺上旨。太祖笑曰：頗聞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改換詞語，此乃俗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宣力之存？穀聞之，乃作詩書於王堂之壁曰：官職須由生處有，才能不啻用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太祖益薄其怨望，遂決意不用。東軒筆錄

完太尉名進，性魯慙，常過市，見縛枸欄者，問誦何言，優者調韓信，進怒曰：汝對我說韓信，見韓信，即當說我。此三頭兩面之人，即命杖之，又寫真寫成大怒，諱

畫師云：我前時見畫太姒，猶用金箔貼眼。我豈消不得一對金眼睛耶？又罷衛見其子裸跪雪中，問之，知其得罪，大夫人被縛，太尉自裸體，命左右縛於兒旁。母夫人問何故，太尉笑曰：你凍我，我凍你，兒又食飽，捫腹歎曰：我不負汝，左右曰：將軍固不負此腹，此腹負將軍。未嘗少出智慮也。外紀

宋主欲使符彥卿典兵，趙普屢諫不聽，宣已出，復懷入從容言之。宋主曰：朕待彥卿厚，豈忍相負耶？普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宋主默然。事遂寢。宋史

新史

卷十六

五

江南李煜既降，太祖嘗因曲燕，問間卿在國中，好作詩，因使舉其得意者一聯。煜沈吟久之，誦其詠扇云：揖讓月在手，動搖風滿懷。上曰：滿懷之風，却有多少？他日復燕煜，顧近臣曰：好，一个翰林學士。石林燕語宋太祖一日後苑挾弓彈，崔有臣僚叩殿稱有急事，請見，上急出見之，及所聞奏，乃常事。太祖曰：此事何急？對曰：亦急於彈。崔上怒，以鉞斧柄撞口，兩齒墜焉。徐伏地取齒置懷中，上怒曰：汝將此齒去，訟我也。對曰：臣豈敢訟陛下？自有史官書之。上怒解，賜金帛慰。

勞而去。宋史

李昉爲翰林學士，月給內醢，兵部李相濟常因春社寄詩求酒云：社公今日沒心情，爲喫治醢酒一甌。亂王堂將欲徧依稀，巡到第三廳。蓋俗傳社日酒喫治耳，聾兵部小字社翁，每於班行，諱其名字云。外紀陶穀小字鐵牛，李沆出典河中，嘗寄陶書云：每過中流，澤聞令德，陶初不爲意，久之方悟，蓋河中有張燕公鑄係橋鐵牛故也。外紀

新史

卷十六

六

蘇易簡特受宋太祖顧遇，性特躁進，罷叅政知鄧州，年纔逾壯，有不勝閒冷，嘆贈老僧詩曰：憔悴二郎三十六，與師氣味不爭多。又移書親舊曰：退位苦，陸難做，竟不登瀛仕而卒。讀書錄

太祖與趙普論事不合，曰：安得宰相如桑維翰者，與之謀乎？普曰：使維翰在陛下，亦不用。蓋維翰愛錢，上曰：苟用其長，當護其短，指大眼孔小，賜與十萬，則塞破屋子矣。談賓

開寶中，神泉縣令某者新到官，外以廉潔自矜，內則貪黷自奉，其事甚多。一日榜縣云：某月某日，是知縣。

生告示門外與給使諸色人不得輒有獻送有一
曹史與衆議曰宰君明言生辰且意令我輩知也言
不獻送諒也衆曰然至日各持縑獻之命曰續壽衣
宰一無所拒感領而已復告之曰後月某日是縣君
生日更莫將來無不啞者時王岳以驚驚詩諷之云
飛來疑似鶴下處欲尋魚最爲中的詩諷錄

江南周后隨後主歸朝封鄭國夫人例隨命婦入宮
每入輒數日而出必大泣罵後主聲聞於外後主多
宛轉避之又韓王汝家有李王歸朝後與金陵在宮
新兒宋宋

人書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野記

國朝自下湖南始置諸州通判既非副貳又非屬官
故嘗與知州爭權每云我是監郡朝廷使我監汝舉
動爲其所制太阻聞而患之下詔書飛鳳遂稍稍耿
然至今州郡往往與通判不和往時有錢昆少卿者
家世餘杭人也杭人嗜辯昆嘗求補外郡人間其所
欲何州昆曰但得有螃蟹無通判处則可矣至今士
人以爲口實歸田錄

太宗一日謂宰臣曰朕何如唐太宗衆皆曰陛下堯

舜何太宗可比李昉獨無言徐誦曰樂天七德舞詞
曰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上聞之遽興
曰朕不及朕不及外紀

曹翰事周世宗爲樞密承旨性貪侈常着錦襪金線
絲鞋朝士有託無名于嘲之者詩曰不作錦衣裳裁
爲十指金千金包汗脚慚愧絲絲嫌久紀

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謝啓云白首窮
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秘

書書

太宗第五子益王元傑每有過失姚坦輒盡言規正
左右啟王稱疾帝憂甚召乳母問狀乳母曰王本無
疾徒以姚坦檢束不得自便耳帝怒曰吾遂端士輔
王爲善今乃欲使我逐正人王年少豈解此也必爾
輩教之杖乳母於後園召坦慰諭之

僧贊寧辭辨縱橫人莫能屈時有安鴻漸者文詞雋
敏尤好嘲詠嘗街行遇贊寧與數僧相隨鴻漸指而
嘲曰鄭都官不愛之徒時時作陳贊寧應聲答曰秦
始皇未坑之輩往往成羣

高英秀管與贊寧共議古人詩病云李山甫覽漢史
王莽弄來僧半破曹公將去便平沉是破船詩李羣
玉詠鷓鴣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輅格磔聲是梵
語詩羅隱雲中鷄大劉安過月裏笙調場帝歸是見
鬼詩杜荀鶴今日偶題題似著不知題後更誰題此
衛子詩也不然安有四蹄外紀

趙晉公在中書開丁文果善覆射召至函置一物令
文果射文果書四句云太歲當頭坐諸神列四旁其
中有一物猶帶洞庭香發函視之乃用曆日第一幅
新史 卷十六 九

裴綠橘一枚也又太宗置一物器中令文果射亦書
四句云鶻鶻華華山中採花雖無官職一日兩衙啓
之乃蜂也又取一物令射云有頭有足不石即王欲
要縮頭不能入腹乃壓書石龜也外紀

呂蒙正父龜圖奸內寵蒙正與母劉氏俱被出因淪
蹟窘乏或謂其嘗處破窟中自嘆有撥盡寒爐一夜
灰之句他日相府退衙片雲沾衣欲斬執役人其妻
因誦反撥灰詩諷之又嘗有鴉吻詩曰獸頭原是一
團泥做盡辛勤人不知如今擡在青雲裏忘却當初

塞內曉

初呂蒙正薄遊一縣胡旦方隨其父宰是邑遇呂甚
薄客有譽呂者曰呂工於詩宜少加禮胡問詩之警
何客舉一篇其卒章云挑盡寒燈夢不成胡笑曰乃
是一渴睡漢爾呂聞之甚恨而去明年首中甲科使
人寄聲語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答曰待我明
年第二人及第輸君一籌既而次榜亦中首選外紀
郭恕先善畫太宗聞其名召赴闕館於內侍省押班
實神與舍恕先長髯而美忽畫去之神與驚問其故
新史 卷十六 十

曰聯以效顰坡仙集

太宗作開寶寺塔高三百六十尺費億萬計踰八年
始成知制誥田錫嘗上疏云衆謂金碧煥煌臣以爲
塗膏露血帝亦不怒宋史

張後裔在弭州太宗就受春秋左氏傳後因召入賜
講言及平昔從容謂曰今日弟子何如後裔對曰昔
孔子領徒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冀贊一人卽爲
萬乘主計臣此功愈於先聖太宗大悅談資錄
僧伽龍朔中遊江淮間其迹甚異有問之曰汝何姓

客曰姓何又問何國人客曰何國人唐李邕作碑不曉其言乃書傳曰太師姓何何國人此正所謂對癡人說夢耳李邕遂以夢爲真寔寔絕也僧贊寧以其傳編入僧史又從而解之曰其言姓何亦猶康會本康居國人便死爲康僧會詳何國在碎葉東北乃碎葉國附庸耳此又夢中說夢冷齋夜話

太宗時魏廷式任陝西益州轉運使因入奏帝謂曰有事具白中書式曰臣三千里外乘驛而來以機事上聞願斷自宸衷非爲宰相來談賓

新史

卷上

十一

王元之七歲能文父本摩家畢文簡公士安爲州從事元之適代父輸題至公宇立庭下文簡因令作磨詩元之不思而對曰但存心裏正無愁眼下邊得人輕借力便是轉身時文簡大奇之留與子弟講學一日太守席上出句云鸚鵡能言爭似鳳坐客皆未有對文簡歸寫之屏間元之書其下云蜘蛛雖巧不如蠶文簡嘆息曰經綸才也遂加以衣冠譬爲小友紀外太宗時待詔賈玄者常侍上基太宗饒玄三子嘗輸一路太宗知玄詐不盡其藝也乃謂曰此局出復輸

我當榜汝旣而滿局不生不死太宗曰亦許也更一局汝勝賜汝絛不則投汝於水中局旣平不勝不負太宗曰我饒汝子而局平是不勝也命左右投之水中乃喟曰臣握中尚有一子帝大笑賜以緋衣

惠崇詩有劍靜龍歸匣旂閑虎繞竿其尤自負者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崇之弟子嘲曰河分岡勢司空曠春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多犯古古人詩句犯師兄潘閭常諺之曰崇師爾當憂獄事吾去夜夢爾拜我爾豈當歸俗耶惠崇曰此乃秀才憂獄事爾新史宋

卷上

十二

惠崇沙門也惠崇拜沙門倒也秀才得無詰沙門昂耶外紀賈黃中爲相盧多遜作參一日府畿有蝗虫盧笑曰某聞所有乃假蝗虫賈應聲曰亦聞不傷稼但盧多損耳

太宗始嗣位思有以帖服中外者一日輦下市肆有丐者不得乞因倚門大罵主人遜謝久不得解衆方擁門聚觀中忽一人躍出以刀刺丐者死遺其刀而去會日已暮追捕莫獲明日聞奏太宗大怒謂猶仍

五季亂俗，乃敢中都白晝殺人，卽嚴索捕期，必得有司懼罪，久之，迹其事，乃主人不勝其憤而殺之耳。獄具，太宗喜曰：「卿能用心，若是，雖第爲朕更一覆，毋枉焉。」且攜其刀來，不數日，尹再登對，以獄詞釋，乃上太宗問密平曰：「密矣，於是，廳旁小內侍取吾靴來，小內侍惟命，卽奉刀內鞘中，因拂袖而起，入曰：「如此，寧不妄殺人。」張國山監錄

曹翰常平江南有功，後歸環衛，數年不調。一日內宴，太宗侍臣皆賦詩，翰以武人不預，乃自陳曰：「臣少亦

新史末

卷十六

學詩，亦乞應詔，太宗笑而許之，曰：「卿武人，宜以刀字爲韻。」翰拔筆立進，因以寄意曰：「三十年前學六韜，英名常得預時髦。曾因國難披金甲，不爲家貧賣寶刀。臂健尚嫌弓力軟，眼明猶識陣雲高。庭前昨夜秋風起，羞暗藍花舊戰袍。」太宗覽之惻然，卽自環衛擧遷數級。書箱雜記

郭恕先時與役夫小民入市肆飲食，曰：「吾所與遊皆

類也。」何氏語林
太宗時親試進士，每以先進卷子者賜第一人及第。

孫何與李庶幾同在科場，皆有時名，庶幾文思敏速，何尤苦思遲，會言事者上言舉子輕薄，爲文不求義理，惟以敏速相誇，因言庶幾與舉子於解肆中作賦，以一餅熟成一韻，老爲勝，太宗聞之怒，是歲殿試庶幾最先進卷，于訛叱出之，由是何爲第一。歸田錄
呂文穆公以寬厚爲宰相，太宗尤所眷遇，有一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欲因公弟獻以求知，其弟伺間從容言之，公笑曰：「吾面不過碟大，安用照二百里？其弟遂不復敢言，聞者歎服。」歸田錄

新史末

卷十七

十四

眞宗時，畿內蝗，帝遣人出郊得死蝗，以獻，因以示大臣，明日執政遂袖死蝗進，曰：「蝗盡死矣。」請示於朝，宰相賀王旦曰：「蝗出爲災，災弭幸也。又何賀？因稱不可，後數日，二府方奏事，飛蝗忽蔽天，帝顧旦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笑耶？」宋史

眞宗朝得天書於左承天門南鵲尾，上帝再拜受之，親置輿中，導至道場，羣臣入賀，陳堯叟、陳彭年、丁謂、杜鎰益以經義附和，而天下爭言祥瑞，獨龍圖閣待制孫奭言於帝曰：「以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

帝默然宋史

楊大年爲學士時草答契丹書云隣壤交歡進草既入眞宗自註其側云朽壤鼠壤糞壤大年遽改爲隣境明旦引唐故事學士作文書有所改爲不稱職當罷因亟求解職眞宗語宰相曰楊億不過商量眞有氣性歸附錄

陶岳商公父也與寇萊公同年岳調密州幕屬寇守寇寇且少陶公就拜講少長禮陶納之後有啓謝寇公云與韓非同傳於老子何傷以叔向爲凡足仲尼

新史宋
太過道庭錄

卷一六

十五

丁謂因寇準稱與得致通顯雖同列而事之甚謹嘗會食中書葵汚準雖謂徐起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爲官長拂鬚耶謂大慙恨遂成讐隙宋史
陳彭年任翰林學士日同來對歸詣政府納所言事王文正公方議事乃延見之顧陳曰何所啓陳起次以其狀呈之曰條貫科場公投之於地曰內翰做官幾比待隔截天下寒士陳皇懼而退時同文簡同在中書歸令堂吏取之一日陳再求公不見堂吏言陳

以有事啓白公曰今到集賢廳晚見向公曰陳內翰所留文字公瞑目取紙封之何曰何不一覽公曰不遇興建符瑞圖進取耳王文正公遺事

宰相下公謂在中書暇日語同僚曰西漢高祖何如主或曰奮布衣取天下觀其創業垂統規摹宏遠實英雄主也丁曰何英雄之有張良導之左則左陳平勸之右則右及項羽既死海內無主天下自歸之蓋隨流委順與物無競一田舍翁耳晉公叔獻錄

楊文公嘗戒其門人爲文宜避俗語既而公因作表

新史宋

卷一六

十六

云伏惟陛下德邁九皇門人鄭毅遠請於公曰未審何時得賣生業於是公爲之笑而易之歸田錄

楊大年方與客基石中立自外至戲云止於坐隅貌甚閑暇石答云口不能言請對以臆何氏語林

楊大年不喜杜工部詩謂村夫子鄉人有強大年者令續杜句曰江漢思歸客楊亦屬對鄉人徐舉乾坤一腐儒楊默然若少屈外紀

楊大年與丁晉公遊處宴集必有諷諧之語復皆敏於應答一日臺諫攻大年因晚俟晉公門方伏拜而

髯拂地晉公亟謂之曰內翰拜時髯撒地楊起視其

仰塵曰相公坐處幕漫天下默然外紀

劉曄嘗與劉筠飲茶問左右湯滾也未衆曰已滾筠

曰愈曰蘇哉曄應聲曰吾與點也外紀

寇萊公南還道過襄州留一絕句於驛亭曰沙堤築

處迎丞相驛使催時送逐臣到了輸他林下客無榮

無辱自由身林下客大槩言之初無所主名也胡秘

監曰素不爲公所喜適居郡聞之遂以林下之語公

爲已發且有稱快語聞者笑之外紀

勸東卷十一

劉子儀嘗有贈人詩云惠和官尚小師達祿須干取

下惠聖之私師也達而學于祿之事或有除去官字

示人曰此必齋僧也其名達祿須干外紀

劉子儀侍郎三人翰林希望大用意頗不懌賦詩云

蟠桃三竊成何味上盡鼇山迹轉孤移疾不出朝士

問候者繼至詢之云虛熱上攻石中立在坐云只消

一服清涼散意謂兩府始得用清涼傘也

魚守節真宗時奉使契丹館伴丁求說指遼山謂曰

此黃龍府也守節應聲曰不知燕然山去此幾託求

說懸服宋史

畢士安之壻曰皇甫泌少時不羈惟事蒲博時士安

作相累論不悅欲面奏其事使加貶斥方啓口臣有

女壻皇甫泌適值邊庭有急報不暇敷陳他日又欲

面奏值上內過遽引袖起遙語畢曰卿屢言壻皇甫

泌得非欲轉官耶可與轉一資畢不敢辨唯而退泌

卽轉殿中丞後累典大郡以尚書左丞致仕前惟

楊大年傀儡詩云鮑老當年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

當若教鮑老當筵舞轉更郎當舞袖長前用

丁謂參知政事真宗嘗問唐酒價幾何謂對以每升

三十上曰何以知謂引杜詩云邈來相就飲一斗恰

有三百青銅錢上喜其對後余因看李太白詩有金

樽美酒千千之句以爲李杜同時何故詩句所言

酒價頗異客有戲喙者曰太白謂美酒耳恐杜老不

擇飲而醉村店壓茅柴耳伯畢

前輩常說北狄致祭皇后文楊大年捧讀空紙無一

字隨自撰曰惟靈巫山一朵雲閨苑一團雪桃源一

枝花秋空一輪月豈期雲散雪消花殘月缺伏惟尚

裴仁廟大喜其才敏給有壯國體

裴字彥談

祥符中日本國入貢求本國神光寺記令學士張居房爲之張退食多潛飲市樓掖垣求之不得大窘時种放以司諫歸華山楊大年爲閣悵令云世人何人號最閑司諫拂衣歸華山世上何人號最忙紫微失却張君房

外紀

夏鄭公疎在朝數被御史糾劾紱承時宰風旨作青雀詩云青雀孤飛毛羽單卑棲豈敢傲鸞鷟明珠自有千金價莫爲他人作彈丸

更言言錄

新史

卷上

十九

丁晉公自離州還坐客論天下州郡何地最雄盛公曰唯岷州地望最重客問其故答曰宰相只作彼州司戶參軍他州何可及

何氏語林

張詠知成都錄曹參軍老病廢事公責之曰何故不歸明日參軍求去以詩留別有曰秋光都是宦情薄山色不如歸興濃公驚嘆曰吾過矣同僚能詩而吾不知遂慰薦之

淡齋

州東王文公寢疾與廟屢訪醫者視之仍不得輒歸如是半年一日王氏以計聞而醫者語人曰半年既

繫結與一服藥且大家斷睡

畫境錄

符建間有杭州學教授出易題詠寫坤爲金作金字一學生知其非佯爲未喻懷經上請教授因立義以酬之生徐曰先生所讀恐是建本據此監本乃是金字教授大驚鳴鼓自罰三直無名子以十七字詩云教授太昏沉將金却爲金萬福你說易難深

宋史

宋史

丁晉公初釋褐爲饒侔同年白種爲判官櫚一以片紙假緝伍環公笑曰榜下新婚京國富室豈無半

新史

卷上

二十

千貨物耶懼我掩之故矯耳於簡尾書一絕戲之曰欺天行當吾何有立地機關千太乖五百青峽兩家關朱洪雅打白洪雅人以爲朱雅之行已兆於此

外紀

鮑當善爲詩及第後爲河南府法曹薛尚書暉知府當失其意初怒之當獻孤鴈詩云天寒稻梁少萬里孤難進不惜充君庖爲帶邊城信薛大嗟賞自是遊宴無不預者不復以稷屬待之時人謂之鮑孤鴈薛嘗暑月詣其廨舍當方露頂狼狽入易服抱板而出忘其幘頭薛嚴重左右莫敢言者坐久之月上當顧

見髮影大慙以公服袖掩頭而走。外紀

石叅政中立天福中爲負外郎時西域獻獅子畜於御苑日給羊肉十五斤嘗率同列往觀或曰彼獸也給羊肉乃爾昔輩泰預郎曹曰不過數斤人饑不及獸乎石曰君何不知分也彼乃苑中獅子吾輩負外郎耳安可並耶聖賢傳

石資政好諧謔士大夫能道其語者甚多嘗因入朝遇王迎授東華門不得入遂自左掖門入石方趨班事士好事語言問石云何爲自左掖門入石方趨班

斬東宋

三十一

且走且答曰祇爲大王迎授聞者無不大笑保監田張齊賢出爲晉州司馬帝以其方直尊憚之時將軍史興宗從獵苑中言晉州出佳鷄可捕取帝曰齊賢

豈捕鷄人邪安得以此待之談資

張齊賢改秘書監致仕嘗出謁其子曰昔賀秘監以道士服東歸會稽大人盍衣羽衣以優游何必更事請謁齊賢曰且作白頭老秘書何必學賀老作流沙之服時以爲名言談資

楊大年弱冠與周翰朱昂同在禁掖二老時已瞻然

矣楊每論事則侮之曰二老翁以爲如何翰不能堪正色謂曰君莫欺侮我老老亦終留與君昂曰莫留與他免得後人又欺侮他

王文正公且性量寬厚不屑細物有控馬卒歲滿辭公公問汝控馬幾時曰五年矣公惟曰吾不省有汝既去復呼回曰汝乃某人乎曰然於是厚贈之蓋平日控馬公但見其背不見其面故因去見其背方省也談資

天禧三年開府解榜出有慶復者被黜率衆詣鼓院斬史宋

卷十六

三十二

訴有司不公朝廷差錢惟演等重考取已落者七十餘人復亦預薦時號還魂秀才前發解官皆謫外郡道宅編

石資政中立樂易人也楊文公一日置酒作絕句招之末云好把長鞭便一揮石留其僕即和曰尋常不召猶相造况是今朝得指揮又常於文公家會坐客乃執政及貴游子弟皆服白襴衫或羅或綃有差等中立忽大慙人問其故曰憶吾父又問之曰父在時當得羅襴衫盡見在執政子弟服羅而石止服綃

也。

楊僕善詩。與宗召對。自言不能上。班之問行時。亦有人作詩送。卿否。楊曰。獨臣妻有詩一首云。更休落魄。餽金杯酒。亦莫猖狂。愛作詩。今日提將官府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笑放還。

先朝翰林學士。不領他局。故俸薄。楊億爲學士。有乞郡表略曰。虛忝甘泉之從臣。欲作若放之候鬼。日後乃得判他局云。

王旦被服質素。人有貨王帶者。弟以爲佳。呈旦。旦命斬之。

弟繫之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旦曰。自負重。而使親者稱好。無乃勞乎。急還之。

王嗣宗守邵土。邵舊有狐。王廟相傳能爲人禍福。歲時享祀祈禱。不敢少怠。嗣宗至郡。集諸邑狐戶。得百餘人。以甲兵圍廟。董灌其穴。殺百餘狐。或云。有大白狐從火中逸去。其妖遂息。嗣宗後師長安。處士種族者。朝廷所尊禮。每師守至。輒面數之。嗣宗不服。以言拒之。放責數嗣宗。聲色俱厲。嗣宗怒。以手批其頰。先是與宗有敕書。令放有章奏。即附驛。欲詣闕。即乘驛。

放遂乘驛訴於上前。特於嵩山之陽置書院以處之。後嗣宗去郡。有人贈詩曰。終南處士。威風。渭北妖狐。窟穴空。嗣宗大喜。歸告其子孫曰。吾死更勿爲碑誌。但石刻此詩。置於墓旁。吾其榮矣。行營雜錄

楊大年行酒令。李耳一作生。荷李。樹爲姓。生而知之。黃宗旦應云。馬援死。以馬革裹屍。死而後已。

丁謂有才智。然多希合工官。天下以爲奸邪。及稍進。用卽啓連真宗以神僊之事。又作王清昭應宮。耗費國帑。不可勝紀。謂既爲宮使。夏竦以知制誥爲判官。

新史

卷十六

千四

一日宴官僚於齋廳。有雜手伎。俗謂弄盤注者。獻藝於庭。丁顧語夏曰。古無誄盤注詩。舍人可作一篇。夏卽席賦詩曰。舞拂桃珠復吐丸。遮藏巧便百千般。主公端坐無由見。却被傍人冷眼看。丁覽讀變色。東軒筆錄

蘇舜元爲京西轉運使。廨宇在許州。舜元好進。不喜爲外官。常怏怏不自足。每語親識。人生稀及七十而吾乃於許州過了二年矣。東軒筆錄

蜀人魏野。隱居不樂仕宦。以詩著名。卜居陝州東門之外。有陝州平陸縣詩云。寒食花藏縣。重陽菊遶溪。

一聲離嶺。數點別州山。最爲警句。所居頗蕭麗。當世顯人多與之遊。寇忠愍尤愛之。嘗有贈忠愍詩云。好向上天辭富貴。却來平地作神仙。後忠愍鎮北都。召野置門下。北都有妓女。美色而舉止生梗。土人謂之生張。八因府倉忠愍令乞詩於野。野贈之詩曰。君爲北道生張八。我是西州熟魏三。莫怪竹前無笑語。半生半熟未相諳。曹公筆談

世傳魏野嘗從萊公遊。陝府僧舍各有留題。後復同遊。見萊公之詩已用碧紗籠護。而野詩獨不塵昏。蓋新史宋卷五十一

登時有從行官妓頗慧黠。卽以袂就拂之。野徐曰。若得常將紅袖拂也。應勝似碧紗。曹公筆談

蘇舜欽石延年輩有名曰鬼飲。了飲。囚飲。鵲飲。鬼飲者。夜不以燒燭。了飲者。飲次挽歌。哭泣而飲。囚飲者。露頭圍坐。鵲飲者。以毛席自裹其身。伸頭出飲。畢復縮之。鵲飲者。一杯復登樹。下再飲耳。曹公筆談

丁晉公從車駕巡幸。禮成有詔賜輔臣玉帶。時輔臣八人行在祗候庫。止有七帶。向衣有帶。謂之北玉。僧在數百萬。上欲以賜輔臣。以足其數。晉公心欲之。而

位在七人之下。度必不及已。乃諭有司。不須發。尚衣帶自有小私帶。且可服之。以謝候。還京別賜可也。有司具以此聞。既各受賜。而晉公一帶僅如指闊。上顧謂近侍曰。丁謂帶與同列大殊。速求一帶易之。有司奏。唯有尚衣御帶。遂以賜之。其帶熙寧中。復歸內府。夢溪筆談

江南陳彭年。博學書史。於禮文尤所詳練。雖朝列於侍從。朝廷郊廟禮儀。多委彭年裁定。援引故事。頗爲詳洽。嘗攝太常卿。導駕誤行黃道上。有司止之。彭年

正色回顧曰。自有典故。禮曹素畏其該洽。不復敢詰問。夢溪筆談

五代時。有一僧號至聰禪師。祝融峰修行十年。自以爲戒行具足。無所誇拔也。一日下山於道傍。見一美人。號紅蓮。一瞬而動。遂與合歡。至明。僧起沐浴。與婦人俱化。有頌曰。有道山僧號至聰。十年不下祝融峰。腰間所積善。提水瀉向紅蓮一葉中。古今詩話

寇忠愍公之貶也。初以列卿知安州。既而又貶衡州副使。又貶道州別駕。遂貶雷州司戶。時丁晉公與馮

相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貶睢州。而丁忽自疑。語獨曰。睢州再涉鯨波。如何。馮雖唯而已。丁乃徐擬雷州。及下之貶也。馮遂擬睢州。當時好事者相語曰。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時田錄

晏元獻公以文章名譽。少年居富貴。性豪俊。所至延賓客。一時名士多出其門。罷樞密副使。爲南京留守。時年三十八。幕下王琪。張元。最爲上客。元體肥大。琪目爲牛。琪瘦骨立。元目爲猴。二人以此自相譏謔。琪嘗嘲元曰。張元。解牆成八字。元應聲曰。王琪。望月叫。

新史
三聲歸田錄

卷十六

寇萊公在中書。與同列戲云。水底日爲天上日。未有對。會楊大年適來白事。因請其對。大年應聲曰。眼中人是面前人。一座稱爲的對。歸田錄

館閣每夜輪校官一人直宿。如有故不宿。則虛其夜。謂之豁宿。故事。豁宿不得過四。至第五日。卽須入宿。遇豁宿。列於宿曆。名位下書。腹肚不安。免宿。故館閣宿歷。相傳謂之害肚歷。夢餘筆談

新史卷十六終

新史卷十七

海陽查應光賓王父輯

宋

丁晉公爲王清昭應官使。每遇醮祭，卽奏有僊鶴盤舞於殿廡之上。及記真宗東封事，亦言宿奉高官之久，有僊鶴飛於官上。及升卜展事，而僊鶴迎舞者，塞望不知其數。又天書降，必奏有僊鶴前導。是時萊公判陝府，一日坐山亭中，有鳥鳴數十，飛鳴而過。萊公笑顧屬僚曰：「使丁謂見之，當目爲玄鶴矣。」又以

新史宋

卷十七

其令威之裔而好言僊鶴故也。嗙焉鶴相猶李逢吉。嗙字僧孺，爲丑座也。東軒筆錄

仁宗初逐林瑀，一日執政奏事罷，談時政而共美上以聰明睿知洞察小人情狀。仁宗曰：「卿等謂林瑀去而朝廷遂無小人耶？」執政曰：「未論聖旨，不識小人爲誰。」仁宗從容曰：「蘇紳可侍讀學士知河陽。」東軒筆錄慈聖尤厭皇后薨，上悲慕甚，有奏識自言神術可使死者復生，上試其術數旬不效。乃曰：「臣見太皇太后方與仁宗宴臨白玉欄杆，賞牡丹，無意復來人間也。」

上知誕妄，但斥於郴州。蔡承禧進挽詞曰：「天上玉樞花已拆，人間方士術何施。」談苑

胡旦作長鯨吞舟賦，其狀鯨之大曰：「魚不知舟在腹中，其樂也融融。」人不知舟在腹內，其樂也洩洩。又曰：「雙鬚竿直，兩目星流。」楊孜覽而笑曰：「許大魚眼何小也。」東軒筆錄

天聖中，錢文僖留守京都，而應天院有三聖御像，去府僅十里，朔望焚香官朝拜，未曉而往朝拜畢，三杯而退。文僖戲爲句曰：「正好睡時行十里，不交談處飲三杯。」又有人送驢內，復曰：「廳前捉到須依法，合內盛來定付廚。」退朝錄

新史宋

卷二

石曼卿初登科，有人訟科場覆考落數人，曼卿是其數。時方期集於興國寺，符至追所賜敕牒靴服數人，皆啖泣而起。曼卿獨解靴袍還，使人露體戴幘頭，復坐語笑終席而去。次日被黜者皆授三班借職，曼卿爲一絕句曰：「君才且作三班借，請俸爭如錄事參。」此去罷稱卿貢進，且須走馬東西南。夢溪筆談石曼卿官冊府時，五鼓趨朝，見二舉子繫連舍，曼卿

卿號嘯請救因駐馬召遲卒問之曰昨夕里間聞有納婦者二子穴隙以窺夜分被執曼卿力爲揮解卒長勉從之二子叩頭拜於馬前曼卿按轡占絕句以誚之云司空憐汝汝須知月下敲門更有誰耐一雙窮相眼得便宜處落便宜外記

慈聖光獻皇后養女范觀音得幸仁宗溫成患之一日歲大旱仁宗祈雨甚切至然臂香以禱宮人內墻皆然祈雨之術備盡天意弗答上心憂懼溫成養母賈氏宮中謂之賈婆婆威動六宮時相認之以爲其新史字

卷十七

三

姒乃陰謂丞相請出宮人以弭災爰上從之溫成乃曰上非出所親厚者莫能感天意首出其養女以幸六宮范氏遂被出而雨未至上問臺官李東之曰范氏免議未行耳是夕鎮院賈氏營救不獲時相從二部侍郎拜武鎮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東京雨遂降聞見雜錄

張鄧公呂許公同作宰相一日退朝仁宗獨留三公問曰張士遜久在政府欲與一差遣出去呂公曰三

除靜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傅知許州仁宗曰不虧他否呂公曰聖恩優厚呂公既退張呂親姻也私焉曰主上獨留公必是士遜別有差遣因所以恩命呂沅吟久之曰使弼使弼張亦欣然慰望是日張公扞屏閣子內物色過半矣既夕鎮院明日早張公令院子盡般合子內物色歸家更不越待漏院只就審官東院待漏既入朝張公唯低儀宜座呂公唯準按押麻耳忽有堂吏報呂公云相公知許州呂公大驚於是張公押麻乃呂公除靜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傅知許州新史字

卷十七

四

具中一士人曾爲轉運司別試解頭以此自負奸附託顯位是時侍御史李制知常州丞相莊敏龐公知湖州士人遊毗陵挈其徒飲倡家顧謂一騎卒曰汝往白李一我在此飲遂遣有司持酒餽來李二謂李御史也低頃郡尉以飲食至甚爲豐腆有一薛驥適在其家見其事後至御史之家因語及之李君極恠使人捕得驥卒乃兵馬都監所假受士人赦飛就使扈買飲食以給坐客耳李乃杖驥卒使街司白士人

出城郡僚有相善者出與之別唁之曰倉卒遽行當何所詣士人應之曰且往湖州依龐九耳夢翁筆林瑀王洙同作直講林謂王曰何相見之闊也王曰遭此霖雨瑀曰今後轉疎闊也王曰何故答云逢這短髮蓋識王之休儒夢允杜默爲詩多不合律故當時言事不合格者爲杜撰盛度嘗爲人撰神道碑石中立急問曰誰撰盛卒曰度撰

陳亞自馬亞字謎曰若教有口便啞且要無心爲惡新史

中間全沒肚腸外面任生菱角外紀

陳亞與章劬公同年劬公將薦之爲言者所阻乃作生查子陳情曰朝廷數擢賢蘇軾旋占凌霄路凌霄自是鸞閣人林險難無夷處夷也知沒藥瘵孤寒藥食葉何相誤黃大帽紙連粘大腹甘草歸田賦甘草都下鄙俗目軍人爲赤老莫原其意緣尺籍得此名取狄青自延安入樞府西府廷者累日不至問一路人不知乃狄子也既云未至因謾罵曰迎一赤老累日不來士人因啼爲赤樞伯庸常戲其涅文云愈更

鮮明狄答云莫愛吾奉贈一行王大慈惠江表集

陳亞又別作閨情生查子三首其一曰相思意已深

相思白紙書難足白字半字苦參商參商故要相即識

分明寄得約當歸當歸遠上櫻桃熟遠上何事菊花時

花猶未苗鄉曲苗鄉曲其二曰小院雨餘涼雨餘石竹風

生砌石砌羅扇儘從容從容半夏紗廚睡半夏起來閉坐北

亭中柏滴盡珍珠淚珍珠爲念塔辛勤辛勤去折蟾宮桂

柱其三曰浪蕩去來來浪蕩躑躅花頻換躑躅可借石欄

欄石欄蘭麝香消半蘭麝琵琶閑後理相思琵琶

新史末八卷十一

撥朱絃斷撥朱撥續斷朱絃續斷待這冤家看待這

信安滄景之閒多蚊蚋蚊蚋夏月牛羊皆以泥塗之不爾

多爲蚊蚋所蠱所蠱郊行不敢乘馬馬爲蚊蚋所毒則狂

逸不可制行人以獨輪小車獨輪馬醫蒙之以乘謂之木

梳車梳車乘者皆著草蓆草蓆冬月作小坐沐冰上拽之謂之

凌牀凌牀予嘗按察河朔見梳牀者相屬問其所用曰此

察便凌牀此提刑凌牀也聞者莫不掩口

陳亞仕至太常少卿年七十卒著藥名詩百餘首行

於世若風月前湖近軒窗半夏涼某伯臘寒呵子下

太嫌春暖宿紗幮及贈祈雨僧云無雨若過半夏
和師曉作葫蘆瓶之類極爲膾炙又嘗知許符縣親
故多借車馬亞亦作藥名詩曰地居京界足親知借
借尋常無歇時但看車前牛領上十家皮沒五家皮
覽者無不絕倒常言藥名用於詩無所不可而幹運
曲折使各中理在人之智思耳或曰胡延索可用乎
亞曰可沉思久之因朗吟曰布袍袖裏懷漫刺到處
遙延研索人此可贈游謁窮措大

青箱雜記

司馬相如叙上林諸水曰丹水紫淵瀾漣涇渭八川

新史宋

卷十七

七

分流相背而異態灝灝洋洋演漾東注大湖李善注太湖
所謂震澤按入水皆入大河如何得東注震澤又白
樂天長恨歌云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無光日色薄
峨嵋在嘉州與李蜀路全無交涉杜甫武侯廟柏詩
云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條天二千尺四十圍乃是
徑七尺無乃太細長乎防風氏身廣九畝長三丈延
室歌廣六尺九畝乃五丈四尺如此防風之身乃一
餅飲耳

夢野筆記

晏元獻公留守南郡王君玉時已爲館閣校勘公特

請於朝以爲府簽判朝廷不得已使帶館職從公外
官帶官館職自君王使賓主相得日以賦詩飲酒爲
樂佳時勝日未嘗輒廢也嘗遇中秋陰晦齋廚風爲
備公道無命既至夜君王密使人伺公曰已寢矣君
王亟爲詩以入曰只在浮雲最深處試憑絃管以吹
開公枕上得詩大喜即索衣起徑召客治具大合樂
至夜分果月出遂樂飲達旦前輩風流固不凡然幕
府有佳客風月亦自如人意也

石林詩話

宋明肅太后從謁太祖詔禮官草儀倣者密請曰陛

新史宋

卷十七

八

下垂簾尊稱山呼及興服皆王者制度豈當以后服
見祖宗耶遂下詔服袞冕薛簡肅公立朝蹇諤於簾
外奏曰陛下大謂之日還作漢兒拜耶女兒拜耶明
肅無答是夕報罷

談資

天聖中鄧州秋舉舊例主文到縣鄉中長上率後進
見主文是年主文乃唐州一職官年老鬚鬢皓然當
贊見有輕薄後生前曰舉人所係甚大先生無渴睡
既引試賦桐始華以姑洗之月桐始華矣依次用韻
滿場闕筆不下乃復至簾前啓曰前日無狀後進觀

以弄言仰實先生果蒙以難韻見困願易之王文曰
老人渴睡不能卒易可來日再見詎諸生諾而退是
夜王文遂去車運司云鄧州滿場曳白是年遂罷
舉癩真子

禮部引試舉人常在正月末及試經學已在二月中
旬京師過海渠矣舊省前乃大渠有三禮生就試誤
墜渠中舉體沾濕中春尚寒晨興尤甚三禮者體不
勝其苦遂於簾前白知舉石內翰中立乞給少火炙
乾衣服石公素喜譁浪遽告曰不用多當自安樂同
新史宋 卷十七 九

列訝而詰之石曰何不聞世傳欲得安三禮莫教乾
乎東軒筆錄

周月僊餘杭名妓也柳耆卿年甫二十五歲來宰茲
郡造甌江樓於水洑每召月僊至樓誦唱謂之不從
柳緝知與隔濃黃負外腰每夜乘舟往來乃密令艚
人至半渡強羸勾之月僊不得已從焉惆悵作詩一
絕云自歎身爲妓遣淫不敢言羞歸明月渡幘上戴
花船明日耆卿召佐酒酒半柳誦前詩月僊大慙因
與耆卿歡洽耆卿喜作詩曰佳人不奉耆卿却駕

孤舟犯夜行殘月曉風楊柳弄肯教辜負此時情
慎伯筠秋夜待潮於錢塘江沙上露坐設大酒樽及
置一杯對月獨飲意象傲逸吟嘯自若顧子敦適遇
之亦樓一杯就其樽對酌伯筠不問子敦亦不與語
酒盡各散去何氏語

恭君謨守福唐會李太白與陳烈於望海亭以誦者
侑酒方舉板一拍陳驚極越席攀木踰垣而去李作
詩曰山鳥不知紅粉樂一聲檀板便驚飛
紅梅清豔兩絕昔獨盛於姑蘇晏元獻移植西岡第
新史宋 卷十七 十

中特珍賞之一日貴遊賂園吏得一枝分接由是都
下備有之晏公嘗與客飲花下賦詩云若更遲開三
二月北人應作杏花看客曰公詩固佳待北俗何淺
也公笑曰顧儉父安得不然外紀

張周卿進士第一人及第期集於興國寺題壁云一
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有一續其下云君
看姚暉拜梁國不得朝官未可知後果終於京官
廣裕筆談

士人應敵文章多用他人議論而非心得時人爲之

語曰：既而不會用，則不錯。夢筆筆談

祝侍讀年七十餘，又病，兄常撫其足而晉之曰：是中有尺令，我不至兩府者，汝也。

阮簡爲開封令，有劫賊，吏白曰：甚急，簡方與客圍棋，長嘯，吏曰：劫急，簡曰：局上劫亦甚急。

方圭好爲惡詩，宋公序知揚州日，圭來謁，隴於平山堂，圭誦詩不已，宋欲止之，已之，顧野外有牛，就木磨。

養謂坐客胡謔曰：青牛恃力強，按木，恆應聲曰：妖鳥啼春不遑。人宋公大笑，圭悟其意，歡至客前，次當。

斬東洋 卷十七

擊板衆救而免 外說

李獻臣好爲雅言，曾知鄭府，時孫次公爲陝漕，罷科

顯先遣一使臣入京，所遣乃獻臣，故吏到鄭庭，參茂臣甚喜，欲令左右延飯，乃問之曰：餐來未？使臣誤爲

餐者，謂次公也，遂對曰：離長安日，都運待制已治餐，獻臣曰：不問孫待制，官人餐來未？其人慙沮而言曰：

不敢仰味爲三司軍將，且會喫却十三蓋，鄙語謂遣杖爲餐，獻臣掩口曰：官人誤也，問會與未曾餐飯，欲奉留一食耳。夢筆筆談

毗陵郡士人家有一女，姓李氏，方年十六歲，頗能詩，

甚有佳句，吳人多得之，有拾得破錢詩云：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得清光未破時，買盡人

間不平事，又有彈琴詩云：昔年剛笑卓文君，豈信絲桐解誤身，今日未彈心已亂，此心原自不由人。夢筆筆談

梅詢爲翰林學士，一日書詔頗多，屬思甚苦，操觚循堦而行，忽見一老卒臥於日中，欠伸甚適，梅嘆曰：暢哉，徐問之曰：汝識字乎？曰：不識，梅曰：更快活也。

盛文肅公豐肌大腹，而眉目清秀，丁晉公疎瘦如削，

新史 宋 卷十七

二公並以文辭知名，於時梅學士每晨起將視事，必焚香兩爐，以公服單之撮其袖以出，坐定撒手，兩袖

郁然，滿室濃香，有實文賓爲館職，而不喜修飾，經時未嘗沐浴，時人爲之語曰：盛肥丁瘦，極香實臭。

石曼卿爲集賢校理，微行娼館，爲不是者所窘，曼卿醉與之校，爲街司所錄，曼卿詭恠不罵，謂主者曰：只乞就本廂科決，欲詰旦歸館供職，廂師不喻其諱曰：

此必三館吏人也，杖而遣之。

范希文讀書長白山，日煮粟米二升作粥，晝以四塊

斷、鑿、數、莖、啖之。嘗作蠶賦其警句云陶家甕內添成碧綠青黃措大口中嚼出宮商角徵外紀

梅聖俞有河豚詩春洲生荻菜春斫飛楊花河豚於此時貴不數魚蝦時盛傳之劉厚甫戲曰鄭都官有鷓鴣詩謂之鄭鷓鴣聖俞有河豚詩當呼爲梅河豚也。

梅侍讀晚年躁於祿位嘗朝退過閤門見箱中有錦軸云見胡侍郎致仕告身同列取視梅遠避而過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何以視爲何氏語林

新史 卷十七

王聖美爲縣令時尚未知名謁一達官值其方與客談孟子殊不顧聖美聖美竊咽其所論久之忽顧聖美曰嘗讀孟子否聖美對曰生平愛之但都不曉其義主人問不曉何義聖美曰從頭不曉主人曰如何從頭不曉試言之聖美曰孟子見梁惠王已不曉此語達官深訝之曰此有何奧義聖美曰既云孟子不見諸侯因何見梁惠王其人愕然無對夢齡筆談
唐人作富貴詩多紀其奉養器服之盛乃貧眼所驚耳如貫休富貴詩云刻成筆柱鴈相挨此下驚彈者

皆有之何足道哉又韋楚老蚊詩云十幅紅綰團團王十幅紅綰爲帳方不及四五尺不知如何伸脚所謂不曾近富家兒夢齡筆談

文潞公知成都時多燕集有飛語至京師御史何聖從因謁告歸上遣伺察之幕客張少愚與聖從同郡請迎見於漢州命酒設樂有營妓善舞聖從問其姓名曰楊聖從曰所謂楊臺柳者少愚即取妓項帕羅題詩曰蜀國佳人號細腰東臺御史惜妖嬈從今喚作楊臺柳舞盡春風萬萬條命其妓作柳枝詞呼之新史 卷十七

聖從爲之雷醉後數日聖從至成都頗嚴重一日潞公作樂張謠迎其妓雜府妓中謠少愚詩侑觴聖從但醉而已聖從還朝潞公之謗乃息外紀

張鄧公士遜三入相景祐五年與章鄧公並命已七十五歲後二十年西賊叛命即寶元康定之間措置乖方物議罪之方引年除正太傅致仕以小詩白鄧公云緒業當衙並命時兼段衰朽倚瓊枝如今我得休官去鴻入高冥鳳在池近輔成和鸞當時輕薄少年改鄧公詩云緒業當年並命時與君兩箇沒扶持

如今我得休官去。一任夫君鵲露跡。談淵

宋郊居政府。上元夜。在書院內讀周易。弟學士宋祁點華燈。擁評妓。醉飲達旦。翌日。郊令人誦讓云。相公寄語學士。聞昨夜燒燈夜燕。窮極奢侈。不知記得那年上元。同在州學喫齋煮飯時否。祁答曰。却須寄語相公。不知那年在州學喫齋煮飯。是爲甚的。

石才叔蒼舒雅人也。與山谷遊從尤妙。筆札家蓄圖書甚富。文潞公帥長安。從其借所藏褚遂良聖教序墨蹟一觀。潞公愛翫不已。因令子弟臨一本。休日宴

新史宋

卷十七

五

僚屬出二本。令坐客別之。客盛稱公者爲真。反以才叔所收爲低。才叔不出一語以辨。笑啓潞公云。今日方知蒼舒孤寒。潞公大噴坐客赧然。王照新志

莊敏公諱纘。字王汝。初求字於歐陽文忠公。公以小合幅紙書王女二字送來。莊敏大不樂。明日相見。猶有愠容。文忠公曰。出處無點水也。君何恠耶。取筆添女字三點。相與一笑。蓋詩中王欲王女。但音發作汝也。桐廬舊話

昔一僧在歐陽公坐上。見公家小兒。有小名僧哥者。

戲謂公曰。公不重佛。安得此名。公笑曰。人家小兒。要易長育。往往以賤物爲小名。如狗。羊。牛。馬之類。是也。趙清獻公帥蜀。有妓戴杏花。清獻戲語之曰。髻上杏花真有幸。妓應聲曰。枝頭梅子豈無嫌。逼曉使直宿老兵。啼之幾二鼓。不至。復令人逮之。趙周行室中。忽高聲自啼曰。趙抃不得無禮。遂令止之。老兵忽自幕後出曰。某度相公不過一箇時辰。此念息矣。雖承命實未嘗往也。外紀

歐陽公與人行令。各作詩兩句。須犯徒以上罪者。一

新史宋

卷十七

上

云。持刀哄寡婦。下海劫人船。一云。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歐云。酒粘衫袖重。花壓帽簷偏。或問之。答云。當此時。徒以上罪亦做了。外紀

吳門蠡口瀕太湖。乃范蠡自此乘扁舟汎五湖也。郭毅夫有詩曰。千重越甲夜城圍。戰罷君王醉不知。若論破吳功。第一黃金卽合鑄。西施。外紀

滕甫元登。視文正爲皇考舅。自少侍文正側。文正愛其才。待如子。視忠宣爲叔。每恃才好。滕忠宣未嘗與較。皇祐元年。同忠宣貢京師。是年忠宣登第。滕失意。

歸文正責怒膝欲夏楚其無間如此愛擊角毯文正每戒之不聽一日文正尋大郎肄業乃擊毯於外文正怒命取毯令小吏直面以鐵槌碎之毯爲鐵所擊起中小吏之額小吏護痛聞膝在傍拱手微言曰快哉文正亦優之

通庭錄

滕元發少居鄉里寺中修業主僧出諸生夜盜其犬烹之僧歸覺笑曰能作滕先生偷狗賦卽不申埋其破題云僧唯不淨狗也宜偷較藍宮之夜吠充絳帳之晨羞博飯引來猶掉續貂之尾索綯牽去難回顧

卷十七

免之頭又云既欲思於實腹遂乃設於空喉卽日傳

潘諸郡

熙寧未改科前有吳儔賢良爲廬州教授嘗誨諸生作文須用倒語如名重燕然之勒之類則文勢自然有九廬州士子遂作賦嘲之云放按於廬名儔姓具大段意頭之沒全然巴鼻之無

外紀

劉原父晚年再娶歐公作詩戲之云儂家千載一何長浮世空驚日月忙洞裏桃花莫相笑劉郎今是老劉郎原父得詩不悅歐公與王拱辰同爲薛簡肅公

壻歐公先娶王夫人姊再娶其妹故拱辰有舊女壻爲新女壻大姨夫作小姨夫之戲原父思報之三人會間原父曰昔有一學究訓學子誦毛詩至委蛇委蛇學子念從原父學究怒而責之曰蛇當讀作姚字母得再誦明日學子觀丐兒弄蛇飯後方來問何晏也曰遇有弄姚者從衆觀之先弄大姨後弄小姨是以來選歐公亦爲之噱然

外紀

有一故相遠派在姑蘇嘗嬉遊書其壁曰大丞相再從姪某嘗遊有士人李璋素好俳諧題其傍曰混元新史

卷十二

十八

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璋繼至

夢鈴事錄

柳開少好任氣大言凌物應舉時以文章投主司於簾前凡千軸貳以獨輪車引試曰衣襦衫自挽車以入欲以此駭衆取名時張景能文有名雖袖一書簾前獻之主司大稱賞擢景優等時人爲之語曰柳開千軸不如張景一書

夢鈴事錄

李誠之爲童子時論其父緯之功於朝久不報自詣漏舍以狀白韓魏公魏公曰君果讀書自當取科名不用紛紛論賞誠之云先人功罪未辨深恐先大馬

填溝壑無以見於地下故忍痛自言若欲求官稍識字第二人及第不難蓋韓魏公於王堯臣榜第二人登科故也公聞其語憂然何氏語林

宋元憲始名郊文價振天下既入翰林有言郊姓名於朝廷非使神文乃問諭元憲令易之遂改名庠一日具奏劄先書臣庠時李憲臣爲翰林長見奏指末名曰此何人耶吏具以對既而白宋宋乃書一絕云紙尾何勞問姓名翰林依舊玷華纓欲知七略稱臣向便是當年劉更生何氏語林

新史

卷十七

十九

夏竦嘗統師西伐揭榜塞上云有得趙元昊頭者賞錢五百萬貫西平王元昊使人入市賣頭陝西牧窮甚高倚之食肆外伴爲食訖遣去至晚食肆獨喜以爲有所獲徐展之乃元昊頭竦之樣懸榜之靖云有得夏竦頭者賞錢兩貫文竦聞之急令藏掩而已

趙播遠近竦大慙阻何氏語林

蘇軾謬爲歐陽修書集古目錄序刻石歐以鼠栗尾筆銅綠筆格大小龍茶惠山泉等物爲潤筆蔡大笑以爲太清而不俗后月餘有人遺歐清泉香餅一匣

蔡聞之嘆曰香餅來遲使我潤筆獨無此一種佳饌

夢翁筆談

曾布以翰林學士權三司生言市易事落職知饒州舍人許將當制頗多斥詆許是曾公所引心自不安往曾許謝過曾曰君不聞宋子京之事乎昔晏元獻當國子京爲翰林學士晏愛宋之才雅欲旦夕相見遂稅一第於旁近延居之遇中秋啓燕晏召宋出妓飲酒賦詩達旦方罷翌日罷相宋當草詞頗極詆斥至有廣營產以殖私多役兵而規利之語方子京揮

新史

卷十七

二十

毫之際昨日餘醒尚在左右觀者亦駭蓋此事由來遠矣何足校耶許慄然而去何氏語林

許懷德爲殿帥嘗有一舉人因懷德乳姥求爲門客懷德許之舉子曳欄拜於庭下懷德據坐受之人謂懷德武人不知事體密謂之曰舉人無沒塔之禮宜少降接也懷德應之曰我得打乳姥關節秀才只消如此待之夢翁筆談

唐人言冬烘是不了了之語故有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題標是魯論之言於以爲戲談今蜀人多稱之

崇寧末安國同爲郎成都人詹某爲諫官以安國等建言移寺魯上章擊之其辭略云謹按某官人材闊允臨事冬烘蓋以某蜀人聞者無不笑之安國性隱而口喫每掉手躍於衆曰吾不辭諍逐但冬烘爲何等語於是傳之益廣遂目爲冬烘公遼署錄事

彭齊吉州人未第時常謂南豐卒而宰不喜士平居未嘗展禮一夕虎入縣廨啞所畜羊棄殘而去宰卽以會客彭亦預翌日彭獻詩謝之曰昨夜黃班入縣來分明踪跡印蒼苔幾多道德驅難去夢子猪羊引

新宋書卷之二十一
便來令丹聲聲言有福錄公口口道無災思量也解開東閣留取頭蹄設秀才南方謂押司錄事爲錄公覽者無不絕倒青箱雜記

富商有段姓者養一鸚鵡甚慧能誦隴客詩及梵本心經段剪其兩翅閑以雕籠加意豪養歷寧元年段忽繫獄及歸問鸚鵡曰我半年在獄極用怨苦汝在家餵飼以時不鸚鵡曰君半年在獄早已不堪鸚鵡幾時籠閑豈亦不生怨恨乎段大感悟卽放之樂善謝絳兵人雅秀有詞藻景祐中知制誥然輕黜利唇

吮人罕測其心時謂之士面觀音與范諷同年素爲諷所薄及龐籍訟諷兩被黜時王堯臣當制緣求代草其詞籍詰末云季孫行父之功予不忘矣蓋指諷爲四凶也論者益畏之儒林公議

舊制直龍圖閣謂之假龍龍圖閣待制謂之小龍龍圖直學士謂之大龍龍圖閣學士謂之老龍然帶此職例皆龍圖近歲本閣學士朝廷尤重之少曾除授有授此職者遂呼龍圖近歲除直秘閣者尤多兩浙市舶張昉進薦祿香得之時號爲祿學士運判蔣翬

應副朱冲墓事得之號作學士越州通判魏志崇獲盜黃鳥嘴得之號賊學士

裴鎮崇班者晉公之後監華州赤水鎮酒段少連鎮清事巡過督其職事命去僕頭既而曰且與僕頭以待再來點檢裴曰此僕頭是受官日朝廷所命之服運判既命去之不敢擅製須俟朝廷持揮自爾露頭治事凡出入見賓客以至迎送露頭穿執者三年朝廷亦聞之有旨段少連不合去命官巾僕頭裴卽日復冠以方黃再讀史漫錄

謝無逸閑居多從衲子遊不喜對書生一日有一舉子來謁坐定曰每欲問無逸一事輒忘之嘗聞人言歐陽修者果何如人無逸默視久之曰舊亦一書生後甚顯達嘗忝大政又問能文章不無逸曰文章也得無逸之子宗野方七歲立在傍聞之匿笑而去何氏語本

田元鈞狹而長魚軒富彥國女弟闊而短在館中石曼卿目之爲龜鶴夫妻

江陵從雅士心

太子中含柴餘慶說其從叔內殿承制蕭秦州日掠

新史 宋

卷十一

十三

房縉五千其憂愁焦煎之貌嘗如負人百千萬債者

嘗在病幾死繞開目問其子曰今日費幾錢

江陵從雅志

杜和公衍享客多用漆器客有面稱嘆曰公嘗爲

宰相清貧乃爾耶公命侍人盡取白金燕器陳於前

曰你非乏此雅不自好耳

章聖朝春月多召兩府兩制三館於後苑賞花釣魚

賦詩自元昊叛西陲用兵廢缺甚久嘉祐末仁宗脩

舉故事時韓魏公爲首相在宴和詩卒章云曾忝二

十年前會今備台司得再臨內侍都知任守忠以滑

稽侍上從容曰韓琦譏陛下仁宗愕然問故守忠曰

譏陛下遊宴太頻

譏責

孟郊賈島皆以詩窮至死而平生尤自喜爲窮苦之句孟有移居詩云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乃是都無一物耳又謝人惠炭云暖得曲身成直身人謂非其身備嘗之不能道此句也賈云炭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就令織得能得幾何又其朝饑詩云坐聞西牀琴東折兩三絃人謂其不止忍饑而已其寒亦何可忍也六一詩話

新史 宋

卷十一

十四

魏公在永興一日有一幕官來參公一見熟視慙然

不樂凡數月未嘗交一語儀公乘間問公幕官者公

初不識之胡然一見而不樂公曰見其額上有塊隱

起必是禮拜當非佳士恁地人緩急怎生倚仗

清語

范希文知鄧州是時法綱疎闊監司尚預遊宴張去

惡爲點提刑獄醉中起舞既而日啓諫議壞了提刑

也談苑

王介得知常州劉貢甫以語譏之介曰貢甫非豈弟

君子乎貢甫曰雖非豈弟君子却是打爺知州常州

風俗歐父有榜名曰打爺蓋元

范仲淹富弼同在中書嘗選監司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弼曰一筆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

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宋史

韓持國知潁州時彥以狀元及第判州事彥稱狀元

持國怒曰狀元無官耶自是改呼劍彥終身却之宋史

鄭光業兄弟每柄文有一巨皮箱凡同人投獻詞句有可啞者即投其中號曰苦海用資諧戲每有宴集

新史

卷一

二十五

即命二僕昇苦海於前共閱一編靡不極歡而罷宋史

宋庠留守西都同年爲河南令好述利便以農家藝

麥費耕耨改用長錐刺地下種以畝試之自旦至暮

不能過又值蝗災科民畜一雞云不惟去蝗之害亦

可自養令民悉呈所畜雞既集紛然而鬪莫能間止

百姓喧門塞路共觀兩雞相鬪罷之宋史

馮當世慶曆中以鄂中薦至江風濤洶湧幾至沉沒

春來廷試第一還過大江風微浪穩舟楫安然公題

詩江亭云江神也世情爲我風色好

承平時有宗室名宗漢自惡人犯其名謂漢子曰兵

士舉官皆然其妻供羅漢其子授漢書宮中人曰今

夫人召僧供十八大阿羅兵士大保講宮教點兵士

書老學庵筆記

王洪張元同在南京晏元獻張肥大王以太牢目

之王瘦小張以獼猴目之一日有米糲至八百里村

水淺當刺載張往督王曰所謂八百里刺也張曰未

若三千年精矣龜水燕談

王益柔勝之爲館職年少意頗張揆叔文亦新貼

新史

卷一

二十六

職年長而官已高每羣聚輒居上座王密於屏風題

云四十餘年老健兒翌日會食王正座詩下衆無不

哂真文詩

余靖兩使契丹虜情益親作胡語詩虜王曰卿能道

我爲卿飲靖舉曰夜筵設遲後成臣拜洗受賜兩朝

厥荷通判情幹勤厚重微臣雅魯拜舞祝若統偏請

聖壽鐵擺高俱可忒無極主大笑遂爲醕觴漢史

有桀木白狼詩譯出夷語殆不若靖真胡語也劉沆

亦使虜使凌壓之契丹館客各有酒如澆鰓卷一

不住。沅應聲曰：在北曰狄，吹出塞以何妨？貢父詩話

王元之謫黃州詩曰：又爲太守黃州去，依舊郎官白

髮生。在朝與執政不相能，作江豚詩以譏之。曰：江雲

漠漠，江水來。天意爲霖，不干汝俗。云豚出則有風雨，

故云。貢父詩話

孫之翰人嘗與一硯，直三千。孫曰：硯有何異？而如

此之價也？客曰：硯以石潤爲貴，此石呵之，則水流。孫

曰：一日呵得一滴水，纔直三錢，買此何用？竟不受。

夢溪筆談

新史

卷二十七

二十七

滕達道微時爲范文正館客，常私就狎飲。范病之，

一夕候其出，徑坐達道書室，明燭讀書，以俟其至。達

道大醉，竟入長揖，問范公讀何書。曰：漢書。後問：漢高

祖何如人？范遂巡走入。世說

韓王汝平，生喜飾廚傳，一飲啖可兼數人，出師長安，

錢穆父行詞云：喜廉頗之能飯，王汝不悅。談資

夏文莊公謫守黃州時，龐頤公爲郡掾，文莊識之，優

待焉。頤公病，意謂不起，文莊親視之，曰：異日當爲貧

宰相，亦有年壽，病非所憂。頤公曰：宰相豈得貧耶？文

莊曰：一等人中貧耳。談資

韓魏公留鎗北京，且李稷以國子博士爲漕官，頗慢

公公，不與較。俄潞公代魏爲留守，未至，揚言云：李稷

之父緬，我門下士也，聞稷敢慢魏公，必以父死失教，

至此，吾視稷猶子也，果不悛，將庭訓之。公至，稷謁見，

坐客次久之，看道服出，語之曰：而父吾客也，只八拜

稷不獲已，如數拜之。談資

仁宗時，廣中抄沒巨商，得大珠，帝以賜張貴妃。諸嬪

御美之，爭於市中求珠，珠價頓增。帝聞之，一日後苑

新史

卷二十七

二十七

賞花，貴妃以所賜珠爲餽，帝望見，以袖掩面曰：滿頭

白紛紛地，全無紫兒。傳妃急易之，帝悅。珠價遂平。

談資

新史卷之十七終

新史卷十八

海陽查應光賓王父輯

宋

宋胡銜盧祖舉在翰林草明堂赦文云江淮盡掃於胡塵大學生朝之曰胡塵已被江淮掃却道江淮盡掃於又曰傳語胡盧二學士不如依舊畫胡塵談資呂申公累乞致仕仁宗度其不可留因詢曰卿去誰可代遂乃引陳文惠曰無如陳堯佐仁宗然之遂大拜補遺為引之德因作燕詞攜酒過之申公使之歌

新見

卷十八

為詞云二社良辰千家庭院翩翩又見新歸燕鳳凰巢穩許為隣蕭湘煙暖來何晚亂入紅樓低飛綠舫盡梁時拂歌塵散為誰歸去為誰來主人恩重珠簾捲申公笑曰自恨捲簾人已老文惠曰莫愁調鼎事無功談資

韓魏公知中山李清臣謁見吏報曰太祝方寢清臣題詩於壁云公子乘閑卧絳廚白衣老吏慢寒儒不知夢見周公不曾說當年吐哺無魏公見之曰吾知此人久矣竟有東牀之選談資

集句自國初有之未盛也至石曼卿人物開敏以文為戲然後大著常見手書下第偶成云一生不得文章力欲上青雲末有因聖主不勞千里召嫦娥何惜一枝春鳳凰詔下雖常命豺虎叢中也立身啼得血流無用處看朱騎馬是何人又云去年來來去忙為他人作嫁衣裳仰天大笑出門去獨對東風舞一場至元豐間王公文公益工於此人言此自公始非也金王詩話

仁宗朝王安石知制誥一日賞花釣魚宴內侍各以金盞盛釣餌樂置几上安石食之盡明日謂宰輔曰

新見

卷十八

王安石許人也便誤食釣餌一粒則止矣食之盡不情也談資

杜和公罷相知兗州寓北郊佛寺以待兗州接人踰再浹日會宗袞自汶陽召還過其寺造謁而杜公曰處此幾與在中書同矣巨莫北去欲識壁云郭汾陽曾留此蓋自戲其居位不久也及休退居南都客至無不見止服衫帽嘗曰七十致政可用高士服乎

退朝錄

晏丞相知南京，王琪、張元爲幕客，泛舟酒中，常以諸妓自隨。晏公把柁，王張操篙。王是南人，知行舟次第，至橋下，故使船觸柱，而橋厲聲曰：「晏相使柁不正也。」
何氏語林

石曼卿以館職通判海州，官滿日，載私鹽南歸，至青春託知州王子野食之。時禁網疎闊，曼卿亦不爲人所忌。車中，公狀實學士，何氏語林

石曼卿喜豪飲，與布衣劉潛爲友，嘗通判海州，劉潛來訪之。曼卿延於石園，與潛劇飲，中夜酒竭，船中

有醋斗餘，傾入酒中，併飲之。明日酒酣俱盡。何氏語林

歐陽文忠知貢舉，省闕故事，士子有疑，許上請。文忠方以復古道自任，將明告之，以崇雅黜浮，期以不變文格。蓋至日，曼猶有喋喋弗去者。過廂稍聞矣，方與諸公酌酒賦詩。士又有扣簾者，梅聖俞怒曰：「實則不告，當勿對。」文忠不可，竟出應鵠袍環立觀。所問，士忽前曰：「諸生欲用堯舜字，而疑其爲一事或二事，惟先生幸教之。」觀者闐然笑。文忠不動色，徐曰：「似此疑事，誠恐其誤，但不必用可也。」內外又一笑。它日每爲學

者言，必感頌及之。一時傳以爲雅諺，然是舉也，實得東坡先生識者，謂不啻足爲詞場刷恥矣。程史

穆伯長好古學，初得韓柳集善本，卽自鏤板，置於相國寺。有一士人來買，酬價不相當，伯長語之曰：「但讀得成句，便以一部相與，或恠之，復正色曰：『誠如此，修豈相欺者耶？』士人知是伯長，乃引去。」何氏語林

呂申公素喜釋氏之學，及爲相，務簡靜，罕與士大夫接，惟能談禪者，多得從遊。於是好進之徒，往往幅巾道袍，日遊禪寺，隨僧齋粥，談說理性，觀以自售。時人

謂之禪籤。何氏語林

張觀知開封日，巡者得犯夜人，捕致之，觀據案訊曰：「有證見乎？」巡者曰：「若有證見，亦是犯夜。」左右無不大笑。

何修之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遍，猶恨不足。人稱爲水淫。於時又有遂安令劉澄，爲性彌潔，在縣掃拂，郭邑路無橫草。水剪虫穢，百姓不堪命，坐免官。

王文康公善淋，百療不差，洵爲極密。副使疾頻除，及罷而疾復作。或戲之曰：「欲治淋疾，唯用一味，極密副

使仍須常服始得不發。東軒筆錄

張舜民云：「雙邪人也，通練西事，稍能詩，從高遵裕西征，中途作詩二絕，一云：『靈州城下千株柳，總被官軍斫作薪。他日玉關歸去路，將何攀折贈行人。』」云：「青銅峽裏章州路，十去從軍九不回。白骨似沙沙似雪，將軍莫上望鄉臺。」爲轉運判官李密所奏，得罪貶邠州監稅。舜民言官軍圍靈武不下，糧盡而返，西人從城上問官軍，漢人兀擦否？或仰而答曰：「兀擦。」城上皆大笑。西人謂斬爲兀擦也。東坡志林

郭見元

八卷十一

五

狄武襄公青本拱聖兵士，累戰功致樞府，既貴時，相或請去，其面文者但笑不答。仁廟亦宜諭之，對曰：「非不能姑欲留以爲天下士卒之勸。」上由此益愛之。

蒲宅編

韓琦爲秦州，酷暴少恩，以賊殺不辜去官。秦人語曰：「寧逢暴虎，不逢韓王汝。」王汝，縝字也。孫臨最喜滑稽，或問曰：「莫逢韓王汝，當以何對？」臨應聲曰：「何怕李金？」天下以爲口實。東坡志林

張宗隱居不仕，仁宗召見問曰：「卿在江陵何處居？」對

曰：「兩岬綠楊遮虎渡，一灣芳草護龍洲。」又問所食何物，曰：「新粟米炊魚子飯，嫩冬瓜煮蟹裙羹。」外紀

嘉祐中，士人劉幾，累爲國學第一人，驟爲館職之語。學者翕然效之，遂成風俗。歐陽公深惡之，會公主文，決意痛懲。凡爲新文者，一切棄黜。時體爲之一變，有一舉人論曰：「天地軋萬物，出聖人發公曰：『此必劉幾也。』」戲續之曰：「秀才刺試官，嗣乃以大朱筆橫抹之，自首至尾，謂之紅靴。」升發筆談

新史宋

八卷十一

六

丁公度，晁公宗慤，同在館中。晁因遷職，以啓謝。丁時丁方爲羣牧判官，乃戲晁曰：「啓事更不奉答，當以糞壅一車爲報。」晁答曰：「得壅勝於得啓。」聞者以爲善對。歸田錄

三班院所領使臣八十餘人，范事於外，其罷而在院者常數百人。每歲乾元節，賺錢飯僧進香，合以祝聖。壽謂之香錢。判院官常利其餘，以爲養錢。郡牧司領內外坊監使副判官比院司，俸入最優，又歲收糞壅錢頗多，以充公用。故京師謂之言曰：「三班學香羣牧。」

要冀。歸田錄

京師諸司庫務皆由三司舉官監當而權貴之家子弟親戚因緣請託不可勝數爲三司使者常以爲患田元均爲人寬厚長者其在三司深厭干請者雖不能從然不欲峻拒之每溫顏強笑以遣之嘗謂人曰作三司使數年強笑多矣直笑得面似靴皮士大夫聞者傳以爲笑。歸田錄

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晚年與修

唐書書成未奏而卒士大夫莫不歎惜其初受敕修

唐書

卷十八

七

唐書語其妻刀氏曰吾之修書可謂徬徨入布袋矣

刀氏對曰君於仕宦亦何異鮎魚上竹竿耶。歸田錄

夏文莊性豪侈累賦異於人纔睡卽身冷而僮一如

逝者既覺須令人溫之良久方能動人有見其陸行

兩車相連載一物鬼然問之乃繇帳也以數千兩縣

爲之常服僮茅鍾乳硫黃莫知紀極晨朝每食鍾乳

粥有小吏竊食之遂發疽幾不可救。夢發筆談

慶曆中衛士有變震驚宮掖尋捕殺之時臺官宋禧

上言此蓋平日防閑不致所以至患臣聞蜀有羅江

狗赤而尾小者其傲如神願養此狗於掖庭以警倉

卒時謂之宋羅江又有御史席平因鞠詔獄畢上殿

仁宗問其事平曰以從事遷斥矣時謂之斥車御史

治平中英宗再起呂湊知杭州時張純爲御史因彈

呂湊昔知杭州時以宴遊廢政乞不令再往其語詞

有朝朝只在湖上家家盡發淫風尤爲人所笑。東軒筆錄

有近臣知潭州會儂智高犯邕管以致乘船至廣東

廣州被圍凡官軍戰者皆敗近臣因會客次客有嘆

曰此皆士卒素不練習行陣一旦用以應敵宜有折

新史宋

卷十八

八

北近臣曰此何異歐市人以戰也蓋漢書作歐字音

驅而近臣不識誤讀爲歐打字坐客皆忍笑不禁因

知伏獵侍郎杜幸相信有之也。東軒筆錄

邊人傳誦一詩云昨夜陰山吼賊風帳中驚起紫髯

翁平明不待全師出連把金鞭打鐵驄有張師雄者

西京人好以甘言悅人晚年尤甚各中號曰蜜翁翁

出官在邊郡一夕賊馬至界上忽城中失雄所在至

曉方見師雄重衣披裘伏於土窟中已瘕矣西人呼

土窟爲空專爲人改舊詩以嘲曰昨夜陰山吼賊風

帳中驚起密翁翁平明不待全師出連着皮裘入土
空張亢嘗謂密翁翁無可爲對者一日亢有姪不幸
敎令將杖之其姪方醉大噉曰安能撻我但堂伯伯
耳亢笑曰可對密翁翁釋不問東軒筆錄

錢穆甫爲如皋令會歲旱蝗登而泰興令獨給郡將
云縣界無蝗已而蝗大起郡將詰之令辭窮乃言縣
本無蝗吾自如皇飛來仍檄如皋請嚴捕蝗無使侵
降境穆甫得檄輒書其紙尾報之曰蝗出本基于汝
卽非縣令不才既自敝邑飛去却請貴縣押來未幾
新兒宋 卷十八 九

傳至郡下無不絕倒避暑錄話

柳三變既以謫忤仁廟吏部不放改官三變不能堪
詣政府晏公曰賢俊作曲子麼三變曰祇如相公
作曲子公曰殊難作曲子不會道綠線拂拈伴伊坐
柳遂退畫墁錄

涖公坐客有言新義極迂怪者公笑不答久之曰頗
嘗記明皇坐勤政樓上見釘校者上呼曰朕有一破
損平天冠汝能釘校否此人既爲完之上曰朕無用
此冠以與汝爲工直其人惶恐謝罪上曰俟夜深

門後獨自戴甚無害也東坡志林

慶曆中胡瑗以白衣召對侍選英講易讀乾元亨利
貞不避上御名上與左右皆失色瑗曰臨文不諱後
環因言孟子民無恆產讀爲常上微笑曰又却避此
一字蓋自唐穆宗已改常字後久而讀熟雖曰尊經
然坐斥君父之名亦未爲允上嘗詔其修國史瑗乃
避其祖諱不拜道山清話

慶曆中西師未解晏元獻爲樞密使會大雪置酒西
園歐陽永叔賦詩云須儻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
新兒宋 卷十八 十

邊兵晏曰昔韓愈亦能作言語詩赴裴度會但云圍
林窮勝事懷故鄉清時不會如此合關談資

李建勳出鎮豫平一日遊山田間茅舍老叟教授村
童公傷於其處遺食數梨賓僚有曰梨號五臟刀斧
不宜多食叟笑曰賜冠子云五臟斧乃離別之離非
梨也蓋謂離別之懷戍伐胸懷有若刀斧耳

談資

大覺禪師學外工詩舒王少與遊嘗以其詩示歐
公歐公曰此道人作祿賦侵睡也舒王不悟其戲問

其意。歐公曰：是中無一點茶氣。今齊夜話

石曼卿嘗出報慈寺。馭者失控馬驚，曼卿墮地從吏驚，遽扶掖據鞍，市人聚觀，意其必大詬怒。曼卿徐着一鞭，謂馭者曰：「賴我石學士也。」若瓦學士，顛不破碎乎。今齊夜話

北方民家吉凶，輒有相禮者，謂之白席。多鄙俚可笑。韓魏公自樞密歸鄉，起一姬家禮席，偶取盤中一荔枝欲啗之，白席者遽唱言：「資政啖荔枝，請眾客同啖。」荔枝魏公憎其喋喋，因置不復取，白席者又曰：「資政。」

新史 惡發也。却請眾客放下荔枝。魏公爲一笑。惡發猶云怒也。老學菴筆記

前振以第四人及第，既而召試館職。一日請安丞相晏語之曰：「君久從吏事，必疎筆硯，今將就試，宜稍溫習也。」振率然答曰：「豈有三十年爲老嫗而倒鬻孩兒者乎？」晏公僂而哂之。既而試，澤官選士賦韻，押有王字，振押之曰：「率土之濱，莫非王土，遂不中選。」晏公聞而笑曰：「苗君竟倒鬻孩兒矣。」東軒筆記

湯安國累官至天章閣待議，爲人言行鄙朴，每進諫

則雜以俚下鄙市之語，自晨坐至侍臣中官見其舉止已先發笑。一日侍仁宗講至一簞食一瓢飲，安國探東京言曰：「顏回甚窮，但有一羅粟米飯，一葫蘆漿水，又謂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安國遽啓曰：「官家昔孔子教人也，須要錢。」仁宗哂之，翊日遍賜講官皆懇辭不拜。唯安國受之而已。東軒筆記

彭乘爲翰林學士，有邊帥乞朝覲，仁宗許其候秋涼卽途乘爲批答之，詔曰：「當候蕭蕭之候，爰堪靡靡之行。」田況之成都府，會西蜀荒歉，饑民流離，况始入劍

新史 門，卽發倉賑濟，既而上表待罪，乘又當批答曰：「才度巖巖之險，便興惻惻之情。」王琪情滑稽，及乘死也，琪爲輓詞，有最是蕭蕭句，無人繼，後風。東軒筆記
咸平五年，南省試進士有敘無類賦，王沂公爲第一，賦盛行於世，其警句有云：「神龍異稟，猶嗜欲之可求；纖草何知，尚薰蕕而相假。」時有輕薄子擬作四句云：「相國寺前熊羆筋斗，望春門外驢舞柘枝。」議者以謂言雖鄙，但亦着題也。歸田錄

京師百司胥吏，每至秋必贖錢爲賽神會，往往因劇

飲終日。蘇子美進奏院會正坐此。余嘗問其何神。曰。蒼王蓋以蒼頡造字。故胥吏祖之。又官局正門裏。皆於中間用小木龕供佛。曰不動尊。佛雖禁中諸司皆然。其意亦本更畏罷斥。以爲禱禱甚驗。事之極恭。此不惟流俗之謬可笑。雖神佛亦可笑也。石林燕語

近世僧學詩者極多。皆無超然自得之氣。往往反拾撥。揆之士大夫所殘棄。又自作一種僧體格。律九凡俗。世謂之酸館。氣子瞻有贈惠通詩云。語帶煙霞從古少。氣含蔬筍到公無。嘗語人曰。頗解蔬筍語否。爲

新史

卷十八

無酸館氣也。石林燕語

姑蘇南園。錢氏廣陵王之舊園也。老木皆令抱流水。奇石參錯其間。最爲上。王翰林元之。爲長洲縣宰時。無日不攜客醉飲。常有詩曰。飽年我若功成後。乞取南園作醉鄉。今園中太堂。遂以醉鄉名之。大觀末。蔡魯公罷相。欲東還。詔以園賜公。公卽戲以詩示親黨云。八年帷幄竟何爲。更賜南園寵退師。堪笑當時王學士。功名未有便吟詩。石林燕語

仁宗朝。有數達官以詩名。嘗慕白樂天體。故其詩多

得於容易。嘗有一聯云。有祿肥妻子。無恩及吏民。有戲之者云。昨日通衢遇一轎。轎車載極重而羸牛甚苦。豈非足下肥妻子乎。六一詩話

嘉祐初。李仲昌議開六漯河。王荆公時爲館職。頗祜之。既而功不成。仲昌貶。劉敞侍讀以書戲荆公曰。要當如宋人夷甫。不與世事可也。荆公答曰。天下之事。所以易壞而難合者。正以諸賢無意。如鄒宗夷甫也。但仁聖在上。故公家元海未敢跋扈耳。東軒筆錄

新史

卷十八

梅聖俞嘗云。詩句義理雖通。語涉淺俗而可笑者。亦

其病也。如有贈漁父一聯云。眼前不見市朝事。耳畔惟聞風水聲。說者云。患肝腎風。又有詠詩者云。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本謂詩之好句難得耳。而說者云。此是人家失却貓兒語。六一詩話

詩人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如袖中諫草朝天去。頭上宮花侍燕歸。誠爲佳句矣。但進諫必以章疏。無直用草藁之理。唐人有云。姑蘇臺下寒山寺。半夜鐘聲到客船。說者亦云。句則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打鐘時。如賈島哭僧云。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時謂燒殺

活和尚。此尤可笑也。

有朝士陸東通判蘇州而權州事。因斷流罪命黥其面曰特刺配某州牢城。黥畢。幕中相與曰。凡言特者。罪不至是。而出於朝廷一時之旨。今此人應配矣。又特者。非有司所得行。東大恐。即以特刺字爲準。條字再黥之。頗爲人所笑。後有薦東之才於兩府者。召參政聞之曰。吾知其人矣。得非權蘇州日於人面上起草者乎。東軒筆錄

劉禹錫博通子史百家。作證類本草。而訥於爲文。時折見文。卷一八。

賢頗以此鄙之。嘗作詩曰。風定落花深一寸。日高啼鳥度千聲。又云。曉鶯林外千聲囀。芳草階前一尺長。歐公謂忽作人言。通鑑錄

蔡君謨美鬚髯。一日屬清閑之燕。上顧問曰。卿髯甚美。長夜覆之於衾下乎。將寢之於外乎。君謨無以對。歸舍暮就寢。思聖語以髯寢之內外。悉不安。一夕不能寢。

至和中。陳恭公秉政。會嬖妾張氏。智女奴迎兒殺之。時蔡襄知開封府事。下開封窮治。而仁宗於恭公

寵眷未衰。別差正郎齊廉看詳公案。時王素爲待制。以詩戲廉曰。李膺破柱擒張翔。董令回車擊主奴。前世清芬宛如在。未知尹可及肩無。廉知事不可直。以簡報王曰。不用臨坑推人。

吳人孫山。赴舉他郡。鄉人託以子偕往。鄉人子失意。山綴榜末。先歸。鄉人問其子得失。山曰。解名盡處是孫山。賢郎更在孫山外。通鑑錄

李太白素不喜孟子。以爲孔子尊王。孟子教諸侯爲王。嘗試制科六論。不得其一曰。吾書未嘗不讀。必孟

子註疏。擲筆而出。後檢視之。果然終不中策。談資翁蕭聞人守江州。昏耄代者至。既交訓。僑居右席。代者不校也。罷起轉身。復將入州宅。代者攔衣止之曰。這箇使不得。畫變錄

嘉祐治平間。有中官杜沂者。好與舉子同遊學。文談不悉是非。然居揚州。凡各親舊書者。此事甚大。必曰。茲務孔洪。如此甚多。蘇子瞻過維揚。蘇子容爲守。杜在座。子容少怠。杜遽曰。相公何故遽然。其後子瞻與同會。問典客曰。爲誰對曰。杜供奉。子瞻曰。今日直不

敢睡。直是怕那湓湓。畫場笑錄

皇祐嘉祐中，未有謁禁，士人多馳騫請託，而法官尤甚。有一人號望火馬，又一人號日遊神，蓋以共日有奔趨，聞風卽至，未嘗暫息故也。言箱雜記

常待制秩居汝陰，與王深父皆有盛名，於嘉祐治平之間，屢召不至。雖歐陽文忠公亦重推禮之，其詩所謂笑殺潁川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者是也。熙寧初，制公當國，力致之，遂起判國子監太常禮院，尋擢稍戒於前，嘗一日大雪，趨朝，與百官待門於仗舍，秩新史。宋史

已來寒甚，不可忍，喟然若有所恨者。乃舉文忠詩以自戲曰：棠棣潁川常處士也，來騎馬聽朝雞。詩中太宗時，同年數輩，取名似姓者爲句云：郭鄭鄭東，東野綠馬，章章夏夏，侯璫熙寧初，有崔度，崔公度，王韶，王子韶，又有章君陳，陳君章，如以西門豹對東方虬也。王丞相云：馬子山，騎山子馬。馬給事字子山，號王八駿，有山子馬之名。久之人對曰：錢衡水，盜水衡錢。錢某馬衡水令。人謝之曰：正欲作對，傷實非有盜也。貢父詩話蘇舜欽知臨安縣，獻役鈔規例於轉運副使王庭老。

庭老不甚命急，足押出城，後遇蘇軾云：數日前入州，却被訓狐押出。蘇問訓狐事，舜舉云：自來聞一小話云：燕以日出爲旦，日人爲夕，蝙蝠以日入爲旦，日出爲夕，爭之不决，訴之鳳凰，至路次逢一禽語燕曰：不須往訴鳳凰，在假或云：鳳凰渴睡却是訓狐權攝，意以譏庭老等，如訓狐不知是非也。烏臺詩集

褚歸應治平中省試，有大舜善與人同賦，破領云：道雖貫於萬世，善猶同於衆人，卒見黜，心甚不平，一友戲慰曰：公以尿確對油筒，宜見黜落。新史

新史 宋史

治平中，國學試策問體貌大臣進士對策曰：若文相公富相公，皆大臣之有體者，若馮當世、沈文通，皆大臣之有貌者，意謂文富豐碩，馮沈美少也。劉原甫遂目沈馮爲有貌大臣，又歐陽永叔主文試貴老爲其近於親賦，有進士散句云：賸茲黃耆之狀類我嚴君之密時，烘堂大笑。柑掌錄

黃裳詰嗜燒煉，晚年疾篤，喻諸子曰：我死以大缸一枚坐之，復以大缸覆之，用鐵線上下管定，赤石脂固縫，置之穴中，足矣。柑掌錄

神考嘗問荆公卿曾看歐陽修五代史否對曰臣不曾仔細看但見每篇首必曰嗚呼是豈五代時事可嘆者乎行營雜錄

熙寧間故太師王公拱辰卽洛之道德坊營第甚侈中堂起屋三層最上曰朝元閣時司馬君實亦在洛於私第穿地深丈餘作秘室邵堯夫見富鄭公問洛中有何新事堯夫曰近有一巢辰一穴處者遂以二公對富爲發笑洪資

曾魯公公亮自嘉祐秉政至熙寧中尚在中書雖年漸史宋 卷十八

甚高而精力不衰故臺諫無非之者唯李復圭以爲不可作詩云老鳳池邊蹲不去餓鳥臺上噤無聲未幾魯公亦致仕而去東軒筆錄

王安石在臺閣侍從時每爲人言唐太宗令諫官隨宰相入閣最切治道後世所當遵行者也及入司政事而孫莘老李公擇等素熟荆公議論列奏請舉行荆公不許曰是又益兩參知政事談資

荆公禹王熙寧中同在相府一日同侍朝忽有蠶自荆公襦領而上直緣其鬚上顧之笑公不自知也朝

退禹王指以告公公命從者去之禹王曰未可輕去輒獻一言以頌蠶之功公曰如何禹王笑而應曰屢遊相巒曾經御覽荆公亦爲之解頤墨客揮犀

御史有關吏隸臺中四十餘年事二十余中丞丞頤能道其事尤善評其優劣每聲誅之時以所執之挺待中丞之贊否中丞贊則橫其挺中丞不贊則直其挺此語喧於綰紳凡爲中丞者唯恐其挺之直也范諷爲中丞聞望甚峻關吏每聲誅必橫其挺一日范視事次關吏報事范視之其挺直矣范大驚立召關

吏曰爾挺忽直豈睹我之失邪吏初諱之苦問乃言曰昨日見中丞召客親諭庖人以造食指揮者數四庖人去又噤之復丁寧教試者又數四大凡役人者受以法而觀其成苟不如法有常刑矣何事喋喋之繁某心鄙之不知其挺之直也范大笑懸謝明日視之挺復橫矣東軒筆錄

程師孟知洪州於府中作靜堂自愛之無日不到作詩題於石曰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長是點燈來李元規見而笑曰此無乃是燈灺之諠乎東軒筆錄

滕甫之父名高，官止州縣。甫之弟申，狼暴無禮，其母

尤篤愛，因是每陵侮其兄，而閭政多紊，人譏笑不一

門下章惇與甫遊舊多戲玩一日語之曰公多類盧

卿然亦有不快者克諧以孝耳東軒筆錄

章相性簡靜差試舉人出人爲天地心賦舉子白

先朝嘗聞封府發解出此題郭稹爲解元學士豈不

聞乎曰不知不知勿遽別出一題且教由寒暑既非

已豫先杼軸舉人上讀題出樂記此教乃樂教也當

用樂不應曰諾又一舉人云上在涼陰而用樂事也

斬兒宋史卷十八

或非便紛紜不定爲無名嘲曰武城廟裏活良玉開

府舉人就武王廟夫子門牆弄箴箕同學武良弓之

惟有人常章得象往來寒暑不會知江陵義雜志

張九清稽敏捷有門客因會話亢問曰近日作賦乎

門客曰近作坤厚載物賦因自舉其破題曰與有大

德其名曰坤允應聲答曰奉爲續兩句可移贈和尚

續曰非講經之座主是傳法之沙門東軒筆錄

或薦王迥於荆公介甫唯唯既而曰奈何客不

喻或哂曰此介甫語也王迥字子高有遇歷事六麼

云奇俊王家郎也畫史錄

陶隱居註本草蒲萄北人多肥健諒食此物却不知

有羊肉麪也畫史錄

熙寧始尚經術說詩者競爲穿鑿如伊其相諛贈之

以芍藥謂此爲淫佚之會必求其爲士贈女乎女贈

士乎劉貢父曰芍藥能行血破胎氣此蓋士贈女也

若視爾如孩胎我握椒則女之贈士也本草云椒性

溫明目暖水臟故耳聞者絕倒外紀

傳欽之作中丞言劉仲馮一日貢父逢之曰小姪何

斬兒宋史卷十八

過致起臺章欽之慚云也只三平二滿文字貢父熟

視笑曰七上八下人材外紀

孫巨源從劉貢父乞墨吏途孫莘老巨源復來乞乃

知莘老誤留也以皆姓孫又同館職故吏輩莫得而

別劉曰何不取其髯爲別吏曰皆髯而莫能別也劉

曰既皆髯何不以其身之大小爲別吏曰諾於是館

中以莘老爲大髯孫學士巨源爲小髯孫學士外紀

殿中丞丘浚嘗在杭州釋珊見之殊傲頃之有州將

子弟來謁珊降階接之甚恭丘不能平伺子弟退乃

問珊曰和尚接浚甚傲而接州將子弟乃爾恭耶珊曰接是不接不接是接浚勃然杖珊數下曰打是不打不打是打

石塔長老戒公東坡居士昔赴登聞戒公逐之東坡曰吾欲一見石塔以行速不及也戒公起曰這看是博浮圖耶坡曰有縫奈何曰若無縫爭容得世間蟻

錢穆內相本以文翰風流著稱而尹京爲近時第一余常見其剖決甚閑暇雜以談笑譚語而胥吏每一新史

卷十八

二十三

顧開皆股慄不能對一日因決一大滯獄內外稱之會朝處蘇長公舉之曰所謂霹靂手也錢曰安能霹靂手僅免葫蘆蹄也

則道難志

王荆公新法煩苛毒流寰宇晚歲歸鍾山作放魚詩云物我皆畏古拾之寧啖茹其與梁武帝窮兵嗜殺而以麀代犧牲者何殊余常有詩云錯認蒼姬六典書中原從此變蕭疎幅中投老鍾山日辛苦區區活數魚

鶴林玉露

王介甫多思而喜鑿時出一新說已而悟其非也則

又出一說以解之是以其學多說常與劉原父食饅餠而問曰孔子不撤薑食何也原父曰本草生薑多食損智道非明民將愚之孔子以道教人者也故不撤薑食所以愚之也介甫欣然久之乃悟其戲已

東坡志林

王荆公素不樂滕元發鄭毅夫目爲騰屠鄭臨然二公天資豪邁殊不病其言毅夫爲內相一日送客出郊遇朱亥家俗謂之屠兒源者作詩云高論唐虞儒者事賣文負國豈勝言愚君莫笑金桓桓却是屠

東坡志林

卷十一

解報恩老學庵筆記

陳繹晚爲敦朴之狀時爲之熱熱顏回熙寧中台州推官孔文仲舉制科庭試對策言時事有可痛哭太息者執政惡而黜之繹時爲翰林學士語於衆曰文仲狂躁真杜園賈誼也王平甫笑曰杜園賈誼可對熱熱顏回合坐大噱繹有慙色杜園熱熱皆當時語

語東軒筆錄

王景亮與隣里仕族淳淳子數人結爲一社純事嘲謔士大夫無問賢否一經諸人之且無有不被不雅

之名者嘗號其里爲猪嘴關元祐間呂惠卿察訪東京呂天姿清瘦每說話輒以雙手指畫社人目爲說法馬留時邵雍以上殿泄氣出知東平邵高鼻圈捲髯社人目爲泄氣師子王景亮又從而轉爲七字對

曰說法馬留爲察訪泄氣師子作知州樂善錄王荆公之次子名雱爲太常寺太祝素有心疾娶同郡龐氏女爲妻逾年生一子雱以貌不類已百計欲殺之竟以悸死又與其妻日相鬪閨荆公知其子失

心念其婦無罪欲離異之則恐其誤被惡聲遂與擇壻而嫁之是時有工部員外郎侯叔獻者荆公之門人也取魏氏女爲妻少悍叔獻死而瘁薄不肅荆公

奏遂魏氏婦本家京師有諺語曰王太太祝生前嫁婦侯工部死後休妻東軒筆錄王介性輕率語言無倫時人以爲心風與王荆公舊交公作詩曰吳興太守美如何柳惲詩才未足多遙想郡人臨下擔白蘋洲上起滄波其意以水值風即起波也介諭其意遂和十篇盛氣而誦於荆公其一

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祝鮀正直聰明神

鬼畏死時應合作閻羅荆公笑曰閻羅見闕可速起任也東軒筆錄

劉放博學有俊才然喜詭玩屢以犯人熙寧中爲開府試官出臨以教思無窮論舉人上請曰此卦大衆如何劉曰要見大衆當請南御死也又有請曰至於八月有凶何也答曰九月固有凶矣蓋南苑奏馴象而勝帖之出常在八月九月之間也馬嘯爲臺官彈奏放輕薄不當置在文館放聞而嘆曰既爲馬嘯豈合驢鳴呂嘉問提舉市易三司使曾布幼其違法王

荆公惑常人之說反以罪三司曾既隔下朝請而嘉問治事如故放聞而嘆曰豈意曾子避廉望之儼然乎望之嘉問字也東軒筆錄

臺官獎之奇以浮語彈奏歐陽公英宗不聽之奇因拜伏地不起上顧左右問何故久不起之奇仰曰此所謂伏蒲矣上明日以語大臣京師傳以爲笑

龍川別志
新史卷十八終

新史卷十九

海陽查應光貢王父輯

宋

熙寧中，高麗人使至京，語知開封府元絳曰：聞內翰與王安國相善，本國欲得其詩，願內翰訪求之。元自往見平甫，求其題詠，方大雪，平甫以詩戲元，略曰：登意詩，慙來鳳沼為傳賈，客過鷄林。東軒筆錄

杜大監植少子灼，為李定所拔，定曰：莫要剝了綠衫，灼從容對曰：綠衫未剝，恐先剝了紫衫，定大怒，拂逆

新紀宋

卷一九

司理院求其贓罪，不得，以他事坐之，衝替而已，定未幾果以不持所生母仇氏服貶官而死，灼今為衡州

興寧尉。分公或問

光祿卿鞏中，佞而好進，老為省判，趨附不已，王荆公為相，每生日，朝士獻詩頌，僧道獻功德疏，以為壽，輿早走卒，皆籠雀鵲就宅放之，謂之放生，申既不聞詩，什又不能誦，經於是以大籠貯雀，諸客次指笏開籠，且祝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時有邊塞之主妻病，而虞侯割股以獻者，天下駭笑，或對曰：虞侯為縣君割

股，大卿與丞相放生。東軒筆錄

王汾口喫劉放嘗嘲之曰：恐是昌家，又疑非魏，不見雄名，唯聞艾氣，蓋以周昌韓非楊雄鄧艾皆喫也，又嘗同趨朝，聞呼班聲，汾謂曰：紫宸殿下頻呼汝，放應

聲答曰：寒食原頭屢見君，各以其名為戲也。東軒筆錄

唐垌知諫院，成都人，費孝先為作封影畫一人，衣金紫，持弓箭，射落一鷄，垌語人曰：持弓者我也，王丞相

生於辛酉，即鷄也，必因我射而去，位則我亦從而貴矣，垌日抗疏以彈荆公，又乞留班，願喧於殿陛，主上

新紀宋

卷一九

怒降垌為太常寺大祝，監廣州軍資庫，以是年八月被責，垌歎曰：射落之鷄乃我也。東軒筆錄

孫莘老形貌古奇，熙寧中論事不合，責出，世謂沒興

孔夫子，孔宗翰宣聖之後，氣質肥厚，劉貢父目為孔子家小二郎，元祐中二人俱為侍郎，二部爭事於殿

門外，陞次中，劉貢父過而謂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

外紀

荆公題殘菊詩：黃昏風雨打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歐陽公見之，戲曰：秋花不比春花落，憑仗詩人仔細

春荆公聞而嘆曰：歐九不學之過也，不見楚詞云：夕餐秋菊之落英乎。外紀

有士人登科，作太原職官，能文輕脫，嘲侮同官，爲衆所怨。太師戒之，因作啓事謝云：才非一鶚，難居累日之先；智異衆祖，遂起朝三之怒。副總管武人，嘗戲之使對句云：快咬鹽齏窮措大，其人應聲對曰：善餐會米老衙官。外紀

張丞相好草聖，而不工，一日得句，索筆疾書，滿紙龍蛇飛動，使其姪錄之，當波陰處，姪罔然而止，執所書

折已宋

宋

三

問曰：此何字，丞相熟視久之，亦自不識，詎其姪曰：胡不早問致吾忘之。

王平甫學士，軀幹魁碩，而眉宇秀朗，當盛夏入館中，方下馬流汗浹衣，劉放見而笑曰：君真所謂汗淋學士也。治平初，濮安懿王冊號，其原寢皆用紅泥雜飾，放謂同舍王汾曰：比聞王墳賜緋，得非子有銀章之命耶。東軒筆錄

河東人劉白墮，善釀酒，雖盛夏曝之日中，經旬不壞，當時謂之鵝腸，謂其可千里遺人，如鵝一飛千里白。

墮乃人名，予讀詩云：獨看紅蕖傾白墮，恐難便作酒用。兵下有饌，鵝設客，用王逸少故事，言請過共食，右軍相傳以爲戲，傾曰：白墮得無與食，右軍爲偶耶。避暑錄話

王荆公病喘，藥用紫團山人參，不可得，時薛師政自河東還，適有之，贈公數兩，不受。人有勸公曰：公之疾非此藥不可治，疾可憂，藥不足辭。公曰：平生無紫團參，亦活到今日，竟不受公面，紫團門人憂之以問薛，薛曰：此垢汙，非疾也，進澡豆。令公頽面，公曰：天生黑

折已宋

宋

四

於予澡豆，其如予何。夢齡筆談

東坡寄柳子玉云：聞道牀頭唯竹几，夫人應不解鵝鵝。又送竹几與謝秀才云：留我同行木上座，贈君無語竹夫人。蓋俗謂竹几爲夫人也。山谷云：竹夫人乃涼簾竹器，憩臂休膝，非夫人之職，而冬夏青青，竹之所長，故名曰青奴。嘗作詩曰：機李四絃風掃席，昭華三弄月侵牀。我無紅袖堪娛夜，正憂青奴一味涼。權李昭華，貴人家兩女奴也。侍兒小名錄

蘇長公奉祠西太乙，見王介甫舊題六言詩曰：楊柳

鳴蟬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

江南。注目久之曰。此老野狐精也。外紀

蘇東坡嘗云。爲我周旋寧作我。具一好句。只是難對。

時王平甫在坐。應聲云。只消道因郎憔悴。却羞郎。外紀

陳輔之。丹陽人。能詩。荆公深愛之。嘗訪建康楊驥

德。逢留詩壁間云。北山松粉未飄花。白下風輕麥脚

斜。身似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荆公見之笑

謂曰。轉之罵君。作尋常百姓也。聖莊漫錄

泰州西有高塘館。俯近淮水。御史閣敬愛宿此館。題

詩曰。借問襄王安在哉。山川此地勝陽臺。今朝遇宿

高塘館。神女何曾入夢來。輶軒來往。莫不吟諷。有李

和風者至此。又題詩曰。高塘不是這高塘。淮畔江南

各一方。若向此中求薦枕。奈羞笑殺楚襄王。前師新書

王荆公嘗舉書句。語劉季孫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

名言。茲在茲。季孫應聲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

僧揭諦。外紀

祥正一日夢中作遊朱石詩。明日書以示人曰。予決

非次於世。若人問其故。祥正曰。予近詩有欲尋鐵索

排橋處。只有楊花慘客愁之句。非予平日所能到。忽

得之不祥。不踰月果死。李端叔聞而笑曰。不知杜少

陵如何活得許久。外紀

王荆公會題江寧道中驛舍一聯云。茅屋滄洲一酒

旗。午煙孤起隔林炊。王介見而鄙之。書其末云。金陵

村裏王夫子。可是能吟富貴詩。荆公見之。亦不屑意

乃續之云。江晴日暖蘆花起。恰似春風御絮時。末句

又譏介之輕狂也。外紀

東坡在黃州。陳慥季常在坡亭。時相往來。季常喜談

養生。自謂吐納有所得。後季常因病。公以書戲之云。

公養生之效。有成績。今一病亦爾。月雖使。皇陶聽之。

未易平反。公之養生。正如小子之圓覺。可謂害腳法

師。鸚鵡禪。五通氣。毬黃門。妾也。聖莊漫錄

東坡在黃州。而王文甫家東湖。公每乘輿必訪之一

日。遍歲除至其家。見方治桃符。公戲書一聯于其上

云。門大要容千騎入。堂深不覺百男歡。聖莊漫錄

東坡夜宿曹溪。借傳燈錄讀燈花墮卷上。燒一僧字。

即以筆記於憲間云。曹溪夜岑寂。燈下讀傳燈。不覺

燈花落。茶毗一箇僧。聖客揮犀

李泰伯一日與處士陳烈同赴蔡君謨飲。君謨以營妓佐酒。烈已不樂。酒行。衆妓方譟。烈併酒擲於案上。作皇懼狀。踰牆攀木而遁。時泰伯坐上賦詩云。七閩山水掌中窺。乘興登臨對落暉。誰在畫樓臨酒處。幾多鳴艇趁潮歸。晴來海色依稀見。醉後鄉心積漸微。山鳥不知紅粉樂。一聲檀板便驚飛。烈聞之。遂投牒云。李觀本無士行。輒違賓筵。試釋氏爲妖。胡指孟軻爲非聖。按吾聖經云。非聖人者無法。合依名教。肆諸

斷史

七

市朝。君謨覽牒。笑謂來者云。傳語先生。今後不使弟孫也。外紀

蔡卞之妻王夫人。頗知書。能詩詞。蔡有國事先謀之於私第。然後宣之於廟堂。時執政相語曰。吾輩每日奉行者。皆其咳唾之餘也。蔡拜右相。家宴張樂。伶人揚言曰。右丞相今日大拜。都是夫人裙帶。譏其官職日妻而致。清波雜志

王永嗜諧謔。一日論沙門。因曰。投老欲依僧。客遽對曰。急則抱佛脚。王曰。投老欲依僧。是古詩一句。客亦

曰。急則抱佛脚。是俗諺全語。上云。投下云。脚。豈不對也。外紀

司馬溫公與龐元會俱爲張存龍圖壻。張夫人賢惠。龐穎公帥太原。溫公從辟。是年三十餘。未有子。龐公與劉夫人欲有所置。劉發之。張欣欣莫逆。未幾得之。凡歲幾朝。溫公未嘗眴眴。龐劉知之。必以主母在。嫌一日召張夫人賞花。溫公不出。食已具。是婢靚粧就書院供茶。溫公憐然曰。這下人今日院君不在。它爾出來。此作甚麼。明日穎公幕府。白司馬院丞。却有祖

斤之志

却會蘇軾。畫樓錄

蘇東坡謫監黃州。市征有一婁子惠簡。不免稅。書札稍如法。乃言舟中無貨可稅。但奉大人指揮。令往荆南府取先考靈柩耳。

東坡在黃。卽坡之下。種稻爲田五十畝。自牧一牛。一日牛忽病。幾死。王夫人謂坡曰。此牛發豆班。療法當以青蒿作粥啖之。如言而效。嘗舉似章子厚。子厚曰。我更欲留君與語。恐人又謂從牛醫兒來。姑且去。遂

大笑別外紀

熙寧中，張唐民登對，其歸美上德之辭云：臣尋常只見紙上堯舜，今日乃見活堯舜也。談苑

紫姑者，廁神也。黃州郭殿直家有此神，頗黠捷，每歲率以正月一日來，二月二日去。蘇軾與之甚狎，常問軾乞詩，軾曰：軾不善作詩。姑灰云：猶裏猶裏。軾云：軾非不善，但不欲作爾。姑云：但不要及它新法，便得也。夢溪筆談

魯直在鄂州，太守以其才望，信重之。士人以詩文投

贊，必取貨於魯直而報之。一人投詩，頗紕繆，守

攜見魯直，意其一言少助其乏。魯直閱詩，良久無語。

太守曰：此詩不知酬以幾何。魯直笑曰：不必。他物但

公庫，遂與四兩乾艾于尻骨上，做一大炷炙之。且問

曰：爾後敢復奏放野同人，竟無所濟。過庭錄

王荆公在熙寧中，作字說，妄意杜撰。東坡因見而及

之曰：丞相牘微密，窮制作，不敢知，獨恐每每牽附

學者承風，不勝其鑿。姑以弄麤二字言之。牛之體壯

於鹿，鹿之行速於牛。今積三爲字，而其義皆反之。何

也。又戲謂曰：以竹鞭馬爲駕，不知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又嘗舉坡字問荆公，何義。公曰：坡者，土之皮。坡公笑曰：然則滑者水之骨乎。荆公並無以答。外紀

熙寧初，議行新法，蘇子瞻力言不便，乃乞外。通判杭州，每以公事臨西湖，理訖則與黃太史輩縱酒賦詩。

笑談間，各以姓氏名諱相揮謔。蘇公首唱，以所載舟中櫓賦云：木蘭舟上篙聲，自吟啞未曲。腰黃曰：何謂

公笑曰：此櫓直也。太史卽以蘇公平日所作詩，鑿括之云：北山始與南屏接，西湖十里浦東橋。此非蘇低

乎。外紀

熙寧中，福建賊廖恩攻剽數郡，殺害捕盜官，東南爲之騷然。凡恩所經流，監司守將皆坐貶絀。其餘相連

得罪者，不可勝計。既乃招降予官，朝廷以其悍勇，願

任使之。一旦恩至三班院，供家狀云：自出身歷任以來，並無公私過犯。有一班行李師爺，亦同供狀。乃云：

前任信州巡檢，爲廖恩事勒停。談苑

元豐間，道士陳景元博識多聞，藏書數萬卷。士大夫

樂從之遊，身短小而僂，師孟嘗從求相鶴，經得之甚

幸作詩親攜往謝朓云收得一般瀟灑物龜形人迹
鶴書來徐舉首自操具音吟諷之諸弟子在傍皆忍
笑不能禁時王侍郎仲至在坐顧景元不覺失聲幾
仆地避暑錄事

元豐間嘗久旱不雨裕陵禁中齋禱甚力一日夢有
僧來馬馳空中口吐雲霧既而雨大作翌日遣中貴
人道夢中所見物色於相國寺三門五百羅漢中第
十三尊略彷彿即迎入內視之正所夢也王丞相禹
士作書用時云良竊爲霖澤宿望神僧作感應精求

元參政厚之德誠猶雲穿仗下佛花吹雨匝天流蓋
記此相國寺羅漢本江南李氏時物在廬山東林寺
曹翰下江南盡取其城中金帛寶貨連百餘舟私載
以歸無以爲之名乃取羅漢每舟載十許尊獻之詔
因賜於相國寺當時謂之押綱羅漢石林燕語云
朝士趙鼎有兩婢善吹笛知藤州日以丹砂遺子瞻
子瞻以斷笛報之拜有二曲其詞甚美云木落淮南
雨晴雲夢日斜風裊又云自桓伊不見中郎去後孤
負秋多少斷章云爲君洗盡蠻風瘴雨作清霜曉景

曰子瞻寫我矣景南雄州人意謂子瞻以蠻風譏之
談苑

李公擇於秘書省種竹云使後人見之曰此李文正
手植之竹也蓋自許他日論文正也劉真父適聞之
曰李文政不特能繁筆又善種竹邪是時京師有李
文政善繁筆士大夫多用之談苑

丁諷以館職病風廢於家一旦有妄傳諷死者京師
諸公競致奠儀紙酒塞門諷曰酒且留之紙錢一任
別作使用諷止之資由是獲美醞夢室爲談苑
折也宋

丁諷病廢常令兩女妓掖侍見客於堂中諷以好色
致疾既廢亡賴說求妙年殊質以厭其心客出不能
送又令一婢子送至中門曰謝訪以故賓客之至者
加多乃數陪於未病時何氏語

魯直爲禮部試官或以柳枝來有法官曰泄漏春光
有柳條魯直曰榆條準此蓋律語有餘條準此也
王荆公改科舉暮年乃覺其失曰欲變學究爲秀不
不謂變秀不爲學究也蓋舉子專誦王氏章句而不
解義正如學究誦註疏爾故坊雜戲亦曰學詩於陸

農師學易切政於龔古勇反深之蓋識士之寡聞也王

無咎黎示孟皆爲王氏學世謂黎爲模畫手一點一

畫不出前人王爲轉般舍致無贏餘但有所欠以其

因人成能無自得也後山談叢

瓊管四郡在海島上士人未嘗有登第者東坡責僮

耳與瓊人姜唐佐遊喜其好學與一聯詩云滄海何

曾斷地脉曰袍端合破天荒東坡語姜云俟他日有

驗當續成篇學寧興學不冒海隅四郡士人亦向進

雖云墨關已久恐齒齕終無嘉穀耳可談

所史宋卷一七

朝士王迥美姿容有才思少年不甚持重間爲狎邪

輩所譏擠入樂府今六么所謂奇俊王家郎乃迥也

元豐中蔡持正薦之可任監司神宗忽云此乃奇俊

王家郎乎持正叩頭謝罪可談

蔣之奇既貴項上卷一七每忌人視之爲六路大漕至

金山寺僧了元與蔣相善一日見蔣手捫其贅蔣心

惡之了元徐曰冲卿在前頰叔在後可談

南岳李巖老好睡衆人食罷下基巖老輒就枕閱數

局乃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公幾局矣東坡笑曰巖老

常用四脚碁盤只着一色黑子昔與邊韶敵手今被

陳搏饒先着時自有輸贏着外紀全無一物

舒亶嘗夢入空中見樓閣金碧輝煌有瓊裾琅佩者

數百人指亶請詩且曰此間文章要似鸞鳳隱起與

織女分巧亶吟曰天風吹散赤城霞染出連雲萬樹

花誤入醉鄉迷去路傍人應笑却還家一人曰未免

近凡

王禹王丞相既亡有無名子作詩嘲之云太師因被

子孫煎身後無名只有錢嗒嘴佞譏王介甫可談

殺宋昭宣當言井口難爲戲獨坐中書不計年東府

自來無土地便應正授不須權其家經府指言張山

人作府中追張山人至曰你怎生作詩嘲他大臣張

曰某自來多作十六十七字詩看題詩某吟不得府

尹笑而遣之王直方詩話

子瞻在黃州病赤眼踰月不出或疑有他疾過客遂

傳以爲死矣有語范景仁於許昌者景仁絕不寬疑

卽舉袂大慟召子弟具金帛遣人賜其家子弟徐言

此傳聞未審當先書以問其安否得實弔恤之未晚

乃走僕以往。子瞻發書大笑。故後量移汝州謝表有云。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爲已死。未幾復與數客飲江上。夜歸。江面際天。風露浩然。有富其意。乃作歌辭。所謂夜闌風靜。殺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考與客大歌數過而散。翌日喧傳子瞻夜作此辭。相繼服江邊。拿舟長嘯去矣。郡守徐君猷聞之。驚且喜。以爲州失罪人。急命駕往謁。則子瞻鼻鼾如雷。猶未興也。然此語卒傳至京師。雖裕陵亦聞而疑之。遊暑詩詩詩人多用方言。南人謂象牙爲白。暗犀爲黑。暗故老

斯也宋

宋二九

十五

杜詩曰。黑暗通螢貨。又謂睡美爲黑。甜飲酒爲軟飽。故東坡詩曰。三杯軟飽後。一枕黑甜餘。冷齋夜話予與李德修游。公義過一新貴人。貴人留食。予三人者皆以左手舉箸。貴人曰。公等皆左轉也。予遂應聲曰。我輩自應須左轉。知君豈是背匙人。一座大笑。噴飯滿案。冷齋夜話

荆公素輕沈文通。以爲寡學。故贈之詩曰。脩然一榻枕書眠。直到日斜騎馬歸。及作文過墓誌。遂云。公雖不常讀書。或規之曰。渠乃狀元。此語得無過乎。乃改

讀書作視書。又嘗見鄭毅夫夢應詩曰。授我碧簡書。奇筭蟠丹砂。讀之不可識。飢身凌紫霞。大笑曰。此人

不識字。不勘自承。毅夫曰。不然。吾乃用大白詩語也。

公又笑曰。自首戒等。老學菴筆記

王定國素爲馮當世所知。而荆公絕不樂之。一日當世力薦於神祖。荆公卽曰。此孺子耳。當世忿曰。王輩戊子生。安得謂之孺子。蓋輩之生與同。天節同日也。荆公愕然。不覺退立。老學菴筆記

僧可遵者。詩本凡惡。偶以直待衆生。總無垢之句。爲

斯也宋

宋十一

十六

東坡所賞書一絕於壁間。繼之山中道俗。隨東坡者甚衆。卽日傳之。圓通遵適在焉。大自矜。追東坡至前。室而塗中。又傳東坡三峽橋詩。遵卽對東坡自言有一絕。却欲題三峽之後。旅次不及書。遂朗吟曰。君能識我湯泉句。我却愛君三峽詩。道得可憐不可瀆。幾多詩將豎降旗。東坡既悔賞拔之誤。且惡其無禮。因促駕去。觀者稱快。遵方大言曰。子瞻護短見我詩好。甚故妬而去。徑至棲賢。欲題所舉絕句。寺僧方磐石刻東坡詩。太誦而逐之。老學菴筆記

張文潛嘗問張安道司馬君實直言王介甫不曉事
是如何安道云賢只濟去看字說文潛云字說也只是
是二三分不合人意安道云若然則足下亦存心八
分不解事矣世說

蘇子瞻在黃州及嶺外每旦起不招客與語必出訪
客所與遊亦不盡擇各隨其入高下談諧放蕩不復
爲吟咏有不能談者則疆之使說鬼或辭無有則曰
姑妄言之世說

劉貢父知長安妓有茶嬌者以色慧稱貢父惑之事
新史宋 一八 卷一七

傳一時貢父被召在朝茶遠送之貢父爲夜宴痛飲
有別詩曰畫堂銀燭徹宵明白王佳人唱渭城唱盡
一杯須起舞關河風月不勝情至闕求叔直出道者
院去城四十五里迓貢父貢父適病酒未起求叔曰
何故未起貢父曰自長安路中親識留飲頗爲酒病
求叔戲之曰貢父非獨酒能病人茶亦能病人多矣
過庭錄

相士黃生見魯直懇求數字取信爲遊謁之資魯直
大書遺曰黃生相予官爲兩制壽至八十是所謂大

葫蘆種也一笑黃生得之欣然士夫間莫解其意有
見魯直者因問之黃笑曰一時戲謔耳某頃年見京
師相國寺中賣大葫蘆種仍背一葫蘆甚大一粒數
百錢人競買至春種結仍乃瓠爾蓋譏黃術之難信
也過庭錄

吳處厚善屬辭知漢陽軍每謂鸚鵡洲爲佳處欲
賦詩未就一日視事綱吏來告覆舟吳問所在吏曰
鸚鵡洲吳船案連唱大奇徐曰吾一年爲鸚鵡洲亭
一對不得天俾汝也因得末戒可成

新史宋 一八 卷一七

王梅運勾骨正有風味朋從目之爲風流骸骨崇寧
癸未余在金陵府集見官妓中有極瘦者府尹朱世
英語余曰亦識生色體骸否余欣然爲子勾得對可談
丁石與劉莘老同里發貢莘老第一丁第四丁亦才
子也後失途在放坊中莘老拜相與丁謀見同賀莘
老幸老以故不欲廷辱之乃引見於室中再三慰
勞丁石石曰某憶昔與相公同貢今貴賤相去如此
本無面見相公又朝廷故事不敢廢誠負慚汗線見
因啓莘老曰石被相公南巷口頭擲下至今趕逐不

上。劉爲大笑。過庭錄

夏侯嘉正爲館職。平生好燒銀。常曰。吾得水銀銀一錢。知制誥。一日無恨矣。俱不諧而卒。讀書錄

營丘士。性不通慧。每事多好折難。而不中理。一日造艾子。問曰。凡大車之下。與橐駝之項。多綴鈴鐸。其故何也。艾子曰。車馳之爲物甚大。且多夜行。忽狹路相逢。則難於迴避。以藉鳴聲。相聞。使預得迴避。爾營丘士曰。佛塔之士。亦設鈴鐸。豈謂塔亦夜行。而使相避耶。艾子曰。君不迴事理。乃至如此。凡鳥鵲多托高以

巢。冀穢狼藉。故塔之有鈴。所以爲鳥鵲也。皆以車馳比耶。營丘士曰。鵲之尾亦設小鈴。安有鳥鵲巢于鵲鵲之尾乎。艾子大笑曰。惟哉。君之不通也。夫鷹隼擊物。或入林中而紆之。縞線偶爲木之所紆。則振羽之際。鈴聲可尋而索也。豈謂防鳥鵲之巢乎。營丘士曰。吾嘗見挽郎。秉鐸而歌。雖不究其理。今乃知恐爲木枝所紆。而便於尋索也。抑不知紆郎之足者。用皮乎。用線乎。艾子愠而答曰。挽郎乃死者之導也。爲死

人生前好詰難故鼓鐸以樂其尸耳。

米芾好古博雅。世以其不羈。士夫共目之曰米顛。蔡

會公深嘉之。嘗爲書畫學博士。後遷禮部員外郎。數

遭白簡。遂去。一日以書抵公。訴其流落。且言。舉室百

指。行至陳留。獨得一舟。如許大。遂畫一艇。於行間。魯

公笑焉。蔡條得是卷而藏之。時。彈文正謂其顛。而芾

又歷告魯公。泊執政。自謂久任中外。並被大臣知遇。

舉立。累數十百。皆用吏能。爲稱首。無有以顛荐者。世

遂傳米老辨顛帖。讀史

關尉宗有褚河南所摹虞永興枕卧帖。落筆精微。僅

斷史宋

卷十七

二十

如絲髮。既存骨氣。復有精神。米見而愛之。崇寧間。遇

其子長源於京口。時蔚宗已下世。米從長源求此帖。

長源靳之曰。惟得公陸探微師子。乃可從之。長源復

靳曰。此畫不足以當此帖。更得公案上盈尺硃砂。乃

可。又從之。長源又靳之曰。細思二物。皆有愧於真帖。

非得公頭。不可。米乃移書曰。頃在揚州。蔚宗待我甚

厚。示以此帖。追想筆法。寫一遍去。較其所藏。死若刻

楮。不復能辨。讀史

王球神宗時。自執政至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率多

諛順當時目爲三官相公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
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續編
千瞻在惠州與朝雲閒坐時青女初至落木蕭蕭樓
然有悲秋之意命朝雲把大白唱花褪殘紅朝雲詞
喉將轉淚滿衣襟子瞻詰其故答曰奴所不能詞是
枝上柳條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也子瞻譔然大
笑曰是吾正悲秋而汝又傷春矣遂罷朝雲不久抱
疾而亡子瞻終身不復聽此詞清江雜記
水南方擇壻會建康段拂字去塵市得之傳拂矣
所已宋

又去塵與塔也以女妻之讀史

米常作詩云飯白雲留子茶甘露有兄人問露兄故
實乃曰只是甘露哥哥耳讀史

佛印禪師法名了元饒州人未爲僧日乃儒家流書
無不讀滑稽應對當時無出其右者與東坡厚善在
宋神廟朝因禱旱乃詔在京名僧入內修設道場演
經說法東坡乃戲謂佛印曰君素喜釋教竊聞詔僧
供奉蓋不冒侍者之名入觀盛事佛印信之既入上
通見之狀貌魁偉遂賜披剃佛印不得已而順受實

非本意亦頗銜恨後東坡宴而戲之曰向嘗與公談
及昔人詩云時聞啄木鳥疑是叩門僧又云鳥宿池
邊樹僧敲月下門未嘗不嘆息前輩以僧對鳥不無
薄僧之意豈謂今日師親犯之佛印曰所以老僧今
日得對學士東坡愈喜其辨捷

靈隱寺僧名了然總妓李秀奴往來日久衣鉢蕩盡
秀奴絕之僧迷戀不已一夕了然乘醉而往秀奴不
納了然怒擊之隨手而斃事至郡時蘇子瞻治郡送
獄院推勘于僧骨上見刺字云但願生同極樂國免
所已宋

教今世苦相思子瞻見招結舉筆判踏莎行詞云這
箇禿奴修行忒殺雲山頂上空持戒一從迷戀玉樓
人鵲衣百結渾無毒手傷人花容粉碎色空空色
今何在臂間刺道苦相思這回還了相思債判訖押
赴市曹處斬外紀

東坡在黃州時嘗赴何秀才會食油果甚酥因問主
人此名爲何主人對以無名東坡又問爲甚酥生客
皆曰是可以爲名矣又潘長官以東坡不能飲每爲
設醴坡笑曰此必錯着水也他日忽思油果作小詩

求之云野飲花前百事無。腰間惟繫一葫蘆。已傾潘
子錯着水。更覓君家爲甚酥。外紀

艾子一夕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謂艾子曰。吾東海龍
王也。凡龍之產兒女。各與江海爲婚姻。然龍性多暴
又以其類同。少相下者。吾有小女甚愛之。又其性尤
戾。若吾女更與龍爲匹。必無安諧。欲求耐事而易制
者。不可得。于多智。故來請問。姑爲我謀之。艾子曰。王
雖龍。亦水族也。求婿亦須水族。王曰。然。艾子曰。若取
魚。彼多貪餌。爲釣者獲之。又無手足。若取龍屬。其狀
新史 宋 卷十七 三十三

醜惡。唯蝦可也。王曰。無乃太卑乎。艾子曰。蝦有三德。
一無肚腸。二割之無血。三頭上帶得不潔。是所以爲
婿也。王曰善。譚史

承平時。國家與遼歡盟。文禁甚寬。輅客者往來。率以
談諧時文相娛樂。元祐間。東坡實膺是選。遼使素聞
其名。思以奇困之。其國舊有一對曰。三光日月星。凡
以數言者。必犯其上。一字於是徧國中。無能屬者。首
以請於坡。坡唯唯。謂其介曰。我能而君不能。亦非所
以全大國之體。四詩風雅。頌天生對也。蓋先以此復

之介如言。方共嘆。坡徐曰。某亦有一對曰。四德元
亨利。使雖吁。欲起辨。坡曰。而謂我忘其一耶。謹閉而
舌。兩朝兄弟。邦卿爲外臣。此固仁祖之廟諱也。使出
不意。大駭服。既又有所談。輒爲坡逆。欲使自愧。弗及
迄。白溝往反。辭舌不敢復言他。

米芾崇寧初。爲江淮制置發運司勾當。直達綱運置
真州。大遭張闢深道。見其漫然玩世。不能俯仰。顧時
深不樂之。每加形跡。芾不能堪。命蔡元長拜相。芾知
已也。走利僕。懇於元長。乞於銜位中削去制置發運
新史 宋 卷十七 三十四

司五字。仍降旨。請洽序位人從並同。監司元長悉從
之。道僕持救命來。芾既得之。閉戶自書。新刺凌晨拜
命畢。呼殿徑入。抵張公之廳。事張驚愕。莫測。及展刺。
卽均敵之禮。始知所以。既退。憤然語坐客云。米元章
一生澄淡。今日乃使着矣。談史

元豐中。高麗使朴寅亮至明州。象山尉張中以詩送
之。寅亮答詩序。有花面豔吹。愧隣婦。青唇之動。桑間
陌曲。續鄙人白雪之音之語。有司劾中小官。不當外
交。夷狄奏上。神宗顧左右。青唇何事。皆不能對。乃問

趙元老，元老奏不經之語，不敢以聞。神宗再諭之，元老誦太平廣記云：有棍徒夫見婦吹火，贈詩云：吹火朱唇動，添薪玉腕斜。遙看煙裏面，恰似霧中花。其妻告夫曰：君豈不能學也？夫曰：君當吹火，吾亦効之。夫乃爲詩云：吹火青唇動，添薪玉腕斜。遙看煙裏面，恰似鵝鵝茶。元老之強記，雖惟僻小說，無不該覽云。

泥水與炭傳

王介甫論邊千投閑，爲史臣之妾，劇秦美新之作，亦後人誣子云。他日與東坡論及此，東坡曰：軾亦疑一

斬只

公

二十五

事，荆公曰：疑何事？東坡云：不知西漢果有子云否？聞者皆笑。

北窓多蝶

雲鵬既起，山谷居黔，有以屏圖遺之者，繪雙蝶翔舞，於蛛絲而隊，蟻憧憧其間。題六言於上曰：蝴蝶雙飛得意，偶然畢命網羅。羣蟻爭收，墜策勸歸去。南柯崇寧間，又遷於宜園，偶爲人攜入京，繫於相國寺肆，蔡客得之，以示元長。元長大怒，將指爲怨望，重其貶會，以訐奏。僅免，其在黔嘗摘香山句爲十詩，卒章曰：病人多夢醫，囚人多夢赦。如何春來夢，合眼在鄉

社。一時網羅之味，蓋可想見。程史

東坡謫居齊安，時以文筆遊戲三昧，齊安樂藉中李宜者，色裁不下他妓。他妓因燕席中，往往得詩，宜獨以語訥，不能讀。及坡將移臨安，於飲餞處，宜奉觴再拜，取領巾乞書。公顧視久之，今宜磨視墨濃，取筆大書。東坡七歲黃州住，何事無言及李宜，即擲筆袖手與客笑談。坐客相謂：語似凡易，又不終篇，何也？至將徹具，宜復拜請，坡大笑曰：幾忘出場，繼書云：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留詩一座繁節。外紀

斬史宋

六卷十九

二十六

艾子之隣，皆齊之鄙人也。聞一人相謂曰：吾與齊之公卿，皆人而稟三才之靈者，何彼有智而我無智？一曰：彼日食肉，所以有智；我平日食麤糲，故少智也。其問人曰：吾適有糲粟錢數千，姑爲汝日食肉，試之數日，復又聞彼二人相謂曰：吾自食肉後，心識明達，觸事有智，不徒有智，又能窮理。其一曰：吾觀人腳面前出甚便，若後出，豈不爲往來者所踐？其一曰：吾亦見人鼻竅向下甚利，若向上，豈不爲大雨注之乎？二人相稱其智，艾子嘆曰：肉食者其智若此，糲史

東坡居惠廣守月餽酒六壺吏嘗跌而亡之坡有詩曰不謂青州六從事醖成鳥有一先生外紀

東坡有小妹善詞賦敏慧多辨其額廣而如凸東坡嘗戲之曰蓮步未離香閣下梅花先露畫屏前妹即應聲云欲叩齒牙無覓處忽聞毛裏有聲傳以坡公

多鬚鬚遂亦戲答之時年十歲耳外紀

東坡一日攜宅眷遊西湖因往靈隱適見佛印臨澗掬水怡然忘機坡詰之答曰聞此中有花紋小蚌可愛欲得數枚置之盆池間以供清甌猶憾未獲坡戲

新史宋 卷十九 二十七 之曰佛印水邊尋蚌喫佛印應聲答云子瞻船上帶

米市知無爲軍見州解立石甚奇命取袍笏拜之呼曰石丈言事者聞而論之朝廷傳以爲笑或語帝曰

誠有否帝徐曰吾何嘗拜乃母之耳談史

米市其親潤州山間不封不林嘗自詫於人言莫有知其穴者有王相者子韶之子也素與米遊甚狎

獨知之米一日與客遊山因至墓所周覽之次相忽沒於草間米色變意甚怒然業已諱之不敢止相

譚史

蘇子瞻嘗戲作吃語詩云江干高居堅關局耕鋤躬駕角挂經孤航繫舸孤交隔加鼓過軍鷄狗驚解襟

顧景各箕踞擊劍高歌幾舉觥荆筭供膾櫓攬匙乾鍋更戛甘瓜羹外紀

東坡作硯蓋銘卽離合硯蓋二字云研石猶在峴山已頽姜女旣去孟子不來外紀

父子出遊見一嫗白髮而衣衰簷之服哭甚哀艾子謂曰嫗何哭而若此之哀也嫗曰哭吾夫也艾子曰

新史宋 卷十九 二十八 嫗自高年而始哭夫不識夫誰也曰彭祖也艾子曰

彭祖壽八百而死固不爲短可以無恨嫗曰吾夫壽八百誠無恨然又有九百而不死者豈不恨邪艾子

新史卷十九終

新史卷二十

海陽查應光寶王父輯

宋

史應之嘗授館於人爲童子師山谷諱之云歲晚亦無鷄可割炮蛙煎鱸薦松醪蓋古詩有曰來朝爲沈先生飯一夜公溪挺鱸魚山谷用以爲戲外紀秦少游自矜髣美語東坡曰君子多乎哉東坡應聲曰小人樊須也外紀

孫公素居京師大病趙德麟數往存撫之又數日見

東坡云聞曾見孫公素病如何趙曰大病方安坡云這漢病中瘦則瘦儼然風雅後見公素道此語公素應曰那嫌意下恨則恨無奈思量坡大奇之外紀

東坡在杭州與陳李常遊李常自以飽禪學而妻柳氏頗悍李常畏之至或詬罵未已聲達於外東坡因以詩戲云誰似龍丘居士賢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外紀

黃魯直有痴弟黃漆琴而不御蟲豸人爲魯直嘲之曰龍池生壁蟲而未有對魯直之兄大臨見牀下以

溺器畜生魚問之其弟也大噱曰可對虎子養溪魚外紀

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恠而問之生曰固知其爲錢但恠其不在紙裏中耳予偶讀歸去來辭云幼稚盈室瓶無儲粟乃知俗傳信而有徵使瓶有儲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於瓶中見粟也耶末叔嘗言孟郊詩髮盡雖有絲不堪織寒衣就使堪織能得多少東坡志林

新史 宋 卷二十 熙寧七年四月王荆公罷相鎮金陵見秋江左大蝗

有無名子題詩賞心亭曰青苗免役兩妨農天下嗷嗷怨相公惟有蝗虫感恩德又隨鈞旂過江東新史徐寅唐末號能賦謂朱全忠誤犯其諱全忠色變寅狼狽走出未及門全忠呼其客將責以不先告語斬於界石南寅欲遁去恐不得脫乃作過太原賦以獻其略曰千金漢將感精魄以神交一眼胡奴望英風而膽落全忠大喜遺絹五百匹全忠自言夢見淮陰使受兵法一眼胡奴指李克用也寅雖免一時之禍殊不憂一眼胡奴見此賦也東坡志林

元豐六年冬，天欲明，夢數吏人持紙一幅，其上題云：請祭春牛，文予取筆疾書其上云：三陽既至，庶草將興，爰出土牛，以戒農事。衣被丹青之好，本出泥塗，成毀須臾之間，誰爲喜愠？吏微笑曰：此兩句復富有怒者，旁一吏云：不妨，此是喚醒他。東坡志林

東坡喜食燒猪，佛印往金山時，每燒猪以待其來，一日爲人竊食，東坡戲作小詩云：達公沽酒飲陶潛，佛印燒猪待子瞻，探得白花成密後，不知辛苦爲誰甜。在黃岡時，嘗戲作食猪肉詩云：黃州好猪肉，價錢等

糞土，富者不肯喫，貧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時他自美。每日起來打一碗，飽得自家君莫爭。東坡志林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或以爲太速，此豈蓋自知頭方命，薄必不久在相位，故汲汲及其未去，徐之使更遲疑，三兩日已爲少正卯所闕矣。東坡志林

王安石性亮直，嫉惡太甚，王荆公初爲參知政事，間日因閣讀晏元獻公小詞而笑曰：爲宰相而作小詞可乎？平甫曰：彼亦偶然自喜而爲爾，顧其事業豈止於是耶？時呂惠卿爲館職，亦在坐，遽曰：爲政必先放

鄭聲，况自爲之乎？平甫正色曰：放鄭聲，不若違佞人也。呂大以爲議已自是，尤與平甫相失。東軒筆錄

昔年過洛，見李公簡言具宗既東封，訪天下隱者，得杞人楊朴，能爲詩，召對，自言不能，上問：隨行有人作詩送卿否？朴曰：唯臣妻有一首云：更休落魄耽杯酒，且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裡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大笑，放還山。余在湖州，坐作詩，追起詔獄，妻子送余出門，皆哭，無以語之，顧謂妻曰：獨不能如楊處士妻作一詩送我乎？妻子不覺失笑，余乃出。東坡志林

新史

卷三

劉十五論李十八草書，謂之鸚鵡哥，嬌意謂鸚鵡武能言，不過數句，卽雜以鳥語，十八其後稍進，以書問僕，近日比舊如何？僕答之，可作秦吉了矣。東坡志林米元章有潔疾，初未詳其然，後得一帖云：朝靴偶爲他人所持，心甚惡之，因屢洗遂損，不可穿靴，且屢洗其餘，可知。談史

元祐初，章子厚廉前爭事無禮，責知汝州錢穆父行詞云：快快非少主之臣，悻悻無大臣之節。子厚後見穆父責其語太甚，穆父笑曰：官人怒，維維安敢輕行。

杖。外紀

章子厚謫雷州。過小貴州南山寺。有僧奉忠迎。謂子厚見之。既而倚檻看雲。曰。夏雲多奇峰。真善比類。忠曰。曾記夏雲詩甚奇。曰。如風如火復如絲。飛過微陰落檻前。大地生靈乾欲死。不成霖雨說。遮天章點然。外紀

楊次公守丹陽。米元章過郡。留數日去。元章好。分他人書。畫次公作河豚羹飲之。其實他魚。元章疑而不食。次公笑曰。此贗本耳。迨其行。遂以詩有淮海聲名。

二十秋之句。林子中見之。謂次公曰。公言無乃過歟。

次公笑曰。二十年來。何處不知有米顛子。外紀

元祐初。用治平故事。命大臣薦士。館職多一時名士。在館率論資考次。遷未有越次進用者。皆留之。歎張文潛晁無咎俱在其間。一日二人閱朝報。見蘇子由自中書舍人除戶部侍郎。無咎意以爲平緩。曰。子由。此除不離核。謂如果之粘核者。文潛遽曰。豈不勝汝。枝頭乾乎。東北有果如李。每熟不得摘。輒便稿。土人因取藏之。謂枝頭乾故云。石林燕語

侯元功少遊場屋。年三十一始得鄉貢。人以其年長。忽不加敬。有輕薄子畫其形於紙。寫上引線放之。蒙見而大笑。作臨江體詞題其上。曰。未遇行藏誰肯信。如今方表名踪。無端良匠畫形容。當風輕借力。一舉入高空。才得吹嚟身漸穩。只疑遠赴壑宮。雨餘時候。夕陽紅。幾人平地上。看我碧霄中。蒙一舉即登第。年五十餘。遂爲執政。外紀

顧子敦爲翰林。每言趙廣漢尹京。有治聲。使我爲之不難當出其上。子瞻戲曰。君作此須改姓。顧曰。何姓。外紀

曰姓茅。喚作茅廣漢。聖在漫錄

哲宗初即位。契丹吊哀使入見。恭持正以庸太使衣服與在廷異。上春秋少。恐升殿驟見或懼。前一日奏事罷。從容言其儀狀。請上勿以爲異。重複數十語。皆不答。徐俟語畢。忽正色問。此亦人否。確言固是人類。但夷狄耳。上曰。既是人。怕他傲甚。持正竦然而退。石林燕語

元祐初。詔起范蜀公爲提舉萬壽觀。力辭不至。其表曰。六十三而致仕。抑有前聞。七十四而復來。豈云得

體蜀公性真純，暮年文字尤簡直，不甚經意。時文潞公方以太師入爲平章軍國重事，覽之笑曰：「景仁也不看脚下。」選署錄話

黃州東南三十里爲沙湖，亦曰螺師店。予買田其間，因往相田得疾，聞麻橋人龐安常善醫，而聾，遂往求療。安常雖聾，而穎悟絕人，以指畫字。不書數字，輒深了人意。予戲之曰：「予以手爲口，君以眼爲耳，皆一時異人也。」東坡志林

東坡之妹秦少游之妻也。一日妹歸集安，因食焙栗，

新史

卷二

七

妹謂坡曰：「翠破鳳凰見，信意口內坡思天下未嘗無中黃兒

對數日竟未能佛印來訪，問坡有何著述，坡曰：「欲作

一對未能也。」因舉前事，佛印應聲曰：「何不言藕斷鶯

驚飛。」佛印復曰：「正如無山得似巫山等，此亦同音兩

意。」坡即對曰：「何某能如荷葉圓子，由曰不若云，何水

能如河水清，以水對山，最爲的對。」

東坡云：「西南地溫少雪，余及壯年止一二年見之，自

退居天國餘堂山，深氣嚴陰，嶺叢薄無夕而不雪。每

一賞玩，必命諸子賦詩爲樂，既而輿騎剽略，不免涉

前人餘意，因戲取聲色氣味四字，離爲四章，止四句，仍效歐陽公體，不以鹽王鷄鶩爲比，不使時日繁素等字。唐石泉凍合竹無風，夜色沉沉萬境空。試問靜

中閑側耳，隔牕撩亂撲春蟲。色閑來披覽學王恭，姑

射羣鸞遊近遠，只爲肌膚臨相似。遠庭無處覓行蹤，

氣半夜欺凌范叔袍，更兼風力助威豪。地爐火暖猶

無奈，能得山村酒價高。味兒童電手握輕明，漸碾拾

旗人鼎烹，擬欲爲將修水記。惠山泉冷釀泉清，

長沙之湘西，有道林岳麓二寺，名利也。唐沈傳師有

新史

卷二

道林詩，大字猶掌書，牌藏其寺中，常以一小閣貯之。

米元章爲徽官時，遊宦過其下，艤舟湘江，就寺主僧

借觀，一夕張帆攜之遁去。僧亟訟於官，官爲遣健步

追取還，世以爲口實。淡味史

元章得一硯，謂周仁熟曰：「此非世間物，殆天地秘藏，

待我識之。」答曰：「公雖名博識，所得之物，真僞居半，特

善誇耳。」帝起取於篋，周亦索巾，滌手者再，作敬觀狀。

帝喜出硯，周稱實不已，且云：「誠爲尤物，未知發墨何

如。」命取水未至，座以唾磨磨墨。帝變色曰：「公何先養

後僂硯汚矣不可用爲公贈

柳三欲見晉公無由會公曉越後園偶逢出柳挾取之因懷所業數越以見公出柳再拜者三每拜越起

復於背齊喚頭問公乃笑而奇之遂延於門下詩語

顏回簞食瓢飲其爲造物者費亦省矣然且不免於

天折使回更喫得兩簞食半瓢飲當更不活得二十

九歲然造物者輒支盜踰兩日祿料足爲回七十年

糧矣但恐回不要耳東坡志林

羅浮道士何宗一以其猶子爲童子狀貌肥黑矮小

斬史卷三

予嘗戲之曰此羅浮茯苓精也俗諺曰下有茯苓上

生兔絲因名之曰苓之字表絲且祝老何善待之壯

長非庸物也東坡志林

洛中有一僧欲開堂說法司馬君實夜過邵堯夫云

開富彥國呂晦叔欲往聽此甚不可但晦叔貪佛已

不可勸人亦不依如何勸得彥國堯夫曰今日日暮

矣姑任之明日二人果偕往後月餘彥國招數客共

飯堯夫在焉因問彥國曰生上以裴晉公之禮起公

公何不願案文問也遺便公皆卧內見之彥國曰裴

病如此其能起不堯夫曰上三命公不起一僧開堂以片紙見呼卽出恐亦未是彥國曰卿亦不曾思量至此道山清話

元豐初虜人來議地界韓丞相王汝自樞密院都承旨出分畫王汝有愛妾劉氏將行劇飲過夕且作樂

府詞留別翌日神宗已密知忽中批步軍司遣兵爲

般家追送之王汝初莫測所因久之方知其百樂府

發也蓋上以恩禮待下雖閨門之私亦恤之如此故

中外士大夫無不樂盡其力劉貢父王汝姻黨卽作

斬史卷三

小詩寄之以戲云嫫姚不復顧家爲誰謂東山久不

歸卷耳幸容攜婉孌皇華何啻有光輝石林詩話

韓退之有木居士詩在衡州來陽縣龍口寺其謂便

有無窮求福人蓋當時固已尸祝之矣至元豐初猶

存遠近祈禱祭祀未嘗輟一日邑中旱久不雨縣令

力禱不驗怒伐而焚之一邑爭救不聽縣子瞻在黃

州聞而喜曰木居士之誅固已晚矣然邑人念之終

不已後復以木像其像再刻之歲仍以祀張芸叟讀

彬州過見之取詩題於壁曰波穿水透本無奇初見

潮州刺史詩。當日老翁終不免。後來居士又奚爲。山中雷雨誰宜主。水底蛟龍自不知。若使天年俱白髮。如今已復有孩枝。相傳以爲口實。余聞閩州人祠陳子昂。有陳裕遺願語。說爲十姨。不知何時。遂更廟貌。爲婦人粧飾。甚嚴。謂之十姨。有禱。亦或驗。利之所在。奇僥得豚肩。庶酒子昂。且屈爲婦人。勉應之。不辭。新木居士。亦何爲不可乎。蒙翁筆談

賀方回嘗作青王案詞。有梅子黃時雨之句。人皆服其工。士大夫謂之賀梅子。郭功父有示耿天鵬一詩。

王荆公嘗爲書之。其尾云。廟前古木藏。謂狐豪氣。英風亦何有。方回晚倖姑就與功父遊甚懽。方回寡髮。功父指其髻。謂曰。此真賀梅子也。方回乃持其髻曰。君可謂郭調狼矣。功父白髯而鬚。故有是語。前坡詩話

郭恕先有美名。郭從義鎮岐下。延置山館。岐有富人子喜畫。日給醇酒待之甚厚。久乃以情言。且致匹素。郭爲畫小童持線車。放風鳶。引線數丈。滿之富人子大怒。與郭遂絕。何氏語林

陳文忠公堆墨書。深目矜眉。號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與石少傳同在政府。石欲戲之。政事堂有黑漆大飯牀。長五六尺許。石取白堊橫畫其中。可尺餘。而謂陳曰。吾頗學公堆墨字。陳聞之。數甚。石顧小吏二人。穿飯牀出。曰。吾已能寫口字。陳爲振然。貢父詩話

山谷在宜州。服紫霞丹。自云得力。曾紆嘗以書勸其勿服。山谷答云。公卷疽根在旁。乃不可服。如僕服之。始是晴雲之在川谷。安得霹靂火也。道山清話

曾子固性矜汰。多所傲忽。元豐中。爲中書舍人。嘗白事都堂。時章子厚爲門下侍郎。謂之曰。向見舍人賀新史。卷二

明堂禮成表。真天下奇作。子固一無辭讓。但復問曰。班固典引如何。章不答。何氏語林

白樂天云。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又云。歸來未放笙詞散。畫戟門前蠟燭紅。非富貴語。看人富貴者也。楊蟠金山詩云。天末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州。王平甫云。莊宅牙人語也。解量。四至具僧錢塘白塔院詩曰。到江。具地盡隔。嘶越山多。余謂分界。瓊子語也。貢父詩話

蘇子瞻任鳳翔府節度判官。章子厚爲商州令。同試

永興軍進士劉元父爲帥。皆以國士遇之。二人相
歡甚。同遊南山諸寺。寺有山魘爲祟。客不敢宿。子厚
宿。山魘不敢出。抵牾遊潭。下臨絕壁。萬仞。斷甚狹。橫
木架橋。子厚推子瞻過潭。書壁。于瞻不敢過。子厚平
步以過。用索繫樹。躡之上下。神色不動。以漆墨濡筆。
大書石壁上。曰。章惇蘇軾來遊。子瞻指其背曰。子厚
必能殺。人子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拚命者。能殺人
也。前漢書。後錄。

米元章守澧水。地接靈壁。畜石甚富。一一品目。加以
序。宋

美名人書室。則終日不出。時楊次公爲察使。知米好
石。廢事。因往康焉。至郡。正色言曰。朝廷以千里郡邑
付公。汲汲公務。猶懼有闕。那得終日弄石。都不省錄
米徑前。以手於左袖中取一石。其狀世空玲瓏。峰巒
洞穴。皆具。色極清潤。米舉石。宛轉翻覆。以示楊曰。如
此。石安得不愛。楊殊不顧。迺納之左袖。又出一石。疊
嶂層巒。奇巧又勝。又納之左袖。最後出一石。盡天割
神鑿之巧。又顧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忽曰。非獨
公愛。我亦愛也。卽就米手攫得之。徑登車去。何氏語

趙悅道罷政。閑居。每見僧至。接之甚有禮。一日有士
人以書贊見。公讀之。正色謝去。後再往。關人不爲通。
士人謂關者曰。參政便值得如此敬重和尚。關者曰。
尋常僧來相見。亦只是平平。平人相公道。只是重袈裟。
士人笑曰。我這領襴衫。直是不直錢。關者曰。也半看
佛面。士人曰。便那褻不得。些少來。看孔夫子面。何氏語
宋朝翰林學士。多以知制誥久。六部清職者充之。劉
原父居外制最久。既譽望素高。一時咸以爲宜充此。
選。劉亦推以自負。然久不升。進出典部。還朝。復居
舊職。頗快快不自得。一日。顧官屬曰。諸君。聞殿前指
揮使郝質乎。已拜翰林學士矣。或以爲疑者。徐笑曰。
以今日之事。準之固當然耳。

宋

卷二

古

章子厚爲侍從時。遇其生朝。會客門人林瑛。以詩爲
壽。子厚出詩示客。指其頌德處。默以爲工。門人笑不
平。忽曰。昔人有令畫工傳神。以其不似。令其爲之。既
又以爲不似。凡三四易畫工。怒曰。若畫得似。我之
模樣。滿座烘然。有氏語林。
齊地多寒。春深未華甲。方立春。有村老輩言。踏一笠。

以饋艾子。且曰：此物初生，未敢嘗，謹先以薦。艾子喜曰：煩汝致新，我享之。後天及，何人曰：獻公罷，即以喂驢也。

曾鞏知襄州，日朝廷遣使按水利，令從官各辟三兩畝人，充勾當公事。鞏一日宴諸使者，坐客云：昨夕九星墜於西南，有聲甚厲，又有小星隨之。鞏曰：小星必是天狗，下勾當公事也。何氏筆林

東坡近令門人輩作人不易物賦，或戲作一聯曰：伏其凡而襲其裳，豈爲孔子學其書而戴其帽。未是蘇

折只

八

工

公李薦因言之，公笑曰：近扈從燕醴泉觀，優人以相與自夸文章爲戲者，一優曰：吾之文章汝輩不可及也。衆優曰：何也？曰：汝不見吾頭上于瞻乎？上爲解頰顧公久之。談記

司馬君實與呂吉甫在講筵，因論變法事。至於上前紛拏，上曰：相與講是非，何至乃爾？既罷，講君實氣貌愈溫粹，而吉甫怒氣拂膚。移時尚不能言。人言：一箇陝西人，一箇福建子，怎生廝合得着。道山清話

沈存中名振爲內翰，劉貢父與從官數人同訪之，始

下馬，與諸者報云：內翰方就浴，可少待。貢父語同行曰：存中死矣，待之何益？衆驚問其故。貢父曰：孟子云：死矣，夫盆成括，衆悟其爲戲。何氏語林

錢穆父嘗言項在館中，有同僚曹姓者，本醫家子，資緣入館，閣不識字，且多犯人錢。一日因謂子瞻詩曹要然曰：每見諸公言此人不知何詞，或言其文章之士也。近得渠作詩，皆重疊用韻，全不成語。告錢恐人僞作，命取以觀之。乃子瞻醉中寫少陵八傷，誚錢曰：此少陵詩，子瞻爲耳。曹曰：便老陵也好喫棒。一日諸

斤之

之

上

公過其家，觀其所藏書畫，其家多貴，雖真贋相半，然尤物甚多。有閻立本粉畫羅漢橫軸，軸上各有贊，字畫皆真，楷可喜。乃唐時帝王製，標首題云：應真橫軸，曹問坐客，何故爲應真？或對曰：真卽羅漢也。曹曰：好好地圖，甚謬，亟命易去。自題云：八大阿羅漢。道山清話徐德占與曾子固同鄉，素不相接。子固流落外郡十餘年，還朝，日德占驟進御史中丞，中丞法不許出謁，子固亦不過之。德占以其先進，欲一識其人，因朝路相值，迎接甚恭。子固却立曰：君是何人？德占因自叙

子固曰君便是徐禪領之而去何氏語林

劉貢父作給事中時鄭穆學士表請致仕狀過門下省劉謂同舍曰宏中請致仕焉平若干答者曰鄭年七十三劉遽曰慎不可遂其請問其故劉曰且留取俸八十四底時嘉公年八十四再起平章事公聞之甚不憚何氏語林

王荆公爲小學時嘗訪蔡君謨君謨問公至喜甚自取茶之精品親滌器烹點以飲公公忽於袋中取消風餅一撮投茶甌中併食之君謨笑曰公徐曰大折已中

好茶味君謨大笑且歎公之真率何氏語林

司馬溫公爲定武從事同幕私侍營妓而公諱之實會僧廬公往迫之使妓踰牆而去度不可隱乃具道公戲之曰年去年來來去此豈偷閑卧老僧牀舊回一覺遊仙夢又逐流鶯過短牆後山詩話

東坡嘗與劉貢父言某與舍弟習制科時月乎三白食之甚美不復信世間有八珍也貢父問三白之說坡言是一撮鹽一碟生蘿蔔一盤飯貢父大笑久之以簡招坡喫飯飽後不復省憶謂人云貢父讀書多

必有出處比至赴食見案上所設惟蘆服鹽飯而已始悟貢父以三白相戲援匕箸食之幾盡將上馬云明日可見遇當具羹飯奉侍貢父雖知其爲戲但不解羹飯所設何物遂往談論過半午不設食貢父饑甚索飯坡云少待如此者再三坡客如故貢父曰饑不可忍矣坡徐曰鹽也毛蘆服也手飯也毛非羹飯何貢父捧腹曰固知君必報東門之役然慮不及此坡始命進食抵暮乃去何氏語林

張文潛嘗云子瞻每笑天邊趙盾益可畏水底石軍折已家

方執照謂湯婦了王羲之也文潛戲謂子瞻公詩有獨看紅葉傾白墜不知白墜是何物子瞻云劉白墜善釀酒出洛陽御監記文潛曰白墜既是一人莫難爲傾否子瞻笑曰魏武短誦行云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杜康亦是釀酒人名也文潛曰畢竟用得不當子瞻又笑曰公且先去其曹家那漢理會却來此間廝魔蓋文潛時有僕曹某者在家作退亦失去酒器之類既送天府推治其人未招承方文移取會也蘇長公在維揚一日設客十餘人皆一時名士米元

章亦在坐酒半元章忽起立自贊曰世人皆以帝爲
顧願質之于瞻長公笑答曰吾從衆何氏語林

程師孟嘗請於王介甫曰公文章命世師孟多幸與
公同時願得公爲墓誌庶傳不朽惟公矜許介甫問
先正何官師孟曰非也師孟恐不得常侍左右欲豫
求墓誌俟死而刻之耳何氏語林

熙寧間蜀中日者費孝先筮易以丹青寓吉凶謂之
卦影其後轉相祖述畫人物不常鳥或四足獸或兩
足人或儒冠而僧衣或爲怪以見象米芾好怪常戴

俗帽衣深衣而臨朝從目爲活卦影

溫日觀嘗在朱宣慰家畫葡萄萄遂題一詩于上云昔
有朱買臣今有朱宣慰兩箇擔柴夫並皆金紫貴朱
欣然曰朱清果是賣盧宋出身和尚說得我看請以

贖資五錠何氏語林

劉貢父觴客蘇子瞻有事欲先起劉以三果一藥調
之曰辛辛早哩且從容蘇答曰奈這事須當歸

郭功甫過杭州出詩一軸示蘇東坡先自吟誦聲振
左右既罷謂蘇曰神正此詩幾分蘇曰十分功甫喜

又問之蘇曰七分來是讓三分來是詩豈不是十分
耶

東坡一日退朝食罷捫腹徐行顧謂侍兒曰汝輩且
道是中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爲然又一
婢曰滿腹都是機械坡亦未以爲當至朝雲乃曰學
士一肚皮不合時宜

元城先生爲諫議大夫日值除一執政先生再三論
列不降出劉貢父爲給事中先生於朝路見之曰若
遽回不去當率全臺論攻之孔子所謂鳴鼓而攻之

者劉應聲曰將謂臬暗箭子元來是鳴鼓兒先生素
嚴毅亦有笑容

蘇東坡自元祐初爲獄官挫未幾以禮部員外郎召
入偶遇獄官甚有愧色東坡戲之曰有蛇螫殺人爲
冥府所追議法當死蛇前訴曰誠有罪然亦有功可
以自贖冥曰何功也蛇曰某有黃可治病所活已數
人矣遂免良久牽一牛至云餽殺人亦當死牛曰我
亦有黃可治病所活數人矣亦得免久之獄吏牽一
人至曰此人生嘗殺人今當還命其人妄言亦有黃

冥官大怒詰之曰蛇黃牛黃皆入藥天下所共知汝爲人黃何功之有其人窘甚曰某別無黃但有夢衛惶耳

東坡海棠詩曰只恐夜深花眠處故燒高燭照紅粧事見太真外傳曰上皇登沉香亭召太真妃於時耶醉未醒命力士使侍兒扶掖而至妃子醉歛殘粧鬢亂鈿橫不能再拜上皇笑曰豈妃子醉是海棠睡未足耳坡仙集

東坡因子過讀南史卧而聽之語過曰王僧虔居建康禁中里馬糞巷子孫實寶謙和時人稱馬糞諸王爲長者東漢贊論李固云視胡廣趙戒如糞土糞之穢也一經僧虔便爲佳號而以比趙胡則糞有時而不幸汝可不知乎坡仙集

子瞻嘗許敬宗硯云都官郎中杜叔元君懿有古風字硯工與石皆妙美相傳是許敬宗硯初不甚信其後杭人有網得一銅匣於潮江中者有鑄成許敬宗字與硯適相宜有容兩足處無毫髮差乃知真敬宗物也君懿嘗語余吾家無一物死當以此硯作潤筆

求君誌吾墓也君懿死其子泚歸硯請誌而余不作墓誌久矣辭之泚乃以硯求之於余友人孫莘老莘老笑曰敬宗在正堪磔以飼狗耳何以其硯爲余哀此硯之不幸一爲敬宗所辱四百年矣而垢穢不磨方敬宗爲姦時研豈知之也哉以爲非其罪故乞之於孫莘老爲一洗之坡仙集

田衍魏泰居襄陽郡人畏其嚙謹曰襄陽二害田衍魏泰未幾李方叔亦來郡居襄人憎之曰近日多磨又添一害墨莊漫錄

新史宋

卷二

二十二

建中閒京西都運宋喬年以遺逸舉授文郎李方叔以詩嘲之曰文林換却山林興誰道山人索價高昆以追嘲之曰處士何人爲作來盡攜猿鶴到京華今朝老子成長笑六六峰前只一家敬宗子

章子厚與蘇子瞻少爲莫逆交子厚坦腹卧適子瞻自外來子厚摩其腹以問曰公道此中何所有子瞻曰都是謀反底家事坡仙集

蘇文忠五帖其獻嬖帖極言嬖之美至太松靈勿宣傳北方君子恐求讀南海以分其味

蜀中杜處士好書畫所寶以百數有戲鬻牛一軸尤所愛錦囊王軸常以自隨一日曝書畫有牧童見之撫掌笑曰此畫鬻牛也牛鬻力在角尾搐入兩股間今乃掉尾而鬻誤矣處士笑而然之

蘇東坡嘗飲一豪士家出侍姬十餘皆有姿色內有三善詞舞者容質雖麗而體幹甚偉乞詩蘇戲爲四句云舞袖躡蹠影搖千尺龍蛇動詩喉宛轉聲撼半天風雨寒妓大慙

王介甫爲相大講天下水利一人獻策曰決梁山湖

八百里水以爲田其利大矣介甫喜甚沉思曰策固善決水何地可容劉貢父適在坐戲曰自其旁別鑿八百里湖則可容矣介甫笑而止

元祐間黃秦諸君子在館暇日觀畫山谷出李龍眠所作賢已圖博奕枰蒲之儔咸列焉博者六七人方據一局投進盆中五皆六而一猶旋轉不已一人俯盆疾呼旁觀皆變色起立繼濃態度曲盡其妙相與歎賞以爲卓絕迨東坡從外來視之曰李龍眠天下士顧效閩人語耶衆賢極請其故東坡曰四海語章

言亦皆合口惟聞音則張口今盆中皆六一猶未定法當呼六而疾呼者乃張口何也龍眠聞之亦笑而服坡仙集

陳傳道嘗於彭門壁間見書一聯云一鳩鳴千寂雙燕語春愁後以語東坡世謂公作然否坡笑曰此唐

人得意句僕安能道此

海岳以書學博士召對上問本朝以書名世者數人海岳各以其人對曰蔡京不得筆蔡下得筆而乏逸韻蔡襄勒字黃庭堅描字蘇軾畫字上曰卿書何如

曰臣書刷字

子瞻云茶欲其白常患其黑墨則反是然墨磨隔宿則色暗茶碾過日則香減頗相似也茶以新爲貴墨以古爲佳又相反也茶可於口墨可於目蔡君謨老病不能飲則烹而玩之呂行甫好藏墨而不能書則時磨而小啜之

東坡帥定武諸館職饗於惠濟坡舉曰浮歐陽叔弼陳僊僊三校理常都古少尹曰主君俱飲此酒消醺官言辭謂王君飲意東坡曰三君爲主司而失李方

秘茲可罰也。三君者無以爲言。懇謝而已。張又潛舍人在坐。觀畢。白浮東坡先生曰。先生亦當飲此。東坡曰。何也。文潛曰。先生昔知舉而遺之。與三君之罰均也。長公外紀

晁伯禹載之。學問精確。少見其比。常作昭靈夫人祠詩云。殺翁分我一杯羹。龍種由來事杳冥。安用生兒作劉季。暮年無骨葬昭靈。東坡詩話

東坡云。未知一生當着幾兩屐。吾有嘉墨七十枚。而猶求取不已。不近思耶。石昌言蓄李廷珪墨。不許人磨。或戲之云。子不磨墨。將磨子。今昌言墓木拱矣。而墨故無恙。李公擇見墨輒奪。卿相間抄取殆遍。近

有人從渠許來云。懸墨滿堂。此亦通人之一蔽。東坡集

黃魯直浣溪沙詞云。新婦機頭眉黛愁。女兒浦口眼

波秋。驚魚錯認月沉鉤。清簫空在無無限事。綠鬟衣底一時休。斜風細雨轉船頭。東坡云。魯直此詞。清新婉麗。聞其得意。自以水光山色替却玉肌花貌。此乃真得漁父家風也。然纔出新婦機。又入女兒浦。此漁父無乃太瀾浪耶。蘇石補

東坡公嘗與羣從出城。至村寺中。寺僧設冷淘。止具酢。無他物。令衆對入寺冷淘。惟有酢。叔弼應聲對云。出門蒸餅便無鹽。衆服其敏。東坡詩話

子瞻語云。漢川修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擗龍。料得清貧饒太守。渭濱千畝在胸中。實當假竹記尾云。賈晉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作洋州園池三十詠。賈當谷其一也。予詩曰。料得清貧饒太守。渭濱千畝在胸中。是日與可與妻遊谷中。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蘇石齋補

文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緤素而請者。足相跼於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言曰。吾將以爲襪材。聞者傳之以爲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爲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襪材當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略曰。待將一段鵝溪絹。掃取寒梢萬尺長。余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匹。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長公外紀

劉貢父一日問於子瞻。老身倦馬河堤。未踏盡黃榆

綠槐影非閣下之詩乎。子瞻曰：照貢父曰：是日影耶。月影耶。子瞻曰：竹影金鎖碎。又何嘗說日月也。

續前定錄

韓康公絳，謝事後，自願入京，以上元至十六日，私第會從官九人，皆門生故吏，一時名德如傳欽之、胡寬夫、錢穆父、蘇東坡、鄧貢父、顧子敦，皆在坐。出家妓十餘人，中謔有新寵舊生者，舞罷為游蜂所螫，公意不喜，久之噤出，以白團扇從東坡乞詩。坡書一絕，憲搖細浪魚吹日，手弄黃花涼透衣。不覺春風吹酒醒，空

所也宋

卷二

二七

教明月伴人歸。上句記其姓，下句記其事。康公大喜。坡曰：但恐他嫌，斯稗故云耳。詩林廣記

子瞻知湖州日，嘗與客遊道場山，屏邊從者而入，有僧憑門熟睡，坡戲云：髡闍上困，有客即答曰：何不用釘頂上釘。坡仙集

新史卷三十終

新史卷二十一

海陽查應光賓王父輯

宋

大通禪師者操律高潔人非齋沐不敢登堂東坡一日挾妙妓謂之大通慍形於色公乃作南詩一首令妙妓詞之大通亦爲解頤公曰今日叅破老禪矣其詞云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借君拍板與門提我也逢場作戲莫相疑溪女方偷眼山僧莫貶眉却愁彌勒下生遲不見老婆三五少年時

新紀宋

卷二十一

蘇子瞻泛愛天下士無賢不肖歡如也嘗言自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丐兒子由晦默少許可嘗裁子瞻父子瞻曰吾眼前見天下無一箇不好人此乃一病子由監蜀州酒稅子瞻嘗就見之子由裁以口舌之禍及錢之郊外不交一談惟拈口以示之長公外紀

子瞻書孫叔靜諸葛筆云久在海外舊所賞皆腐敗至用鷄毛筆拒手得劣如魏元忠所謂駢窮相驢胸搖整者今日忽于孫叔靜處用諸葛筆驚嘆曰此筆

乃爾羅藉耶長公外紀

參寥子言老杜詩云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簾疎簾看奕基此句可畫但恐畫不就耳子瞻言公禪人亦復能愛此語耶寥云譬如不事口腹人見江珧柱豈免一朵頤哉長公外紀

子瞻通判杭州權領郡事新太守將至有營妓投牒乞從良子瞻判曰五日京兆判狀不難九尾野狐從良任便又有周妓色藝超絕爲一郡之魁聞判亦來投牒欲援例脫籍子瞻惜其去不許判云慕周南之

新史宋

卷二十一

二

化此意可嘉空冀北之羣所謂不允坡仙集

東坡出守錢塘來別潞公公曰願君至杭少作詩恐爲不相喜者誣謗再三言之臨別上馬笑曰若違興也便有箋云時有吳處厚者取蔡安州詩作注蔡安州遂遇禍故有箋云之戲坡仙集

王祈有竹詩兩句最爲得意爲蘇東坡誦之曰葉垂千口飢幹登萬條餘蘇笑曰好則好矣要是十條竹竿一箇葉兒也

元豐中高麗遣一僧入貢頗辯慧命楊次公接待一

日赴廷。出今日要。前古人爭一物。僧先曰。古人有張
既有鄧禹爭一傘。良曰。良傘。母曰。再傘。次公曰。古人
有許由有梟鉗爭一葫蘆。由曰。由葫蘆。鉗曰。錯葫蘆。
學士秦太虛爲買御史彈。不當授館職。文潛戲太虛
曰。千餘年前。買生過秦。今復爾也。

蘇東坡見一家有界尺。筆槽而破者。向其主人曰。韓
直木如常。孤竹君無恙。但半面之交。忽然折事矣。

韓子華王汝兄弟相繼命相。未幾持國又拜門下侍
郎。甚有愛立之望。其家構堂欲榜曰三相。俄持國罷
所自朱。

政遂請老。東坡聞之曰。既不成三相堂。可卽名二相
公廟。坡仙集

有美堂在鳳山之頂。左江湖。舉陳目下。十瞻九日
泛湖。而魯少卿會客堂上。妓樂合作。子瞻泛湖中望
之。戲以詩云。指點雲間數點紅。笙調正。權紫茸翁。誰
知愛酒龍山客。却在漁舟一葉中。又云。西閣珠簾捲
落暉。水沉煙斷。珮聲微。遙知通德。淒涼甚。撲簪無言
怨未歸。通德乃趙飛燕女史。後爲伶玄妾。魯公使事
已完。不回朝。家有美妾。故子瞻識之。長公外紀

魏文帝言中國珍果甚多。蒲桃實其未夏。涉秋尚有
餘。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飢。脆而不酸。冷而
不寒。味厚汁多。除煩解倦。釀以爲酒。甘於曲蘖。吾醉
而易醒。道之固以流涎咽溢。兄親食之耶。南方有橘
醋。正裂人牙。時有甜耳。他方之果。寧有匹者。東坡橄
欖詩。待得餘甘回齒頰。已輸雌蜜十分甜。俗語傳南
人說。橄欖回味清甘。北人云。待他回味。時我果兒已
甜半日矣。坡詩蓋用此意。

蘇子瞻云。歲行盡矣。風雨凄然。經憶竹屋燈青。於
斤之朱。

時於此間得少佳趣。一日舉似劉貢父。貢父曰。前數
句是夜行迷路。誤入田螺精家中來。

子瞻與李公擇云。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飽
耳。而文之以美名。謂之儉。素然吾儕爲之。自謂長策
不敢獨用。因獻之左右。住京師尤宜用此策也。

歐陽李默嘗問東坡。曾直詩何處是好。東坡不答。但
極口稱重。李默云。如卧聽疎疎雨。還窸窣。曉看整整復
斜斜。豈是佳耶。坡云。正是佳處。坡仙集

東坡嘗言。題迴詩云。長安衆富兒。整饬羅襪。不

文字飲惟解醉紅裙至云豔姬踏筵舞消眸射劍戟則知此老箇中興復不淺矣文潛戲答曰愛文字飲人與俗子同科

東坡有詩舞妓數人每留賓客飲酒必云有數箇搭彩虞侯欲出來祇應也

子瞻邀劉器之奈王版和尚至藤景寺燒香食之器之覺筍殊勝問何名于瞻曰王版也此老師善說法要令君得禪悅之味器之乃悟其戲爲之大笑于瞻爲偈曰不怕石頭路來奈王版師聊憑柏樹子與問斤之矣

釋龍兒坡仙集

東坡倅杭不勝杯酌部使者知公才望朝夕聚首疲於應接乃目杭倅爲酒食地獄其後袁懿倅杭過郡將不協諸司緣此亦相疎袁語人曰酒肉地獄今值獄空

子瞻過濟南龍山鎮監稅宋寶國出王氏華嚴經解相示子問寶國華嚴有八十卷今獨解其一何也寶國曰王氏謂我此佛語深妙其餘皆菩薩語耳子瞻曰予取佛語數句置菩薩語中復取菩薩語置佛語

中子能識其是非乎曰不能也非獨子不能王氏亦不能予昔在坡下聞沂陽猪肉至夫遣人買之使者醉猪夜逸買他猪以償吾不知也而與客食皆大說以爲非他產所及已而事敗客皆大慚今王氏之猪未敗耳坡仙集

范蜀公不信佛說大蘇嘗與論佛詰其所以不信之說范公云鎮平生事非目所見者未嘗信蘇曰公亦安能照哉設公有疾令醫切脉曰寒則服熱藥曰熱則服寒藥公何嘗見脉而信之

新刊宋

蘇子瞻守杭日有妓名琴操頗通佛書解言辭子瞻喜之一日遊西湖戲語琴操曰我作汝試余禪琴操敬語子瞻問曰何謂湖中景對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何謂景中人對曰裙拖六幅湘江水髻挽巫山一段雲何謂人中景對曰隨他楊學士置我鮑將軍如此究竟何如子瞻曰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琴操泣下大慚遂削髮爲尼子瞻云予昔在錢塘一日晝寢於寶山精舍起題其壁七尺頑軀走世塵十圍便腹貯天真此中空洞全

無物。何止容君數百人。其後有數小千。亦題名壁上。登見者。乃謂予。諒之也耶。周伯仁所謂君者。乃玉茂弘之流。豈此等輩哉。長公外紀

東坡既謫黃州。復以先知徐州日。不覺察妖賊事。取勘已而有旨放罪。乃上表謝。仁宗讀至無官可削。撫已知急。云語曰。畏喚捧取。長公外紀

子瞻以天廐賜馬。遺李方叔。使醫之。而爲書券。魯直又爲跋。宗十萬錢。大是佳話。然以子瞻故。硬差作伯樂抑勒牙人。亦見當時詞客之橫。長公外紀

蘇公自黃移汝。過金陵。見王荊公。公曰。好箇翰林學士。某久以此奉公。公曰。撫州出杖鼓。輕淮南豪子。以厚價購之。撫人不遠千里。登門京售。豪子學之曰。無聲。遂不售。撫人恨怒。至河上。投之水中。吞氣有聲。熟視而嘆曰。你早作聲。我不至此。後出談叢

元祐中。黃魯直與趙挺之。俱在館閣。魯直意常輕之。趙嘗曰。鄉中最重潤筆。每一誌文成。則太平車中載以贈之。先生曰。想俱是蘿蔔與瓜。壑爾趙衛之切骨。

其後擠排不遺餘力。卒致宜州之貶。讀書記

坡公山村詩云。煙雨濛濛雞犬聲。有生何處不安生。但令黃犢無人佩。布穀何勞也勸耕。此詩譏諷朝廷。

鹽法太繁不便也。又云。老翁七十自腰鎌。慙愧春山箬蕨甜。豈是聞韶解忘味。還來三月食無鹽。此譏諷

鹽法太暴也。又云。杖梨裹飯去匆匆。過眼青錢轉手空。贏得兒童語音姪。一年強半在城中。此譏諷青苗

助役不便也。長公外紀

王介甫乃進賢饒氏之甥。其舅黨以介甫庸理如蛇皮目之曰。此行貨亦欲求售耶。介甫舉進士。以詩

寄之曰。世人莫笑老蛇皮。已化龍鱗衣錦歸。傳語進

江饒八舅。如今行貨正當時。

子瞻一帖云。王十六秀才遺拍板一串。意余有詞人不知其無也。然亦有用。陪傳大士唱金剛經耳。字畫

奇逸。如欲飛動。魯直以小楷書其下。此拍板以遺朝雲。使誦公滿庭芳亦不惡也。坡仙集

子瞻跋南唐剔耳圖云。王晉卿嘗暴得耳聾。意不能堪。求方於僕僕客之云。君是將種。斷頭穴胸。當無所惜。兩耳堪作底用。割捨不得。限三日疾去。不去割取。

我耳。晉卿灑然而悟。三日病良已。以領示僕云。老後心急。頻相勸。性難只得三日限。我早已技君不割。且喜兩家總平善。坡仙集

楊畏在熙寧。則從熙寧。在元祐。則從元祐。在紹聖。元符。則從紹聖。元符。時人目之曰楊三變。

宋柳耆卿。蘇長公。各以填詞名。而二家不同。東坡一日問一優人曰。我詞何如柳學士。優曰。學士那比得相公。坡驚曰。如何。優曰。公詞須用。文。二將軍銅琵琶。鐵綽板。唱相公的大江東去。柳學士却着十七十八。

新史宋 卷二十一 九
女郎唱楊柳。外曉風殘月。坡爲之撫掌。優人之言。便具褒彈。坡仙集

王荆公學尤達於理。非後生所易知。故學者又爲穿鑿。所謂秦有司。負秦法度也。熙荆公亦有所失。如周官言贊牛耳。荆公言取其順德。不知牛有耳而無貌。本以鼻聽。詩誰謂鼠無牙。荆公謂鼠實無牙。不知鼠實有牙。者言有人引一牛與荆公辨之。又嘗捕一鼠與之較。坡公談圃

洛翁嘗和東坡春寒詩云。公如端爲苦簡牘。明日春

衫誠可脫。蘇得詩戲語坐客曰。吾固不愛做官。魯直遂欲以苦筍硬差致仕。

東坡示參寥云。桃符仰視艾人而罵曰。汝何等草芥。輒居我上。艾人俯而應曰。汝既半截入土。猶爭高下。桃符怒往復紛紛不已。門神解之曰。吾輩不伴傍人門戶。何暇爭閑氣。請妙總大士着此一轉語。坡仙集
東坡洗兒戲作云。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惟願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

魯直戲東坡曰。昔王右軍字爲換鵝書。韓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於殿師姚麟許。換羊肉十數斤。可名二丈書。爲換羊書矣。坡大笑。一日公在館苑。以聖節製換紛冗。宗儒日作數簡。以圖報書。使人立庭下。脅索甚急。公笑謂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後齋錄

張宣公帥江陵。道經澧。澧之士子十數輩。執文書郊迎。公喜見鬚眉。就馬上長揖。索其文觀之。乃舉劄郡守政績。公擲其文於地曰。諸公之來某意。其相與講切義理之是非。啓告閭閻之利病。有以見教。今乃不然。是特被十隻冷餿頭。使耳。躍馬徑去。遣守上謁。亦

不察見。爲林士露

東坡云蘇州有僧曠達好飲以醉死將瞑目作祭文云唯靈生在浮提不食不茹愛喫酒子倒街卧路想汝直待生幾率天爾時方斷得住何以故淨土之中無酒得沽。侯鶴錄

子瞻與姪孫元老云旅况牢落不言可知又海南運歲不熟百物艱難又泉廣海船絕不至藥物醬酢等皆無厄窮至此委命而已老人與遇子相對如苦行僧。坡仙集

新己宋

卷三十一

十一

子瞻調姜唐佐唐佐不在見其母母迎笑食以楨榔因問母識蘇公乎母曰識之然無奈好吟詩公嘗杖問秀才何往母言入邨落未還有包燈心紙公以手拭開書滿紙囑曰秀才歸示之今尚在堂案讀之醉墨欹傾曰張璠陽生猶罵賊嘴齒穿齟齬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爪。坡仙集

張元章在真州嘗謂蔡攸於舟中使出右軍王略帖示之元章驚嘆求以他畫易之攸有難色元章曰若不見從某即投此江死矣因大聲據船船欲墮攸遂

與之

東坡在雪堂一日讀牧之阿房宮賦凡數遍每讀徹一偏卽再三咨嗟嘆息至夜分猶不寐有三老兵皆陝人給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長嘆操西音曰知他有甚好處夜久寒甚不肯睡連作冤苦聲其一曰也有兩句好其人大怒曰你又理會得甚底對曰我愛他道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叔黨固而聞之明日以告東坡笑曰這漢子也有鑒識。坡仙集

東坡帥杭一日與徐璠坐雙檣堂拈二槍吟曰二疎

辭漢去以兄弟皆補外也璠應聲曰大老人周來對

偶親切又善迎合公大喜子瞻嘗用孔稚圭鳴蛙事如水底笙簧蛙兩部山中

奴婢摘千頭以笙簧易鼓吹也又曰已遣亂蛙成兩部更邀明月作三人

王和父守金陵荆公退居半山每出跨驢從二村僕一日入城忽遇和父之出公亟入編戶家避之老姥自言病瘧求藥公隨行偶有藥取以遺之姥酬以麻線一縷云相公可將歸與相發也公笑而受之

高致虛云東坡言過溫泉壁下見詩云直待衆生總無垢我方清冷混常流問人云何遵作因題一絕云石龍有口口無根自在流泉誰吐吞若信衆生本無垢此泉何處覓寒溫何道緣此知名

子瞻一日與魯直文潛諸人會飯既食滑地兒血羹客有須薄茶者因就取所碾龍團遍啜坐人或曰使龍團能言當須稱屈

元祐中米元章居京師被服莊異戴高簪帽不欲置從者之手恐爲所浼既生轎爲頂蓋所礙遂徹去露

帽而坐一日出保康門遇晁以道以道大笑下轎握手問曰晁四你道似甚底晁云我道你似鬼章二人撫掌絕倒時西邊獲賊寨首領鬼章檻車入京故晁以爲戲何氏語林

元祐末宇文昌齡命稱聘契丹皇城使張瑛价焉張類齡樞府難其行瑛哀請故事死於虜朝廷恩數甚渥北虜棺銀裝校三百兩既行瑛飲冷食生無忌目齡戒之不納既至虜境益甚昌齡頗患之禁從者無供瑛怒罵不足果病噤不納粥藥至十許日一行入

病之既而三病三愈竟不復命登對進前上面哂之退語近臣曰張瑛生還奈何至其家婦孫驪阿翁割地又却來也書境錄

東坡歸宜興時道遊無錫洛社嘗至孫仲益家仲益年在髫髻坡曰孺子習何藝孫曰學屬對坡曰試對看徐曰衡門稚子璫璫器孫應聲翰苑神僊錦繡腸坡撫其背曰眞璫璫器也時天微雨坡排衣金帶又命對曰雨濕紅袍蘇木氣仲益應聲曰風吹金帶荔枝香坡大奇之外紀

同州郿城縣有九龍廟然只一妃耳土人謂馮瀛王之女也司馬才仲戲題曰身既仕十主女亦配九龍外紀

雲峰悅禪師與興化說公友善說城居三十餘年矣猶迎送不已悅嘗誡曰公不袖手山林中去尚此忍垢乎一日送大官出郊墮馬損臂呻吟月餘以書哀訴於悅悅作偈戲之曰大悲菩薩有千手大丈夫兒誰不有興化和尚折一枝簪有九百九十九又南華衆長老與悅同嗣大愚有書來叙法禮悅作偈戲

之曰與師萍蹤寄江湖共憶當年在太愚堪笑堪悲
無限事甜瓜生得苦葫蘆外紀

紹聖初遂元祐黨人禁中疏出當責人姓名及廣南
州郡上美惡罪之輕重而貶竄焉執政聚議
至劉安器之時蔣之奇頴叔云劉某平昔人推命
極好章惇子厚以筆於昭州上點之云劉某命好且
去昭州試命二廻星莊漫錄

王陶樂道哲廟居東宮時師傅也哲廟登極時王退
閑上力欲召用陶表謝云羽翼已成四胎不聞於再
升七家 卷二 十五

起田園麓足兩疏那見於後來遂不出又有謝賜夏
藥奏云陛下樂忠良之諫而臣無入告之嘉猷陛下
錫藥石之良而臣無盡言之苦口一時稱之陶美姿
而長身時謂之沒興真武邊庭錄

紹聖元符之間有馬從一者監南京排岍司適漕使
至隨衆迎謁漕一見怒甚即叱之曰聞汝不賊本欲
按汝何以不巫去尚敢來見我耶從一惶恐自陳湖
湘人迎親竊祿求哀不已漕察其語南音也乃稍霽
戚云湖南亦有司馬氏舉蘇子答曰某姓馬監排岍

哥耳漕乃微笑曰然則勉力職事可也初蓋誤認爲
溫公族人故欲害之自是從一刺謁但稱監南京排
岍而已老學庵筆記

具興陸蒙老元光常爲常之晉陵宰頗喜作詩時州
幕官有好譏訪同列者一日同會忽聞蟬聲幕官謂
陸曰君既能詩可咏此也陸辭之不可因卽席爲之
曰綠陰深處汝行藏風露從來是稻粱莫倚四枝縱
繁響也宜回首顧螳螂因以是譏之其人媿而少戢
唐漢詩話

哲宗朝宗子有好爲詩而鄙俚可笑者嘗作卽事詩
云日暖看三綠風高闔兩甌蛙翻白出闕蠅死紫之
長潑聽琵琶鳳樓拋接建章歸來屋裏坐打殺又何
妨或問詩意答曰始見三蜘蛛織網於簷間又見二
雀鬬於兩廂廊有死蛙懸腹似出字死蚰如之字方
喫熟飯聞隣家琵琶作鳳樓梧食飽未畢聞人報建
安章秀才上謁迎客既歸見內門上畫鍾馗擊小鬼
故云打死又何妨

謝棕試賢良方正賜進士出身棕辭免云敕命未敢

祗受乃以抵爲祗以授爲受劉安世奉奏曰唐有伏
穽侍郎今有祗受賢良清夜錄

王舒王越國具夫人性好潔成疾王任直學每不相
合自江寧乞骸歸私第有官藤牀具假用未還郡吏
來索左右莫敢言王一旦跳而登牀僕仰良久且望
見卽命送還可還

紹聖中有王投者文貞之孫以滑稽得名除知澤州
不解其意往別時宰章子厚曰澤州油衣甚佳良久
又曰出錫極妙殺曰啓相公待到後當終日坐地披

着油衣食飴也王師新志

蔡京館邊使李儼蓋泛使者留館頗久一日儼方飲
忽持盤中杏曰來未花開如今多幸京卽舉梨謂之
曰去雖葉落未可輕離老學菴筆記

元符中上巳日錫燕從臣命御新龍舟蔡元長忽墜
於金明池幸聚喧駭蔡得浮木憑出遂入次舍方一
身淋漓蔣諤叔信公曰元長幸免瀟湘之役蔡大笑

啓曰幾同洛浦之遊何氏語林
徽宗取并山奇石置之艮山名曰艮嶽時米芾爲書

學博士召令書一大屏上指御前一端石硯使就用
之書成帝捧硯請曰此硯經賜臣帝濡染不堪復以
進御上大笑因以賜之帝蹈舞謝抱負趨出餘墨霽

漬袍袖喜動顏色上顧謂蔡京曰頗名不虛得外紀
徐通閩人博學尚氣累舉不捷久困場屋崇寧二年
爲特奏名魁時已老矣赴聞喜賜宴於瑞林苑歸騎

過平康狹邪之所同年所簪花多爲羣倡所求惟通
至所寓花乃獨存因戲題一絕云白馬青衫老得官
瑞林宴罷酒腸寬平康過盡無人問留得宮花醒後

看聖莊漫錄

具元中在辟雍時試經義五篇盡用字說據援稽博
蔡京爲進呈特免過省以爲舉字說之勸及作相請
復春秋科反攻王氏徐擇之時馬左相語人口具相
此舉雖湯武不能過客不解擇之曰迎取而順守元
中甚不能平貧夷

袁應中博學有時名以貌寢諸公莫敢薦紹聖間蔡
元度引之乃得對袁爲肩上下下漏又廣籍尖額面
多黑子望之如灑墨聲啞而兵章哲宗一見連稱大

陋刻錯悞不得陳述而退縉紳目爲奉教陋可笑
舒王退居金陵結第鍾山下策杖入村落有氓張姬
最稔熟王每步至其門卽呼張翁張應聲呼相公一
日王忽大哈曰我作宰相許時止與汝字一不同耳
可笑

蔡京自書姦黨爲大碑頒於郡縣令監司長吏屬皆
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鑄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
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
姦耶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
折之生

敢辭乞勉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
之宋史

蔡京事政日久子攸權勢既盛父相輒浮海者復聞
焉由是父子各立門戶遂爲讐敵彼此居賜第一日
諸京甫入遂握父手爲切脉狀曰大人脉勢舒緩體
中得無有不適者乎京曰無之依卽辭去客籍窺見
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耶此兒欲以爲吾疾而罷
我耳越數日果以太師魯國公致仕宋史

謝石善占字徵宗書問字筆勢兩直飛開命一隸持

仕問石石占畢密于側緘付之戒其到御前方可發
封隸歸奏上啓讀乃曰左看是君右看是君聖人萬
歲遂補承信郎有道士聞其事亦以問字占石曰門
雖大只有一口道士愕然蓋所住觀無他黃冠唯童
僕數輩猶未以爲奇復書器字倩俗人往占曰人口
空多皆在戶外於是大服之鐵圍山叢談

謝石既以相字着石常遊丹陽見道姑行市中執巨
扇其上大書折字如神石笑曰此術豈有勝我者何
物老嫗敢爾噉入室書石字示之姑曰爲名不成得
子宋

召卻退逢皮則破遇卒則碎石視之不樂然心服其
言明日訪所在無識之者蓋異人也建炎中石爲利
路一尉武將王進邀之飲使折其名石曰家人欲走
若聞事必敗時進以謀叛結黨欲發不以其語爲然
將起亂之夕乳媼踰垣告官逮捕下獄始嘆息曰悔
不用謝石之言郡守疑石同謀而知厓不告亦逮治
坐削籍黜配蓬州後詢王進鄉里乃涪州南皮且起
於卒伍悉知道姑言石赴配所道復遇之道姑靠山
而立令石折之入倚山而立冀非僞乎道姑批其頰

曰爾以多口致累仍復然乎自爾駭述盡滅。

詹義登科後解嘲詩云讀畫詩書五六據老來方得

一青衫佳人問我年多少五十年前二十三清夜錄

李端行字聖達毗陵人崇寧間太學廳中魁選聲名藉甚大觀丁亥歲與諸路貢士羣試李士英作魁聖

達第二意不平之嘗曰天下清氣無南北之異但兵

中清氣十分鍾於人河朔清氣爲鶻靼占十八分以

士英河內人故也士英銜之其後士英拜相聖達方

爲太傅坐小累罷坎壞失志而死開元常談

許彥周云凡作詩若正爾填寫謂之點鬼簿亦謂之

堆柴死屍能如往之毛筆詩云平生幾稱屐身後五

車書又如云管城子無食肉柅孔方兄有絕交書精

妙明密不可加矣當以此語反三隅也步周詩話

文德殿百官常朝之所也宰相奏事畢乃來押班常

至日旺宇堂卒好以厚朴湯飲朝士朝士有久無差

遣厭苦常朝者戲爲詩曰立殘階下梧桐影盡街

頭厚朴湯亦朝中之實事也溫公詩話

道士林靈素以方術顯於時有附之而得美官者贈

目矜有驕色或戲作靈素畫像詩云當日先生在市
纏世人那識是真僞只因學得飛昇後鷄犬相隨也
上天作坡詩話

周重實爲察官以民間多壞錢爲器物之行禁止且

欲毀棄民間日近所鑄者銅器時張天覺爲正言極

論其不可恐官司臨迫因而壞及前代古器重寶之

言既不降出憤懣不平謂同列曰天覺只怕壞了飯

兒聲兒道山清話

政和殿試何果爲狀元潘良貴次之皆少年有風貌

而第三人郭孝友頗古樸唱名日呵出御前時曰狀

元真何郎榜眼真潘郎第三人真郭郎也

潘在庭以財結權要或戒之乃曰非是求援不欲其

冷語冰人耳

徐神翁自海陵到京師蔡大師謂徐云且喜天下太

平是時河北盜賊方定徐云太平天上方遣許多魔

君下生人間作壞世界蔡云如何得識其人徐笑云

狀師亦是

道學不察於時胡閔章疏併及蔡某謂之妖人坐譴

道州以死蔡喜地理學每與鄉人卜筮改定其間吉凶不能皆驗及貶有贈詩者曰掘盡人間好丘壠冤魂欲訴更無由先生若有堯夫術何不先言去道州溫公之任崇福每與本縣從學者十許人講書公先隴在鳴條山墳所有餘慶寺一日省墳止寺中有父老五六輩上前啓曰某等聞端明在縣日爲諸生講書村人不及往聽今幸略說公即取紙筆書庶人章講之既已復前白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兩句此獨無有何也公默然少許謝曰某平生生慮不及此

二十三

當思其所以奉答林父笑而去每見人曰我讀書嘗難倒司馬端明江行雜錄

錢中道帥太原一日武官謁見叙舊累數百言而退錢語坐客曰適來官人口不稱名但稱賤迹不已欲面折之便是要人避己名也客問似乎門下有舊錢曰舊識其公客曰某亦識之佳士也錢曰只那先賤迹開張常談

王黼雖爲相狀事微者極藝官中使內人爲市黼爲市令若東昏之戲一日上故責市令撻之取樂黼常

故曰告堯舜免一次上笑曰吾非唐虞汝非稷契也一日又與踰垣微行黼以肩承帝帝趾牆峻微有不相接處上曰聳上來司馬光黼應曰伸下來神宗皇帝君臣相諛乃耳朝野遺記

子瞻在儋耳嘗從黎氏乞園蔬臨別歸海北詩云我本儋耳民寄生西蜀州忽挾跨海去譬如事遠遊平生生死夢三者無劣優知君不再見欲去且少留其末云新釀甚佳求一具謾寫此詩以折菜錢坡仙集子瞻一日與溫公論事坡偶不令曰相公此論故爲折其菜坡仙集

二十四

龍鵬踴溫公不解曰龍安能踴躍坡曰是之謂龍鵬陽

子瞻云自海還過惠州州牧故人出郊迎問海南風土人情余謂風土極善人情不惡其初離昌化時有十數父老皆攜酒饌直至水次送其登舟執手泣涕而別曰此回與內翰相別後不知甚時相見坡仙集東坡自錢塘被召林子中作郡守有會生中營妓出牒鄧容求落籍高瑩求從良子中呈東坡東坡索筆爲臧宋木蘭花書牒後云鄧莊好客容我樓前先售

憤落筆生風。藉聲名不負公。高山白雲。瑩骨冰肌。那解老。從此南徐。良夜清風。月滿湖時。用鄭容落籍。高聲從良八字於句端也。坡仙集

東坡在儋耳。因試筆自書云。吾始至南海。環視天水無際。悽然傷之曰。何時得有此島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島者。覆盆水於地。芥浮於水。蟻附於芥。茫然不知所濟。少焉。水涸。蟻即徑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復覩。子相見。豈知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念此

可以一笑。坡仙集

東坡性不忍事。嘗云。如食中有蠅。吐出乃已。龔美叔每以爲言。坡云。某破昭陵。擢在賢科。一時魁舊。往往爲知己。上賜對便殿。有所開陳。悉蒙嘉納。已而章疏屢上。雖甚剴切。亦終不怒。使某不言。誰當言者。爾之所慮。不過恐朝廷殺我耳。因浩數者久之。曰。朝廷若果見殺。我微命亦何足惜。只是有一事。殺了我。後好了你。坡仙集

新史卷二十一終

宋

蔡京爲太師，賜印文曰：公相之印。因自稱公相，童賈亦官至太師，都下人謂之羗獍。老學庵筆記

晏秀來惠州，見東坡將去，坡曰：「山中人見公還，必求土物，何以應之？」秀曰：「鵝、城清風、鶴、嶺明月。」人人送與，坡曰：「不如將幾紙字去，每人與一紙，但向道：此是言法華裏頭有災福。」坡仙集

新史卷二十二

宋二十二

東坡蔡王泉皓禪師，師問尊官高姓，坡曰：「姓程，程天。」下長老輕重，師喝曰：「且道。」這一喝，重多少？坡無對，於是尊禮之。坡仙集

蔡攸初以淮康節領相印，徽宗賜曲宴，因語之曰：「相公公相子，蓋是時京爲太師，號公相，使卽對曰：『人主主人，翁其善爲諸給如此。』」老學庵筆記

王元澤數歲時，客有一鹿，同籠以問旁，何者是？鹿何者是？鹿旁實未識良久，對曰：「鹿邊是鹿，鹿邊是鹿。」夢溪筆談

蘇子由在政府，子瞻爲翰林，有一故人與子由兄弟

有舊者來于子由，求差遣，久而未遂，一日來見子瞻，

且云：「某有望內翰，以一言爲取。」公徐曰：「舊聞有人貧，

甚，無以爲生，乃謀伐冢，遂破一墓，見一人裸而坐，曰：

『爾不聞漢世楊王孫乎？裹葬以嬌世，無物以濟汝也。』

復鑿一冢，用力彌艱，既入，見一王者曰：『我漢文帝也，

遺刺墳中，無納金玉器，皆陶瓦，何以濟汝？復見有二人，

冢相連，乃穿其在左者，久之方透，見一人曰：『我伯夷也，

瘠贏面有饑色，餓於首陽之下，無以應汝之求。其

明史卷二十二

宋二十二

人嘆曰：『用力之勤，無所獲，不若更穿西冢。』或莫有得

也，瘠贏者謂曰：『勸汝別謀於他所。』汝視我形骸如此，

舍弟叔齊豈能爲人也？故人大笑而去。墨莊漫錄

宋時西湖三賢堂，兩處皆有東坡，其一在孤山竹閣，

三賢者，白樂天、林君復、蘇子瞻也。其一在龍井壽聖

院，三賢者，趙閱道、僧辨才、蘇子瞻也。寶慶間，袁樵尹

京，移竹閣三賢祠於蘇堤，建亭館以沽官酒，或題詩

云：『靖東坡白樂天，三人秋菊薦寒泉，而今菊面生

塵土，却與袁樵趁酒錢。』坡仙集

司馬文正公見賓客多論語言不窮一日東坡謂之謂文正曰告相公少住教誨之言容軾道幾句文正大不樂遂不復語

此亦戲雜記

士大筵饌率以餠餌或在水飯之前予近與河中府蒲左水食初坐即食餠餌予驚問之蒲笑曰世謂餠餌爲頭食宜爲群品之先可知矣意其唐末五代亂離之際失其次序久抑下列頗鬱輿論率復位耳皆大笑

淵水燕談錄

次和中何執中爲首台廣殖實產邸店之多甲於京

新史宋

卷二十一

三

師時有以舊印行吉觀國所試爲君難小經義稱爲上皇御製者會大宴伶官爲優戲相謂曰官家萬幾之暇何所爲曰不過燕樂耳曰不然亦如舉子作文義問何以知之遂舉爲君難義誦一過乃以手加額北鄉贊嘆說聖意儼同布衣之士留神經術天下幸甚又問宰相退朝之暇何所爲曰亦作文義問何義曰爲臣不易義乃批其頰曰日掠百二十貫房錢猶自不易哩蓋俚語以貧窶爲不易也

聞燕常說

東坡子過范敦夫子溫皆出入梁師成之門以父事

之然以其父名在籍中亦不得官職師成自謂東坡遺腹子待叔黨如親兄弟論宅庫云蘇學士使一萬貫以下不須覆叔黨緣是多散金卒喪其身又有其人亦以父事師成師成妻死過與過當以母禮喪之方疑忌某人不得已衰絰而往賻某人先衰絰在帷下矣

坡仙集

毗陵有成即中宣和中爲省官貌不揚而多髯再娶之父母母陋之曰我女如菩薩乃嫁一麻胡命成作舉家詩成乃操筆大書云一床兩好世間無好女如斯也

宋

卷二十一

四

何得好夫高捲珠簾明點燭試教菩薩看麻胡高唐待制奉祠寓居永嘉藉妓中有姓山者頗慧麗康時命之宿樽俎一日妓之父以事繫縣中當坐罪倡泣涕歷求救於士大夫康憫之戲爲一絕云昔人緹繫亦如許畫道生男不如女河陽滿縣皆春風忍使梨花偏帶雨明日倡請縣投狀乞代父罪且連此詩於狀前邑宰一見遂笑而釋之

竹坡詩話

張天覺丞相再召到闕謝表云十年去國門前之雀可羅一日還朝屋上之烏亦好後有一達官劾聲云

十年去國。不聞長樂之鐘。一日還朝。復見大君之鼎。
見魏漢津所鑄九鼎初成也。錢氏私記

宣政間。戚里子邢俊臣。性滑稽。嘗出入禁中。
善作臨江僞詞。末章必用唐律。因句爲語。以寓調笑。
擬皇置花石峒。石之大者曰神運石。大舟排廳數十
尾。僅能勝載。既至。上大喜。臣曰。萬歲山。命俊臣爲
臨江僞詞。以高字爲韻。末句云。我萬丈與五高。物
輕人意重。千里送楊毛。又令賦陳朝榆。以陳字爲韻。
始亦高五六丈。圖九尺餘。枝覆地幾百步。詞末云。遠
別也宋 卷二十二 五

來猶自憶梁陳。江南無好物。聊贈一枝春。上谷之不
怒也。內侍梁師成位兩府。甚尊顯。用事。以文學自命。
尤自矜爲詩。因進詩。上稱善。僞謂俊臣曰。汝可爲好
詞。以詠師成詩句之美。且命押詩字韻。俊臣曰。占末
云。欲知勤苦爲新詩。吟安一箇字。撚斷數莖髭。上大
笑。師成恨之。謂其漏泄禁中語。責爲越州。鈴轄。太守
王疑聞其名。置酒待之。醉歸。燈火蕭疎。明日携詞見
帥。叙其寥落之狀。末云。捫窻摸戶入房來。笙歌歸院
落。燈火下樓臺。席間有妓秀美。而肌白如玉。雲頗有

脫氣。豐甫今乞詞。末云。酥胸露出白羅體。遙知不是
雪。爲有暗香來。又有善歌舞而體肥者。末云。只愁歌
舞罷。化作彩雲飛。亦是滑稽之雄。莊苑厄言

李氏女。字少雲。本土族。夫死無子。葉家着道士服。往
來江淮間。僕頃年見之。金陵其詩有云。幾多柳絮風
翻雪。無數桃花水浸霞。殊無脂澤氣。又喜頗丹砂。僕
亦得其方。大抵類魏伯陽法。嘗語僕曰。我命薄。政恐
不能成此藥耳。後二年再見之。其瘦骨立。蓋丹未成
而少雲已病。僕問曰。子丹成欲仙乎。惟甚瘦。則鶴背
所也宋 卷二十二 六

能勝也。笑曰。忍相戲耶。病中作梅花詩云。素艷明寒
雪。清香任曉風。可憐渾似我。零落此山中。尋卒。夢周
金人既出境。朝廷措置多不急之務。如復春秋。太
學生免解。改舒王從祀之類。時爲語曰。不管肅王却
管舒王。不管燕山却管聶山。不管山東却管陳東。不
管東京却管蔡京。不管河北界却管秀才解。道路之
言。切中時病如此。趙我夜話

江淮閩浙土俗。各有公譏。如杭之福兒。蘇之散子。常
之歐爹之類。細民或相犯。至於聞擊。宣和中。真州倡

迎新守於維揚楊守置酒大合兩邦妓樂揚州諺缺耳真州諺火柴頭楊自侍會府意輕屬城故今茶酒兵蒸火而有烟酸使小鬟戒之已而不止呼責之曰貴官在大廳上張延如何燒火不謹却着柴頭咄置再四真倡笑語兵曰行首三四度指揮何得不聽汝是有耳朵邪沒耳朵邪楊倡大慙青泥蓮記

蔡元長既南遷中路有旨取所寵姬慕容容邢武者三人以金人指名來索也元長作詩以別云馬愛桃花三樹紅年年歲歲惹春風如今去逐他人手誰復尊

新史宋

卷三十二

七

前念老翁初元長之竄也道中市飲食之類問之蔡氏皆不肯售至於詆罵無所不道州縣吏爲驅之稍息元長轎中獨嘆曰京失人心一至於此至潭州作詞曰八十一年住世四千里外無家如今流落在天涯夢到瑤池閣下玉殿五回命相形庭幾度宣麻止因食此戀榮華便有如今事也後數日卒門下呂川下老醪錢臺之王氏揮塵錄

蔡攸嘗飲禁中徽宗頗以巨觥勸之攸懇辭不任杯酌將至顛路上曰就令灌死亦不至失一司馬光

何氏語林

孫新實性清介絕意仕進與黃僊尤爲太學舊遊宣和末黃以侍御史出守處州諺不肯詣郡謁見黃約以勸農日會於洞溪僧舍至期諒以扁舟來會黃贈以詩云勸農因到好溪頭杞酒相看憶舊遊三十年來如一夢可憐空負釣魚舟時有里胥欲賂黃而無由將因諒納之俾諒家僮專意於諒諒叱曰謹無語使吾聞此是入耳贓外紀

呂辨者蔡門人蔡寵珠履盡散獨呂送至長沙呂乘間問蔡云公高明遠識洞鑒古今知國家之事必至於斯乎答云非不知也將謂老身可以幸免錢氏私誌建炎三年春車駕倉卒南渡駐驛於杭有侍臣召對諒既對所陳劄子首曰恭惟陛下歲二月東巡狩至於錢塘呂相顧浩見之笑曰秀才家識甚好惡七十一歲馬子將純質才自任好面折人建炎中呂元直作相子將求郡元直拒之徐云奈英州見任公可往否子將曰領鈞旨待先去爲相公蓋一宅子奉候行塵錄高宗時饗人滄餽飽不熟下大理寺優人扮兩士人

相貌各問其年。一日甲子生。一日丙子生。優人告曰。此二人各合下大理帝問故。優人曰。餅子餅子皆生。與餽餽不熟者同罪耳。上大笑。赦原饗人。外紀

隆興初。賀子忱知樞密院。有武臣陳理公實。稱從軍三十餘年。累立戰功。宣和年。第一次燕山府立功。靖康年。第二次白溝河立功。第三次黃河立功。第四次京城立功。建炎年。第五次海州立功。第六次揚州立功。紹興年。第七次瓜州立功。第八次和州立功。第九次太平州立功。辭氣不平。謂朝廷推賞。一次輕于一。新史 卷二十一 卷二十二

次。賀正色云。只爲邊功一次。近於一次。武臣無辭。聞者稱服。錢氏私誌

紹興初。楊存中在建康。有雙勝交環。謂之二勝環。取兩宮北還之意。因得美玉琢成帽環。進高廟日。尚御見。偶有一伶人者在傍。高宗指環示之。此環楊大尉進來。名二勝環。伶人接奏云。可惜二勝環。且放在腦後。高宗爲之改色。養病漫筆

紹興辛巳。金遣使來脩好。洪景盧往報之。入境。與其伴約用敵國禮。伴許諾。故沿路表章。皆用在京舊式。

未幾。乃盡却。回使依近例。易之。景盧不可。於是肩輿門。絕供饋。使人不得食者一日。又令館伴者來言。景盧等催留不得已。易表章授之。供饋乃如禮。景盧素有風疾。頭常微掉。時人爲之語曰。一日之儀禁不得。蘇武當時十九秋。使語天朝。洪奉使好掉頭時不掉。頭太學諸生。衍作南鄉子詞。謂之曰。洪遇被拘留。稽首垂哀告彼酋。一日忍饑猶不耐堪羞。蘇武爭禁十九秋。厥父既無謀。厥子安能解國憂。萬里歸來誇舌。許村牛。好擺頭時便擺頭。外紀

汪彥章在翰林。屢致言者。作點絳脣詞云。未夜厭厭。畫簾低月。山斷斗起來。搔首梅影橫窗瘦。好箇霜天。閑却傳盃手。君知否。晚鴉啼後。歸夢濃如酒。或問曰。歸夢濃如酒。何以在曉鴉啼後。公曰。無柰這一隊畜生何。外紀

紹興乙卯。以旱禱雨。諫議大夫趙霽上言。自來祈禱。斷屠。止禁猪羊。今後請并禁鴉鴨。時胡致堂在西掖。見之笑曰。可謂鴉鴨諫議矣。聞虜中龍虎大王。請以鴉鴨諫議當之。嘉定中。蔡院羅相上言。越州多虎。今

行下措置多方捕殺正言張大賢上言八盤嶺乃禁
中來龍乞禁人行太學諸生遂有羅擒虎張尋龍之
對鶴林王蒙

關解有俊才而容止不揚持服中過南徐客次見一
緋魚朝士偃坐關揖而問之彼疑關爲攫徒因詰關
曰太子洗馬高番魚良久復詢關關答以某之官乃
是皇后騎牛低釣驚朝士駭曰是何官伍關笑曰且
欲與君對偶精切外紀

高宗南幸舟泊岵執政必登舟朝謁行於沮洳則降
新已矣宋二十二

芒鞋宰相呂元直顧同列戲曰草履便將爲赤舄既
而傍舟水深乃積稻稗以進參政范覺民曰稻稗聊
以當沙堤外紀

王榮老嘗官於觀州罷官渡江七日風作不得濟父
老曰公篋中甚奇物此江神極靈當獻之得濟榮老
顧無所有有玉塵尾卽以獻之不可又以端石硯獻
之亦不驗夜臥念曰有黃魯直草書扇題常應物詩
云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
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卽取視慨恍之間曰我猶不

識彼寧識之乎持以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如兩
鏡對展南風徐來帆一飽而濟吾意江神必元祐遷
客鬼爲之不然亦何啻之深也對掌錄

渡江初呂元直爲相堂厨每廳日食四千至秦檜當
國每食折四十餘十執政有差于是始不食食胡明
俾待卽曰雖欲伴食不可得矣鶴林王蒙

宋文之朝廷疑其跋扈俾帥長沙于文盡室出
贊云面目鄒搜行步磊磊人言托住半周天

我道一場真戲耍今日到湖南又成閑話靶在長沙
計利析欣毫設廳前秦豕成群薑穢狼藉肥腩則烹
而賣之罷鎮捆載歸蜀厥後揚九鼎在蜀以刻剥致
諸軍之怨軍士莫簡倡亂殺九鼎剖其腹實以金銀
曰使其貪腹飽飲時子文家居散財結士生擒莫簡
剖心以祭九隄再平蜀難官林王蒙

狀頭特邦彥母懷之彌月夢九人皂衣肩輿一金紫
人徑入房中明日大生九子皆黑醜遂生邦彥故小
名十狗類宅編

高宗在敕宗服中用白木御椅子。錢大主入觀見之曰：此檀香椅子耶？張嬪好揄口笑曰：禁中用胭脂皂莢多，相公已有議更取用檀香作椅子。取時趙鼎張浚作相也。老學庵筆記

張孝祥父祁與胡寅交善，秦檜惡寅并祁下之獄。既而祁之後孝祥由鄉薦得試集英，考官寅第二，秦垣爲冠軍。秦垣文墨皆精妙，上覽之喜甚，擢首選。寅以抑秦也，秦不能堪，暗曰：胡寅雖遠斥，力猶能使故人子爲狀元耶？已而廷唱上，又稱其詩安國詣秦謝問。

新已宋

卷二十二

十三

學何書曰：類書又曰：上愛狀元詩，嘗觀誰詩曰：杜詩秦色莊笑曰：好底盡爲君占却。外紀

王嘉叟自洪偉召爲光祿丞，李德遠亦召爲太常丞。

一日相遇於景靈，次李謂王曰：見公告詞云：且劉月廩仍梳身章，前通判借牙緋入朝，則服緋又俸薄也。王答之曰：亦見君告詞矣。李曰：云何？曰：且官李浩但知健美，不揆孤寒，既名右相之衣，又字元樞之字，蓋謂史丞相張魏公也。老學庵筆記

紹興間，秦檜專主和議，沮止國家恢復遠圖，乃罷論。

相仍榜朝堂，示不復用。初檜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帝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語乃塞。宋史

蘇養直隱京口，紹興間與徐師川同召，養直不起。師川造朝時，便道過養直，留飲甚歡。二公平日對奕，徐高於蘇，是日養直拈一子笑視師川曰：今日還須讓老夫下。此一着師川有愧色。世說

楊愿與秦檜善，至飲食動作悉効之。檜嘗食因噴噓失笑，愿亦陽噴飯而笑。左右哂焉。檜亦厭之，諷御史排擊而去。宋史

新已宋

卷二十二

十四

紹興丙午，正奏名第一人王十朋，副奏名第一李三錫，時居榜尾者不樂，或以詩戲之曰：舉頭雖不窺王十仲，脚猶能踏李三。談資

紹興中，陳楠嘗從諸大將爲謀議官，頗好修養之方，且自以爲得道，嘗題其所居曰：神仙多是大羅客。我比大羅超一格，有輕薄續其後曰：行滿三千，我四千，功成八百，我九百。外紀

京城既陷，虜遣使籍帑藏，至軍器庫點閱兵仗，時與

高明以內相爲館伴。因白自念兩朝和好當載戰干戈。載繫弓矢。虜使應聲曰。我曹脚轉後不請云云。屬蔡觀。右執鞭。再與君周旋。開燕常談

趙公衡宗室。居秀州。性和善。與人款曲。但天資滑稽。遇可。啟顏一笑。衡口輒發。因慕髮俗。目爲葫蘆。洪景廬戲作減字木蘭花曰。家門希差。養得一枝。依稀樣藍。有事無能。只去籬邊。纏倒藤。幾回水上。亂捺。不翻。真箇強。無處容他。只好炎天。晒作巴。外紀

陳莘老憶內辛稼軒作尋芳草詞嘲之曰。有得許多。外紀

淚更閉。却許多。鴛被枕頭兒放處。都不是舊家時。怎生睡。更也沒書來。那堪被雁兒調戲。道無書。却有書中意。排幾個人人字。外紀

宋紹興中。王鈇帥番禺。有狼藉聲。朝廷除司諫韓琦提州廣東。令往廉按。鈇憂甚。廢寢食。有妾故錢塘娼也。問主。公何憂。鈇告之。故妾曰。不足憂也。璜卽韓九字叔夏舊妾。家最歡。須其來。強邀之。飲。妾嘗有以敗其守也。已而璜至。鈇郊迎。不見。入城乃見。忻然不交一談。次日報謁。鈇宿治具於別館。茶罷。邀遊都。

不許。固請乃可。至別館。水陸畢陳。妓樂大作。瓊歌。踏不安。鈇麾去。使樂。陰命諸妓淡粧。詐作姬侍。迎入後堂。劇飲酒半。妾於簾內歌。璜昔日所贈之詞。璜聞之心動。任不自制。曰。汝乃在斯耶。卽欲見之。妾隔簾。故邀其滿引。至再至三。終不肯出。璜心益急。妾曰。司諫曩在妾家。最善舞。今日能爲妾舞一曲當卽出也。璜醉甚。不知所以。卽索舞衫。塗林粉墨。踉蹌而起。忽跌於地。鈇亟命索。諸妓扶掖登船。昏然醉寢。五更酒醒。覺衣衫拘絆。索燭。覺鏡羞愧。無以自容。卽解船還臺。不敢復有所問。此聲流播。旋遭彈劾。而鈇迄善罷。青泥蓮花記

秦檜爲相日。都堂左揆前。有石榴一株。每着實。檜嘿數焉。忽忘其二。檜伴不問。一日將排馬。顧謂左右取各代檜有親吏在旁。倉卒對曰。實佳甚。去之可借。檜反顧曰。汝盜食吾榴。吏叩頭服。何氏語林

紹興間。行都有三市井人。好談今古。謂戚彥。堯屠尹昌也。戚彥乃皇城司快行。堯屠乃市肉尹昌乃傭書。有無名人賦詩曰。戚快焚屠尹彥職。三人共坐說兵。

機欲問此書出何典昔時曾看王與之與之乃說書
史人白顏鑑

秦檜之夫人常入禁中顯仁太后言近日子魚大者
絕少夫人對曰妾家有之當以百尾進歸告檜檜登
其失言與其館客謀進青魚百尾顯仁拊掌笑曰我
道這婆子村果然蓋青魚似子魚而非特差大鶴林玉露
樓宣獻自西掖出守永嘉以首春歸客甄龍友預坐
席間謂公曰今年春氣一何太盛公問其故甄曰以
果墮甘蔗知之根在公前而末已至此公大笑爲罰
折已末十七

掌吏外紀

汪聖錫爲秘書監食罷會茶一同舍就枕不起或戲
之曰宰子晝寢於予與何誅衆未有言汪曰有一對
雖於今事不切然却是一個出處云子貢方人夫我
則不羈同舍合辭稱美外紀

辛稼軒帥浙東時囑奉南軒任倉憲使劉改之欲見
辛不納二公爲之地云某日公宴至後庭便坐君可
來門者不納但喧爭之必可入旣而改之如所教門
下果誼譁辛問故門者以告辛怒甚一公因言改之

豪傑也善賦詩可試納之改之至長揖公問能詩乎
曰能時方進羊腰腎羹辛命賦之改之對甚寒願乞
卮酒酒罷乞韻時飲酒手顫餘酒流於懷因以流字
爲韻卽吟云拔毫已付管城子爛胃曾封關內侯死
後不知身外物也隨樽俎伴風流辛大喜命共嘗此
羹終席而去厚餽焉山房隨筆

陸士規布衣上詩秦檜喜之嘗挾秦書于臨川中餽
遺不滿意升堂嬖罵守懼以書白秦自解秦怒陸甚
陸請見不出然猶令其子小相者見之問其近作陸
折已末十八

誦其黃陵廟一絕云東風吹草綠離離路入黃陵古
廟西帝子不知春又去亂山無主鷓鴣啼小相入誦
之秦吟賞再四卽命請見待之初鶴林玉露

秦檜爲相久擅威福士大夫一言合意立取顯美至
以選階一二年爲執政人懷速化之望故任於朝者
多不肯求外遷重內輕外之弊頗見於時有王仲可
者以滑稽游公卿間一日坐於秦府賓次朝士
待見稍久仲可在隅席輒前白曰今日公相未出
衆官久伺某有一小話願資醒困衆知其善諷爭竊

聽之。乃抗聲曰：昔有一朝士出謁，未幾有客投刺於門，關者告之，以其官不在，留門狀。俟歸呈稟，客忽勃然發怒，叱關曰：汝何敢爾！凡人之死者，乃稱不在，我與某官厚，獨無諱忘乎？而敢以此言目之耶？我必面白，以治汝罪。關拱謝曰：小人誠不曉諱忌，願官人寬之。但今朝士留謁者，例告以如此，若以爲不可，當復作何語？以謝客。客曰：汝官既出謁，未回第云某官出去可也。關愀然感頷曰：我官人寧死却是諱出去。

宋史

新史

卷二十一

十九

范石湖重九日行營壽藏之地賦詩曰：家山隨處可

松然。荷鉤携盞似醉劉。縱有千年鐵門限，終須一箇

土饅頭。外紀

楊誠齋與朱晦菴善。晦菴病足，誠齋以詩戲云：晦菴若問誠齋叟，上下千峯不用扶。晦菴覽而笑曰：我病在脚，不若誠齋病在口耳也。外紀

秦會之當國，有殿前司軍人施全者，伺其入朝，持斬馬刀，邀於望儀橋下，斫之，斷轎子一柱，而不能傷。謀死其後，秦每出輒以親兵五十人持挺衛之。初，斬全

於市，觀者甚衆，衆中有一人朗言曰：此不了事漢，不斬何爲？老學菴筆記

隆興間，有楊州帥貴戚也，宴席間語客曰：諺謂三世仕宦，方解着衣喫飯。僕欲作一書言衣帽酒飯之制，未得書名。通判鮮于廣對曰：公方立勲業，今必未暇及此。它時功成名遂，均過林下，乃可成書耳。請先立名曰：逸居集。帥不之悟，有牛簽判者，京東歸正官也，輒操齊音曰：安撫莫信，此是通判罵安撫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是甚言語。帥爲發怒，極面

新史

卷二十一

二十

而通判欣然有得色。老學菴筆記

秦太師娶王禹玉孫女，故諸王皆用事。有王子濬者，爲浙東倉司官，居郡宴必與提舉者同席。陵忽玩戲，無所不至，提舉者事之，反若官屬。已而又知吳縣，尤放肆，郡守宴客，方就席，子濬遣縣吏呼妓樂伶人，即皆馳往，無敢留者。上元吳縣放燈，召太守爲客，郡治乃寂，無一人。又嘗夜半遣廳吏叩府門，言知縣傳語，必面見守，醉中狼狽，授衣燭出問之，乃曰：知縣潛過，聞有戲，欲覓一隊守，亟取遣人遣之，不敢較也。

謝希孟與鄉人陳伯益好相調戲伯益面黑而狹多髯希孟入其書室見寫真掛壁上題云伯益之面大無兩指髯髯不仁侵擾乎其旁而巳於是乎伯益之面所餘無幾此語喧傳伯益笑之而莫能報命孟後避寧宗諱改名直字古民伯益於是以前句味其名曰炊餅擔頭挑取去白衣舖上喝將來聞者笑倒

外紀

顧敦詩起罷臺官久之得太原俸與汝陰同官素相

新已家

卷二十一

二十一

好也敦詩作火山置試官歸誌得人且言其解頭作謝啓甚工云夢焦中之鹿奚辨其真探領下之珠適遭其賺汝陰戲謂敦詩曰主文何太恍惚耶

外紀

田登作郡自諱其名觸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於是舉州皆謂燈爲火上元放燈許人入州治遊觀吏人遂書榜揭於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老學菴筆記

姓但者音若價近歲有嶺南監司曰但中庸是也一日朝士同觀報狀見嶺南郡守以不法被劾朝旨令但中庸根勘有一人輒嘆曰此郡守必是權貴所至

問何以知之曰若是孤寒必須痛治此乃令但中庸根勘即是有方可知同坐者無不掩口

老學菴筆記

國初尚文選當時文人尊意此意故草必稱王孫梅必稱驛使月必稱望舒山水必稱清臞至慶曆後惡其陳腐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時士子至爲之語曰文選爛秀才半建炎以來尚蘇氏文章學者翕然從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語曰蘇文熟喫羊肉蘇文生喫菜羹

老學菴筆記

卷二十一

二十一

秦會之有十客曹冠以塾師爲門客王會以婦弟爲親客吳益以愛婿爲嬌客施全以劃刀爲刺客李季以章醮爲羽客龔奎以治產爲莊客丁禪以通家爲狎客曹運以獻計取林一飛選子爲說客郭知運以離婚爲逐客初止有此九客耳秦既死堊於建康有蜀人史叔夜者懷難秦孳生號勸墓前其家大喜因厚遺之於是謂之十客以足十客之數

避暑漫抄

翟耆年字伯壽父公與秦政之子也能清言工篆及八分巾服一如唐人自名唐裝一日往見計顏彥周彥周縉髻着幘鼻稱髯高屐出迎伯壽愕然彥周徐

曰吾晉裝也。公何依。老學菴筆記

新史卷二十二終

所見宋

八卷二十二

三

新史卷二十三

海陽查應光賓王父輯

宋

莊子之疏有可以一大笑者徐無鬼語武庚相馬曰直者中繩曲者中鈞圓者中規方者中矩謂馬步駮迴旋中規矩鈞繩也故東野後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矩同一意也疏乃以直爲馬齒曲爲馬項方爲馬頭圓爲馬眼且世間豈有四方馬頭

段少連性夷曠陳州人晚年因官還里中與鄉老會飲段通音律酒酣自吹笛坐中有知音者亦皆以樂器和之有一老儒獨嘆曰某命中無金星之駭是以不能樂藝段笑曰豈惟金星木星亦不甚得力也

東軒筆錄

虞雍公以西掖贊督議既卻逆亮於采石還至金陵謁葉樞密於玉帳留鑰張忠定及幕屬馮校書洪檢詳在焉相與勞問江上戰拒之詳天風欲奮因留郡飲酒方行流星警報杳至蓋亮已懸前帆將收圖瓜

洲坐上皆恐時劉武忠屯京口病且亟度未必可倖議遣幕府合謀支敵衆以雍公新立功咸屬目葉回顧久之酌卮醪以前曰馮洪二君雖衆惟帳實未履行陣舍人威名方執士卒想望勉爲國家幸此勳業義問與有賴焉雍公受卮起立曰某去則不妨然記得一小話敢爲都督誦之昔有人得一鼈欲烹而食之不恐當殺生之名乃熾火使釜水百沸橫條爲橋與鷺約曰能渡此則活汝鷺知主人以計取之勉力爬沙僅能一渡主人曰汝能渡橋甚善爲我再渡一

宋

八十二

二

遭我欲觀之僕之此行無乃類是乎席上大笑已而雍公竟如鎮江亮不克渡而弒自此簡上知馴致魁柄程史

程史

太公八十遇文王世所知也然宋玉楚詞云太公九十乃顯榮矣誠未遇其匡合東方朔云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噫太公老矣方得東方朔賦了八歲却彼宋玉展了十歲

敬真子

秦僧師垣故農卽今之德壽宮西有望仙橋東有升仙橋後紹興末年師垣薨適值天府開浚運河人去

取泥盡堆積府壙及門有無名人題詩於門曰格天閣在人何在。偃月堂深恨已深。不向洛陽圖白髮。却於鄆塢貯黃金。笑談便欲興羅織。咫尺那知有照臨。寂寞九原今已矣。空餘泥滓積墳陰。白類苑

紹興末謝景思守括蒼司馬李思佐之皆名俊劉李高以書與景思曰公作守司馬九作倖想都事皆如律令也。學考筆記

孝宗時上庠試卷時經御覽辛丑大旱七月私試閱雨有志乎民賦魁士劉大譽賦中有商霖未作相傳

議於高宗漢早欲蘇烹弘羊於孝武之句時趙溫叔爲相孝宗迷欲因此罷之會有詔迎天竺觀音就明慶寺請藏有爲詩者曰走殺東頭供奉班傳宣聖旨到人間太平宰相堂中坐天竺觀音却下山溫叔聞之遂乞免。外紀

孝宗幸天竺及靈隱有輝僧相隨見飛來峰問輝曰既飛來如何不飛去對曰百動不如一靜又看觀音像手持數珠問曰何用曰念觀音經問自念則甚曰求人不如求己孝宗大喜。義南漫筆

洪文敏適在禁林當鎖院一夕草六制畢門腹步庭中一老吏竊語云當時大蘇學士亦不過如此文敏喜而問之汝及侍蘇學士乎曰某大父嘗爲吏重時從入是故見之文敏問蘇學士何如我對曰蘇公速實不遇公但不檢書耳文敏大慚。坡仙集

姜堯章居蒼溪與白石洞天爲鄰潘德又號之曰白石道人且畀以詩云世間官職似樗蒲未到枯松亦大夫白石道人新拜號斷無繳駁任稱呼姜答詩云南山仙人何所食夜夜山中煮白石世人喚作白石

僊一生費齒不費錢仙人食罷腹便便七十二峰生肺肝。外紀

徐淵子好以詩文諧謔丁少詹與妻有違言乃棄家居茶寮山茹素誦經日買海物放生父而不歸妻思之祈徐管解徐許諾出門見賣老婆牙者買一巨筐餉丁併遣以阮郎歸詞云茶寮上一頭陀新來學者麼蟬蜂蛸解與烏螺知他放幾多有一物似蜂窩姓牙名老婆雖然無奈得他何如何放得他丁見詞大笑而歸。外紀

洪文敏文惠兄弟皆長內雖少年貴達家有聲妓之奉往往不能快意王宣子知饒州景伯家居喪偶宣子吊焉主人受吊已延客至內齋喚酒小酌甫舉杯辭妾出素粧靚態黛色粉光不異平日誰浪笑語酒行至無算景伯半酣握王手曰不圖今日有此樂賓主相顧一笑後二十年宣子謝事歸越景盧來爲守時已歸居暇日宣子造郡齋景盧留款亦出家姬侑席笑謂王曰家兄有言不圖今日有此樂王爲絕倒

宋周益公長身瘦面狀若野鶴在翰苑多年壽皇一日燕居嘆曰好一個宰相但恐福薄耳蓋疑其相也一老嫗在旁奏曰家官所嘆豈非周必大乎上曰爾何知曰臣見所畫司馬光像亦如必大清臚上爲之一笑未幾遂登庸

劉伯芻侍郎所居巷日有餅餅者早過戶必問誰歌當爐召與萬錢令多其本曰取胡餅償之後過其戶寂不聞聲呼問曰何輟歌之遽平曰本領既大心計轉粗不暇唱渭城矣

進士李居仁與鄴輝爲友居仁年踰耳順鬢盡白輝少年輕侮乃呼之爲李公居仁於是盡摘其鬚去之輝一日見居仁陽驚曰數日不見而風彩頓異何也居仁整容喜曰如何曰昔日瞻然一公今日公然一婆矣

墨客揮犀

嶺南僻遠之地有驛名翠嵐往來宿者多伺馬於堂上驛吏諫諭不聽乃題小詩於壁以譏之曰大馬本非堂上物莫言驛舍暫經過大都人畜須分別不禁騷聲可禁何騷聲之喻蓋昔人曾有爲騷喚牡丹賦

新史宋

卷二二三

六

云展侶鐵之雙蹄驚回蝶夢鋒如船之兩耳不聽騷聲驛吏之意出於此

墨客揮犀

易被字彥章譚州人以優校爲前廊久不歸其妻作一剪梅詞寄云染淚脩書寄彥章貪儆前廊忘却回廊功名成遂不還鄉石做心腸鐵做心腸紅日三竿懶畫粧度韶光瘦損容光何日得成雙羞對鴛鴦懶對鴛鴦

古杭雜記

妓女王蘇蘇頗善諸詠有進士李標者自言李英公勛之後父在大諫王致君門下致君弟任因與同請

焉飲火標題曰春暮花林邊戶飛王孫尋勝引塵衣洞中仙子多情態留住劉郎不放歸蘇蘇先未識不甘其題因謂之曰阿誰留郎君莫亂道遂取筆繼之曰惟得大驚雞亂飛龐童瘦馬老麻衣阿誰亂引閒人到留住青鈇熟趕歸標性偏頭面通赤命陽先歸後蘇蘇見王家郎君輒詢熟趕即在否古校錄紀或傳得一詩謎云佳人在醉索人扶露出胸前白雪膚走入帳中尋不見任他風水滿江湖乃賈島李白潘閏四詩人名也墨客揮犀

行其末

卷二十一

七

戴石屏薄游江西有富家翁愛其才以女妻之居二三年忽欲作歸計妻聞其故告以曾娶妻白之父父怒妻宛曲解釋盡以奩具贈行仍錢以詞云惜多才憐薄命無計可留汝採碎花殘然寫斷腸句道傍楊柳依依千絲萬縷抵不住一分愁緒捉月盟言不是夢中語後回君若重來不相忘處把杯酒洗奴墳土石屏既別遂赴水死世俗有謠詞云孫飛虎好色柳盜狐貪財這賊牛兩般都愛石屏之謂也外紀

三山蕭軫登第榜娶再婚之婦同舍張任國以柳梢

青詞戲之曰掛起招牌一聲喝朱舊店新開熟事孩兒家懷老子畢竟招財當初合下安排又不豪門買

古苑雜記

歌自古道正身替代見任添差連枝秀姓孫氏京師角妓也後爲女道士浪遊湖海間欲於東門外化綠造菴陸宅之爲造疏語多寓譏諷其中有不比尋常鈎子曾經老大鉗旋百煉不回萬夫難敵之句孫於是飄然入吳遇賢人李恕齋乃欲尋舊好遂從俗嫁之

夔峽道中昔有杜少陵題詩一首以天字爲韻榜之

浙史宋

卷二十三

八

梁間自唐至今無取作詩者有一監司過而見之輒和少陵韻大書其側後有人嘲之云想君吟詠揮毫日四顧無人膽似天過者無不笑之竹葉詩話

杜子美北征詩云海圖折波濤舊綉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可謂窮矣及賦韋諷畫古松詩則云我有一疋好東絹愛之不減錦綉段已令拂拭光零亂請君放筆爲直幹子美乃有餘絹作畫材何也余嘗戲作小詩示少陵云百尺寒松老幹枯常郎筆妙古今無何如莫掃鵝絲線留取天吳紫鳳圖使少

陵尚無恙當爲我一捧腹也。竹坡詩話

建炎已酉歲車駕駐蹕建康毗陵錢申仲紳赴召命僕亦以事至彼與之同邸申仲以能詩自負嘗作詩話甚詳余偶用其剪紙刀渠頗靳之且曰此刀唯吾鄉所造者頗佳他處不及也余戲之曰仙鄉剪刀雖佳然不及太原者也錢曰太原唯出銅器未聞出剪刀也余曰君深於詩而不知此耶子美詩云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吳松半江水吾豈妄言哉吳松詩話錢良臣自諱其名幼子頗慧凡經史中有良臣字輒

新見宋

一八卷二十三

九

改之一日讀孟子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

遂改云今之所謂參差古之所謂民賊也。釋史

崧山隱者閉戶著書不接世事忠宣造其居自名其

刺曰探道學古持所業謁見嘗有字說解可字云方

釘下時必象其孔之可否又解母字云方爲女時未

有所孔爲母則兩孔番矣。過庭錄

孝皇時一州官得郡陛辭有宦者奏知來已有川知

州上殿宿家要笑青皇問所以奏云外面有一語

云囊上幞頭西字臉恐官家見了笑只得先奏所謂

知州者面大而橫闊故有此語來日上殿壽皇一見憶先語便笑云卿所奏不必宣讀容朕宮中自意愈笑不已其人出外曰早來天顏甚俊以某奏劄稱旨殊不知西字臉先入之言所以動壽皇之笑也

錢昭度諫方池詩云東道主人心匠巧鑿開方石貯連漪夜深若被寒星映恰似仙翁一局棋有嘲之者曰此正謂一局黑全輸也

李觀賢而有文章素不喜佛不喜孟子好飲酒一日有達官送酒數斗李家釀亦熟一士人知其富有酒

新見宋

一八卷二十三

十

然無計得飲乃作詩數首罵孟子其一云完廩捐墮未可知孟軻深信亦還痴獄翁方且爲天子女壻如何弟殺之李見詩人喜留連數日所與談莫非罵孟子也無何酒盡乃辭去既而聞又有寄酒者士人再往作仁義止論三篇大率皆詆釋氏李覽之笑云公文采甚奇但前次被公吃了酒後極索寞今次不敢相留留此酒以遣懷

三水林觀過年七歲嬉遊市中以鬻詩自命或戲令詠轉矢氣云視之不見名曰希聽之不聞名曰夷不

嘗若自其口出。人皆掩鼻而過之。林試神童科。不甚達。

西湘僧儀嘗以詩上權臣云。我本田中一比丘。却來乘馬不乘牛。如今馬上風波急。不似田中得自由。權臣以爲謗已。遂絀其衣。白蕉題

南皮縣丞郭務靜。初上曲王慶通判案。靜曰。爾何姓。慶曰。姓王。須臾。慶又來。又問何姓。慶又曰。姓王。靜怪。愕良久。仰看慶曰。南皮佐史總姓王。

宋時太學各齋。除夕於祭齋榜品。用棗子荔枝蓼花。新史宋 卷二十三 十一

取早離了之。識執事者。帽而不帶。以絲代之。謂之叨。謂爵中有數鴨脚。以酒沃之。謂之僥倖。遊湖不至三賢堂。蓋以樂天子瞻君。復並坐謂之落鰲。林此皆速化之心。可發一笑。

省試王射虎侯賦云。講君子必爭之。藝餘大人所變之。皮貴老爲近親。見龍靈之。黃孝思彷彿于吾親。試官掩卷大噱。傳爲口實。江陵義雜志

祖擇之押字。直作一口字。人間之云。口無擇言。江陵義雜志

向相延州詩。四時常有烟棚合。三月猶無菜甲生。又有人嘲同州詩云。三春花發惟樗櫟。二月鶯啼是老鴉。江陵義雜言

洛京留臺有舊案。言國初取索鹵簿法仗。報言本京鹵簿。因清泰間。末帝將帶逸去。不知所在。人傳以爲笑。今登聞鼓院。初供賊吏。具須知單狀。稱本院元管鼓一面。在東京宣德門外。被太學生陳東等擊碎。不曾搬取前來。正與此相類。公羊雜議

周益公洪容齋嘗侍壽皇宴。因談肴核。上問容齋鄉。新史宋 卷二十三 十二

鄉里所產。容齋番禺人也。對曰。沙地馬蹄龍。雪天牛尾狸。又問益公。公廬陵人也。對曰。金柑。玉版筍。銀杏。水精葱。上吟賞。又問一侍從。忘其名。浙人也。對曰。螺頭。新婦臂。龜脚。老婆牙。四者皆海鮮也。上爲之一笑。鶴林玉露

張逸知成都。僧文鑒求見。時華陽薄張唐輔同在客次。唐輔欲搔首方脫烏巾。睨文鑒置於其首。文鑒大怒。訴於張公。公問其故。唐輔曰。某方頭痒。取下幘頭。無處頓放。見大師頭閑。遂權頓少。時不意其怒。

有士人好食大肉，主人知其意，命賦一大詩，以鹽字爲韻。士人立就口占云：幾年辛苦伴王鹽，長夜巡行護短簾。戀戀見人渾識舊，依依向主肯趨炎。臥從芳草苔痕破，立傍梅花雪片粘。曾向山中擒狡兔，扳毫禦筆與君拈。主人喜，遂殺大食之。東坡集

王隨作相病已甚，好釋氏，時有獻嘲者云：誰謂調元地，養成養病坊。但見僧盈室，寧憂火掩房。在杭州常對一叢長老，誦已所作偈。僧既瞑，離席引直，幾入其懷，實無所聞，奮嘆賞之，以爲知音之妙。江鄰幾雜志

潭州試經童，試官舉經頭一句云：三千大千時一闍童，誦不通，因操南音上誦，曰：覆試官，不知下頭有世界耶。無世界耶，聞者大笑。

劉潛夫初學晚唐，少時作十老詩，其老將云：昨解兵符歸故里，耳聽邊事幾番新。偶逢麾下來賓識，欲說遼陽記不真。兒兒寶刀偏愛憤，奴吹蘆管輒悲辛。夜寒或作關山夢，萬一君王起舊人。老妓云：籍中歌舞昔馳聲，憔悴猶存態與情。笑說舊官當日寵，偏呼狎客小時名。薄髮已脫梳難就，半被長空睡不成。却羨

隣姬門戶熱，隔牆張燭到天明。老儒云：向來歲月雲疊邊，老去生涯井臼前。舉孝廉科非復古，給靈壽杖定何年。空齋萬卷終無用，專巧三場終未然。猶記兒時聞緒論，白頭不敢負師傳。老吏詩云：少讀刀筆老尤工，舊貫新條問畧通。聞智固應雄舊輩，論年亦合作徂公。孫魁明有堪踴處，包老嚴猶在套中。祇恐聞羅難抹過，銛鞭他日鬼臂紅。外紀

楊成齋初欲習宏詞科，南軒曰：此何足習。盍相與趨聖門，德行科乎。誠齋大悟，不復習，後論詞科可罷曰：新史宋八卷二十三

孟獻子有友五人，孟子已忘其三，周室去爵之積，孟子已不能道其詳，即孟子在，亦安能中今之詞科哉。談資

宏齋包恢年八十有八，爲樞密，陪祀登拜如臺，精神康健，一日買似道忽問曰：包宏齋高詩步履不艱，必有衛養之術，願聞其畧。恢答曰：有一服九子藥，乃是不傳之秘方，似道欣然欲授其方，恢徐徐笑曰：恢喫五十年獨睡丸。三朝野史

蒲傳正知杭州，有術士請謁，年踰九十，而有嬰兒之

色傳正接之因訪以長年之術答曰其術甚簡惟絕色慾耳傳正良久曰若然則壽雖千歲何益

翁客自蜀挾一妓歸蓄之別室率數日一往偶以病少疎妓疑之翁作詞自解妓即韻答以踏莎行云說盟說誓說情說意動便春愁滿紙多應念得脫空經是那箇先生教底不茶不飯不言不語一味供他憔悴相思已是不曾聞又那得工夫嗟你

新史

宋

卷二十三

十五

遺也五撮鬚爲誰曰五子胥也

蕭上府說

吉州士子赴省書先牌廬陵魁選歐陽伯樂或謂之曰有客遙來自吉州姓名挑在擔竿頭雖知汝是歐陽後畢竟從來不識修

夷歌志

王思徵性好潔淨左右提衣悉令白紙裹手指在宅有大汗柱思微令門生洗之意猶不已便令亂削復言未足遂令易柱

金瓶子

陳晨知奉新縣有王允升老而娶妻徐氏爲諸寵所阻當夜不成婚而成訟嚴判云兩家老夫婦方結同

心一夜惡因緣遂成反目這場公案好入笑林王允升白髮皤然自謂力微而心壯徐氏女青春過了亦須華落而色衰始焉草草婚姻終也匆匆聚散覺蒼小小思珍偶與少年鳳凰寥寥不復聞遂成一夢紹熙在鶴禁有意受終而難發言數擊鮮於慈福后詢近侍大臣屢排當位旁側有奏曰意欲嬖嬖爲起上爾后笑壽皇至東內從容問語官家也好早取樂放下與兒曹上曰臣父欲爾但見孩向小未經歷故不能卽與之後儲卽度長樂必已及之矣備具狀爲

新史

宋

卷二十三

十六

壽者再后不能已語之曰吾亦嘗論乃翁渠所見又爾光宗岸幘稟后曰臣已白髮尚以爲童則罪過翁翁后無語蓋謂高廟遜壽皇於盛年爾

明野遺記

光廟逾年不朝東內壽皇怏怏一日登朝堂露臺聞委巷小兒爭鬧呼趙官家者壽皇曰朕呼之尚不至爾枉自呼悽然不樂自此浸不豫

朝野遺記

嚴州烏石寺在高山之上有岳武穆飛龍循王俊劉太尉光世題名劉不能書令侍兒意真代書姜宪章題詩云諸老凋零極可哀尚留名姓壓崔嵬劉卽可

是疎文墨幾點燕支漬綠苔鶴林玉露

天台宋氏家本富後貧嘗廬於鄉價成作詩云自歎年來刺骨貧吾廬今已屬西鄰殷勤說與東園柳他日相逢是路人富者見詩惻然即以券還之亦不索其直鄉人嘉其誼行營雜錄

尤梁溪延之博洽工文與楊誠齋爲金石交淳熙中誠齋爲秘書監延之爲太常卿又同爲青宮寮案無日不相從二公皆善謔延之嘗曰有一經句請秘監對曰楊氏爲我誠齋應曰尤物移人衆皆歎其敏確新史宋
一八卷二十三
十七

誠齋戲呼延之爲蝥蟬延之戲呼誠齋爲羊一日食羊白腸延之曰秘監錦心綉腸亦爲人所食乎誠齋笑吟曰有腸可食何須俟蝥蟬勝無腸可食人蓋蝥蟬無腸也戲後閑居書問作來延之則曰羔兒無恙誠齋則曰彭越安在誠齋寄詩云文戈却日玉無價寶氣蟠胸金欲流亦以蝥蟬戲之也延之先卒誠齋祭文云齊歌楚些萬象爲挫環偉詭譎我倡公和放浪諧謔尚友方朔巧發捷出公嘲我酢鶴林玉露
有士人貧甚夜則露香祈天益久不懌一夕忽聞空

中語曰帝閱汝誠使我問汝所欲士答曰某所欲甚微非敢過望但願此生衣食充足逍遙山水間以終其身足矣空中大笑曰此上界神仙之樂何可易得若求富貴則可矣行營雜錄

張端爲河南司錄府當祭祀買猪已呈尹其夜笑入錄廳端即令殺之吏以白尹尹問端對曰按律諸無故夜入人家主人登時殺之勿論尹大笑爲別市猪有一主一僕久行役忽登一山遇豐碑大書太行山三字主欣然曰今日得見太行山僕隨後撤撤官人新史宋
一八卷二十三
十八

不識字只是太行山安得太行山主叱之僕慙笑不已主有怒色僕謂試問此間土人若是太行山其罰錢一貫若是太行山當賞某錢一貫主笑而肯之行至前聞市學讀書聲遂登其門老儒出接主具述其事老儒笑曰公當賞僕矣此只是太行山僕曰却某之言是請錢即往沽飲主俟之稍久大不能平復求見老儒詰之將謂公可證是否何亦如蠢僕之言太行取老儒大笑曰公可謂不曉事一貫錢項未耳教此等事永不識是太行山東谷所見

有人問秀州崇德縣民長官清否。答曰：「漿水色言不
清不濁也。」談苑

何昉大言誇誕。當國者以爲天下奇才。力加薦引。未
數年爲兩浙漕。一日語坐客云：「朝廷官爵是買吾曹
頭顱。豈不可畏。」適聞人伯卿在座末。趨前云：「也買脫
空。」

新史卷二十三終

新史宋

入卷二十三

十九

新史卷二十四

海陽查應光賓王父辭

宋

鍾弱翁所至好貶剝榜額字畫必除去之出新意自立名今具牌當爲重書鍾刻工匠十數輩然字畫不工人皆苦之嘗經過廬陵一山寺有高閣壯麗弱與僚屬部曲擁立望其榜曰定慧之閣字徑八寸旁題姓名漫滅弱翁放意輕謬使僧呼梯取之拭拂視之乃魯國顏真卿書弱翁顧謂客曰似此字畫何不刻

新史宋

卷二十四

石即今刻石

墨客揮犀

寧廟朝高文虎知貢舉日以天子大采朝日爲賦題試貢士而舉人困厄於此學舍皆嘆怨後文虎因作西湖放生池碑誤引故事及上殿墮笏失儀兩學齋舍裒金作絲帳贈教禽獸伎人趙十一郎寓意以譏之其中有云鼠猴惜笏而不失其儀士有所愧禽鳥認書而咸知所出人反不如白鶴鶴

歐陽修證文忠京鏗亦證文忠初證文穆時有無名子作詩曰一在廬陵一豫章文忠文穆兩相望大家

吹上梧桐樹自有傍人說短長外紀

慶元初趙師霽爲臨安尹嘗請畫以西湖爲放生池作亭池上求國子司業高炳如文虎爲記高故博洽疾時文浮誕痛抑之以此失士子心會記中有鳥獸魚鱉咸若商曆以興既已侵之石本流傳殆不可掩改商爲夏痕刻猶存輕薄子作詩以譴之云高文虎稱伶仃萬苦千辛作箇放生亭記從頭無一句說着官家畫把太師歸美這老子忒無廉耻不知濁筆能幾夏王却作商王只怕伏生是你外紀

新史宋

卷二十四

韓平原在慶元初其弟仰曾爲知閤門事頗與密議時人謂之大小韓求捷徑者爭趨之一日內燕優人有爲衣冠到選者自叙履歷材藝應得美官而留滯銓曹徘徊浩歎又爲日者契輔持扇過其旁邀使談庚甲間得祿之期日者厲聲曰君命甚高但於五星局中財帛宮若有所礙目下若欲亨達先見小寒更望成事必見大寒可也優蓋以寒爲韓侍燕者皆縮頸匿笑時有宗室就試南宮者題詩邸云寒衝衝風怯曉寒也隨舉子到長安路入莫作親王看楚趙如

今不似韓外紀

韓平原作南園於吳山之上其中有所謂村庄者竹
籬茅舍宛然田家氣象平原嘗遊其間甚喜曰撰得
絕似但欠雞鳴犬吠耳既出遊他所忽聞村中雞犬
聲令人視之乃府尹所爲也有太學生朝曰堪嘆明
庭鷺鷥甘作村庄犬雞一日米山失勢湯燁錢煮刀
封

經生多有不省文章嘗一邑有兩人同官其一或舉
杜荀鶴詩稱賞也應無計避征徭之句其一難之曰

新史宋

卷二十四

三

此詩失矣野鷹何嘗有征徭乎舉詩者解曰古人有
言豈有失也必是當年科取翎毛耳

韓彥古字子師詭譎任數處性不常尹京曰范仲西

叔爲諫議大夫昇陵春之大用有日矣范素惡韓將

奏黜之語頗泄韓窘甚思所以中之范門清峻無間

可入乃以白玉爲小合滿貯大北珠絨封于大合中

厚賂鈴下老兵使因間通之范大怒此使持去所愛

妾亦在傍恠其僣大而輕曰此何物也試啓觀之則

見玉合蓋惟之方復取視玉滑而珠圓分迸四出失

手墮地合既碎蓋不可收拾范見而益怒自起徠妾
之冠而氣中仆地竟不起癸辛雜識

張又延平人少負才入太學有聲爲率性齋長甚矜

小而奸作爲動以苛禮律諸生同舍多不平之甫田

林叔躬以其名字作詩賦各一首嘲之其警懸云身

材短小久曹交六尺之長腹內空虛之詞又一點之

墨詩警句云中分爰兩段風使十儋綠文上元無

人前強出些曲盡形容之妙又私試齊開四門賦云

想帝女下嬪大展親家之禮諒商均不肖幾成太子

軒吳

卷二十四

之遊天子之堂九尺云假令學子來朝莫免其而

使曹交入見僣其頭顏淵具體而微賦云博我以

文約我以禮望之儼然道與之貌天與之形耿乎小

爾亦皆叔躬之所爲也癸辛雜識

嘉泰癸亥歲劉改之在中都時辛稼軒疾帥越聞

其名遣介招之適以事不及行作書歸駱者因倣辛

體沁園春一詞併賦往下筆便逼真其詞曰斗酒飛

肩醉渡浙江豈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約林和靖與蘇

公等駕勒吾回坡謂西湖正如西子濃抹淡粧臨照

臺諸人者都擡頭不顧只管傳杯白云天竺去來圖
画裡崢嶸樓觀開看縱橫一瀾東西水遠兩山南北
高下雲堪遁日不然時香疎影只可孤山先探梅蓬
萊閣訪稼軒未晚且此徘徊幸得之大喜致祝數百
千竟邀之去館燕彌月酬倡麇盡皆似之逾喜垂別
贈之千緡曰以是爲求田資收之歸竟蕩於酒不問
也詞語峻拔如尾腔對偶錯綜蓋出唐王勃體而又
變之余時與之飲西園收之中席自言欲得有得色
余率然應之曰詞句固佳然恨無刀圭藥瘳君白日

新史

卷二十四

五

見鬼證耳

程史

嘉泰末年平原公恃有扶日之功凡事自作威福政
事皆不由內出會內宴伶人王公瑾曰今日政如客
人賣傘不由裏面後寧宗恭淑后上仙而曹氏爲婕
妤平原特以爲親屬偶值真里富國進馴象至平原
語公瑾曰不聞有真里富國公瑾曰如今有假楊國
忠平原雖憾之而無罪加焉

白類贊

趙師魯爲工部侍郎附韓侂冑得知臨安府侂冑生
日百官爭貢珍異師魯最後至出小合曰願獻小果

核侂冑啓之乃采金蒲桃小梨上綴大珠百餘顆衆
慙謝

宋史

韓侂冑專政宰執侍從皆其門廡之人威行官省程
松翁附之乃獻一妾於侂冑名之曰松壽侂冑曰奈
何與大諫同名松曰欲使鄙賤姓名常蒙記憶耳遂
同知樞密府

宋史

韓侂冑嘗以冬月携家遊西湖過覽南北兩山之勝
未乃置宴南園族子判院與焉有獻牽絲傀儡爲土
偶者小兒者名爲迎春黃胖韓顧族子詠之既賦一
新史

宋史

六

絕云脚踏虛空手弄春一人頭上要安身忽然掉斷
兒童手骨肉都爲陌上塵侂冑佛然不終宴而歸未
幾禍作

外紀

侂冑擅權日一時獻佞者皆稱師王叅知政事錢象
祖嘗諫用兵與有隙史彌遠因與合謀既得罷相之
旨遂私謀批殺之寧宗實不知也都下語曰釋伽佛
中間坐胡漢神立兩傍文妹晉賢自闢象祖打殺獅
王

外紀

郭棣帥淮東實築二城郭倪從焉余兄周伯吏部時

在其幕府。每從東閣游。見其論議。自負莫敢撓者。一日持扇題其上曰。三顧頻繁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蓋以孔明自許。竊佐之以爲少年戲。刺妄標置耳。嘉泰開禧間。倪位殿岩。賓客日盛。相與恣憑。真以爲臥龍復出。遂逢當軸意。以與六月之師。吳衛守肝。暇過見之於揚。倪迎謂曰。君所謂洗脚上船也。子生西陲。如斜谷祁山。皆狹隘。可守而不可出。豈若得平衍夷曠之地。掉鞅成大功。顧不快耶。陳景俊爲隨軍。曹先行燕之中。席酌酒曰。木牛流馬。則以煩公。衆咸

新史宋

卷二十四

七

笑之。余至酒正。暑見其坐上客。扇果皆有此兩句。然後知所聞爲不誣也。倖既潰於符離。倪又敗於儀真。自度不復振。對客泣數行。時彭傳師爲法曹。適在坐。謂人曰。此帶汁諸。窮亮也。傳者莫不拊掌。程史東陽陳同父。資高學奇。跌宕不羈。嘗與客言。昔有一士。鄰於富家。貧而屢空。每美其隣之樂。旦日衣冠謁而請焉。富翁告之曰。致富不易也。子歸齋三日。而後平告子。以其故。如言復謁。乃命持於屏間。設高几。師之貴賁。揖而進之。曰。大凡致富之道。當先云其三

賦五賊。不除富不可救。請問其目。曰。卽世之所謂仁義禮智信是也。士盧胡而退。程史

蔡丞相衡罷歸金華里居。不復問時事。但召布衣交。日飲亡何。一日覺意中忽忽不怡。問諸客曰。某且死。所恨未知死後佳否耳。一士人在下坐。作而對曰。佳甚。丞相驚顧。問何以知之。曰。使死而不佳。死者皆逃。諫矣。一死不返。是以知其佳也。程史

蜀伶多能文。俳語率雜以經史。凡制帥幕府之應集多用之。嘉定初。吳畏齋帥成都。從行者多選人。類以

新史宋

卷三十一

京削繁念。伶知其然。一日爲古冠服。數人游於庭。自稱孔門弟子。交質以姓氏。或曰常。或曰於。或曰吾。問其所蒞官。則合而應曰。皆選人也。固請析之。居首者率然對曰。子乃不我知。論語所謂常從事於斯矣。卽某其人也。官爲從事。而繁以姓。固理之然。問其次。曰亦出論語。於從政乎。何有。蓋卽某官氏之稱。又問其次。曰。某又論語十七篇。所謂吾將仕者。遂相與歎咤。以選調爲淹抑。有怨。適其旁曰。子之名不見於二十子。固聖門下第。盡扣十哲。而受教焉。如其言見顏

方在堂羣而請益子奪職頰曰如之何何必改充公應之曰然回也不改衆撫然不怡曰無已質諸夫子夫子不答久而曰儻遂改火急可已矣坐客皆愧而嘆聞者至今啓頰

祀吏

中都有談天者居於觀橋之東日設肆於門標之曰看命司其術稍售其徒憎之曰司者有司之稱一妄庸術乃以有司自命相與謀訟之一人起曰是不難我能使之去且日徙居其對衡亦易其標曰看命西可遇者多悟而嘆其人愧極亟徹不敢留

程吏

新見宋

卷二十四

宇文忠惠紹節在樞府余間見焉因及五行之理相與縱譚有客在坐偶曰點醫王涇者昨鞭背都市流遠方及平原用事始得歸稍叙故秩自言元不曾受杖嘗袒而示其背完整無疵初不解其如何也後見他醫言杖皆有癰唯噬膚之初傳以金箔則癰立消意金木之性相制耳忠惠笑曰昔人有以砥足之藥售於市者輒揭扁於門曰供御或笑其不根聞於上召而罪之既而有其愚及出乃復增四字曰曾經宣喚今此方無乃其比耶子將誰售

程吏

四明倪君奭臨終賦夜行船詞云年少疎狂今已老筵席散雜劇打了生向空來死從空去有何喜有何煩惱說與無常二鬼道福亦不作禍亦不造地獄閻王天堂玉帝看你那裡押到

隨隱漫錄

宋坦齊謂曹東菴曰君生永嘉詩學江西日典到何拘江派然則四靈不足學歟曰靈詩如咬玉腴雖爽不飽江西詩如百寶頭美文口通腹

隨隱漫錄

新見宋

本二句

退之以其姓爲對也

隨隱漫錄

余童字端蒙鄱之樂平人由學省登紹興戊辰第幼學以能又同里項氏極愛重之欲納爲婿其意未决余一日來訪項謂曰偶得寫景句云杜宇一聲春晝永午夢驚殘余應聲云黃鸝百轉曉風清宿酲消盡項大喜即以女妻之

游鶴紀聞

浮休居士張芸叟父經選貢既還怏怏不平當內集分題賦詩其女得蠟燭有云莫訝淚頻滴都緣心未灰浮休有題色自是無復躁進意司馬朴之室浮休之女也有詩在廊延路上一詩中十聯云滿目煙含

芳草綠倚欄露泣海棠紅或云便是詠獨者

墨莊漫錄

楊州蜀岡上大明寺平山堂前歐陽文忠公手植柳

一株謂之歐公柳公詞所謂手植堂前楊柳別來幾

度春風者薛嗣昌作守相對亦種一株自榜曰薛公

柳人莫不嗤之嗣昌既去爲人伐之

墨莊漫錄

嘉定間楊伯子爲湖州守彈壓豪貴牧養小民治聲

赫然爲三輔冠郡之士相與肖像祠於學宮與工部

尚書戴少望並祠伯子意不悅會除浙東吏節將行

辭先聖先師禮畢與校官諸生坐於講堂命取所祠

新史

卷二十四

十一

畫像來題詩其上云面有憂民色天知報國心三年

風月少兩鬢雪霜深更莫留形迹何曾廢古今不如

隨我去相伴老山林遂卷藏而行當時士子有戲和

其詩者末句云可憐戴工部獨樹不成林

鶴林玉露

嘉定癸酉臣僚奏請禁止都城青蓋兩學俱以皂蓋

出入而天府又復禁止忽有外郡參學士人入都不

知所禁被獲入公府士人乞供對而書詩曰冠蓋相

望古所然易青爲皂且從權中原多少黃羅蓋何不

多多出賞錢州府遂夾捕人而遣之

白鶴閣

會稽富人馬生以入粟得官號馬殿幹喜賓客有姬

美艷能歌時出佐酒客有梁縣丞者頗黠因與之目

成一旦馬生姐姬出嫁梁捐金得之他日置酒觴客

陳無損益之在坐酒酣舉杯屬梁曰有儂語奉上梁

諦聽即琅然高倡曰昔居殿幹之家愛喪其馬今入

縣丞之室毋逝我梁一坐大呼嘆而主人憮然不樂

無幾梁亦死焉

笑辛雜記

宋時行都節序皆有休假惟七夕百司皆入局不準

假有時相問堂吏云七夕不作假有何典故吏應云

新史

卷二十四

十二

七夕古今無假時相但唯唯不知其有所侮也蓋用

柳詞七夕二郎神云須知此景古今無價

曹東賦赴省陸行良苦作詞自慰其足云春闈期近

也望帝鄉迢迢猶在天際懷恨這一雙脚底一日廝

赶上五六十里爭氣扶持我去博得一官歸怎時賞

你穿對朝靴安排你在轎兒裏更選弓鞭夜間伴你

罷異編

理宗時丞相崔與之歸蜀建第甚麗里有豪商李姓

者亦從而效之即用崔府匠人規制落成崔往視之

歸召匠問曰汝與某建宅固佳但少兩枝梁耳匠曰此一依相府規模者崔曰一枝是沒思量一枝是沒酌量史堅續志

裴子羽爲下邳張晤爲縣丞二人俱有聲氣而善言語曾論事移時吏人竊相謂曰縣官甚不和長官稱兩贊府卽道晤贊府稱晤長官卽道兩終日如此不和封氏見聞

許義方妻劉氏以端潔自許義方嘗出經年始歸語妻曰獨處無聊得無與鄰里親戚往還乎劉曰自君新見宋八卷二日

之出足未嘗履閱義方咨嘆不已又問何以自娛答曰惟時作小詩以適情耳義方欣然索詩觀之開卷第一篇題云月夜招鄰僧閒話

史彌遠比周楊后出入宮禁外議甚詳有人作詠雲詞譏之云往來與月爲儔舒卷和天也蔽及廢齊王而殺之也甚冤劉克莊有詩譏之云楊柳春風丞相府梧桐夜雨濟王家外紀

史彌遠初反韓侂胄所屬時頗稱治及齊王不得其死論者紛起遂專任儉壬以居臺諫李知孝樂成大

等爲之鷹犬搏擊善類士流無耻者多以鑽刺進稅官宴時有伶人執拳石以大鑽鑽之久而不入嘆曰鑽之彌堅一伶遠朴其首曰汝不去鑽彌遠却來鑽彌堅可知道鑽不入也舉座升栗翌日彌遠杖伶人而出之境外紀

裴談爲御史大夫素奉釋氏妻悍妬談謂妻有可畏者三少妙之時視之如生菩薩安有人不畏九子魔母耶及男女滿前視之如九子魔母安有人不畏九子魔母耶及五十六薄施粧粉或青或黑視之如鳩

盤茶安有不畏鳩盤茶耶

史彌遠欲占育王寺地作壇衆僧俯首莫敢誰何有一小僧曰我有一策阻之作偈云寺前一塊地常有天子氣丞相要作壇不知主何意用是題於通衢史意遂息外紀

車駕輿景靈宮太學武學宗學諸生俱在禮部前迎駕有作十七字詩曰駕幸景靈宮諸生畫鞠躬頭烏身上白米蟲蓋譏其饅頭褊服歲糜廩祿不參四身年年迎駕也外紀

鄭越公清之託王命出高爵合文房四友例有除
訓詞甚美門下客林肅翁希逸劉藩夫克莊各擬謝
表人爭傳誦林代毛穎謝云楮知白嘗及面以臣點
汗而見疑石虛中恃寵才欲臣流落而後已獨蒙拂
拭未忍棄植豈非以內劄施行無漏言於片字中書
進擬或任怨於一勾忠粗竭於毫芒思久居於掌
對揚麻卷幸冀元鑑之其期效稟心時進公權之諫
代石虛中謝云濡染固勤愧淵源之易涸氣質難化
如圭角之未除徒堅石不轉之心莫效璧俱碎之報

新見

宋二十四

十五

幸不折於屢挫幾見買以一官從我而無所取林小
器偶叨於承乏掌制而不善爲劉拙工未免於包羞
劉代陳玄謝云上恩甚渥月輒給於一枋有學都荒
歲纔磨於寸許研精游藝摩頂酬知潤色廟謨不假
丹青之力劑量人品尤嚴皂白之分代楮知白謝云
臣無他技方虞劄惡之譏帝有恩言適示褒褒之意
委穆之以百函之多餉張華萬番之富大事則書之
策安能措一字之謹嚴小子不知所裁徒自愧成章
之狂簡外紀

驛路有白塔橋印賣朝京里程圖士大夫往臨安必
買以披閱有人題壁曰白塔橋邊買地經長亭短驛
甚分明如何只說臨安路不數中原有幾程古杭集
端平間真希元應召而起百姓仰之若元祐之仰東
水也時楮輕物貴市井鳴咽爲之語曰若要百物賤
直待真直院及入朝進對首以正心誠意爲言愚民
無知以爲不切時務遂續前語曰喫一西湖水打作
一鍋麵外紀

真西山祭大政未及有所建置而薨魏鶴山督師亦

新見

宋二十四

十六

未及有設施而罷臨安僑人裝一儒生手持一鶴別
一儒生與之邂逅問其姓名曰姓鍾名庸問所持何
物曰大鶴也因傾蓋催然呼酒對飲其人大嚼洪喫
酒肉靡有孑遺忽顛仆於地群數人曳之不動一人
乃批其頰大罵曰說甚中庸大學吃了許多酒食一
動也動不得魏林王露

項羽廟在臨安近郡三衢十八里頭樵戴市市人失
火延及斯廟有人作詩曰龐秦久矣酷斯民羽入關
中又一秦父老莫嗟遺廟毀咸陽三月是何人古杭集

理宗朝嘗欲舉行推排田畝之令廷紳有言而未行至賈似道當國卒行之有人作詩曰三分天下二分無猶把山川寸寸量縱使一坵添一畝也應不似舊封疆又有作沁園春詞云道過江南泥牆粉壁右具在前述某州某縣某鄉某里住何人地佃某人田氣象蕭條生靈憔悴經界從來未必然惟何甚爲官爲已不把人機思量幾許山川况土地分張又百年正西蜀峻岩雲迷鳥道兩淮清野日警狼煙宰相弄權奸人罔上誰念干戈未息肩掌大地何須經理萬取升也宋 卷二十一 十七

江西俗儉果榘作數格唯中一味或果或菜可食餘悉充以雕木謂之子孫果盒又不解銚蔗糖亦刻木飾其色以代一客飲食取之方知贗物便失笑覆視之底有字云大德二年重修更胡盧也

胡世將成公爲中書舍人兼權給事中與張薺子公同在後省一日胡將上馬忽內逼乃解衣登廁張戲之曰解衣脫冕而行舍人給事取急欲尋屬對無有其事後李彌太似矩當尚書知平江府似矩常爲宣

撫使張忽云子公之何吾有對矣可對棄甲曳兵走宣撫尚書取常轡聞者以爲的對蓋爲帥臣常爲賊所窘也是社漫錄

淳祐間史嵩之入相以二親年老慮有不測預爲起復之計時馬光祖未卒哭起爲淮東總領許堪未終喪制起爲鎮江守臣里巷爲十七字語曰光祖做總領許堪爲節制丞相要起復援例外紀

馬裕齋尹臨安日有士子踰牆盜入室女事覺到官裕齋試踰牆摸處子詩士人秉筆云花柳平生債風

流一段愁踰牆乘興下處子有心搜謝砌應清越弄

香許暗偷有情生愛慾無語強嬌羞不負秦樓約安知漢獄囚玉顏麗如此何用讀書求裕齋喜甚卽刊

一減字木蘭花詞云多情多愛還了平生花柳債絲

簡檀臥室女爲妻也合當傑才高作聊作青衿三百

索燭影梅紅記取水人是馬公遂令女歸生旦厚贈之外紀

彭淵材好談兵曉大樂通知諸國音語嘗院日行節

頗管毋患乏水近聞開井法甚妙時館太清宣于是

日相其地而掘之無水又遷掘數尺觀之四旁遭其掘鑿孔穴基布道士月夜登樓之際輒頌曰吾觀爲敗龜殼乎何四望孔穴之多也淵材不憚又嘗從郭太尉遊園吃曰吾比傳禁蛇方甚妙但呪語耳而蛇聽約束如使稚子俄有蛇甚猛太尉呼曰淵材可施其術蛇舉首來奔淵材無所施其術反走汗流脛其冠巾曰此大尉宅神不可禁也大尉爲之一笑嘗獻樂書得陽律郎使余跋其書曰子落筆當公不可以叔侄故溢美也余曰淵材在布衣有經綸志善談兵

墨客揮犀

彭淵材初見范文正公畫像驚喜再拜前磨折稱新昌布衣彭几幸獲拜謁既罷熟視曰有奇德者必有奇形乃引鏡自照又持其鬚曰大畧似之矣但只鬚耳毫數莖耳年大富十相具足也又至廬山太平觀

見狄梁公像眉目入鬚又前再拜贊曰有宋進士彭几謹拜謁又熟視久之呼刀鐸者使刺其眉尾今作卓拔入鬚之狀家人輩望見驚笑淵材怒曰何笑言前見范文正公恨無耳毫今見狄梁公不敢不刺眉何笑之乎耳毫未至天也刺眉人也君子脩人事以應天奈何兒女子以爲笑乎吾每欲行古道而不見知於人所謂傷古人之不見嗟吾道之難行也

墨客揮犀

彭淵材游京師十餘年其家餽粥不給父以書促歸跨一驢携一布囊親舊相慶曰布囊中必金珠也君官爵雖未入手且使父母妻兒脫凍餒之厄囊中所

有可早出之淵材喜見鬚眉曰吾富可埒國也

杖歐陽公五代史猶草一巨編

何氏語林

賈似道當國舉行推回畝田之令文及翁作百字令詠雪以譏之云沒巴沒鼻煞時閒做出漫天漫地不問高低併上下平白都教一例鼓弄滕六招邀惡二只恁施威勢識他不破至今道是祥瑞最苦是鵝鴨池邊三更半夜誤了吳元濟東郭先生都不管挨

上門見穩睡。一夜東風。三竿紅日。萬事隨流水東皇笑道山河原是我們的。

外紀

賈似道一日招馬廷鸞陸夢鼎飲行令舉一物與大還詩一聯似道云我有一局棋付與棋師棋師得之子我一聯詩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廷鸞云我有一竿竹付與漁翁漁翁得之子我一聯詩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船空載月明歸夢鼎云我有一張犁付與農夫農夫得之子我一聯詩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似道不悅而罷。

二十一

元人剛襄陽五年孤城援絕告急於朝賈似道當國日坐葛嶺起樓臺亭榭作半閣堂延羽流塑已像其中取官人葉氏及媚尼有美色者爲妾日肆淫樂嘗與羣妾踞地鬪蟋蟀所狎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耶又酷嗜寶玩玩多寶閣一日一登玩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

吳履齋爲人豪雋在相位其兄弟多以附麗登庸賈似道與有隙遂爲飛語於上曰大螟公小螟公盡是人間業毒蟲黃緣攀附百重叢若使飛天能食龍語

聞謫秦州中毒死後似道遭貶時人題壁云去年秋今年秋湖上人家樂復憂西湖依舊流。

外紀

吳循州賈

似道今人販鹽百艘至臨安太學生有詩云昨夜江頭湧碧波浦船都載相公醜雖然要作調羹用未必調羹用許多賈聞之遂以十人付獄。

外紀

賈似道柄國時浙漕朱浚每有劄子稟事必稱某萬拜覆時人謂之朱萬拜。

蘇軾記

湘人陳詵登策授岳陽教官夜踰墻與妓江柳狎時

湘人

九

二十一

孟之經守岳聞其故一日公燕江柳不侍呼至杖之文其肩臂間以陳詵二字仍押隸辰州妓之父誦諸學官咎詵云自岳去辰八百里且求資糧陳且泣且悔審其所有及資衣物得千緡以六百贍陳餘付監押吏奉令善視且以詞餞別云贊邊一點似飛鴉休把翠翎遮二年三載千闌百脫今日天涯楊花又逐東風去隨分入人家要不思量除非酒醒休照菱花柳將行會陸雲西以荆湘制司幹官需撤至岳與陳有故將至陳先出迎以情告陸陸卽取空名制幹劄

填陳姓名徹入制幙既而竝迎陸入卽開宴陸曰開
藉中有江柳者甚謳誰是也孟卽呼至柳花鈿隱眉
間所文飲間陸越語孟曰能以柳見予否孟曰唯命
陸笑曰君尚不能容一陳教豈能與我孟因叙詵之
過陸慨嘆既而終席陸呼柳問其事柳出詵遂別詞
陸大嗟賞再登席陸舉詞示孟且謂之曰君試目此
作可謂不知人矣今制司徹詵入幙將若之何孟求
解於陸并召詵同宴明日列薦詵且除柳名陸遂將
詵如江陵見之閻公秋壑俾文幙僚詵不獨洗一時
之辱且有倖進之喜

山房隨筆

余安裕爲國子正字謝枋得之甥少從枋得學客有
甚談安裕之文學於枋得者枋得笑曰昔呂東萊中
宏詞而歸學者群登其門請升講坐陳同父勸東萊
勿許曰伯恭未是繫藉聖賢豈可升堂東萊問其故
同父曰官爲宰相可以生殺廢置人官爲臺諫給舍
可以彈駁榮辱人官爲國子監宜可以考校舍法去
取人開口高談道德性命縱謬人無爭辨者畏其勢
也此三等謂之繫藉聖賢東萊大笑而止今安裕爲

國子正字乃繫藉聖賢宜乎予之敬畏而稱頌之也
客大慙

鸞玉川與一娼狎情意稠密相期偕老娼絕賓客一
意於劉劉及第授官娼欲與赴任劉患之迺給曰願
與汝俱死必不獨去也乃置毒酒令娼先飲以共半
與劉劉不復飲矣娼遂死劉迺獨去至元丙子臨安
將危時文天祥語幕官曰事勢至此爲之奈何客曰
一團血文曰何故客曰公死某等請告死之曰公曰
諸君但無効劉玉川乎

青溪雜記

新史

卷二十四

二十四

新史卷二十四終

新史卷二十五

海陽查應光寶王父輯

遼金元

遼相李儼作黃菊賦獻其主耶律弘基弘基作詩題其後以賜之云昨日得卿黃菊賦碎翦金英填作每袖中猶覺有餘香冷落西風吹不去老學庵筆記鄭所南善墨蘭獨不畫土人問其故答曰土爲蕃人奪去題詩其上云一國之香一國之癆懷彼懷王于楚有光外紀

新史遼金元卷二十五

燕北風俗不問士庶皆自稱小人宣和間韓正歸朝受檢校少保節度使對中人以上說話即稱小人中人以下即稱我家每日到漏舍誦天童經數十遍其聲朗朗然且云對天童豈可稱我自皇天生我皆改爲小人云皇天生小人皇地載小人日月照小人北斗輔小人前後二十餘句凡稱我者皆改爲小人誦畢贊笑云這天童極靈聖王少師云若無靈聖如何持得許多小人外紀

章宗建梳粧臺於都城東北隅與李妃登高得句云

二八土上坐妃即對曰一月日邊明時皆以警妙誇之外紀

道宗朝有漢人講論語至北辰居所而衆星拱之道宗曰吾聞北極之下爲中國此豈其地耶至夷狄之有君疾讀不敢講則又曰上世僊醫徐衍蕩無禮法故謂之夷吾脩文物彬彬不異中華何嫌之有卒令講之松漢記聞

明昌中孫振之擢戶部尚書時已有相重及考滿以戶曹繁重未有可代者特旨進一官再任而同列二新史遼金元卷二十五

人俱入相矣振之賀席中戲舉青州老柏院布衣張在詩云南鄰北里牡丹開公子王孫去不回惟有庭前老柏樹春風來似不曾來爲御史所劾降授同知河南府事有以詩送之者云想到洛陽春正好南鄰北里牡丹開外紀

金國有一太守得巨魚令庖人烹焉熟而薦之求魚之舌庖人曰魚元無舌不信其說疑其竊而食之鞭背數十白雲詩藪

南渡後王甫雲居上蔡遂平鄆城之間在鄆城爲最

公麻如幾張伯玉與之游最稔說其所作詩以百分爲率可曉者才二三耳射虎首句云風色僵貂裘卽聞華自戲云此虎來矣樂府云唾尖絨舌淡紅碑又自戲云欲下犁舌獄耶外紀

猶飲甫者金人也衆飲清菴飲甫偶至衆不之識俾賦清菴詩飲甫故拙起句云爲問清菴何以清衆拍手大笑及賦第二句霜天明月照蓬瀛衆失色連賦廣寒宮裡琴三弄白玉樓頭笛一聲金井玉壺秋水冷石田茅屋暮雲平夜來一枕遊仙夢十二瑤臺獨

新見金元

卷之五

三

自行衆愧謝延之上坐養晦漫筆

文貞王阿憐帖木兒嘗言斐師德唾面自乾以爲美事我思之雖狗亦不可惡他且如有一狗自卧於地無故以足蹴之或擲以物狗固不便咬人亦吹數聲而去却有甚好聽處南村耕錄

員祐初木虎高琪當國專以威刑肅物士大夫被摺撫者皆辱與徒隸等醫家以酒下地龍散投以蟻九服之則受杖者失痛覺此方大行于時花極之有戲云嚼蟻諱知味最長一杯卯酒地龍香年來紙價長

安貴不重新詩重藥方外紀

王伎淫房中被打王和卿作撥不斷詞嘲之云假胡伶驕聰明你本待洗臉臉到卷得不乾淨情尼上勾排七道香扇圍大骨藥剛胡定早難道勾宜無病外紀熙宗寶皇統十年夏龍見御寨官中雷雨大至破柱而去覓大懼以爲不祥欲厭禳之左右或以爲當肆赦遂召當制學士張鈞祖草其中有厭茲寡昧及眇予小子之言文成奏御譯者不曉其退託謙冲之義乃曰漢兒疆知識託文字以詈我望土耳竄驚問故

新見金元

卷之五

四

譯釋其義曰寡者獨孤無親昧者不曉人事眇爲瞎子小子爲小孩兒壘大怒亟召鈞至詰其說未及對以手劍斃其口棘而臨之竟不知譯之爲愚爲奸也程史

孔退之幼在金陵郡庠從戴表元游表元每因暇卽以方言俗諺作題令諸生破如經義法一日命破樓宇退之曰因地之不足取天之有餘表元大喜又命以諺云寧可死莫與秀才擔担子肚裏飢打火又無米破田小人無知不肯竭力以事君子君子有義不

能求食以養小人，按宋末人多戲爲之。如古曲題云：「看看月上蒲萄架，那人應是不來也。」最苦是一雙鳳，「純」，閑在綉幃下，破云：「時至人未至，君子不能無疑心。」物偶人未偶，君子不能無感心。小曲題云：「媽媽只要尤光鏤，我苦何曾管。」雪下去送官，賣酒輪番，幾曾得免？怎容懶，有客教奴伴，破云：「吾親徇利而忘義，既不能以憂人之憂，吾身徇公而忘私，又強欲以樂人之樂。」

樂外紀

姚牧菴致政家居，年八十時，夏日沐浴，有侍妾在側。

新見金元八卷十五

五

公因私焉，公起，妾前拜曰：「主公年老，賤妾倘有娠，家人必見疑，願賜識驗。」公因捉其肚圍，題詩于上曰：「八十年來遇此春，此春過後更無春。縱然不得扶持力，也作墳前拜掃人。」公薨後，此妾果有子，家人疑其外遇，妾出此詩遂解。

外紀

呂文煥遊潯陽琵琶亭，龍麟洲見之，呂令賦詩，麟洲卽席爲詩曰：「老大蛾眉負所天，忍將離怨付哀絃。三心正好看明月，又抱琵琶過別船。」呂大慚。

外紀

潘淪浪者，生有一人扣客姓字，客曰：「僕姓陸，字伯陽。」

潘笑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民無得而稱焉。六百羊，直甚。」

至元丙子，淮南閩帥夏實歸附，元授中書左丞。至己卯歲死，有人贈以詩云：「自古誰無死，惜公遲四年。問公今日死，何似四年前？」又有人吊其墓云：「享年八十，何不七十九。」嗚呼！夏相公，萬代名不朽。

新見金元八卷十五

宋三五

六

元迎帝師至京，有旨令朝臣一品以下，乘白馬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李木魯執時爲國子祭酒，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

集氏類林

許敬仁祭酒，嘗言子也，學行皆不逮于父，輒以門弟自高。每談及乃父奉旨之榮，口稱先人者不一。袁伯長嘲之曰：「祭酒許敬仁，入門輒輕嘆，出門傳聖言。口稱先人，蓋敬仁頗尚朝氣，習國語，乘怒必先以阿刺花刺等句叱人人咸鄙之。」

外紀

是慶間孔某爲江浙省掾，身軀短小，僅與堂上公案相等。凡呈署牘文，必用低聲，閣足令高脫歡丞相。

以其先聖子孫而且才學優長其禮遇之時有詔許文正公從祀夫子廟庭許敬仁時爲參知政事惡其風度不雅因小過叱之退丞相曰他祖公容得參政父親坐參政反不容他一箇子孫立耶許大慙外紀范德機掘塚歌曰昨日舊塚掘今朝新塚成塚前兩翁仲送舊還迎新舊鬼未出新鬼入舊鬼還對新鬼泣舊鬼丁寧語新鬼好聽不用多子孫子孫綿綿如不絕曾孫不掘玄孫掘我今掘矣良可悲不知君掘又何時外紀

新兒遺金元

卷三五

七

胡汲仲名長孺號石塘嘗應聘入京世皇召見于便殿趨趨張皇不覺笠子欹側上問曰秀才何學對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學上笑曰自家一笠尚不端正又能平天下耶然於其貧特授揚州路儒學教授外紀

嘉興林叔大爲江浙行省掾貪墨鄙吝頗交名流以沽美譽其於達官顯宦則品饌甚豐若高人勝士不過素湯餅而已一日延黃子久作畫多士畢集復以此供客諸人不能堪譏誚大作叔大報甚揮瀚子素

京題其畫子素援筆書一絕句云阿翁作画如說法信手拈來種種佳好水好山塗抹盡阿婆臉上不曾搽子久笑語曰好水好山謂達官顯宦阿婆臉不搽言素面也言未已于素復加一句云諸佛菩薩摩訶薩俱不解其意子素曰此卽僧家懺悔問堂大笑而散松大數日不見客

趙松雪欲置妾以小詞調管夫人云我爲學士你做夫人豈不聞陶學士有桃葉桃根蘇學士有朝雲雲雲我便多娶幾箇吳姬越女何過分你年紀已過四

旬只管占住玉堂春管夫人答云你儂我儂忒煞情多情多處熱似火把一塊泥捻一箇你塑一箇我將咱兩箇一齊打破用水調和再捻一箇你再塑一箇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與你生同一箇衾死同一箇槨松雪得詞大笑而止外紀

張海棠題楊妃病齒圖云華清宮一齒痛馬嵬坡一身痛漁陽鼙鼓動地來天下痛外紀

趙子昂老態詩云老態年來日日添黑花飛眼雪生髭扶衰每藉過頭杖食肉先尋剔齒籤右臂拘攣中

不聚中腸慘懽淚常淹移床獨就南榮坐畏冷思親
愛日簷

讀書鏡

白雲平章求仙于燕京西山頂一日適出滕王雲訪
之不值因戲題于壁曰西風短褐吹黃埃何不從我
遊蓬萊振衣長嘯下山去後夜月明騎鶴來竟不留
名白雲公疑呂仙過之朝野輻輳龍脊山積後知爲
玉霄題白雲公戒以勿泄厚賂之外紀

曹娥秀京師名妓也賦性聰慧色藝具絕一日鮮于
伯機開宴座客皆名士鮮于因事入內命曹行酒過
所見進全元

八分五

九

遍公出自內曹曰伯機未飲客笑曰汝以伯機相呼
可爲親愛之至鮮于佯怒曰小鬼頭敢如此無禮曹
曰我呼伯機便不可却只許爾叫王羲之也

趙魏公有一私印曰水晶宮道人周草窗以瑪瑙手
行者對之趙遂不用此印後見草窗同郡崔進之藥
肆懸一牌曰養生主藥室趙以取死軍醫人對之崔
亦不復設此牌趙語人曰我今日方爲水晶宮吐氣
揚州瓊花天下祇一本士大夫愛重作亭花側扁曰
無雙德祐乙亥北師至愁遂不樂趙嘗園災有絕句

弔曰名擅無雙氣色雄忍將一死報東風他年我若
修花史合傳瓊妃烈女中

山房隨筆

明本學博而好滑稽嘗詠胡蘆云秀結團圓帶晚秋
偏從根本易綢繆墻頭彷彿懸明月架上依稀綴碧
旒朝引神仙三島飯穩乘羅漢五湖遊將來剖破成
雙罷半贈顏回半許由

外紀

明本嘗過蘭溪見篤亡者故呼亡妣爲云張僧笑之
乃曰吾有詩請聽之遊方幸喜到蘭溪偶遇村齋不
整齊亂盛碗中糙米飯蹴翻盆內臭酸羹懸懸婆子

十一進全元

六二

十

扶材哭慄慄孩兒傷壁啼休笑老僧不識字故將亡
妣作云毗

賈酸齋嘗赴所親宴時正立春座客以清江引請賦
且限金木水火土五字冠于每句之首句各用春字
酸齋卽題云金釵影提春燕斜木杪生春葉水塘春
始波火候春初熟土牛兒載將春到也

外紀

諺云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是也周德清有
折佳令云倚蓬牕無語嗟呀七件兒全無做甚么人
家柴似靈芝油如甘露米若丹砂醬羹兒恰幾夢

鹽瓶兒又告消乏。茶也無多，醋也無多，七件事尚且艱難，怎生叫我折柳攀花。

嘗有問于廣伯生曰：楊仲弘詩如何？曰：仲弘詩如百戰捷兒。范德機詩如何？曰：德機詩如唐臨晉帖。揭曼碩詩如何？曰：曼碩詩如三日新婦。先生詩如何？笑曰：廣，卿乃漢廷老吏，猶聞之不悅，嘗中夜過伯生，問及茲事，一言不合，揮袂遽去。後以天曆年間秘閣開詩寄公，中有奎章分署隔窻綵學士詩成，每自誇之。句公得詩，謂門人曰：揭公才力竭矣，就答以詩云：故人新見遠金元。（卷十五）

不肯宿山家，夜半驅車踏月華。寄語旁人休大笑，詩成端的向誰誇。并題其後云：今日新婦老矣，揭召至都果疾卒。（外紀）

一日省相請大欣看潮，其日寺火。時恩斷江住虎丘寺，同日失有僧爲詩戲之曰：欣哉笑隱住中峰，本是鴻儒學說空。羅刹江頭潮未白，稽留峰下火先紅。青霄有路干丞相，紺殿無顏見大雄。若使斷江知此意，兩人握手泣西風。（外紀）

趙子固嘗得姜白石所藏定武不損本瘞帖，乘舟夜

汎而歸，行至甯之昇山，風起舟覆，行李襍被皆淪溺，無餘。子固方披濕衣立淺水中，手持襖帖，語人曰：蘭亭在此，餘不足問也。因題于卷首云：性命可輕，至寶是保。何氏語林。

初，文宗以順帝爲明宗子，忌之，遠竄海南，詔書有曰：明宗在北之時，自以爲非其子，虞伯生筆也。文宗宴駕，寧宗立，八月朔，國人迎順帝立之，帝入太廟，斥去文宗神主，而命四方駁棄舊詔。伯生時在江西，詔以皮繩縛腰，馬尾縫眼，夾兩馬間，逮捕至大都，嫉之者，

爲十七字詩曰：自謂非其子，如今作天子。傳語老蠻子，請死。至則以文宗親改詔書呈順帝，覽之曰：此我家事，豈由爾書生耶？遂得釋。兩日由是喪明。（外紀）

劉夢得頗通文墨，滑稽歌舞，迥出其流。時貴多重之，時有全普菴掾里字子仁，爲贛州監郡，文章政事，數歷臺省，但未免耽于花酒。公餘，卽與士夫酣歌賦詩，帽上嘗喜簪花。一日劉之廣海，遇贛謁全公，時賓朋滿座，全帽上舊青梅一枝，行酒，全口占清江引曲云：青青子兒枝上結，令賓朋續之。衆未有對者，劉歛衽

進前曰能客妾措辭乎全曰可劉應聲曰青青子兒
枝上結引惹人扳折其中全子仁就裏滋味別只爲
你酸留意見兒難棄捨全大稱賞納爲側室後兵興全
死節劉克守婦道善終于家

松楊詩人程渠南與覺隱同齋食輩覺隱請潤南賦
輩詩應聲作四句云頭子光光脚似下抵宜豆腐與
波稜釋迎見了呵呵笑煮殺許多行脚僧外紀

至正間上下以墨爲政風紀之司職汚狼藉是時金
鼓音節迎送訪司官則用二聲鼓一聲鑼起解強
折金元金元金元

盜則用一聲鼓一聲鑼有輕薄子爲詩嘲曰解賊一
金并一鼓迎官兩鼓一聲鑼金鼓看來都一樣官人
與賊不爭多外紀

潘子素嘗作輓詆譏世之仕宦人以突梯滑稽而得
顯爵者卦辭曰輓亨可小事亦可大事象曰輓亨天
地輓而四時行日月輓而晝夜明上下輓而萬事成
輓之時義大矣哉象曰地上有水輓君子以容身山房
位初六輓出門無徒象曰出門便輓又何咎也六二
傳于錢漣象曰傳于錢漣天下可行也六三君子終

日輓輓屬無咎象曰終日輓輓雖危無咎也九四模
稜吉象曰模稜之吉以隨時也六五神輓象曰六五
神輓老千事也上六或錫之高爵天下柳榆之象曰
以輓受爵亦不足歎也外紀

南康建昌縣有神童山每大比試童子至百人七取
其一有鄧文龍年八歲誦出諸童子右方岳巨山守
南康欲祝爲子父謂之曰汝予所鍾愛太守固欲祝
汝將若何文龍曰第許之巨山一日招諸名士如馮
紫山深居兄弟者而鄧父子與焉席上太守及諸公

折史金元金元金元卷十五

祇服褶子文龍以綠袍居座末坐定供茶文龍故以
托子墮地諸公戲以失禮文龍曰先生秘本學生落
托衆爲一笑酒酣巨山戲曰口紅衣綠如鸚鵡文龍
應曰頭白形鳥似老鴉又令賦君子竹卽詩曰湘
子猷宅平將風月分兩軒渾似我一日可無君山房
陳雲屋朝翟兄之姓云失足如何躍無光耀不成若
非身倚木爲權亦難行時翟館水南楊氏蓋嘲其倚
楊也山房隨筆
元遣山好問裕之北方文雄也其妹爲女兒文之艷

張平章當撥欲娶之使人囑裕之辭以可否在姊妹以爲可則可張喜自往訪覘其所向至則方自手種天花板輟而迎之張詢近日所作應聲答曰補天手段暫施張不許纖塵落圓堂寄語新來雙燕子移巢別去覓雕梁張悚然而出山房隨筆

詹大和堅老來京師省試罷坐微累下大理李傳正端初爲少卿以俚語詆曰子嘴尖如此誠奸人也因困辱之已而在法當釋自此不相聞後十年端初爲淮南轉運使及瓜堅老自郎官出代端初頗省其面

新見 卷五十一 宋三十五

十五

目弟不記前事因曰郎中若有素者豈嘗邂逅朝路中耶風采堂堂非曩日比也堅老荅曰風采堂堂非某所見但不知比往時嘴不尖否端初愧怍而悟高則成六七歲穎異不几隣有尚書某緋袍出送客則成適自塾歸時衣綠衣尚書呼語之曰出水蛙兒穿綠襖美目眈眈則成應聲曰落湯蝦子着紅衫靴躬如也外紀

顏淵曰恃才傲物嘗入京獻燕都賦翰長元公復初不喜曰今大朝四海一統六合一家燕蓋昔時戰國

名何燕之稱慚恨而歸晚年始得領教岳陽高照菴先生以詩送之云豪氣欲吞天下士冷官初到岳陽城切中其實黑白自出一對句云天下秀才爺有刀鐸人對之曰村和尚種外紀

元制任胡族爲正官中華人官佐貳至正間任非其人酷刑橫飲台溫處之民樹旗村落曰天高皇帝遠民少相公多方谷珍因而舉亂江淮紅巾遂相繼而起外紀

江南一驛吏以幹事自任典郡者初至吏白驛中已新見 卷五十一 宋三十五

十六

理請一閱之刺史往視初見一室署云酒庫諸醢畢熟其外畫一神刺史問是誰言是杜康刺史曰公有餘也又一室署云茶庫諸茗畢貯復有一神問是誰云是陸鴻漸刺史益善之又一室署云道庫諸道畢脩亦有一神問是誰吏曰蔡伯喈刺史大笑曰不必置此何氏語林

季玄造二色酒白酒中有黑花斟於罍中花亦不散中有肝石故也崔道旅以金銀銅錢來酤曰以我三樣錢買君二色酒欲辭得乎玄笑而與之

張士誠弟士信聞倪元鎮善畫使人持絹繒倩以幣求其筆元鎮怒曰予生不能爲王門畫師卽裂其絹而却其幣一日士信與諸文士遊太湖聞漁舟中有異香此必有異人急傷舟近之乃元鎮也士信見之大怒欲手刃之諸文士力爲勸免命左右重加箠辱當撻時噤不發聲後有人問之曰君被士信窘辱而一聲不發何也元鎮曰出聲便俗雲林遺事三林

新見 卷三五

卷三五

七

者宋完室也募元鎮清致訪之旣卽席童子供茶行恕連啖如常元鎮艷然曰吾以子爲王孫故出此品乃畧不知風味真俗物也自是交絕雲林遺事
古樂府木蘭詞乃女子代父征戍十年而歸不受封爵故杜牧之有題木蘭廟詩云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裡曾經與畫眉幾度思歸還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五代王蜀時有崇殿者本臨邛女子黃氏蜀相周庠初在臨邛暇以詩上謁庠稱之薦攝府掾更事明敏胥吏畏服逾一載欲妻以女暇以詩辭之曰一萍浮

翠碧江涯曾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掾永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矣青松操挺志堅然白壁姿羣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大驚召問具述本末乃黃使君之女原未從人惟老嫗同居碧湖雜記
舍春柳氏明州女子也年十六患癘禱於延慶寺開王神而愈因繡幡往酬之一少年僧頗聰慧窺柳氏妾而悅之因以其姓戲作呪語誦于神前名曰回回偈其詞云江南柳嫩綠未成陰枝軟不堪輕折黃鸝飛上力難禁留取待春溪女亦甚慧聞而轍之歸新見 卷三五

卷三五

七

告子父時方谷珍提明州父因訟于谷珍谷珍捕諸僧至訊作詞者姓名對曰姓竺名月華谷珍乃召匠氏作大竹筒將納僧以沉諸江謂曰我亦取汝姓作一偈送汝歸東流因吟曰江南竹巧匠作爲筒付與法師藏法體碧波深處伴蛟龍方知色是空僧惶恐伏地叩頭告哀云死吾分也更乞客一言谷珍許之僧復吟曰江南月如鏡亦如鉤如鏡不臨紅粉面如鉤不上畫簾頭空自照東流谷珍知其以名爲甚笑而釋之且令童髮以柳氏配爲夫婦外紀

倪元鎮嘗寓其鄉鄒氏鄒氏塾師陳子章有言曰金
宣伯一日來訪鄒翁元鎮聞宣伯儒者倒屣迎之見
其顏貌粗率大怒掌其頰宣伯不勝規憤不見主人
而去鄒翁出頗怪之元鎮曰宣伯面目可憎語言無
味不足以當吾之雅是以斥之也雲林遺事

倪元鎮嘗自題其畫竹云以中每愛于畫竹余之竹
聊以膏胃中逸氣耳豈復較其似與非葉之繁與疎
枝之斜與直哉或塗抹久之他人視以為麻為蘆僕
亦不能強辨為竹真沒奈覽者何但不知以中視為
何物耳雲林遺事

倪元鎮既散其田而稅米及推入國朝催科者全集
元鎮逃去潛于蘆葦中熱龍涎香竟踪跡得之故柯
九思詩云夜雨推蓬寫松石焚香何處獨題詩蓋道
其實也雲林遺事

楊廉夫寓雲間李貝廷臣以書幣為蕭山令尹本中
乞具越兩山草志併選諸詞人題咏楊即為命筆稿
將就夜已過半俄門外有剝啄聲啟扉視之則皆嘉
禾諸耆者也余縱聲聞窺之率人人執金繒乞楊留

選其詩楊笑曰生平于三尺法亦有時以情少借若
詩文則心欲借眼眼不從心未嘗敢欺古世之士遂
運筆批選止取鮑詢張翼顧文舉金炯四首楊謂諸
人曰四詩猶為彼善于此諸什尚須更託胎耳然彼
選者無一人在諸人相目驚駭固乞寬假得與姓名
至有涕泣長跪者楊揮出門外閉關滅燭罵曰風雅
掃地矣樂郊私語

張氏據有浙西富饒地而好養士凡不得志于時者
爭趨附之其官豐祿富貴赫然有為北樂府議之云
新兒金元八卷三五

皂羅襪兒緊扎梢頭戴方簷帽穿領闊袖衫坐個四
人轎又是張具王米蟲兒來到了及城破無一人死
難者外紀

僞吳委政於弟士信士信惟務酒色用黃泰軍敬夫
蔡泰軍彥文葉泰軍德新圖事三人皆迂濶書生不
識大計時有市語十七字曰丞相做事業專用黃葉
葉一夜西風來乾驚洪武丁未春天兵下江南三人
皆伏誅剝其腸而懸之至于枯死外紀

光福徐達左排養賢樓于鄧尉山中一時名士多集

于此雲林爲猶數焉。嘗使童子入山，擔七寶泉，以煎
桶煮茶。後桶濯足，人不解其意。或問之曰：「前者無鐺，
故用煎茶。後者或爲泄氣，所穢，故以爲濯足之用耳。」
雲林遺事

倪元鎮嘗留客夜榻，恐有所穢，時出聽之。一夕聞有
咳嗽聲，侵晨令家僮過覓，無所得。重應撻楚，僞言窻
外梧桐葉有唾痕者。元鎮遂令剪棄十餘里外，蓋宿
露所凝，訛指爲唾，以詭之耳。雲林遺事

也。先不花本北人，以至正三年至海上，時方八月，秋
新見金元一八卷二五

濤大作，潮聲夜吼，震撼城市。不花初至，聞此，夜不敢
卧，起開門者，門者熟睡，呼之再三，始從夢中答曰：「潮
上來也。」及覺，知是官問，懼其答遲，連聲曰：「禍到也。禍
到也。」往走而出。不花誤聽，遂驚跳入內，呼其妻曰：「本
翼作達魯花赤，榮耀縣君，不意今夕共作此州水鬼。
遂夫婦號泣，合門大慟。外巡微聞哭，傳報州正佐官，
皆顛倒衣裳來救，以爲不花遭大變故也。因急扣門，
不花愈令堅閉。庶水勢不得驟入。同寮益急，遂破扉
倒牆而入，見不花夫婦，及奴婢皆升屋大呼救我，同

寮詢知，不覺共爲絕倒。樂郊私語

倪元鎮母疾延，且門葛可久治療，以所乘白馬載之。
馬遇元鎮所極愛者，可久素憎其癖，俟雨中往，途中
上下，故以泥汙馬。入抵其家，元鎮見馬被汙，心已不
悅，迎入書室，復故亂其文博之具。元鎮作大惡拜其
母曰：「兒欲母速起，故忍之耳。兒疾雖死，不願其醫矣。」
馬洗數日乃罷。雲林遺事

一錢太守劉龍廟在紹興錢清鎮，王叔能過廟下賦
詩曰：「劉龍清名舉世傳，至今遺廟在江邊。近來仕路
所見金元一八卷二五

多能者也。學先生棟大錢。外紀

至正初，張仲舉爲集慶路學訓導，御史下學點視廩
膳，隣齋出對云：「豕冠點饌，是日適用驢肉。」仲舉戲續
云：「驢肉作羹，御史聞之大怒，欲逮捕之。乘夜逃奔揚
州。時揚州方全盛，衆素聞其名，皆延致之。仲舉肢體
昂藏，行則偏竦一肩，韓介玉爲詩嘲之云：「垂柳陰陰
翠拂簷，倚欄紅袖玉纖纖。先生掉臂長街上，十里朱
樓畫下簾。坐中皆失笑，時有相士在座，或曰：「仲舉病
鶴形也。」相士曰：「不然，此雨淋鶴形，雨霽則冲霄矣。」外紀

趙東山里中有二執友其一因投荒過家其一以書勸需調皆樓榭桑榆猶念鷄肋者一日同訪東山見庭下有錦匠解木因以命題東山口占絕句詩曰一條黑路兩全忙傍晚相看鬢已霜你去我來何日下虧他扯拽度時光二執友知詩意諷已相與感嘆罷去

張士誠據有平江日松江俞俊以賄通僞尹鄭煥署宰華亭用醋刑股剝邑民袁海叟有詩曰四海清寧未有期諸公滾滾正當時忽然一日天兵至打破王

行史金元

八卷三三

王

婆醋鉢兒或者不知醋鉢之義以問叟叟曰昔有不軌伏誅暴屍于竿王婆買醋經過其下適索朽屍陸醋鉢爲其所壓着地而碎王婆年老無知將謂死者所致顧謂之曰汝只是未曾喫惡官司來聞者皆絕倒

一人娶妻無元表可替贈之如夢令云今夜盛排筵筵准擬尋芳一過春去已多時問甚紅漆紅淺不見還你一方白絹

袁景文初甚貧嘗館授一富家景文性疎放師道頗

不立未幾辭歸其家別延陳文東文東德學文故待弟子甚嚴一日景文來訪文東適出因大書其案云去年先生臨侍已今年先生因談彼若無幾個始制文如何教得猶子比

外紀

張明善元之遺老能以詼諧語諷人僞吳張士誠據蘇時其弟士德據奪民地以廣園囿修肆宴樂席間無明善則弗樂一日雪大作士德設宴張女樂以侑觴邀明善誅雪明善走筆題云漫天墜撲地飛白占許多田地凍殺吳民都是你難道國家祥瑞書畢士

軒兄金元

八卷三五

王

德大愧西樵野記

陸伯麟側室育子陸象翁以啟戲賀之曰犯簾前禁尋窺下盟玉雖種於藍田珠將還于合流移夜半驚驚之步幾度驚惶得天上麒麟之兒這回喝采既可續詩書禮樂之脉深嗅得鹽油醬醋之香蓋蘇東坡詠婢謔詞有揭起裙兒一陣油鹽醬醋香之句張明善嘗作水仙于機時云鋪眉苦眼早三公襟袖恒擎卓萬鍾胡言亂語成時用大綱來都是供說英雄誰是英雄五眼雞岐山鳴鳳兩頭蛇兩陽回龍三

麟。猶渭水飛熊。外紀

唐伯剛戲題和仲誼小像云。七尺軀。威儀濟濟。三寸舌。是非風起。一雙眼。看人做官。兩隻脚。沿門報喜。仲誼云。是誰是誰。伯剛曰。是你。外紀

同郡有富室池館芙蓉盛開。邀雲林飲。庖人出饌。拂衣起。不可止。主人驚愕。叩其所以。曰。庖人多鬻髯多者。不潔。吾何留焉。坐客相顧哄堂。雲林遺事

至元丁丑民間謠言。朝廷將采童男女。以授鞋。詎爲奴。婢。且俾父母護送。抵直北交割。自中原至江南。男

新兒。卷五

二十五

女年十二三已上。便爲婚嫁。皇迫紛擾。經十餘日。纔息。柏子庭有詩戲之曰。一封丹詔未爲真。三杯淡酒便成親。夜來明月樓頭望。惟有姮娥不嫁人。外紀

柏子庭作可憎詩。世間何物最堪憎。蚤虱蚊蠅。鼠賊僧。船脚車夫并晚母。濕柴煤炭水油燈。外紀

顧阿瑛延楊鐵崖教子。每食必出佳醢。以芙蓉金鱸。今美妓二三捧勸。鐵崖出對云。芙蓉盤捧金莖露。有

技能對者。贈以此盤。中有一妓對曰。楊柳人吹鐵。風遂以盤酬之。外紀

張士誠據有吳中。東南名士多往依之。所不可致者。惟楊廉夫一人。一日聞其來。吳使人要于路。廉夫不得已。乃一至。賓賢館時。朝廷方以龍衣御酒賜士誠。士誠聞廉夫至。甚喜。卽命飲。以御酒。酒酣。廉夫以指寫塵卓一絕云。江南處處烽煙起。海上年年御酒來。如此烽煙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張見之。知終不就。遂放歸。

倪雲林性好潔。每盥頭。易水數次。冠服著時。數十次振拂。嘗春歌姬趙買兒。留宿別業中。心疑其不潔。俾

行。卷五

五十六

之浴。既登榻。以手自項至踵。且捫且嗅。捫至陰。有穢氣。復俾浴。凡再三。東方既白。不復作巫山之夢。徒贈以金。趙或自談。必至絕倒。外紀

鄭景璧云。余少好藏三代秦漢間遺器。遭錢唐兵亂。盡亡之。後有遺余古銅鳩杖頭。色如碧玉。因以天台藤杖爲幹。植之。每置左右。今年所親章叔州有甯銅酒器。其首爲牛。制作簡質。其間塗金隱隱。猶可見。意古之兕觥。會余生朝。章亟取爲余壽。余欣然戲之曰。正患吾鳩杖無侶。造物豈以是假之耶。二物常以自

隨時坐石間。兒子輩環側。輒倚杖。使以觥酌酒而進。
卽爲引滿。常亦自笑其癡。頃有嘲好古者。謬云。以市
古物。不計直。破家無以食。遂爲丐。猶持所有。類于陋
巷。甄號於人曰。孰有太公九府錢。乞一文。吾得無似
之耶。蒙齋筆談

歷朝靳史卷二十五 終

靳史 遼金元

卷二十五

新史卷二十六

海陽查應光賁王父輯

國朝

天兵圍集慶路與元兵大戰元兵解去乃堅守江左見驛中有七歲兒居其中上問之對曰臣故父當此役今臣代父耳上曰善對乎曰然上曰七歲兒童當馬驛即對曰萬年天子坐龍庭上大嘉其俊外紀鐵冠道人張景和結廬鍾山下藍京公玉携酒訪之道入野服出迎玉以其輕已不悅酒行戲曰吾有一斬兒與卿外紀

語請先生屬對云脚穿芒履迎賓足下無禮道人指玉所持柳盃復之曰手執柳瓢作蓋尊前不忠玉武人不喻其旨相與一笑而後玉竟以謀逆伏誅外紀國初楊憲欲擅權乃劍為一統山河花押示僚吏觀其從違凡附已者不次超擢否者斥之陳桮入謁安以押示之桮即賀曰押字大貴所謂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者憲大喜奏桮為翰林侍書皇明世說危學士素以勝國名卿事太祖年既高矣上重其文學禮待之一日上燕坐屏後素不知也步履屏外其

為餘徐上隔屏問為誰對曰老臣危素語復雅緩上低聲笑曰我只道是文天祥來野記

鄧伯言有遊玉筍山詩一聯曰洞天明月一雙鶴瀾水碧桃千樹花宋濂溪見而愛之乃以詩人薦入京廷試鍾山曉寒詩高廟愛其中二句曰鰲足立四極鍾山蟠一龍以御手拍案誦之伯言俯伏拜下俱疑天怒遂驚死扶出東華門始甦次日授翰林清秩以老疾辭放歸山外紀

朱允升得六王之典偶訪友人見案上四合戲謂君

能射覆乎允升更索一合書射語亦合而衷之曰少侯則改適有借馬者友人令牽驢應之允升即令一時俱啟前四合皆魚也射語云一味魚兩味魚其餘兩味皆是魚有人來借馬後山去牽驢皇明世說

宋景濂安置茂州道遇高僧與語曰吾聞內典善惡必報吾平生所為自謂無愧何至是哉僧曰先生於勝國嘗為官乎曰編修僧默然濂是夜自經死皇明世說王恭年六十餘薦至京師同郡王僧戲恭曰君無以會稽章綬故來耶恭笑謝曰山中斧柯幸自無恙

洪武十年，戶書滕德懋坐盜用軍糧腰斬。上遣使覘其妻，妻方績麻於邸，使者告曰：「若夫盜糧十萬死矣。」妻曰：「是宜死，盜國家如許糧，不以升合歸聽老妾。」及其固宜。皇明世說

况鍾謁一勢閹，拜下不答，欲揖起云：「老大監不喜拜。」且長揖。皇明世說

洪武間，某御史松人也，僞爲瞽，雖家人不知其婦，遂與同居校尉通。一旦尉自其室出，復錯然有聲，御史了，僞問婦何聲，婦曰：「猶跳下樓。」御史曰：「諾。」及後

折史國朝

卷三

三

朝時已老歸鄉，目疾稱愈，或日與婦覲，婦喧辨，御史曰：「記得猶兒跳否？」婦悟，即自經。野記

楊季任，洪武間由太學生，擢僉浙憲，嘗見數鼎角書

生，自社學散歸，其中一生手拋書包爲戲，季任召至

前，出對云：「童子六七人，無如爾狡。」其生對曰：「太守二

千石，莫若公。」且請賞。季任曰：「有。」乃卒言其若公廉，季

任復詰之曰：「無賞又何如？」對曰：「莫若公食。」季任加賞

大奇之。項紹錄

金華戴元禮，國初名賢，嘗教召生南阮，稱十哲家。

求溢戶，酬應不閒，元禮意必淡於術者，注目焉。按方登劑，皆無他異，退而怪之，日往觀焉。偶一人求藥者，既去，追而告之曰：「臨煎時，下錫一塊，麾之去，元禮始大異之，念無以錫入煎劑，法特叩之，答曰：『是古方爾。』」元禮求得其書，乃錫字耳。元禮急爲正之。金室紀聞

太祖召畫工周玄素，令畫天下江山圖于殿壁，對曰：「臣未嘗遍跡九州，不敢奉詔。」惟陛下草建規模，臣然後潤之。帝即操筆，脩成大勢，令玄素加潤。玄素進曰：「陛下山河已定，豈可動搖？」帝笑而唯之。朔勝野聞

折史國朝

卷三

四

翰林應奉唐肅，初以失朝坐免官歸。太祖重其才，再召入，嘗命侍膳，食訖，供筋致恭，帝問曰：「此何禮也？」對曰：「臣少習俗禮，帝怒曰：『俗禮可施之天子乎？』坐不敬，謫戍濠州。」朔勝野聞

文皇謀起兵，簪尾忽墜，色殊不懌，道衍曰：「此祥也。天

欲殷下，易黃尾耳。」皇明世說

熊令君過孔子問津處，行人喜有橋，令君曰：「橋正不

須有，無橋正好認迷津，今成捷徑矣。」皇明世說

任丘邊氏，其墓自漢相傳至今，外視之，原隰而已，入

林乃見墓靜難兵至邊氏出迎獻茶授官百戶世襲而無俸給俗謂之乾百戶聲傳

文廟過江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解縉楊士奇周是修俱約同死是修長衣冠詣應天府學拜宣聖遺像自爲贊解衣帶縊東廡下後縉爲周作傳戲謂其子曰當時若同死誰爲爾文作傳邪天順日錄

成祖渡江周是修與胡解等俱有約既而解冷覘胡見胡如願回問家人條猪否解笑曰一猪尚不捨肯捨性命乎庚辰錄

新見舊編 卷之六

五

永樂初有士人赴舉祈夢神告之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士人擬爲義爲論以待及舉于鄉登進士竟無驗後官膳部郎宜文廟與羣臣宴出語曰流連荒亡爲諸侯憂羣臣對無有應者士人進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上大悅卽擢禮部侍郎外紀

徐存齋致仕歸值誕日顧中翰善畫第一月之力繪一圖贈之題曰泰山喬木懸之中堂有諸者曰得非泰山梁木耶徐卽撤去

尚書王復怒泉武弁罵曰此輩皆狗母所生一千戶

黑曰宋某之母乃太宗皇帝永寧公主王慚懷世說太宗偶問宋指揮號有子無宋對有二子今帶來號

引入見上喜曰都好卽命三公主四公主同下降兄弟竝爲都尉一日疏從外隔二子迎侍號醉大喜撫二子曰吾家受恩深矣父腰金子腰玉時二主狂屏後聞之後見上偶語及之上曰渠要玉帶耳無幾命守寧夏以功擢都督薦至封侯西寧野誌

解學士胡祭酒契好甚密一日同觀放進士梅解以胡不由科目議之曰大丈夫必得黃榜書名可耳胡

笑曰彼固亦有僥倖得之立齋錄

六

蘇郡隱士王賓號光庵素與姚少師友善及少師靖難賓愧其所爲不與接少師屏騎從衣短褐以往賓閉戶不納少師力請賓伴問爲誰少師曰是昔日道衍也不應少師大呼日光菴不棄舊日之雅客老僧一見平賓答曰吾在割薪忙不暇也皇明世說

具寬爲少宰過家訪山人那量叩門耶曰吾方治飯與羹未有五尺應公奈何吳坐門外良久候其終食慙後進編皇明世說

姚廣孝者道餘錄識者非之張洪興曰少師於我厚今死矣吾無以報但見道餘錄輒爲焚棄耳

皇明世說

永樂四年西僧尚師哈立麻至京啟建法壇屢著靈異翰林李繼開私曰若彼既有神通當作中國語何待譯者而後知乎

皇明世說

李至剛嘗以罪衣冠服平巾入史館供職閣人誰何之李既不敢舉其術又非役徒乃自稱修史人李至剛且提鄉音於是館中皆稱之曰羞死人李至剛野

永樂間

命儒臣修永樂大典時諸儒羣集一日有及

新史通訓

卷三十六

七

凡例未當者王偁孟揚曰譬之欲搆層樓華屋乃計工于簞桶都料得不有誤耶景泰中徐左僉有貞治河無成功于少保嘗笑謂同官曰徐先生五墨匠耳奈何今脫土塹也

永東日記

永樂中江南一太學生需選京師見即問題云客眠孤館夢魂常到故鄉來一日閣中傳旨云人上斷橋形影不隨流水去有能對者賞生忽悟壁間之句卽以對奏得授右秩

外紀

永樂間姚廣孝領敕往蜀雲臺觀懸幡抵姑蘇寒山

寺駐節在松下散飯曳屣獨步不將餘人會具邑曹三尹見而訝焉捷之二十妯娌漫不爲意頃而撫按會集少師出一詩示云出使南來坐畫船袈裟猶帶御爐烟無端撞着曹公柑二十皮鞭了宿緣少師以爲生前所負孽緣耳衆知之遂成大笑

外紀

華亭李志剛尚書子源初登第孫桓垂髫見客客曰今尊新進士桓對曰家祖舊尚書

永東日記

解學士十歲時其母居孀苦千里胥催徵之急解具訴于縣宰并系以詩有他年諒有相逢日好把春風

新史通訓

卷三十六

八

判筆頭之句邑宰意其假手卽指堂邊小松爲題令再賦應聲曰小小青松未出櫟枝枝葉葉耐霜寒如今正好低頭看他日參天仰面難邑宰大奇之遂擢其秩

文皇嘗謂解學士曰有一書句甚難其對曰色難解應聲曰容易文皇不悟顧謂解曰旣云易矣何久不鳳對解曰適已對矣文皇始悟色對客難對易爲之大笑

外紀

解學士自幼能言卽穎敏絕人郡守今至其家或抱

至膝上應聲成文皆錯愕驚嘆一日婦翁來過梁家

解父抱鄉出置椅上婦翁云父立子生禮乎解適在

嫂溺叔援權也翁又曰何緣得佳偶解亦適客云有

幸遇良媒翁奇之遂聯姻焉

外紀

解學士七歲時一日友人持其父形而至解構書圖

畫禽獸友甚不樂于是續云圖公之像畫公之形禽

中之鳳獸中之麟友笑而奇之一

解學士九歲時其父携詣江沐浴以衣覆老樹上命

對云千年老樹爲衣架急應云萬里長河作浴盆歸

見馬行草野命對云黑馬尾拖銀掃帚對云烏龍項

帶玉絲環

外紀

浮梁東隅有昭烈廟祀唐張巡設像旁侍曰張太子

末樂戊子士人王英秋舉降箕曰玉霄一點綴雲端

難佳佳人一不全敲斷鳳釵支不就貴人頭上請君

看蓋王英高中四字也是秋果然又士人袖芭蕉葉

入云我非問功名第言袖中何物詩曰兩手懷來一

葉青知君無意問功名可憐昨夜三更雨却憶前

數點聲又士人得異蹟來問其名詩曰蘇武當年膽

氣雄匈奴一箭射飛鴻至今血染堦前草一度秋來

一度紅蓋名鴈落紅云才思記

胡文穆與楊東里善胡病篤時人投詩假楊作云漢

朝胡廣號中虛今日中庸又見公堪笑古今兩奸宄

天教名姓正相同得詩輒憤數日卒

外紀

林誌高才博學鄉會試皆第一比殿試深以魁選自

負追傳臆之久夢有馬奪其首旣而同邑馬鐸第一

誌次之甚快快不服一日互爭于廷成祖試以對曰

朕有一對對佳者狀元曰風吹不響鈴兒草鐸應聲

曰雨打無聲鼓子花帝大稱許誌踰時竟不能對遂

愧服蓋鐸幼時夢有以下聯語之者不知何謂至是

外紀

陳諤爲人剛介然賦性詠謔嘗直諫又皇命爲坎瘞

之歎息謂瘞者曰吾今日乃爲火鑪所苦問其故則

罵之曰咄嗟汝不知取朝廷瘞人當以變令速死耳

瘞者如其言遂得屈伸不死

皇明世說

袁廷玉善相太宗出宋元諸帝宋命相見宋太祖太

宗曰英武之主自真宗至度宗曰此皆秀才皇帝自

元世祖至文宗日皆是吃綿羊肉。酈王見順帝則曰：「是秀才皇帝也。」皇明世說

李校尉者口奏宣願。詔求直言。臣不解文字。只口奏二事。其一云：云其二陳符乃奄人。爺命賜與二宮人何所用。直言只此二事爲大。上大怒。命割其舌。行刑者卽它校尉也。少削其尖。不大去之。上令持去。餓七日。來說既入獄。諸校更以肉餌啖之。七日奏李不死。上令再餓七日。校啖之如初。又七日奏不死。上曰：「豈神仙乎？」放之。既出人。遂呼爲李神仙。野記

新兒國朝

卷三

七

高舉拜監察御史。罷歸。居林谷間。謝絕人事。不入城府。一日棹小舟至城下。時值重午。郡守飲月波樓。以觀競渡。舉微服坐舟上。守怒逮之。令其供不合狀。舉遂書一絕云：「皇后升遐未一年。今春先帝又賓天。江山草木皆垂淚。太守如何看畫船。」守詢之。知爲高侍御。大慚而延納之。公拂衣不顧去。外紀

泰和劉伯川。楊士奇。陳孟潔往候之。因留款。是日雪霽。酒酣。伯川命各賦詩。孟潔有會待春風楊柳陌。紅樓爭看綠衣郎之句。士奇云：不嫌寒氣侵人骨。食看

梅花過野橋。伯川顧孟潔笑曰：「十年勤苦。只博紅樓一看。耶子當不失風流。」士奇笑曰：「雖寒士當耐子大用尚勉之。」皇明世說

曾鶴齡會試。且與浙中數舉子同舟。率少年狂生談論。錄出。曾爲人簡默。在坐若無能者。各舉書中疑義問之。曾遜謝不知。衆皆笑曰：「九夫也。」偶然預薦耳。遂以曾偶然呼之。既而衆俱下策。曾占梅直。乃寄以詩曰：「捧領鄉書讀九天。偶然越得浙江船。世間固有偶然事。豈意偶然又偶然。」外紀

新兒國朝

卷三

七

屠蒲位冢宰。有鄉人假稱屠公子。沿途騷動。人以聞于公。意公大加譴責。公但呼而戒之曰：「汝爲我兒亦不辱。但難爲若翁耳。法有明禁。自今慎無爲此。」

楊文懿以洗馬乞假行次一驛。其丞不知爲何官也。坐而抗禮。卒然問曰：「公職洗馬。日洗幾馬。」公漫應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無定數也。」皇明世說

應履平初授福建德化知縣。三年。赴吏部考滿。試論云：「篇文頗優。以貌近休儒。不獲取。乃題詩部門前曰：爲官不用好文章。只要鬚鬚及脰長。更有一般堪笑。」

處衣裳漿得硬綳綳。末不書姓名，闕者以是定字。家宰曰：此必應知縣也，取其文覽之，果優。次日去，注考功司郎中。外紀

工部尚書具中，貪財鉅萬，嬖妾數十人，厭妻，嚴甚。中憚之，不敢犯，宜廟知之，嘗宴臣僚，命伶人作體，內戲以笑之。中雖愧而不能免也。一日迎詣于家，其妻拜畢，呼子弟問曰：此語詞是主上自言，歟？抑翰林代草歟？曰：亦翰林代草也。乃歎曰：翰林先生果不虛妄。且具中一篇語文，正說他平生為人，何嘗有清廉二字。

中聞之，雖恚，強爲笑容而已。古復雜錄

陳副初家居，有求見者，稱林逋十世孫，以詩爲贄，詞初與之坐，少選入內，出手一編，令其人讀之，則和靖傳也。讀至和靖終身不娶，無子，客默然。詞初大笑，曰：占一絕以贈云：和靖先生不娶妻，如何後代有孫兒？想君自是閒花草，不是孤山梅樹枝。客慚而退。外紀

齊亞秀者，京師名娼也，嘗侍長陵宴出，語人曰：知音天子也。吾每唱到關月處，卽爲舉，危晚年有目疾，其女曰：江斗奴，以色藝擅聲，宜德間。于時海內清謐，上

下皆以聲妓自娛。英公張輔充客，嘗延三楊公飲，命斗奴佐觴。東楊頗降詞色，西楊儼然，南楊乃舉令，各取古詩句有月者。云：梨花院落溶溶月，春月飲東楊。云：舞低楊柳樓心月，夏月飲西楊。云：金鈴犬吠梧桐月，秋月飲斗奴。亦詆而請曰：妾亦得句，敢言乎？英公曰：女富歌各月，毋徒誦也。乃拜而歌曰：梨花院落溶溶如雪，犬吠梧桐夜佳人，楊柳腰舞罷銀蟾滅者，春月者，夏月者，秋月總不如俺尋常一樣。窻前月，于是諸公各稱賞。西楊極歡，東楊至擁之膝，孟覆斗奴以羅

新史國朝 卷三十三

十四

裙拭之。云：血色羅裙翻酒污。東楊連沃數觥，以餘瀝賜之。英公叱曰：德爲，胡孫害事。斗奴應曰：妾所接皆公侯耳。衆人一噓，明旦三公各以緋羅一贈之。聲傳

宣正間，有御史茂彪者，古禿言，滌侍西班，有東班御史誤入西班，彪乃面糾曰：臣是西班御史，茂彪有東班與臣一般。御史不合走入西班，然彪言爲包班言爲邦，滑稽者因其言爲一絕曰：閭闔門開紫氣高，含香嘗得近神堯。東邦莫入西邦去，從此人人憚茂包。

外紀

具偉韶年收養湖省布政錢昕家待其子于書齋中便取筆畫地作人物山水之狀弱冠居金陵其畫遂入神品未嘗究心吟味達所欲言若有超悟嘗題自畫騎驢圖云白髮一老子騎驢去飲水岬上蹄踏曉水中嘴對嘴外紀

陳體方以詩名吳中有妓黃秀雲好詩謬謂體方曰吾必嫁君然君家貧如此肯爲詩百首贈我以爲聘資乎體方信之爲賦主六千餘篇情致清婉傳誦詞林然是妓性貪黷慧利千多得其詩而已于體方本無意也方體方之爲詩時人多笑其老耄被詆而欣然每談于人以爲奇遇焉體方每被人拉向壁作詩必先索酒時有美句將死頭戴野花肩輿遍遊田間狂醉三日乃捐世去外紀

黎文信淳性耿介門生尹華亭以雲布寄淳淳不受責之曰古之爲令拔葵值桑今之爲令織布漆花吾不用妖服也皇明世說

東楊晚年溺愛其子稷所爲多不法事嘗與鄉人爭墓地交訴于朝法司不敢決請于士奇士奇心庇其

子曰往問鄉友羅汝級法司從之羅正色曰吾不知其他但每歲見鄉人上塚耳皇明世說

林聰被劾欲以專擅選法論死尚書胡濙驚曰詆聰至死如公論何即移疾不出朝廷遣使來問對曰老臣本無疾聞欲殺林聰心悸不安耳即命釋聰李應禎以中舍供奉上命繕寫佛經李奏曰臣聞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未聞有佛經者皇明世說

于肅愍公爲弟子員日按巡按三司坐一寺中有指殿中佛曰三尊大佛坐獅坐象坐蓮花可以爲對在座者曰可令小秀才對時于應聲曰一介書生攀龍攀鳳攀桂子既對而出寺衆軍官問何對于即曰聖衛小軍偷狗偷雞偷菓外紀

于司馬謙一日與俞司寇士悅偕其僚佐會坐司寇侍郎戲司馬侍郎曰于公爲大司馬公非少司馬乎司馬侍郎即應之曰俞公爲大司寇公即少司寇也外紀

宣德中慈谿一新知縣因縣乃鳳視事之日進里長老入而謂曰汝等知得諺云滅門刺史破家縣令否

意欲漸消此風老人桂姓者答曰此間生員多讀詩

經其等只聞得愷愷君子氏之父母知縣默然今古

戴文進畫本朝第一宣宗朝進秋江獨釣圖畫一紅

衣者垂釣水次畫家惟有紅最難着文進獨得古法

人娛同事者忌之奏曰此畫甚好獨恨卻野上扣之

乃曰紅是朝廷品官服色穿此釣魚甚失大體上卽

揮去皇明世說

正統時有鴻臚少卿王某音詞清亮傳制贊拜超邁

聲聽而每當讀奏必至寒極失儀其頂寒髮而美髯

折此國朝八家三六

有戲爲詩嘲之曰傳制聲無敵宣章中有訛後邊頭

髮少前面口鬚多或使外歸問京師新事人誦此詩

問爲誰進答曰此王少卿也野記

郭登咏霜鳥絕句曰瑣瑣如何也賦形雖無鱗甲有

鳥名元來全不知文意乾向書中過一生外紀

徐睢既貴顯乘傳歸里守令率諸生郊迎諸生以其

不由科目俱眇忽不成禮郡守怒因命諸生句云聲

破石榴紅門中許多酸子諸生久不能屬睢代爲答

云校潮銀杏樹表裡一箇大人諸生驚服遂相率請

罪外紀

湯胤勣嘗有守宮詩誰解奉官一粒丹記時容易守

時艱驚客夢冷腸堪斷蜨蛸竟消血未乾榴子色分

金釧曉茜花光映玉韉寒何時試捲香羅熱笑語東

君子細看外紀

屠漸山欲治一僕僕求解于夫人夫人笑謂昆一大

魚來莫測其旨漸山嗜魚見而誌其肥夫人從傍笑

曰但水寬耳僕竟獲免皇明世說

高穀夫人悍妬無出置一妾又禁穀不容入寢獨留

陳循酌談及此夫人于屏後聞之卽出詬訶欲案作

怒以一捧撲夫人仆地因數之曰汝無子又不容妾

是欲絕高氏後也吾當奏聞置汝于法自是妬少衰

高得御妾生一子恒陸客稱之曰生呵陳公一怒之

力也皇明世說

張翼性嫉惡御史按具中不律翼忿忿不平因建三

數事爲衆所傾謫開平有還偶聞後御史之不律若

翼猶瞋目罵曰使得一碗凉水已吞之矣皇明世說

繼司空達齋名陞文貞公弟也初宦都下南歸張江

陵爲文貞門生與諸君具酒送之臨別各上馬去而達賢醉甚追及江陵聯騎而行以扇叩之云去時還有張老送來時不知張老死和存張大衡之王元美公爲郎時適有客席而嚴世蕃亦與世蕃久不至衆客待之良苦已入問何故如計來遲世蕃云忽病傷風耳元美笑謂曰爹居相位怎說得傷風衆客大笑而亦有爲公咋指者上海顧小川爲徐文貞公婿謁見太守方公廉適有同坐客問此君何人方云當朝宰相爲岳丈其倨如此三事皆用蔡伯喈調謔談之

見聞錄

八公二六

十九

余肅懸爲戶部郎嘗有兩勢家爭田未決部檄公理之甲以其地名與己姓同以爲其家故產公曰然則張家灣張產耶

皇明世說

陸平泉不蓄琴客曰昔陶靖節蓄無絃琴君并琴不蓄視靖節又進一解矣平泉曰雖然此近于貧僕自附玉夷甫口不言阿堵物耳

皇明世說

正統戊辰廷試前一日上蒙儒釋道三人來見傳臚狀元彭時儒士楊眼陳鑑嘗爲神樂觀道童探花岳

正嘗爲慶壽寺書記謹謝

徐文貞督學浙中有秀才結題云用顏苦孔之卓徐公批云杜撰後散卷時秀才前對曰此句出楊子雲法言上公卽于堂上應聲云本道不幸科第早未曾讀得書遂揖秀才云承教了衆情大服

見聞錄

僧會郭師孔少嘗與陳芳洲同硯席及芳洲自翰林歸以鐵雞爲賀禮而誤書鐵爲線芳洲改示之僧會謝以一絕云泉系不與散金同錯認鐵雞用線縫不是獻芹將鄙意肯教一字化愚蒙

瑣錄

見聞錄

八公二六

二十

正統中有一侍郎與一都御史同飲適有大纓卓行左右叱之侍郎云休叱他在這裡巡按都御史答云你看他是狗也是很近時都憲侶鍾與退政強珍在南都同飲強自執壺勸佯酒曰要你飲四鍾佯答曰你莫要強斟蓋前二公以職事相戲此二公以名相戲

瑣錄

董越之祖爲一大姓主家其妻死求葬地于三云吾山多地惟君所擇董老云安敢觀此地只牛眠地足矣主許之乃告曰君無直惟有斗酒雙鴉而已請公

親書爲証。主乃書其衣裾云：門前有片牛眠過，送與董公。董公後世子孫若問，便一壘煮酒，一雙飛鞋。後生越仕至禮部尚書。聲焉

劉洗馬定之朝遇王偉兵侍，王戲之曰：吾太僕馬多洗馬，須一一洗之。劉應聲曰：何止太僕也，諸司馬不潔我固當洗之耳。聞者快之。小東日記

淮南處士陳旣有詩名，至十方要自喜得偶，謂人曰：僕少處山谷，莫預世事，不知衣裾之下有此珍美。未幾王以幣帛召之，或問處士赴召將行，細君宜置之

何地？對曰：誓寄于師叔寺中。或曰：婦人年少何若？曰：鎖之矣。或曰：其如水火。旣曰：鎖是已付之矣。

別考功愈清介而貧，錢學士適在京時，除夜同沈祭在夏宅，嘗作一春聯求沈寫之，曰：座上無穠且喜才安心，內樂方構思下句。夏遽云：吾已得之矣。對曰：前有粟誰憐眼飽肚中飢，蓋其家對舍而居故也。至新正三日，送米六十石。

正統間，朝廷勅一邊將，本左軍都督府之職，而誤爲右軍都督府，邊將既受勅，具疏請于何府支俸，跪下

內閣召武選主事鄭厚至，衆皆詰其初移勅手本之誤，欲歸罪之。惟東楊先生徐曰：鄭主事，你何出身？主事對曰：曾中會試。東楊曰：然則亦明經進士，豈不解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乎？勅書旣云右府，卽于右府帶俸，何誤之有？衆作然時，謂得體。項綴錄

商閹老罷職家居，甫十載，成化丁亥被召再起，初未有復職之命，至日衆竊謂難稱職名，及陛見，方巾絰絲青布員領，自稱原籍爲民，臣商輅行取到京，見聞者謂受帖，一日士大夫家會宴，優呈東窓事犯之戲，中

見岳武穆械係下獄之狀，艱然可止之，蓋傷于虎者也。項綴錄

松江錢學士溥陞天官侍郎，同自咤云：我平生感左璫之恩爲不淺，蓋嘗在翰林中，領教諸小奄，今懷璫是也，舉實其力，懷管于聖誕日，被賜金二錠，奏云：今某至此，皆師父之教，留以轉奉，溥至京懷置宴，以前金爲壽，因跪曰：與師父置一酒器，溥答曰：當與房下作首飾，常常頂戴大監。客臣新聞

王振貪婪無厭，當朝親日大開其門，郡邑署職能具

禮者無不進見以百金爲尋常。重至千金者始得一
醉飽而出。皇明世說

新史卷二十六終

新史卷二十六終

新史卷二十六終

新史卷二十六終

新史卷二十七

海陽查應光賓王父輯

國朝

景泰間，庶吉士尹直、同彭彥實往文淵閣之東如廁，適少保陳芳洲亦來，二人却立，公疾行而過，顧二人笑曰：「緩急爲序。」他日少保公入廁，贊善周竟佐先在內，公戲曰：「人生何處不相逢。」

有富民邀賀伊二公飲，伊貴人也，民諂奉之而不識伊字，呼曰：「尹大人。」不顧賀，賀不堪，對二訕呼，民曰：「

行以國體

卷二十七

皇明世說

爾且與我飲一杯，不要傍若無人。」

皇明世說

景泰間，劉主靜陞洗馬，王偉時爲兵部侍郎，戲曰：「先生一日洗幾馬？」主靜應聲答曰：「大司馬洗得乾淨，少司馬洗不乾淨，我固當洗之。」衆聞之，喧嚷後，主靜與李克述同座，庶子劉宣化戲謂主靜曰：「衆人皆是假庶子，先生真庶子。」蓋主靜庶出，聞之默然無以答。

外紀

韓襄毅公巡江西，日方輟死獄，忽誦句云：「水上凍冰，冰積雪，雪上加霜，久不能對。」一囚曰：「因冒死敢對，公

曰：汝能對，實汝死。」囚曰：「空中騰霧，霧成雲，雲開見日。」公撫掌稱善，果爲臧死。

外紀

江西古論蕭大山，好奇之士，名其堂曰「堂堂堂」，軒曰「軒軒軒」，亭曰「亭亭亭」。陳越經江西，蕭邀飲，循歷亭館以觀其扁，至一洞，因戲之曰：「此何不名曰洞洞洞？」蕭爲不懌。

外紀

景泰間，京師隆福寺落成，縱民入觀，忽二回同持斧上殿，殺僧二人，傷者二三人，執送法司鞠問，云：「寺中新作寶藏，其下推轉者，皆刻我教門人像，憫其經年推運勞苦，是以響而殺之，無他故也。」

皇明世說

景泰中，一栗監不學，判蘇州，誤爲石人爲伴，翁滑稽者嘲之曰：「翁仲將來作伴翁。」只因書讀欠工夫，馬金堂王如何人，只好州蘇作判通。

王威寧九善詞曲，嘗于行師時，見村婦便旋道傍，遂作寒鴻秋一曲，綠楊深鎖，誰家院，見一箇女嬌娥急走，行方便，轉過粉牆來，就地金蓮，清泉一股，流銀線，衝破綠苔，痕滿地，珍珠騰，不想牆兒外，馬兒上，人瞧見。

外紀

蘇大年詩翰著名一時而不得預京銜或曰大年在錢唐時嘗署桃符云文章高似翰林院法度嚴如按察司以此見忤達官天順初被徵修史竟以疾卒于京師旅邸翰林諸生多惜不獲見者時童大章在座因曰不必識其人彼但多一耳少一目而已衆爲闕然蓋大年姓聶而眇一目也外紀

桂廷珪者嘗館於錦衣門達家刻私印曰錦衣西席又松陵驛丞甘某洗馬江朝宗之壻亦有私印曰翰林東牀一時以爲的對外紀

行狀國朝

卷三

三

景泰間朝廷銳意欲修續通鑑綱目佇侯志書完日開館時諸閣老乘間詆本院官怠緩完期不可必因各薦所知於是丁參議理等皆被召耳大年教授扶病入館退食松林下經宿而死其中病如章主事諱老如劉治中實劉宣化先生因譏之曰生老病死苦史館備矣一日丁參議與宋尚質懷向氣失色忿置於館中陳緝熙連成一詩云參議丁公性太剛宋卿凌慢亦難當亂將毒手拋青史故發僧言汚玉堂同輩有情難勸解外郎無禮便傳揚不知班馬韓歐輩

官爲條書閣幾壞項繼

錢塘俞鳴玉珩杭州前衛軍餘也善詩字多辯才然其性狙獪貪侈弘治初投身爲鎮守內官長慶掾史遂虎而翼起家巨富其未爲掾史時亦欲如富貴相張海觀作詩譏云輕羅細葛稱身裁今恐無憑摸得來莫道此人窮盡了出門還要輪兒擡外紀

金陵陳榮知仁和道虎爲害命僮人捕得之縉紳多獻詩詞冊秩以贈俞珩賦一詩云虎告相公聽我譌相公比我食人多相公若肯行仁政我自雙雙去渡

行狀國朝

卷三

四

河張慶兄弟三人皆爲宦寺親幸用事勢張甚珩爲慶所親任故敢爲此言及慶死外臺治珩罪謫嶺南戍海邊初珩嘗至海南適有人爲子行賄得中鄉試者會試卒於道珩爲詩弔之云門外長藩百尺高昔人曾此逞英豪黃金散盡買科舉不見賢郎着紫袍外紀

天順初石亨竊權稍覺禍近欲免無計其門客謝昭春傲骨教蔡京招龜山故事教以徵臨川處士具與珩以收士望珩至朝廷遇以重禮權貴宦寺公卿士

夫皆往候之初相見時官無尊卑與卿皆稱大人既而見勢要者皆迎接踰禮見進士以下止稱秀才或不送出門而受中貴權要厚賄輒造門拜謝又藉朝紳名刺爲一帙語人曰傳諸子孫見一時之榮識者鄙之朝廷授以論德後乃辭歸矜肆無故態人有譏以一絕云假不假兮真不真噉噉氣象好難親不知東魯吾夫子猶自循循善誘人他日羅狀元倫休官往見拒辭至再意待倫三往而後見之倫怒遂次前韻云如今弄假却成真轉見噉噉不可親弄假到頭

五

終是假豈能欺得世間人書畢投之而去鄒見詩大慚悔遣人追之不及

與張幹

天順初元會試同考官多出於權貴所薦引及揭曉日錄文繆誤去取徇情謗議洶洶無名詩詞紛然雜出排律云聖主開科取俊良主司迭繆更荒唐薛瑄性理難包括錢溥春秋欠主張吳節只知貪賄賂孫賢全不曉文章間仁既是無顏子配祭如何有太王告子冒名嘗問罪周公係井亦非常聞老賢郎真慷慨總兵令姪亦軒昂榜上有名誰不議至公堂作

至私堂蓋許進來之子石亨之姪皆以私取而錄文論語題節去顏子起克已復禮爲仁孟義本公都子之言而云告子故詩中備言之其他招擬祭文不可勝紀

項綴錄

都御史陳智性褊急躁暴捷左右之人無虛日洗面時用七八人二人攪衣二人揭領一人捧盤一人捧漱水碗一人執牙梳稍不如意便打一掌至洗畢有三四人被其掌者一日堂上靜坐因听帽取錯剔指甲墜於地怒其錯不得已而起坐自拾錯觸地磚數次

文二下

六

若怒其錯者方靜坐若左右行過屢有聲卽撻之或諫以暴怒爲戒曰諾乃作木方刻戒暴怒三字掛之目前以示警已而怒其人欲撻之輒忘其戒取木方以擊之怒性既消觀其所戒撻之莫及也又嘗坐堂偶有蠅拂其面卽怒叱從者拿從者紛然東奔西突爲逐捕之狀少頃俟其怒解稟問拿何人乃叱之曰是蠅

天順日錄

徐侍御如珪謫出復以遷延評人不欲忘舊銜投台中刺曰臺末於他刺曰臺駁又有太常少卿曰若珪

性謙下，投諸權貴人刺曰：眈眈小學生，一好事者作。晉云：臺末臺駘，眈眈小學，同是一珪。徐如白：若閭賈郁性峭直，不容人吏文過爲僂，遊縣令及受代，一吏醉酒，郁怒曰：吾儻再典此邑，以懲此輩。吏揚言公欲再作縣令，猶造鐵船渡海也。郁聞之，不言，後復典舊邑，時醉吏爲庫吏，盜官錢數萬，下獄，具狀，郁批榜尾曰：盜銅鐵以潤家，非因鼓鑄造鐵船而渡海，不假銷錢，因決而遣之。鼓鑄

大司馬王疏薦岳正張寧爲內閣李賢所嫉，吏書王

新以同朝

卷二十二

七

朝附之寧等皆外補，疏即致政，柯潛送之詩云：不知白髮龍鍾者，猶踏清霜候早朝。朝見曰：柯君此詩蓋謂我也。皇明世說

石裕方明造酒數斛，忽解衣入其中，恣沐浴而出，告子弟曰：吾平生飲酒，恨毛髮未識其味，今日聊以設之，庶無厚薄。

郭文在山間，有石榴楊梅等花，爲樵牧所傷，郭賣簪沽酒，以澆之，人問何故，曰：爲二子洗瘡止痛。

昔有富翁，方與客對談，適一人垢衣弊屣，如屠沽者，

自外至，翁肅客而起，迎之上坐，退而拱正，其人曰：汝坐，翁乃坐，客問翁曰：彼何人耶？翁曰：某族叔父也，客哂之曰：吾族則無此翁，曰：但君族未廣耳。客大慙。

東園友聞

莊伯和，嶺南名賢，一日李無易遣家僮持簡，詰伯和家僮誤舉伯和姓名，伯和給之曰：若翁欲借樂磨耳，汝當負去，且書片紙以復曰：來人面稱名姓，罰駢樂磨兩遭，無易得之大笑，即令仍負磨以還。水東日記

忠國公石亨生子男，未彌月上見亨喜，令亨負兒見

新紀國朝

卷二十二

八

朕，上見兒又喜，摩其頂曰：虎兒也，往善撫之。朕行與卿結姻，亨不喻，輒對不敢不敢，臣兒無福上笑而頷之，命左右取金鎖繫兒項，賜封鎖定，侯亨頓首謝。續藏書

武清侯石亨與都督張軫等奉上皇復辟，特功益于朝政，乞請無忌，上亦厭之，左右怒亨者伺隙數言亨短，一日上登翔鳳樓，見亨新第極偉麗，顧問茶順侯具璫，撫寧伯朱求曰：此何人屋，求謝不知，璫曰：此必王府，王笑曰：非也，璫頓首曰：非王府誰敢僭如此上。

不應續書

余尚書茂本嶺父嘗爲鑄工茂本既貴每造謝降曲不遇輒曰嶺爲道余待詔兒來拜也蓋具俗稱鑄工爲待詔云人以是賢之其爲縣學生時與諸生會饌一徵行老御史坐明倫堂諸生出見御史曰黃米飯香清菜熟諸生有能對此者乎茂本應聲曰白頭人老赤心存本東日記

黎淳性淳厚不事遊冶自言總跡青樓同輩欲戲之使人先約妓曰若遇吾輩同行可囑黎淳吾輩當

行

八之二

七

至也一日相邀遇之見一妓以手招淳曰黎淳黎淳諸友哄然排之淳不與辯即口占曰十里紅樓五里程忽聞花底喚黎淳狀元本是天生定故遣嬌娥報姓名外記

吏科都給事中樊昇瞻儀狀魁頤應對捷給英廟深善之有意大用累將使命一日復遣勘事於外郡召至相前諭之曰此回卽陞及竣事還舉髻不及矣其同年御史田質先是按蜀半職貪遽繫錦衣獄鵬不

可測遇赦爲民一日同飲語及前事景瞻感念嗚

咽流涕賓屬聲曰若非此變汝則好矣我將如何衆皆喙然景瞻亦不覺啓齒項錄

南昌祝知府以廉能名宰府有鶴爲民大咋死府校訟之云鶴有金牌乃吾王賡賜祝公判云鶴帶金牌大不識字禽獸相傷豈干人事竟縱其人又兩家牛鬪一牛死判云兩牛相爭一死一生死者同享生者同耕宸豪元夕宴客作五道士偏其冠三獅子銜錢而出末一炬燭使優人唱云五道冠不正三獅子銜錢未云一燭照青天其見推重如此

計

八之二

十

劉髦者本新人篤學古道行事多迂愚爲鄉人所笑遊鄉校數年畏水程之險不肯赴鄉試友人再三強之乃一詰省下中式而歸將北上京師必由長江而進與舟子約船不得離舫三尺離則不往及登舟見波濤湧沸大怖束裝而返曰吾寧不得進士耳安忍以身試不測之淵終身不赴以教授爲業夏月與門生浴於池先令門生張繩繫其腰衆共牽掣俟浴畢乃解次及諸生已亦爲之生三子皆教使成立定之先生舉鄉魁大魁悅曰何爲讓人一步吾之二十先

生曰必取會元以贖罪乃釋之明年果冠省試其二子亦登科長子婦就京公送其婦登舟以手授之知府見而匿笑公顧而慍曰府君笑我乎若跌入水尤爲可笑也其第二婦人京公時時疾嘔之牀前曰老年頭風過臨清爲我買手帕曰諾明日登程諸親畢會公忽嘔于婦曰新婦忘昨夜枕上之囑也衆駭然問其故乃始撫掌

衡公岳知慶陽僚友諸婦嘗會飲在席者金鈿綺繡爛然而公內子荆釵布裙而已既罷頗不樂公曰汝

新史

卷二十七

十一

坐於何處曰首席公曰既坐首席又要服飾華好富貴可兼得耶慶陽人至今以爲口實

見聞錄

史良佐南京人爲御史巡西城而家住東城每出入怒其里人不爲起一日執數輩送東城御史御史詰之其居首者對曰民等總被倪尚書誤卻曰倪尚書何如曰尚書亦南京人其在兵部時每月與過里門衆或走匿輒使人諭止曰與爾曹同鄉里吾不能過里門下車乃勞爾曹起耶民等愚意史公猶倪公是以無避不虞其怒也御史內善其言悉解遣之倪尚

書謂文毅也 讀書鏡

秋官郎中陸孟昭名是太倉人居郎署時好結納四方邸第外隙地構屋數間扁曰清風館朝士迎送必假之爲宴樂孟昭復益以佳飯美酒不惜所費一日風雨大作平地水深三尺許館爲之傾圯客有戲之曰昨日清風館今朝白水村水退孟昭復新之甫訖工孟昭已擢福建參政矣其居轉與侍郎滕某膝固白水村人一時戲語有數存焉

客座新聞

天順間冢宰王公朝左侍姚公夔一日試該選監生

行

一八

十二

出論題曰道德德至就試者不敢斥言題目之差但告云題目甚難姚又不得顯言惟體試士之意從容請於王曰此題果不容易監生麻書已久望易此題王曰汝可一易姚曰只易了道德至善則諸生便可下筆王笑而然之

聞中今古

夷廟有意江南買辦諸學士難言欲持不可徐有視度不可言將入對給學士薛瑄云予苦多言恐忤上意若度稍可當從後觸止之瑄以爲信于其語半時其後有視即大聲曰薛瑄欲有所言上問言何事瑄

倉卒無對。即以買辦一事言之。上不悅而罷。病逸漫

詩人史君實見一老尼還俗。贈詩曰。脫却羅裙着綉

襖。仙凡從此路岐分。蛾眉再畫當時綠。蟬鬢重梳昔

日雲。王貌緩將鸞鏡照。錦衣更把麝香熏。屏幃乍得

輝光寵。更沒心情戀老君。

武進翟永齡在鄉校日。儒師日以五更坐堂。士人苦

之。永齡曰。吾能使之已。先其師起。伏短檣下伺。其過

疾。取其帽置之土地神前。師初疑非人。過覓得之。以

爲土偶。恠也大懼。不復早作。赴試金陵。患無資。以行

乃置乾棗數十觔。每至市墟。則泊舟。嚙棗兒至。兒予

一。掬棗教之曰。不要輕。不要輕。今年解元翟永齡。自

常州至。丹陽民謠載道。聞者爭覓其邸訪之。大獲賸

貲之利。又平旦不詣學宮。教官責之曰。爾昨何所如

答以有親戚相延。學官怒。罰論一篇。以牛何之命題

齡操筆立就。結語云考之何之二字。兩見於孟子之

書。一曰。先生將何之。一曰。牛何之。先生也。牛也。一而

二。而一者也。御史具某頤長俗號吳橙鷄。嘗往問

齡疾。一見遽哭曰。死矣。吳惟問答曰。方相已在牀前

尚敢望活耶。聲傳

翟永齡之母。日誦佛不輟聲。永齡佯啼之。母應諾又

啼不已。母惶曰。無事何頻啼也。永齡曰。吾啼母三四

便不悅。母曰。啼佛千萬聲。怒當何如。母爲少止。皇明世說

武進東門有王姓者。起家皮工。常起一堂。翟永齡頗

之曰。闢或問之。翟曰。東門王皮也。皇明世說

淞江守私廨失金首飾。請仙問之。則大書四句云。久

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求

釋其意不答。請書名。乃書曰。周岐鳳守不悅以爲鬼

語不足憑。聞爲一學官言之。對曰。此世俗所傳四喜

詩耳。守愕然曰。吾家有小女奴。實名四喜。得無是乎

執而訊之。物果爲所竊。猶藏解後灰中。乃悟前語。外紀

勸學詩有少小須勤學。文章可立身。滿朝朱紫貴。盡

是讀書人。成化間馮御史徵以事謫戍。馮易前詩云

少小休勤學。文章誤了身。遼東三萬衛。盡是讀書人

外紀

翟永齡與陸年伯並。以才學馳名。後陸發解。而翟名

最。後以書柬所親曰。至矣。盡矣。方知小子之名。顛之

倒之反在諸公之上。蓋以自嘲。因嘲陸云。外紀

猶未齡偶過清江人咸以相公稱之時有一吏在坐

亦稱相公翟意謂人不加敬後有出扇求詩者此吏

捉筆竟題于前次至末齡故爲不能之狀題曰山不

山水不水一片板上兩箇鼎鼎景一節二人一箇吹

火通一箇擡大樽擡得得鷄婆飛上天擡上擡得二人世間名畫

見萬千不知此畫出何譜詢知海槎衆人甚報外紀

黃白仲寓居武林余往訪之適有友人攜一名姬邀

余兩人赴飲黃便入內少時其容有感復以他事談

說許時邀者益急言主人侯湖上久矣余欲捉之借

行黃復身入內余聽之聞刺刺詈聲余知其以妓故

不敢往也故促之黃不得已與余相赴日未晡黃便

謝歸主人留之不得遂去明日余往伴問于黃曰年

餘四十遂乏血胤雖一似人女婢亦不能居命也柰

何更問昨者遲回之狀曰凡赴妓席必涕泣至歸方

已又問如遠出何以制君曰出必軟血蒞盟余因大

嗟曰余方愧王茂弘九錫不意足下更是馮敬通也

外紀

成化間四方白丁錢虜商賈技藝軍職之流以及士

夫之子弟率寅緣近侍內臣進獻珍玩輒得賜太常

少卿通政寺丞郎署中書司務序班等職不由內閣

吏部謂之傳奉官至于二閣老之子若孫甫髫髻已

授中書冠帶牙牌支俸給祿但不署事朝參而出於

梁方之門者多一日內宴鐘鼓司承應扮一老人部

糧責解戶米濕解戶答曰非我之罪此船縫之病老

人曰便須塞了船縫免得耗濕朝廷糧米答曰若要

塞船縫須是無糧方好天顏爲之少霽項錄

唐鄭璠在嶺南象江得惟石紺冰法而平理彈之有

好聲聲歸樂陽費錢六十萬宋榮咨道嘗以錢三百

萬買虞世南夫子初刻碑或談此二事有應聲曰這

兩箇痴人好一棒打殺何不買百弓上水田九品入

流官乎書蕉

成化間林莊敏公爲司寇一日與陝西楊司馬鼎會

坐林戲曰胡兒十歲能騎馬蓋楊多鬚而年少之故

楊遽答曰癩子三年不似人林在位已久而閩地有

癩也外紀

下樂在某閣老生。邇外報某廷試首選矣。閣老曰：狀元却是瞌睡漢。下答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盡諷之也。

外紀

兵部尚書陳公汝言退朝，遇太子洗馬劉公定之，戲曰：君職在洗馬，所洗幾何？劉公應聲曰：廐馬皆洗過矣。獨大司馬洗不得也。病述漫記

陸景爲刑部郎中，嘗往一朝士家，爲牛投刺，不書名。惟云：東海釣蟹客。過朝士歸，見之，知爲景也。亦遞一帖云：西番進象人來。蓋景黑面白齒，人皆嘲爲象奴。

十七

云：景與麗水金文二人皆景泰二年進士。文嘗嘲景曰：黑象口中含王龜，象應聲曰：烏龜背上嵌金文。

廬陵陳文憲，不飾及病革，其門下士謂人曰：昨夕二夜又來取公，一夜又挽之，公不肯去。一日彼將望

陞太師柱國，如何舍得去？乃挽之曰：若此去，卽爲閻羅王何惡也？公喜曰：如何便得爲閻羅王？夜又嘆曰：公有淮鹽十餘萬，非鹽王而何？復齋日記

具伯通爲浙省提學副使，士子專取功夫，時初學作文，多不根爲其罷出者衆，羣往御史臺求試，御史復

發具公，具公出題：龍擺蛟龍，魚鼈生焉。論題乃一漆出來，文難措辭，而論又涉于性理，取者無幾。其爲吳所辱有嘲之者曰：三年王制選英才，督學無名告相臺。誰知又落具公網，魚鼈蛟龍滾出來。外紀

陸式齋一日與張給事宴，投壺中，耳給事曰：信是陸兵曹，開手便中帖木耳。式齋答曰：可惜張給事閉口常學磨甕堅，給事有慚色。外紀

莊定山詩：贈我一壺陶靖節，還他兩首邵堯夫。有滑稽者，改作：外官答京官苞苴云：贈我兩包陳福建，還新史。卷二十七

他一匹好南京。

陳白沙當成化初會試，雖負重名，亦投時好，競出新奇。作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一題，其破云：物各有其等，聖人等其等，考官戲批其傍云：若要中進士，還須等一等。外紀

臨川謝氏家城西，築園藝花，子姪聚學其中，暇日召衆，始神作詩，詩雜文，友生江楠過，諒意後生，輩僞托以誑人，弗之信。一日再至，見執筆者皆僮奴，而詞語高妙，頗生信心，於是默禱求詩，其除書曰：德林素不

相信曷爲索詩，謾贈一絕云：米豆應急用，屑榆豈充

欲嗜好？有趙張倉皇救文叔，不曉所謂復禱曰：願明

以告我。又書曰：第一句見晉書石崇傳，第二句見唐

書陽城傳，第三句見史記倉公傳，第四句見漢書馮

異傳，檢視之，皆弼事也。蓋是時官妓蓋氏者，家世賣

弼，人以藍弼，噀之，稱與狎，故神戲之，德林補字才鬼

會稽有評諸官調女子洪惠英，正唱詞次忽停鼓，白

曰：惠英有述懷小曲，願容舉似。乃誦曰：梅花似雪，剛

被雪來相，挫折雪裏梅花，無眼猜神，總屬他梅花，無

語，只有東君來作主。傳語東君且與梅花作主人。詞

畢再拜云：梅者惠英自喻，雪者亡賴惡少也。官奴因

言其人，到府一月，而遭惡子困擾者，至四五，故情見

乎詞，在流輩中，誠不易得。青尼蓮花記

陳曰：沙善畫梅，人持紙求索者多，無謂筆白沙題其

柱云：烏音人來，或詰其旨，乃曰：不聞烏聲，白畫白

畫外記

成化丙申，某佐禮部，林一鶚佐刑部，一日謝宴賜恩

于午門外，鶚伏而不能起，某掖起之，鶚遂以病

告，某同俞振葵往問安，鶚喘息嘆曰：病將三月，當

住俸矣。振葵曰：蓋告歸，宜水土，便醫治，固可愈也。一

鶚默不應。明日報卒，某因嘆曰：一鶚不慮病不起，且

慮休，當仕。警齋瑣錄

龔侯，本梓人，成化庚子八月，行次楊子江心，會大風

雨震作，擠一富商溺於水，盡攫其有而歸，乃棄梓舍

於揚州某處，建高樓巨室，改事生殖，以享富焉。侯後

生一子，撫育既長，視父甚如讐敵，一日里有所警者，

侯棄策判未已，即叩首曰：敢請大仙，何吾父子不相

得之甚也？判云：八月強風，何大惡？楊子江心波浪作

二十年，前即此人。請君試把心頭摸，侯栗然懼生大

禍，盡貽其有於子，遂寵更不復返。才見說

成化中，浙江嘉善知縣林某，捶死一家十三人，事覺

時，鄞城侶公鍾爲巡按治其獄，林妻子以厚賂鎮守

中官李文文爲宴宴公，欲援其事，侶公已知，預令樂

工爲滑稽語，以白李，因扮一官人賞雪，作獅子令，藏

陰處，俟後會爲賞。一卒云：何處可藏？一卒云：除非山

陰可藏，曰：不好，其卒又曰：江陰可乎？曰：亦不好，其官

人高聲曰：但藏在嘉善縣可也。卒云：未見此地有陰處，何以藏之？曰：汝不見嘉善林知縣打殺一家非死罪十三人，不償命，豈非有天無日頭處？一座皆驚，李遂默然。客在新聞

閻老保定劉公履爲臺諫所論，而上寵眷不衰。人因稱爲劉綠花，謂轉彈轉可用也。聊瑣漫抄

御史臧司風紀，中書舍人供奉絲綸。近時一進士，素出入閻老萬公之門，得改翰林庶吉士。萬陰痿，吉士自舉善醫，具藥爲洗之，因得爲御史。翌聖夫人之姪

李通以門蔭官中書，一同僚濟寧人，與通友善，長得

三十一

歸省，以篋寄通，所封鏤甚固。夫人素諳世故，命啓視其人，固寵夫人，不許乃強啓之一篋，有舊衣數件，其下皆書籍。一篋舊衣，下皆土，望夫人大怒曰：他日欲誣我家，殞命殿之，通跪視乃以二篋令其擔去。時人爲之語曰：洗馬御史挑土中書。板園雜記

錢選舉，有蔡琰南歸圖，今在前臨海水夏佑存贊家。元人多有題詠，偶記其一絕云：二鶴回首淚千行，腸斷胡笳十八章。三嫁流離身未老，至今人惜蔡中郎。

顯水東日記

羅明仲嘗謂三言亦可爲體，出樹處二韻，迫西涯題承，卽援筆云：揚風帆，出江樞，家遙遠，在何處？又因圍棋，出端觀二韻，卽曰：勝與負，相爲端。我因君得大觀外紀

成化甲申，庶吉士相率入內閣請解館。李賢曰：賢輩教養未久，奈何遽欲入仕？許禮抗聲曰：今日比承業時何等教養？且老先生從何處教養來？賢深責之，則曰：吾輩教習雖例該三年，已燒却一年矣。謂癸未春閻災故也。皇明世說

三十一

李西涯程篁墩同朝，見適直隸貢解至英廟，卽試以對句曰：螭蟬渾身甲冑，程應聲曰：鳳凰遍體文章。上加稱賞。時李尚伏地徐對曰：蜘蛛滿腹，經綸上達大異之。是兒他日作宰相耶？俱賜寶錢而出。後李出入館閣四十年，而程終於學士，竟如其對云。外紀

李西涯與程篁墩同教習庶吉士，每至院檢閱會簿，悉注病假而去。西涯口占一絕云：迴廊寂寂鎖蒼苔，白日都消病曆除。竊食大官無寸補，綠陰亭上看鶯。

書外紀

東郊巡按蘇州。刷卷許御史宗魯戲之云。北臺東御史。西人巡按南方。東不能屬。余私爲對云。冬官夏侍郎。春日辦完秋稅。又小兒學課。予偶得呵硯作書。口內風雲生黑雨。代爲屬云。蒲牌買快掌中天地現金星。李空同在江西有語云。孤鴈渡江無影徘徊。如得個人不能答。予云。老翁照鏡鑒形彷彿。似傳神亦無幾。兩人一二也。聲傳

西江營得良馬以贈陳師召。師召騎入朝。歸至門成

新見。司。湖。一八。本。二。二。

子三

詩二章。掩而還其馬。西涯問故師召曰。吾舊所來馬。朝回必成六詩。方至門此馬止二詩耳。非良也。西涯笑曰。馬以善走爲良。此固非良耶。公唯唯復繫而去。
外紀

新史卷二十八

海陽查應光賓王父輯

國朝

尹旻倂卿貳欲請汪直屬王越爲介私問跪否越曰安有六卿跪人者乎越先入旻陰促越跪白叩頭及旻等入皆跪越尤旻旻曰吾見人跪特笑之耳世明說景帝時有上言竊盜者黥刺不足爲艾自今犯者宜立梟楔於門扁曰竊盜之家庶幾有警世明說

陳太常音有文行而性恍惚多誤嘗考滿誤入戶部世明說

折之國朝世明說見入稅銀者驚曰賄賂公行至此已極

李西涯居政府時庶吉士進見公曰今日諸君試屬

一封庭前花始放衆哂其易各思一語應之曰總不

如封閣下李先生一笑而散世明說

焦閑老方面黑而長如驢嘗謂西涯曰君善相煩一

看李久之乃曰左相像馬尚書右相像盧尚書必至

此地位馬與盧合乃一驢字始知其戲一日西涯與

焦公及禮書傅公瀚早朝焦見校尉有露卧者焦戲

傅云曉日斜穿校尉頭蓋以傳爲新淦人時有江西

校尉之號傳不能答李顯指爲耳傳悟遽云秋風正貫先生耳蓋俗有秋風貫驢耳之說焦像驢故戲之

外紀

成化間一御史建言順通物情云近京地方行役車輻輳驢相雜驢性快力強驢性緩力小今竝一處驢馳物情不便乞要分別改正弘治初一給事建言處置軍國事云京中士人好着馬尾視視因此官馬被人偷拔鬃尾有誤軍國大計乞要禁革嘉靖初一員外建言崇節儉以變風俗專論各處舖店茶食所造

國朝

看秤糖餅大者省功而費料小者料小而費功乞要筆畫定式功料之閒務在減省使風俗歸厚肉食謀

國乃有此輩可發一嘆世明說

北方有牛王廟畫百牛於壁而牛王居其中問牛王爲何人乃再伯牛也

成化末上病苦澀朝臣讀奏各旨多以是字而尤弗使鴻臚卿施純請以照例二字代之上喜擢爲大宗

伯時號兩字尚書野記

程翼設公爲濟南都日左璫安寧時爲守備燕公設

席中爲已坐而以公位其下公心不平蓋中官雖爲

主亦居首席六卿而下皆列坐焉公戲爲一紀云主

人首席客居旁此理分明大不祥若使周公來守衛

定因屋上放交牀安見詩遂分賓主

外紀

丘文莊公學博貌古然心術不可知嘗與同寅劉閣

老古不協劉作一對書其門曰貌如盧杞心猶險學

比荆公性更偏時論頗以爲然

外紀

翰林院素稱清貴無簿書之擾舊有語曰一生事業

惟公食半世功名在早朝所謂清者如此李西涯時

爲學士因衆失朝罰運灰炭續兩句云更有運灰弄

運炭翰林身上不曾饒一時聞然

外紀

弘治丙辰科進士有孟春季春夏鼎周鼎西涯問老

嘗卽席命對孟仲季春惟少仲已而卽應聲云夏商

周鼎獨無商

外紀

李西涯子兆先文名甚高然遊俠無度以是致病公

一日過其書館中適外出不在時弘治甲子當大比

乃書其几曰今日花街明日花街秋風桂子秀才秀

木明日殆先亦書四句於西涯几上曰今日東風明

日西風陰陽變理相公相公

外紀

吉州人家邀紫姑正作詩有美女子在旁因請味手

卽書曰笑折櫻桃力不禁時攀楊柳弄春陰管絃曲

裏傳聲慢星月樓前欽拜深繡帳偷回雙舞袖綠窻

閑整小眉心秋來幾度挑羅襪爲憶相思却放針信

筆而成頗有雅致云

才鬼記

靈廟時太監阿丑每於上前作院本頗有方術諷諫

之風時汪直用事勢傾中外丑作醉人酗酒一人佯

曰木官至醜罵如故又曰駕至醜亦如故曰汪太監

來矣醉者驚迫帖然傍一人曰天子駕至不懼而懼

汪直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也自是直

寵漸衰直既去黨人王越陳鉞尚在丑作直持雙斧

趨踰而行或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鋌耳問鉞

何名曰王鉞陳鉞也後二人以次坐譏保國公朱永

掌十二營役兵治私第丑作儒生誦詩因高吟曰六

千兵散楚歌聲一人曰八千兵散爭之不已徐曰爾

不知耶二千在保國公家蓋房於是靈廟密遣太監

尚四等之保國卽撤工賂尚明得止成化末年刑政

顏施丑於上前作六部差遣狀命精擇之既得一人問其姓名曰公諡主者曰公諡如今無用次一人問其姓名曰公道主者曰公道亦難行最後一人曰胡塗主者首肯曰胡塗如今儘去得

謝罪漫抄

陳師召官四品時夫人爲需得金獅緋袍不知爲武臣服色公亦竟不察一日命工省像公整容服獅袍而坐李西涯適至因乞爲贊西涯遂題曰觀其鬚則齊觀其衣則非若人也可信而可疑使蓬其鬚更其衣嗚呼庶幾西涯嘗戲陳師召擲骰子得公則指曰

國朝

五

吾度其下是六反之果六也各色皆然師召大驚語人曰賁之天才也或諭之曰彼給公耳上么下六自是定數何足爲異師召笑曰然則我可爲因請西涯告之西涯已先度其必至別製六骰錯亂其數矣師召屢商不中乃嘆曰兄真不可及也

外紀

陳師召擢南京太常門生會餞有垂涕者李西涯大學士在席爲句云師弟重分離不陞他太常卿也罷公應聲曰君臣難際會便除我大學士何妨一座絕倒師召後召爲翰林學士同官投刺招飲明日公忘

爲誰乘馬漫行一給事中設席公曰招我者此也遂入席頃之同官使人來速夫人曰此必胡撞不知投誰家矣汝認所乘馬可覓也使者踪跡見公公曰我誤我誤又嘗檢書待友人招飲帖師召忘其昔所藏也如期而往累茶不退主人請其來故答曰赴君飲耳主人訝之而難於致詰具酒共酌席罷方悟去年今日曾邀陳也又嘗自院中歸語從者曰今日訪某官從者不聞引轡歸舍師召謂至某官家矣升堂周覽曰境界全似吾家何也又觀壁間畫曰是我家物

所紀國朝

卷二十一

一六

緣何在此其僕疑以告其夫人出視之公訝曰何爲亦在此

外紀

王抑菴先生典選遇不如意事好誦古人詩以自寬一日有新得給事中即欲于擄選法者曰偶狀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御史有言吏部進退官不當則曰若教鮑老當筵舞更覺郎當舞袖長要多少切

中云水東日記

翰林院學士惟一人多或三五人弘治壬戌秋閣老洛陽劉公總因修會典成欲德翰林一時陞學士者

十人時禮部尚書已有六人謝遷以在內閣張昇爲

禮書掌鴻臚事崔志端以禮書掌太常事拜南京爲

六人崔由神樂觀道士京師爲之語曰禮部六尚書

一負黃老翰林十學士五箇白丁一時盛傳以爲的

對且有譏登外紀

程敏政以神童至京李賢學士許妻以女因留飲李

椅席間果出一對云因荷有而得藕偶程應上曰在

杏幸不須梅媒李大奇外紀

李西涯與程篋數過采石李得句云五風十雨楊黃

師程卽應云二水三山李白詩一時服其巧外紀

弘治間樂平有趙尹考滿還任邑中士夫皆趨送之

彭蠡農獨投以詩云泊陽纔駐使君標本欲趨迎懶

折腰莫怪野人疎禮節好從陽畫說陽橋人皆莫喻

其意一日編脩程念齋見之笑曰緩之譏我邑中人

深矣蓋用宓子賤事也外紀

陳檢討嗣初以文章擅名翰林一日見同官於碑志

中叙還金事太繁者曰使繼爲之則十二字爾扣之

則且嘗得白金於道伺其主云還之又嘗以文示後

進詫之曰吾此文何出後生應聲曰氣脉頗類下武

詩嗣初默然水東日記

蔣芝曰宋儒格致之說久厭聽聞良知及知行合一

之說一新耳目如鯽魚鮮筍肥美爽口盤飧前味

如嚼冰若久而厭飲依舊用鵝鴨羊豕矣皇明世說

洪鍾四歲能作大書憲宗召見命書聖壽無疆鍾握

筆久之不動上曰汝容有不識者乎鍾叩頭曰臣非

不識第此字不敢於地上書耳上命內侍昇几一揮

而就皇明世說

羅倫劾李賢被謫大學士陳文有力長文卒士人爲

詩悼之云九原若見南陽李爲道羅生已復官世說

李文祥進士有才名與萬安孫弘璧同年安欲引文

祥附已使弘璧延款於家命題班鳩文祥奮筆作詩

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當已恩皇明世說

憲宗不召閣臣面議機務彭時等以爲諫諸內臣懼

諸公有言乃曰上初召見眾先生情未淡洽不宜多

言始俟再見可說戒約至再時等信之自後更不召

見矣諸太監曰嘗言不召見及見無一奇謀至論止

呼萬歲而已反見譏諍皇明世說

王騏以進士授兵橋知縣僅八月免官居家以詞曲自樂嘗有妓爲人傷目曉下有青痕遂作沉醉東風曰莫不是捧硯時太白墨灑莫不是畫眉時張敞描差莫不是檀香染莫不是翠鈿瑕莫不是蜻蜓飛上海棠花莫不是明皇宮墜下馬又清江引曰醜獬獬眉梢上松油扶桑樵子掠盡過半邊藍疑粧一堆青泥汗醜回回婆眼窩兒到像我外紀

韓雍按江西時有密詔及中官都御史誤啓其封懼新史綱目 八卷二八

以咨雍雍請諱中官解之明日僞爲封議藏舊封於懷俟會開令郵卒持以付已佯不知而啓之讀數語卽以舊封還中官曰此非吾所當聞欲杖郵卒謝罪中官反爲收解歡笑而散皇明世說

王叔承母舅精心奉佛叔承亦奉佛與黎養甘而獨不能忍酒詭說母曰非酒也佛所謂米泔也亦嗜之母悅爲進一觴皇明世說

太學生虎臣上疏諫萬歲山勿架椽櫨憲廟奇之祭酒費聞不知也懼買禍乃會六堂鳴鼓聲罪鐵索鎖

項以待俄官校宣臣至左順門傳溫旨勞之曰爾言是棕棚卽拆卸矣聞聞大慚皇明世說

弘治中朝士共飲各舉鄉中忌諱者爲令如江西曰臘鰓湖廣曰窮魚之類衆笑述已遍至吏部馬尚書凝視以手摸左右坐者政問公何以不言答曰我揀一肥者偷之耳蓋河南諱偷驢賊而公反以誰人也笑局

高郵學正夏有文弘治末獻書闕下曰萬世保豐永亨管見上嘉之更管見二字曰美夏遂書官銜云獻新史綱目 八卷二八

萬世保豐永亨管見天子改爲策字高郵州學正夏有文皇明世說

鄒智以四川榜百至京候萬安閣老問當世人物萬以某省榜首告之隨問貴省牌坊銀榜首視平中舉人有厚薄否鄒大失望卽託頭疼謝去皇明世說

其間老寬致仕到家訪山人邢童邢方自炊羹公曰卿亦知調羹耶邢曰如公之扣蓬門終是勉強從事弘治中太監李廣以左道見寵任權傾中外戊午歲建毓秀序於萬歲山上既成後未幾清寧宮災有謂

亭之建年月不利犯生殺向太歲故有此災太皇太后怒云今日李廣明日李廣興工動土致此災禍廣權飲鴆死計聞上命內侍搜索奉命者遂封其外宅搜得一帙納貽簿籍首進之簿中所載某送黃米幾百石某送白米幾千石通計數百萬石上因詢左右曰廣所食幾何乃受許米對曰黃米卽金白米卽銀因悟廣賊盜如此遂籍沒之科道請出簿籍按名究問凡與名者惶懼危甚各自星夜避戚晚求救不期而會者凡十三人月下見卷影重重而一人獨乘女

卷事雖得寢不完而納賄者之名一一盛傳於朝野視顏惟甚

李少師東陽自少小入詞林暨在館閣垂四十餘年正德中爲首相有士人嘲其亡投以尺素公歸啓之一絕云才名直與斗山齊件食中書日已西回首湘江春草碧鴟鴞啼罷子規啼公得詩但解嘲而已蘇郡隱士王寶進蹟西山中甥少師廣孝以舊好訪之謂曰寂寂空山何堪久住答曰多情花鳥不肯放

人張真人彥輝府第災請賜更造給諫黃臣曰樂巴嘆酒成都火滅彥輝想之酒故有此災

劉忠宣致政自爲書藏記取其平生履歷刻之石人曰後人爲公可也公曰恐後人誣我以美名倘鬼趣異人豈不怒耶

一士從陽明學初聞良知不解卒然起問曰良知何物黑耶白耶弟手晒然失笑士慚而報先生徐曰良知非白非黑其色正赤

上饒劉亮過姑蘇泊舟楓橋因和唐人詩有獨起占星夜不眠之句問客曰我一起行天象應動君能見否

東平王錫老貧甚每節口腹之奉以市碑刻一日誇客曰近得一碑甚奇客請出示竟無一字可辨客因笑曰此名沒字碑宜公好尚之篤

錢塘妓郭步搖與所憑者泛西湖坐中有少年美丰神郭每顧之略不與所憑者接其人怒曰汝愛伊耶郭佯不聞少年者舉杯向姝花醉曰春風入林豈爲

松栢

具中沈文卿讀書至宵分燈燭熒熒欲滅忽見盜在室中搗物無所得從容呼之曰穿窬君子虛勞下顧某輒有小詩奉贈乃長吟曰風寒月黑夜迢迢孤負勞心此一遭只有古書三四束也堪將去放兒曹穿窬者含笑而去綠雪亭雜言

李西涯號葵何燕泉勸之李曰將何消日仰曰詞翰兼美足娛日力後西涯偶在基酒間當道以巨軸乞詞翰乃大書云草將性命作人情寫字吟詩總害生丁酉朝

惟一圍棋堪遣興客來時復兩三枰皇明世說

有一士人盡擔其家所有約百餘金買書將以入京至中途遇一士人取書目閱之愛其書而貧不能得家有數古銅器將以貨之而營書者雅有好古器之癖一見喜甚乃曰毋庸貨也我將與汝估其值而兩易之於是盡以隨行之書換數十銅器亟返其家其妻方訝夫之回疾視其行李但見二三布囊磊砢然鏗鏗有聲問得其實乃罵其夫曰你換得他這箇時近得飯喫士人曰他換得我那箇也幾時近得

嘆

李西涯當國二編脩考滿來謁公曰有一策題兩翰林九年考滿推擢何官對曰策破未有先有策結執事事也執事責也愚生何益焉公大笑奏補官坊皇明世說

弘治中吾郡一豪子以事官捕之急竄匿不出官百計索之不能得或言鄉耆某多智數官延訪之耆乞屏左右乃曰欲得之須用老子官曰老子已在此矣耆意蓋用欲取先予之術官所云謂已執其父也耆

曰不是這箇老子官曰正是這箇老子耆又白如前官終不悟即叱之退曰這蠢物尚謂一人有兩老子何智術之有十四

太監何文鼎以皇親入禁城觀燈諸事極言下錦衣衛雜治究所主者文鼎曰有兩人但不可執按曰姑言之曰孔子孟子也文鼎死猶能于禁中換銅缸作聲若稱究者上特命勒碑祭之皇明紀略

中丞東橋顧公璘正德間知台州府有土地祠設夫人像公曰土地豈有夫人命撤去之郡人告曰府前

廟神缺夫人請移土地夫人配之公令卜於神神許
遂移夫人像入廟時爲語曰土地夫人嫁廟神廟神
懼喜土地嗔既期年郡人曰夫人入配一年當有子
復卜於神神許遂設太子像駱陰元記

王鑒少遊京師吏侍葉盛奇其文時家宰王翱新逝

盛曰失一王翱得一王鑒安知非後來忠肅乎皇明世說

王文恪公六七歲時附學於舅氏一小女使送茶王

戲以手握其手舅氏出一對曰奴手爲掌此後莫掌

奴手王卽對曰人言是信從今毋信人言外紀

彭懶農落職家居縣當大造其子囑司書者飛稅他

戶懶農知之招司書飲戲贈之詩曰洛陽城中桃李

花飛來飛去落誰家司書答曰舊時王謝堂前燕飛

入尋常百姓家懶農曰既不飛上天飛入地不過飛

入百姓家耳安忍爲此乃爲詩謝之曰洪水推沙塞

兩涯推來推去只交加誰知二世官中塵走過劉家

又李家飛稅竟止外紀

具江爲刑部主事差遣復命鴻臚寺官語之曰聲音

要洪大遂通政時也起身不要背上至日早具果勞

力高聲亦無音節又橫走下御街西孝廟爲之解纓
時同僚楊郎中茂仁作一對句云高叫一聲驚動兩
班文武橫行幾步笑回萬乘君王一時盛傳實謔云
外紀

楊用修曰唐詩有極劣者宋人採入全唐詩話使觀

者曰是亦唐詩一體譬之燕趙多佳人其間有跛者

耶者跂者亂者疥且痔者乃專房寵之曰是亦燕趙

佳人之一種可乎皇明世說

漳州張尚書濬爲翰林學士時與同寅限韻聯句得

斤之國朝文二八

單字公成句有衝雨邪飛燕子單時服其賞馬端肅

以燕子單學士稱之外紀

楊一清爲家宰日有設爲選官求改事爲口實者日

有選人既註官意弗懌思改將決於神籤其妻曰君

儒人當聽命于儒之靈者選人於是求禱於仲尼既

至廟乃先詣從配諸賢首至閔子曰某欲改官何從

而可閔曰何必改問顏子顏曰也不改問辛辛子曰

於予改問其目則曰鑽燧改楊號濬養其所註除遷

擢皆由賄賂鑽刺而得故云外紀

至狀元未第時，醉墮汴河，爲水神扶出，曰：公有三百千料錢，若死於此，何處消破？明年遂登第。士有久不第者，亦效之，陽醉洛河，河神亦扶出。士人喜曰：我料錢幾何？神曰：吾不知也，但有三百羅黃蠶，無處消破耳。合璧事類

張禹山晚年，好縱筆作草書，不師法帖，殊自矜詫。嘗書一紙寄楊升菴，書其後曰：野花豔目，不必牡丹，村酒醺人，何須蟻綠。皇明世說

劉淵蒙宿不羈，但湯胤緒廣生中，劉曰：湯雖出將家，新史國朝 卷二十八 十七

學問識見種種過人，既曰：再加數年，依稀似我矣。皇明世說

楊循吉多病，好讀書，最不喜人間酬應。嘗開卷至得意，因起踣掉不休。人遂呼顛主事。皇明世說

楊遂翁冬天氣盛，而李西涯怯寒，二公竝坐，涯翁屢以足頓地作聲，遂翁曰：地凍馬蹄聲得得，涯翁見其吐氣如蒸，遂云：天寒，驢嘴氣騰騰。外紀

劉績味楊花詩，讀楊遂菴云：點鬢繁眉西復東，悠揚無力任春風。謝家擬雪眞兒女，到處生虫不殺虫。外紀

劉大夏自作壽藏記，李西涯戲云：天下皆如公翰林文章無用也。公曰：先生輩文章宜紀大功德者，予何敢相累哉？蓋西涯先爲劉瑾作碑文，公嘲之也。世說

李東陽在京邸，款會試貢士，酒數行，俱起辭謝。公曰：且止，有場中題，願商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衆未解，公笑曰：無他意也，只是待湯。皇明世說

一大將乞某翰林詩，專令一吏候之，免其他役。吏始甚德之，既逾改火，吏不勝躁，其牒呈其將云：蒙委領某翰林文字，爲渠展轉支延，已及半載，顯是本官不能作詩，虛詞誑脫，聞者大嘆。皇明世說

沙河朱寰字公垂，正德九年進士，少勵清節，貧困裕如也。提學御史顧潛知寰檄府貢囊學京師，寰不受，躬自炊汲，爲御史寒約如故。巡按山西山東有風，朱人稱寰爲長齋御史。續藏書

錢塘葉生爲太學官，無學識，有學士假作葉策題云：考經一序義亦難明，且如韋昭王是何代之主？先儒領是何處之山？孔子之志，四時常有，也何以獨言吾志在春秋？孔子之孝，四時長行，也何以獨言秋行在

秦既曰：夫子沒而又何以經趨而過庭。合璧事類

故事：邊郡納粟三千斛，授本州助教。岐山王生，納粟

授官，以厚價市駿馬，猶不愜意，每以爲恨。嘗騎過市，

醫工李生盛稱壯健，以爲價賤，王恠問之。李曰：「馱得

三千石，谷豈非壯健耶？」羣經紀談

林廷王醉中戲作清江引曰：世上人心真箇歹，牽鬼

街頭賣，哄了白尚書。應過陳負外，漢鍾離看見通不

採，沒嘴葫蘆就地滾。好歹休相問，花粧扮，戲棚紙

做盛錢，圍陳搏華山閑打盹。春花正紅，春酒美多

新兒詞解

卷二十八

十九

少蟾桃會，休做看財奴，枉着金銀累。死到黃泉纔是

悔。勝水名花和我好，每日相頑笑。人情下苑花，世

事裏陽炮霎時間，虛飄飄都過了。外紀

陸式齋遷職方，李西涯時爲學士，戲曰：先生其知幾

平島爲，又入職方也。式齋應聲曰：太史非附熱者，奈

何？只管翰林耶。皇明世說

徐延之曰：今人都謂月圓不知却是方者，客駭問其

故曰：一方明月可中庭，明月聊隨屋角方。乃古人言

也。客曰：皎如飛鏡臨丹闕，鏡豈有方者耶？徐曰：秦始

皇有方鏡，能照心膽，實潤山有方鏡詩，且又名方諸

鏡，不盡圓子，不讀書耳。主國者辭窮。皇明世說

中丞何棟，偕許中丞輕車整裝時，過宋氏妓館，時人

語曰：微服而過宋，何許子之不憚煩。皇明世說

陸澄徐璠俱爲王文成高弟，後陸以議禮悔罪，爲上

所鄙，謫高州倅。徐遷辰州丞，侵軍餉事發，自縊。死時

人語曰：君子學道則害人，小人學道則縊死。皇明世說

正德間，闡寺當權，往來河下者無虛日，每到輒吹號

頭，齊丁夫民不堪命。王西樓有咏喇喇朝天子二首

折史詞解

卷二十八

二十

云：喇喇鎖哪曲兒小腔兒，大官船來往亂如麻。全仗

你擡聲價，軍聽了軍愁，民聽了民怕。那里去辨甚麼

真共假，眼見的吹翻了這家，吹傷了那家，只吹得水

淨鵝飛罷。外紀

正德某科，士子中場用徐幹中論全篇而得，高第。明

年海內之士交相謂曰：徐幹中論，翰林先生所最重

也。於是購中論而讀者紛然。京師爲之語曰：秀才好

請客，徐幹偶撞鹿也，只好一遭。良會難再得。外紀

舊制殿試讀卷大臣，凡有題屬與試俱請迴避。正德

辛未，楊少師廷和在內閣，其長子懷會試，既列名，第

二，將殿試，廷和亦以迴避爲請，一不准，卽如常以入

是年，懷遂爲大魁，京師目爲面皮狀元，有無名子送

一詩于楊宅，末云：假使四公皆有子，狀元不識着誰

填？時內閣有四閣老，故云。外紀

正德中年，京都士人多以巾易帽，四方效之，販夫走

卒亦有僭用者，卽瑛有口占曰：忽出街衢不奈看，今

時人物古時冠，望塵走俗人心厭，況又庸人戴一般

友人孫體時一日戴巾來訪，恐瑛誚之，途中預攜一

新史四庫 卷三十八 三

絕，瑛見而方笑，孫對曰：予亦有巾子詩，遂吟曰：江城

二月暖融融，折角紗巾透柳風，不是風流學江左，年

來塞馬不生踪，二人相對一笑。外紀

蔡霞山督學楚中，行部試士，見一生坐小舟讀書，蔡

呼生至，令其屬對曰：未明求衣，生未答，蔡曰：何不對

臨渴掘井，此時豈看書時耶？皇明世說

巨鑄汪直擅權，每差出所歷郡縣令長，皆膝行，稍拂

意，卽問曰：爾頭上紗帽誰家的？道流亦以此言問令

令答曰：某紗帽用白銀三錢，在鐵匠衙門買的，直大

笑。皇明世說

逾璫竊放，遂言官數十人，任御史者，自想諸僚上

奏時，署其名，彼實他出，錦衣中斌曰：古人恥不與黨

人，公爲忠，乃悔耶？皇明世說

陳獻章入內室，必請命于太夫人曰：獻章求嗣，嘗熟

周木嘗朝叩父寢室，父問誰曰：周木問安，父不應，頃

之又往，曰：周木問安，父怒起叱之曰：老人酣寢，何用

問爲？時人取以爲對，曰：周木問安，獻章求嗣。皇明世說

左街僧錄惠江，威儀程紫雲俱辨捷，每相嘲詠，江素

充庵，會暑袒露，嘗忽見之曰：僧錄琵琶腿，江曰：先生

厭栗頭，又見駱駝數頭，嘗指一大者曰：此必頭陀也

江曰：此輩滋息，亦有先後，此則先生者，非頭陀也。

紀異錄

正德中，御史按浙，以龍宮海藏命題試士，且云：記出

處者東立，不記者西退，東西各半，已而東立者所作

不稱意，無賞，西退者作詩諷之云：東廊且莫笑西廊

我笑東廊枉自忙，海藏龍宮無你分，大家隨我渡錢

塘。聲傳

南京守備太監劉璉或以爲卽璉昆季也璉本姓且因與璉狎遂冒其姓璉自陝西河南鎮守至金陵貪婪益甚資積既厚於私第建王皇閣延方外以講爐火有術士知其信禱異也每事稱帝命以動之鑒其財無算璉有王絳環值價百鎰術士給令獻於王皇因遂濟之而去或爲詩笑曰堆金積玉已如山又向僊門學煉丹空裏得來空裏去王皇元不繫絳環

外紀

平原岡丘氏取激海墨言氏女

女色甚美才甚令復

相敬已生一男而歸母丁氏年老進見女登女登既

歸而遣婦婦臨去請罪夫曰曩見夫人年德以衰非

昔日比亦恐新婦老後必復如此是以遣實無他故

雅笑

六科遇公事差違除都給事中不動餘以次行正德庚午冊封占城國王禮部請以給事中李貫爲使內批還着李掌科去蓋指禮科都給事中李憲也璉嘗以爲皇門且曰爾等出入天子之門故稱皇門宜勉

之皇明紀略

正德戊寅冬駕幸揚州河冰方合上問何時當解

彬對曰立春然尚有旬餘日也上曰春迎之卽至耳焉能俟之命迎春於揚州之東郊明日百花盛開河水漸流臣民駭觀

皇明紀略

武宗南巡道中見一村婦令後乘載歸因賦詞曰出得門來三五偶逢村婦謳詞紅裙高露足挑水上南坡俺這裡停驂駐轡他那裡俊眼偷暇雖服不及俺宮娥野花偏有豐林酒醉人多

外紀

揚州修與諸才士宴集戲作五色賦二客作黑賦曰孫賓銜枚之際半夜失蹤達磨面壁以來九年閉目

二十四

一客賦青曰帝子之望巫陽遠山過雨王孫之別浦浦芳草連天一客賦黃曰杜甫柴門之外雨漲春流衛青油幕之前沙含夕照賦赤曰孫綽賦天台景赤城霞起而建標杜牧詠江南春十里鶯啼而映綠又賦黃曰靈均之嘆木葉秋凋洞庭濛濛之唳落英霜清彭澤黑賦非佳况余居堯山堂與家兄春甫偶談及此春甫應聲曰驢鐵成羣雲暗陰山之北烏鴉作陣風窺柏府之旁洗硯而墨池渾迴車而檀林暮血不作點鬼簿誰困相與鼓掌大笑

外紀

漢世有人年老無子，家富，性儉嗇，侵晨而起，侵夜而息，管理產業，聚歛無厭，而不敢自用，或從之求濟者，不得已入內，取錢十文，自堂而出，隨步輒減，比至於外，才餘半在。閉目以授乞者。尋復囑云：「我傾家贍君，慎勿他說，復相効而求。」老人俄死。田實沒入內帑。林有頑民，因大旱，盜決人水灌田，爲王者執赴伏罪。狀云：「右某，只因天元律呂調，切慮田苗宇宙洪，遂偷某人金生麗，致得其人寸陰是念，某不識始制文，今來甘認弔民伐。」一聽本官忠則盡，合壁事類。

新見國朝 卷之三

三十五

康德涵既罷官，居鄆杜葛中野，服自隱，聲酒時有楊侍郎庭儀者，少師介夫弟，以使事北上，過康，康故契分不薄，大喜置酒至醉，自彈琵琶，唱新詞爲壽。楊徐謂家兄居恒相念，君但得一書，吾爲道地史局語，未畢，康大怒，罵若伶人，我耶？手琵琶擊之，格胡牀，迸碎，楊踉蹌走，免康逐入口，咄咄蜀子，更不相見。我苑厄傳文毅公珪爲禮部尚書，當是時，康陵好佛，自稱大慶法王，外廷雖聞之，而無徵。俄內批禮部，番僧請朕田千畝，爲大慶法王下院，乃書大慶法王與聖旨等。

公伴不知孰奏，孰爲大慶法王者，敢並至尊言，繫天子壞祖宗法，大不敬，詔勿問，田亦竟止。續藏書

都御史毛伯溫征安南，其國王以萍詩謁云：「錦鱗密砌不容針，帶葉連根不計深，常與白雲爭水面，豈容明月墜波心。千層浪打誠難破，萬陣風顛求不沉，多少魚龍藏未見，太公無計下鉤尋。」毛伯溫依韻答之云：「隨田逐水冒秧針，到底原來種不深，空有根苗空有葉，敢生枝節敢生心。寧知聚處焉知散，但識浮時不識沉。」大抵中天風勢惡，掃歸湖海竟無尋。國王見

新見國朝 卷之三

三十六

詩大驚，由是貢服。外紀

王文成公封新建伯，戴冕服，有帛蔽耳，方入朝，朱公笑之曰：「先生耳冷耶？」公曰：「我不耳冷，先生眼熱。」

世廟見蟹行地，問何物，左右以蟹對，取看，背有字曰：「桂萼張璪，跡其故，乃太監崔文所書，謂二八橫行也。」文謫南京。皇明世說

桃源楊禔位岡卿，冬間各衙門送鄉紳曆日，積至千本，乃分給住房，誼賈米歲徵酒徵肉，親友招飲，其看卓餅銀必收，曰：「分給兒媳可抵養癸。」皇明世說

孫周翰自幼精敏其父穆之攜以見郡侯時賞春作會侯與座客簪花侯因命周翰曰口吹楊柳成新曲翰曰頭帶花枝學後生侯笑曰何遽便戲老夫耶世廟初起太學士楊一清爲丘書提督陝西軍務行次洛陽謁劉閣老健劉款幘短褐出見曰君昔入相矣今出將取楊曰偶承乏耳劉曰進退由汝皇明世說叢蘭巡撫淮安允費汰盡一滑稽生進言曰公尚有禁革未盡者叢忻然請教曰下體有袴用以蔽形今爲兩股是虛費也去一存一所省布帛多矣叢良久曰得無難於行乎生曰公之禁令皆此類也不便於行者多矣叢乃稍弛厲禁皇明世說

新史二十九卷

海陽查應光賓王父輯

國朝

唐舉在飲庠日。每以魁元自擬。雖累蹶場屋。而志不怠。鄉人誚之曰。徽州好箇唐舉哥。一氣秋闈走十科。經魁解元荷包裏。爭奈京城剪綰多。唐聞之志益勵。因題書室壁曰。愈讀愈不中。唐舉其如命。愈不中。愈讀命其如唐舉何。又嘗見人所持便面畫一魚翁網魚。題曰。一網復一網。終有一網得。笑殺無網人。臨

新史國朝

卷二十九

外紀
唐舉以翰林。出使朝鮮。其主出對命屬云。琴瑟琵琶。泠泠嘆息。泊正德癸酉甲戌。果連捷經魁狀元及第。

唐舉以翰林。出使朝鮮。其主出對命屬云。琴瑟琵琶。八大王。一鼓頭面。舉即對云。魑魅魍魎。四小鬼。各自肚腸。主大駭服。外紀

嘉靖乙巳。上一日。召大學士嚴嵩。吏部尚書熊浹。至西苑。嵩浹黎明赴召。至未初。始得上。謂嵩浹曰。朕偶得一對句。曰。閑老心。高高似閑。可對之。嵩浹聞命。皆惶悚伏地。不敢仰視。上曰。若不能對。朕代爲對。曰。

天官膽大大如天。乃的對也。嵩浹惶悚益甚。伏不能起。上曰。朕偶以此相試。何意爲。笑而遣之。甫二日。即有復召。夏閣老言之旨。外紀

長洲有朝士某者。連鄉每客過。必用鼓吹。一執友來訪。朝士問曰。翁素好誦詩。近日誦何詩。答曰。近誦孫鳳洲贈歐陽圭齋詩。甚有味。乃朗然誦曰。圭齋還是舊圭齋。不帶步兒官樣回。若使他人居一品。門前蕭鼓開如雷。朝士大慚。即擊鼓吹。皇明世說

陸司寇卒。御史行部不吊。楊守陳欲警之于其來謁。令閹人辭曰。適聞吊陸尚書。先至彼相候。御史旋詣陸。公先令其子主事君至。彼辭曰。家大人遲君良久不至。歸矣。皇明世說

丘璣臺嘗以糯米淘淨。挾水粉之。漚乾。計粉二分。白芨一分。搜和團爲餅。其中館隨用。煨熟。爲供軟膩甚適口。公以此饋中官。因而得進。上食之甚喜。命尚膳

監爲之。進食不中式。司膳者俱被責。因請之丘丘。終不告。中官嘆曰。以飲食服飾車馬器用進上。取寵此吾等。內臣供奉之職。非宰相事也。由是京師傳爲閹

老饕爲治世餘聞

崔銑作南祭酒，忤旨罷歸行，囊無江南一物，因自笑曰：人言金祭酒，我今若冰矣。皇明世說

粵西韋廣爲御史歸貧甚，居荒村，故人按部，廣意其必來訪，無所得，餽自漁於江，故人猝至，騎從既過，廣登岸，即走踰後垣入衣冠蕭索，客曰：公何汗流漬髮？廣曰：昔在近村間，公至，竭蹶趨迎，故耳。左右竊笑曰：猶似江中打魚人。皇明世說

嘉靖間，有進士作令楚邑，爲詩自嘲曰：巴陵知縣是窮五，皇明世說

區區三甲元來不讀書，忙裏偷閑淘冷飯，閣中取靜喫乾魚。縣丞主簿皆僚友，通判推官也上司。寄與榜中京宦者，巴陵知縣是區區。甲榜作邑者多稱以自慰，其人後官至按察使云。外紀

方獻夫賜告里居，遂以廣田益宅爲務，有繡廬地，方因規爲已業，假官府法，驅還僧釋一空，主僧瀕行大誓：一律於壁曰：慌忙收拾舊袈裟，點檢行囊沒一些。袖拂白雲歸洞口，擔挑明月到天涯。可憐松頂新巢鶴，孤負籬邊舊種花。分付大獼隨我去，莫教流落俗

人家外紀

霍尚書輅嘗取寺基爲宅，竟縣令逐僧，僧去，書於壁云：學士家後和尚寺會元妻即老僧狀。外紀

錦衣王佐卒，陸炳代理衛家，勢張甚，佐子不肯有別墅三，炳欲盡得之，乃陷以罪，誣捕其母，母膝行前，道其子罪，甚詳，子號呼曰：兒頃刻死矣，母忍耻雪耶？母指炳座而顧曰：汝父坐此，非一日作此等事，應亦非一生汝不肯子天道也。何多言？炳面赤。皇明世說

嚴介終語徐存齋曰：貴終再相，每閣中會候，不食大

官供家所攜酒餽甚豐，飲器用首黃金，與某日共案而食，某自食大官供家單具，相對垂二載，未嘗以

一七見及。皇明世說

趙大周在內閣，如冢宰楊虞坡都憲王南畝，大周皆直呼其名，或以爲言，大周曰：丘何事？柄柄者與當時亦名孔子矣，我豈薄待二人？皇明世說

彭春春七歲，從鄉父老人佛寺，不拜，寺僧強之，不從，反叱之曰：彼佛裏，跪不衣冠，我何拜爲？皇明世說

楊繼盛劾嚴嵩，上怒其引用二王爲辭，杖公百，或

道之蟒蛇。縣公曰：微山自有膽。皇朝地輿

全椒舊有項羽廟。余翔爲令。一炬焚之。王元美曰：此

殆爲咸陽三月火復讐耳。皇明世說

滇中督學某。講道學不已。講畢。問諸生曰：今日所言

若何。一生對曰：宗師是天人。今日所言皆天話。

崔鑒爲內閣首臣。二子汝儉汝孝。同提禮闈。京師謠

曰：一驚當道雙鳳齊鳴。皇明世說

凌某拜嚴介谿爲父。人稱嚴子陵。後有縉紳王姓者

抱他人爲孫。世即對爲王孫賈。皇明世說

理學家文字。往往勦襲語錄。鋪叙成文。乃語人曰：吾

文如菽粟布帛。揚升菴笑曰：菽粟則誠菽粟。但恐陳

陳相因紅腐不可食耳。皇明世說

陳笠川以貢爲儀封簿。當道甚重之。某道長曰：某爲

道。而部某府某皆重公。公於陞轉。正如衆口鑠金耳。

先生笑曰：大人引喻失義。當是聚蚊成雷也。

近時言官言闕事。嘗受挫辱。自是事無大小。噤不

敢言。有孫御醫者。人問生亦何以愈之。曰：讀六科給

事中銜之詞。故曰：不語嚙不語亦也。崑山有徐生者

寫竹。嘗遊京師。吏科有知者。請寫竹於壁。寫畢。欲題

其上。云：朝陽鳴鳳。或云：恐致人口語。不若易以舞鳳。

或云：以爲不可。乃以彩鳳易之。有從旁語云：鳴也鳴

不成。舞也舞不成。不如好友。服搖擺過日可也。菽園

將闌老冕。歷仕三朝。始告歸田里。世廟慕其賢。使使

三聘之。不至。睿制詩一闕。頒云：聞說江南一老牛。徵

書聘下已三秋。主人有甚相虧汝。幾度加鞭不轉頭。

冕稽首俯伏以對。詩云：老牛用力已多年。領破皮穿

只愛眠。犁耙已休春雨足。主人何用苦加鞭。終不就

事。皇朝地輿

外紀

北直隸提學御史胡明善。待士慘刻。庠序甚怨。以私

取房中所竄石爲牌。事發。擬侵盜園林樹木。以石舉

近皇陵故也。是年七月間。彗星見東井。自辛巳至是

已三見。有旨令大臣自陳。張少傳字敬遂。致仕。有爲

句以紀其事者云：石取西山。胡明善殃從地起。星行

東井。張字敬禱自天來。又曰：彗帚掃除無駐足。石碑

壓倒不替身。外紀

方獻夫。湛若水。家居時。邑有饑饉。多背有邑。欲改通

方湛皆欲納爲妾兩脫委禽婦曰吾將自擇所歸方
酒乃各放舟遊湖婦潛觀之語媒曰吾欲適方以方
雖隴年則少方遂納之湛亦小有言湛語人每以隨
處體認天理爲要居鄉時凡山川佳勝田庄膏腴者
假以建書院置學田爲名必得之爲自殖計皆計於
於門生宦其地者經營鄉人嘗曰此甘泉隨處

天理外紀

韓邦奇作乃弟邦靜行狀末云恨無才如司馬子長
關漢卿者以傳其行王世貞曰北人曩野乃爾

孫一元隱西湖一朝貴過訪一元遊之出面對山不

一顧朝貴訝曰山有何處好一元對曰山無好處但

對青山勝對俗人耳

皇明世說

張馬山感封邵變虎車作詩譏切冠裳揚升菴戲之

曰東坡嬉笑怒罵皆成詩公詩無嬉笑但有怒罵耶

李思齊曰升菴此言甚于怒罵

皇明世說

趙鶴督學東省過嚴竟以此罷官江湖代之亦風

凜然諸生題壁云趙鶴方剪羽翼江湖又起底波

皇明世說

江行人鯢以進士授素有疾憂貧雄經王御史弘
通以小事拂意自斃夏公言卽事爲對曰自經溝瀆
其何以行之哉執其轡乃不可以入道也人以爲警

切外紀

任佃以御史請江陵知縣或有公移與隣縣知縣觀
稱卽將某人如何某事如何隣縣知縣不堪因署其

公移尾答之曰卽將卽將又卽將卽將二字好難當

寄與江陵任大尹如今不是繡衣郎任見之嘿然

嘉靖中火災後朝廷將鼎新三殿令南京各衙門官

所史國朝

卷三十九

出銀助工時朱射陂爲主客正郎嘗作一詩云五雲

深處鳳樓開中外欣欣盡手來敢謂鸞鷟能割股願

同鸚鵡可消災司空佐見如無物村僕何如歎破財

安取黃金高北斗卽教三殿麗蓬萊雖則戲調之詞

然有諷有諭人以爲切中事情云

外紀

張嘉猷爲龍泉敎諭王御史應箕亦同鄉人巡按主

處州張欲王以出格之禮相待而王反甚踞王合槩

府縣學官而試之張不得已勉強就試王以秋江晚

霽命題張落句云芙蓉最是無情物又向前溪作晚

陰王覽之大怒痛恨入骨蓋王之未遇時其母改節適人前溪故張辱之也外紀

金璐與珊兄弟齊舉嘉靖乙巳天下十荒八九百物騰湧時役大行餓殍橫道珊除夜作二轉語云年去年來來去忙不飲千觴飲百觴今年若還要酒喫除却酒邊買字旁謂飲水也年去年來來去忙不殺鵝時也殺羊今年若還要鵝喫除却鵝邊買字旁謂殺我也外紀

江南某相國語所親曰酒色財氣不意近萃吾門或

新二日明 一八卷二 九

請其故曰大兒好飲次兒好貨三兒好色老人言不聽惟有怒氣噴胸而已皇明世說

秦廷善性惡恠每聞史至不平事必拊案切齒偶觀秦檜殺岳飛大怒且罵且拍其妻勸之曰家惟十已碎其八奈何復爾秦乘忿叱其妻曰不良婦汝與秦檜通奸故相爲至此痛撻之皇明世說

建寧雷長史古朴而不慧冬月見魚桶中井水有氣問是何氣客戲曰天寒以百沸湯養魚則不死雷曰吾乃知熱水之可養魚也皇明世說

湛甘泉在南都講學其門生甚多後爲宗伯揚州儀真大鹽商亦皆從學甘泉呼爲行窩中門生皇明世說

某郡守禁戴帽不得露網巾吏草榜云前不露邊後不露圍守曰公文貴簡何作偶語吏曰當如何守曰前後不露邊圍不覺自笑皇明世說

李廷彥獻百韻詩十一上宮中云舍弟江南沒家兄塞北亡上宮惻然曰君家何區禍重併如此廷彥曰實無此事但圖對御粉飾耳上宮笑而納之

莫廷韓適袁履善家適好人默批杞果誤書作莊瑟

事月 一八卷二 九

字相與大笑屠令君纔三莫避去令偶謂有莫君不可得見也袁曰正在此因出官左面笑容尚在面令君以爲問袁道其故令君曰莊瑟不是這批杞袁曰只爲當年識字差莫即云若使莊瑟能結果滿城驚管盡開花令君賞譽再三遂爲莫延

有取嘉靖初年大臣名爲詩云穆穆文孫文景運路居喬宇撫清時絲綸遙起山林俊雨重陶陶琬琰真韶樂楊廷和舜臣黔毛澄水薦先師功如墮費宏諫遠壽此錢彭澤慶華共說天王守仁義萬年磐石班

圖經

陸貞山幼善屬對錢清湖秋日過其家宿之前樹曰

秋聲在樹鳴金鑾卽對云山色當窗翠嶺詩樂全

見其目秀言聰明露在眼上應聲云錦標羅於胸中

時年甫六七歲耳稍長同陸象孫會客曰圍棋賭酒

一著一酌客無以應樂即云何不對坐游觀書五更

五經又棗棘爲薪戲斷劈開成四來問門起屋移步

補少作雙間外紀

陸世明陸俊明同宗也俊才藻思聲稱藉甚昇於鄉

赴省試下第歸遊清鈔關錯認爲商令納稅陸即

書一絕呈主事云獻策金門苦未收歸心日夜水東

流扁舟載得愁千斛聞說君王不稅秋主事見詩驚

愧亟迎入款贈甚厚外紀

有業縫衣者以曉得獎冠帶顧霞山朝曰近來仕路

太糊塗強把裁縫作士夫軟翅一朝風盪破分明兩

管剪乃獲外紀

永豐貓豹三山鄭洛書二公爲松江知縣同時右俊

聲然議論雅不相下一日同坐察院門偏人報上海

秋試無中式者公笑曰上海秀才下第只爲落書

鄭公應聲曰華亭百姓膏災皆困業報人咸以爲妙

對聲傳

才太守寬高才抗節嘗與葉尚書珩史知州礪飲各

以名爲戲才首曰作就衣裳穿不得裁寬葉曰鑼鳴

鼓響軍不動拽旗至史笑曰吾言左矣乃曰拚死喫

河魴屎灌又才公嘗謂都御史一主事丁憂還家與

都公有姻求見而門適閉才公以擊木魚自過主

事不可乃共候於旁廳公戲曰有句請公對之乃曰

折史國朝 卷二十七 十一

座上木魚敲夜月主事不答公曰吾自對卽云簷前

鐵馬打秋風主事大怒而去公抗聲曰如此大喪不

可人亦可聲傳

崔副使元初聲第與李侍郎之子領鄉薦觀猴一同

年不識崔問李李曰此卽崔駙馬之弟乃兄駙馬此

爲駙驢崔答曰此李侍郎之子乃父侍郎此爲侍郎

聲傳

松江錢尚書治第時多役鄉人而磚甃亦取給于役

一日有老傭復至錢書其懷對曰某擔自黃龍墳墳

遠故遲耳。錢益怒。老僮徐曰：黃家墳故某所築。其磚亦取自舊塚中。無足怪者。郡郡漫抄

史明古修吳江縣志。欲列山川爲一門。吳江本無山。循吉因論間及此。問之。明古曰：橫山亦在吾邑境內。循吉曰：橫山是吳縣山。吳江但得一角耳。豈可相割與乎。蘇談

周文襄在吳中。好徜徉梵刹。旌節所至。鐘磬交接。每致佛殿。則膜拜致敬。人或譏之。文襄笑曰：卽如以年齒論之。彼長吾益二三千歲。豈不直得人拜一二拜。

也行之自若。蘇談

顏州有姚尚書墓。其神道碑穹窿博厚。四面均焉。其規制頗類顏魯公所書茅山碑者。國初州人侍郎某者營壽域。欲割碑三分之一以刻墓表。畏州守難之。乃曲意懇之。州守曰：吾聞姚尚書子孫微矣。墓有主者。况其碑甚厚。便割三分之一有何不可。侍郎喜出望外。乃命工割之。或問州曰：侍郎割尚書之碑。子不能禁。又從而過許之。何也。州守曰：吾意欲使後人割侍郎之碑者。猶得中分耳。侍郎聞之。慚悔無地。遂不

割碑。錄李亭雜言

蕪亭錢學士在告里居。營第役煩里族。旅有墮者。學士譴之。覺額對曰：病矣。學士問曰：何病。對曰：往時賁提刑營第。老夫實受役。傷膏肓。黃之第今敗瓦頽垣矣。老夫猶疾痛不卽死。茲役之不力。何敢辭罪。學士聞其言。憮然。遂謝遣旅里。錄李亭雜言

富陽俞克明。既宦而貧。家有田與他塋相連。每歲令人侵其畔。鄉民苦之。其族人俞古章者賦詩一絕云：一年一寸苦相侵。一尺元來十度春。若使百年侵一

丈。世間那得萬年人。客歷新聞

穆宗在裕邸。邸中例有給于常祿外三歲。戶部弗敢請。用其寤。謀之承奉。乃以千金賂嚴世蕃。忻然受之。命戶部卽予三歲。如約。世蕃每誇于人曰：天子見行金于我。徐存齋吐舌曰：世蕃真膽大于天。皇明世說

楚中有萬子男色者。見一美姬。姿態絕倫。乃嘆曰：可惜是婦人耳。皇明世說

心者自此結怨尤深。皇明世說

桑悅大學士丘濬墓其名召令觀所爲文給曰吳人誤悅心知之曰明公謂悅不怯發乎何得若文而今悅觀濬曰然則生試爲之歸誤以泰濬稱善濬嘗饋以施項悅諸謝濬曰施項美乎如生固甘之否也對曰使悅嘗上方芻蕘餼所不足甘而一施項何殊草具哉初悅名在乙榜至是調某州博士濬贈之牡丹一種戲曰後當遷洛陽令故遺生哀家紫對曰明公知未形事豈已飲上池水乎。見聞錄

曹城龍頭山舊名鵝頭葉御史據勝作江天閣龍頭阿曰山不名龍使鵝有角更自雄絕。皇明世說

穆宗登極詔五品以上致政者進階一級有一州守被革者遂稱朝列大夫衣金紫其弟亦大僚。勿堂錄曰恨世宗不數赦吾兄且腰玉矣。皇明世說

莆田士人李漢請夢於神不得報其神爲范侯老五色墨黑手執鐵杖李作偈語誦之曰一面黑絃張手裡執鐵杖特地來求夢做箇野模樣既而遂夢。詩曰舜目生重瞳竟看生八彩聖賢相如此長溪眠

釣改蓋鄉音也釣改者眼皮反起李有此疾。客座新

常熟顧成章能以俚語爲詩令人絕倒所誄貧朱姑嫂不合以致分居者云姑姑嫂嫂會鑿糟口日董糟要八刀折散一雙生鴨對分開十隻小鷄逃換灰豆亦論夥數博糞油還逐滴樣只有喜神無用物大家都把火來燒又誄人家不檢束使女云兩腳鷹梢拖破鞋囉乖像甚細孃家手中托飯沿街喫肯上馱孩着處推開壁借盤常討機封門兜火不擔柴除灰換糞常拖拽扯住油瓶撮撮師此等語皆其鄉音湊合

者各事新開

楊廷秀謝傳尚書本書遠餉新茗常自攜大瓢走汲溪泉東澗底之散薪燃折脚之石鼎烹下塵吸香乳以享天上故人之意媿無胸中之書傳俱一味攪破米園耳。諸友

張江陵富國附勢者競趨其門江陵敗衆亟攻之以銀珠擲太倉相公曰生江陵市與死江陵市等耳。皇明世說

江陵人疾京師文武俱設醺祝釐有再舉三舉者一

中丞誇于人曰三舉而吾處者三今廢廬矣

河南邢祭酒讓以錢糧累罷官翰林諸公因作詩

嘲之曰邢先生初官翰林夢其鄉土神賀曰王自若

問人間事只說文章不值錢及入太學復夢上神賀

曰喜中青錢選才高壓俊英追錄事又夢云清風朗

月不用一錢買王山自倒非人推官暗加錢字邢其

嘲之客在新聞

其康齋遊武夷過道旅索宿錢至多三文堅不與或

勸之曰卽此便是暴殄天物

新見國朝

穆宗升遐留都國喪畢侍郎某者遣役從京師

犒賞之乃出白紗帽曰此亦難得之物可將去

馮希樂善倭嘗謁長林縣令贊云仁風所感

境昨初入縣界見虎狼相尾西去有頃村吏來報

夜大虫食人令詰之馮曰是必掠食便過

故事御史出按郡邑博士侍左右立竟曰奏

犬馬齒長不能以筋力爲禮亦不能久任

且使得坐御史聞悅名數召問謂曰臣說詩得人

子有是乎曰悅所談玄妙何匡鼎敢望卽是

願公幸賜清燕畢頃刻之長御史壯之今坐謫少休

除除襪跣而跽足垢御史不能禁今出尋復得之還

長沙作再調柳州悅雲惡荒落不欲往人間之執

曰宗元小生擅此姓名久吾一旦往誇奪其上不安

耳爲柳州歲餘不堪思歸因作詩有鶴鳴道我行不

得杜宇勸人歸去休之句會丁分驛脫關遂不起

祝枝山在金陵春晚與客步秦溪客拈園林調曰紅

杏枝頭春意闌枝山卽眺落暉曰烏衣巷口夕陽斜

少聞枝山自書所爲文客戲曰君之富學善書應以

多指爾枝山碎應曰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沈石田初未知名嘗與諸詩人集一貴官宅其人出

禿姬牧牛圖索諸公詩並不愜意石田題云貴妃血

淺馬嵬坡出塞昭君怨恨多爭似阿婆牛背穩笛中

吹出太平謠諸公規服由是其名遂著

沈石田有化鬚疏其序曰茲因趙鳴玉髯然無鬚然

存道爲之告助于周宗道者於其千思之間分取十

鬚補諸不足請沈啓南作疏以歡之疏曰伏以天開

之有刺地角之不毛鬚需同音今其可索有無以美

古所相逼。非妄意以干。適因人而舉。康樂者舍施之迹。崔傳種之友。惟小子十莖之敬。分豈先生一毛之不拔。惟有餘以補也。宗道廣及物之仁。乞諸隣而與之。存道有成大之美。使離離綠坡而飾我。當楫楫擊地以拜。君把鏡生歡。頓覺風標之異。臨流照影。便看相貌之全。未容輕拂於染。莫敢易撫于。每感矣荷矣。珍之重之。敬疏。外紀

陳啓東震長洲人文定具公友也。善局對。嘗思酌。頭。蘆四字未就。方浴而得之。曰。空。心。蘆。荷。天生語也。新史同朝 卷之乙 十九

喜而躍浴盆爲之頓破。聲集

陸文量參政浙藩。與陳啓東飲。見其髮戲之曰。有教授數莖頭髮無計可施。啓東曰。陸大人。請。何須如此。陸大賞嘆笑曰。兩猿截木山中。這猴。子。會對。鉢。啓東曰。有犯幸公勿罪。乃云。匹馬陷身泥。此畜生怎得出。跡相與撫掌竟日。聲集

陳孟賢素吝。同列造一譏笑之云。臘月廿四。天下。神皆朝上帝。眾應神衣皂。獨一人衣白。上帝。之。曰。爾服何獨異。曰。臣蘇州陳孟賢家窻神也。諸神乃。

爲煙煤所薰故黑。臣在孟賢家。未嘗見其延客。日不舉火。臣衣何由而黑耶。聲集

義興備週。一日過金沙鄧孺孝。鄧爲言絕糧狀。因口占數語自寬云。有口無糧不用愁。有糧無口政須憂。眞人解得其中意。煩惱坑中好出頭。儲曰。某去年貧無餘。亦有口號。遂謂曰。西風吹雨聲索索。這雙大腿沒下落。朝來出榜在街頭。借與有稔人家着。坐客皆貧士。爲之大哄。外紀

唐六如雅不喜燒煉。一日有術士求見。出扇求詩。唐曰。破布衫巾破布裙。逢人便說會燒銀。君何不。

自燒穿用。擔水河頭賣與人。士大慙而去。外紀

趙司寇乃貴閥老同年。每投謂書年。晚生屠應垓曰。趙老。眞神。童人問其故。云。費鵝湖二十作狀元。年最少。今渠稱年。晚生非神童而何。

蕭子鵬以虛名應懷材抱德之詔。後循例授工部辦事。爲堂官。負印前。馳京師人戲曰。蕭君真有抱負。皇明世說

王稚欽少爲文。頃刻便就。多奇氣。然好狎游戲。不可。

駟父每扶杖之輒呼曰大人奈何輒虐海內名士耶
爲翰林庶吉士詩已有名其意不可一世故事學士
二人爲庶吉士師甚嚴重雅欽獨心易之時登院署
中樹而窺學士過故作聲驚使見大憲熙熙無如何
佯爲不知也當授官給事中用言事故詔特予外補
裕州守既中不屑州而以諫出知當召益驕甚臺省
監司過州不出迎亦無所托疾人或勸之怒曰誰
諸盲官受廷陳迎耶當不愧死一日出候其師蔡潮
適他藩便道者潮好謂曰生來候我固厚而分守從
近已回朝

宋二九

三十

後來亦一見衣且生厚我以師故即分守君命也推
欽曰善乃前迎分守而分守既下車數州吏微過當
雅欽咎之十雅卿大罵曰蔡師誤王先生見辱挺身
出悉呼其吏卒從守勿更待一府中惴伏亡敢留者
分守窘不能且朝饋謀於蔡潮潮爲謝過稍給之僅
得夜引去於是監司相戒莫敢道裕州而恨雅欽益
甚爲文致逮下獄削秩歸

藝苑卮言

唐伯虎嘗見降魔令對云雪消獅子應凡即書云月
滿兔兒肥又令對云七里山塘行到半塘三里半凡

即書云五溪蠻洞經過中洞五溪中

刑部郎中黃暉亦嘗令僉對羊脂白玉天凡云當
丁家巷田大口公明日往試之見一耕者鋤土慨慨
問此何土耕者曰此鱉血黃泥土也公始信其果鱉
降云外紀

吳給事女敏慧工詩詞後歸華陽陳子朝名儒也晚
年感一妾緣此遂染風疾一日親戚來問其因妾在
側因指妾曰此風之始也後西南士夫凡有所惑者
皆以風之始爲口實

爲六錄

三十一

三山士人鄭唐有遠才老有老人寫真乞題唐索飲題
之曰精神炯炯老貌堂堂烏巾白髮龜鶴呈祥數年
有讀之者曰此四語橫讀則補老烏龜也老人毀之
有隸卒之門聯唐書其左曰英雄右曰豪傑其人大
喜具饌飲乞足成之唐書之曰英雄手執苗竹片豪
傑頭簪野雉毛其人悔恨後以懷謔黜儒爲吏口占
曰生員黜罷去充吏不怨他人只怨身絲絳真領名
一敗只是頭巾添兩翅當爲州長書門聯云架有春
風筆門無暮夜金州長喜大加禮敬

明陸允記

有妓女失其名于客所分詠以骰子爲題妓應聲三
一片寒微骨。顰成面面心。自從遺點汗。拋擲到如今。
極清切感慨可喜又一伎得一聯云。故園三更蝴蝶
夢。異鄉千里子規心。亦自成語。魏苑絕句
巖當誕日。諸翰林稱壽。爭作恭求近時。菊花滿堂。陸
平泉獨退處。於後同列問曰。何更退爲。陸答曰。此處
怕見陶淵明。

新史卷二十九終

千一四四

八二二

二五

翰史卷三十

海陽查應光寶王父輯

國朝

何斯舉作黃綿襖子諷其序言正月大雨雪十日不已既晴鄉里相呼負日曰黃綿襖子出矣碎寒

趙相國以東事憂悴時或兼旬不起余往訪之適日

者王生醫者李生兩人在坐相國謂王曰我讐忌何

日出宮謂李曰我何日膏盲去體余笑曰使石尚出

京便是讐忌出宮沈遊擊去頭是膏盲去體相國默

然甲乙刺言

莫中江先生云中州地半入藩府惟李千麟送客河

南詩云惟餘芳草王孫路不入朱門帝子家可謂詩

史而語意含蓄有味筆記

張靈與屠賓俱爲郡學生傳古相尚適郵人方誌來

督學惡古文誥察知賓欲中傷之靈挹鬱不自遣賓

曰子未爲所知何愁之甚靈曰獨不聞龍王欲斬有

尾族蝦蟆亦哭乎後靈果爲所升罷或謂之曰以千

之才顧不得激致青雲乃重遭顯棄豈無雄經之用

而何以立于世靈曰昔謝豹化爲虫行地中以足履
面作忍耻狀使靈用子言亦當如是矣縱不爾亦安
得更啗鬻落耶外紀

蔣憲嘗遊市中值內追出于旁舍主人偶見不及拭

以遁主人知爲憲追及以此爲題令破憲應聲曰內

有所急君子不擇地而施外有所遺君子不潔身而

去外紀

明月丹喜聲色沈石田給以名妓招之卽來而實無

所有壁間有菜花蛺蝶圖遂題其上云桃花生子菜

生云細雨蛙聲出草萊一段春光都不見却教蝴蝶

誤飛來外紀

常熟劉以則嘗過陽山花家花本巨族劉見其門繁

耕牛數十頭嘆曰此賣牛牙行家耶不交禮竟去

皇明世說

薛方山曰秦始皇之笑書其聲於伏羲氏之一書耳

皇明世說

屠隆自言才卑而氣高言誕而行潔席門窮巷炊土

然柱驅車迴轍懷刺滅字絕三臺之蹟却五侯之簪

寄東方之儂。守子雲之玄。寧爲顧駟。毋爲虞鳳。寧爲
崔駰。毋爲狗監。鳳閣雖榮。不獻翠華。鵲香可美。不志
明河。雲霄無路。不造鸞臺。石可盟。不抱荆璩。以此
誦姬。亦以此得名。王明世說

具人楊生者。落魄不肖。屢罄其所有。其父商於汴。生
往祈乞。而畏責。乃衣縗。經哭。拜曰。阿母。于某日亡。
父大慟。因問何以殮。答以貧銀若干。令歸償之。父以
貧。羈不可釋。予五十金。先歸抵家。又衣縗。泣告其
母曰。阿爹某日亡。已借貨殮訖。通負牽挽。未容返襯。
新見西州 卷之二 三

是以徒手歸。母大慟。又予五十金。發喪成服。吊者踵
至。父亦戚戚而歸。及家。夫婦相見。各爲一笑。聲傳

嘉興某丞。善睡。嘗訪一鄉貴。坐俟其出。久而不覺睡。
去主人出迎。恐驚丞也。對之默坐。亦睡。丞既覺。不欲
妨主人睡。坐待其醒。又睡。主人既覺。丞猶睡。不忍呼
之。睡及永再覺。則日已暮。主夢正酣。不復能待。而去
賓主。竟日不得一叙。聲傳

南城羅公。好爲奇古。而率多椎墮。恒釘之。離居金
陵時。每有撰造。必棲踞於喬樹之巔。霞思天想。或時

閉生一室。客有于隙間窺者。見其容色枯槁。有死人
氣。皆緣履以出。都少卿稱之。伊考墓銘。銘成。語少卿
曰。吾爲此銘。際云。以五度矣。今其所傳主峰稿者。大
抵皆樹墓死。去之所得也。魏苑危言

曹坊舉進士高第。爲禮部主事。以無行。歸家。坐法
竄吳中。改名道生。狂僻縱口。若含沙之蟲。類得心疾
者。嘗要沈嘉則。具盛饌。結忘年交。居一歲。而人或惡
之。曰。是嘗笑公文者。卽大怒。設離詛之上。帝凡三等
云。在世者宜速捕之。死者下無間獄。勿令得人身一
新見西州 卷之二 四

等皆公卿大夫。與有睚眦者也。二等文士。或田野布
衣。嘉則爲首。三等鼠蠅蚤虱。蚊也。魏苑危言

崑山葉文莊公。盛爲禮侍。轉吏部。體書桐廬。姚公鑒
治。安于公臺賀之。及暮。復於私第。望葉公。公謝曰。何
勞鄭重。姚公曰。某鄉里親友。干謂者衆。願公垂意。公
唯唯而已。無何。姚公進太宰。公置酒。往賀。執杯獻於
姚公曰。今日遊鄉里。還先生矣。客座新聞

有人命題云。新竹似村姑。過節吟。應薄梳。到歡元公
吳。卽對曰。落梅如老嫗。下柳條。聲。餘香。近錄聞略

荻扁里王君鐔嘗獨臥齋中夜將半有笑于簾其聲類鴨鐔聞之無所懼但云汝叫自叫吾不管汝但勿近吾牀語耳也鬼乃作鵝聲鐔笑曰不過是此等聲耳鬼終不去復作鷄鼓翼聲庶幾其一懼鐔曰吾且熟睡不聽汝矣鬼必欲動之遂以其牀帷覆鐔身上鐔曰吾適寒覆之甚宜鬼無如之何不復作聲志能錄

李空同嘗學江西有士子適同其姓名公瘁而前曰汝不聞吾名而敢犯乎對曰名命于父不敢更也公思久之曰我且出一對句試汝能對則已否則終不怒曰蘭相如司馬相如名相如實不如相其人思不久輒應曰魏無忌長孫無忌汝無忌我也無忌公笑而遣之外紀

毛汝礪爲御史時河內宴承差奉酒大溢曰承差差矣乎邊庭實時爲副使應曰副使使之也一時以爲的對外紀

朱澆翁爲陝西提學時校文至巡陽與一士有龍陽狎瀕歸朱贈以詩曰欲發不發花滿枝欲行不行有

所思我之所思在涇渚春風隔樹飛黃鸝後竟以是罷官外紀

康對山里居時最好聲色嘗娶一伎名狼架子伎適被罪當罰米康以事在劉憲副大謨迺東劉曰狼架子是我表子馬公順是他老子拜上違父先生乞望饒步草子劉笑而從之馬公順乃馬憲副應祥字亦嘗狎此伎者違父乃劉字外紀

何仲默少時輒能文善于破冒鄉老長見其破無不善疑之因出不提題梁惠王章句上一句命題卽應新史朝朝卷二

聲曰以一國僭竊之主冠七篇仁義之書嘗遇端午節隣族相饋角黍號羊角粽有出以爲題者曰羊角粽東家送西家送破曰以物之象象乎物以人之惠惠乎人又有出其鄉謠爲對者曰張豆腐李豆腐一夜思量千百計明朝依舊賣豆腐破曰姓雖異而業則同心無窮而分有限外紀

俗諺云大樹大皮裏小樹急彌彌乃宋僧行持作也全詩云大樹大皮裏小樹小皮纏庭前紫葳樹也過年近詩開略

上饒與諒過姑蘇泊舟楓橋因和唐人詩有獨起占
星夜不眠之句對客云汝不知我每行必動天象
皇明世說

梁時使臣至吐谷渾見牀頭數卷乃劉孝標集天后
朝日本西番重用金寶購浪驚文大曆中新羅國上
書請以瀟夫子顏士爲師元和中鷄林賈人鬻元白
詩云東國宰相以百金易一篇僞者輒能辨元豐中
吳丹使人俱能誦蘇子瞻文洪武中日本安南俱上
書以金幣乞宋景濂碑文嘉靖初朝鮮國上言願領
示關西呂某馬某文以爲式所謂一解不如一解
札苑后言

江州朱原虛爲學究有詩名二弟在髫年而父母死
爲原虛匿父所遺綾錦十餘篋又逐二弟居外流離
不振一日隣人降紫姑仙原虛適在坐乃請曰聞仙
姑能詩幸見教仙姑降筆曰何處西風捲夜花陽行
中斷各悲涼兵緩越錦成私篋不及妻家布被香虛
得詩惶恐乃召二弟還家與之完娶教之業傳後二
弟俱登科典州郡事原虛如事父焉才鬼錄

蔡子木酒後自謂其夔州諸詠用發聲具國倫輒軒
輻軒聲與評聲相低昂詞竟軒亦止人諫之具曰我
以甫柯板擊夔州腔有何不可

江進之舉進士其父貧甚爲報捷者索重賞至困大
覺憤懣羅汝鵬過而慰之曰公且泰生見不食奈何
聞者大笑

熊際華望演易臺迷煙雨不見笑曰養時晦宜其
濛濛也

文衡山素不至河下拜客嚴介溪過其門候二日不
折足酒則八卷二七

至忿然見色謂顧東橋曰不拜他人猶可渠亦敢爾
以我擊人耶東橋曰若非衡山有恒那得介溪有茶
巖色稍飲

胡東洲提學兩浙時有士于某者不帥教徵以夏楚
明年其人狀元及第官翰林東洲以述繼至京師其
人設席款之以新得古詩箋盤盞行酒且曰此器世
所寶也但俗眼不識之耳其意蓋詆東洲往時不知
已也東洲曰以老夫觀之此器脆薄容易破綻終不
若良金美玉之器爲可寶也錄世言雜言

長僧月舟索米口號去歲河橋水凍有米無人相施
今日月舟上門莫作一場春夢詩語

具人韋政者腹枵然而好談詩書語常不繼或嘲之
曰此非出芝蔴通鑑上乎蓋具人好以芝蔴點茶市
肆鬻者必嬰以紙一家紙爲零殘通鑑一人頻買蔴
積至數張而以其中語掉舌人問始末輒窮曰我家
芝蔴通鑑上止此耳

吏科視石林嘗爲黃陂博士有某邑令心易之而嗤
其抗直曰有一破其題曰大哉堯之爲君一節曰以

九

齊天之大聖極天下之無狀焉視公曰吾亦有一破
其題曰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曰處無可奈何之
地遇大不相干之人聞者轟然大快是年公登第

外紀

常州蘇拔仕至監司家富甚饒每置齋客不與直爭
一文至失色尤喜乘人窮急時以微賁取奇貨置
別墅與售者反復甚苦其子在旁曰大人可增少金
我輩他日賣之亦得善價也父愕然自是少悟可談
孫太初王立美輒風神俊邁嘗寓居武林費文憲罷
相東歸訪之值書罷獨故卧不起久之對坐語

孫乃出又了不謝送之及門第嬌首東望曰海上碧
雲起遂搖赤城大奇大奇文憲出謂取者曰吾一生
未嘗見此人魏允之語

黃才伯詩亦有佳話如青山知我吏情濃明月照人
歸夢長又長空贈我以明月海內知心惟酒杯西前
馬躍箭鼓動柵上鷄啼天地開倦遊却憶少年事笑
擁如花詞落梅雖格不甚古而遺宕可取然至末句
乃自註云欲盡理還之喻蓋此公作美官講學恐人
得而持之也魏允之語

新史國朝

卷三十

十

何仲默有回文詩云絃中幽怨不同調早見相如病
骨銷眼獨夜烏啼渺渺夢多春草碧迢迢煙生暗閣
鸞沈鏡日落空樓鳳簫年往恨花飄水逝傳書有
馬一停撓外紀

方案廢以廣東憲劇入箕張睨喻山人餞之方曰君
詩雖佳而非情實如無山稱山無水賦水非歡而暢
不戚而哀尋詩雖劣情實具在答曰詩人婉詞託物
若文王之思后妃豈必臨河洲見睢鳩耶即如餞行
何必攜百壺而云清酒自盡惟翁及蒲若據情實則

老酒一瓶豆腐鮑耳。外紀

江東有太守某者文雅風流頗著時名在郡二年遣吏攜二百金入京路劉瑾求速化苞苴既入矣越數日劉瑾事敗伏誅太守亦以鑽刺落職初太守遣賂入京也尋慮事不諧悔之乃禱紫姑僊以決疑僊姑降筆曰幾樹甘棠種未成使君何事苦經營雷靈怒擊冰山碎只恐錢神也不靈。外紀

王西樵有清江引閨中八詠暖帽云王釵冷來雲慢挑按上昭君帽意前雪意濃簾外風寒峭嫩花頭安

將承護了寒素云蒙茸紫貂籠瑞雪暗把香光惜一團白王溫兩朵桃花熱透靈犀險夢兒輕漏洩汗衫云輕衫短裁防過暑堪可包香玉秋千打罷時訝舞收迴處濕浸浸似沾花上雨暑穢云凌波襪兒真箇罕不肯教人看霜龍王荷尖水浸金蓮靴隔紗裙幾迴偷抹眼浴裙云溫泉起來權護體帶濕雲拖地鰓嫌月色明偷向花陰立倚東風有心輕揭起睡鞋云

惺紅軟鞋三寸整不着地偏乾淨燈前摸晚妝被底勾春興醉人兒幾迴輕撥醒棕履云玲瓏結成雙翠

留兜的弓鞋傳音沾翡翠根露滾珍珠面下瑤臺不愁春醉軟蒲鞋云銀絲細盤雙鳳腦緊束凌波靨青蓮雨辦開王筍雙尖蹠踏青去來天氣早。外紀

孫太初談導引人疑其僣晚婚具與施氏妻妹李空同聞之輒詩嘲曰范子無端出五湖西施面載有耶無詩人只合鸞鴛佳施家今是大姨夫。外紀

丁酉獲生平無尊溫之色其家嘗走失鷄公戲作滿庭芳云平生淡薄鷄兒不見童子休憐家家都有閑鍋竈任意烹炮者湯的貼他三枝火燒穿炒的助他斤之圓煎。外紀

一把胡椒到省了我開東避免終朝報曉只睡得日頭高。外紀

自古文章於人主未必遇遇者政不必佳耳獨司馬相如於漢武帝奏子虛賦不謂其今人至歎曰朕獨不得此人同時哉奏大人賦則大悅飄飄有凌雲之志似游天地間既死索其遺篇得封禪書覽而異之此是千古君臣相遇令傳粉黛家讀之且不能句矣下此則隋煬恨空梁於道衡梁武細微事於孝標李宋岷至屏白香山詩不見曰便當愛之僧皮樹華

明達累辭於平忌則忘矣後世竟一醉忘人丁不可得孫苑危言

盧神遊太學歸訪申考功儀卿入門大哭不休已而長嘆曰太學士人之數卒無有與子斯文悠悠字宙不知涕之何從也考功笑而飲之皇明世說

袁中郎遊鑑湖語聞石簣曰爾往不如李真飲酒不如李真獨兩眼差同耳石簣問故袁曰李真識講德人術識袁中郎皇明世說

盧傳初因滑獄滑令張肖甫時時問勞及出行往銀

折已國蒲 一 卷三下

十三

備桎梏猶然拘繫盧請滑廳事稽首謝張亟引副署中閣人列楊鴈行盧乃舉械手揖張曰仲烏高之餘肉也以分何敢望見君侯顧君侯知已宜當客禮遂儼然據上坐皇明世說

九山散樵不著姓字倦則輻息樵窩中客造相與語輒謝曰余方遊華胥接羲皇未暇理君語皇明世說

真定賈尚書副臬東省年纔五十六鬚鬢皓然不事澁餽御史以其老而翫憐將劾之正色問曰賈憲副高壽幾何對曰太馬之象八十有二御史默然既退

同列問曰何以不實對賈曰渠以我爲老虛證幾歲成其袖中彈文之美不亦可乎皇明世說

東昌宣聖殿設空體木像正德中子路忽人語云我仲由也夫子命我主此土禍福人爭祭奠必令祭者暫出閉門頃之入視館後都無餘者一御史經其地曰此必妖也多設燒酒勸之俄而無聲乃一狐竊於側御史笑曰以汝希仲由乃學索子耶皇明世說

文何由不滿陳道復書畫王敬美嘗問衡山道復從翁字書畫耶衡山微笑曰吾乃道復舉業師耳渠書

嘗日有門逕非吾徒也皇明世說

十四

龍大渠官至郡守其子德化初選通判大渠祝曰爾平日好謔居官不得復耳德化起應曰堂尊承教皇明世說

浙中有一大理卿兩次進階安自腰玉謂撫臺駭問其故張太宰在座笑曰此非玉也乃大理耳皇明世說
金華一詩人遊食四方實子謁朱紫私印云芙蓉山頂一片白雲商履之曰此雲每日飛到府堂上皇明世說
陸平泉見贊寧翁語曰禿翁老饕不啻口裏好事人

據爲食史不知此乃淇園渭川之刑書也。皇明世說

南京王祭酒嘗私一監生其人忽夢龍出榜下以語

大人因爲句曰某人一夢甚蹊蹊黃龍鑰事可疑

想是翰林王學士夜深來訪舊相知。外紀

陳全患瘧疾裂叨叨云冷來時冷得在水凌上臥

熱來時熱的在蒸籠裏坐疼時節疼的天靈破顫時

節顫的牙關挫只被你害殺人也麼哥只被你害殺

人也麼哥真箇是寒來暑往人難過。外紀

饒州有女尼從士人張生者鄉士戴宗吉爲詩贈之

曰頭髮鬆鬆綠未白袈裟脫却着紅裙。今嫁與張

郎去贏得僧敲月下門。外紀

楊用修才情蓋世所著有洞天玄記陶情樂府續陶

情樂府流膾人口摘句如費長房縮不就相思地女

婦氏補不完離恨天別淚銅壺共滿愁腸蘭焰同煎

和愁和悶經歲經年又傲霜雪鏡中紫髯任光陰眼

前赤電伏平安頭上青天皆佳語。外紀

草書百韻歌乃宋人編成以示初學者託名于義之

嘉靖間有一中書取錄此而一鉅公序之信以爲

然有自京師來滇持以問楊用修曰此義之草韻也

楊戲之曰字莫高於杜子美子美有詩學大成經書

奇矣又如詩莫高於杜子美子美有詩學大成經書

出于孔子孔子有四書活套更求得二書與此爲三

絕矣其人愕然曰孔子豈有四書活套乎楊曰孔子

無四書活套義之豈有草書百韻乎其人始悟。外紀

戲大賓八歲遊泮十三中鄉試有貴公來謁其父見

戲庭側尚是嬰兒以爲業童子貌也出一對曰月

圓即應曰風和問風何嘗扁曰側縫管入不扁何能

又出一對曰鳳鳴即應曰牛舞問牛何嘗舞曰百獸

率舞牛不在其中耶貴公大加嘆賞詢之乃大賓也

對語皆含刺。外紀

嚴相君誦蘇人面麻高相君拱河南人作文常用腹

裏俚語俏蘇人曰鹽豆兒諺河南人曰驢二公相遇

高笑嚴曰公豆在面上嚴即應聲曰公草在腹中一

時捧腹。外紀

張太岳子嗣修榜眼及第庚辰懋修復登鼎元有無

名子揭口占於朝門曰狀元榜眼姓俱張未必文星

昭楚現若是相公堅不去六郎遽作探花郎後俱削籍故當時語曰丁丑無眼庚辰無頭外紀

嘗有召德請作梅花詩德其遂寫王質亭亭清且幽其人云要紅梅者卽承曰着夢顏色點枝頭牧童睡起朦朧眼錯認桃林去放牛又一箕題鷄冠花詩亦如此改其詩云鷄冠本是胭脂染洗却胭脂似雪粧只爲五更食報曉至今猶帶一頭霜才思記

應天內守備太監府例有監生歷事遇大比亦是本監考取途名得入場一太監不深書義曰不必考文

論只一對佳者遂入云子路乘肥馬諸生俯首匿笑一生對云堯舜其病諸公曰好送去

寶月盜東陽柴廊之什其子幾成構訟延清愛劉希夷之誅遂至殺人魏收邢劭交罵爲任昉沈約之賊楊衡行卷爲人竊以進取至生剝少陵擇捨義山今世何李亦遂體無完膚可供一笑龍苑雜言

有遷楚藩者李于麟以詩送之曰江漢日高天子氣樓臺秋入赤王風其人見之大駭曰非送我此詩人賀陳茂諒登極詩李郎不宜偷以贈我

陸楚生遷進士陸大成從堂叔大成發解南畿頗有聲望連每對人誇大成舍姪人多厭之咸以爲言時王弇洲在坐言實是大成阿叔

李谷坪謫驛丞上言過者只一掃代巡以同年召之使側坐李曰驛丞安敢妄坐同年不敢居候遂拂衣去

子鳳洲與李于麟燕論常以已與古人相況李謂王曰天生神物必尚有對有孔仲尼自有左丘明王澄目不色受李復曰有李老君也

王元美預相蒿席出桑落酒飲之相曰張謂詩云不醉郎中桑落酒此酒肇唐耳王曰水經注載此酒想採此詩

熊神阿過子貢祠販夫暴置祠下笑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而今猶自居奇皇明世說

有一道學每日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劉諧曰惟得羲皇以上聖人盡日燃燭而行也皇明世說

袁宏道令吳長安貴人一無間餽時其兄宗道官翰林江盈科與宏道同官嘲之曰他人間餽以

爲家兄君不問餽乃以家兄爲孔方耳皇明世說

國子監錢糧例不刷卷故諺曰金祭酒銀典簿陸深

陞司業稽考錢糧其實空虛適送供堂卓隸銀數兩

至色如黑銅陸笑曰正好謂之銅司業矣皇明世說

毛栗菴謂楊南峰適浴聞者以告後南峰答拜栗菴

亦以浴報南峰卽題所投刺曰君來拜我我沐浴我

來拜君君洗浴君拜我時四月八我拜君時六月六

何元朗嘗至關門偶遇王鳳洲在河下是日攜盤盪

至友人家夜集元朗袖中偶帶玉賽玉鞋一隻醉中

出以行酒蓋王足甚小禮部諸公亦嘗以金蓮爲戲

談厥洲樂甚次日卽以扇書長調來惠中二句云千

持此物行客酒欲客黃頰生蓮花元朗擊節嘆賞以

爲才情妙絕外紀

李子麟守順德時有胡提學者過之于麟往訪方撥

茶次漫問之曰楊升菴健飯否胡忽云升菴錦心得

賜不若陳白沙爲飛鳥躍也于麟拂衣去曰咄咄不

絕後接察關中過許中丞宗魯許開今天下名能詩

何人于麟云唯並苑吳其次爲宗子相時子相爲

功郎許請于相詩觀之于麟忽勃然曰夜來火燒却

許面亦而已外紀

錢同愛與馬承學同學承學好馳馬同愛戲曰馬承

學學承馬汲汲而來馬應曰錢同愛愛銅錢孜孜爲

利外紀

王雅宜嘲六十再娶詩云六十作新郎殘花入洞房

聚猶秋燕子健亦病鴛鴦戲水全無力啣泥不上梁

空煩神女意爲雨傍高堂外紀

黃勉之風流儒雅卓越罕羣嘉靖戊戌當試春官適

田子統過吳門與談西湖之勝便撥裝不北上往遊

西湖盤桓累月勉之自號五岳山人其自稱于亦

日山人田戲之曰子誠山人也癡耽山水不顧功名

可謂山與瘦骨輕軀乘危陟險不煩筇策上下如飛

可謂山足目擊清輝便覺醉飽飯後一盞飲可曠旬

可謂山腹談說形勝窮狀與妙含腴咀傳調詠隨之

若易牙調味口欲流涎可謂山舌解意蒼頭追隨不

倦搜奇剔隱以報主人可謂山僕備此五者而謂之

山人不亦宜乎外紀

周行可續敘陳成王諱以詩云十分春色海棠開雲雨漫天暗裡來可是東君勤愛惜煙鬟乘夜護花臺行可多鬚故嘲之云外紀

金編修璚未仕時爲外家張氏作誌謹依金石之例不書婦姓婦家乃俗夫也意編修爲輕已而背言詆之張子與口占長短句嘲曰張翁墓誌金生執筆不書婦氏婦家稱屈金生自謂能文字纔動筆時便忍氣韓退之柳柳州蘇東坡歐陽修當時墓誌做多少畢竟門前罵不休外紀

新上 皇朝 卷三

三十一

華亭人冒籍上海小試憤其不容大書通衢曰我之大賢與千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如之何其拒人也上海人答云我之大賢與何必去父母之邦我之不賢與焉往而不三黜皇明世說

江晴淥以大理屬使滇至普安驛供億不具左右欲笞其吏江曰翰林科道人聞而憐之若大理寺遠方之人且謂與報恩寺大慈寺等其官屬亦善世住持之類耳惡乎笞皇明世說

沈周作五馬行春圖贈縣守守怒曰我曾無一人相

遊耶沈知另寫隨從者送人因戲之曰丞相縮短少畫前驛今亦兄矣皇明世說

王相國荆石宅夢某縣令作祭文稱相國爲元聖封公爲啓聖夫子王却之皇明世說

王元美云余嘗聞正德中一大臣投刺劉瑾云門下小廝嘉靖中一儀部郎謂翔國公云渺渺小學生今復有權誕不經者一自稱不佞至通家不佞年家不佞治下不佞眷不佞一自稱牛馬走亦曰治下牛馬走至曰湖海生形浪生神交小子未面門生沐恩小的皆可嘔噦不堪捧腹皇明世說

劉生者好誇詡嘗與華氏子弟遊惠山扇上書光祿丞華某詩華知其僞也不發時光祿養病山房乃徐引入其所揖讓坐生不知爲光祿也因示以扇詩光祿曰此華某作耶先生安自求之生曰與此公文遊廿年何事於求光祿曰先生得無妄言請失之生曰某敢妄言者當創其舌衆笑曰公誓不免矣此即華光祿也相與哄堂皇明世說

常明卿多力善射誰爲文法吏時縣章跼注兩靴騎

而馳於郊諸微倖于衆從使少年飲常前空轡上坐起角射咸不及問稍知爲常詳事敬之奉大白爲壽常引滿沾醉竟馳去弗顧又時過倡家宿至日高春徐起或參會不及長吏呵之敖然曰故賤時過從胡姬飲不欲居薄耳竟用考調判陳州庭置御史以法

龍臺苑苑一居古

爲京官三品始乘轎科道多騎馬後皆私用轎矣正化按浙一舉人大帽入謁化問曰若冠起自何時舉人應聲曰卽起于大人乘轎之年

皇明世說

二十三

何文淵守溫州有兄弟惑於婦言爭財構訟者何判云祇綠花底鶯聲巧致使天邊鴈影分兄弟泣謝

皇明世說

曹時中作壽藏日往坐片時曰此中無朝無暮無春無秋恍似天地未判之初

皇明世說

陳孝廉琮擢別墅實邑之北垵前後塚壘或造陳聲賦曰目中每見此輩定不樂陳笑曰不然目中日見此輩乃使人不敢不樂

皇明世說

先君中條公見黃繼尊貴者笑曰一措丈士曹宰執

稱述功德何異火居道士稱臣上表王皇大帝乎

皇明世說

屠長卿曰稱鼠數米時醜名理於唐遂媚寵之燔日挂山林於齒頰高人其可信乎

皇明世說

秦與令胡逢雙一門子忽見一椽挑之與密語以爲嫌問據何語據急遽曰渠是小人表弟語家事耳令卽出一對曰表弟非表兄表子

皇明世說

聲曰丈人是丈母丈夫令笑

皇明世說

八

二十四

具明卿參知大梁時有宗室子奪取民間豆腐食之通鼓吹者在旁覲奏其樂人間之曰殿下進膳無併食耳

屠長卿下第其族司馬公惜之酒酣擊節曰吾將上叩九關則虎豹禁不得前將浩浩決東海而西遊也拂眼喻而東走也將捫日月令其轡轡狀東西馳也余然後爲生捫頰德乎

皇明世說

吳下一舉子姓章喜作詩自揭廳壁間一日會客其兄于衆人前譽之云舍弟此詩有唐氣一客忽起索梯甚急衆莫曉其故既得梯讀之以舌抵其詩曰有

糖氣何爲不甜

太倉王內閣荆石性端潔不輕接引王司寇鳳洲性坦易多所容納其鄉人曹子念曰內閣是常清常淨天尊司寇是大慈大悲菩薩皇明世說

唐荆川語王遵嚴曰宇宙間有一二事人人見憐而實可笑者屠沽細人衣食少足死後必有一篇墓誌達官貴公稱有名目死後必有一部詩文此等文字家藏人蓄者盡舉祖龍手段作用一番則南山煤炭木竹當盡減價矣皇明世說

軒史國朝一

卷三十

二十五

龔大章每有所語無遠近皆步或勸稍就舟揖先生曰生吾足將安用哉皇明世說

錢鶴灘請告歸門生某守揚州遣使迎公越暮不起後始一至諸大賈爭先迎謂將有請屬公曰老夫扶來看廣陵濤並問瓊花消息耳無作跨鶴人猜也

蔣性中爲給事歸甚清介忽駕小舟入城遇潮落舟不得進二僕牽挽將自刺船大爲他舟窘辱二僕厲聲曰此是蔣給事爾無橫也蔣至欲人知笑謂曰渠豈爲伊哄耶

張靈嗜酒傲物或造之者張方坐豆棚下舉杯自酬目不少顧其人含怒去復過唐伯虎道張所爲且怪之伯虎笑曰汝識我

馮祭酒具區攜妓泛西湖泊於定香橋畔有羣青衫士擁觀公不堪今移舟青衫輩大怒隨舟厲聲曰爾已過會元已過祭酒獨不畏吾將來耶公命使者報聲曰致上秀才縱若隨後趕來老夫已過學士港矣徐文長爲胡總制公客有一將士病瘧恐胡公督練急乃轉求寬于徐徐曰君正當求我不當求胡今將

軒史國朝一

卷三十

二十五

士急磨墨取筆書舊作詩一首付之曰君可謹佩百鬼自不來

斷史卷三十終

兩朝從信錄三十五卷（一）

〔明〕沈國元撰

明末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兩朝從信錄序

臣懿典昔從史官叅事

神宗皇帝時閣臣南充陳

文憲請修

國史臣實分其任會中

格不果

累朝業未竟洎

神廟登遐傳

光宗皇帝三旬遣澤薄海

悲號歷

熹宗皇帝七載賓天餘黎

戀慕凡頌述盛美者諒

已家擁貞珉人操椽筆

而金匱石室之藏既不

輕下傳人間叢談襍家

之紀又尠可上參筆削

求其編年無漏叙事有

章燦然成一家言者迄

未易得此其故何居也

澤所聞朝家故實一憑

郎抄而省直流傳詳畧
已異其它遺散益復無
紀苟網羅或闕即蒼葦
不光其難一也取材欲
博而義例欲簡多棄則
榱桷亦斷溝中賅存則
瓦礫何當席上三長所
重識莫先焉其難二也
朝廷是非得失之林甲
可乙否朝佞暮賢自匪

持平折衷何繇類若畫
一其難三也而以語于
兩朝則更有難焉者隱桓
則彰定哀則微自孔氏
著書不無避忌而今之
載列多屬生存即勇于
筆而健于舌其能皆直
達無婉轉乎此數年內
良未易有成書沈生國
元乃能殫見洽耆芟繁

舉要博采獨斷爲

兩朝從信錄四十卷介門

人吳生天泰以序請聖

自惟壯不如人討論盡

志已付往事復安能爲

兩朝從信錄

是編重也一再辭則沈

生固以請沈生先有

皇明從信錄自洪永至萬

曆稿創于辛酉歲刻竣

于丁卯春已不經走四

方時璫燄方張忌者幾

借以行贄是秋生試浙

闈感有異夢逾月而闈

今上自信邸入登大寶錄

堅志復爲是書因自言

兩朝從信錄

六

其敘述洋纒惟蘄徵信

褒譏參伍不介臆私理

或因方爲珪遇圓成璧

猶之垂堂飄瓦不來褊

心之怒虛船觸楫適同

無意之激其果若是則
雖序之庸何傷昔陳東
莞著通紀旣懸書累代
我郡支司理著

永

兩朝從信錄

七

昭兩陵史亦貴紙一時彼
皆服官涉練退食餘閒
詮次成編猶易爲力生
雋才未售屈首治博士
家言則其專勿如家固

富于牙籤尚未獲弁觀
中秘盡讀左右史之紀
則其藉勿如而筆冢研
穴旋已脫稿且上下鑑
七載而簡帙過于前編
經營止二朞而淹悉有
如舊業倘意在詳今斯
無妨軼古抑心存體國
不必若練都耶是編也
行無論弁陳東莞支武

兩朝從信錄

八

水方軌越駕即以備它

日

國史可也觀者其毋以
裨官而慙置且勿以典
冊而求多云

兩朝從信錄

九

詹事府少詹事翰林院
學士陳懿典謹序



兩朝從信錄述意

首以年月爲提綱。而以事實條貫其中。俾覽者一往了然。絕無分雜難稽之厭。一尊旨。凡事有彼此互執而不得歸一。一經

睿斷。則可否劃然。故錄中悉稱

諭旨。勅制以重

經綸。次則因述。凡心品邪正。言行得失。任議虛實。或就當身而罪露。或斷衆論而反觀。悉本

邸奏。非同勦說。次則全錄。凡在公奏議。有事關重大。必積慮于中。而後披

覽于言。如可法可傳。何敢字增句減。

次則節摘。凡言可以觀指而竟其歸。事可以挈要而遺其散者。編中稍加刪訂。次則彙纂。凡軍國大事。如會。則缺。故取其詳確不移之議。聚之一

述意

章。以便查考。次則存信。如奏捷獻俘之類。要必的確于何日攻城克堡。于何處擒斬真夷。庶有分別。不然。浪誇戰勝。潤上首功。如海上之游踪。邊徼之弊習。何足盡聽也。次則是非。凡是非之昭然一定而不可易者。無須置

辨其或似是而實非。百非而一是。不憚剖陳。以彰公道。次則達觀。世局如棋。原無定着。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我既未能掩其瑕瑜。人自徵其好惡。東隅桑榆。吉貽終在。事者可默照。評論者可參觀。

連意

三

必不能驅蓋世以徇意。逐一節以求全也。故時違而結獨知之契。俗賞而抱衾影之慚。愜輿望者。標風軌。犯衆怒者。凜鑒。戒筆墨無私。隨人本等。甚勿以疵美而岐嶼喜見。即此錄不言。要必有能傳之于後世者。幸毋惑。次

則平論。如熊王之獄。重在

封疆。言者雖紛。要必以司寇之獄爲鐵案。挺擊一事。有

神宗皇帝處分。情法兩全。進藥之

票擬失當。葛藤不了。

宮未移。自應謹慎。既移。適安其常。亦

連意

四

一時懷千秋萬世之慮者。急于持法。抱全倫彌鑒之思者。曲于調停。以致心心有主。喙喙爭鳴。橫生功罪之疑。忽角玄黃之戰。人情不勝反覆。世道頓成嶮巇。試究竟靜思熟審。自有一至公至平。千停百當道理所在。當惘

然嘆穴闕之非。室戈之慘。頃刻之間。
和風唱而慶雲見矣。奈何其不然也。
子丑之際。令人有餘悲焉。次則缺疑。
每閱邸報中。有妙絕奏章。一經抄報。
入錄。寫千差百訛。讀不能竟。亦竟置
之。良可恤也。次則採輯。凡裨官小乘。
野史塗歌。有則必訪。真則必錄。次則
就正。邸報差落。不能一一憶度。或是
名公鉅筆。可以信手而更。或是后賢
遇目。可以簡遺而改。無分遠近。祈郵
致
明教以便訂補。

秀水沈國元謹述



校訂

劉羽儀	陳際泰	張明弼	吳天泰
吳佩	周銓	周鑑	丘子旦
常美	錢應金	孫耀祖	程子古
郭起鳳	劉斯陞	黃維藩	程子真
周立勳	朱隗	余小星	甘鳳藻
王以純	周莊	吳思穆	樂欣育
項世平	呂三錫	周廷謙	沈耀辰
程定國	沈超	王節	王一
尹任	夏金武	夏璋	尹
楊廷樞	李楷	沈榮	尤清
王徽	朱羽	顧愛麟	楊美
劉芳	朱廣	黃鑑	廉名世
于王前	支如增	陸折	沈蒨
沈中台	閉吉士	梅鴻中	沈竣卿
唐元弼	唐元望	沈昭達	沈期昌
夏之勇	沈泰來	沈立基	沈嗣發
沈果邁	沈藻	溫以介	溫儼
姚廷序	唐鍾晚	沈銑	沈鈞
包鴻達	沈瀚	俞允懷	夏之璜

兩朝從信錄卷次目錄

一卷	庚申	嘉慶四十八年
八月	丙午	
二卷		
九月	丁未	
三卷		
十月	戊申	
十一月	己酉	
四卷		
十二月	庚戌	
五卷	辛酉	天啓元年
正月	辛亥	
二月	壬子	
六卷		
閏二月	癸丑	
三月	甲寅	
四月	乙卯	
五月	丙辰	
七卷		
六月	丁巳	

十月	乙酉	閏十月	丙戌	十一月	丁亥	十二月	戊子	二十一卷	甲子	天啓四年	正月	乙丑	二月	庚寅	三月	辛卯	二十二卷	四月	壬辰	五月	癸巳	六月	甲午	二十三卷	七月	乙未	八月	丙申	九月	丁酉	十月	戊戌	二十四卷	十一月	己亥	十二月	庚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十五卷	乙丑	天啓五年	正月	辛丑	二月	壬寅	三月	癸卯	二十六卷	四月	甲辰	五月	乙巳	六月	丙午	二十七卷	七月	丁未	八月	戊申	九月	己酉	二十八卷	十月	庚戌	十一月	辛亥	十二月	壬子	二十九卷	丙寅	天啓六年	正月	癸丑	二月	甲寅	三月	乙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三十卷	四月	丙辰
五月	丁巳	
六月	戊午	
閏六月	己未	
三十一卷	七月	庚申
八月	辛酉	
九月	壬戌	
三十二卷	十月	癸亥
十一月	甲子	
十二月	乙丑	
三十三卷	丁卯	天啓七年
正月	丙寅	
二月	丁卯	
三月	戊辰	
三十四卷	四月	己巳
五月	庚午	

六卷	辛未	
三十五卷	七月	壬申
八月	癸酉	
目次		

兩朝從信錄卷之一

秀水

沈國元述

庚申八月丙午朔後改爲泰昌元年八月起十二月止

帝登極

詔告天下曰維我

皇明運祚隆昌基圖鞏固煌煌大曆

聖聖相承我

聖考大行皇帝奉

天臨民四十八載乾綱在握解澤旁流淵穆端居而慮周

海內化成久道而誠切日中。方垂恭已之衣。忽陟

萬廟從靈錄卷之一

土賓之駟

願令神器昇於眇躬仰遵

彌留惡凡之言。俯循臣庶累廢之請

宗社大計弗獲回辭茲于八月初一日祇告

天地

宗廟 社稷即皇帝位永維

皇考啓佑之深慈嗣服親揚之匪易有懷就傷若涉淵冰

尚賴文武親賢一心一德惟足邦家憂患是訓是行焉茲

蒞祚之初宜濟維新之鑒其以明年爲泰昌元年大赦天

下與民更始

西會來貢

時西番十石地羅王等貢馬匹不足以致朝聘

申馬爭議家私之計先選四十六年來選因朝聘不

通兩空餘竟未貢市今日兩已到處而來朝聘與其

斯夫人尚無起行之期彼急此緩欲速遲遲將幸之

許多端恐下之爲恭不致成誤或謂爭朝之

局不能保無不愛而費內填之防究不可不倍爲

貢市之延遲

不必論也

二日丁未應天督學御史周鼎上言異途尚可權宜

途必難假借請罷例開納生員歲貢二款以安士心

培士氣極論士風至今日方競于賄不以教化堤防者

匪今教化之地即先難難進切恐孔方操權到處橫

本不成其國體不成國體其所決裂者甚大也士

輔臣請復王哥駙馬都尉

萬曆四十三年馬駙馬史劉光復辭職切

神廟以出位養素中職爲民至是已六歲矣復已

原請并及當日該監主人等得食

三日戊申南直巡按田生金奏停織造以濟

國用以甦民困

起升江應蛟工部尚書量從儒右侍郎

四日己酉起廢宿吏部奏曰等伏讀

詔書內一款一建言廣察并續說詰誤諸臣已未

道詔酌量起用其有事關國本抗言得罪降斥請以

無設分者吏部作違查開職者分別奏請召用卹錄依
格籍諸臣放棄數十年自分已斷于清中無復雲霄之
矣

明倫一類常先生色亦諸臣疎遠清朝之盛事也且抑
仰奉

明詔盡用此諸賢于一朝豈非至願而敢有後焉但諸臣
窮若沈疢姓名膏不着齒黃髮老成存否亦難具悉倘
既朽之骨復點啓事大典爲之不光或以未當之舉錄
寢衷懷意因而中格則臣之所大愚也再三躊躇初擬

明旨除事關

海錄律律錄

卷之二

三

國本抗言得罪者查開職名不論存沒另本奏開外而在
言註誤灼知的確者先行起補其餘次序揀訪不出
兩月而咨誦當無不盡選用亦不相遠况施爲有序其
漸通銓法自不得不爾也惟祈

聖明晚上即下用如流水本人如積薪則浩蕩之

可廣而師範之美于焉立見矣

防違

起升鄒元標大理寺卿劉光復光祿寺丞周曰岸太僕寺
少卿朱一桂太僕寺少卿朱國祚南京禮部尚書馮從
尚書司諱李宗延光祿卿與卿

五日庚戌科臣思世揚以朝政一新人情共暢言者不
入之進退關係國家治亂然而小人不退君子不進
靈賊不去嘉禾不生爲食時論僞之

六日辛亥周朝瑞言慎初三要信任仁賢推廣行仁斥
孽依

上諭內閣朕覽文書見吏科給事中周朝瑞條議俾
初主要內停止金花銀兩朕即位之初言路方開確現已
被如何極旨寄揭此項銀兩原係舊制進內以備萬事
節旌典禮等項及後官費騰武職官軍俸糧用之無虞
朝瑞遽廢要務妄言本意李國族哀思

海錄律律錄

卷之二

四

皇考姚梓宮在殯始從輕降一欵調外任用卿可傳示該
部這銀兩還遵照舊規行特諭知
御史張潑論相臣宜內外兼用疏曰頃聞
皇上于臬次中面許收卜是

皇上于政本之平直亦既留心第未知閣臣方從尊奏行
如何臣感恩錄用願效葵誠敢以卜之之說進蓋大聖立

賢無方

祖制三途並用意自深遠因初爰立閣臣間從後咸乃
今承詔製外衣鉢第傳于詞林接引多出干知已此亦
開華何日作何人恐習舊規牢不可破此必閣臣事

以欺謬謂舊例如此

本朝相業彪炳如楊一清楊士奇張孚敬等而當時起
何不專在詞林不特此也黃文簡以中書舍人入金文
以給事中入黃殺嚴薛文靖以御史入李文達方文襄
主事入又何嘗專用詞臣之爲拘拘也雖不敢謂詞臣
概不可用亦不敢謂詞臣必可用遠不具論即如先帝
先帝靜攝三十餘年一切軍國事務悉委之閣票然而閣
臣與中官相爲表裏一切破格溫綸固有閣臣所不能得
之上者中官曲爲操券是時中官固陰操人主之權兩制
臣之命又安敢與之爭夫閣臣而至不敢與中官爭天
事尚可言哉

先帝方自聰明總覽左右不敢道一字然而何事何怒乘
間進言閣臣心膽俱裂臨在于此今

聖天子卽位權輿繼造燒造並停用人于朝勞軍于邊
二百萬之金錢不難立發之內帑種種嘉政日無虛報此
時中官亦無所容其技倆此非閣臣沈心惕慮之時乎第
恐沿習既久遠難更易聞司監之款沿閣臣不過供問禮
面而閣臣之謙卑遜順更爲過之蓋緣閣臣起家翰林
路淺薄直至進步黃扉始爲權路功名一日到手便自有
然無剛轉身便成軟熟遇事安能把持故長安謂言詞林

入閣謂之喫蔗頭夫蔗甘蔗也甜味也入閣而既啗其

又思其苦故富貴功名愈咀嚙愈有味偶有得意夢予
之所以含垢忍恥寧死不去但憑乞憐于中官及不顧笑
罵于人世人之好修誰不如我表表藝院實聞有人非
敢謂詞林入閣者盡出于此但據日見沈一貫朱廣
貪鄙環授無樹立之意在習于清高遠于風塵盤錯未
紛華易泐一旦遭大投艱不啻手忙脚亂若外臣請議
重糾察亦嚴磨礱之久頗多諱錄等到高位臨頭時亦
游思逐陳力就列不能則止故閣之徑儘可歸息何必
臣之說之業之始愉快而日仰中官之鼻息爲此一關

清廟律信錄卷之一

也在外官處之爲富成在詞所處之爲始進大臣成易檢
始進難剝公私自應易見不捨官便不能做官故今日之
校卜惟卜其能捨者而用之則過半矣從哲獨相七年人
言頗多臣方以校卜事厚致望焉始不細舉以問善念俱
乞

陛下而論同事諸臣今日之事不可仍襲舊套止用詞
臣務于中外嚴歷中求才識老成德望隆重者與詞臣並
推疏中先注外臣應用者某某後注詞臣應用者某某兼
拔其與力請並用苟其才德可以救時則名位可以不拘
能足資以御史而用經畧入選數月半聲保全此亦近日

不拘資俸之一明驗也蓋閣臣各位既不相下則其可太分一切軍國大務唯唯伴食自處使軍益一人之明有限衆人之識見無窮萬一首相而有偏主于其間沈一貫等即一日而用十八人亦于人等耳何益哉

先帝以靜攝而安于廢弛閣臣以將順而不能救正是維舊之叛逆

先帝懷之

先帝之廢弛實閣臣誤之也蓋故卜之事舉行雖在吏部而主張獨在閣臣若閣臣肝腸既易則部中之推選自可然則外舉之而中格之無用也

聖主勵精圖治言聽諫從從開誠布公在此一時特選故過亦在此一舉若追隨積習曲徇體面

聖則在上人言再及恐從哲亦自追悔不及也然則卜之之術如何必有係至揚之執持而去其誤有張居正之性用而去其驗或二人而衆妙俱備或幾人而才德相資得令集思廣益之餘得收俊偉光明之業美政方新難後廢水于西江謀之于國豈無清而有咎者雅利牧時之名相儀既著難聽久以于東山求之于野豈無直而有聲者幾係蒼生之望博而訪之獨而斷之是又在部臣苦心不然此日推轂不藉臨于幹局無濟又令部臣貽笑謂外臣相

業亦不過爾爾則亦何取于兼用為哉言若激臣心欲嘔草疏畢忽接邸報見閣臣方從哲一疏乞差補開竟奉

聖旨朕覽卿奏其見忠炯方今邊方多事正賴卿運籌帷幄主持臣勅所請開負准將先點閣臣二員免用選着吏部再推見任在籍素有才望的七八員來簡用該部知道欽此夫先點原無內外之名再推又無兼用之責然臣之忠不敢以既奉

明綸遂寢不以告故乘間而畢其款款之愚如此伏惟

聖明垂鑒另

勅該部內外并舉施行

吏部奏請冊立

東宮

上曰立東宮遲遲

遣諸子擇服後舉行禮部其擇日具儀注

七日壬子定朝儀

舊三六九日祝嘏

造脩

議以勅發收奉旨

元年大祀曆日
八日癸丑御史申廷諫爲校十推事詔曰上謬切言路塞

皇上吳風解雨之澤。彈冠結綬之初。此真千載遭際。頃以皇上御極以來。新政畢舉。而元氣通用。人行政省。下令流水之源。善言善行。有機決江河之勢。此又一時唐虞。但臣今最哭緊重大者。無踰卜相。論云。天子之職。在于論相。又云。相道得而天下理。則今日正

皇上有論相臣之日。而亦相臣奮發可爲之特也。臣稽往歷。見國運之否泰。全繇相業之污隆。故畫一規隨。肅曹以之基漢。謀斷相資。協心輔政。房杜姚宋。以之造唐。司馬光韓范富歐諸君子。相繼登進。而躬成慶曆。平明之治。殆至操莽進。而後運歇。張九齡不與李林甫共容。而唐室祀至

呂張蔡之流。漢叔固希更迭起伏于宋。而宋祚衰。繇此觀之。相臣之關于國。何如。而可以草草議登庸也。頃奉

明旨。速推枚卜。又思及見任在籍。素有才望者。以煌煌大語。固夢卜之選。思而無方之妙用也。諒當事諸臣。固不至恣胸臆以負

明綸。抑才賢以厚大典。然臣之過慮。與其成事而爭之後

孰若先事而慎之于前。臣竊妄意以爲今日之景象。雖入朝政改觀。而邊庭之匪茹。正熾。雖芽茹繼登。而草莽之麟鳳。向多。則今日之議枚卜。必其望足以服衆才。足以濟時。學術足以匡時。而致注。善書足以彙思。而獨斷者。申朝相

司馬而夷人爲之。城嚴韓范富甲兵。而西賊爲之破膽。今果有通國之輿論。贊之卿大夫。而無間衆正之公評。達之四海九州。而無異議。是亦服衆之類也。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時。亂則聖哲馳驚。而不足。故事變之偶庸衆。該爲非常。大任之投豪傑。當之裕如。今果有胸中見定。彌天地而不惑。眼底看真。搖泰山而目不瞬。是以衆人固者。以知

彰智者見形。而察隱。故李沆之進水旱。預防後心。寇澤之拔眼釘。終嗟噬臍。桑永甫杜偏辱于下民。曲突徒薪。防焦。謂于未見。若夫我非堯舜。不陳王前。平生所學。止此四事。則致主之猷。可知。博聞強記。尚友千秋。周爰咨謀。猶無

當代則集思之量。可知矣。如此才品。識力。而又臨斷休養。容賢利國。元化在手。一夕之精神。實注必用。調策引躬。四時之氣。虛贊。無窮。甚至都俞吁咈。不違道而違君。可否是非。不信心而信理。凡此皆偉哉名臣事業。卓然大臣。非

猷也。有一于此。將見開成布公。以天下心。用天下人。以天下人。滿天下治。何太平之不可立致哉。此言詞林之內朝

野博求也。若夫內外兼用。尤不容已焉。國朝相業。爛然彪炳者。內固不之。外亦間出

國朝如楊上奇。李賢。斌。孚。敬。彬。一清等。皆以郎署起家。一時表表。此非

祖宗之故典而已事之明效乎如昨歲廷臣建言亦皆會
 推一二外臣但非老夫老焉將移露于坤頭則以玩習
 然挂虛名于簡末此無論序不相及漫勞點綴抑亦時不
 能待旋歎河清使來朝登進之苦心等于畫餅而
 聖主無方之美意託諸空言且因以抑揀外廷之無人此
 用之名而不用之實也今番銜安在在搜羅明明開列係
 翰林者若而人係外廷者若而人共為磨奏務求用則同
 用則則並點庶兵農錢穀各有歷練之人強弱虛實共呈
 已試之效將王良在御必無泛駕之憂而兩兩平分又何
 獲餘之慮哉錄此推之起廢亦大開闊行均點兩露勿
 偏見各秉虛心使 上不虛賜環之恩而下無苦佩玦之
 歎不更稱 新恩之盛事而熙隆之美觀哉 丁得之恩
 想應自效如此伏惟
 聖明採納焉
 九日甲寅袁應泰巡撫遼東
 起太常少卿程紹
 十日乙卯
 上不豫
 御史鄭宗周奏救時切務一曰允仁義謂空復
 和制貯金花于太倉民庫備是以寬民力二曰明賞罰謂

宜嚴治遼東賊將逃奔之罪 驟入被降
 大明會典內府金花 檄係 國祚漸微 慎密 廣儲 廟
 憲 武臣係 各處緩急之用 嘉靖二十二年 題 趙 綱
 太倉民庫備 九邊急用不 計則項 那 肅 有此 則 處 解
 長 地 楊 錦 選 師 李 振 給 則 地 李 如 柏 左 提 督 國
 經 原 備 袁 大 有 彭 象 凱 說 皆 不 獲 肯 當 違 國 正 法 者
 十一日丙辰御史舒榮都察治安策三字言所願于毛旦
 者在虛公二字所願于
 聖上者尤在嚴之一字蓋欲根究楊錦李如柏鄭之
 國權保舉之人于以破私交統頭縣則能得忠誠貞幹
 本以濟遼事而罪最要處則更係于擇相可謂善
 聖科李君廷陳五事曰保
 聖躬定聖志勤視朝開經筵慎攸
 臺民張潑奏言路漸見清明諸臣當和衷以佐隆平之治
 十一日丁巳
 上御門
 科臣韓繼思條議用人宜去議論以收真才
 十三日戊午臺臣黃彥士謹陳要務疏曰 聖 明
 先皇踐祚之初勵精圖治者二十餘年及後臨 御 日
 漸精倦勤乃至 升遐之日人心愛戴無易者則以
 積累之德澤可懷也當日之 威靈可憑也即深居簡
 而聰明剛健之

聖賢難蔽也然而遂惜官爵盡損財賄發擬批答天下事其類廣于積地結死者亦不少矣

皇上皆在青宮儲德有年而龍光未耀所習見習聞者皆

先皇優勤之近事非勵精之會則今奉

遺命承丕嗣數日以來漸入才下章疏發內帑撥稅墾

外款騰軍民鼓舞減足以副

先皇付託之重

九廟靈長之福即成康世美不過此矣躬逢盛際敢

喜極而慮其長類舉而繼規乎用是列為十條敬呈

清覽焉其一隆孝思 龍筆事

先皇太后喪臣嘗以服制疏請留中未報然聞

先皇俯賜聽納宮中不解喪服臣竊歎

先皇之孝古今之純孝也四十八年全盛之業傳之

皇上思尤為難忘臣謹封前疏呈 覽伏乞

皇上下諭臣條其所安者為定禮權于易月之中不失三

年之愛不惟

皇上不敢忘

先皇即不敢不為求治道以安

先皇之靈而于一代之典禮亦有光矣至于

聖躬通者

先皇崩逝 貴妃尚有數人安正其名位均其恩澤甚盛稱號毋得毋凌愛其所親孝子之心諒應若此耳其一日

聖極之日諸臣足

皇上庸臂清弱就不應切心體惟恐有傷切思保攝之

無如

親御講讀而講讀之官惟談吐清白訓釋明豁欣然入耳

不迫于心者方稱妙選緣是屏遠婦妾時與周旋舉動

之類嚴就膠漆也禁淫書諷刺詩以養心防時務則

以練事養心則義理明而希志益清練事則政務精而

身益固君志清明整萬類而不滑君果因則應萬機而不

困盛德大業令名未壽未有不基于此者其一備輔

曰時當無事庸夫高枕而有餘及其有事賢哲馳驚而不

足適易世之際古稱艱鉅而晏然無驚亦值其時然也而

謂今天下非有事之時哉臣考

先皇初年輔臣多成五六人或三四人今獨相累年可謂

闕負之極矣蓋緣

先皇優于用舍之過又或厭弄人才扼抑殆于中斷今之

沉淪下僚者皆當年相之地望也

先皇在日皆照閣臣二員

皇上俞允用者也史筆借被論新出無復還之理惟沈准

一人而已餘速推七八員臣以為宜不論資格不拘內外

不限方隅惟其學問足以成君德識力足以振世風慮誠

足以格主心議論足以阿磨聽者兼才可以訓其苦之和

傾備而信任其于一德庶有濟乎其一勤政事臣聞古者

人君日出而視朝日中而聽政日晏而處處夫既不勞

敵精亦不廢施政務誠御世之準繩也臣聞古者

皇上旬日以來親與輔臣一而耳其餘尤筋不遺餘

故事批答辭速延見商榷臣以為臨軒之凡宜時

輔臣卿寺別訪以造出春銜急務科選諸臣則訪以造

有向空言四方差遣而引奏舉亦訪以近自右衛

常職掌文和策勵重大機宜親賜裁決必惜寸而惜分

作勤而作怠斯乃無差勝之患矣其一通言路臣與諸

以言事

先皇指摘不避乘輿彈劾不憚權貴可謂片言之朝矣

後免多言之罪而不獲幾一言之用此臣下之利非君

之福似予以通為塞甚

皇上初臨恭臣以言事

皇上者就不願劾一得之具

皇上以親為填耳所願

皇上法言謹言宜賜允用以究其利之所暨即危言款

亦無惜批發以定其是非之所歸使人各得言所欲言而

路以馴而通又使人擇言後言而言路以清而通也其

起廢登廢棄諸臣

皇上崇論銓臣分別起用銓臣亦云容臣咨諏諸臣中有

四

皇上青宮初起過計而跡于變激者有因

先皇使四出力爭而都于俱悔者有彈擊權要而影

者有救護忠良並進者有挂誤罔原而途論難於

可從而消議自存者雖聖才品不礙其

明之錄用其或有累經論到清議難容臣影

朝此者此輩即使長有丘嫂巴為厚幸豈可

新寵謂宜考其去國之情跡參以平心之公論毋

影響而輕許老成亦毋以暴補而反空善類總之以道

故劍之愛求鴻達龍見之英而已其一振吏治週年已來

史道操而多端人情兢而鮮恥風自下流督跡上作

速者就不厭遲而趨速求高下者就不避下而就高遂使

苞苴甘積公行于白晝大都之中野者不能自免其勢然

也若使高下一逞其才能還轉一叙以資作顯秩若此

高亦然。正途若此。雜流亦然。顧非銓宰獨爲提衡。諸員其相振例而又以

皇上嚴旨申飭。欲以挽風會之流。莫踰矣。至于武職。途旅俱特甚。人地其間。賄賂是聞。前領何諸。付入壘境。安能無事。所當一體申飭者也。其一謹關寺。

太祖時。關寺但借酒掃之役。今已極重。難返矣。惟是環侍不離左右。而嘯呼必不可假借也。僕御各有紀綱。而政事必不可干預也。幸必施恩數而錢糧必不可破冒也。此輩雖間有賢者。而藉端爲子爲孫。雖乏則賄或受。敏而遠之。則彼亦舉其黨。至乎

舉節度使何所憑據。恐以舊借盡。細需之好錢糧。至順。何名色。祇以開芒恩。現利之輩在。

先帝末年。幾至搖決。

新上當陽。正親望意。勤以爲行止之時。若萌芽不肅。將滋

步難圖矣。其一嚴武備。

國家都會重地。惟恃一京營。京營兵十二萬。冊籍半虛。其存者皆市井傭販。一旦有警。求其禦侮。必不得之數也。前者謂營兵不收汰汰。則敵而成變。不敢練。練時亦激變。則不汰不練。遂可聽其無兵乎。一旦有警。又別求兵用之。而徒留營兵。爲坐耗本營之具。平昔不通之論也。先帝嘗

其總也。總之則十二萬散之各營。則千百之衆也。總之能爲變。散之亦能爲變乎。其能爲變者。必其健悍者也。汰老弱。必先收其健悍者。健悍者收。則樂而用命矣。老弱者能爲變乎。營兵體弱。祇久則慣坐。其計是矣。然今之練法。終日不輟。亦復何用。必使精好技畧。弓矢期于必中。刀棚期于必利。行陣步武。期于合度。金鼓旗旂。期于應節。毋徒虛衍故事。日習之。歲以再果。何憂于不熟乎。

先帝末年。習于情。士氣雖振。若

新天子赫然震奮。又武大吏各供其職。號令嚴明。賞罰必信。而何令不行。何禁不止。不愛其私。而受其私。可勝

之在也。其一因邊防。未有數十年無警。不令亦極而

之時矣。邊左特其先發者耳。故邊事決則各邊之謀。事不決則各邊之發動。必然之勢也。因切料各邊之勢。宜

以備爲正法。以坎焉。惟法今

新天子振長策。而取宇宙。正華英仰望之時。題者。獨思其之

發。已足以作士氣矣。更宜傳示。廣商各安境。保民勿相侵

犯。先領應賞。俱無虛減。以昭恩信。念如

明詔。諸虜。單

新上之威靈。總撫賞之厚利。必不敢動。而我出其全力。

意于遼遼之事。則惟經略之是聽。而上下齊心。內外協力。以赴之。必兵馬調集于堡塞。糧餉輸轉于遠近。官屬足用。任使將領足備。驅策乃為濟耳。蓋使經略而不足任也。則孔穴之入。使經畧而必足任也。則不可擊其肘。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至于經略之才。尤不可不亟搜。至夫死生之患。人不可知。亦無可奈何者。也。過者經略以病告。中外惶惶。莫知領屬。倘此後病可尋愈。則臨敵非卸肩之時。自不得不以身許。

社稷倘此後病果難支。則總戎非臥理之地。豈可忍廢。封疆經略之疏。自處甚明。廟堂所宜長慮也。惟聞遼東

令主賈誼效痛哭之危言。唐宗英后而纓微列。中漸老。威蓋忠臣。愛君章言于未然而不中。毋寧言于已然而難挽也。況今日。

宗廟社稷其責萃于

皇上之一身。其機決于

皇上之一日。故不揣愚昧。僭陳私悃。伏望

皇上採納施行。

上諭內閣。朕今早御門。見得有班行後。隨從執步。洒金大扇。回至省愆居。忽聽有散班官于會極門高聲喝道。朕御門後。深思治理。朝儀嚴肅。豈容褻慢。本當重治。姑且預查。

究卿可傳示大小九卿科道各官。以後凡遇臨朝。務要十分敬慎。如有仍前肆行紊亂朝儀的許。科儀官指名參來。定行拿問。重治不宥。特諭卿知。

十四日巳未。御史史永安。敬陳交濟之道。疏曰。臣受

命以來。仰窺我

皇上至仁浩蕩。地厚天高。大政流通。風行日渙。發內帑。撤

稅使下枝下。補大僚。久視朝。用科道。俞冊立。種種微懿。莫

不殫舉。清寧宇宙。立見于旬日間矣。夫復何言。第思堯舜

之朝。未始無都俞吁咈。而文武之世。且需于旦夕。所承況

人臣生當不諱之朝。自奮敢言之氣。則曰直何所不可說。

而朝廷自難。卷之一

故未相機宜。妄希披瀝。設為未必有之事。過為不必然之

防欲以成

聖明之善。反以疎堂陛之交。是進言者之過也。為今之計。

人臣所當自請者有二。馬一曰嚴章奏之體。曩因否塞日

久。諫啓靡標。累牘無非。鋒甲聚訟。幾成沸鼎。甚且鄙俚之

談。泰之白簡。戲謔之語。達之。紫宸披靡至此。固體大

乖矣。夫辭尚體要。自古重之。况章奏何辭也。可無體要乎。

惟曰寧簡勿煩。寧顯勿隱。如指陳一事。達其事而止。枝蔓

可以盡裁。如舉劾其人。無滋射復。無傷雅馴。明白正大。傳

九重之上。萬機之暇。一覽無餘。不恩而得。則聽者樂聽。言

官之設欲明事而納言非欲言而索事如必按人而施詆
日而奏則人未必與事合事未必與日偶相值泛而涉之
爲支離而聒之爲躁言不錄求何以詳聽今批答及時對
楊不易惟是洗滌寸心滋弊正氣不當言則瓶可守當言
則鱗可拔勿類過而夫可言之會勿激裂而阻納諫之門
寧就事而修達意之辭勿忿意而飾不情之說大抵言期
于利
宗社不必矜名節言期于明國事不必附清流使下
朝廷得受言之利而人臣無進言之名則得矣斯二者
之所以承上也至若
聖明在上原無藉于人而進言者未已也豈爲曉曉盡
蓋臺諫職言司馬賊兵司寇讞刑不言則不職豈有不
言之責且數年壅結一旦遽達二咨題留舊庸百年希
遇曠典是常不得不言之時也此而不濯腸浣肺獻可替
否縱
聖度包涵可託誠懇而清夜們心何堪愧汚是又操不容
不言之心于是不得已而有言于
主德清明之際欲登濟其清明于
朝政粹美之時欲益臻其粹美本將順也未免推廣其端
本宜揚也乃至頌杜其萌則獻言之心獨苦矣故體下之

心恭納之所望于
當宁者亦有二焉
人君其尊則天其明則日月其喜則和風淑雨其怒則震霆
迅雷故以舛逆視明延則言難以備職視
聖主則言更難即形之章疏欲言者十不得其七倘使老
面奏所言者十不得其三今
皇上勵精率始圖治正殿方且臨御日親召對日
尊嚴之下少有逆耳誰不神懼而意沮乎且
溫言而詢
和顏而受固愛言之第一義矣足
陛下之威宜肅也管諷鐸建鼓固非求言惟揚善隱惡斯
成大智故人有喻假言豈無醇駁惟于數十疏而得一疏
即爲可采之善非千百言而得一言是亦可備之藥石
聽其所可聽以沛江河之決置其所不可聽以示山澤之
虛則感荷憐矜者爭効涓埃衆思所集不既多乎是兼收
之益弘也斯二者上之所以體下也如是則上無遺聽
而後下無擇言
明良喜起風不在唐虞而在今日矣臣際會明時不忍有
負四獻一得之愚而陳其惓惓如此惟
陛下留神奉

上尊號

皇帝制諭禮部朕惟古帝昔王有無疆之大烈勛華以隆
代著鴻名商漢以遠益隆尊號匪獨嗣王對越顯揚之至
意亦臣民報功崇德之常經也恭惟

皇孝大行皇帝孝恪神明仁兼位育始以勵精圖治迄于
父道化歲執勉勉之周綱解板板之殷綱用能使吏得民
安府條事治愷澤無微而不被威稜靡効而弗摧磨曆數
千四十八年永祚視于百千萬祀所謂生民有在天者
名者矣不孝

議駁上齊舉號及嗚呼痛哉節下寡味嗣纂丕其屬
落之在茲豈觀揚之敢後然而冲人永慕難孝

日月之高惟爾臣庶追思其議乾坤之大欲傳
盛美宜協羣心爾禮部其集文武諸臣定議尊諡擇日恭
上寶冊以昭我

皇考之休于罔極欽哉故諭

十六日辛酉

上不祝朝羣臣齊赴宮門恭候 萬安

禮部進呈議諡文
十七日壬戌典用閣臣
吏部等衙門會推內外大僚二十人

欽與何宗彥劉一燝韓爌

上又諭內閣朕覽卿奏具見忠愛會推諸臣已點用了其
東宮講讀等官効有勤勞應加恩典查例奏請朕思齊輔
翼尚高臣時傳器經濟弘才今國家多事之秋正賴輔臣
協贊與尚書朱國祚一併差官召米同卿首輔佐理卿可
擬來行特諭卿知

十八日癸亥楊建奏四事
禮科署事楊建申明禮制疏以 等恭題

聖明踐祚百度惟貞凡用行政有當言者諸臣處無諂
之朝知無不言我

皇極太極受之仁言無不聽 等惟有積言快睹太極
感不敢輕瀆仰混

宸嚴惟是 辦事禮科念禮為四維之節辨上下定民志
于是焉在而總禮綱領則莫要下尊

朝廷矣切見二十年來上下各臨體統咸弛威嚴日成陵
替幾不復知有

朝廷之尊若不及今申飭將來何所底止用敢撮其大要
則為數端以佐邦禮之隆以維 新政之綱一曰正

朝廷嚴肅之禮大堂陞有滿生嚴不主寬督劉章丁外戚
亂政之時李勉當干戈搶攘之時尚能彈治前謹肅清班

通我

制制直殿者在今甲豈不崇于日星仍因年求防衛
地出入嚴禁速使

皇城之內 殿近之南正殿開門其去乞兒莫不守
控守十具門衛遇 午門朝見等儀行之中則人候侍
自起未畢不極而入時雖如重如此景象實成法紀近

勝於市沽宴飲即當是求該部改巡視錦衣等官查照

憲典恭稽近旨千一應出入跟隨人等取知以法在必
行如仍前違犯而詳不成體統容下等據實請參補加懲

西朝儀局 卷之一

對具儀仗所設金扇旌幢等項以昭肅官憲宜會
收制以嚴觀瞻至于開朝之法會典其載亦富舉以
疎凡份今耳目收觀人心震快其手 新設不無小補矣

一口道

在宗道制自 御殿視朝而外有 十門御門之儀是歲

空要務與閣部大臣委曲商酌公行不封 旨宜則

司者而以下午為登凡衙門從事自分各各應行得要人
天朝躬大陽所所以人無不得為具忠事無不得要具安
先朝平章名對不徒而開軸自昭者 旨如寒我夏原
古馬文升劉六良等亦嘗領問 旨如寒我夏原

跪不能起命近侍扶掖而興者

世宗齋居西苑撰述諸臣不離左右議論批答宛如家人
父子總之君臣情體最防隔絕一有隔絕即開嚴密諸司

職掌最宜宜問一有宣問即便恪恭今

皇上聰明天縱皮始屬精 奏請御殿與奉大慰謝恩之

禮雖

聖躬小有違和必施勅候見仰見太平盛舉同符

聖祖不待 聖等預為申請矣而欣相告 羣情尤願諸聖

奏對之時懇恩垂問如吏部則問其叙用幾人特用幾人

務為官而得人無為以滿擇官傳有不稱并坐學注 奏

西朝儀局 卷之一

則問其生財若何節用若何監司考成之法無屬虛文

藏虛空之數作何料理則聖有專無倫何辭不展亡業至

千叙尚未寧疆事孔棘更當時藉兵御商書責其調護皮

略戰守機宏稔虜何時可滅遲臣何人足仗黃京善嘗自

凡前恭稱料理以克

先帝之憂今既浹旬而核實奏功安在毋得虛為担荷苟

且延拔有負月近切効賢路凡各衙門僕以吃緊事務不

賜一加詳開庶幾情款知微職守無曠 等職在言路遭

逢

聖明自必不為朱雲折檻之直極楚碎首之忠倘有處置

失安。與情本愜者。容等補贈之外。開一出班而奏。紀奉處分。庶幾上下交通。血脈流通。此尤新政之要務也。一口明人臣進退之體。夫進退貴于自決。臣子之節也。斥陟取自

宸斷。人主之權也。自邇來章奏。疑間裁決。希聞凡舉世所號為大奸大貪。與夫頑鈍無恥。公論所不容。朝野所共弃者。雖章滿公車。安然不動。或聞言後。奉身而退。似屬見幾。然其有事體重大。須憑勘處。或雖私狼籍。合當追究。以先帝寬仁大度。悉付之不較。故有幸免斥幽之典。而特梓言歸。偶寬齊銜之條。而揚揚自若。故黑白未分。是非安辨。兩朝從信錄卷之一

臺首亦或有之。是君子勇退之高。反為小人藏身之固。至若先聲奪魄。心悸勢寒。知怒衆而寬多。且抱頭而縮頸。或服闕病痊。而不赴部。坐待奉遷。或進行省方。而竟自減端。若無官攝設部之罰。處偷寬。將來效尤無已。諸如此類。全無政體。伏乞

勅下。部院大小。臣工。自今已後。凡經彈劾者。一虛公核奏。如屬風聞。調重勘問。追賦即卿。敢大僚與選腹督撫等官。亦當以

國家之事。情為重。臣子之體。而為輕。空處者。處空去者。去幸。空概從格套。曲賜勉留。往日。庶位。即庸人。但謂

奏案

先帝有辦事之臣。當用而不用。獨謂有竊位之人。當舍而不舍。夫用舍原自對立。使不消者。得當竊以蒙而身安。則賢者何以進。茹繼登。此尤邪正消長之機。治亂安危之本也。一曰。中章疏奏。請之體。夫古來文章。有體要。冗于奏對。尤貴疏明。言簡。習先臣韓文。屬李夢陽。具疏。并而囑之。曰。是勿可簡。簡則覽弗省也。是勿可冗。冗則覽弗克也。此言可以為萬世章奏之式。自

先帝時。封章多置高閣。于是渺無顧忌。有一事而旁說。其事。言一人而挽入衆人。或稱其地。或稱其官。棍風捕影。若

兩朝從信錄卷之一

先帝一一披覽。必有茫然不解者。原其本意。祇在邸報之流傳。而不思

宸衷之注聽。但求其含蓄而味長。不務為明白以易曉。惟其語涉含糊。人可更換。于是巧者陰用其脫卸。而頑者亦付之不知。試問唐虞以來。我

朝嘉隆而上。有此等奏議否。今皇上銳精圖治。百官章疏。盡入

御覽。伏乞申飭諸臣。一應入告之文。務在情詞曉暢。不致連篇累牘。每人直載。指摘各據。按勘報發。擅刑名等項。務須撮其大要。其應舉劾司道府縣等官。有廉表特異。與

不足以副其言。有貪酷萬狀。而罰不足以蔽其罪。是又
勅下部院。定爲畫一之法。使舉刺有章。勸懲不爽。此皆
案之宜申飭者。

先帝之厭弃章疏也。聽之若充耳。委之若故紙。今

上方弘止轡之聽。而臣子可無納忠之心。此臣所奉
先爲。

皇上告。并爲羣臣告也。以上四款。臣蒿目疚心。爲日又矣。

幸茲

朝政收觀易聽之日。不遑煩聒。亟爲申請。倘能

俯採本議。隨見施行。將見禮達分定。內順外嚴之化。未

不歸于此。

十九日。甲子。禮部等衙門。署部事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

學士孫如游等。欽奉

制諭。會同公侯駙馬伯大小九卿科道等衙門。太傅兼

子少傅英國公張惟賢等。恭擬

慶德昭升。配乾坤之廣大。鴻稱顯錫。揭日月之光華。就

易名永萬世之垂辭。宜盡制隆。一人之孝。稱天而薦

土斯安。恭惟

大行皇帝秉神聖之資。履昌隆之運。軋行休健。精收明

之功。保太特盈。端拱欽和之福。率

又

天

祇

帝

教

高

皇

之

宸

藻

表

文

祖

之

宏

圖

法

則

析

義

禮

于

經

天祇若。而裁成屬之範圍。法道自然。而張弛于焉。合輟即
基命宥密。未易以窺而成功文章。可得而仰。若乃機神內
蘊。智臨無方。發言盈廷。臧否靡遺。于鑒別明見萬里。遐際
畢屬。其情形。哲其大焉。謀不過詞。權無旁落。獨裁之歡。杜
窺竊。以靖紛紜。干紀之誅。有重特而無銓貸。斷其禁焉。藏
納閼。決不以搜麟而動聲色。踐脩純齋。不以清燕而輟。簾
闔大以成裕。致之至也。豐裕自如。無宮室游。吹之妖。網絕
在。梅。無科條文網之苛。敬以居先簡之精也。憲章則標不
高皇之宸藻。表
文祖之宏圖。誦法則析義禮于經緯。審實觀之政要。以至
內制。外。皆已。弘制額以作人。經天緯地之文。不徒
銘齊頭。箴省已。弘制額以作人。經天緯地之文。不徒
安豫。則經壘寒之欽封。遏外藩之侵軼。武定則肅賜張玉
川播珍。系矣于朔方。月能成四裔。厥聞不暇。大定武功。不
謂是乎。緩刑有過。因罪無寬。濫之嗟。發脈。獨租。殺威。極流
亡之厄。湛恩所沛。溢于寰區。即虞舜好生之仁。茂以加矣。
崇居離門之極位。而
兩宮賓天。備奉胤思。嬰服三載之通喪。至性所鍾。終焉孺
慕。即周文承先之孝。無以加矣。維茲功德之崇隆。總屬輝
光之著。蓋惟昭明厥德。獨中闡而外揚。以故章變有成。用
安人而立政。詢哉優游。聖域而克闢王猷者也。臣等歷覽

前載恭稽今辟光霽運乃神之德愛號神宗成王實惟顯
之天尤期顯行前儒且載軌跡可遵有如我

大行皇帝遷際啓承道業運繼專自中齡嗣服迨夫大化
觀成發德澤于

累朝而以久道滋培元氣爲之益深繼情明于
世祖而以深仁固誼洪圖用以淵昌詎惟揚烈觀光臻日

紀垂裳之治抑且裕昆彰範昭百年磐石之安夫非返直
五而獨起稱昭代之最盛哉等謹協會同之議式符節

惠之稱
大行皇帝尊號宜先歸德曰範天裕道懿範敦簡光文
神武皇帝尊號宜先歸德曰範天裕道懿範敦簡光文

武安仁止孝顯皇帝廟號神宗祗協靈章求光宗裕
拜首稽首謹議奏聞

上依議命送翰林院擬冊文進覽
欽天監奏擇九月初四日恭上

大行皇帝尊諡冊寶奉
聖旨是

皇帝制諭禮部朕惟古昔正位中宮求宣陰教生而儀體
沒則同尊專有前典未之或改我

皇親孝端皇后在朕天下四十餘年恪踐閨柔贊成化理
子惠萬方發祥永載朕自屢懷仰荷恩勤累膺訓以錫朋

備宸慈而調護德莫大焉不幸
先考上升尊養之勿逮輿言風木深疚於衷欲展孝思

定遵故典頃我
皇考雖定有謚號而備稽綴美恭薦鴻稱尚有

先朝之成憲今將屆稱葬稱廟之期爾部其會官議合行
禮儀來聞欽哉故諭

皇帝敕諭禮部朕惟古昔踐天位者必追崇其所生誠恐
因心之孝莫解於衷亦以不匱之恩用錫爾類也朕荷

皇天眷命奉
聖考遺詔嗣承基緒撫此萬方邇厥之源則我生母

溫肅端靖懿皇貴妃恩莫大焉朕昔在青宮既莫親於溫
靖今居禮陞徒有痛於懷德欲伸罔極之恩惟有聲稱乎

朕禮昔我
皇祖考穆宗皇帝上生母 榮淑妃尊諡曰孝恪淵純慈

懿恭顯贊天開聖皇太后稱號
永陵建奉慈殿於大內歲時享禮茲當如故事仰稽懿德

恭薦徽稱舉遷祔之隆儀飾闕宮而孝享爾禮部其會官
詳議來聞欽哉故諭

三十日乙丑部臣臺臣各上書元輔調議
聖躬請冊立東宮

刑部主事孫朝肅恭陳上防妄言華佗老先生醫
下敎嚴等語臣查孫朝肅係中甸已有清純之學自至家隨
職奉因不敢拾吐餘以附會其旨并不收絕細務以分治
愚惟定日下人情急趨所共一神字冒濫決不得操心
聖躬英明神斷度越千古臣敢以起奏

今日皇帝幸臨庭賓

先帝主

神宗于宮屋放爾時獨以

今皇帝託重閣下

遺音昭然朝野共知通聞

聖體稍損達而閣下問安之亟亦嫌上矣

今皇帝誠德青宮志氣清朗精神強固從來未聞有繼

之疾也

御極甫新即用人行政未免煩瑣而左右起居必當

聖躬所以達和之故乎以預防而致病可言也若

防慎而致不可言也閣下知而慮悠悠忽失防慎下

則君有難言之憂之一

謂可言之也若知而袖手旁觀不清官閣本應盡力

充字之代無不可言也方今是際驟改差遣備員

謂諸族選賢務為老成鎮靜之說則靖況監口難防

事關宗社誠有影響能任閣下首尾兩端晏然

不虞禍而已乎

臣竊有策天下忠臣計惟有盛議閣下惡思之意實

官畢言輕妄為閣下計惟有盛議閣下不必執九月初九之威令

皇上曰朕願立東宮勸不必執九月初九之威令

國本早已宣官皆蓄典形神交足如周如陵萬年永壽

傳禮勿染之責哉而閣下竟展經綸密令中外照樣之

儼泰齡之叔諒閣下決無落否此矣職制嗣後世系

第

皇上恩詔謹引諸人虛言無益之側末吉閣下惟祈

孝

宗祚享蕃誠尊幸甚

山東道御史鄭宗周謹據本月十六日疏請從諸大夫

先生疏候

萬安府奉

聖諭覽卿等奏知道丁朕令頭目駱廣四肢軟弱不能

聖躬不安宜以御醫不得其人用藥太乖所致事傳
聖上有一身乃
天地
御宇之所托重四海九州之所仰命當此憂和之際
入臣子自宜萬分敬慎可于溫涼補瀉之間漫不究心
而無計于君父之華耶所幸二三元老會議掄擢慨失志
君天后上
二相先帝在天之靈式臨之恭捧
聖體有待召醫醫士郭等未識之旨今謝肅王謝
寐思能何以即安且
聖諭中有知道三字
皇上洛洛天授職因外
南朝使發錄卷之一
宮之不可斯須緩手夫亦知
是長子也何不速移慈慶宮大亦知
危萬端之多隱憂一人孤立下情不得上達爲南安
聖躬則以私請故欲安
以方行竊立速移慈慶宮爲第一義指口
聖心在靜慮不立驟應然皆定最是有孝子所以事親
排困血諸古人所以大望
聖躬矣則大本安大本安則天下俱安諒二三元老
聖明
主知有卓議遠慮然決不可不加意者防微杜漸使
小臣苟利社稷孤生以之職犬馬微誠即欲具頭奏
聞然
祖宗大計恐非小臣可以口舌爭之較適見臣伏讀
明審處若曰畏罪不言則謀之所不救出也謀將
二十一日丙寅御史馮三元備陳目前要務疏曰切見
遼左有事以來出賦供徭借資民力而剝民者則滋甚累障

二十二日丁卯

上復召御醫陳璽等診視

大學士方從哲具揭候 萬安言 臣 詢醫官陳璽等知

皇上連日 御膳減少兼有痰喘腹痛諸症總歸

聖體向來虛弱加以

宸衷哀痛機務煩勞必須省事凝神一意調養方可臻復

藥之功至于進藥一節尤宜十分慎重昔人謂治病者以

服藥有妨為中藥以不服藥保養為上乘蓋然素心清

氣自固視藥餌之功奚止百倍倘用藥不當致有損傷

害及不可言矣 臣 一念大馬之忱務切憂虞惟冀

聖明留意無忽

二十三日戊辰

餉司楊嗣昌奏曰 臣 小臣也伏蒙

聖恩徑將本部坐開職名批允下部顯是異數揣分不敢

承當伏念新餉事大 臣 蒙本部誤題於義不敢規避懇

面呈跪請

關外 臣 于四十八年二月走獲前往南直 臣 惟

聖諭一則曰屢有明旨著該撫按等官設法徵解如何不

行盡心料理以致部庫匱乏顯是各官坐視不理漫不經

心而終之曰其各省直拖欠等項銀兩便差官立限守催

解部應用欽此仰見

聖心手 臣 部匱乏改政鑒憐若謂差官一出富有勝

按等官者不知省直地方法令素行吏民素習其實不

撫按等官 臣 入境初擬其定惟餉三事移會撫按衙門

解款日為一事內庫本折為一事舊欠京還為一事詳

密本各數第其緩急輕重一時撫按諸臣率同心効

催徵刻期完解有不待 臣 詞之畢者 臣 身離地方復

由郭陸續分發各府州縣催催文書七十餘件最後事

查取新舊已完數目順挨年月日時另造簡期揭帖以

簡期揭帖進呈

衡覽兩行未報驚聞本部坐題理餉不敢淹留所有前件

已完 臣 即親具揭帖到部其餘未完仍聽撫按嚴督施行

此不過奉宣一紙

王言稍醒聞聞耳目便知

朝廷之上有此不得已之催徵地方之官有此不敢復

功令耳 臣 識仰負

簡書無所逃罪願自三月至八月為時已久江南則歷

太微池蘇松常鎮等府江北則歷安慶淮揚等府 臣 等

徐視殷憂滿腹非職所當言而不取言者 臣 在應天聞

近居民食與根樹皮至盡甚或數家村舍合門婦孺併

于豆其妾押北渡江後社戶之搶食稻飢民之搶漕視所
在紛紛猶曰去年荒歉之所致也至于江南米嘗有赤地
之災猶天之浸竟不知何故洵洵嗷嗷一人鎮江斗米百
錢漸至蘇松增長百三四十而猶未已商船盼不到開米
肆幾于罷市小民垂索偶語徘徊大都妄意私家恩圖一
逞爲快甚有榜帖路約堆柴封燒第宅幸賴當事齊之
法一時扑滅無餘不然遠左凶殘近在心腹矣臣爲催餉
之官非敢爲地方稱告但念東南財賦之重國家緩急所
繫臣謂盡藏頗厚焉

已建此財將耳豈意公私蓄積大抵無餘臣習情無改手
御勅力日趨于凋落三衢九市非不滿目繁華閭里窮瘠

毛貳兒啼女哭所以男子疾耕女子紡績不足丁官稅而
定私家蓋東南一大病痛而海內漸染其不化而爲東南
者幾希矣臣謂今日不獨遠左師行振食當商結局之期

抑且顧瞻閭左民窮財盡當講開源之術是在撫按諸臣
隨地講求自當幹辦以足食足民裕民者裕

索之臣部索之地方地方索之百姓百姓索之何處
豈可不爲料理今日百姓尚知討賊尚可催科只恐百姓
已作賊誰爲我

皇上催科者今日理財二字
君相決當猛省而後民生可厚國耻可雪謹因催餉
舉其大端伏乞

聖明垂察

定瑞惠柱三王封國初議中府東昌平陽已而恩柱

二府改于荊州衡州

禮部奉

聖旨元妃郭氏才人王氏俱加封皇后已有旨傳諭

即議議及合行禮儀具奏

已已

御史王遠空上言治平第一要務大約以欲安民生無如

綜核吏治而摠核之法不越徵收詞訟兩端蓋每郡每邑

俱有正賦而一錢一穀皆民脂膏若苛罰侵擾是小民片

詞之受祇爲官胥輩索之資耳凡犯此者重按其罪

戶部請添設海運兵備駐札淮安往來津開間專理運事

給事中楊建奏曰臣觀尋常士庶人家主人偶有疾病三

三親友猶爲覓醫看視一醫無效急相責逐更求端士不

忍以主人性命付之庸醫而漠不經心聽之造化而不爲

設法何況臣子之於

君父頗有所顧忌而不瀝血披心以告者哉

皇上繼承大統以來勵精圖治銳意勤民兼以禮節勞煩且哀思過節用是小致違和原非有沉痾痼積之病也乃本月十三日諸臣再見

天顏大覺丰神清減不似登極之時至十六日恭憑大臣官門問安旋奉有耳目眩暈身體軟弱不能履勤之語諸臣各相驚駭謂登極之日共見

天顏粹穆玉展安和即或小有勞煩何以遽至于如是及十七日大選有都內官出同吏部監打選官印子致問

聖安並聞所以大不安之自乃知外庭所言進御不節者言果和臣等理度絕那賴宗食是用藥滋養俟所致復舊

不得食用藥者之內剖心以自流傳之誣猶以事出內廷不敢遽指案昨

召見大臣親聞

天語兩夜未睡米粥日食不多誰實悞

皇上兩項至此乃不願與此賊醫俱生矣而此賊臣者傳聞為內官崔文昇也文昇不知醫不宜以

宗社神人託重之身妄為嘗試如其知醫則醫家有餘者泄之不足者補之其事明白易曉以

皇上日萬機究氣衰痛精神不無煩費于法正宜清補

某昇何技相反相伐之劑遂令

到井之事以請

家聽以應屏神如此耳日清肅精神悅豫旬日之間勿

之慶定自

天保定之矣唯

皇上採納下署事禮科核得右軍都督金事鄭養性一揭

寫懇乞

天恩收回封后成命一事此一事也

祖宗典制難干

聖明當已有裁決第婦人女子愚不知禮妄不安分

假借之端一開帝觀之念抹止請賜

聖上

皇上一開明其心令自息其妄念可乎夫禮之上尊稱告

播中外必有其名如養性所稱爲封者尊之以嫡母則于

大行皇后有碍尊之以生母則于

本生皇后有碍或以往日之恩當辭耶今日之情難已耶

當年主壘未定不聞有調護之深心而此時長君踐祚

無取于沾沾承奉之虛文矣總之

皇上非可以輕乞恩之名天子無可以輕自卑之理宮

無可以妄自尊之事貴妃試思

聖母慈仁配天育君帝母劬劬四十春秋我

陛下孝思無極止宜崇上此皇后二字之追尊如

當年今日奉新恩已是隆厚無涯奈何又多生此心不可

萌之妄念哉故鄭養性前日之請收回成命正所以善安

其分在皇貴妃今後養老別院省心回念凡朝見必須

啓請御無相違越更所以善安其分善保全

先帝之明德于有終與殊恩無已也若我

皇上垂念

先朝寵貴舊人當若大海無所不包荒雨露無所不沾

而名分自嚴僭踰難容亦願

詔旨無所輕發閣臣徒法中外臣民之惑則

宗社幸甚惟愚不知顧忌要原愛

皇上保民社稷之身并愛及于孫萬世相守之禮耳它周

有所不知也

二十五日庚午

大學士劉一燾韓爌充經筵日講

二十六日辛未

上召閣部九卿科道于乳清宮

上御東暖閣倚榻視几

皇長子侍立諸臣問安畢

上命諸臣前進諭云朕見卿等甚喜又諒封選侍且

封贈臣孫如濟奏曰臣等面奏

天顏耳聆

天語倦倦

聖意惟以選侍保震器固本爲重臣等自當仰體但臣等

前奉

聖諭上

孝端貞恪莊惠仁明懿天毓聖顯皇后

孝靖溫懿敬讓貞慈參天胤聖皇太后尊謚加封恭靖

懿溫惠郭元妃

昭肅恭和章懿王才人爲

皇后皆未經告竣若論先後次序宜俟四大禮既畢之後

再行修傳錄卷之十一

若論

皇儲之保護關係甚鉅而撫育慈愛厥功之懋已明論中

外則選侍之卦惟恐其不早即從該監之請亦未爲不

可

上曰着照該監原擇九月初六日舉行

選餉御史萬崇德上言臣惟遠自被兵以來民間蓋藏搜

空欲盡田中未報停閣俱空惟附近之村屯恃兵馬之牧

業按時播種幾有秋詎意六七八月間旱魃爲虐臣查

盡枯無穀則民餓食朽腹立蹙無牛則馬腹絕食斷易耶

側觀斯難資外臣海運艱難難况運貯無幾其何能濟

倘後輸不繼恐民有飢色兵有離心內苦制懸之虞解

苦攻掠之莫持此時耶竭太倉而往餉罄全帑以往餉而

亦何救于危遠之數我在廷諸臣總總據謨無不謂計款

救危遠當先飽士馬臣愚謂計款飽士馬必當脩糧餉蓋

折色之糧尤易那處而本色之糧實難猝辦也先是督餉

侍郎李本爲今歲海運達通明春運餉未備懇恩裁

精米十五萬應濟蒙下詔允給矣此言明春之新運未至

開暇可以運發而來于今秋之早災民事尚多可慮也

請經接遠早之疏始知道方艱賊押境簡兵秣馬以施

練之本豈復奢米黍之用查得遼東一歲約用本色已

兩萬餘石

餘萬石內運派過一百五十六萬石餉司單崇議請召買

米豆六十萬石今遠既旱荒無可召買所議之數勢不得

不借資截漕矣但召買行于順永保河及真定五府爲數

已多即增之不過二十萬石而止今勢急災民無可爲計

非再截漕米二十萬石貯于天津運抵遼陽萬萬不可失

夫漕儲根本之需臣非不知其不可輕截但內地與外遠

安危存亡相距懸絕且軍士赴倉領米出即易錢每石不

過二百文今扣新餉抵搭配製利及倍之軍必樂從實出

兩便故謂之漕可截也至召買馬料必于五府地方酌量

發銀勒限報竣今方秋成應勉從事乃克有用然餉以贖

軍而舟以運餉有繫繫之米豆必借繫繫之船是開寧前
道臣王化貞監造運船整木扣底不畏風濤體既堅固價
亦省便板木不難于構求工匠難于按調所當亟取快巧
木匠厚其原餉相機以造又募善占風訊之長年以便其
博駕麻絲一路當不患船之不足矣淮安如隻果如臣議
添一道臣專理其事廣造廣募可必無悞若浙江協助淮
安之船至今尚未發到是爲玩愒倘別有效尤違事去矣
以無急於之念何望減廢之功故意逗遛候違悞固容
臣舍酌該道每官另行參處外臣謹同督餉侍郎李其珣
懇請截漕二十萬石仰祈速下該部復議來今漕米到津
兩餉從自錄卷之一 史八月

便於截留過此津頭煩煩轉挽機不可失是在該部之速
爲復耳召買豆料隨地酌量其打造船隻并祈

天語申飭不得悠悠泄泄遠東旱災之極候按臣查勘明
白奏賑以濟庶三韓累卵之地士馬得以飽騰而奴酋游
釜之魂旦暮闕下等拮据遑事亦大有所憑式矣其
于危遼未必無補哉

二十七日壬申

以李騰芳鄭以偉教習庶吉士

二十八日癸酉

刑科魏應嘉請正李如柏李如楨逗遛誤國之罪

加方從哲少保賜銀一百坐蟒衣一襲

二十九日甲戌

御史左光斗奏曰

皇上御極用人行政諸事而首注意東征將士慨業督金

一百萬兩人但知

皇上布德施仁如斯其用且渥也不知寒奴酋之胆而壯

我師之氣全在于此因知

聖算神謀非臣子所能仰贊萬一臣聞大兵之後必有災

荒大荒之後必有大疫近據經略揭報遼陽赤地千里鄉

黨一空人馬倒臥道路枕藉則今日遼東之患況不在遼

西而在此信錄卷之一 史八月

銀而在無用銀之處何也遼自用兵以來米粟滿囊加

早荒之餘石米四兩石粟二兩其石尚不及山東之四

斗通計一百萬之賞分十五萬之軍每丁得六兩手銀不

爲不多而此六兩者糴米糴一石五斗耳縱是富人未免

抱金飲歎且各丁月餉河東一兩五錢尚有三分本色可

以救死河西一兩二錢盡以市米僅得三斗而況無市處

日騰日貴已不祇支撐眼下如何挨過冬春不出數月遼

必無民無民安祗有兵無民無兵雖積金如山何所用之

所謂非無銀之患而無用銀之處也爲今之計急截漕

二十萬石乘風訊之便運至本處令河西河東一體分給

可創

願

陛下惻然軫念發帑銀二十萬勅下該部今廉幹司官作
速置買花布星夜解赴遼東每軍給布二疋花二斤一如
歲底之給散京軍者其餘赴車雜役亦量加賑卹庶挾纊
之惠行而裹革之忠見矣此又救寒第一急者也臣聞奴
酋殘極驕極勢不能不決一戰我以飽乃可以待飢我以
何朝廷信事

卷之二

三、以

一戰爲樂。臣未知堪戰與否。但既溫且飽矣。而不能一戰。挫鋒以報。

朝廷雨露至而霜雪隨之。

陛下之天威、又誰能貸者、伏乞

皇上較下戶部令截漕糧二十萬石接濟甯飢再發帑金二十萬兩置買花布以救饉寒設人心而壯敵氣在此舉矣若大長父之策必在通商惠賈以利民生省徭用也以藥民業何專主兵何專主屯康幾有儲新撫臣表應泰自

外甥女則
明愛台吉
所生次女

明主一申飭之而已矣

追奴酋于互溝

防邊

延緩補兵兵無以禦賊
臣竊今聚兵於地事
兵禍此起當此鳴鑼
外甥女在內地時不
爲妻妾不爲虎狼子
東原北下監布頭目
爲妻妾不爲虎狼子
使男娶女不爲虎狼
留招不能男小不爲
留招不能男小不爲
白告席幸能知兒能
不與又有不能招內
落兵馬往吉能帳內
殺

上再召輔臣方從哲等十三員于乾清宮諸臣問安畢

上仍諭冊立皇貴妃從哲等對以冊儲原卜期宜移近

竣古典以慰

聖懷

上因頤

皇太子諭曰卿等輔佐爲堯舜又語及壽宮輔臣以

皇考山陵對，則自指云是朕壽宮諸臣言。

聖壽無疆何逮及此

上仍諭要緊者再賜諸臣銀幣燒剗○是日李可灼進藥

兩朝從信錄卷之二

秀水 沈國元述

九月乙亥朔

帝崩時歲曆四十八年九月初一日卯時

頒遺詔曰朕以眇躬嗣登大寶夙夜祗懼罔敢寧居於尼

用入行政遂明

皇考遺命力疾舉行哀勞交瘁奄至彌旬定數未移考

何憾但念朕躬承洪緒英茂方新志業未就所期繼述

屬後賢皇長子 茂賢美資危荷神恩宜蚤嗣皇帝

其修守

祖宗英慈親賢勸學立政安民朝講一遵典制冠履

彙行出入起居倍宜兢慎左右侍御稽近端良內外文

百執事之臣尚懷隱痛同心協贊永保基圖朕從

皇考在天之靈陟降鑒觀于志畢矣喪體依舊制以日

月二十七日釋服母慈民間音樂嫁娶宗室親鄰王藩

寄重不可輒離封域督撫鎮守都布按三司官貢地方

繁不許擅離職守聞喪之日止於本處哭臨三日進香

官代行衙所府州縣土官並免進香詔諭中外咸使聞

文書房傳出

皇長子令旨

聖訓

欽定

聖訓

聖訓

聖訓

聖訓

聖訓

聖訓

聖訓

聖訓

聖訓

聖訓

聖訓

聖訓

聖訓

聖訓

聖訓

聖訓

聖訓

聖訓

聖訓

大行皇帝合行喪禮着該部會同翰林院計議從優厚具

儀未着又傳

皇長子令旨你們會同內閣查傳規報計各宗室又傳

皇長子令旨命婦免哭臨并祭禮部知道又傳

皇長子令旨詔與兵部并京營提督官撥選官軍于

皇城京城各門嚴謹守衛又傳

皇長子令旨司禮太監崔忠看正陽等十六門并

皇城四門掌司巡城點軍與同張榮協同管事該衙門知

道又傳

皇長子令旨

大行皇帝崩逝未造陵寢着司禮監同內閣禮部堂上官

會同欽天監前去天壽山相擇來說

禮部欽奉

聖諭擇初六日冊封 皇貴妃李氏奉

令旨着該監照擇九月初六日舉行

工部未

皇長子令旨

皇考崩逝所有皇極門殿并砌坤宮等處工程俱暫行停

止特諭

大學士方從哲等率諸臣哭臨

皇太后行皇帝于。乾清宮罪即南叩見。
 皇長子良久未出諸臣力請之。
 皇長子始出諸臣叩頭畢遂擁護。
 皇長子出。乾清宮門外至文華殿先叩俯。
 皇長子即正。
 皇長子位行五拜三叩頭禮呼。萬歲乃起諸臣以即日。
 登極請朝服以待奉。
 今旨例行。郊祀諸大典禮未行于禮未協禮部具儀以。
 關。
 二日丙子順天督學御史盧謙奏正士習。
 兩都從儒學。卷之二。
 關之。師大之。不可不。關。
 吏部。衙門尚書等官周嘉謨等上狀恭惟。
 殿下。斯居。寧。已。十日。登極自當移駐。乾清宮矣從。
 此宮閣殿遠外廷迫屬臣等即有保護。
 聖躬何能自遂所請。
 先帝存日而諸臣等有待封。選侍李氏可以託任保護。
 之貞臣等苟勝慶幸第。
 殿下方在冲年正血氣未定之時前此朝夕。
 先帝防嚴自爾嚴密臣等可以無虞今不幸。
 先帝賓天矣在選侍雖有撫愛之心目不無形骸之隔且

皇太后之。
 殿下年齡漸茂婚體未成。絨眉粉黛將。潤目而。勝。
 稍疎所關匪細。語曰不見可欲此心不亂臣等願。
 殿下為。宗社自愛更願撫愛。
 殿下者亦當惓惓念及此近議。
 先帝梓宮安設于仁智殿。選侍李氏或可移駐後殿便。
 一切宮壙盡行隨入一以奉。
 先帝几筵之香火一以肅。
 先帝園闈之儀範萬一此地不可居則近乾清之別宮亦。
 無不可者伏祈。
 殿。傳諭司禮監。開于。選侍諸臣等一念之忠惻。
 肅。從。臣等。為。釋然而愛護。法。亦。
 殿下者始為真愛護受。
 先帝付託者始為終付託而。壯。復。長之慶實此基之。
 御史左光斗上言內廷之有。乾清宮猶外廷之有。
 皇極殿也惟。
 皇上御天居之惟。
 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餘。妃嬪雖以次進御遇有大故。
 即當移置別殿非但避嫌亦以別尊卑也歷代相傳未之。
 或改今。
 大行皇帝賓天。選侍李氏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居

止宮而

殿下乃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典制華姓名分倒置臣竊惑之且聞袁氏侍

先皇其脫替頭鳴之飾什

殿下又無撫摩育養之恩此其人豈可以託

聖躬者日殿下春秋十六齡長矣內輔以忠直老成外輔以公孤卿大夫何慮之人尚須乳哺而襁負之哉又況磨智方開正宜不見可欲而何必託于婦人女子之手乎哉故在

先皇時屢請名封而不許卿之義意豈非此乎

先皇貴妃之請亦許在儲備之義其意豈非此乎

先皇則儲錫之名猶以行于

殿下則尊間之稱亦斷斷有不可者倘及今不早決斷

伴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后之禍將見于今臣誠有不能言者矣望

殿下收回遺命仍令守選侍之職或念

先皇遺愛姑與以名備述令移置別殿

殿下仍回乾清宮中宣喪次而成大禮庭宮禁清而各位

正宗社之靈實式憑之矣

二月丁丑添設雲南都司

禮部進

冊封 皇貴妃儀注并曆九月初六日辰時

皇長子即

皇帝位二禮難以並舉合將冊封吉期另行選擇奉

令旨另議具奏

御史王安舜奏曰

先帝之得病外廷所知也三次臨御儼然步履數次

見滿然辭色諸臣方日祈天永命願以身代病雖輕旬未應迅速乃突聞有

寶祚之事此覆如翻但見眾官紛紜疾雨不知誰為慮

可灼者進紅鉛

先帝服之不豫臣不暇信也忽接聖輿奉

令旨實李司灼銀五十兩二表禮夫醫不三世不服其

先帝之脈雄壯浮大此三焦火動而唇赤紫滿而大升

辨煩燥此滿腹火結宜清不宜助明矣紅鉛乃婦人經水

陰中之陽純火之精也而以投于虛火燥熱之症幾何而

不速之速焉然醫有精有不精尚可藉口臣獨恨其庸之

大也以望空之

聖體而敢以方外下覆不察眾論自謂其善此其庸真不

以包天中外交疑之日而敢以無方無製之藥獨言金丹

此磨更不見有人矣然此猶就其妖術而論也臣聞其先
 倡為妖言稱知子平五星合以奇門遁甲人之天壽貴賤
 無能逃者橫口不根之談令人厭聽此等妖人重則當罪
 以妖術惑人之罪輕亦當治以庸醫殺人之條乃蒙我
 殿下頒以賞格果酬其藥價乎抑謂其經驗良方能起死
 回生乎竊謂不遇此舉以察外廷之議論也人見其
 于
 先帝初崩之日揚揚得意私竊危之而不知其線索已
 通矣蓋輕用藥之罪固大而輕薦庸醫之罪亦不小不知
 其為認猶可言也以其為善而薦官也不可謂也夫使
 臣益不能理嘿矣天下自有不可掩之耳目臣今日不言
 則此人名播京師自謂術能動
 九廟日後妖言妖術所誣世道惑人心者將不知所底臣
 亦如仇聞已成言之無補公麼之臣不足以厚白簡但事
 有關係直欲留此一段清議足使天下亦能窺其微而
 所不敢動耳奉
 令吉李可灼
 先帝病革之時其本建藥不效殊失敬慎但亦臣愛君之
 意始從輕開傳丁年

史記

御史鄭宗周奏曰頃復文昇包藏禍心用藥不慎
 大行皇帝明哲克仁履位匝月一旦崩逝社稷失依神人
 怨恫中外臣民無不痛心疾首恨不即食其肉而殪其
 此其罪彌天尚可一日緩誅俾奸人復有以貌
 殿下之淺深哉且非獨自今日文昇始也往歲張差之
 操練禁門幾釀不測之禍
 殿下豈不親見當年情節乎豈不明知有今日乎祇以
 皇祖優容未盡厥罪故改昇今日尤而效之其所由來
 矣伏乞
 殿下即將文昇令下三法司嚴鞫是否故誤有無隱情
 局有怠速應處克以消不疑即使無心亦當予斬以謝
 九廟若當事大臣受
 兩朝顧命之義當主少國疑之時尚不極力担承明言
 法果何以報
 先帝而忠
 殿下乎臣非謂諫一文昇足足以申
 國憲而消逆萌第恐張差之後因有文昇今文昇尚然不
 問將奸人得志又何所忌而不為也臣竊為
 殿下危之痛之用是瀝膽泣血誓不忍今日與此賊俱生
 惟願
 殿下大奮乾斷防惠未萌更願二三大臣盡心調護保安

宗社。臣即觸犯雷霆。亦不避也。奉

令旨。先帝自在青宮宿疾未痊。又因連值大喪哀思勞

悴。以致前或增劇。崔文昇專管醫藥。全未奏效。其違禁日

期及藥方。有無錯悞。著司禮監查明奏處。

四日戌寅。御史郭如楚奏曰。恭惟

大行皇帝聰明仁孝。數日康復。不幸條商

賈天升。避之且士民哀號。孝妣之傷。無開遠近。

殿下以冲齡之質。膺此重任。一應禮儀。所預二三大臣。謹

議恪守。而日來多有可議者。如李氏以違御舊愛。微加

封之。

明旨爲臣子者。似宜將順然而

皇祖之山陵未哀。

大行皇帝之梓宮初殯。

殿下將登大寶。典禮叢集。拮据不遑。床第私恩。何忍獨急。

昨科臣李若珪與臣同官左先斗皆言之。聞部執持。斷當

授議。無容復替。至二月初二日開讀

遺詔。雖拮据鄭重。既而閱日矣。非有倚馬刻燭之忙也。宜

詔之時。東班文臣常濟深從事。西班則僅數人。諸臣急

慢。咎無可諱。然亦當事周章。延擱以致班次寥寥。其大率

有如此。又如初三日成服。千官鹄立。既捨棺。其哀慕後涼

察其肅庭。而由寅連辰。宵無贊理之聲。細詢其故。始知閣

臣等內殿禮畢。而思善門橋南諸臣若無所事者。大臣禁

近。即當先入行禮。尚宜出外領班。同成禮而後退。若謂內

有內成服之禮。外有外成服之禮。是共一大禮而分爲二

禮。若謂大臣有大臣之哭。臨諸臣有諸臣之哭。臨是共一

王。異而分爲二臣也。前此未之有聞。且班中九卿科道多

係禁近之重。侍從之親。豈其弁髦視之。向非鴻臚稱贊中

侍傳出。幾不得終事。其決裂有如此也。又如欽貴諸臣中

及李可灼。可灼進藥。未必非一念愛主。惟是賢道稍微。自

度無滴。短之議不同。此也。先知有責有之。急不可諱也。察

何亦九之投不效。白雲之棄遠。升可灼宜席蓐待罪。而皇

聖金幣。自然拜承。噫嘻。

兩朝顧命。遺此殊恩。公歷贊郎亦將同賞。濫施如此。又可

令衆庶見形。種種錯。職非不知言之無及。然往不可諫

來。猶可追。願二三大臣加之意耳。昔張居正之相

神宗。顯皇帝也。亦爲勿冲。登極太阿。在握。材力威靈。可以

靈氣成雷。移山人芥。然一時貞臣志士。慷慨上書。至可

七尺。以如。齊項九。或而不悔者。畢竟衆怒難化。防則必

身。各毀敗所不足惜。而國體人情。所傷多矣。故願大臣

之熟計之也。

文選司主事日維祺修曰：竊惟
先帝嗣登寶位甫閱月矣而發帑撤稅用賢錄弃恤輟給
開種種善政日不絕書乃忽一朝
上賓大小臣工以及與臺皂隸無不悲悼踴踊稽顙
是
殿下億萬世治安之基
光皇啓之也中外臣民皆欲
殿下早正大位以膺 帝眷 願臣隨諸臣後于 慈慶宮
門舞拜山呼儼
沃類于咫尺諸聖親
殿下粹潤之姿聖威之容俱下頒獨處以我 君有子社
稷之福也雖保古其佩本有令諭而人心激切瞻仰神靈
不可久虛當事諸臣自有老成長慮無煩責矣惟是
殿下一身是
二祖列宗之所託脉
先帝之所鍾意而百官萬民遐邇華夷之所仰望者也起
居宜慎問誰翼飲食宜節問誰視膳左右不得啼笑于
傍問誰應侍御不得雜進于前問誰防閑闕院大臣此
際必費苦心九廟之望實去德之天下有常有變有經
有權則輪書入直宜于宮門近地每日同科道等朝夕問

慰凡所以開其心而定其志安之胎而萌之消者無處不
到無敢忽過計勿當格守預圖無姑待而
殿下尤宜不時召見商榷大體顧問政事采備有言人主
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官官妾之時少則可
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諸臣之入直
殿下之召見非獨簡呵謠抑亦以廣
聖聽也至于親近內侍急擇老成忠謹者四五人各以姓
名達之中外俾曉然知以重厥任第不得干預政事即當
受
先帝付託以保護
殿下者更宜倍加維持而益篤恪靜一切用人行政小者
由閣票擬大者親面商確輒情必協中肯必慎蓋防者不
于著而于微杜者不干成而于漸嗟乎
仁聖中道崩殂日來中外率疑進御無節陰禍有自雖悠
悠之口未足盡恐而臣民抱終天之恨恐不獨一御藥房
之崔文升也秉國鈞者必有以處矣猶有說焉寺丞李可
灼連藥罔效雖原心之無他亦何功之可錄不問已矣又
從而奏之文早不誅可灼崇賞實罰無章 闕無法矣
選侍之拜蒙 旨另議具奏仰見
殿下慎重至意或即

先帝從鄭養性收而威命之意即職堂官周嘉謨等本中
穆宮之語議爲篤論

登極在遷移之此其時矣職于今日惟願早嗣

大寶慎加訓誨乘興無輕動一步女侍無雜進一人雖小

事必由外擬頌笑不以假人更望稍節哀痛以迓

皇天之眷以能

先帝之託以答天下之心是日也百官悲痛之誠畢露之

忱憂危之思人有同心職情倍切職心倍苦用敢入觴前

以臣爲小臣也是何足以知

國家太許耆而始聖之臣滋懼矣

奉本

五日己卯兵科楊漣上言自

先帝升遐人心危疑咸願

殿下即日登極用洽輿情而遲迴慎重必待擇吉者固以

郊廟未行大禮不容草率尤爲深慮乃人言宮中有

先朝選侍欲儼然以母道自居外託保護之名陰懷專擅

之實大小臣工心切疑之不敢以宗廟神靈所託畀之

才輕付之不可信之選侍手放力請

殿下暫居慈慶宮者實冀鑒于

皇祖鄭貴妃之事欲先導而遷之然後奉

駕還宮此職等之私願也

殿下者也

祖宗之宗社爲重宮幃之恩寵爲輕九卿科道具公疏臺

臣復有事職與言法言懇懇侃侃總爲

殿下正位乾清宮而發選侍之所以必欲別宮之故亦既

稔聞之矣今諸臣靜俟五日登極已定明日矣既登

大寶豈有

天子復偏處東宮之禮而怙恃寵靈妄自尊大者猶遲處

于其間種種情形實爲非法今又素有移宮

明旨若仍復借擇吉號延豈真欲中外之共主遷避

宮幃乎人言紛紛具謂李選忠劉選忠等擅開寶庫

奉本

盜取珍藏豈必欲盡取

累朝之有而後出宮乎抑借皇貴妃名色遂目無幼主

乎貴妃虛名冊立雖係

先帝遺命開恩尚在今

上新綸以今日

天地神明之共主即我

皇祖與先帝伯叔兄弟俱在稱臣之列

兩宮聖母若在亦必加以皇帝尊稱選侍非嫡母生母無

妄恃舊恩曰我貴妃我孫兒作此大不敬語也天下其孰

能平之夫禮有當以義斷者分有難以情奪者

祖宗典章二百年來相傳

天子居正之宮又孰得選就宮嬪而悍然敢視

明旨以豫之臣謂

殿下避居慈慶六日已是恩遇 選侍有禮漸再不可長

矣仁再不可過矣謂宜

勅令 選侍之內使如李進忠劉進等傳之內廷但恪遵

天語即是吉前不得藉口擇日立刻移入一別殿養老自

便是守禮安分

殿下之恩禮或當日後倍加若李進忠劉進等亦當念

三朝養老之恩有以效忠于

兩朝復舊儀

先帝之于孫無謂

殿下初年尚方三尺不足畏也至于閣部大臣既當鼎軸

宜失公慎擇

兩朝任用內使中老成忠直者預以丹誠開之報主今日

侍起居一切美色玩好不使雜陳于前庶幾志氣清明精

神強固萬年有道之長寶基于此養以

先帝聖訓同符克彛祇因前日

聖訓荒亦以保護為名

不離臣清宮左右顯天啓

先帝聖鑒應即遣而病體之所以沉痾醫藥之所以亂投

人言藉藉至今抱痛談虎色變臣等安得不為寒心即

選侍亦會退還慈慶當年郭 女得幸從來外邊猶得傳

之無得多生侈願可矣此移宮一事臣言之在今日

殿下行之亦必在今日閣部大臣從中贊決毋容泄泄

為姑聽之說亦在今日以乞負

先帝恩凡轉

殿下要緊之託夫亦惟無礙之處而後

殿下之身安諸臣謀議之責亦必如是始可即安不然但

直駕前奔走清道辟人而根本之地尚未安頓清楚則從

騎侍衛原不乏人亦何取于諸大臣作一牛馬走其間哉

臣等罪戾垣茫無短長祇以論奸醫崔文昇深防名封受

兩朝復舊儀

通之漸蒙

先帝得隨大臣後與聞 顧命此誠千古殊遇雖捐糜頂

踵不足以報

先帝之知茲者銀幣之 賜尤同諸大臣特荷恩施若父

頒養義宜承而中間并命之餘感愧交集特申諸臣善

美之請以效涓埃萬一之報總之臣從閣部大臣面承

先帝之命止知守 先帝之命

祖宗必不可挪移之典章慶

殿下以正始必不可過避之名位且亦以成 先帝之遺

孀于禮順情安也若有不恩導

[illegible]

帝即位
 六日庚辰
 黃龍神廟之經說
 安人心含天理之一
 帝即位
 七日辛巳
 上命書九月初一日起初六日隨
 駕值宿文式諸臣姓名
 入日壬午給事中惠世揚奏曰自輔臣方從哲秉成以來
 國事日非封疆日蹙端人正士聽募資之主張殘廢殆盡
 紀綱法度惟私情之徇比類靡無章臣切痛之恨之拜
 命之初欲特疏糾奏以
 先皇祖上賓中外惶惶改本之地不宜間無一人故覲恐
 至今
 皇上當此非常之變繼承大統自能親賢遠奸副
 先帝惓惓爲堯舜之君之意乃磨回比周之元兇不誅無
 以成時雍風動之治有如好轉方從哲者可容一月總天

下大政乎臣請歷其罪爲一
皇上報言之獨相七年始賢始國罪一驕蹇無禮失儀
罪二延擧 青宮庇護奸黨罪三恣行竊賊破壞絲綸
罪四縱子殺人蔑視憲典罪五阻抑言官蔽塞耳目罪六
擅威失律寬縱逆臣罪七馬上催督關送全師罪八御情
罔上罪九貽羞罪九代管權輿辱國殃民罪十有此十罪
也不容予寬貸之世而況其無君之罪又有奉憎盛祀所
不恐焉者乎 鄭貴妃包藏禍心 宮中以固
皇親有所顧忌而不忍言 封后之樂
先帝有所顧忌而不忍言 封后之樂
先帝蓋有深意滿朝臣子于
九廟之傍倡義性氣從哲而可其間一揭僊爾塞責假非
先帝神明美斷從利臣之言明示輟止情之屬禍何可忍
言是從哲徇平日之交連而忘
不社之隱禍也無君當誅者一 李選侍原屬 鄭氏
人麗色藏劍
先帝未正且以國緣近幸之故狀抗
先聖母爲人臣子不共戴天從哲徇非人臣子及受劉璉
李進忠盜藏美珠夜半寄銀必欲封焉 貴妃封號不得
父欲占住于乾掖至初九移宮是視心登極爲兄朕而

天子可以護官人也從哲何心誠絕人臣禮至此是無
天賞誅者二權文昇輕用才戾制代之藥傷損
先帝科臣先言之臺臣追論之心痛而聲急自是臣子迫
切至情從哲又何心而代擬出脫耶以君父之性命作私
交情余律之趙盾不討賊許世子不嘗藥又何辭于致君
之罪乎是無君當誅者三二事倉皇諸臣憤不容已求從
哲一面冀其回心易慮稍稍解晉
君國而從哲縱財東閣不知應也詳講授兒之禮以拒衆
積而實則密與諸奸另作商量耳止知有奉奉之責而
知有
宗社遠憂知有逢迎 還侍不知有
天子名位知有結納崔文升不知有君其罪上通于天
若輩禍不言繼從哲掠得爲之表裏奸臣自爲計得矣如
宗廟社稷何書曰除惡務本去奸勿疑詩曰式夷式已無
小人殆是在
皇上深恩早爲之計決養范之禁在今日也
上曰言官論事當平心詳審豈得以風聞臆慮誣大臣
有假圖讎元輔已有旨留了
九日癸未御史倪應春獻萬世治安策曰恭惟
先皇帝以仁孝智勇之資當正位凝命之日朝野生色雖

克窮何以加焉未幾升題普天閣藏其不離雲就口之悅
畢聚而圖報于

陛下臣日隨諸臣後仰見我

皇上恩表寵安仰翔天際登極之歲天清日霽鼓然萬

里中外加額以爲太平

天子臣邊遇

聖明敢不以德效欽之愚謹以最關切者爲

皇上陳之一曰保身

皇上之一身上帝之所欽響九廟之所憑依

神宗顯皇帝之所鍾愛

而則從傳錄

先帝之所託重四海臣民之所尊親而當視萬年者也

任誠重且大矣冲齡嗣服璞玉未彫培植匪易爲力情實

方開血氣未定保養尤難爲功保之者誰則受顧命諸大

臣事也乞

勅慎選內侍每典衣飾典冠每典腰帶每典文符每典啓用

各定職掌嚴示賞罰而尤擇端正老誠有氣節者日侍左

右知飢渴寒暑易興起居違聲息不聞可欲則心不動

元氣固而神氣盡萬年無疆之慶始基之矣一日定志去

君心必有所志不志于憂勤則志于晏安不志于仁賢則

志于聲色不志于道德則志于貨利而不知其害也

國運之隆替關焉戰
皇上臨御伊始百慮湛然如太虛未雲止水未波定之此
其時矣乞

敕閣部大臣朝夕啓沃凡有所陳反覆開導期

聖心有悟而後已燕居或處荒于靖也

勅儒臣取古今興亡事蹟編成短歌明白簡當令侍習讀

聞則歌帝訓得時時入耳微心又取萬曆初年帝鑑圖錄

稍加修飾列于左右凡應朝夕觀覽得時時觸目微心致

皇上所與皆正人所聞皆正言自然清明在躬志氣如神

遇事便能調夫是非用人便能別白邪正而天下之治政

矣一日講學我

皇上年餘志學之則未行就傅之禮類

先皇帝延訓最嚴循習已久然教有作轍學未解然

國計邊防吏治民瘼歷代之政治本朝之典章能一一周

知而徹乎乞

敕選經明行修有道術者于大禮竣後宴開筵筵接古誼

今力爲開發以廣論思我

皇上有疑必問有難必辨必專心致志惟講官之言是聽

毋以久坐而厭毋以予聖而傲毋以寒暑而懈久之義理

洽而心境開日與儒臣膠漆一切曼靡華靡俱不足以眩

政之失。一曰勤。政人君一日二日萬幾。即兢兢業業。尤慮有震懼之患。今何時哉。二百餘年相傳之統緒。忽若存焉。先皇帝未盡之鴻猷。獨之丕振。加以水旱日聞。民生日蹙。戎氛日熾。邊防日弛。此正

皇上憂勤時也。伏願勵精圖治。早朝晏罷。凡朝廷政令。及各衙門事體。一一與大小臣工。面相參酌。而振舉之。雖練久而天下不患不未。惟矣。一曰納諫。人君生長深宮。何由知天下事。非從人言。及何詳知所行之得失。故設臺諫。以九耳目。耳目通而身安。言路通而國泰。頃宮閣環堵。諸臣合疏畢。旋以請新我

前朝從官集

卷之二

七

皇上英明。且掃而清之。謬言亦既效矣。此後有惡。縱經以作奸。借蓋神而替私者。言官不難披歷以聞。所恃者。皇上納諫如流耳。乞帝王之色。策色。罷之度。言屬忠。母疑其沽名。語犯當塗。毋令其中制隨土。陛下提于轉圜。庶人知感奮。士鮮隱患。而國無塗蔽之患矣。一曰謹微。國家惟名與罷。難以假人。依煩擾之情。正名之先。又南深

神宗顯皇帝。太阿在手。四十八年。如六日。蓋其懷也。我皇上寶曆方膺。正人心而思恬。寵之。月恭必。幽笑無私。臣

爵賞無私。刑罰無私。怨。尤有陳乞。一稟謝

祖宗之成憲。外廷之公議。而毫不以己與焉。法行自近。惟不旁落。而尤有惕。以于斧鉞者乎。若藩封業已未。謂藩府一定。急令之。固永前。于以所剪。之愛。而杜。大之。隸。是亦謹始。處終之意矣。而其幾尤在。開臣之主。持。臣受顧命。而佐新猷。兼有師。傅保之寄焉。責任何等重大。關係何等吃緊。舉動稍稍不慎。令賢小。窺而中之。大事去矣。願以至精至密之心。時通

帝座。以至公至虛之心。總持朝綱。議未定。不姑斟酌。以求至當。議既定。不難擔荷。以鎮危疑。未而而微。桑土履。霜則思堅。求大小。聯為一心。官。府合。為一體。然後天下事。惟其

兩朝從官集

卷之二

七

辭。旋而靡。不如意。關。臣節。亦有。聖。守。中。書。書。江。監。張。居。正。為。相。其。時。事。正。與。今。日。余。居。正。給。後。名。實。信。實。必。即。勤。業。綱。焉。惜。其。以。寵。利。居。成。功。未。一。段。精。神。不。用。以。莫。矣。宗。社。而。用。以。恣。行。胸。臆。不。用。以。培。植。善。類。而。用。以。擠。排。忠。良。身。者。兩。遭。下。孫。隨。之。此。今。日。得。失。之。林。也。諸。曰。權。臣。不。可。有。重。臣。不。可。無。應。非。權。而。何。以。稱。重。乎。願

皇上予之以權。轉輸無從。中降。開臣善用其權。意念絕無。旁落。明良久。而德業成。豈不。符。歟。休哉。惟。開臣實圖之以

皇上平康之理而已

十日甲申御史新紹昌恭進二言用人用財宜

先帝爲法○禮部左侍郎李蔚芳教習右侍郎顧秉謙

十一日乙酉刑科羅應泰小恭惟我

皇上受天之命冲齡踐祚臣民手額喜效高呼乃初五月

雨露之澤甫建之威正當具儀肅戎收捕盜聞之會豈非

玄亨保佑百靈競趨而初六日雨霽雲開天清日朗臣民

舞蹈萬口歡騰于都盛哉

天子萬年太平有道可茲兆矣臣等恭班侍從咫尺

天顏當此極盛之時敢不竭忠盡誠以冀

益人之學間以先入之言爲主向恐出關之期今正橫

之會即

皇上睿智天錫而灌漑栽培于此時尤屬萬分吃緊是在

輔臣首爲請行慎擇講官心術正大容貌端莊才學該博

有吐宏暢者始勝其任而寫做作對之成規似不必拘似

如日進講章敷衍四六結尾備陳經史兼入時事此等即

滋古今合今談金受玉何評可

皇上之始事臣愚謂每當講新願以

皇明祖訓帝鑑圖說二典三謨通鑑直解諸書或三條或

五條

五條講官平不解說細細引引于以主張意識疏通開是

日講日熟豁然貫通所謂問正言親正人見正事無切于

此行之有恒寒暑勿輟自然都裝之談不入疊惑之好不

行此非保護聖心之最要者乎一在大婚之早定近日

皇貴妃與選侍之移宮也舉朝吐肥以平

偷況在

皇家尤爲鄭重豈可一日無中宮以冊天下耶且暮

神宗山陵竣事是在輔臣首爲請行在事諸臣必躬詢博

訪此中機竅毋再令人關過令人關以爲後日假借之

地雖親天之妹本自天生而極力主持端詳密勿以我

皇上聖明更得宮中一鑑不惟起居飲食安然無恙即

窺伺之外何從生盜美之隙可永杜譬如士庶之家林有

主父內有主母定是耕織不亂規矩整齊而竊竊有幾幾

笑無假

皇上一意朝考夕稽而無虞于內顧則身體自然強固

聖政自然清明此非保護

聖躬之最要者乎一在近侍之得人項劉遜李進忠等監

籍內府珍寶財物發覺見已搶李正法人人痛快大實玉

大弓之益其意臣測春秋所廢此舉再無有包天大胆敢

為游龍者但
 皇上所與朝夕左右者絕不外此開寺之流其中為宮強
 為張承業諸書如道理畏法度者豈無其人而蒙蔽陰謀
 乘機思逞者亦不少我
 皇上聖心方脩天躬初端必不可使不逞者屬足其間近
 聖旨沛如章奏跪通誠為快事然此間有祭有不祭意
 俗人可現而生規切教正之疏又一概不發矣此果出自
 皇上之遺乎抑有為之陰陽于其間者耶
 伏成在止聽取實封臣劉和真不敢而獻封疏言
 便子已嚴聞千人者而停閣之此必然矣何如一并祭不
 當行者行當議者議使族一得者皆獲自便行其私者動
 有所畏大家情
 皇上為聖人而已亦書考名于史冊如 先朝懷恩諸宦
 寺流等至今不發念于除取富貴惡藉權力草木同腐禍敗不
 測者耶以此保護于內外廷之所望而我
 皇上之所宜亟為留心而覺察者也至于輔臣方從哲等
 從理新職極見其勞而近事多舛未強人意如雲奎等雖
 以罰休人皆謂其不足以盡太恩之辜崔吏部者止查進
 歷日期眾方法有無錯悞以了事如出自內擬當為執去

如票自閣臣不知其解父界之罪止通于天猶為寬假他
 何誅焉臣願輔臣將從前一切過誤當速為赦改從前
 切為朕當力為斷斷字負人罪負罪學負權索貴戚之家
 罪負
 祖宗先帝之恩提提精神洗滌腸胃但能救其一半亦
 可盡却前愆若享此大富大貴怨于負
 困負恩
 九廟有靈豈獨無畏臣又以
 神宗四十八年之貽燕其得力處全在萬曆初年之輔導
 向後何等神期觀幸猶然搖動從哲等念及此時此乎保
 皇上之事可作尋常不急之事乎歷血農陳仰祈
 聖斷天下幸甚
 十二日丙戌御史顧樞奏曰恭惟
 皇上出宸繼繼秉乾履泰過當
 皇考履務昇舉之際群工向用之時匝月之善政易簡有
 道之聖長養庶臣未敢舉以政務輕率以煩
 聖聽但願
 皇上取遺詔中所稱格守
 祖憲親賢勤學出入起居修宜嚴慎左右侍御務近端良
 等語揭之殿廷觸目儆心遵循省察家

大曆。恒必由之。此

清廟從信錄

宋志

天助

李時珍曰：此藥能治一切瘡毒。

貴散沒其拮据之績，但不審其援遼之局，作何收拾。幾事之期，在何歲月，其帷幄運籌何事，為上策。所當急圖何事，為密謀，所當決計，可頓言者，宜即拮据以安中外之危。極欲密成者，不妨秘揭以紓主上之東顧。若能滅寇殄虜，當明示封侯，以作其忠。倘其還儒觀望，不宜復溫言慰諭，以成其狡。竊失心報國，正在更新之時，無為介介于人言，涓涓于乞告也。帝親皇上奉天啓泰運，景業昭宣，諒此么麼不難，朴蕘第應威而豈宜更養防已久，而慮其漸踈，伏乞皇上敕寄廷尉，速為分理，毋復推諉，以失衆心，以損國體。全遼幸甚，宗社幸甚。

聖吉建夷屢犯內地，損失甚多，遼陽孤危，澤為可慮。能逆弼者，益用心料理，多方防禦，固保萬全，以紓邊患。戰守機宜，原不中制，毋得推諉誤事。

首入撫順，大掠而去。

袁應泰巡撫遼東。

十三日丁亥，御史舒榮都劾原任遼撫周永春。

七曰永春功罪，俟事完酌議。

十四日戊子，御史申廷漢請。

賜民租，以四方荒歉故也。

十五日乙丑，御史馬三元奏曰：臣聞之人臣事君，見無禮于其君者，如鷹鶴之逐鳥雀也。況膺特達之知，專閫外之寄，騷動天下之兵，傾竭府庫之財，而尺寸之功未立，誕謾之語頻加，人臣之義固如是乎？由今言之，則孰有欺君罔言，逞脆行私，妬賢嫉能，惑民誤國，如經略熊廷弼其人者哉！自途左難難已來，大小臣工交章互薦，以為廷弼可用，千違左也。

皇祖起之田間，寵之異數，亦曰惟爾具有艱難之略也。廷弼者，肝腦塗地，沙場碎首，竭足以報。

聖祖知遇之恩，而兵柄久握，協人共濟，亦豈無因。殿為之會，乃精神不以籌邊，而意氣偏以角內，才能不足以勝敵，而推拙偏用以覆短，覆短而答汲之深，木曲而惡繩之直，以我為威，以復拒，謀人心不附，方略全無，天下之事，未之已，壞乃謀欲卸，而却之也。此可為封疆之臣乎？中外之人，皆知其必誤遼事，特懼其有阻撓之名，而莫敢言也。臣以為及今不言，聽其自敗，亦可然而遼禍日深，時事日去，一旦土崩瓦解，大壞而不可收拾，言之不已，晚乎臣謹按無諱者，八欺君者三，誠為。

皇上備陳之夫，兩敵相持，食為司命，千里饑饉，五石勞費。

此不足
以

萬或行矣而在而數欺也此其無謀也又所云守者雖
要害走集也如地在必守人力可効扼吭之勢誠難委
乃數十一屯數百一聚如以蜂蟻蛇相次俱盡何益之有
此其無謀六也人情可守自爲守者得力平代人守者得
力乎安家行旅千客兵費乎千止兵費乎遼人可用而不
欲用礪兵可用而不能乃以鹽惡食間以違事守遼之
說也及其失望而散猶曰遼東無人何其謬也此其無謀
七也自古善用多者莫如王剪剪之六十萬以楚千里而
遼也今之諸數有剪三分之一矣而歟之地有遼也之
乎據其取足者似乎善用多者而善用多之練其臨
者或一百或二百似善用少而無用少之妙如此處
臣殆不能解者其無謀八也諸兵諸餉分國慮然而數
要挾之詞曰要遼不異有如此我
皇上試問之曰錫爾上六假借八百萬金銀四方召募
何爲者而曰要遼不要此其欺君一也遼左道將亦極
時之選而足已自賢不能用也乃勅曰遼陽止兩監軍也
豈兩監軍之外皆土木偶人乎此其欺君二也兵未足而
言紙上之兵兵將足則言無用之兵
皇上試問能延弼豈欲得神兵而用之乎此其欺君者三
也廷弼自謂勞苦而功高顧臣臣恐其不能單運也諫解

之亦以爲國也何以介介不能忘也總照得廷弼者暴而自用闇而寡謀實無濟困之才而有上人之氣乘違事之貼危假泰自肆因人情之擁戴顧忌全無始以虛名自悞不過逢臂專車旣知綿力難前途欲啖飛脫蹤跡其誕謾欺君無人臣禮窮怪海內非社稷才一若其度非疆場寄貽鼠之技已窮黔驢之威奚用臣竊謂廷弼不罷途之存亡未可知也惟

皇上將臣此章坐下開部九卿科道會議如以爲廷尉之
才可用諸連名列劾尙當同官臣既其受妄言之罪如其不
然亦宜早自處分或令回籍或令罷職急聞才望之臣屢
夜往代一面知會道趙懿果待釀成不爲地方憂也不爲

止爲延宕憤不爲朝廷惜止避回護之名不願復敗之
八百萬之脂膏豈非剝十八萬之貳兼何時取盈中外
俱困大盜乘虛無何遼東之歌且再作而李密楊玄或乘
其後夫臣憂國心殷不知時忌保殘遼遼事宜如此惟

聖明裁察奉

聖旨著九卿科道會議具奏

此疏直論取禾若果如此又一連民之酋豪也第四
條此疏不可緩且使軍士胥勞即是訓練之法至若
欺君三行惡

釋略熊廷弼乞

米 20

賜罷斥勘問疏曰頃臺省諸臣顛蛇等交章論職職病甚
有應有不應而臺臣罵三元辨言欺君庸才悞國一疏數
職入無謀三欺君之罪云不罷職而遼之存亡未可知也
是職留而遼必亡職罷而遼必存計朝臣之上急急欲
存遼必急急議罷職而不得言矣惟是無謀之罪職願承
欺君之罪職不敢承清姑辨一言而毋喚職怒人不怒廣
也去秋開缺委弄狼前田承職抵遼陽即行各總兵卒牧
訓如不能則焚之又遣中軍官往諭數次而總兵李如楨
李光榮賀世賢柴國柱等竟不欲往職為此憤恨屢見之
疏牒而馮三元未及見也謂職拜謀職習承石礮研起旋

星延燒火藥謂職無謀職當於六月陷開原七月陷鐵嶺
八月陷屯關職以是月至遼陽釋行開原進韓原善驍捷
彈壓處安院道屬職勿令行北關報至濟官軍一呼而
散亟遁分守道問鳴太往撫之至虎皮如大哭而返是喪
止此兩道而馮三元言道臣欲以一二萬衆應援金台亟
職不能用也不知道臣屬謹咒職以初三日到遼二十
日北關陷無論此時無兵兵即有而相去五百餘里應援
何能猝到且缺額不能援而修言援非關此道臣欺云云
者過也謂職無謀職當求修守關原是聖君任諸臣千言
萬語職所爲不錯然所後聖者其守城不能賊狄如紫雲

李三帥人馬實未做工即舉修繕奉亦其步軍乃各帥自
爲營盤戰守計非軍自做而誰與做若云不惟敵自求而
守之事則令箭之批馬上之批亦惟敵是求矣謂職無
謀職當承藩陽王大人之役實係堵截徒以無斬獲功証
爲獎借語然以鼓蕩賊平半受受而去亦是難事若吹索
太過必盡失監軍道與總兵將官心謂職無謀職當承近
邊五六十里之野不必待職清自清撫信後所在發檢而
賊乃我清久矣遼人與賊習除前能遇活者盡撤移外獲
一二無做窮民仍依舊巢聚散不去曰我撤在別處無
法亦亦在此亦去賊來且隨之而去即屢清之而不
得

職無謀職當承

完

人王平胡國臣所領新兵乃舊盡疏稱釐成一枝勁兵爲
高麗奴酋所驚畏者王平統兵一千七百餘兵自言挑選
可得五百人傢一箭軍機樣胡國臣步兵二千扎營聞江
潮聲作賊至而奔潰微三元言而職不知遼人可用也東
山參贊徒趙利則有應兵則無人去冬已牌行劉國發及
原任提官陳光裕給與游都偏中千把扎付張紹募一
往返三月僅抄一沿門冊回報而竟不見國錄太人何故
微三元言而職不知騎兵可用也謂職無謀職當承職不
識秦楚事且聞近年征伐征撫用兵幾何查中盡用兵

十餘萬人今奴酋規撫何勢何地而許職用多也謂職無
謀職當承五月間兩監軍道一駐瀋陽一往奉集按臣又
因職請往登蔡推根獨職一人卧病遼人屢推合救遼之
命不請問

朝廷要遼東否情出危迫豈敢要挾無人臣禮而謂職
君不敢承也遼道自八月以前實止監軍兩道且各有
駐亦不得一時寄聚海蓋道以一人而辦百萬兩運軍
道以一人而辦造船鑄錢諸務焉三元不欲聽職自裁
去職以存遼而各部大老欲聽職自裁姑留職以平遼
豈可哉伏乞

職無謀職當承

完

皇上將職罷斥行散臣隨才望大臣星夜前來代職已不
能批發文移惟一面知會將整束待敵如馮三元所云
投投遼遼急宜如此而不必還回須臾者也
經略饒廷弼奏曰頃接邸報見閣視科臣姚宗文遼遼
上日盛矣事再勘非宜一疏內言花領山城邊事臣查
不宜與按臣疏爭多寡特爲六月十二日王太人屯邊
不勝後處借駁山城之案以成此者敘功之舉而復薄責
經略溺職數端欲臣惕然惕者然改圖也其說心甚厚而
中外之人亦早知閣臣欲借事陳言之引久而今始得聞
其謬論也花領之役臣初行牌嚴查據帶官分守邊事

軍道那慎言詳報殺擒人數在諸屯住民未離同鄉來光
世功等所報皆有姓名而數目則少在理刑同知冒日
當日所報却無姓名而數目則多該道仍詳具京花翎
一事刑廳報報過以未確駁回嗣刑部詳上人無姓名詞
多約略具京云職前已報過不敢二三其說信如斯言是
徒欲照官前報而不問虛實何以服人時按臣據此查
而臣指駁批仍委月同知親詣失事地方按查某處實有
幾家家有幾人是老是幼是男是婦一一開具姓名併地
方進行覆報此正求的確以杜隱匿非爭損失多寡也
邊近賊數十里村屯殘破人民逃竄自三路失事已報
疏上聞至今日而復復生聚途中邊事雖憑道聽聞報
然而道聽雖履其地第憑街役視聽增減情實有何的確
昔臣按邊時凡勘邊事皆處處親到曾託監軍道與按臣
言臣亦親與按臣言而臣扶病看邊之疏又曾宣之地未
之事若不親到勝到無以知打屯之有無定語率之多寡
欲約按臣躬巡海奉一帶邊地大家身親目見好得商量
查勘功罪以察欺隱正為此而察假使臣欲隨方以按院
不出門為幸何肯勒令親往查勘至于六月十二日之邊
事按臣查之極嚴監軍道當之極力其崇職父回營臣事
結在冗長不便入雖另為緊抄與中外并見之徒各道勘

邊事生家懸擬今那慎言在潛親見邊庫為將分屬
枉或亦有可信者時造詳及督撫移書皆謂此番當敘錄
以示鼓舞臣疏猶云不勝罪愧而但以配時勢而用權批
一句結案未嘗借駁山城之案為敘功之辭也本無後處
而聞臣代為臣處亦過用其心矣至于兵馬不訓練將領
不部署人心不附職工作無時而已刑威有時正窮廢
力而雄獨知獨賢不足以圖大功濟大事此臣種種憂
罪狀聞臣吹求已深傳播已廣猶不盡言以得雅避臣
感服但聞臣凡七閱月臣曾展書言河東兵馬召募之
勇殘兵之零落援兵之孱弱器械之敝耗馬匹之瘦損
草之匱乏將帥之庸怯道廳之備錄皆賴查閱以新一
氣象確請早過邊陽料理功臣所不逮願僅以一日教場
一日虎皮朝靴完主客十萬兵馬下樣之套數臣不勝失望
計住遼陽城僅十八日其隨後皆畏賊旦夕至匆匆西去
而此後皆海上遊蕩賦詩宴會之月恐于臣之訓練部
附職工作刑威等項有所不盡知也至于道鎮文武吏士
經年異勞異苦不行薦舉使不與發論之知州都司經歷
臣白查盤官等而自謂上不欺君父下不欺天下蒼生則
惜乎其不欺不欺矣臣待罪年餘忝荷萬苦半凋殘士亡
而復存求無東閣之失何待桑榆之救今已久病矣願後

楊連泰報夷情事臣于本月十四日接得遼東總兵李光榮稟報內稱本月初八日已時賊賊不知其數復會安堡連刀灣進入深至瀋陽城北瀋陽游擊馮大梁火牌報稱初八日卯時東夷大虜自清河北地方深至大陽等處隨將原設撥夜巡各營主客將官復發夜探至坡下裏賊精兵數千趕至城北三里橋方止榆林舖等處精兵無數兵分兩路深入瀋陽存云日夕莫必經略後廷錫璫璫在抗強虜保全孤城亦未可知萬一以倭佔之勢當方懸危虜虜被入言方寸且亂將士驚頑咸令難行不幸瀋陽失守則遼陽危遼陽危則廣寧山海以西皆危勢矣斯時情勢既盡心膽俱寒一路備禦全空手足莫措謹為皇上共議此封疆者本兵黃嘉善急宜一面挑選遼州鎮兵保定募兵及京營兵合募餘人厚其糧餉數以忠義策一智勇大將統領令之策應山海關一以壯遼左聲援一以為神京屏蔽此在今日不容再計之著仍乞初下吏部集九卿科道會議作速擬備填任經略一之與而論推左右司馬一人共從長計聖虜接連作何方略請聖恩得仍前修修茫茫號之不應必至斷送封疆而後退也惟兵黃嘉善主領中樞一籌莫展謹封疆誤宗社以誤陛下容職另跪上請諫斥職無任激切悚惶待命之至奏

八大學士
為使入
奏請不
准其入
奏事
或心

聖旨遼警甚急遼東禁兵籍者兵部作速料理張狂寇與添設兵部侍郎吏部即會議來具奏兵科楊建勛本兵黃嘉善跪曰臣親自古國家常以臨虜外侵邊疆禍結因之海內騷然故王者必嚴軍旅而統之大司馬以內贊廟謨外贊善矣無事為微子之謀有事為紇之策及其不效則束身待罪力求保其有庸鄙陋劣如本兵黃嘉善者久歷邊疆止用虛詞欺惑以至今官方其被命經野家園不肯乞休人言最指金謂不承不之八決無入主中樞之理乃竟蒙而而入長安既也受事則遼警甚其身上事况遼左關係甚重宜宜急當權兩兩視自錄

度揚揚之不龍仕經略則宜請撥度李如柏之不龍任大將則宜請撥不然而度銷拍之必敗遼東則宜嚴戒甲兵以簡應援而茫然無主瀾過半年與輔臣熱心封拜王爺作馬上督戰之事因至三路敗即假非社稷有靈虜馬長驅此時山海郡城守備空無一設試問長安一片地加善當收拾何所此其善敵之不審因之廣微

宗社一大罪也清河撫順俱沒是何等時大將畏兵重出是何等事而李如柏酒肉之徒假然登壇一入達而關處狄酋相繼陷失乃拾竿卷之殘敵遂然上首功數款

神宗當時將遼遼人實誰主特例非舉朝辦事而如推
又敘功矣此其用將之非人以致重城失守二大罪也
帥既歸即宜上疏力請正法而聽其見朝聘其上本伴爲
不知者表裏爲奸盜鈴掩耳其意不過曰兩帥之罪正而
馬上孝人之罪與以遼人將遼之罪併發耳蓋既歟
神宗又歟
先帝若非
皇上英斷舉朝公憤而二帥且將燃灰壓駢白日矣從此
遼臣更復何所顧忌此又嘉善之比周爲黨大罪三遼
募民兵所過州縣劫掠公行其赴通州就校於安家之外
又索安家二年之外且許歸省夫此兵既不獲遼又不守
城而主客分勢亦泛泛無着落夫結間間如許愁煞費
皇上如許金錢僅成人情河上之道遂是何法紀制馭此
爲截掃邪本兒戲軍械大罪四也土兵各邊之調誠非得
已而申明約束此本兵事乃各處逃兵僅逃之咫尺都門
則是獨賞之不時鼓動之無法若使獨賞以時又力誅一
二首逃將領以儆之豈其無忌至此而今逃兵且公然拒
捕殺人矣崇之人家今日走一僕明日走一僕而家長不
問恐主人有事無難掉臂而法之矣是嘉善之怠玩九重
取笑四夷大罪五也至于推升將領或視賄之多寡爲重

之大小或視情面之大小爲官之冷熱兩年以來庸劣被
蔡之債帥是錢神夜半之奧援而報
國有心忠勇素著者反不得收其一臂之用是嘉善之大
啓倖端日竊邊事大罪六也先是得應聘至京奉
古署印嘉善對勞不得志及應聘病歿暗地自喜故移先
宗推已一年不開一疏推其到任張鶴鳴命下累月亦不
聞一疏逮之來從事立心如此又安望其主持少司馬之
公論乎是嘉善之媚嫉妨賢大罪七也最可厭者慈權不
已託之守禮低眉內閣仰息中官見人言難防則曰長初
貴以述之切責之謀既窮又詭託
內閣整借事
溫言以拚之近又將借名
顧命大臣希圖牢定腳根不動矣班行首玷人或比之于
象謂其昂然大物日但食廩待班好看而他事事可惜是
嘉善之戀位怙權遺辱中樞大罪八也至于
皇祖彌留之際召見閣部大臣嘉善親于榻前奏曰遼東
事
皇上放心臣雖不才不敢不竭力爲
皇上分憂今既兩月矣曾練一兵簡一將乎蓋一謀于遼
東之警報日聞而制勝設防者未見分憂之言在耳而所
竭力者安在幾年悞

皇祖之疆場而又終之以面欺背棄嘉善亦有何面目以見

皇祖之臣子乎哉嘉善之被論杜門屢矣當事大臣或以中樞無人或以舉人遮面每每狗彘之

言慰留此于嘉善之挨取封磨得矣而不能幹旋安撫一事試問

國家有限封疆能當得幾个遼東敗壞乎而有限之財賦能再得一起徵調十八萬乎能再當得一年加派八百萬乎而遼東一勘辦內地民窮盜起不急圖改入更理又

能當得本奏每院待乎今

聖主維新邊事 勅令會議推將士經略諸事而居中調度者猶令頑冥戀位之人占住不休即日更經更撫恐亦無益于成敗之數也故敢明目張膽列其罪狀伏乞

皇上將職疏及以前諸臣論列嘉善之疏一併

敕下九卿科道會議

皇上大奮乾斷輕則除削重則誅殛而簡令別部大臣代署一面惟兩部侍郎前來料理庶幾雷定一震人情知

齊邊事尚有可爲而有兵官兵亦微臣以忠

先帝而報

皇上之職分也

十九日癸巳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奏曰

先帝春秋鼎盛即涉勞勩何得三十日間便已祖落道路

沸傳皆知爲奸黨陰謀醫藥難進伏思二十年來忠臣義士受杖受謫以爭 冊立者正以

先帝故耳此屬久蓄逆志必有一舉實不意其猝速之也敢以陰饒之計復爲醫藥所傷而身輕一證遂不可起陛下以

先帝之愛予亦未一問

先帝垂歿之事以報

先帝地下之恨豈謂三寸田之崩真爲宿證與爲宸毀

致乎蓋事理不惟當衡輕重尤當衡或生尤當衡以

天子三十日忽焉之變若以

先朝恩幸猶存 內庭處分不易則 本朝忠厚之法借理之用當自有存如既露之情狀可竟掩乎作姦之爪牙

可竟不問乎若以 宮庭御幸不必深言恐此輩預料今日不發而竊幸其夙昔之陰謀則此輩何幸而

先帝何不幸也今衆口誹傳流布已遍筆誅口議天下應有書之者而獨不能得乎

其君正至一念容養遂成朕應皆必在矣

陛下親見

先帝匝月之間有此髮異直以為尋常安之誰實誤

陛下至此者先是

御批李可灼崔文昇用藥一節既曰殊失敬慎即不應曰

但亦愛君之心又

先帝身懷一證是否 青宮宿疾至于查明藥方有無

錯臣謂止應查明文昇投藥是否有意不應復問其有無

違錯此自文昇不必言之罪也蓋天下之執軌匿于無形

有善而罪其數節非別家

先帝辛崩之變當與先帝楚擊青宮同一姦謀

先帝之升遐一日不明則 內庭之姦謀一日不破則

內庭之姦謀一日不破則

聖躬之安危安能盡保伏乞

皇上明詔輔臣嚴介

先帝登極三日為何惟此異證僅三十日為何竟至崩逝

不得以含糊結局

三十一日陝西撫臣李起元河清疏曰恭照人注之使上

通于天主德休明則天心降康而頑祥應之景星出廣靈

見黃河清考之紀載前必千有年而始一清至聖之主不

世出蜀流之清不常見以故河清難俟人有恒言悔不揚

波越實黃考以占中國之有聖非偶而已我

皇上登臨寶位發帑賑邊止稅徹監簡大僚下考選起廢

棄允枝上停織造通章奏與海內更始善繼善述迨三並

五放天心效順河伯效靈歲成澄清上下數十里無際而

至三日舉千百年所僅備見于我

皇上臨御之初蓋太平之上瑞至治之休徵而

聖作之顯應也

八月十五日臨幸蘭州之間已見河流上流向至

時歲歲澄清上下數十里一望無際至本月十七日

時歲歲澄清上下數十里一望無際至本月十七日

泊人耳何懸懸于漢而必欲效之及觀出師表方知武侯

受先帝付託欲報之後主也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六出祁

山星殞原野而亮果死矣古大臣受國隆重不肯欠人一

成如是今熊廷弼一荆南書生聽勘御史耳其先世非有

制得分壤之功又非有威噬肺腑之親

皇祖遺東事不靖起之田間不三月而授之經略界之司

馬是何等尊崇天下勁兵良將任其調取

國家正賦加派一切金錢任其浪費且皇皇 尚書

救賜軍門大將以下任其殺戮是何等委任內庫蓄積內
府珍幣大臣所不能得者任其領受是何等恩養廷弼試
思自古人臣遭國多難受國隆重與廷弼有二平吾意廷
弼于此時上之當將名王捨貴人以長纓繫奴酋之頸于
闕下次則斬將塞旌設奇制勝又次則關兵抹馬選將統
兵過門庭之寇千方張爲國家保境安民乃無何而林
落槍矣屯保破矣虜酋一入殺掠不相當矣乃人言噴噴
竟說強口臣猶曰遣將而中制者朕從古所忌且英雄事
不肯俯首下氣使刀筆吏弄其文墨姑且聽之乃未幾
而伊路失矣滿河又見告矣胡人飲馬瀋陽而遼陽亦
陷遼陽從舊錄卷之十一
土崩拱手而付之虜手矣弼乃惶惶欲養病也誰陰侯曰
食人之食事人之事衣人之衣懷人之憂廷弼受
國隆重作幾許威震今一旦抱頭鼠竄效重賞之太原乎
且弼喪盡遼人生齒竭盡天下財力今願欲遣之他人從
何處下手則惟
御駕親征可乎嗟嗟昔耿弇不欲以賊虜遺之君父弼乃
破裝遼陽而遺之
君父耶且遼亡則
陛下將無處着雙足大河迤邐非就非戰場真可痛哭流涕
也昨見科臣之疏曰廷弼當以全付精力誓必報

國彼知其必不肯死又曰肅侯待罪求賢逮代彼紀漢必
欲求代特爲其開一面之網耳又曰終難抹殺其功夫廷
弼罪則有矣亦何功之有廷弼之功正所謂羞居揚前
居李俊也廷弼歸而出其橐金買好田園屯歌兒舞女儘
可自娛如國事何如
主上何荆南父老或憐而望之但不知廷弼何面目以
耳哉看得經略熊廷弼市奸全無統衆禦侮之才徒有
復漢人之氣內恃吳援聞人言迭出則眉目張天外懼
首聽胡馬騶嘶則肝胆墮地凡崇位隆恩惟爲己有將
若被局遺之何人縱逃奔敵之興宜加罪之謂之
遼陽從舊錄卷之十一
救九卿科道會議將廷弼職其衣冠貶廷方急無解者
往代如付託得人亦須收得一半倘再不得人亦付之無
可奈何矣職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經略熊廷弼求勘疏曰自
神宗顯皇帝以牛癸已壞旦夕待亡之遼交付臣手
至今
天地祖宗在上文武軍民在下臣似有勞不知有罪頃
臣張修德論臣罪應貶寬庭方此時天理不在人心有罪
無罪一任橫議但謂職以破壞之遼遺之他人他人從何
下手又謂付託得人亦須收得一半倘再不得人亦付之

其可奈何修德伏一破壞之案以俟日後成則惟他人功
敗則惟臣罪而計之過早也去年開缺連陷大小各衙門
相向而哭共卜所往而今且冠履雍容公私燕語殿然葉
官威儀也

皇上試問修德邊破壞否況治番藩空城而逃無論也憂
賜人北威奔而城南城奔各門或顛倒衣裳或棄置妻子
以先逃去為幸而今且去者歸散者聚燎然室家相樂
也商賈逃難回籍者今且填街塞巷不減五都之市
皇上試問修德邊破壞否邊城非常破碎士民知不可守
而謀欲先去賊亦知不可守而謀欲逃來今內外華回
兩明史信錄 卷之二

裁一五城湯池也即藩奉向為人跡所不到而丁亦修守
之固曰吏商民晝夜通行如履裏也

皇上試問修德邊破壞否去年無車牛脚夫運糧自臣專
各道處辦本地牛至三萬餘車至二萬輛晝夜搬運而軍
中始有粮草三路之後軍無片甲手無寸鉄臣計庫局壓
仗多不可用復調宣大各匠役改造又增造大炮數千鎗
砲一二萬計而軍中始漸有器械採桑則落實易易助調
各鎮弓箭匠晝夜製造而軍中始有弓矢又調各鎮木匠
旋造雙輪戰車五千輛每車安設虜砲二位或三位以至
火箭火輪之類無所不備而軍事始有攻守具也

皇上試問修德邊破壞否自斬貪腐三將而將如破新地
叛數幸而卒知懼不時捐貢不假馬不握軍者而營伍如
收拾案夜有賞久戌有賞時節有賞而軍士知鼓舞解以
牛酒勞以燒割給以紗羅獎以花紅而將帥知感激亦無
不人人盡心整頓圖一了事以歸鄉里也

皇上試問修德邊破壞否去年西虜住我洗治弃地日肆
劫奪自丁字節斬捕以來再從陣擒活虜送撫臣釋
花諸營在其他關又招撫燒首二十四營首張勇靈靈
開市賞客說我索年來河東秋毫無犯而東西合犯之
亦數月始聞臣自有法端宗文送四千金之說正無
兩明史信錄 卷之二

皇上試問修德邊破壞否去年破壞是破壞臣從何下
手處以至今日規模粗定自足為他人下手修德打頭湯
入代熱而至于痛哭流涕謂臣歸而出其囊中金也金從
何入謂職內恃與援也而臣生平耿介謂臣跪胡馬聽新
肝胆墮地也而冒險往撫順寬經振軍中賊圍援藩陽

皇上試問修德邊破壞否去年破壞是破壞臣從何下
手處以至今日規模粗定自足為他人下手修德打頭湯
入代熱而至于痛哭流涕謂臣歸而出其囊中金也金從
何入謂職內恃與援也而臣生平耿介謂臣跪胡馬聽新
肝胆墮地也而冒險往撫順寬經振軍中賊圍援藩陽

獨何人斯。後德有耳有目。終當自陳。惟是臣以積勞積苦。自五月二十一日發病。吐血虛危。沉鬱。七月初始請告。非因人言也。遂賜奠。危于去秋。八九月。今午四月。五月。臣已擇過。此後局勢已定。漸進漸退。自是困賊無奈。內二暨入臣。咽喉掣。手足不得。不得活。強欲不負先帝之厚恩而去。亦何可得。修德不欲原發病去。而欲原聚京去。則貶貶之耳。何必矢口失人。遂賜進道。幾頃。臣聞臣姚宗文書報朝廷。而為之消亡其大半。遂已轉危而致安。獨且之生而致疾。

天地鬼神實共譴。即為公所抹殺。而一段少苦公。其前朝從官錄。卷之二。事。

有沙水。遂山在此。實錄也。無端結黨。預陷抹殺。八。論臣策罪。士。喻臣。崇。疑。定。為。案。口。所。挾。惟。乞。

皇上。電。斷。肅。職。罷。斥。即。

勅。臺。臣。馮。三。元。張。修。德。立。限。往。查。勘。違。事。有。無。破。壞。使。天下人曉然知臣罪之所在。而不實為後人代受其過。病矣。

詞臣張萬陳。十。事。養。身。養。性。勤。學。敬。天。法。祖。親。賢。納。諫。值。令。恤。民。持。體。

二十四日戊戌。赤氣旦天。

占曰。臣。既。聞。見。大。清。天。日。天。

二十五日己亥。御史蔣鼎泰奏議。違例曰。先是。皇祖軫遼事之苦。頒銀三十萬。聽經臣籌辦。此實也。非餉也。戶部不得而混也。嗣是。

先帝復軫九邊之苦。頒銀一百萬。兩分三十萬。聽經臣籌辦。此實也。非餉也。戶部亦不得而混奪者也。

救諱諱切者。無抵兩一字。

諭閣臣。令。言。云。今因遼餉關之特發。帑銀一百萬。兩與戶部充餉。別部不得分用。卿可傳示該部。差文武官各一員。星夜解赴遼陽。衛實用。示鼓舞。接濟軍需。即開寫職名。奏看。又。

前朝從官錄。卷之二。事。今。古。今。日。一。百。萬。兩。與。戶。部。充。餉。別。部。不。得。分。用。差。文。武。

官各一員。星夜解赴遼陽。支與熊廷弼酌量餉費。均需實惠。作速具本。來奏。并前發一百萬兩解九邊。兩項共給。餉價銀五千兩。不許騷擾。別遞銀不許到太倉。差官即發。後復傳。

三。言。諱。諱。連。解。雖。云。發。付。遼。東。經。臣。酌。量。餉。費。其。實。不。離。前。旨。之。意。也。惟。前。後。詞。語。稍。覺。參。差。耳。朝。欣。欣。相。喜。面。面。相。視。無。不。喜。其。沛。發。大。奏。而。疑。其。粘。帶。不。明。者。于。是。有。停。做。加。派。之。議。有。俱。作。正。餉。之。議。餉。額。未。定。戶。部。商。酌。數。目。乃。定。四。六。之。分。今。不。謂。其。係。前。六。十。萬。亦。欲。而。分。之。也。

與劉鍾也。先得鍾告，示達為英精銳，湛伏不測。陳武以雷掩其耳目，斷其所趨，先遣望遠偵探，遂得鍾所居處，寸骨不存。劉鍾亦復在襄一野，火燒是松之葉，與此振同聲。

史 29-646

以直此等體制自有精義至當不易之則聞錦衣勘問該

祖宗家法甚嚴。從來有此規制否。朕今奉養孝子氏於歲終。

宮月分年例既給錢糧俱仰遵
皇考遺愛無不體悉外廷誤聽李黨誣誣實未知朕心尊
敬李氏之不敢怠也其李進忠等田詔等皆係盜匪首犯
賊明証確自干憲典豈謂休逃法當首誅務將本犯典劉
巡姚進忠等以正國法勿使渠魁賄囑當罪擄天賄賜波
及無辜卿可傳示該部院遵行故諭
時大學士方從哲等具獨封違仍
諭李氏千古遺惡多端無曾盡悉朕意未傳人言不怠
已傳諭明旨如何復行封違顯是推諉着遵旨即行發
威使聞知
再轉從哲等具奏之二
從哲等又具揭曰 還侍李氏千古怙寵張威得罪
聖躬不
聖心含兒抱痛無以自傳臣等聞之亦不勝悲憤但以事
關宮闈不宜輕洩於外且
皇上既仰體
先帝遺愛奉養不缺尊敬有加傳之外廷誰不贊揚
聖孝似不宜又暴其過惡以掩 德意而滋多議也臣等
愚見如此故一時未敢抄發茲復蒙
皇上而諭且責臣等推諉私衷不勝悚懼除奉
白蠟示諸臣并發抄外惟望

皇上聖宏 聖度無念舊惡姑絲看
先帝分上曲 賜保全 皇五子并 三位公主時時顧
念務令得所則孝慈兼盡
聖德彌光臣等大馬受 上之忱亦藉此少伸矣又
諭朕覽卿等所奏具見忠愛至意朕知道了朕弟林晉晉
肉至情豈不注意昨已有旨傳諭卿等
皇考還侍李氏業已移居於慶寧宮撫養所生朕八妹
侍東李氏居最勤宮撫養皇五弟還侍傳氏居昭德宮撫
養所生朕六妹七妹俱有隨從宮眷各衙門月分手創養
體錢糧俱從優厚俾各得其所昭朕仰遵
再轉從哲等具奏之二
皇考還侍李氏念親親之意特諭卿等知之
南御史王允成奏曰
陛下於移宮後於一
聖諭不過如常人表明心迹之意而宰相輒自封還夫封
還 詔書必其有關大利害大是非大典禮者也此則何
所關耶司馬昭之心路人知之矣
經略徐廷弼乞罷疏曰遼師三路覆沒再倡開原職始驅
肅卒數百人踰險出關至杏山而鉄嶺報失當是時河東
士民謂遼必士紛紛奪門而逃也文武官謂遼必亡各私
竊馬匹為走計也各道謂遼必亡遼開原道韓原善分守

道聞鳴太自漲肯不行而鳴太且逾哭而返河西謂遂必亡謀增海州三空河代爲廣寧門戶也關內謂遂必亡且留自備而不肯轉師也通國謂遂必亡不欲發軍恐火草而恐再爲寇資也大小各衙門謂遂必亡恐賊遂至京師而晝夜搬家本以避也中外諸臣謂遂必亡不議守山海都門則議成海州爲遼陽退步成金伏爲山東塘牌也即奴賊謂遂必亡而日日報遼陽坐殿以建都也其間惶惶之狀不能以旦夕待而今何以轉亡爲存地方安堵塞而尙威利者所能致也職今請略言其狀向來地方操練但合營裝塘攻打以完故事即將官教演亦但每軍面就一回不過三人而日已云暮乃職之操法則不然每令于城外各擇一區地方爲教場如管兵千人該四十隊每隊二十五人設一旗兒前而五人于其下就本隊中擇善射者五人以一教四自邪至午如法教演日每百回七入生回乃已旗射鎗砲俱習乃令彼此主客互隊與逐隊熟而合之于總總與總隊熟而合之于營此總兵官逐日見行者職嘗謂督撫操軍不若以將官操軍又不若使軍自操人但見職不恆親下操又止整軍雨人別慎言又以操勞成病其職與高出在城職又嘗外巡不能耐時說下操

遂謂職不能統如職不操練開什兵將何用是必不圖爲國滅賊不圖性命歸家而後可此議起自去秋職到任時見營畫新兵無用操供操草挑家等役營畫見其軍多逃遂言軍士做工不得操練以自支而閩臣因爲之廣其傳以至于今此兵馬不訓練之說也西北兵馬付崇國柱實世賢李懷信守藩奉川兵付陳策防守扇皮驢土兵不願屬漢將付高哲理同川兵貼防山西兵付楊宗素春城操練真係兵付劉孔胤守遼城毛兵與營畫募兵改得鼎棟防錢江寬錢尼援兵隨到隨發可戰者發戰可守者發守與地方酌量緩急何曾一兵不調倍但如關臣與職書欲崇國柱守遼陽實世賢退守南衛又向職言欲撤回崇實李三帥防虎皮一帶當賊來路者而剛蒙遼地則議職關退步及職守藩又議職爲賊添中大備諸所謂部署而職不能從也此將領不部署之說也各道新升職僅與高那兩道周旋一城相與如腹心手足此外則以運糧事崖海益道班軍一二事駁擊前道定宜因公相諒至于總兵頗刻錯縱恩威不測諺謂駕馭頗得其宜惟營畫與舊守道每事抵牾尙閩臣布散流言知與不知咸被煽惑此人心不附職之說也遼陽城池墻塌人皆知其難守紛紛私逃尤門各設有官軍百人禁之如牢牢獄自挑

築牆從子里外引水以護其外，新修理外城自築牆其
遺門關以固其內，選散門禁，悉人出入向之私逃而去者，
無不入人回城居住，濟奉之間向無一人敢住，亦因修築
完固，商民有貨輻輳，近途日夜不絕，況城守不修，軍無儲
其部，站立得佳，如昨日洛城為數萬賊兵所逼，若非驟
遇，燭地事打退軍，且性亂，自奔何兄百姓，始信築城整
與民固味，孟氏自有王論，臨城高池添，委而去之，說
解不必對也，查閱臣初出，有修山海關之議，至遼東
臣之請，遼東修陳有修濟河西之議，至于遼東，遼東
復臣教意而獨主遼東，遼東之地，不肯修築，豈主已
不可則是在人為之，則非抑亦阻礙之為，以幸其欺，言
王文鼎後復卒，開鎮江游擊戴光裕貪暴不法，細打盜
而隨以病斃，其中軍千把總不驗，及印屯家
飯欺科索，玩法害人者，不時處放，亦自法所不廢，至軍
士除賭博枷責，及逃軍境內捉獲者，止于細打，禁保，惟
逃賊境外及境內割封者，則在必殺不寬，然他營亦少
開原逃兵，昔關內多叛出邊外，一時陸續新至，皆
以近海盜道，獲其逃于南衛劫盜人財者十二人，而職亦
結斬之，曾記於起寸，亦入邊出邊，為長勇堡守國良追獲

十四人而逃其二，解到遼城，該道同部道審明，知于叛法
皆無赦，戒押者留兩日，勿投文，欲于其中曲議一人處斬，
見職請過，然後解進，不意職先令俱斬之，而該道意不無
少望，適當閩臣將到，途陽之時，藉此紛紜，移書長安，捏惑
眾聽，此刑威有時而窮之說也，若乃廢群策群力，而獨
智獨賢，則何道何將之策之力廢，而不屑于閩臣所書
面商確着之支言，而形之修書疏者，實不可行，不得不登
廢之耳，且閩臣以夷攻夷之說，自任必濟已蒙
先帝明見，萬里有十羊九牧之旨，而閩臣必據此下，補科
之命，護領專，教以行，今所用所攻何在，是亦且自廢
職本不欲辦，而前于京中忽得一單，言五六月間，奴賊
掠屯堡三百餘處，殺擄軍民近二十萬，又被賊眾逼逃四
五萬人，且謂賊眾按臣虛報堵截，以為天理良心，安在不
意謂職臣欺君，暴虐驅民，而不圖閩臣所造至于斯也，
而猶不求一明白，職即病歿而去，何肯職日當據單案行
各道，咨令督撫都院按臣公同親詣各地方，逐一扶查，嚴
察以正職欺君虐民之罪，一時撫道見者無不驚駭，憤
人人自危，按臣亦移職書，謂不意重明肅正之目，謹日
張此惟告之
天地鬼神，惟願神明陰殛，具鈎，收界射虎，賜賜，賜天

無日之言從何處查勘惟有仰屋嘆氣而已世道如此欲大臣立功于外其可幾乎此言非職出或亦天理人心所不容已而職猶念虜之為言夷狄盜賊禽獸也遼東不幸為西虜所侵暴東虜所攻陷何用更以虜禦虜而致動逃單者之裝甲腹戈力相驅逐况賊病已深賊虜自退亦有不煩于驅逐者惟是職奉

敕禦虜及為地方所持日以虜虜使

漢書

朝廷之紀綱風俗以職不才故掃地何願更立于文武選民之上不罷職何以正法聞各衙門皆有此單不明白請首行勤而扶全承襲業人罪過没人勞苦何以切法伏乞

立

卷之二

主

賜罷斥何 敕兵部會同科道官確查單所從來証據實奏請行勤使職明白受法而去明心而戒此亦彰公道而鼓士氣以肅犯法而振軍之一端也至謂職擁兵十餘萬而不能大入大割小入小割斬賊擒王而殃民戕地為役奴所笑誠有如所嘆者第言斬賊擒王之事于此日之兵之將且勿易言也凡用兵領總兵兵馬將官得力方能濟事今總兵中惟賀世賢略短取長敢于職陣侯世祿精悍而初臨大敵劉孔履善收拾城守行伍而戰陣非長惟官惟尤世功朱萬良等為軍中白眉餘多庸庸碌碌見在

官事不敢盡言使人無色求大將如前日劉挺輩諸將賁餘九思輩已不可得而各鎮兵馬又四五等選之餘無一而非敗群下駟者發與總兵將官皆力辭不受若楊崇業併自己帶來山西兵馬亦欲擇才升入別求好兵又安無所得每勤諸將曰淮陰市人而戰劉岳張韓各家房輩骨已朽即安得起而用之從來兵將隨時隨地順用法何如年來各邊匿自營之精者專選一種黨卒老馬憑付老廢將或于地抑勒而來及到山海關督臣欲汰回則人太肯欲汰回無從下手只得勉發出關湊數內有營拙不堪而補以新募者皆市猾游棍下營不知站立左在右在總杜其其而安之伍及千把總去又雜伍而千把總又挑其手而及之人人皆然日日皆然見之令人氣成亦令人漢死川土兵毛兵雖伍法齊整亦強弱各半而平原曠野不能與賊騎相馳逐標左右兵募自河西義武營兵募自河東及各營廣卒皆日逐日盡賀世賢內丁皆招募兵于逃計惟督查所募者驟稱為將官胡國臣王平等練成一枝勁兵高麗見之而喉指奴酋李永芳聞之而畏懼此從來未煩修工一日者及前扶病看邊遊觀陽見王平辭兵不受職問可得精壯幾何乎云所統一千七百餘人若挑選可得五百人職請此以一當十可戰者乎云云再

像曾在學位當過軍者何能戰連鎮江合議者兵
星亡五月十六日數十賊入營見清胡國臣領兵
步兵二十人教場扎營夜半開江朝聲以爲賊至哨賊
聲交并戈甲奔城外驚起男婦赤身奔避而乘抗拒賊
聞財物且軍聞平日奸騙諸狀乞調回別用免爲民累
悟高麗見而嗾指者端是爲此恐閩臣亦不得惟是作
威爲贊畫隱諱也計通州各兵雖然有一十二萬之數
實在堪于戰者內除川兵土兵毛兵三項不挑其餘挑
精壯十不得其二三餘無奈何只得令充守城巡邏軍
馬以及太兵之後至于馬疲瘦短少更不軍前游擊
者第見遂中今日破賊收拾後之人情尤景遂謂後兵
續出關必一一可戰而不能戰以爲輕略罪而抑知去兵
馬之不能戰一至此桓也今箭摧而張帥領命馬主摧
三路兵即職于今日何敢輕率如欲大入割小之張帥
而斬賊擒王之事且將各邊精兵并調三四萬來成守
土兵勢然後進取亦未爲晚而非今日病臣罪臣所能
也今日之事惟有臣等遣才望勿謀壅封疆辱爲急者
聖明立賜裁決施行

太常少卿純宗文揭明閣祝

[illegible]

聖朝之興
 不期而然
 一經此變
 則天下之
 風俗皆為
 一新此其
 所以為聖
 朝之興也
 聖朝之興
 不期而然
 一經此變
 則天下之
 風俗皆為
 一新此其
 所以為聖
 朝之興也

遼東經略熊廷弼奉

肯解任回籍聽勸兵部勸議乞奪仍料理候代員缺命該部即會推

兩朝從信錄卷之三

方水

沈國元

十月甲辰 本昌元年

刑科魏應嘉會議訊曰臣奉列諸臣之後臣因見有諫及

遼東經略熊廷弼應代與否者蒙旨曰廷弼應代無疑有

諫及廷弼之功罪者臣因曰廷弼之經略遼東之難支撐

一守但屬不東耳看近日金皇提據遼東不報不放謂之

無罪則不放謂之有功臣似不徒於廷弼而臣不然也

國家高如前逆天化順經營二年有餘而廷弼受命專任

亦一年有餘此道應何等事

臣父何等委任試問今日景皇何如所以兵言二天下授

兵約十三萬有奇遼東上兵約八九萬有奇而不足用

用今廷弼之言曰各首領所發兵馬即再添十八萬亦不

中用必如何而後中用乎豈彼盡九邊精銳盡來援遼不

留一卒以成己之封拜而後愉快乎百兵不練取曰兵弱

募亦不果募亦過去皆有微工莊嚴之耳此臣為

皇上之兵計也非他廷弼也以餉言之則愚耳蓋天下

之陸者水者輸者餉者無不受苦若廷弼

先帝所發二百萬外一併之外已用過餉銀八百餘萬兩

兵餉日餉不足也倘如是遼東必為數數八百萬而後成

功邪夫一縷一粟皆以供軍廷弼何私焉但謂其知許之

兵餉而空靡費于日用不見料敵出奇有尺寸之效即傾

東海之水為糊恐亦不足不謂之坐糜糧餉不可此

我

皇上之餉計也非他廷弼也以軍資言之年來買馬幾

府庫餉兵部委二萬有字指數十萬金錢將所買馬匹

不得其一用此間委託非人有字不指所當從重究處然

皆以之供遼而徒見日削月削如以次入犯則報殺官馬

幾十匹殺奪極多報數極少即今海奉奴兵至城下據經

所報殺奪馬匹又近六百夫果真六百耶抑不止此

西朝從信錄卷之三

耶占料使費馬又殺傷有兵無馬何以應敵即如前數十

萬金之火藥付之一炬廷弼曰何等嚴明竟不衣何人看

守何人失火有無細作暗入潛燒乃混言天火一筆了事

此等模糊在他官他處已不待查中奏報而先幸 尚方

之劄矣至其殺人如戲不殊屠伯該領其痛舉朝共知何

待言此臣為

皇上之士馬軍資計也非他廷弼也以村屯言之自廷弼

受事以來試問保得幾處村屯否禁得幾處殺擄否花翎

上六人等處之殺擄御史陳王廷樞一指點實據即欲朝

刃實胸若曰此邊疆常事顧疆略一年有餘不能遠其防

擬將其殺據而以爲常乎有樹無皮何以爲樹臣料臣不言之手付也皆遠之土地殺勦皆盡之人民以盡地嬰城如密如本日此爲遠彼非遠也而可乎血師流離如此而廷弼猶曰半個遠陽亡而復存木無東隅之失何有桑榆之收不知其請撫開銀之問所存何也所復何城何以謝三韓父老子弟而忍聞其野哭此臣爲
皇上之村也人民計也非仇廷弼也以道將言之道臣者出等皆係斟酌其才望以應遼急者總兵李懷信等皆係名將而又爲廷弼所取者乃于道臣一言不戰大將罵之如奴人入對憤氣滿胸腹而約結鄧躍都米解脫只有告兩何從信錄卷之三 三十月
初求上一路如李懷信不勝其挫辱決意病聞六八關一月一行三百里此其病耶抑萬不得已而然乎懷信在余即當立召至京以應遼急至于道臣多有洋口焉書及于朋友而不敵公言如此失人心雖令良平入此頗牧乘鎮亦無成事廷弼固自知之何必問曰某道非劣也不見監軍御史令走角門在御史固爲自失其體而在廷弼何以悍然冥行乎此爲

爲唾手不能開誠布公集思廣益以盡群下之情繼而惡忠之義在今日爲廷弼計亦惟有日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
先帝之靈如亮之所以自處者衍亭一政削官自貶廷弼獨不開乎則繳尚方之劍鑑侍郎之秩身伏斧鉞惟恩惟威聽之
皇上之所以報
先帝而忠
皇上之職分也即愛廷弼者曰廷弼十年之間原有功河紀則亦令廷弼自陳其功以贖其罪毋徒曰
國家召我來朝負我而我未嘗負朝廷如與友人之書也如此庶幾後之經略遠東者有所懲勸感發爲
皇上愛惜封疆不致爲之以圖一去以甘再悞耳臣言官也有所畏而不敢言有所隱忍而不盡言有所親望避忌巧爲今日之絃默妄計後日之營脫而不明與
皇上言之天下聽之皆非臣職也非臣心也是以博採公論俯賜愚識盡言不欺仰達
聖聽侍有
皇上天地之公日月之明在何惜區區之怨口哉

遼東經略熊廷弼既戰，廉價而臺臣馮三元、張修德、利臣魏應嘉謂其便口無機，復交奇，駁之有欲罪以靡耗失事者，有欲罪以托病廢仰者，有欲罪以捏造逆榜者，于是廷弼又有行勘尚屬虛文之疏。
上曰：科道魏應嘉、馮三元、張修德，與經略熊廷弼屢次互相奏擾，若不速勘，無以明罪，若若架應嘉等前往遼東，同彼處撫按勘明，從實具奏，以憑撫奏應恭經略遼東。

十一月甲寅，改會于灰山。

科臣楊連勸事勿違言官疏曰：惟

祖宗設立科道等官，在外內大小各衙門事體詳得風聞糾劾，或有議論未定，事在彼中，難以懸斷，肅一行勘，要主事所實以服微言者之心，夫亦就各該地方撫按官勘報，或另差官公同會勘，此從來一定之體，未有即以言事之官勘所言之事，尤煩煩接得遼東經略熊廷弼原參科道來，迭述勘以清朝議事一本，未
皇上曰：欽此。臣等不勝駭異。在閣臣當日奏擬之時，已曰遼東之事，即勘以清遼事，火則功罪不更人而

一可以服舊經臣之心，一可以息更事取之口，不知勘者即言者，就令勘得逼真，心誰肯服所勘之人，與所言之人，畢竟各不相下，反添多口，成何政體？況日者奴酋恃強，挑眾逼處撫順，率集地方，營經略意氣已頽，新經臣經營未定，乘暇抵隙，儘有可受。若突一逆科道三人往勘，逆將之精神耳目，不無又多照應，驚亂一番，中間恐有不便，斯時也，謂熊廷弼之功罪為小，而封疆之關係為大，故聽勘既奉。

明旨，在舊經臣以被言離任之人，祇宜虛俟滿朝公論，靜聽。

兩院傳傳錄

皇上處分，不必紛紛用口。在閣部大臣，但一面責成新經臣以全付精神，崇代舊經臣圖破虜，無存誰先誰後之心。一面督推遼東新按臣張銓前來監督，着令平心細心勘明公案，無開繼至之口，無留不結之局。其科道三人往勘具奏，成命力請收回，無傷從來論事助事大體。致啟後來交爭叢端，期于遼事國體均有攸賴。不然使風聞言事之人，即作原事勘問之人，無論道路之往來，各該職掌之範圍，而建言者與被言者相駁而移不降心以從，議論日牽葛藤不已，武煩
明主之聽覽，而漸開言路之疑疑，謹執其咎。則臣即不自

愛絲論職掌其于封疆社稷何哉事關國體等不敢不
言仰祈

聖明裁察

御史吳應琦勘官必須另遣味曰既自奴酋匪茹三韓敗
御

皇上勝焉東顧特起經略能廷弼于田間秩以司馬賜以
尚方資以金幣誠不次之權而希世之榮也為廷弼者上
之開誠布公降克雪耻以恢復

祖宗之封疆次之秣馬誓師用間設伏而以保全中國之
赤子又次之而以勒躬盡瘁認罪引愆以仰聽

前尊信備

卷之三

小字

朝廷之斧鉞豈非分義所宜然哉無奈其志大而量小才
短而計疎內而司農司馬柳榆之若僂僂外而監軍遊將

叱咤之若奴隸致令中外解體將士離心殺酋因而窺竊
肆無忌憚小入小利大入大利殺楊村屯長驅疾捲入畜

一空雖宇口處兵力日殫於是泉朝臣工相對蹙額憂精
局之無日恐一穴之潰堤而科臣魏應嘉臺臣馮三元張

修德相繼具本科之非仇廷弼也正所以為封疆而忠手
陛下之職分也不意廷弼盛氣未除毒手隨發遂請三臣

往勘奉

聖旨云

欽此大廷弼用師經年付託不效其城堡之修

理兵馬之強弱錢糧之虛耗與夫地方殺擄之多寡非行
速勘無以明異洵如

聖旨就着魏應嘉等前往行勘終竟未便者臣等謹為

皇上陳之大凡兩造具陳必取裁于主者今三臣往勘必
謂以先入成文致終無以服

朝廷之心一不便也邊情欺隱積弊已久所憚者勘耳若

三臣往勘復以文致開展辨則將來敗壞邊事者益何
所顧忌乎二不便也風聞言事科道職掌即指斥官屬奉

未嘗勘究虛實今言及違事便捏扯借往則後有掩欺為
功指鹿為馬者誰肯復為勘發乎三不便也竊謂此

勘務須備

卷之三

也勘之而實罪屬狀隱廷弼自當其辜即勘之而不實事

屬風聞三臣亦不任其咎應嘉等業已欣然願往但今科

道之中既有風力者自不乏人各舉其一單車過往即可

了此一段公案若必遣此三臣是喪官官之氣而生奸難

之心矣于

皇上公平之政體新參協贊之嘉猷不無少有累耳臣等

共為是處合詞以請伏乞

聖恩收回成命速下部院公舉風力科道二員前往遼東

地方將魏應嘉等與廷弼屢次所疏事情會同彼中撫按

一一查明確從實具奏以正廷弼欺隱之罪其魏應嘉等

論明史
之見

明史

明史

仍各照舊供職庶官益肆忠獻而邊臣共加震懼矣
山東道御史鄭宗周奏營兵食疏曰聞伯夷謨曰徵成無
虞固闕法度蓋衆人一時之安聖人之慮遠必規萬世之
計未有祖宗法度不修而可以貽經久無窮之利者頃
字顧以足食言之生財自有大道豈其一意剝民乃辦
窮而搜括搜括窮而扣派後議稅災廣事例青祿可蠲
備可括一切苟且製項之政秋毫必悉然錙銖之取總事
足供泥沙之用于是今日加派三十萬明日加派四十萬
又明日加派一百二十萬莫林鴻澤任海內之獨耗商
之令以此足食可謂有制乎無制乎以足兵言之一方有
事誠不妨爲調遣然就近抽補不惟朝發夕至抑且風
氣相習利書一馳張惶莫措邊兵調矣土兵調矣又爲之
徵水兵又爲之募民兵罪并可脫女流可將乃紀律不嚴
刑政不立未稅兵而先催加銜既失律而猶令招撫條而
議宗俟而議出關調者已逃募者未至安家行糧衣甲之
需不知費朝廷多少金銀而邊左曾不得一臂之用以此
足兵可謂有制乎無制乎太倉一年所入不過三百六七
十萬而九邊年例餉共該三百八十九萬至于在京支
武職臣俸祿庫局等項俱約計四十萬此額外不足之數

明史

明史

每歲當六十萬何以供之邊左撥兵十八萬計水陸脚價
與本折召買等項歲約用銀五百八十餘萬今加派者僅
四百餘萬耳此一百八十萬之急需胡以應蓋附小餉
遍海宇今西虜觀警而動又胡以禦之練已潰而猶不
舟已漏而猶不補泄泄忽忽徒委于莫可奈何束手以
禍亂之日至與言至此誠可寒心且愚以爲國數時長
莫若申明
祖制
祖制明不見有加派之苦而財自裕不見有召募之煩而
兵自強夫京營兵國初四廿餘萬嘉靖時尚廿餘萬
而明定後僅餘一萬三千
今何止十二萬也即以十二萬論果皆拔石超距堪備戰
卒之用者乎鼓譟偏多餘勇荷戈不勝惟怯乃掛名虛冒
古役資開又復過半兵不可用與無兵同即京營而邊
可知也邊兵原額九萬六千餘今止八萬一千九百零
一萬二千七百之兵何以議減邊餉自隆慶元年後原額
十三萬三千九百餘今加至五十二萬五千六百此云
萬一千六百餘餉何以議增餉日虛而兵日減謂已不可
爲解況兵半虛名餉無實用言之真可歎息即一饌而九
邊又可知也至于年例日增如嘉靖十年已前邊餉共
用六百八十餘萬至萬曆四十年已後額增至四千餘萬

引月增即未易遂言義損然以此四千餘萬之餉盡以養

廟堂之上我然獨斷

祖宗額兵若干額餉若干悉遵方策之洪謨一洗近日之積蠹即或事勢艱辛不妨量為調劑有一兵必有一兵之用有一餉必得一餉之兵解瑟更張如唐之議復府兵者

將內服外威赫然奏中興之業詎非萬世之利哉宋趙鼎奉大閱器甲鮮明紀律嚴整十萬之衆一少壯孝宗

曰前此虞允文行揀汰之法諸軍皆無老弱得見成效猶今日秉鉞能力行虞允文之議就各兵見在數額補

士馬汰其老弱虛冒必清淨資必減內而司農司馬極力主持外而督撫道將加意洗刷倘有不足當亟復屯墾之法嚴行鼓鑄之條苟可濟于

國家不必避乎紛怨而又欲以小民剝肉之難遂軍枵腹之苦因勢燃眉之急用索附之艱誠明告

皇上慎儉德以懷永國懷民若以罔邦本織造等項可停者停之母貽負薪之誦食庫光祿等項可折者折之母貽割股克服之譏愚納闕遇卷再三懇請我

皇上英明天縱超出千古當未有不轉圖聽之者因損得益轉弱為強亦今日救時之術也不然者玩日愒月微幸

旦夕無事火已焚棟尚未知瓶罍之難支也而任其虛耗如故明知行伍之日空也而任其頹廢如故徒惜人情細

急國事點鐵既苦于無術衆人終不可為兵禍切剝膚一因決裂流涕痛哭俱不知稅駕矣至若加派非所以籌邊召募非所以敵愾請為

皇上直窮其害可乎夫計天下奮戰之士不下八寸餘而京氏二運與夫年例之費不下數千萬舍見在之兵不練置見在之餉不清而驅赤子以矛戈錫精衛以填溝

知祖宗養兵以來將安用之其不可一也天地生財有數人情惡死樂生今正賦尚且違負而逃徼不顧再三離遠餉

可以相完而九邊必致虧闕兼以不肯有司政猛如虎吏胥上下為奸難大不寧室家難保疆圉未必寧謐而根本

先已動搖其不可二也節用則雖誠必盈不節則雖盈必謫無制之兵不可以勝今養軍如驕子而用財若歲逝遺

左出入之較竟不問河上逍遙之兵莫敢誰何聞風則棄甲而逃臨陣則倒戈而投未弭外患先釀內憂其不可

三也邇來天變日新夷情巨測戎狄對帳所在生心重以與美游藝民窮盜起潰決之形已見不戢之禍且深而尤

不加意撫恤。日事驅迫。恐激發待斃之民。則逞逞恩亂之衆。即急下蠲租之令。其能收既潰之人心而轉方賊之

天命乎。大厦將顛。寧廢何及其不可回也夫。以

祖制之當遵若彼。而加派召募之貽禍若此。孰利孰害。

陛下奈何。徂罔循之說。而忘萬世之慮哉。況遠事結局無期。廟筭豈宜再愒暫行。固已不堪久之。必致大亂。臣故

以爲亂遠東者。奴酋而亂天下者。則中國實自擾之。非奴酋之能。中國難也。雖然。信實必謂。固人主勵世磨鈍之策。

權傾黃嘉善雖已去。位然誰掌邦政。而遼東疆土半淪。歷

歷乃不嚴行。諷諭尤然。廢子慰婦。紀綱大壞。皆謂倒置不

如後之任事者。又何以責其効。死封疆也。若計臣李汝華

憂國有心。臣時無術。長以陳力就列之義。亦當遠令自裁。

以爲罔循尸素者之戒。至于四郊多壘。兵且在額。願中外

大小諸臣。皆騰臥薪。毋狂燕雀之娛。而忘胡越之警。天下

事猶然。可爲乎。伏乞

皇上勅諭戶兵二部。酌議援國長策。開誠布公。慎毋再襲

近日會議虛文。徒貽虜馬渡河之笑也。

命行人微請。輔臣葉向高。朱國祚。史繼楨。沈淮。何宗彥。入

十八日。辛酉。考選科道。

大學士方從哲。題日講官六員。錢象坤。孫承宗。周炳謨。魏

廣徵。李先。李標。正字二員。中書馬健唐。允。恭報可。

吏科周朝瑞。上言。竊惟自古帝王之要。無如典學。況我

皇上以冲齡握神器之重。從前閣史未親。則今日時習之

功。毫不可緩。舉朝總總然慮之。如講期之當早定。講官之

當慎選。與夫進御。當以何書開導。當遵何法。竝蒙

聖採。隨論。禮臣卜吉。則

皇上自今。庶從事于學矣。故人主非不學之患。而收實

益之難。臣謂學有日講。講有日益。願

兩朝從官。錄

皇上當自責其難。學先立志。古人可作。今人亦可作。日夕

乾惕。必欲潛心講道。近論前王。學病厭常。今日進講。明日

又進。講雖鳴琴。學猶望立。見講臣再問。循問學戒。自諉講

武信心。講或本信心。察察思服。務期旁通。講義不悞。師承

以人主之尊。下學則講之久。惟恐君勞。講之直。又防君忌

而精神不鼓。怠氣全損。奈何。喜講官之片語。猶情浮言完

事。荒如流之。歲月貽莫追之。悔恨爲耶。君克其難。而臣不

難矣。臣有其難。亦當因君之克。而共克之矣。綺語連篇。聽

之神德。簡易說理。明白敷陳。反可煩發。天聰更可開拓。

啓誠。並能補裕。聖修堂簾。隔而師道益尊。總宜勿令

君心太苦。乃講習尚未終事。可窺吾君之微有退志。而承
 將罷席乎。向而已費講解。可以任吾君之過目。即忘而不
 一覆考乎。情氣稍來。講期偶較。獨不可尋方振起。盡其功
 爭乎。臣克其難。而君受其益。
 君受其益。而臣亦予其名。願
 皇上與日講諸臣交勉焉。有如揖讓。祇修辭文。章句徒務
 耳目。君德成。致治道張弛。畢竟何如。亦大非
 先皇帝泥王几。屬望諸臣輔
 皇上為堯舜之意。愛君一念。不能無言。伏乞
 聖明留神省察。
 吏部接出
 聖諭今歲
 皇祖考妣
 皇考升遐。喪禮相繼。古今未有。昨
 山陵襄事。
 神主升祔太廟。大典告成。前
 先帝廟登大寶。繼朕登極。典禮甚重。尚書孫如游。以一人
 獨任艱煩。殫竭忠獻。悉心籌畫。肅愬若勞。績可嘉。今特
 茲簡任着入閣。與元輔分從哲等一同辦事。以昭朕眷優
 勞臣至意。該司官着吏部從優紀錄。故諭。

御史賈維翰、宋仲、田珍等奏為恭摺特從傳奉。奉勅。該
 聽開。謹合辭糾舉。伏乞
 皇上收回成命。以杜賄緣。以維廉恥。臣等接得邸報。見
 部接出內旨。禮部尚書孫如游。同人閣辦事。一時大小
 正。無不駭異。僉謂宰相乃第一等官。須得天下第一流人
 果當輔臣。關員之日。要必明付廷推。公協輿論。而後宜
 有。命無。即其始進之端。可望匡扶之效也。若孫如
 游。何如人哉。彼其體鍾有年。熟軟無骨。臣等不忍苛求其
 住乎。以傷雅道。但就日前兩次會推。皆不預名。則其無品
 可知。漢魏下。嘉德之時。慨然履宗伯之任。則其無品可知。
 即日大典動張。
 山陵拮据。亦自職分內事。非有
 先朝從龍之奇遇。議禮之偉伐也。
 皇上聖恩頒獎。業已酬付不薄。何致以三公為克賞之具。
 九重結獨獎之知。驚天下之耳目。輕禹錫之名。器哉。竊恐
 不以金龜注。而以危注之。無令會推之典。盡吐如游。竟從
 曲復。以進其亦何而孔。羅百僚之上。而對天下之士大夫
 乎。若輔臣者。既從諫
 先帝之中。有累累而託之特簡。又播弄
 皇上之威福。黷盟而忽以傳。臣等不知是議。票擬。藉藉。

知之敢爾擅權目無糾繩之臣手携爵祿之柄自此而

粉糾封無所底止亦可爲寒心昨舌矣伏惟

皇上收回成命庶于政本之地清而登庸之典重失而禮

臣如游寧忍掃盡廉耻林殺清議徑入黃扉乎

廿一日甲子敗會撫安○右通議呂邦耀奏曰臣仰見

皇上天姿凝重虛實安詳其不世出之姿真大有爲之

上且諸臣隨駕召養不暇既盡會君相于一堂自可

宮府爲一體起三選五夫復何難所慮者外氛未殄內

難頻仍

神廟之杯土未乾

先聖之鳥弓又墜

太后慈顏具臨

中宮敬體未遑

皇上獨處深宮隻形孤影有悽誰吐痛痒誰開孰爲屬毛

離衷之親孰是推心置腹之華滿宮宦豈有賢而亦有奸

終日嘲笑可寬而亦可信或探

皇上微喜微怒之情而順爲不逆之勢或乘

皇上極重之勢而藏其不可詰之情我

皇上四顧躊躇莫之適向欲用人而不知某人之可用欲

行事而不知某事之可行欲賞有功而妒之者或使不在

臣等不敢

君側欲詞有罪而護之者或爲代文其奸雖未必盡有此

謀恐宵小計不出此臣願閣部大臣各合詞以請求

皇上將近習所奏之語一一記之于心于召見大臣之時

一一咨之于衆披誠以露其隱察色以飲其威察其人之

言如此是乎否乎朕欲行此事而一人贊之一人止之止

者是乎贊者是乎如父母之問于家上之問奴令其明白

條陳大家商確諸大臣受

先帝寄託之隆誰敢顧惜舍柳不爲

皇上出力且

皇上業已降志以問大臣自然盡意以陳司票擬者曰

皇上東何事臣代爲分猷司賞費者曰

皇上上的見何人有功臣代爲旌能

司科懸者曰

皇上上的見何人有罪臣代爲祛黨如孝子之事父色色留

心如賊腹之藏主件件置辦喜起盛事不讓前人此其責

在大臣而使

皇上無孤立之虞者一也堂省口有章奏類皆議論嘉猷

皇上不能一一而被左右豈能條條而解必須講官開啓

方可明白無疑但不必責浮曼不切之議論亦不必引高

遠難行之故事擇其武關君德式釋民情誠可嘿覽宵小

之陰謀或可明助乾綱之指斷人人可臨事舉可行成條

語常言開發粗枝大葉
皇上聽之不厭其煩義正詞嚴諸臣聽之咸有所裨且每
日輪流給事中一員專官六科章奏御史一員專官十三

道章奏講官酌而陳之
皇上即將每日講述光景使科道信筆直書當日發抄傳
播中外則出口入耳既可受益于大廷處在實錄亦可警

心于燕處他日相業即在今日講臣之中今日空言即可
他日見之行事啓沃盛事不讓前人此其責在諸臣而使

皇上無孤立之虞者二也

皇上不利于左右

皇上上聽之必喜左右聞之必怒雖至易者亦至難斷之

皇上雖至難者亦至易行之即是何疑議臣生長京師

曾叨諫職身依日月心履丹霄出位沽名之嫌臣不敢逃

近習側目之禍臣不敢辭怨乞

皇上揀擇施行

戶科張國祥上言

皇上踐祚以來言路太閉嘉猷日進保茂

聖躬者忠肝披瀝不難斥官閣之親貴肅清仕路者義

難摘師中之長子
聖主虛懷以俞受中外氓志而敏從惟自言之無諱阿奉
治之不察臣謹廣其義再申言之則辭條不可不預防也
相業不可不更新也將略不可不早定也請竟其說自
輔養若德者惟慎選左右之爲急有道之世未有不親近
忠賢者也失德之朝亦未有不狎溺宵小者也何者彼其
地近而情昵上之嬉笑怒罵無所顧忌易開以可棄之
下之窺伺迎合無所隔絕聲色貨利狗馬耽溺沉溺辭
珍奇玩好一爲所中始而蠱惑君心繼而盜竊國柄覆
相華歷歷可按如
武廟初年失輔得人因可與大有爲之資也惟其龍信劉
瑾輩
顧命之大臣選忠直之司禮選太阿何掛威福任意濁亂
朝綱流毒海宮大盜藉以爲名神器幾于震動雖旋藏諫
臣而虧損匪細矣我
皇上英明天挺萬一不至于此然慮慮當慎其微蚊穴之
潰可鉅之燃九泥杯水之弗用而滔天燎原之是憂何見
之不早此時
聖心如山下之泉初出之日患爲泥沙雲霧所彰泥耳顧
皇上于從容服豫之際莊敬自持老成是倚如有側媚流

海常先巧中者輕則降調重則貶竄庶幾

聖體清明

聖躬培養從此親信儒臣講明聖學堯舜之盛德大業其于是矣臣所謂倂倂不可不預防者此也國有內閣之任即古宰相職也朝政之污隆世道之否泰萬姓之愁愉四夷之叛服許相業者執此以定殿最輔臣方從哲獨相七年試請自省必不傲于獨知何惟于人言之踵至也皇祖之朝動輒以無力回天自解當此聖眷優隆言聽計從之日豈非輔臣得效時乎如迨耳

言傳宣益覺大拂公論群情猜疑咸謂票擬之內閣實有兩朝顧命無補溢之功而先行推殘之術稍自愛惜不應如是臣不敢苛求以傷國體但願輔臣澡心滌慮開誠布公勿聽倂而仇直勿集

靜而塞諫以情自事明主以冲虛資僚友以至誠惻恒之精神疏通于宮席之間明開其善念而默殺其非幾以廣大蕩平之赤悃推于

縉紳之服融化其偏邪而合歸于中正以清介端嚴之氣彰薰被于百司庶臣四海九州之心變其貪競而盡還于恬靜將發夷暴義而獻琛反側稽顙而悔禍弼成中興

之上理為中興之良佐觀竹帛而先青史是在輔臣

念間耳不然瞬息之榮華易過千秋之哀榮難逃

總名節亦可惜也豈以輔臣之智而不見及此乎臣所謂

相業不可不更新者此也中國制夷之策不外勸禦兩端

勸非幸勝于一戰也禦庭掃穴雪耻除虎而後勸之局始

完禦非嬰城以自守也來則飭之使去去則不敢復來而

後禦之局始完今熊廷弼經略遼左修築關藩鼓鑄器械

是其一得未可盡以為非借使調無用之兵廢難處之

不至疲敝間左以為根本憂遼之數年未能成功可

可收效于禦惜其志大才疎氣高並補諸臣論列來無

義奉

片行勘無容再替矣惟是臣所慮者經略更易之際乃敵

人乘釁之時正正聚精會神料理防禦而三臣並出冠蓋

絡繹文移旁午聚族而喧器者是何奇正之策毋乃辦

士而長寇志乎說者謂功罪不可不明據愚見此時

緊惟敵是求仰藉

九廟威靈削平有日不惟廷弼可從寬宥即楊鶴何妨未

減不然而蕩定無期變生意外不惟當局者莫逃倖國之

罪即旁觀者俱有胥溺之憂奈何于危難之機作此提

之舉也今日急務宜令袁應泰修土方略或能任勦

任樂用若干兵馬若干糧餉限若何年月結若何功而
廟堂之上再加審擇如不可用遂宜精選才賢若蒙
易勿貽將來之悔如果可用亦當寬其銜轡共為保
親後效之成願應泰精善後已速上方卷今日之
後來之契券何不可早定也

二十四日丁卯歲賀官災

上諭閣臣曰皇五弟與諸公主見居場勒官與陳鸞

隔甚遠已差人守護今陳鸞官離毀還侍李氏暨

林俱無恙符諭即等知之

編修錢謙益德官

南幸御史傅宗皋奏曰御惟
大行皇帝英明踐履踐令一新旬月之間百廢俱起薄海
內外相與歡暢鼓舞異兄太平悠久之治賞收收失詎虞
也哉數日迄於

編修述選臣民聞報之日無不含悲飲泣追恨前文鼎用

聖成思食其肉而殮其皮臣因是以細詳之謂崔文鼎之

悞導為無心耶何以謂護有年不同用藥悞事乃於

先帝聖體偶恙之日候投尅伐之劑述至聖食俱康服體
飲藥竟以淹延不起而承遺布流言謂

先帝與居無節侍御疊感以圖蓋其悞導之愆而或肆於
聖明之德無心者顧如是乎謂文昇為有心耶

先帝仁聖早著恩澤周被即如置文昇於禁近慨然託以
玉體之重待之不為不厚矣文昇何心遽認為此意者

微與竅之中別有爪牙惜結之好造成一定不移之局或
并文昇之身而用之卒相推挾以至於是未可知也今文

又昇活口具在不可拷而問亦尤可異者

先帝長君踐祚

鄭貴妃以

皇祖憲策總住在官未聞遷避故違

皇祖家法內侍多先宜引避遣往

先帝御前沾沾以承奉為名今查漢月以來所屢遣者何
人所承奉者何物何以致

先帝於廢疾而崩殂而謂可脫然無與乎臣謂

貴妃所遣承奉

先帝御前門監必有登記司禮監應為查出與文昇一併
初下候三法司會同禮監閣部詞林卿寺科道逮付各犯
俾之廷鞫根固分別正罪然後家法不失
國憲以昭

先帝定數難移亦因是與衆通曉而毋留疑端於後世

刑部題

日前吃緊一裁也然茲事關司禮監方今字印為虛盛受
見在何處決不宜以寬處事屬之語云投屏忌器盛受通
夷有族納賄有因若仍則席司禮職身禁近將水清決決
裂之禍益不可支盛未有近侍敢輸國情於首房不致
起寇戎於轄下者正法宿慮之也亟願
陛下速速虛受併執法司明正通夷罪狀訪臧官册連
諸黨然後禁近可幸一消

國法漸以克振臣遠在留都不能盡知

按庭近應第就前後疏論事情有據者請殊開陳臣以

好長懷樂之誦一以明

觀宗內廷之法一以清用服通近之奸伏惟
皇上速付所司查行庶官府政體從此明於白日

宗社萬世無疆之慶臣此普學培之中外臣民咸加頓促
福之不淺矣

御史馬建阜南御史李希孔文章勅作文昇用禁之故請

正典刑

卷之三

十一月甲戌朔原任經畧今聽勘能任衙揭

揭云日來見馮通長跪受拜臣退下法司吳令知民

揭云日來見馮通長跪受拜臣退下法司吳令知民

揭云日來見馮通長跪受拜臣退下法司吳令知民

揭云日來見馮通長跪受拜臣退下法司吳令知民

揭云日來見馮通長跪受拜臣退下法司吳令知民

揭云日來見馮通長跪受拜臣退下法司吳令知民

揭云日來見馮通長跪受拜臣退下法司吳令知民

揭云日來見馮通長跪受拜臣退下法司吳令知民

揭云日來見馮通長跪受拜臣退下法司吳令知民

揭云日來見馮通長跪受拜臣退下法司吳令知民

揭云日來見馮通長跪受拜臣退下法司吳令知民

揭云日來見馮通長跪受拜臣退下法司吳令知民

揭云日來見馮通長跪受拜臣退下法司吳令知民

揭云日來見馮通長跪受拜臣退下法司吳令知民

揭云日來見馮通長跪受拜臣退下法司吳令知民

揭云日來見馮通長跪受拜臣退下法司吳令知民

揭云日來見馮通長跪受拜臣退下法司吳令知民

揭云日來見馮通長跪受拜臣退下法司吳令知民

揭云日來見馮通長跪受拜臣退下法司吳令知民

揭云日來見馮通長跪受拜臣退下法司吳令知民

揭云日來見馮通長跪受拜臣退下法司吳令知民

揭云日來見馮通長跪受拜臣退下法司吳令知民

揭云日來見馮通長跪受拜臣退下法司吳令知民

揭云日來見馮通長跪受拜臣退下法司吳令知民

揭云日來見馮通長跪受拜臣退下法司吳令知民

揭云日來見馮通長跪受拜臣退下法司吳令知民

[illegible]

聖諭近來大臣紛紛求去屢旨慰留還不遵來成何國體
朕營精新政方倚任老成且卿等侍
先帝亮凡言猶在耳豈可忍然大臣愛君體國道固如是
乎尚書周嘉謨李汝華都着卽出視事母得寅陳有蹈不
敬其言官論事亦當爲朝廷愛惜老成無得任意難責至
應誣微詞概非人告之體以後章奏宜明白簡易指事直
陳毋得故爲含糊致人猜猜猜疑聽聞爾部院傳諭大小
各官協恭和衷共修職業以佐朕平明之治故諭

經畧熊廷弼交代疏日蒙

天恩允放回籍聽勘又蒙

旨着令新經臣處奉刻期到任管事而可以交代行矣但往日交代止于交付印信今撫今睥睨卷等項一審驟足以了事而今日交代則臺省諸臣奏以破壞遠道他人欲勒臣于關外自裁者既欲逐臣去又恐去後事體難料而臣始不得不將應代事情一一清之于

皇上與新經臣交付明白立案而去矣去秋遼陽以北棄城而逃遼陽孤城而今日自遼陽以南不但本城逃者復歸而關鐵溝河以南不知日集幾許各處客商陸續復

此交代之人民也而撫開盤滿仰汎等城咸爲賊陷或致

自棄雖未遂復而遼陽棄城也今復守奉集棄城也今復守寬安遼陽長永寬安皆棄城也今復守而遼陽無論也此交代之城堡也去秋遼陽止弱馬兵四五千入川兵

萬人遼陽戍兵萬餘人今長兵兵計十三萬各堡漸有屯集各城漸有設防此交代之兵馬也海運俾貢車牛夫

仗備題置辦皆足供饒餉餉與毫不相干昨據餉司揭

報自去年八月起今年九月終止通共生客官兵科糧

并公費等銀止用過二百三十一萬餘兩兩府應報本色

米豈止用過二百餘萬石不知一年虛糜八百萬兩之說

是從河來經畧臣于錢糧營管要實欽實實功優恤各存

利銀一十二萬二千有奇新收縣帶來稿實同科助修疏

臺開原道募兵存剩地方輸助抵贖寄收南戶部等衙門輸助并三次欽實內除一百萬內分去餉銀六十二萬兩

邊餉實三十三萬內分去十二萬應撫臣分賞額軍外共計一百十八萬四千有奇以上管收之兩項通共一百三十二萬七千兩奇職與撫按關臣陸續支實開除過四十二萬

二千有奇爲新經臣犒賞之用俱開監軍道管糧廳細查存照而臣亦未嘗虛糜也此交代之錢糧也各色軍器除疏請內庫各計各邊不計外打造過派房太砲臺軍器

已上者以數百位計百斤七八十斤以數百位計百子砲以千計三眼銃鳥銃以七千餘計歷甲胸包臂手甲梁以

四萬五千餘計戰車以四千二百餘計鎗刀鎗又以二萬四千餘計鐵箭大箭以四十一萬餘計弓以五千餘計鐵

鑼斧鎗以九千餘計銅輪火人火馬火鍾萬餘故砲以十

萬釘礮牌礮刺馬鎗等項無算皆詳具各司營細冊中而

旗花三十營不敢入犯自長勇臺撫援兇二十四營而東

西虜不復交通年餘已來河東有犯槍否半年已來塘報

東西合謀入犯否不知是閭臣據崇文五萬出關四十遺

合軍行
漢書
卷之四

合軍行
漢書
卷之四

怒之力抑賊祇靡之力也此交代之西虜也去秋九月奴
賊立欲犯遼陽臣親往撫順指點山川伴示進取而賊亦
畏不敢出四五月間臣親督兵馬潘奉修守以備賊賊亦
懼甚悉撤東邊反老寨諸夷于新寨合力拒守防我進剿
頃者搶掠棄餘村屯糧食乃窮寇坐守救死之計奪賊邊
陽已絕口不進欲攻潘奉又畏我砲車打擊計惟待我進
勦背城倍一而賊亦情見計屈矣此交代之奴賊也然而
其大景也何一作而非賊大尊疾呼爭口鬩氣所得來會
一事而非賊廢發忘食吐血嘔肝所幹辦何一處而非賊
身親脚到口籌手畫所親校一切地方極繁極重極難
應有邊才數年經營不定有一年而當之而為臣者亦難
矣一持禍紀屢除局勢漸定天時人事亦似有為之好機
括帶只將舊時兵弱兵少八字不得添手顧臣私與各
道議曰燕使將勇以智兵強且多日當建大將旗鼓整衆
一騎驟擒王滅此復食今兵將既未可以與此便當奉
用備用弱用少法與賊對壘相持潘運進退而別從他道
虞以殺其勢而亂其心可坐而困也七月督進監軍道高
出親往潘奉與諸將詳審議今冬揚兵撫順以張其勢明
春移潘奉及各兵六七萬札三大營于撫順城下衛以戰
軍環以木城對賊五六十里從此相持勿輕動別遣毛滿

各兵出寬漫川土各兵出清河人揭勦此兩處賊無重兵
可衝行無阻而後暨招降之賊懸擄賊之資不出一兩耳
間必有內應而起者一應軍中糧細銀口斧鑿繩釘之
類已撤諸將稅辦停當即土城不能遠築惟用木城座數
諭每軍吹木一根影候各道謂今冬宜進者職謂冬寒
士暴露冰雪苦寒當俟春暖月此時賊而有食度明年四
五月必益有謂先出招降榜文者職謂人情不遇急則不
降我兵不臨邊則不急緩使降而我無以應倘為賊所乘
察反以阻其歸順又有謂今冬當出寬漫者職謂不以重
兵撫順賊猶得分兵東應也賊部部落要食難集難
又搬運不石也崇山城甚苦頃又縮新寨十數里另起一
城而諸夷甚怒之若我有舉動勢必內潰然職向不欲明
言以俟中外之應援遠臺省之催發今到此地位不得不
言而猶非臣做出機說初意也然撫順之相持自守其所
不能攻別道之夾搗攻其所不能守即明言亦不妨者新
經臣到遼陽時臣亦細細商說頗首肯而不以此為諱此
又交代之方畧也人家有盜劫火燒者垣牆屋壁什物財
物僅使焚掠盡盡其主人束手西乞操作攻苦撐支成
宋當亦欲自己受周繼泰宅不安人嘗生疾病又為前
盜擄而欲陷之亦自不得不令之而他適如

于是河東地方係臣重爾處邊家當係臣新造豈不願自
收其成無奈福過災生勢稍成病既爲二堅所逼而挑
文又爲劉國福等內主裁煩諸臣百方傾陷爲奴首叛
除者勢難欲不棄勘而法亦不可得裁趙克國因兵戎國
之大事老臣何嫌代一時之阿不爲
陛下明言今日之事軍民不得言同事畏不敢言職盡
諸臣必謂遊破壞愈荒張亂震阻制後來不得行事
願諸臣勿以破壞爲他人慮也乃若爲他人慮則有後
年米

廟堂議論全不言軍中情實而第憑藉臆說遂爲
前冬去春賊以冰雪稍緩輒問然言師老財匱馬上催戰
及敗又慨然噤口不敢道一戰字此見戰收拾絕定而慨
然者又復問然急急責職矣事走矮人觀場有何真見藉
謂一盤殘局敗已至此何可輕下枰石如何向前漸退之法
雖武侯復起不易言幸聽臣言無報復促而謂敗兵之
將不可語勇如進兵撫順清河定築上城爲二三年之計
前歲木城乃逃捨其外以修築而非其恃也築城定須册
軍士勿以臣爲戒若又言軍只修工不殺賊則順必不可
據賊必不受偏雖守藩奉十年何益此臣之所爲新經臣
慮也今之兵馬多不中用且少不足用乃臺省言不再可

以微調空諸邊兵不可一日不用則餉不可一日不供
臺省又言再不可騷費空諸內信如斯言恐他日微調更
多騷費更大遂必裁省者之手戶部新創銀兩當應陸續
發兵部馬價案工部器械打造各銀兩尚設法彙處若
仍前咨計不理如工部不言不語僅此咨回兩字以謂便
愆愆泰越遂必費于各部之手如兵餉必不可再微餉
必不爲處給戶兵工三部臺省諸臣當貴狀存案事雖
失候專罪經界此又職之所爲新經臣慮也六切調撥
須金例往節制各省無得從便挑選精銳以裨實用
諸將有故請老弱捷速不遲者即以簡便從事實
得處以空器械甲仗馬匹軍役之類皆得惟吾所謂而
無不知慮慮不掣肘而與極臣黃嘉善言善謂各鎮有尚
書者侍郎豈有節制尚書之理問之但笑一笑若曰固其
權而不予經界專靠該部但發一咨出門便了已事各省
鎮但推老弱出境便了已事職謂再調十八萬亦不中用
良非虛語此又職之所爲新經臣慮也年來用杜松用李
如柏李如柏義巡撫添派巡撫起實盡用開井議督護何非
臺省所建何嘗有一效地方事當聽地方官爲之從既處
內地者重權自能區處停安於辦緊急何用拾帛括語徒
亂人意而一不從輒輒然怒謂人則憤若爲同年姻親通

卷之五

失保舉不遂而輒參人以快憤老成如此更見新奇至于
 領兵出口遠制實所自是大將之罪而必望舉以重
 來文臣領兵而失利頗多並未見有此法至于千軍萬馬
 有無隱匿自是進將之責猶不可為難略過未達諸說
 議論不省文墨不寬則經略必無所措其手足此又臣之
 所為新經略與封疆并國家為慮也伏乞
 勅下兵部將臣疏立條仍將臣所慮事宜看
 令該部議覆以便新經略處看此亦臣去後無已之恩也
 所有原領
 勅書符驗理宜繳還乞仰
 查收
 給事忠世揚遇災陳言曰通者天心仁愛災異一號殿
 之威為言勢甚可畏竊思
 皇上登極旬日有異氣聞日之異滿朝臣子相顧錯愕然
 未有言之者茲以天心正氣
 聖德方新變出偶然不當遽以危詞動
 聖聽曾幾何時而災災又見告矣臣愚昧敢一言以解土
 下交修之責則爵賞之當裁也當禁之當開也沉疴既
 肅也武備之當修也民窮之當恤也

先帝相繼賓天
 皇上應違嗣服為人臣子喜痛並現竭力從事自是本等
 職分而明恩踰涯如方從哲人言以為噴噴何物禮臣又
 當鼎鉉異數也說者曰夜半官席已成故事何獨于孫
 如游疑之則一候再候以有餘愧焉如游生乎固無大過
 當此非分之徵即宜懇辭求去乃經總大物聽從哲秘傳
 借
 皇上崩啓冠婚大典微
 特旨以為進身之符多見其不知量而暗于大道矣古有
 遇災策免三公之事此正其時也而名器可不惜歟海內
 剪除異己百計排擠有指之為東林之黨而處之者有變
 而為西非之黨以處之者又有日之為
 東朝之黨而處之者夫言東林則東林耳何必借事于西
 其言西非則西非耳何必發難于
 東朝此視
 君父亦觀諸紳若高欽龍劉宗周徐居根劉策王之來陛
 大受等草木朽株是不見則則與詩之所以憤憤不平也
 聖朝無素人何昭職之途不可共斷而傾陷無已時乎
 國家多故非官之患而官不盡職之為可慮也巧用人而
 拙程材密付議而疎謀續至此時靈亂不勝言矣劉國綽

皇上陳說者。臣心營營。不能自安。幸叨南臺之選。解臍願
非越俎。清言而緩數之。可平。人言宗文生平許謫。蓋
神奸雲翻。叩毀鱗甲滿。讀一切窮奇。皆不問只就閱視
而言。夫疆圉之任。界之鄉臣。監察之柄。臣之拔臣。而復添
設閹科。偶等分席。且以器于其上。寵靈之任。使適益尋常
舊荷之短。赫。俗建。報。為宗文者。欲冰在念。當何如。給。按
何如。詳。庶幾不辱。

皇上之簡命。爛然有光。于任使。而宗文之意。何如也。逐
之。紫路堅。難。巧。借。閱。觀。急。徵。補。科。之。命。而。落。于。出。縣
惶。惶。了。事。有。如。遊。手。之。急急。起。家。者。焉。父。借。閱。視。聚。聚

卿之轉。而計精于。聖。允。俯。仰。休。人。有。如。處。商。之。收。收。登。登
者。焉。上。過。共。事。之。日。一。味。舍。卿。渾。身。躲。閃。學。穎。之。智。幾。何
坐。井。之。窺。不。虞。以。矣。攻。矣。之。氣。有。何。勞。焉。盡。得。虎。怒。之。要
領。否。金。白。之。膏。有。何。下。落。果。得。亡。矣。之。種。類。否。四。千。之。金
浪。而。卿。之。于。處。究。反。聞。其。愛。算。大。罪。而。廢。之。不。惜。其。遊。波
還。而。按。之。復。落。如。提。影。如。此。等。果。其。合。丁。欲。取。同。與。投
挑。引。現。之。妙。否。此。猶。其。小。者。也。最。可。恨。者。主。事。劉。國。福。主
用。途。人。事。事。失。策。遼。廣。之。恨。不。啻。人。骨。髓。矣。而。挺。身。護。法。
絕。無。一。字。之。推。諫。豈。非。背。公。之。私。黨。自。暴。賣。國。之。隱。裏。與
周。永。春。干。沒。遼。餉。紛紛。破。冒。道路。之。口。亦。既。滿。翻。矣。而。

竭。力。周。旋。更。多。危。言。之。裏。胡。豈。非。首。尾。牽。制。不。禁。深。鼎。之
厚。顏。者。乃。迷。心。失。性。如。昏。如。醉。不。可。解。者。復。三。事。據。甲。荷
戈。垂。二。十。萬。一。旦。而。畢。母。暗。技。長。之。參。錯。工。拙。之。懸。殊。咄
嗟。之。間。勢。難。猜。按。今。置。宗。文。于。前。徒。使。之。按。籍。呼。名。從。朝
至。暮。大。約。僅。科。萬。人。而。義。御。已。入。虞。淵。餘。多。許。將。若。之。何
中。外。杞。憂。斷。斷。所。過。諸。之。處。掛。尾。閱。易。及。漏。尾。莫。供。此。何
幸。時。何。等。事。而。容。草。草。作。孟。浪。者。且。何。以。詳。于。河。西。而。獨
略。于。河。東。也。一。不。可。解。當。其。報。命。謂。宜。米。鹽。細。鹽。鑒。入
告。諸。弁。或。功。或。罪。功。不。蔽。其。罪。罪。不。蔽。其。功。士。卒。或。勇。或
懦。或。強。勇。而。易。以。折。或。雖。懦。而。尚。可。鼓。器。械。或。利。或。鈍。或

利。鈍。之。相。說。城。池。為。金。為。湯。或。且。為。後。選。若。帶。若。礪。而。不
可。恃。諸。如。此。類。敵。無。一。語。反。見。諸。臣。彈。劾。廷。爾。庸。無。完。矣
觀。望。倘。惶。懼。將。自。及。始。乃。微。容。致。落。且。復。巧。托。處。錢。而。謂
叨。轉。之。後。太。常。之。班。非。惟。慨。論。列。之。時。夫。太。常。不。可。諤。諤
前。此。在。聞。誰。等。之。而。使。不。言。當。言。時。既。不。能。言。不。當。言。時
又。不。可。言。閱。視。之。道。毋。乃。為。駑。為。奴。真。滋。幸。者。乎。二。不。可
解。一。切。錢。糧。有。無。虛。耗。不。清。刷。是。何。上。意。抑。有。別。腸。及。見
計。臣。之。駭。倉。復。之。曰。吾。未。有。戶。曹。之。款。不。知。所。對。是。宗。文
不。能。任。閩。戶。曹。乃。代。為。之。任。重。甲。厚。顏。面。孔。羞。澁。何。以。見
人。有。如。戶。曹。不。結。宗。文。欣。然。得。計。將。終。不。報。乎。誰。司。閱。視

歷子法後方無詞今委昇爵穩山劉尚禮不持一物刻
拾得珠結還與選侍而與王永福姚進忠手持寶者
首就戮得無失輕重之別乎若曰李選侍事

聖母不恭遇

皇上失禮其下人不可輕恕則願

皇上為

先帝優容之蓋父母之恩猶天地也殿后土則思母德

皇天則思父恩仁人孝子之用心固宜如此然

先帝欲斷封選侍為貴妃其匣中歌中之物安知無出于

先帝所賜者乎以是而重下人之罪

先帝在天之靈必有愀然不樂者矣願

皇上之深恩也

上曰朕初登大寶刑政豈不遵于成法昨因內犯王永福

擬罪第減當日移宮朕隨差管事人等護送各有橋乘該

部如何輕聽妄昇等一面脫罪之詞不知昇等平日罪狀

多端今雖加斬未盡其辜妄昇等逆前旨各斬該部再不

必情陳克類又上言曰于問擬王永福一招有擬克淨

軍者四人乞弘

恩貸此其中亦有故是日因移宮而盜珠寶者八人監

故二人擬斬二人充淨軍四人謂此亦足以正法矣

歷子法後方無詞今委昇爵穩山劉尚禮不持一物刻
拾得珠結還與選侍而與王永福姚進忠手持寶者
首就戮得無失輕重之別乎若曰李選侍事

聖母不恭遇

皇上失禮其下人不可輕恕則願

皇上為

先帝優容之蓋父母之恩猶天地也殿后土則思母德

皇天則思父恩仁人孝子之用心固宜如此然

先帝欲斷封選侍為貴妃其匣中歌中之物安知無出于

先帝所賜者乎以是而重下人之罪

先帝在天之靈必有愀然不樂者矣願

皇上之深恩也

上曰朕初登大寶刑政豈不遵于成法昨因內犯王永福

擬罪第減當日移宮朕隨差管事人等護送各有橋乘該

部如何輕聽妄昇等一面脫罪之詞不知昇等平日罪狀

多端今雖加斬未盡其辜妄昇等逆前旨各斬該部再不

必情陳克類又上言曰于問擬王永福一招有擬克淨

軍者四人乞弘

恩貸此其中亦有故是日因移宮而盜珠寶者八人監

故二人擬斬二人充淨軍四人謂此亦足以正法矣

歷子法後方無詞今委昇爵穩山劉尚禮不持一物刻
拾得珠結還與選侍而與王永福姚進忠手持寶者
首就戮得無失輕重之別乎若曰李選侍事

聖母不恭遇

皇上失禮其下人不可輕恕則願

皇上為

先帝優容之蓋父母之恩猶天地也殿后土則思母德

皇天則思父恩仁人孝子之用心固宜如此然

爲外府清軍者以軍爲外府其將驍勇進即驍勇退
何處加焉爲此債其渺小者耳補上而爲長吏則有司
有美餘曰吾以備 朝京之需吾以備考滿之用上言
不薄下而之不驚雖能自洗刷者多而拘于常例者不
無也然此猶其渺小者耳又上之而爲方面錢穀廳有
生辰則有賀不謀而集相向而來尋常之奉數不足
其方外之珍奇始足以下照樣能自洗刷者固多而拘
常例者不盡無也蕭然而來滿載而去計其可費者非
狹之子家歸之子孫又昇是輪神運總省百族之廣
察百族竟見貴大而得受事總之如是而安得不
朋以至於盡也所恃以處貪夫之隨而消官腹之飽惟
朝廷三尺是賴而餘司之考成止于罷職撫按之彈治極
於爲民大防存恤之金錢高田廣宅歌兒舞女肥肉大酒
後亦何所不愉快而需此飽底之遊賢乎又況乎漏卮
吞舟官高終金錢間有二三孤寒清官得將來根音又未
見有十道徵書九還異數或因而立其困頓而銅山金
之子乃扣半而嘆其計拙嗟其令窮顧影自憐熱心
康吏安可爲而貪吏安可不爲也最可嘆者撫按之自
賦私累累矣而以一語結之曰文猶可擬曰甲科可情
爲便可謂向來學問不患其乏矣惟惟女之失身於

東也、不可轉而西、絲之縷也、不可轉而素、士君子出處
而影筆雄文、何益毫髮、高升龍第、實玷班行、畢竟何器可
使何末路之可新子、雖部分轉一官、倉廩運等官、其
謀求而真寶劍民之肉、吸民之髓、則漠然不同、內不能到
幸報、蒙報達爲不刊之章、在駭語焉、謂爲虛應之快事
斤斧未經、錫治不易、雖成法固然、獨不與著猛虎于、
俟期、既滿、恐毒物之、赫斯人已無、惟和免、接之、并彈
其疎于外者、如此、水鏡之、封衛其疎于內者、又如此、如是
而百姓安得不窮、然則廉吏安可爲、而合吏安可不爲也
達無論
祖宗之朝、人心奉法、法必如人、宇宙清朗、斯民受福、即
聖懷不須借芥規于異代也、况
皇上切冲、人情易于因循、法紀易于懈弛、所宜勵精振刷
又當何如者、夫以
皇祖之初政、事事嚴明、江陵之相事、事終按、而積漸所致
猶化而爲賄賂之乾坤、浸成一大病之世界、今若一以寬
裕從事、元氣未必培、而酒氣先充塞于宇宙、竊恐已倒之
漏卮、可謂幾、今天下寧無嚴奉夜四知、而慎曰日之一介
如軒輊、海瑞其人者、曾不見有格外之超、升等無以阿堵

爲性命。視性命如草管。如錢。若舉其人。肯曾不見有盡法之遠。造資格一字。真如鐵壁。銀山。公道一言。竟走上英摩飯。吓可噤也。可恨也。卽行取。曠典而九載理官。一塵不染之鄒維璉。尚爾棲身于留署。京堂與滿。而三年學憲清標。孤登之鄒俊。亦始掛籍于南藩。而軟滑無骨。鮮嚙藏身。或占勝負以爲趨。一似形神之無主。乃取京卿如奇。勤懇未當。此烈士所以灰心而發。夫所以滿志也。伏乞

皇上念吏治。圖民生。以激濁揚清。爲今日第一義。內責銓。尚外責撫。按不問資格。不立限期。但有極清者。特擢六三。次以爲楊梯。樣食者立達三三人。以爲覆。專橫。而清微。西朝後存。卷二下

前始息李教。一筆書勾耳。日一新。而又嚴論。紅廷諸臣。肅然澄清。無容外吏得以借口。實庶幾吏民有起色乎。以今何事不苟。且何法不峻夷。卽如陷城。阻將之途。撫尚鼓腹而樂。鄉園叱咤。設馮之經臣。又公然而過。

閣下當局不言之閱視。又安坐而享清卿。至若望三台而沈。隨志萬口之共唾者。豈惟後之彈章。爲催官之占兆。或以一日之黃扉。候舉朝之白眼。考之典故。實未經見。又何惟碌碌小臣。齊聲而逐臭也哉。愚無所知識。凡一切培

養

聖躬。嚴杜中旨。消異同之見。追師濟之風。諸臣言之已悉。

無窮臣之管陳。當見吏治日廢。民生日迫。故敢不避煩瑣。謹效其區區如此。計昧上聞。惟

聖明採擇。